特罗洛普

巴塞特郡纪事

二 巴彻斯特大教堂

主万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上海

Anthony Trollope

The 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

BARCHESTER TOWERS

根据 The Modern Library 1936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巴塞特郡纪事　二　巴彻斯特大教堂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0.875　插页 2　字数 458,000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650 册　（内精装 450 册）

平装定价　4.15 元　　精装定价：5.25 元
书号：10188·685

目　次

第一卷

第 一 章　谁将成为新主教?……………………3
第 二 章　根据议会法令改组后的海拉姆养老院……15
第 三 章　普劳迪博士和夫人…………………24
第 四 章　主教的家庭牧师……………………33
第 五 章　午后的一次正式拜访………………42
第 六 章　战争………………………………53
第 七 章　教长与牧师会会商…………………68
第 八 章　养老院前院长因为有可能重返养老院而满心欢喜……………………………76
第 九 章　斯坦霍普家…………………………85
第 十 章　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开始……101
第十一章　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结束……113
第十二章　斯洛普与哈定对垒………………131
第十三章　垃圾车……………………………140
第十四章　新的卫道者………………………151
第十五章　追求寡妇的人……………………161
第十六章　婴儿崇拜…………………………175

第十七章　谁将称雄？…………… 189
第十八章　寡妇所受的折磨…………… 198
第十九章　月光下的巴彻斯特…………… 208

第二卷

第一章　阿拉宾先生…………… 225
第二章　圣埃沃尔德牧师公馆…………… 240
第三章　厄拉索恩的索恩家…………… 253
第四章　阿拉宾先生在圣埃沃尔德堂正式就职… 272
第五章　斯洛普先生在布丁谷把事情办得很巧妙…………… 283
第六章　支持奎瓦富先生要求的十四项论点…… 296
第七章　普劳迪夫人搏斗了一场，败下阵去…… 307
第八章　一个恋爱的场面…………… 320
第九章　波尔德太太在普勒姆斯特德受到格伦雷博士夫妇的款待…………… 339
第十章　一次严肃认真的会谈…………… 356
第十一章　另一个恋爱的场面…………… 366
第十二章　主教的书斋…………… 382
第十三章　教会高级职位的新候选人…………… 389
第十四章　胜利的女人普劳迪夫人…………… 407
第十五章　牛津——拉撒路的院长和导师…… 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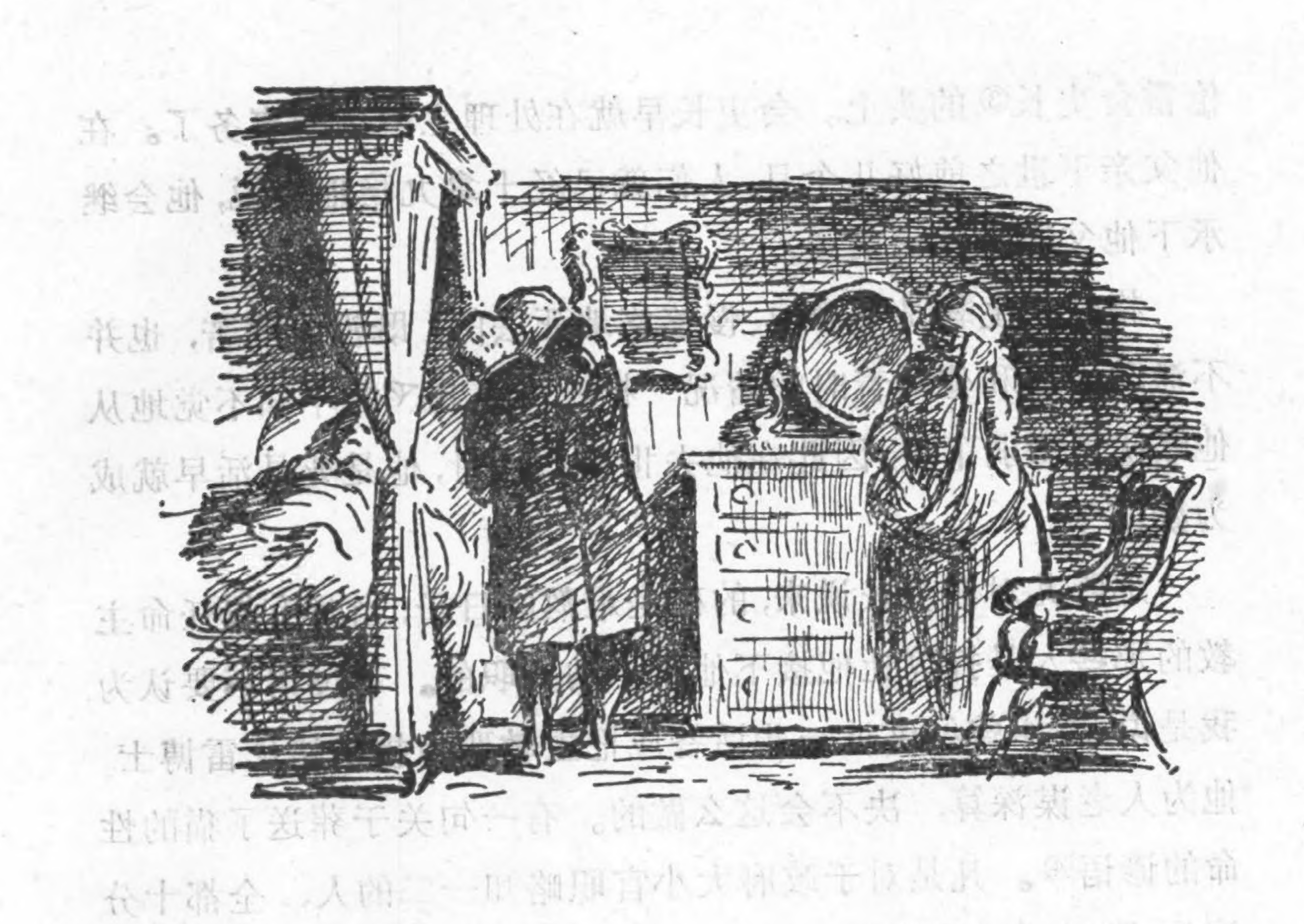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一章　索恩小姐的园游会…………… 435
第二章　厄拉索恩运动会——第一幕…… 448

第 三 章 内罗尼“夫人”、德库西伯爵夫人和普劳迪夫人在厄拉索恩彼此相会 · · · · 462
第 四 章 主教坐下进早餐，教长与世长辞了 · · 476
第 五 章 卢卡洛夫特家和格里纳克家 · · · · · 491
第 六 章 厄拉索恩运动会——第二幕 · · · · · 503
第 七 章 波尔德太太把她的苦恼告诉了她的朋友斯坦霍普小姐 · · · · · · · · · · · · 514
第 八 章 厄拉索恩运动会——第三幕 · · · · · 524
第 九 章 奎瓦富先生和奎瓦富太太变得皆大欢喜　斯洛普先生受到了报界的鼓励 · · 541
第 十 章 波尔德太太在家里 · · · · · · · · · · 558
第十一章 斯坦霍普一家人在家里 · · · · · · · 570
第十二章 斯洛普先生和“夫人”临别前的会晤 · · 583
第十三章 当选的新教长 · · · · · · · · · · · · 595
第十四章 索恩小姐显示出了做媒的本领 · · · · 606
第十五章 贝尔泽巴布小马 · · · · · · · · · · · 619
第十六章 会吏长对事态感到很满意 · · · · · · 627
第十七章 斯洛普先生告别了主教公馆和公馆里的人 · · · · · · · · · · · · · · · · 636
第十八章 新教长就任教长，新的养老院院长就任院长 · · · · · · · · · · · · · · · 645
第十九章 结局 · · · · · · · · · · · · · · · · 654

后　记 · 660

第　一　卷



第一章 谁将成为新主教?

一八五一年七月的下半个月，大教堂城市巴彻斯特的居民一连十天无时无刻不在打听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作出各各不同的答复:谁将成为新主教?

先前有好多年，老格伦雷博士① 一直谦和恭谨地担任着这个圣职。他的逝世恰恰发生在某勋爵的内阁就要由另一位勋爵的内阁取代的时候②。那位善良的老人病了不少日子，拖延了许久。后来，在那些有关的人看来，这成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新的任命将由一个保守党政府来作出呢，还是由一个自由党政府来作出?

大伙儿都知道得很清楚，即将离任的首相已经挑好了人选，要是这个问题由他来定，那么主教冠就会戴到老主教的儿子格

伦雷会吏长③的头上。会吏长早就在处理主教区的事务了。在他父亲下世之前好几个月，人们就已经十拿九稳地传说，他会继承下他父亲的这份荣耀。

格伦雷主教是平静地、慢悠悠地死去的，既没有痛苦，也并不激动，就和他活着时的情况一样。气息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从他喉咙里微弱下去，因此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是死是活早就成为疑问了。

那阵儿对会吏长说来，的确是难熬的日子，当时有权任命主教的那些人是打算让他接下他父亲的圣职的。不过请不要认为我是说，首相曾经讲过一些话答应把主教职位授给格伦雷博士。他为人老谋深算，决不会这么做的。有一句关于葬送了猫的性命的谚语④。凡是对于政府大小官职略知一二的人，全都十分清楚，诺言不必用明确的语言也可以作出，尽管大人物也许只小声说了一句，"某某先生的确是个很有前途的人，"仰仗他鼻息的人就可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这样一句话倒是私下说过了，听见的人全都知道，这是表示巴彻斯特主教区的事务不应从会吏长的手里夺走。当时的那位首相在牛津深受爱戴，新近还在拉撒路学院院长的宅子里度过

---

① 十八、十九世纪时，牧师往往被称为博士。

② 特罗洛普这里指的是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德比勋爵(Lord Derby, 1799—1869)保守党内阁的辞职和一八五五年二月巴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 1784—1865)辉格党政府的组成(中间有一届联合政府)。巴麦斯顿执政后，在女婿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 1801—1885)的建议下，提升了许多低教派教士。

③ 会吏长，英国国教中一个地位很高的圣职，等级仅次于主教，其职务在监督各个地方教长，视察主教区各种教会建筑物，负责教会产业的修缮工作，并襄助主教处理一般教会事务。

④ 指"除了用奶油把猫闷死以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葬送猫的性命"(There are more ways of killing a cat than choking it with cream.)一语。

了一夜。话说拉撒路[1]学院的院长——顺带提一提，拉撒路学院从多方面看来，都是牛津最阔绰、最愉快的学院，——是会吏长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信赖的顾问。首相光临的时候，格伦雷博士当然也在场，这次会面很亲切。第二天早晨，院长格温博士告诉会吏长，在他看来，这件事算是定了。

这时候，主教生命垂危，可是内阁也风雨飘摇。格伦雷博士由牛津回来，满心欢喜、兴高采烈。他在主教公馆里重新担起了他的职责，继续对父亲履行做儿子应尽的最后一些孝道。替他说句公道话，这一点他倒是体贴而关切地做了。他平时为人多少有点儿世故，这份体贴关切实在是别人没有料到的。

一个月以前，内科大夫们都说，这个垂危的老人至多只能拖延四星期的时间。一个月过去了，大夫们全很惊异，于是又说至多还能活两星期。老头儿单靠喝酒维持生命，但是两星期过去后，他还活着，内阁倒台的消息变得更加频繁了。伦敦的两位名医兰姆达·缪组爵士和奥米克龙·派伊爵士，第五次又跑来，摆动着挺有学问的脑袋诊断说，再活一星期是不可能的了。当他们在主教公馆的饭厅里坐下吃午饭时，他们把自己私下听到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会吏长：内阁在五天之内准会倒台。儿子回到父亲的房间里去，亲手把维持生命的少量马德拉酒[2]给父亲喝了，然后在床旁坐下，估摸着自己的机会。

内阁在五天之内就要垮台，他爸爸在几天之内就要去世呢——不啊，他把对这问题的这种想法排开。内阁就要垮台，主教区很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就要空了出来。接下去出来执政的是

---

① 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叙述的一个乞丐，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② 马德拉酒，葡萄牙马德拉岛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哪些人，这是拿不大准的，而且组成一个内阁总得花去一个星期。出缺的职位会不会由离任的人在那一星期内委派好呢？格伦雷博士认为事情大概会是这样，不过他了解得并不清楚。接着，他又对自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多么无知感到惊讶。

他极力想把心思从这个问题上排开，可是他办不到。这场赛跑这么接近，赌注又这么大。他随即望望垂死的人那张毫无表情的、平静的脸。脸上并没有死亡或患病的迹象，它只是比早先消瘦了点儿，稍许苍白了点儿，老年人的皱纹更为明显了点儿，不过据他看来，也许还可以弥留好几星期。兰姆达·缪纽爵士和奥米克龙·派伊爵士的诊断已经错了三次，还可能再错上三次。老主教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昏昏沉沉地睡上二十小时，在他清醒的短暂时刻里，他认得出他的儿子和亲爱的老友，会吏长的岳父哈定先生，并且总为他们的关怀爱护亲切地道谢。这时候，他躺在床上，安安逸逸，象个婴儿似的睡着，嘴微微张着，几丝灰白的头发从睡帽下面乱蓬蓬地支了出来，他的呼吸是没有声息的，一只瘦削、苍白的手搁在床罩上，一动也不动。没有什么事会比这位老人从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更轻松的了。

可是坐在一旁守着的人的情绪，却压根儿并不轻松。他知道要么就是眼下，要么就永远不会实现了。他已经五十出头，这会儿即将离任的朋友们不大可能会很快就官复原职。除了现在在职、马上就要下台的那个人，大概没有一位英国首相会想着委派格伦雷博士当一位主教。这样，他默然而伤心地深思了许久，然后又凝视着那张还有生气的脸，终于斗胆询问自己，他是否当真渴望他爸爸死呢。

这一番着力倒是大有裨益的，那句话马上便得到了答复。这个高傲、世故、利欲熏心的人在床旁双膝跪倒，握着主教的一只

手，热切地祈祷，恳求自己的罪恶可以得到宽恕。

他的脸还埋在衣服里的时候，卧房房门悄没声地打开了，哈定先生轻手轻脚走了进来。哈定先生几乎和会吏长一样，经常到那个床旁边来，所以他的进进出出也和他女婿一样，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会吏长还没有看到他，他已经紧紧站到了女婿的身旁，要不是因为担心会突然引起一阵惊慌，影响到垂死的人，那么他也会跪下祈祷的。但是，格伦雷博士立刻瞥见了他，连忙站起身。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哈定先生握着他的两手，热忱地紧捏了一下。那当儿，他们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密，而后来出现的情况竟然把这种情绪很好地保存下去。他们彼此紧握着手站在那儿时，泪水扑扑簌簌地淌下了两人的面颊。

"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主教清醒过来，用虚弱的声音说，"——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俩，亲爱的孩子和教友。"说完，他便死了。

他嗓子里并没有很响的格格声，也没有令人惊骇的挣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死亡迹象，不过下巴颏儿比平日稍微耷拉下点儿，原先经常阖上昏睡的眼睛，这时候却呆滞地睁着。哈定先生和格伦雷博士当时全不知道他已经去了，尽管两人都有点儿疑心。

"我想他已经去啦，"哈定先生说，仍旧紧握着另一个人的双手。"我想——不啊，我希望他是如此①。"

"我来打一下铃，"另一个几乎是悄没声地说。"菲利普斯太太应该呆在这儿的。"

护士菲利普斯太太不一会儿便走进房来，用熟练的手立即把那双直瞪瞪的眼睛阖上了。

---

① 意谓他已升天，所以说"我希望他是如此"。

"他已经去了吗，菲利普斯太太?"哈定先生问。

"主教大人不在啦，"菲利普斯太太说，同时回过身，神情庄重地行了一个屈膝礼①。"我可从没有见到过有谁和大人一样，象个酣睡的婴孩似的就走了。"

"这是个很大的解脱，会吏长，"哈定先生说，"是个很大的解脱——亲爱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啊，但愿咱们临终的时刻也象他一样平静安宁!"

"当然罗，"菲利普斯太太说。"感谢上帝，他那么慈悲，不过就一位温和宽厚、谈吐高雅的基督徒来讲，大人是——"菲利普斯太太带着真挚的、自发的悲伤心情，用雪白的围裙遮住了她的眨动的眼睛。

"他这样去了，你不能不感到欣慰，"哈定先生说，他还在安慰他的女婿。然而那会儿，会吏长的心思已经从他父亲刚死的这间房转到首相的私人办公室去了。他方才曾经尽力为父亲的生命祈祷，可是既然他已经去世，时光太宝贵，决不能再失去了。如今，在主教逝世这件事上延误时间是无益的——为了装出一种无聊的情绪而可能丧失一切，这也是无益的。

但是岳父站在那儿握住他的手，他该怎样举措呢?他该怎样不显得毫无父子之情，忘却主教——忽略掉他已经失去的，单想到他可能会获得的呢?

"是呀，敢情是这样，"他最后这么说了一句来回答哈定先生。"这件事咱们大伙儿早就料到啦。"

哈定先生挽着他的胳膊，把他领出了那间房。"明儿早晨咱们会再见到他的，"他说，"这会儿最好让女人们去照料吧。"这样，他们走下楼去。

① 从前西洋妇女把左脚退后一步，微微一哈腰所行的一种敬礼。

那时已经是傍晚，天快黑下来了。当天晚上就应该让首相知道这个主教区空出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这一点，因此在回答哈定先生进一步的安慰时，会吏长提议应该立刻打一份电报到伦敦去。哈定先生先前发现格伦雷博士象他以为的那样，十分激动，当真感到有点儿惊讶；听到这话，的确吃了一惊，不过他并没有表示反对。他知道会吏长颇有希望接下他父亲的职位，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希望已经变得多么大。

“是呀，”格伦雷博士定住神，摆脱了自己的软弱说，“咱们一定要立刻发一份电报去。咱们不知道拖延会造成什么后果。您可以去办一办吗？”

“我！是啊，当然可以。我什么事都乐意办，只是我不知道你想要办的到底是什么事。”

格伦雷博士在写字台面前坐下，拿过钢笔墨水，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下面这样几句：

致　电

唐宁街（或其他地方）××伯爵：

“巴彻斯特主教病故。”

塞浦蒂麦斯·哈定牧师谨呈。

“喏，”他说，“把这拿到火车站旁边的电报局去，照原样发出。他们可能要请您把电文抄在他们的一张纸条上。您要办的就是这件事。接下去您还得付给他们半克朗①。”会吏长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需要的钱来。

① 半克朗(half-crown)，英国银币名，值英旧币两先令六便士。

哈定先生觉得自己活脱就象一个小听差，还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相当不合适的时候奉命去办理这些事务，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就接下那张纸条和交出来的钱。

“可是你在上面署了我的姓名，会吏长。”

“是的，”另一个说，“得有人家知道的一位牧师署名。有谁的名字比您这样一位老朋友的更合适呢？伯爵不会看名字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不过，亲爱的哈定先生，请您务必不要耽搁时间吧。”

哈定先生在去车站的路上刚走到书房门口，突然想起自己刚才走进可怜的主教的卧房时带来的那条新闻。当时，他发觉谈论世俗的消息太不合时宜，因此把到了嘴边的话强忍住了。紧接着出现的场面把那件事一时排开，使他完全忘了。

“可是，会吏长，”他转回来说，“我忘了告诉你——内阁已经下台啦。”

“下台啦！”会吏长突然喊起来，那种腔调把他的焦急沮丧心情表达得明白无误，虽然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竭力想约束住自己。“下台啦！谁告诉您的？”

哈定先生解释说，这条新闻是通过电报传来，由贾德威克先生带到主教公馆门口的。

会吏长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沉思着。哈定先生站在一旁望着他。“没关系，”会吏长最后说，“仍旧把电报发出去。这消息非得送给一个人。眼下，没有别人可以收下它。立刻就发，亲爱的爸爸。您知道，我要是可以亲自去发，就不会麻烦您啦。几分钟的时间都非常重要。”

哈定先生走出去，把电报发了。我们不妨跟着电报去到它的目的地。在它由巴彻斯特发出后三十分钟，它就给送进××

伯爵的内书房，交到了他的手里。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呆在那儿可能不得不拟定一些多么精心构思的信件，多么雄辩有力的呼吁，多么义愤填膺的疏谏，这是可以想象而难以叙述的！他象一位英国贵族那样站在那儿，背对着炉火，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怎样在为他的占了上风的对手们准备即将发出的霹雳啊，——他的敏锐的目光里怎样闪射出怒火，额头上怎样焕发着爱国的热忱，——他想到他的心情沉重的同僚们，又怎样地在跺他的脚啊，——他想到他们中有一位过去多么精明时，几乎咒骂出声来，——这一切我的富有想象力的读者都可以想象得出。但是，他是这么忙着吗？没有，历史与实情迫使我来加以否认。他当时正安安逸逸地靠在一张躺椅上，研究着一份纽马克特①的名单。在桌上他的胳膊肘儿旁边，摊开放着一部他在阅读的，毛边的法国小说。

他把盛着那份电报的封套拆开，看完以后，拿起钢笔在背面写道：

致××伯爵，

××伯爵致意。

随后，他又把电报转出去了。

这样，便断送了我们倒霉的朋友享有一位主教的种种荣耀的机会。

报上举出了好多位牧师的姓名，认为是巴彻斯特主教的人选。《英国老祖母》为了向上一届内阁致意，说格温博士是适当的

① 纽马克特(Newmarket)，英国剑桥郡的一处市镇，每年举行多次赛马会。这儿指参加比赛的马匹名单。德比勋爵是非常喜欢赛马的。

人选。这对格伦雷博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却注定不会看到自己由他的朋友来取代。《国教信徒》满有把握地主张，应当任命伦敦的一位严于律己的主要传道士。而一份据信知道不少官方内情的晚报《东半球》，则赞成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一位精通岩石与矿物、但许多人全认为对宗教问题不持有任何特殊教义的先生。我们全都知道，那份日报《朱庇特》① 才是各种确凿可靠的消息唯一真正的来源，它有好几天都保持缄默，后来终于发表意见了。所有那几个候选人的长处它全都议论到，并且相当不礼貌地一个个排除掉了。接下去，《朱庇特》宣布，普劳迪博士才是胜任的人。

普劳迪博士正是内定的人选。在前主教去世后仅仅一个月，普劳迪博士便吻了女王的手②，成为选定的继任人。

我们非得请求读者允许，在会吏长满心忧伤，坐在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③ 牧师公馆的书房里时，拉下一幅帷幔，把他的种种伤心遮盖起来。在那份电报发出后的一天，他听说××伯爵同意着手组阁了。从那时刻起，他就知道自己接任主教的机会全完了。许多人都会认为，他为失去主教大权而伤心失望是恶劣的，垂涎那种权力也是恶劣的，而且就连那样想到它，在那时刻想到它，都是恶劣的。

对于这些指责，我不能说我完全同意。虽然 nolo episco-

---

① 《朱庇特》(The Jupiter)，作者借指伦敦的《泰晤士报》。《泰晤士报》当时有“雷神”之称。根据古罗马神话，朱庇特为主神，坐在王位上时，一手掌握霹雳，一手抓着丝柏制成的王笏，他用霹雳惩罚罪犯，所以又称雷神。其他各报都是作者虚构。

② 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1819—1901)，她于一八三七年即位。

③ 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系巴彻斯特城外的一片教区，原文为 Plumstead Episcopi，有“主教手中的肥缺”意。

pari[1] 这句话还在使用，可是它跟人类种种愿望的趋向大相径庭，因此不能认为是表达了英国国教崭露头角的教士们的真正抱负。一位律师谋求当上一名法官，或者使用各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他的愿望，这并不算犯罪。一个年轻的外交官指望当上一个第一流使馆的使节时，也抱有相当大的雄心壮志。一个贫穷的小说家试图和狄更斯一争高低，或者试图胜过菲茨杰姆斯[2]，并没有因此就犯下过错，尽管他可能是愚蠢的。西德尼·史密斯[3]说，在那些不讲信义的日子里，我们不能指望看到堂堂正正的圣保罗[4]不屑当一个副牧师，这话可一点儿不错。如果我们指望我们的教士超乎一般人，那么我们大概得教导自己去思索，他们实在还不及一般人，所以不容牧师有一般人的抱负，希望借此来提高他们的声望，这是不大现实的。

我们的会吏长是热中于名利的——我们当中有谁不是这样呢？他雄心勃勃——我们当中有谁感到羞愧，不肯承认具有"思想高超的人的最大弱点"[5]呢？读者们会说，他是贪财好利的。不啊——他想当巴彻斯特主教倒并不是因为他爱钱财。他是他爸爸的独子，爸爸给他留下了大宗的钱财。他的圣职每年使他

---

① 拉丁文，意思是："我无意就任主教"。这是奉派出任主教的教士受命时惯常使用的一句谦词。

②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在早期的讽刺性作品«叶洛普勒什回忆录»(The Memoirs of C. J. Yellowplush, 1838)、«杰姆斯·德拉普勒什日记»（The Diary of C. Jeames de la Pluche, 1846）等中常用杰姆斯·普勒什作为他笔下的一些男仆的姓名，杰姆斯·德拉普勒什写的信就署名为菲茨杰姆斯。

③ 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1771—1845)，英国教士、新闻撰稿人、当时著名的才子。他拥护辉格党，赞同改革。

④ 圣保罗（St. Paul)，耶稣使徒，基督教«圣经»中初期教会主要领袖之一。

⑤ 引文见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挽诗«莱西达斯»(Lycidas)第七十一行。

可以收入将近三千镑。而根据国教教务委员会①所削减的，主教也只有五千镑。他当会吏长比当主教更会成为一个阔人。不过他当然渴望独当一面，他的确渴望当上主教，置身在王国的上院议员们之中②；如果非把实情全说出来不可的话，他的确渴望他的同道教友们都管他称作"大人"。

然而，不问他的希望是罪恶的还是无罪的，它们却注定不能实现。普劳迪博士就任了巴彻斯特主教。

---

① 国教教务委员会（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英国首相罗伯特·庇尔（Robert Peel，1788—1850）于一八三五年召集的一个委员会，目的在于通过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加强国教教会。它最早的建议之一就是，除重要的主教区外，一般主教区主教的俸禄应当相同。这一条在一八三六年通过的《国教法》中成为法律。

② 根据英国宪法，有一定数目的国教主教可以成为上议院议员。参看本书第27页注①。



第二章　根据议会法令改组后的海拉姆养老院

我在这儿长篇大论地向公众叙说一下这篇故事开始之前哈定先生的全部历史，这是没多大必要的。《朱庇特》上就他作为巴彻斯特市海拉姆养老院院长所支取的收入，曾经对他进行过攻击。公众不会忘了那位敏感怕事的先生是多么经受不起那次攻击的。他们也还不会忘了，约翰·波尔德先生曾经为那个慈善事业向他提出了控诉①。波尔德先生后来就娶了哈定先生身边当时唯一还没结婚的小女儿。哈定先生在那些攻击的压力下，辞去了院长的职务，虽然他的朋友和律师都极力劝他不要那么做。然而，他还是辞去了，并且勇敢地担负起了城内圣喀思伯

特② 那个小教区里的职务。他是那个教区的牧师，同时继续做着大教堂圣诗班领唱人的工作。这一工作报酬很低，以往一向被认为是上面所说的养老院院长理所当然的兼职。

他被人家那么无情无义地撵出了养老院。当他离开养老院，以自己谦虚朴实的方式在巴彻斯特大街上住定下来时，他并没有料到人家会不顾他的本意，进一步来充分利用这件事。他所希望的只是：这一行动也许做得很及时，可以防止《朱庇特》上再刊登出什么短评来。可是人家却不容他的事情就这样悄悄地平息下去。他们很喜欢谈论他所作的大公无私的牺牲，就和他们先前喜欢责备他的贪婪一样。

这时发生的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是，他收到坎特伯雷大主教③ 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在信中，大主教热情地赞扬了他的行为，并且请他谈谈他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哈定先生回信说，他就打算在巴彻斯特当圣喀思伯特的教区长，这样这件事就搁下了。接下去，各家报纸（其中也有《朱庇特》）全拣起了这件事，用颂扬的口气把哈定先生的姓名传遍了国内所有的阅览室。大伙儿还发现，他就是那部了不起的音乐著作《哈定圣乐》的作者，——而且还谈到一个新版本，虽然我相信它始终没有刊印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部作品被圣詹姆斯宫的皇家小教堂④ 采用了，有一篇很长的评论文章出现在《音乐观察者》上，

---

① 参看《巴彻斯特养老院》第三章。

② 关于圣喀思伯特教区，见《巴彻斯特养老院》第235—236页。

③ 坎特伯雷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英国国教由两个大主教主持教务，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York)，坎特伯雷大主教地位较尊。

④ 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英王亨利八世于一五三二年兴建的一座王宫，西面一侧后来是威尔士亲王在伦敦的王宫，东侧于一八〇九年毁于一场大火，现在仅存英王的接见大厅和那座皇家小教堂。

说以前的这类作品中，没有一部曾经把那么细致的研究工作和那么高超的音乐才能结合到一起，还断言从此以后，凡是培养艺术或重视宗教的地方，都会知道哈定的姓名。

这是很大的赞扬。我并不否认，哈定先生听到这些恭维话后，觉得很高兴，因为要说哈定先生对什么学科十分自负，那就是对音乐。可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第二版要是刊印出来，也从来没有人买，送进皇家小教堂的那几本又全不见了，它们跟一大堆类似的作品一起安安静静地搁在一边。《朱庇特》的托尔斯先生和他的同行们又忙着去议论其他人士，答应给予我们朋友的不朽名誉，显然是打算到身后再兑现的。

哈定先生跟他的朋友主教一块儿消磨了不少时间，跟他女儿波尔德太太——哎呀，她现在是一位寡妇了——一块儿也消磨了不少时间，而且几乎天天去看望留下的那几个他早先照管的可怜人，也就是海拉姆养老院这时候剩下没死的那几个受施人。他们这会儿只有六个人还活着。根据老海拉姆的遗嘱，人数应当永远是十二名。可是在院长离开以后，主教没有委派一个继任人，也没有指派一些新的受惠者进入这个慈善机关。看来除非当权的人采取某种步骤，使巴彻斯特养老院再一次发挥作用，否则它便会停办了。

过去五年里①，当权的人并没有忽略巴彻斯特养老院，各式各样的政治"大夫"都曾经来处理过这个问题。哈定先生辞职后不久，《朱庇特》上就曾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应该怎么办。在大约半栏的篇幅中，它分派了收入，重建了房屋，结束了种种争吵，恢复了亲切友好的感情，为哈定先生作出了安排，并且把整个儿事情安顿在一种必然会使巴彻斯特市和巴彻斯特主教，以及全国各

① 英国宪法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

地都深感满意的基础上。这一方案的明智之处，从"常识"、"真理"和"一个光明磊落的读者"等等写给《朱庇特》的那许许多多信中就证明出来了。这些信全表示出了钦佩，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所举的一些细节。说来也真奇怪，压根儿没有刊登过一封表示反对的信，因此，当然是没有人写过了。

但是人家并不相信卡桑德拉①。就连《朱庇特》的明智的语言人家往往也不愿听。虽然其他的计划并没有出现在《朱庇特》上，教会慈善事业的改革家们却并不放慢脚步，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宣布了他们各自使海拉姆养老院再度发挥作用的秘方。一位博学的主教抓住机会在上议院里提到了这件事，并且表示他已经就这个问题跟巴彻斯特主教通过信了。斯泰利布里奇②的那位激进的议员提议，把这笔款项改去充作乡下贫苦农民的教育经费。他提到一些关于所讲的农民的迷信与习惯的轶事，使上议院感到很有意思。一个政治小册子的作者写了好几十页，管它们叫作《谁是约翰·海拉姆的继承人？》，想对所有这类机构的管理订下一条绝对正确的规则。最后，政府的一位成员答应，在下一届会期里提出一项简短的法案，规定一下巴彻斯特和其他类似机构的管理办法。

下一届会期到来了。与习惯相反，那项法案也提出来了。人们的思想当时正集中在其他的事情上。一场大战可能爆发的最初迹象笼罩着全国③。海拉姆继承人的问题不论在议会内外，似

---

① 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普赖姆的一个女儿，太阳神阿波罗给了她预言的能力，可是在她拒绝了阿波罗的求爱后，他使她的话一直不为人所信。

② 斯泰利布里奇(Staleybridge)，英国柴郡和兰开夏的一处城市，是一个议会议员选举区。

③ 指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 War, 1853—1856)，英国是在一八五四年三月和法国一起加入土耳其一方，对俄国宣战的。

乎都没有使很多人感觉兴趣。然而，那项法案一读、再读，并没有什么非难或异议，以一种不受人注意的方式通过了它的十一个程序①。约翰·海拉姆就这件事会怎么说呢？他能预料到，大约有四十五位先生会自行承担起责任来制订一项法律，改变他遗嘱的全部涵义吗？而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希望内政部副大臣知道，因为这问题是得交给他去处理的。

可是，这项法案却通过了。大约在这部历史初开始的时候，法令规定，巴彻斯特养老院应当和先前一样，收容十二个老头儿，每人每天应得一先令四便士，另外还应当收容十二个老婆子，安顿在一所即将兴建的宿舍里，每人每天应得一先令二便士。此外，还应委派一名女舍监，年俸七十镑，有一所住宅；一名总管，年俸一百五十镑。后来又规定设置一名院长，年俸四百五十镑，他应当负责这两个机构的精神指导工作，以及男子养老院世俗事务的指导工作。主教、教长和养老院院长象从前那样，将轮流指派这个慈善机关内的受施人，职员一律由主教委派。法令中一句没有提院长应由大教堂圣诗班领唱人担任，也只字未提哈定先生对这一位置的权利。

然而，在老主教去世后好几个月，继任人刚就职不久，一份通告立即张贴出来，说明改革即将付诸实行。新颁布的这项法律和这位新主教的任命，全是一届新内阁——或者不如说是一届暂时让位给了对手、随即重又执政的内阁最早处理的工作。而格伦雷博士②的去世，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恰恰发生在政府更

① 根据英国议会法规，每一法案在下议院经过二读之后，即发交一个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审议完毕后，再向下议院报告，然后经过三读，送交上议院要求同意。

② 指老主教。

迭时期。

可怜的爱莉娜·波尔德！那寡妇的头巾披在她身上多么相称啊，还有她致力于自己新责任的那份严肃认真的神情。可怜的爱莉娜！

可怜的爱莉娜！我可不能说我曾经喜欢过约翰·波尔德。我始终就不认为他配得上自己娶到的这位妻子。不过在她看来，他却很配得上。她具有一颗那种依恋着自己丈夫的温柔的心，这倒不是出于偶像崇拜，因为崇拜是不能允许偶像有任何缺点的，而是带有常春藤的那种绝对的韧性。如同寄生植物甚至会仿效它攀附的那个树干的缺点那样，爱莉娜对丈夫的过失也依恋和爱护。她有一次曾经说过，不论父亲做了什么事，那些事在她看来总是对的。后来，她更换了效忠的对象，变得随时随地都准备为她的"老爷"最大的短处辩护了。

约翰·波尔德是一个惹女人怜爱的男子。他为人相当多情，又胸怀坦荡，很有丈夫气概。至于他妄自尊大，又没有出众的才干来作为后盾，以及他试图显得比邻居们高明，那么挫伤了熟人们的情感，这些全并不损害他妻子对他的崇拜。

就算她能够承认他有过失，他的未尽天年也会把这一点从她的记忆中抹掉的。她伤心哭泣，就象是失去了世上女子曾经获得过的一件稀世之宝那样。在他去世后好几星期，她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今后过得幸福的念头是可恨的。安慰，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难以容忍的，而泪水与睡眠便成了她仅有的解脱。

但是，树小不招风①。她知道自己腹中还有一个活生生的、

① 原文是：God tempers the wind to the shorn lamb，英国谚语，有"天无绝人之路"意。

需要她多方照顾的苗子。她知道，象上帝大发慈悲，会赐给她的那样，将要为她创造出另一个不知是祸是福的对象，另一个不知会给她带来莫名的欢乐还是令人绝望的悲伤的对象。起初，这只增添了她的悲伤！做一个可怜的婴孩的母亲，这有什么令人高兴的呢？这个婴孩还没有出世就成为孤儿，诞生在一个凄凉落寞的家庭的悲哀气氛里，在泪水与恸哭中给抚养大，然后没有父亲帮助照料便给送到世上去漂泊！这件事起初并没有给人什么欢乐。

然而，渐渐地，她的心情变得对另一样东西感到关怀了。在他出生以前，她带着一位渴望的母亲的热切心情期待着这个陌生人。恰恰在父亲下世以后八个月，另一个约翰·波尔德出世了。假如崇拜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不犯下什么罪恶的话，那么我们希望，献给这个没有父亲的婴儿的爱慕，可以不把它叫作一种罪恶。

我们在这儿来说明一下这孩子的性格，或者指出父亲身上的缺点在那个小小的胸膛中，有多少已经靠了母亲的德行而弥补掉了，这将是不值得的。这个孩子作为一个婴儿，是最最讨人喜欢的。我无法预见到我们有必要去调查一下他往后生活的事实。我们眼下在巴彻斯特的工作，至多不会占去我们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给另一个人——倘有必要的话，——由他去写出小约翰·波尔德的传记吧。

不过作为一个婴儿，这孩子是十全十美的。谁也不想来否认这一事实。"他不逗人吗？"爱莉娜总对自己的父亲说，一面跪在那儿仰起脸来望着她父亲，亮晶晶的眼睛里满含着濡湿的泪水，年轻的脸蛋儿被寡妇的头巾紧裹着，两手抓住她宝贝儿子酣睡在里面的摇篮的两边。外祖父总欣然地承认，这个宝贝儿是

很逗人，会吏长那位姨父也会表示同意，而爱莉娜的姐姐格伦雷太太便会带着姐妹之情十分爽快地来应和这句话。玛丽·波尔德——不过玛丽·波尔德是同一座神殿上的第二位礼拜者。

这个婴儿的确很逗人疼。他很起劲地吃着自己的食物，遇到两腿没给遮盖起来时，总欢快地把大脚趾支了出去，并且的确会突然发笑。这些据认为都是最健全的婴儿最大的长处，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咱们的婴儿全胜过了别的孩子。

这么一来，这位寡妇的悲痛心情便渐渐缓和了。她本来以为除了一死之外，没有别的能够医治好那个创伤，这时候一种芬芳的香油却给倒进了那个伤口。上帝待我们要比我们自己仁慈多少倍啊！在失去了每一张亲热的脸儿，在每一个心爱的人最后离去时，我们全认定自己将永远伤心，预期在流不尽的泪水中将自行消逝。这种悲痛多么难得能持久啊！上帝不容它这样，多么该享福啊！"让我永远记住活着的朋友，等他们死去以后便忘却他们，"这是一个深深领悟上帝的仁慈的聪明人的祈祷。也许，没有几个人会有勇气表示出这样一个愿望。然而这么做，只是求得那种从悲伤中的解脱，这一点是一位仁慈的造物主几乎总会给予我们的。

不过我可不希望人家以为，波尔德太太已经把丈夫全忘了。她带着夫妻恩爱之情天天想到他，把对他的怀念深深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深处。然而，她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却感到了快乐。把这个活生生的小人儿紧紧搂在怀里，感到有一个有生命的人，他现在的一切和往后的一切全都亏了她，他每天的食物都是她给的，他的那少量需要都是由她来满足的，他的小小的心眼儿首先就会爱上她，也只会爱上她，而他的稚嫩的舌头会第一次尽力用一个女人所能听到的最悦耳的名称来叫唤她，这一切多么美妙啊！

因此，爱莉娜胸中慢慢平静下去，她热切而感激地肩负起自己的新责任来。

至于生计，约翰·波尔德撇下他的寡妇家境很宽裕。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全留下给她，这包括一笔远远超出她和她的朋友们认为她需要的收入。它的数目每年将近一千镑。当她想到有这么大一笔钱时，她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使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后交给她丈夫的儿子，交给她自己的宝贝儿，交给这会儿正躺在她膝上酣睡的这个小男人。这个小人儿很幸福，对于为了他而不断增多的这种种操劳全一无所知。

约翰·波尔德去世以后，她恳切地请求父亲来和她同住，可是哈定先生谢绝了，虽然他曾作为来访的亲属，在她家呆了好几星期。他任人家怎么说，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一个家，因此继续住在巴彻斯特大街上一个药剂师铺子的楼上、他最初选中的那个小寓所里。

第三章　普劳迪博士和夫人

这篇故事据信是在普劳迪博士刚就职后开始的。我可不来描绘就职典礼，因为我实在不熟悉它的性质。主教是象议会议员那样就职，还是象市长就职那样乘坐一辆描金大马车，象治安推事① 就职那样宣誓，或者象贵族给领进上议院那样；再不然象一位嘉德勋位爵士② 那样，由两个同等级的人左右陪伴着，这些我压根儿全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件件事都办得很妥帖，凡是适合于一位年轻主教的礼节当时没有不办到的。

普劳迪博士也不是一个肯省却任何和他新获得的尊严相称的礼节的人。他很清楚礼仪的价值，很知道除非适当地尊重等级的种种排场，要不然等级便无法好好地保持下去。他是一个生来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人，至少他自己认为是如此，而情况确实也证实了他的这种见解。他是一位爱尔兰男爵的外甥，他太太则是一位苏格兰伯爵的外甥女。有好几年他都担任着一个和朝廷事务有关的牧师工作，这使他能够住在伦敦，而把他的教区托给副牧师③ 去负责。他曾经是皇家卫士的传道士、教会法庭神学著作手稿的保管员，女王卫队的牧师，以及拉普-布兰肯堡王子殿下的赈济员。

由于派他担任的这种种职务，他有必要住在京城里。这一点，加上他在上层社会的一些关系和他这个人具有的特殊才干与个性，使当权的人看中了他。普劳迪博士于是给人认为是一

个有用的、蒸蒸日上的教士。

几年以前，在那些甚至目前还不愿自认为年老的人的记忆中，一位开明的教士是不常碰到的。西德尼·史密斯就是这么一位，他给看得简直跟异教徒差不多。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其他的人来，不过他们全是 raraa aves④，遭到他们教友的怀疑与猜忌。任何人都不象乡村教区长那么确凿无误地是一个托利党人⑤——掌权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在牛津⑥那么受人爱戴。

不过，当惠特利博士⑦奉派成为大主教，而汉普登博士⑧几年以后也当上了钦定讲座的教授时，许多有识的牧师全看出来，人类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比较开明的思想从今以后将会既合乎世俗人的想法，也合乎教士们的想法。人们开始听说到有些牧师一面停止激烈谴责罗马教徒，一面又停止辱骂不信奉国教的人。看来很清楚，高教派⑨教义，如同人们称呼的那样，至少

---

① 治安推事(justice of peace)，英国低级地方官，兼办一般司法工作。

② 嘉德勋位爵士(Knight of the Garter)，按嘉德勋章是英国最古老、最崇高的勋位。

③ 十九世纪时，英国国教教会的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往往从不光顾自己的教区，而把一切事务交给副牧师办理。

④ 拉丁文，意思是："不寻常的人"。

⑤ 英国的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

⑥ 牛津(Oxford)，英格兰牛津郡的首府，一八三三年开始的宗教运动——"牛津运动"——就发端于此，所以是当时英国学术和宗教的中心。

⑦ 惠特利博士 (Richard Whately, 1787—1863)，英国开明的国教教士，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院士，一八三一年任都柏林大主教，由于赞成对天主教徒采取和解的政策，遭到了低教派和高教派两方的反对。

⑧ 汉普登博士(Renn Dickson Hampden,1793—1868)，英国神学家，也是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院士，一八三六年由当时的辉格党首相梅尔本 (Lord Melbourne, 1779—1848) 委派为牛津大学钦定讲座的神学教授，遭到了牛津运动的领袖纽曼、普西等的激烈反对。一八四七年，当约翰·拉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派他做赫里福德主教时，又引起了一场争论。

⑨ 高教派(High Church)，英国国教的一派，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尽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

由一派政治家看来，已经不再是晋升的最可靠的主张了。普劳迪博士属于那些早年在大多数神学与宗教问题上，顺应了辉格党人持有的见解的人。他宽容罗马的偶像崇拜，甚至默认不信任基督教的苏塞纳斯主义①，并且跟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长老会宗教会议关系很密切。

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是很有用的，于是普劳迪博士的姓名便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他奉派成为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到爱尔兰去安排那个全国委员会工作的筹备事宜②。他成了奉派调查大教堂牧师会③收入的另一个委员会的名誉秘书，还跟钦定捐款④和梅努思补助金⑤都有某种关系。

我们决不要因为这一点就以为普劳迪博士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或者甚至以为他是一个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因为他并不需要有这些才能。在安排与他有关的那些教会改革时，应当做的工作的设想与初步规划，一般总是由当时的开明政治家提供的，而细节的制定则是由低级官员们承担的。然而，有位牧师的

① 苏塞纳斯主义(Socinianism)，意大利神学家苏塞纳斯叔侄(Laclius Socinus, 1525—1562; Faustus Socinus, 1539——1604)所创的一派教义，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类的原始罪恶，他们的著述对于唯一神教派的兴起颇具影响。

② 一八三一年，辉格党政府宣布将在爱尔兰成立一个全国教育委员会，为各类儿童提供非宗教性的普通教育。十一月，一个包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以及惠特利大主教在内的委员会奉命组成，负责实施这项新办法。特罗洛普这里大概是说，普劳迪博士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③ 牧师会(the Chapter)，大教堂驻堂牧师组成的一个团体，由教长担任会长，通常被认为是主教的评议会。

④ 钦定捐款(regium donum)，原来是英王授予非国教派牧师和他们的寡妇的一笔款项，后来由政府从统一基金中拨出，一八五一年终止发放。

⑤ 梅努思补助金(the Maynooth grant)，一七九五年，爱尔兰创办了梅努思学院，专门训练罗马天主教神父。罗伯特·庇尔爵士于一八四五年通过法令，把梅努思补助金从九千英镑增加到两万七千英镑，这激起了非国教徒和托利党内他自己的许多高教派拥护者的愤慨。

姓名出现在这种事务中据认为很有利。由于普劳迪博士已经成为一位公认的宽容异教的牧师，他的姓名在这类事情上便给大加利用。如果他没有做多少积极有益的工作，他也从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情。他总顺从那些真正掌权的人，而且在他所属的各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总保持着一种有一定价值的尊严。

他的确具有足够的机智，可以适应要求他达到的目的，而又不至于惹人讨厌。不过我们决不可以因此便推测说，他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怀疑，或是他不相信自己的机会到来时，也能够在重大的事务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他是在等待时机，耐心地期望着自己在某一个委员会上执掌大权的日子，到那时候他就发言，指挥，当家作主，而那些次要的人物便坐在两旁，唯唯诺诺，象他自己眼下惯常所做的这样。

现在，他的报偿与时机来了。他被挑选了来接下这个出缺的主教职位，往后随便哪一个主教区一出缺，他就可以坐进上议院①，到那时，在所有关系到国教福利的事务上，他可不准备默默无言地跟着投票了。宽容将是他立足在上面进行战斗的根基。在他正直而勇敢的内心里想着，就算碰上埃克塞特和牛津的同道那种死对头②；他也不会遭到什么不幸。

普劳迪博士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在他还没有正式就任巴彻斯特主教以前，他已经开始仰慕大主教的光辉和兰贝思③的

---

① 根据英国宪法，国教主教在上议院中占有二十六席，除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以及伦敦、温切斯特和达勒姆主教外，其余二十一席由其他各地的主教按年资递补。

② 埃克塞特(Exeter)是英国德文郡的首府，大教堂镇，一八三〇年由高教派著名的教士菲尔坡茨(Henry Phillpotts, 1778—1869)出任该地主教。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六九年，牛津主教是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他是高教派的一个雄辩的发言人。

③ 兰贝思(Lambeth)，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公馆。

荣耀，至少是主教村①的荣耀了。他还相当年轻，就给挑选出来，象他很愚蠢地自鸣得意的那样，认为具备一些生来的和养成的才能。既然一个重大的领域向他敞开了大门，这些才能十拿九稳可以使他受到更大的注意。因此，普劳迪博士是完全准备在属于这些范围内的一切神学事务上崭露头角的。他既然抱着这样的看法，也就决不打算象他的前任那样，就此藏身在巴彻斯特。不，他的活动场地应当仍旧是伦敦，外郡城市里有一所舒适的宅子，对于一年中休假的那几个月也许很不错。真个的，当上流社会的其他要人离开伦敦到外地去时，普劳迪博士总觉得他的地位使他有必要也这么做，但是伦敦仍然应当是他的固定住处，而他也就决心要在伦敦奉行圣保罗独出心裁，主张所有主教该奉行的那分殷勤好客②。不这样，他怎么能在社会上站定脚跟呢？不这样，他怎么能在神学问题上把自己的威望与才能全部供献给政府呢？

这种决心就整个儿社会而言，无疑是很有益的，然而却不大可能使他在巴彻斯特的教士和市民中很受欢迎。过去格伦雷博士③一直居住在那儿。按实在说，要一位主教在格伦雷博士之后还很受人欢迎，那是相当困难的。格伦雷博士的收入平均每年有九千镑，继任的人则给严格限制在五千镑。前者只有一个孩子要他花钱，普劳迪博士却有七八个。前者是一个本人没有多少开支的人，而这些开支也只限于一位有节制的先生的爱好，可是普劳迪博士却不得不在上流社会中保持一席之地，而且只

---

① 主教村(Bishopthorpe)，约克大主教的公馆。

② «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作监督(主教)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

③ 指去世的老主教。

有相当少的收入来这么做。格伦雷博士确实备有一辆马车，这是适合于一位主教身份的；但是他的马车、马儿和马车夫尽管在巴彻斯特很有气派，到了威斯敏斯特① 几乎就会惹人耻笑了。普劳迪夫人决定，在丈夫的车马等等方面决不应当辱没她，而普劳迪夫人作出的决定，一般总是给照办的。

根据这种种情况来看，普劳迪博士不大可能会在巴彻斯特花上很多钱，可他的前任却跟城里的商人们很大方地打交道，使他们全都感到十分满意。格伦雷家父子花起钱来象上流人士，但是巴彻斯特不久就在悄悄传说，普劳迪博士对于那些节俭的办法可不是不在行。用那些办法，你花有限的钱，就可以摆出十分阔绰的排场来。

就仪表而言，普劳迪博士是一位一表堂堂的人，潇洒、漂亮，十分整饬。他的身高大约是五英尺四英寸，略微低于中等身材的人，可是他以举止庄重弥补了身材的矮小。如果他目光不够威严，那可不是他的过失，因为他确实费尽心机想显得目光炯炯。他的容貌很端正，虽然他的溜尖的鼻子在某些人看来也许使他脸上有一种微贱的神气。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他的嘴和下巴颏儿却大大补偿了这一缺点，因为他是很有理由为自己的嘴和下巴颏儿感到骄傲的。

普劳迪博士很可说成是一位走运的人，因为他并不是生来阔绰的，可他现在是巴彻斯特的主教了。虽说这样，他也有他的烦恼。他儿女很多，三个大的都是女儿，这时全长大成人，可以参加上流社会的生活了。他还有一位太太。我可无意来讲什么坏话指责普劳迪夫人的人品，但是尽管她具有种种美德，我还是

---

①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伦敦市的一个中心区，议会、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寺都在该区。

不能认为她给丈夫增添了不少幸福。按实情来说，在家庭事务方面，她是至尊无上地支配着这位徒有虚名的家主，而且是以铁腕支配着。还不止此，普劳迪博士本可以把家庭事务完全交付给她，就算不是自动地，也是甘心情愿的。但是普劳迪夫人却不满足于这种家庭统治，还把权力伸展到他的种种活动上，连宗教事务也不放过。实际上，我们的主教是惧内的。

会吏长的妻子呆在普勒姆斯特德她的幸福家庭里，很知道怎样利用自己身份的全部特权，总以合适的语调在合适的地方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是格伦雷太太的影响要说有的话，也是平易的、和善的。她从来不羞辱她的丈夫，在世人的面前，她是百依百顺的典范，说话从来不粗声大气，神色也从来不严厉凶狠。无疑，她很重视权力，相当成功地尽力来取得它，不过她知道一个女人的统治应该到什么地步为止。

普劳迪夫人可不是这样。这位太太对所有的人惯常自尊自大，对可怜的丈夫更是专横霸道。尽管在世人的眼里，他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可是在他妻子的眼里，他却似乎一无是处。为自己辩护的全部希望，在他心里早已一丝也不存在了。说真的，他甚至难得自我辩白，他很知道，乖乖地顺从才可以在自己家里实现最最接近于安宁的局面。

普劳迪博士给国家召去参加一些评议会和委员会。普劳迪夫人不能去出席丈夫的这些会议；象他常常想到的那样，她也不能使自己的意见在上议院内被人听到。很可能她会不允许他去照料一位主教方面的职责，很可能她会执意要他集中精神照顾自己的私事。他在这个问题上可从没有对谁漏出过一句话，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万一她企图这样来对待他，那么他就要造反了。狗儿也会回过身去攻击它们的主人，就连那不勒斯人① 在

压迫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会反对他们的统治者。普劳迪博士内心认为，如果绳子收得太紧的话，他也会鼓起勇气，进行抵抗的。

我们的主教给太太拘束在这种"陪臣"的地位上，这在他女儿们的眼里无助于提高他的威望。她们在跟自己父亲讲话时，也过份拿腔作势，而这在她们至少是不应该的。总的说来，她们是妩媚可爱的大姑娘，象妈妈那样颀长、壮健，妈妈的高颧骨和——，我们可以说是红棕色的头发，她们全继承下了。她们未免过份看重她们的舅公②们，可舅公们顶到那时也不大重视她们，以答谢她们的敬意。但是如今她们的父亲是主教了，很可能家庭关系会变得比以往亲密点儿。由于她们跟教会的关系，她们对世上的乐事几乎不抱有什么偏见。她们当然没有象那么许多英国姑娘新近所做的那样，热切地想要遁入一所新教徒的女修道院去，从而使父母感到十分苦恼③。普劳迪博士的儿子全还在学校里求学。

在主教夫人的个性里，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必须来提一提。她虽然不反对人世间的交际与礼节，就她的为人而言，她却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这种倾向在她身上表现出的形式是，她严格遵守安息日的规定。一星期中放肆玩乐，穿低领的衣服，而后全在她的控制下，由三次礼拜式，她亲自念的一遍晚祷文，以及星期日实行严格的节制，不从事任何娱乐给赎去了罪。在她家里不能放肆玩乐，不能穿低领衣服的就是她的仆人和她的丈夫，他们是很不幸的，因为安息日赎罪的严格规定人人全得

---

① 一八四八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起来造反，攻击他们的国王费迪南二世。

② 普劳迪夫人是一位苏格兰伯爵的外甥女。参看本书第 24 页。

③ 在《巴彻斯特大教堂》出版的前十年里，牛津运动者曾经掀起一场建立一个国教修女团体的运动，成为当时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

遵守。那个不老实的女用人，给人发现在摄政王公园①里倾听心上人的甜言蜜语，而没有去听斯洛普先生那令人精神振奋的晚讲道，她这可倒了楣。她不仅给辞退出去，而且还发给她一份品德证明书，使她简直没有希望再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那个穿红毛绒马裤、把普劳迪夫人护送到教堂座位上去的身长六英尺的"勇士"，要是他不坐在给他坐的后座上，反而悄悄溜到附近的啤酒铺去，那么他也要倒楣。普劳迪夫人对于这种罪犯具有阿格斯的眼睛②。一星期中偶尔喝醉一次酒，也许可以给忽略过去，因为如果老把道德标准定得很高，拿低工资的六尺之躯是不大容易找到的，但是普劳迪夫人就连为了观瞻，或是为了节约，也不肯宽恕对安息日的一次亵渎。

在这种事情上，普劳迪夫人往往听任那位口若悬河的传道师斯洛普牧师的指导。鉴于普劳迪博士是受他妻子指导的，因此我们提到的那位名人在关系到宗教的事情上，必然也对普劳迪博士具有不少支配力。斯洛普先生唯一的职务到那时为止，不过是伦敦一座区教堂里的读经师和传道师。在他的朋友这位新主教就职以后，他欣然地放弃了那个职务，承担起了主教大人的家庭牧师这一繁重而又适宜的工作。

然而，我认为第一次介绍斯洛普先生，不应该把他放在一章的末尾来和广大读者见面。

---

① 摄政王公园(Regent's Park)，伦敦最大的公园之一。
② 阿格斯(Argus)，希腊神话中一个明察一切的百眼巨人。



第四章　主教的家庭牧师

关于斯洛普牧师的家庭出身，我可无法说出多少话来。我听人家讲，他是帮着给那位特·香迪先生①接生的杰出大夫的直系后代，早年为了读出来好听，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字母“e”，象在他以前的其他大人物做过的那样。假如这是实情，那么我猜他受洗礼时取的名字大概是奥巴代亚（这正是他的名字）②，为的是纪念他祖先那么大显身手的那场冲突。然而我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全部研究，都没有能使我确定这个家族改变了宗教信仰的日期。

他早先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减费生，在那儿的表现至少很不错，因为经过了适当的时期，他成了一位硕士，有些大学生归他辅导。从那里，他调到了伦敦，成为贝克街上新造的一所区教堂

的传道师。就在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些关于宗教问题的看法和普劳迪夫人志趣很相投，使她很赏识他，他们的交往变得很频繁，很亲密。

斯洛普先生这样亲密地置身在那几位普劳迪小姐当中以后，某种超出友谊的柔情自然而然便产生了。他和他寄予厚望的那位大小姐奥利维亚之间互相倾吐过一些爱慕之情，但是顶到这会儿，并没有作出什么顺利的安排。实际上，斯洛普先生曾经明白地向她求过爱，可是后来知道博士在世上没有直接的存款可以给他的孩子时，连忙又收回了自己的话。普劳迪小姐经他那方面这样一说之后，也不会很快就接受任何进一步求爱的表示，这是不难想象的。在普劳迪博士奉派担任巴彻斯特主教以后，斯洛普先生的看法确实稍许改变了点儿。主教们就算家境贫穷，也可以替当牧师的孩子们安排一下。斯洛普先生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私心杂念排开一点儿。他听到博士高升的消息后，立刻重新开始了追求，说真的，并不是炽热地，而是殷勤有礼，保持相当距离的。可是奥利维亚·普劳迪是一个颇有志气的姑娘，身上有两位贵族的血液。而更好的是，她的名册上已经另有了一位情人。所以斯洛普先生只好空叹息了。不久，这一对男女不可避免便结下了不解的仇恨。

---

① 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的小说《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的生平与见解》(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1767)中写了一个为特里斯特拉姆接生的大夫斯珞普（Slop）。这里特罗洛普诙谐地说，斯洛普牧师(Slope)是斯珞普大夫的后代，只是他的姓后面多了一个字母"e"。

② 奥巴代亚(Obadiah)是斯特恩小说中一个男仆的名字。他因为把斯珞普大夫医疗器械包的带子打了几个结而遭到大夫的严厉斥责。在希伯来文中，奥巴代亚的意思是，"主的仆人"。斯珞普大夫是天主教徒，所以下文讲到改变宗教信仰的日期。

经过这样一件事后，普劳迪夫人和这个年轻牧师的交情竟然还很牢固，这一点想来也许很特别。但是说老实话，她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她本人虽然很喜欢斯洛普先生，却从没有想到她的一个女儿也会喜欢他。她想到她们出身高贵，在社交方面又享有种种好处，指望她们能结下一种大不相同的姻缘。那位先生和那位小姐觉得没有必要来让她知道。奥利维亚的两个妹妹都知道这件事，仆人们也全知道，住在附近两边房子里的邻居们也全知道，就是普劳迪夫人给蒙在鼓里。

斯洛普先生不久便想到，既然自己给挑选了来做主教的家庭牧师，就能够得到主教馈赠的这份礼物中的好处，而不必去为主教的女儿烦恼。这样安慰了一下自己后，他觉得能够忍受失恋的痛苦了。当他在火车车厢里坐下，面对着主教和普劳迪夫人时，当他们第一次上路到巴彻斯特来时，他心里开始为未来的生活拟定一项计划。他很知道提拔他的人的长处，不过他也知道他的短处。他相当正确地知道，新主教正兴高采烈，会尽力干出一些什么事来。他还准确无误地猜到，社会生活比起主教区职务的种种琐事，要更合乎那位大人物的胃口。

因此，他，斯洛普先生，事实上就会成为巴彻斯特的主教了。这就是他的决定。说句公道话，斯洛普先生既有勇气又有魄力，可以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行。他知道大概有一场恶仗要打，因为另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也同样渴望取得主教的权力与圣职授予权，那就是普劳迪夫人，她也乐意当巴彻斯特的主教。不过斯洛普先生自认为他用谋略能够战胜那位夫人。因为她必须常常住在伦敦，可他却一直呆在当地。她对不少事情必然一无所知，而他却会知道教区里的一切巨细。开头，毫无疑问，他在某些事情上非得奉承、哄骗，也许还得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他对最后胜利

却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所有其他的手段全失败了，他可以和主教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夫人，使那个倒楣人的心里鼓起勇气，彻底夺去那个女人的权柄，把丈夫解放出来。

这些就是他坐在火车车厢里，望着昏昏沉沉打盹儿的那两口儿时，心里所想到的。斯洛普先生不是一个为这种想头白操心的人，他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才能，而且很有胆量。虽然他能够自贬身份，讨好拍马，并且倘有需要的话，真能够卑躬屈节，但是内心里，他还是可以扮演一位暴君的。他有这种能力，当然也就有这种愿望。他的才学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可是它们能完全听他支配，他知道怎样运用它们。他具有几分讲道的口才，对男人，说真的，不可能有多大说服力，可是对女性却非常有影响。在他的讲道文里，他多半进行指责，用一种并非令人不快的恐怖内容，使心地软弱的听众①激动起来，并在她们心上留下一个印象，认为全体男人都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里，全体女人也是如此，只有晚上经常在贝克街听他讲道的人不在其内。他的神色和语音十分严厉，以致人们不能不以为，他的确是把世上的大部分人都看作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因此他不屑去加以照管了。在他从街头走过时，他的脸上就表明了他对世上邪恶的憎恶，他的眼角旁边经常暗含着一种强烈谴责的神情。

在教义方面，他和提拔他的人一样，也宽容不信奉国教的人，如果一个思想这么严密的人会宽容什么事情的话。他跟韦斯利—循道公会教徒②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想到普西派教

---

① 指妇女。

② 韦斯利—循道公会教徒（Wesleyan-Methodists），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创始人是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1703—1791），他们在国教与非国教派之间形成了独立的一派，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人都赞成低教派的主张，对低教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所取得的优势表示欢迎。

徒[1]的罪恶，他的心就痛苦得战抖起来。他的反感既涉及内心的事物，也涉及外界的事物。他看到一座屋顶坡度很陡的新教堂，就感到恼怒，一件把胸部完全遮起的黑绸背心，在他眼里就是撒旦的象征，而一本亵渎神明的笑话集在他看来，并不比一本用红字印的、封底装饰着一个十字架的祈祷书，更为肮脏地玷污了一个基督徒在教堂中的座位。大多数活跃的教士都有自己的嗜好，而严格遵守星期日便是他的嗜好。然而，“星期日”是一个从来没有玷污过他嘴巴的词儿——他总是说“安息日”。一个人“亵渎了安息日”，象他喜欢说的那样，对他来讲便是无上的乐事。他就靠这个发了起来，就象一个警察靠社会上一般人的坏习惯发了起来那样。这是他晚上讲道中最爱讲的话题，是他口若悬河的源泉，也是他左右妇女心情的全部奥秘。在他看来，上帝的启示就只显示在要犹太人遵守的那一条法则里[2]。在他看来，我们救世主的宽恕是白说了的；在他看来，在山上由耶稣亲口讲的那篇讲道也是白讲了的[3]——“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4]。”在他看来，《新约全书》相当无关紧要，因为从那里面他无法为他喜欢行使的统治权获得什么新的权力，而他是喜欢至少对尘世间人类分配到的时间的七分之一[5]，行使统治权的。

斯洛普先生身材很高，体格结实，手脚都很粗大，就和他家

---

① 普西派教徒(the Puseyites)，英国国教的一派，主张恢复传统的教义和教会权威，崇尚隆重的礼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始创于牛津大学，所以又称“牛津运动”，主要的领袖为普西(E. B. Pusey, 1800—1882)、纽曼 (J. H. Newman, 1801—1890)、基布尔(John Keble, 1792—1866)等。

② 《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③ 指基督教《圣经》所载耶稣登山训众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④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至第七节。

⑤ 指星期日。

里所有的人一样，不过他的胸膛和肩膀全很宽阔，这抵消了那方面的多余部分。总的说来，他的身个儿是匀称的。不过他的容貌并不特别讨人喜欢。他的头发又细又直，颜色是暗暗的淡红色，平时总分成齐齐整整、起伏不平的三大片，每一片都梳得一丝不乱，而且用不少油脂粘合在一起，两片头发紧紧地贴在脸孔的两边，另一片成直角长在那两片上面。他没有蓄连鬓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脸色几乎和头发一样，虽然或许稍微红点儿，它可有点象牛肉——不过你会说，是质量不好的牛肉。脑门子又阔又高，四四方方，显得很迟钝，而且亮晃晃的，叫人很不愉快。他的嘴巴很大，但嘴唇很薄、毫无血色。一双凸出的浅褐色大眼睛激起了人种种激情，就是不叫人信任。可是鼻子却作了补救。据说他的鼻子是挺直的、端正的，要不是外表有点儿象多孔的海绵，仿佛是用一只涂成红色的软木塞很灵巧地做出来的，那么我就会更喜欢它点儿。

去和斯洛普先生握手我始终容忍不了。他身上分泌出一种粘糊糊的冷汗，点点滴滴老是出现在他的额头上。他的亲切友好的握手总是令人很不舒服。

这就是斯洛普先生——这就是突然落到巴彻斯特大教堂区内的那个人。他注定要在那儿承担起以前一直由已故主教的儿子承担的那个职位。沉思默想的读者啊，请你想想看，对于在格伦雷主教慈祥恺悌的庇护下在巴彻斯特成长起来的那些舒舒服服的受俸牧师，那些具有绅士风度的牧师博士，那些得到优厚的待遇、丰衣足食的快活的低级驻堂牧师[1]，这儿可来了一位什么样的同事啊！

不过斯洛普先生跟着主教夫妇上路到巴彻斯特来，可不是

① 驻堂牧师，原文为 canons，是指奉派在大教堂内掌管各项仪式的牧师。

仅仅来当那些人的一位同事的。他打算即便不做他们的主教大人，至少也是他们中的首领。他打算来获得一批追随者。他打算抓住主教区的财权，把一群饥饿贫穷、唯命是从的教友聚集到他的周围。

在这儿，我们简直不能不把会吏长和我们这位新的家庭牧师进行一次比较。尽管会吏长有许多过失，比较下来我们简直不能不说，结果是对他十分有利的。

两个人都热中于，过份热中于维护和增加他们自己教会的权力。两个人都渴望世界由教士来统治，虽然他们大概连对自己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两个人都抱怨人对人所保有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格伦雷博士要是承认女王在宗教事务方面至尊无上的话①，那也只是承认，这是由于她的加冕典礼的神圣性质所赋予她的如同神职人员的身份。他认为世俗事物根据它们的性质，全都受到精神事物的支配。斯洛普先生对僧侣统治的看法，性质完全不一样。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毫不在意女王至尊无上这一点。这些话在他听来全是空话，是毫无意义的。他不大重视形式，“至尊无上”、“神圣性质”、“圣职授予”这种种有名无实的词句，对他全不表示什么重要的意义。让做得到的人去唯我独尊吧。人世间的国王、法官和典狱长，只能对肉体施展他们的影响。精神的主宰，如果具备必要的才能，能够适当地运用它们，就可以享有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帝国。他是对灵魂发挥作用。如果他可以使人家相信他，对听他讲道的那些人来说，他就可以变得非常强有力。如果他十分谨慎，不去干预智力出众或生性软弱的人，那么他也许当真是唯我独尊的。这就是

① 根据一五三四年通过的《王权法》，英王亨利八世和他以后的国王一律成为英国国教的“教皇”。

斯洛普先生的抱负。

格伦雷博士对于那些多少归他管辖的人在世上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大干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去注意教士们当中有失检点的行为，以及他教区里不道德的行为或是他家里人的疏忽懈怠，不过遇到没有必要的时候，他素来不急切地这么做。他并没有好奇的毛病。只要他周围的人没有沾染上不信奉国教这种异教徒的倾向，只要他们充分而坦率地承认母教会① 工作非常有效，他是很愿意那位母亲亲切仁慈，宽大为怀，不希望去惩处别人的。他自己享有世上的种种好东西，喜欢让人家知道他的情况。随便哪一位教区长道友如果认为举行晚餐会是有害的，或是害怕一只中等大小的红葡萄酒壶的种种危险，他会从心底里看不大起那个人，因此晚餐会和红葡萄酒壶在主教区里是很普通的。他喜欢制定法规，由大家绝对遵守，但是他总尽力使他的法令一般人都能办到，而不是上流社会的先生感到讨厌的。这时候，他已经在附近一带的牧师中统治了好多年。由于他维持了自己的权力，又没有变得不受人欢迎，我们可以认为，他是运用了相当的智慧的。

关于斯洛普先生的行为，我可说不出多少话来，因为他的重要的经历尚未开始，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的爱好和会吏长的大不相同。他认为，了解托付他照管的教友们私下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欲望，是他的职责。他要求贫民阶级对规定的行为准则无条件地遵守。如果有人不遵守，他总象他的老祖宗那样，求助于一位埃尔尼菲② 的大声斥责："你出去进来都该受罚——你一

① 指英国国教教会。

② 埃尔尼菲(Ernulfus)，英国罗彻斯特的主教(1114—1124)，曾编出一篇又长又恶毒的咒骂话。在《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第二部第三章中，斯洛普大夫曾经用这句咒骂话责骂奥巴代亚。

饮一食都该受罚”等等、等等。对待阔人，经验已经教给他，有必要采取一种不同的行动方针。上层社会里的男子不在乎挨人咒骂，至于女人，如果是用典雅的词句咒骂，她们只有喜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掉这么重要的一部分信道甚笃的基督徒。跟男人们，说真的，他一般总有些分歧。他们是无动于中的罪人，使用教士的迷人的声音多半不起作用，可是对女人们，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坚定的还是脆弱的，虔诚的还是放荡的，他认为自己是强有力的。他会用那么多恭维话去谴责一些过失，用那么亲切的态度去进行非难，因此妇女的内心要是闪耀着一星星易受低教派[①]感化的火花，就总抵挡不住他。因此，在许多人家里，他是一位深受钦佩的客人。那些丈夫为了他们的妻子，很愿意接待他，而一旦接待了他以后，就很不容易摆脱他。然而，他有一种笨拙的、谄媚的作风，使那些并不为了自己的灵魂而尊重他的人，全不喜欢他。他不是一个能使自己在一个很大范围内——例如，这时候在巴彻斯特可能会围绕着他的那么许许多多人当中——顿时就受到欢迎的人。

① 低教派(Low Church)，英国国教的一派，不重视圣职的特权、教会的组织，主张简化仪式。

第五章　午后的一次正式拜访

普劳迪博士根据我们已经提过的那项议会法令，不得不很快重新委派一位养老院院长，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他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谁也一刻没有想到，除哈定先生外，他能委派别的什么人。哈定先生听到这件事并没有过分使他烦恼就解决了以后，自己也认为，他管保会回到那所可喜的住宅和花园里去。虽然这样一次重返是会有不少令人忧郁的，不，几乎是令人伤心的事情，可是他仍旧乐意回去。他的女儿大概可以给说动了回来跟他一块儿住。真个的，她几乎已经答应这么办了，尽管她仍旧抱有一种想法，认为那个最了不起的人儿，人类的那个重要的小不点儿，世上的那个小神明，她的毛娃子小约翰·波尔德，理应自己有一所住宅。

哈定先生对这件事的心情就是这样，他个人对于任命普劳迪博士来当主教并不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利害关系。他和巴彻斯特的其他人一样，对于派一个新人到他们中来全感到很遗憾。他们深知，这个人的想法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不过哈定先生本人在教义的要点上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所以完全准备以一种庄重得体的态度欢迎普劳迪博士到巴彻斯特来。他一无所求，一无所惧。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跟主教保持友好关系的，他并没有预见到有什么障碍会妨害到这种关系。

在主教和他的家庭牧师抵达后的第二天，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前往主教公馆去作礼节性拜访。不过他不是独自去的。格伦雷博士提议陪同他一块儿去。哈定先生对于有一个人陪着，并不觉得遗憾，因为这个人会从他肩上把这样一次会晤中寒暄应酬的负担接过去。在主教的就职典礼上，格伦雷博士曾经被介绍给主教。哈定先生当时也在场，然而他却呆在后面不惹人注目的地方。现在，他就要第一次给引进去谒见那位大人物了。

会吏长的情绪要比他强烈得多。他决不会听任自己的权利遭到人家忽视，也决不能原谅对另一个人表示出的偏袒。普劳迪博士正扮演着挫败他这位朱诺的维纳斯①。他是准备对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果实的实际获得人，以及他的全体仆从、家庭牧师和其他的人，进行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

虽然如此，他觉得还是应该象一位老会吏长对待一位新来的主教那样，对这个闯进来的人尽他的礼数。尽管他很知道普劳迪博士对于不信奉国教的人、教会改革、星期委员会②等等所抱的可恶的见解，尽管他不喜欢这个人，憎恶他的学说，可是他仍然准备对主教的身份表示敬意。因此，他和哈定先生一块儿到主教公馆拜访去了。

---

① 古希腊、罗马神话，皮琉斯(Peleus)和西蒂斯(Thetis)举行婚礼时，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没有受到邀请，于是他丢了一只金苹果在桌上，“给最美丽的女人”。朱诺(Juno)、米诺娃(Minerva)和维纳斯(Venus)都出来竞争。帕里斯以评选人身份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致使朱诺和米诺娃后来对他进行了报复，造成了特洛伊城的陷落。朱诺是主神朱庇特的王后，维纳斯是爱和美的女神，米诺娃是智慧女神。

② 星期委员会 (hebdomadal council)，一八五四年通过的《牛津大学改革法》，试图用选举产生的星期委员会，取代从前的星期评议会(hebdomadal board)。评议会是由牛津各学院的院长组成，负责处理大学的日常事务。新的委员会里，教授将有较多的代表。这是一项旨在削减教士控制大学的措施，自然遭到了会吏长这样的人反对。

主教大人这时候正在家，两位客人于是给领着穿过过去常常进出的那个门厅，进入那间熟悉的屋子，慈祥的老主教过去就总坐在那儿。那套家具是按估定的价格买来的，每一张椅子、每一张桌子、靠墙放的每一只书架、地毯上的每一个正方形花纹，对他们俩，全都和自己的卧房一样熟悉。虽然这样，他们顿时便感到自己在那儿是陌生人了。家具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可是那地方已经变了样。新放了一张沙发进去，那是一件令人厌恶的印花棉布家具，非常不合乎高级教士的身份，几乎是亵渎神明的。在英国国教任何一位庄重的高教派教士的书房里，还从来没有放过这样一张沙发。旧窗帘也已经换去了。当然，那些窗帘都早已失去了光泽，原来是鲜艳、漂亮的红玉色，后来已经褪成了红褐色。不过哈定先生却认为从前那种红褐色，要比这时用的华丽而俗气的浅黄色劣质波纹布可取多了，但是普劳迪夫人则认为，这种波纹布用在外郡城市巴彻斯特她丈夫自己的房间里挺不错。

我们的朋友发现普劳迪博士正坐在老主教的椅子上，穿着簇新的黑色长坎肩①，显得很神气。他们还发现，斯洛普先生热切而自诩的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就象会吏长过去惯常站在那儿那样。不过他们同时又发现，普劳迪夫人坐在那张沙发上。这是一项"革新"，我们从巴彻斯特主教的全部历史记载中，也许就无法找出一个先例来。

但是她却坐在那儿，他们只好尽量凑合着。通过了不少礼节来介绍。会吏长先和主教握手，然后通报了哈定先生的姓名。哈定先生受到了主教对圣诗班领唱人理应给予的那份欢迎。接下去，主教大人把他们介绍给他的夫人，先以会吏长应当享有的

① 长坎肩，原文为 apron，系主教和教长罩在衣服上穿的一种法衣。

种种荣誉介绍了会吏长，接下去才介绍了领唱人，礼遇也有所递减。在这以后，斯洛普先生自我介绍了一番。不错，主教的确报了他的姓名，普劳迪夫人也用比较响亮的声音报了，可是斯洛普先生自己承担起了介绍自己的主要责任。他对于结识格伦雷博士感到十分高兴，他在主教区内会吏长行使职权的那部分地方①，听说到不少会吏长的善举（从而存心装作不知道会吏长以前在整个主教区里享有的无限统治权）。他深知，主教大人在主教区里那部分地方非常要倚仗格伦雷博士将会给予的协助。接着，他伸出手，握住这个新对头的手，毫不留情地用汗水濡湿了它。格伦雷博士也回鞠了一躬，显得很生硬，他皱了皱眉头，还用手绢揩了揩手。斯洛普先生若无其事，这时候才注意到了领唱人，于是屈尊来俯就这个等级稍低的教士。他使劲儿握了握哈定先生的手，真个的，他的手很潮湿，但很亲热。他还说自己很乐意结识——啊，不错，哈定先生。他实在没有听清楚他的姓名——"大教堂圣诗班的领唱人，"斯洛普先生猜测。哈定先生说，这正是他卑微的工作的性质。"另外还担任一个教区的工作吧，"斯洛普先生这么提示。哈定先生承认自己还承担圣喀思伯特教堂那份很小的职责。斯洛普先生赏够了哈定先生脸面以后，便撇下他，加入权力较高的人们的谈话中去了。

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主教区内最重要的人物，真个的，他自己或是她自己，因为普劳迪夫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的意见那么各不相同，所以一块儿相处得很融洽是不大可能的。主教本人如今明明白白地穿着长坎肩，主要也就倚仗着这一点——倚仗着这一点和他的头衔，因为这两件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会吏长很熟悉他的话题，而且真正懂

① 指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

得主教的职责，这是其他人全及不上的。这是他强有力的一点。普劳迪夫人因为是女人，从而占了一点儿便宜，她又习惯于发号施令，所以一点儿也没有给格伦雷博士脸上和身个儿上的那种傲慢神气所吓倒。斯洛普先生可以倚仗的就只是他自己和他的胆量与机智，不过他却泰然自若，深信自己不久就会战胜这些非常信赖外表的软弱的人，像主教和会吏长两人当时显出来的那样。

"您住在巴彻斯特吗，格伦雷博士？"夫人带着最亲切的微笑问。

格伦雷博士解释说，他住在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他自己的教区里，就在城外几英里路的地方。夫人听了忙说，她希望到路途并不太远的乡间走一趟，因为她很乐意去结识一下格伦雷太太。等她的马儿到了巴彻斯特以后，她一定趁早去一次。他们的马儿目前还在伦敦，不会立刻就给运来，因为主教几天之后就不得不回京城去一趟。格伦雷博士无疑知道，"大学改进委员会"①眼下很需要主教。说真的，那个委员会少了他，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工作，因为他们的最后报告这时候正得起草。主教还是"工业城镇早晚主日学校协会"的赞助人、会长或是理事，他必须为这个协会准备一份计划，因此目前马儿不会运到巴彻斯特来。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等马儿一运来，她就会利用最早的机会到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去拜访，只要去乡间拜访的路途不是太远的话。

会吏长鞠了第五个躬：每逢对方一提到马儿，他就鞠上一

① 大学改进委员会（University Improvement Committee），这似乎是指约翰·拉塞尔勋爵于一八五〇年委派去调查牛津大学情况的那个皇家委员会。它于一八五二年提出了调查报告。

躬，并且保证说，格伦雷太太会感到十分荣幸，如果能早日来到主教公馆拜访的话。普劳迪夫人说，那她会感到很高兴的，她本来不好邀请人家来，因为她拿不准格伦雷太太有没有马。再说，路途也可能是如何如何。

格伦雷博士又鞠了一躬，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可以把普劳迪家的每一件财产全部买下，然后作为礼物归还给他们，而不怎么感到这一损失。自从结婚以后，他就另外备有两匹马儿，专供太太使用，而普劳迪夫人以前在社交季节总在伦敦街头按月计费雇用马车，在其他的时候则设法步行，或者去马车行叫一辆轻便马车。

“关于安息日学校① 的安排，在会吏长您的教区里一般是不是很不错呢？”斯洛普先生问。

“安息日学校！”会吏长装作惊讶地重复了一遍。“真个的，我可没法说。这主要取决于教区牧师的妻子和女儿。普勒姆斯特德就没有。”

这可以说是会吏长撒的一个小谎，因为格伦雷太太办有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当然，它并不完全是一所主日学校，也不被这样称着，不过那位可以作为楷模的太太在上教堂前总到那儿去一小时，听孩子们念教义问答，照料着他们洗洗手，结好鞋带，干净整洁的上教堂去。她女儿格里珊儿和佛洛林妲总提一篮子星期六下午烘好的大圆面包到那儿去，把它们分给没有特别失宠的孩子。这些面包在教堂仪式结束后就给相当满意地带回家去，吃茶点时候趁热吃，因为那时它已经给切开烤过了。普勒姆斯特德的儿童们真会睁大两眼，如果他们听见他们尊敬的牧师说，

① 安息日学校(Sabbath-day School)，即主日学校，系基督教仿照学校方式在星期日安排的一种儿童宗教教义班。

他的教区里没有主日学校的话。

斯洛普先生只把眼睛睁大了点儿，还微微耸了耸肩。然而，他并不准备放弃他心爱的计划。

“我恐怕这儿有不少人安息日出去旅行吧，”他说。“我看了《铁路指南》①，发现每逢休息日有三班火车开进来，三班火车开出去。能不能采取什么办法劝说铁路公司取消这儿班列车呢？您认为，格伦雷博士，花一点儿精力是不是可以减少这种邪恶呢？”

“我因为不是董事，实在没法说。但是要是你能把旅客拉走，那么铁路公司大概就会把那儿班车取消啦，”博士说。“这只是红利的问题。”

“可是当然，格伦雷博士，”夫人说，“咱们对这问题的看法当然该不同啦。比方说吧，您和我处在咱们的地位上，当然该做咱们能做的一切来控制住这么严重的一个罪恶。您认为是这样吗，哈定先生？”她转身对着领唱人，他这时候正默不作声、很不快活地坐在一旁。

哈定先生认为，所有的搬运工人、烧火工人、列车员、司闸工、扳道工，全应当有机会上教堂去。他希望他们全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当然啦，当然啦，”普劳迪夫人说下去，“那当然是不够的。那样当然不会使人严格遵守安息日，而咱们受的教导却认为，严格遵守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当然——”

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格伦雷博士是不会被迫去跟普劳迪夫人就教义上的一点进行一场辩论的，更不会去跟斯洛普先生进

---

① 《铁路指南》，原文为Bradshaw，系指英国印刷商布雷德肖(George Bradshaw, 1801—1853)当时编制的《铁路指南》。

行一场辩论了。因此，他不拘礼节地转过身，背对沙发，开始表示，希望普劳迪博士觉得公馆的修缮工作还能合他的意①。

“是呀，是呀，”主教大人说。总的说来，他认为是这样——总的说来，他可不知道有多少可抱怨的理由。那位建筑师大概会——可是他的替身斯洛普先生已经侧身走到了他的椅子旁边，斯洛普先生没有容主教大人把这句语意不明的话说完。

“有一点我想提一提，会吏长先生。主教大人叫我在公馆里各处走走。我瞧见第二个马厩里的分隔栏不太完善。”

“怎么——那儿可以拴上十二匹马，”会吏长说。

“大概是这样，”另一个说，“真个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可是您知道，客人们往往需要那么许多地方。主教有那么许多亲亲眷眷，他们总是自己备得有马。”

格伦雷博士答应，至少在原来马厩的建筑允许的范围内，为亲戚们的马匹再做出适当的安排。他将亲自和建筑师联系一下。

“还有那个马车房，格伦雷博士，”斯洛普先生说下去，“在那个大马车房里，实在匀不出什么地方来多停一辆马车，而小马车房里当然只好停一辆了。”

“还有煤气，”夫人插话说。“屋子里到处全没有煤气，除了厨房和走道里，哪儿也没有。公馆里当然应当各处全装好煤气管，还有热水管。除了底层，楼上随便哪儿也没有装热水管。当然应该有这种设备，可以在寝室里用得到热水，不必从厨房里用大壶把热水提上去。”

主教坚决认为，应当有热水管。热水对于主教公馆内的舒适，是不可缺少的。说真的，在任何一位上流人士的合适的宅子

① 会吏长的职责之一是，负责教会产业的修缮工作。

里，热水都是必需品。

斯洛普先生说，花园围墙的盖顶①有许多处都损坏了。

普劳迪夫人发现，下房里有一个大窟窿，显然是老鼠咬出来的。

主教表示他十分讨厌老鼠。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对随便什么都没有象对老鼠那么憎恶。

此外，斯洛普先生还说，外屋的门锁全有缺陷。他可以特别提出贮煤室和劈柴房来。

普劳迪夫人还看到，仆人们寝室门上的锁也同样不安全。真个的，整所宅子的锁全是老式的、不起作用的。

主教认为有不少事全取决于一把好锁，也有不少事取决于钥匙。他曾经注意到，毛病往往出在钥匙上，尤其是如果榫槽扭歪了一点儿的话。

斯洛普先生还在数说着他那一大堆不满的事情时，会吏长嗓音相当洪亮地打断了他的话。会吏长成功地解释明白，这些问题理应向主教区的建筑师，或者不如说，他的工头去细讲，他，格伦雷博士问到公馆里是否舒适，只不过是问候问候。但是有这么许多事情全不称心，他觉得很遗憾。说完，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逃走了。

普劳迪夫人尽管设法从旁帮着扼要地说明主教公馆的破旧情况，却并没有因此就放过哈定先生，也没有停止她对安息日进行娱乐活动这种罪恶的反复盘问。她一遍又一遍朝着哈定先生虔诚的脑袋抛出了她的"当然啦，当然啦！"那位先生对这种攻击简直有点儿招架不住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讨厌的干扰。过去，妇女们向

① 盖顶，建筑学名词，即墙头的遮檐。

他请教宗教问题时，总相当恭敬地听着他乐意要讲的话，而且如果意见不同，那也只是默默地表示不同。可是普劳迪夫人却质问他，接下去又教训他。“你和你的儿女、仆婢……无论何工都不可作，”[①] 她气概非凡地说，而且说了不止一遍，仿佛哈定先生忘了这句话似的。她一面引用这条她特别喜欢的戒律，一面用一只手指朝着他摆摆，仿佛威胁要惩罚他似的。接着，她又断然要他说明，他是否认为安息日旅行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行为，一件亵渎神明的行为。

哈定先生一生中从来没有给人这样逼迫过。他觉得一个女人对一位比她年长许多的有身份的先生和教士这么放肆地讲话，他实在应该斥责她，然而想到在他第一次到主教公馆来拜访的时候，当着主教的面竟然斥责主教的妻子，他又畏缩起来。再说，讲老实话，他也多少有点儿怕她。她看见他一语不发、若有所思的坐在那儿，并没有停止她的攻击。

“我希望，哈定先生，”她说，一面慢吞吞地、一本正经地摇摇头，“我希望您不会让我认为您赞成安息日旅行吧。”说着，她目光里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直盯着他的两眼。

这可叫人受不了啦，因为斯洛普先生这会儿正望着他，主教也望着他，会吏长也是如此，会吏长已经在房间那边告辞完毕了。哈定先生因此也站起身，把手伸给普劳迪夫人，说：“要是您哪个星期日上圣喀思伯特教堂来，我一定就这个问题为您讲一次道。”

这样，会吏长和圣诗班领唱人便起身告辞，对夫人深深鞠了一躬，又和主教握了握手，然后以各自能采用的最好的方法，从斯洛普先生的面前溜走。哈定先生这回又遭到了粗暴的对待，可

① «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节。

是格伦雷博士心底里却坚决起誓，尘世间的不论什么顾虑，都决不能使他再去碰这个肮脏污秽的畜生的爪子了。

倘使我具有一位气势磅礴的诗人的笔力，我就会写一首叙事诗来称颂会吏长所感到的愤怒了①。主教公馆的台阶往下通到一条宽阔曲折的砂砾路上，那儿有一道小门，外面就是街道，很靠近通入大教堂区的那座门楼。主教公馆门外的那条大路向左转去，穿过宽敞的园林，直达距离大教堂半英里外通向伦敦的那条大道。

他们俩在穿过那道小门，走进大教堂区以前，谁也没有说话，不过圣诗班领唱人从他同伴的脸色上很清楚地看出来，一场龙卷风就要兴起来了，他自己也不想去阻拦它。虽然他生性远不象会吏长那么容易恼怒，但也生气了，他——那位温良谦和的人——他甚至也想用随便什么只要是不礼貌的语言来把自己的愤慨表达出来。

① 这里是指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伊利亚特》开始时有这么一句："阿基里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



第六章　战　　争

"我的天！"会吏长一脚刚踏上砂砾小路，便这么喊起来。他一只手摘下帽子，一只手多少有点儿激动地抹了抹这时已经灰白的头发。热气从摘下的海狸皮帽子里冒出来，好象是一阵怒气，他的怒火的安全阀打开了，放出来一种清晰可见的蒸气，防止了实际的爆炸和可能的中风。"我的天！"——会吏长抬眼望着大教堂钟楼上那个灰色的尖顶，默默无语地向那个还生气勃勃的"见证人"发出了呼吁，这个"见证人"曾经从那儿俯视着巴彻斯特那么许多位主教的所作所为。

"我大概决不会喜欢这个斯洛普先生，"哈定先生说。

"喜欢他！"会吏长吼起来，他站定了一会儿，好使自己的嗓音更为有力。"喜欢他！"教堂区里所有的乌鸦都呱呱叫着表示

同意。钟楼上的老钟在发出和谐的铿锵声报时的时候，也应和了这句话。燕子从窝里飞出来，默默地表达出了类似的意见。喜欢斯洛普先生！嗐，不啊，巴彻斯特任何土生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全不大可能会喜欢斯洛普先生！

"也不会喜欢普劳迪夫人，"哈定先生说。

会吏长这一下完全忘乎所以。我可不来学他的样，也不把他表达他对提到的那位夫人的情绪使用的词句记录下来，使读者们大吃一惊。乌鸦和最后慢悠悠消逝的钟声全不那么顾虑重重，它们用相应的回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个很不合式的喊叫。会吏长又把帽子掀了掀，又放出了一阵有益于健康的蒸气。

沉默了一会儿。此时领唱人极力想领会这一事实：即巴彻斯特一位主教的妻子，在大教堂区里竟然给它的会吏长亲口唤作这样一个名称，可是这一点他却做不到。

"主教似乎倒是个很文静的人，"哈定先生暗自承认做不到那一点以后，便这么说。

"白痴！"博士喊着说，他当时只能这样痉挛性地喊上一声。

"唔，他似乎不很精明，"哈定先生说，"可是他一向却有为人精明的名声。我想他是很慎重，不想随随便便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巴彻斯特的新主教在格伦雷博士的眼里，已经是那么可鄙的一个家伙，他简直不屑自贬身份去讨论他的性格了。他是一个由其他人摆布的木偶，——仅仅是一个蜡人，穿了一件长坎肩，戴了一顶铲形帽①，任凭人家推到一个宝座上或是什么别的地方，随便人家用铁丝拖来牵去。格伦雷博士不乐意大失身份，

① 铲形帽，原文为 shovel hat，系英国国教长老们专戴的一种阔边上翻的帽子。

去谈论普劳迪博士，不过他瞧出来，他不得不谈到他家里的其他成员，那两个主教助理。他们可以说是用只盒子把主教带到这儿来，正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铁丝。这件事本身由会吏长看来，就是极其令人恼火的。要是他能够不理睬那个家庭牧师，和主教对阵，那么在这样一场较量中，至少不会有什么大失身份的地方。让女王乐意派谁就派谁来做巴彻斯特的主教，人也好，大猿也好，他一旦当上主教，就是一个体面的对手，只要他本人肯战斗的话。可是当另外一个人象斯洛普先生那样，给推上前来作为对手，那么象格伦雷博士这样一个人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咱们的会吏长，拒绝作战，那么斯洛普先生就会扬扬得意地走过战场，把巴彻斯特主教区踩在他的脚下了。

另一方面，如果会吏长把新的傀儡主教推到他面前来作为对手的那人当作他的对手，那么他就不得不谈到斯洛普先生，写到斯洛普先生，并且在所有的事务上和斯洛普先生商谈，把他看作一个多少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他就不得不会见斯洛普先生，不得不——呸！这个想头就叫他厌恶。他实在没法让自己去和斯洛普先生打交道。

"他是我瞧见过的最最象野兽的人啦，"会吏长说。

"谁——主教吗？"另一个人很单纯地问。

"主教！不——我可不是在说主教。那样一个家伙怎么会成为牧师的！——我知道他们现在把圣职随随便便就授给人，不过他这十年都在教会里工作。十年以前，他们一向总稍许谨慎点儿。"

"啊，你是说斯洛普先生。"

"您瞧见过有哪个畜生比他更不象人样吗？"格伦雷博士问。

"我可没法说我会喜欢他。"

“喜欢他！”博士又嚷起来，那些深表赞同的乌鸦又呱呱地应和了一番。“您当然不喜欢他啦。这并不是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可是咱们拿他怎么办呢？”

“拿他怎么办？”哈定先生问。

“是呀——咱们拿他怎么办呢？我们该怎样对待他？他来啦，他可要呆下去。他一脚踏进了那个公馆以后，在人家把他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再走出来的。咱们该怎样来除掉他呢？”

“我认为他并不能给咱们带来多大害处。”

“没有害处！——哼，一个月不到，您的看法大概就会不同啦。要是他现在想法给派到养老院去，那么您会怎么说呢？那是害处吗？”

哈定先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认为新主教不会把斯洛普先生派到养老院去。

“如果他不把他派到那儿，他就会把他派到一个别的地方去，他到那儿也同样够瞧的。我告诉您，那个人实际上是要来做巴彻斯特主教的。”格伦雷博士说着，又把帽子掀了掀，深思地、伤心地用一只手在头上抹了抹。

“不懂规矩的恶棍！”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下去。“竟然敢来盘问我主教区里的主日学校，还有星期日的旅行。我一生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在冒失无礼方面象他那样的人。咳，他准以为咱们是两个谋求当牧师的人哩！”

“我认为普劳迪夫人实在是两个人中最恶劣的一个，”哈定先生说。

“一个女人要是傲慢无礼，你只要容忍一下，往后躲避开她，那就成啦，但是我可不想容忍斯洛普先生。‘安息日旅行！’”博士想要模仿他如此嫌恶的那个人的那种特别的、拖声慢气的语

调。"'安息日旅行!'要把英国国教毁掉的就是这路人，他们会使牧师这种职业很不体面的。我们应该担心的，并不是不信奉国教的人或是罗马教徒，而是这帮说得好听、没有教养、千方百计想混到咱们中来的伪君子。这帮人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标准的宗教思想或教义概念，可是却拾起一个很得人心的口号，象这家伙利用'安息日旅行'这样。"

格伦雷博士没有把那句问话大声再说上一遍，不过他却一直这么暗自问自己，"他们该拿斯洛普先生怎么办？他该怎样当着全世界公开表明，他完全不赞成这样一个人，他厌恶这样一个人？"

顶到这时候为止，巴彻斯特一直逃脱了任何极端严厉的教条的污染。城内和附近一带的牧师虽然很想促进高教派的原则、特权和特殊利益，却始终没有对那些未免不甚严格地唤着普西主义①的习惯倾向承担义务。他们穿着黑法衣讲道②，象他们的父亲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他们还穿着普通的黑布背心，他们的圣坛上没有点亮的或不点亮的蜡烛，他们私下没有行跪拜礼，而且他们满足于谨守着过去一百年中流行的那种礼仪。礼拜式在教区教堂里总是庄重严肃地朗读出来，唱歌则只限于大教堂，而吟诵的学问还不为人所知。有一个直接从牛津来当普勒姆斯特德副牧师的青年人，经过两三个星期日之后，稍稍作了一次尝试，使会众中的穷人感到大惑不解。格伦雷博士那一次并不在场，但是格伦雷太太对这问题有她自己的主张，她在礼拜式之后立刻表示，希望这个年轻的先生没有生病，并且提议把各

① 见本书第37页注①。

② 在普西派教徒的惯常做法中，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在讲道台上穿一件白法衣，有些人认为这是倾向于天主教的革新，一八四五年在埃克塞特导致了多次骚乱。

种据信是治疗咽喉炎的调味品送去给他。在那以后，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就不再有人吟诵了。

可是这时候，会吏长开始筹划着某种坚决反对的有力措施。普劳迪博士和他那一伙是国教牧师中卑劣到无可卑劣的一派，因此他，格伦雷博士，就应该是最最高尚的一派。普劳迪博士要废除各种仪式与礼节，因此格伦雷博士突然感到有必要增加它们。普劳迪博士会同意夺走教会的全部集体权力与统治，因此格伦雷博士就坚决支持教士会议享有的全部权力①，并且坚决支持恢复它的全部古老的特权。

不错，他自己在礼拜式上不能吟诵，但是他可以找到许多举止高雅的副牧师来和他合作，而他们对于这么做的秘诀都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不会乐意更改自己服装的式样，但是他可以使巴彻斯特有许多穿着胸部最短的绸背心和最长的法衣的年轻牧师②。他当然不准备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或者提倡实在论③，但是不这么做，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仪式。他采用这些仪式，就可以明白表示他对普劳迪博士和斯洛普先生那种人所起的反感。

当他和哈定先生在大教堂区来回踱步时，所有这些想头掠过了他的脑海。他心里只想到战争，两败俱伤的战争。他觉得，就巴彻斯特城而言，他自己和斯洛普先生两人中必须有一个给消灭掉。而除非到了不剩下一英寸土地容他立足，要不然他是

---

① 教士会议(convocation)，英国国教每一大教区内全体教士的集会，一七一七年后始终未能召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高教派成功地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恢复教士会议的权力，主要是恢复集会与辩论的权利。当时国教的独立地位正遭到改革立法的威胁，高教派把教士会议看作是让国教教会来发表一下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

② 长长的黑法衣、极短的绸背心和狭窄的教士硬领，是当时公认的高教派教士的装束。低教派教士则穿圆角的常礼服、白衬衫和高领子。

③ 实在论(the real presence)，天主教认为，在弥撒中经过祝圣的饼和酒里，有耶稣的肉体、血、灵魂和神性真正存在于其间，不只是象征性地存在。

不打算退让的。他仍然自以为，他可以使斯洛普先生在巴彻斯特简直呆不下去。如果他有力量这么做，他决不会意志软弱，不来做到这一点的。

“苏珊大概非得上公馆去拜访一趟了，”哈定先生说。

“是的，她是得上那儿去拜访一趟，不过只去一趟，就只一趟。我想‘那些马儿’不会觉得很快就到普勒姆斯特德来是挺合适的。等这趟去过以后，这件事也许就算了结啦。”

“我想爱莉娜总用不着去拜访，爱莉娜和普劳迪夫人大概决不会相处得很好的。”

“压根儿没有必要，”会吏长回答，同时还想到，他妻子有必要遵守的礼节，约翰·波尔德的寡妇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遵守。“要是她不乐意，那么她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应该去。拿我个人来说，我认为随便哪个正派的年轻女人都不该碰上这种讨厌的事，去跟那个家伙同呆在一间房里。”

这样，这两个教士分手了，哈定先生到他小女儿的家里去，会吏长则坐上了他的四轮马车。

主教公馆里新来的居民们对来访的客人表示出的意见，并不比来访的客人对他们表示出的好多少。虽然他们没有象格伦雷博士使用那么激烈的语言，他们私下却起了同样的反感，他们也和格伦雷博士一样十分清楚，有一场恶仗要打，而且只要“格伦雷主义”在巴彻斯特占着优势，“普劳迪主义”就简直没有容身之地。

说真的，斯洛普先生胸中是不是已经有一套比会吏长更完善的战略，一种更明确的敌对行动方针，这是很可怀疑的。格伦雷博士准备进行战斗，因为他发觉自己憎恶这个人。斯洛普先生事先就决定要恨这个人，因为他预见到必需和他作战。在他

进入巴彻斯特以前，第一次察看 carte du pays① 时，他曾经想到要安抚一下会吏长，要哄骗他，奉承他，使他顺从，要凭奸诈而不是凭勇气去占据上风。然而，他稍许打听一下后便深信，他的全部奸诈都不会把格伦雷博士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使他同意斯洛普先生将要采用的那种行动方法。他于是决计转而依靠自己的勇气。他立即看出来，公然跟格伦雷博士的全体追随者作战，对于他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他故意策划了招惹他们生气的一些最有效的方法。

在到达巴彻斯特后不久，主教便通知教长说，经当时的驻堂牧师允许，他的家庭牧师将于下星期日在大教堂里布道。驻堂牧师恰巧是可敬的牧师威舍·斯坦霍普博士，他那时候在科摩湖② 湖滨，正忙着为他享有盛名的那批珍藏的蝴蝶标本再增添上一些。或者不如说，要不是因为蝴蝶和夏季的其他种种事情，他原来是会住在堂里的。代替他讲道的圣诗班助理，压根儿不反对由斯洛普先生来替他把该办的事办了。

斯洛普先生于是讲了道。要是一个讲道人感到有人听讲便很满意，那么斯洛普先生应当是心满意足的了。我有理由认为他是心满意足的，而且他离开讲道台时，深信自己做了走上讲道台想要做的事情。

这一回，新主教第一次在他的宝座上就座。安排了崭新的猩红色坐垫和幔子，还有崭新的金丝滚边和崭新的流苏。古老、雕花的橡木宝座，以及无数奇特的尖顶，向上一直伸到距离唱诗班座位的屋顶一半的地方，它们全给擦洗、掸拂过了，所以显得

① 法文，意思是："地形"。
② 科摩湖(the Lake of Como)，意大利米兰以北的一片湖水，周围景色极其幽美。

十分漂亮。啊，在早年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我何等频繁地坐在那儿，在圣坛前面那些低低的长凳上，默想着我可以怎样小心翼翼地穿过那些木头塔楼，安安稳稳地一直爬到最高的尖顶上，这样来把一次单调沉闷的讲道消磨过去！

巴彻斯特的人全去听斯洛普先生讲道，不是为了听讲道，就是为了去瞻仰一下新主教的丰采。城里戴最漂亮的无边女帽的妇女全都到场，所有戴亮堂堂的牧师帽子的人也全到场。牧师席上坐满了人，因为尽管有些牧师或许呆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他们的位子全由当天拥进巴彻斯特来的教友们坐满了。教长也在那儿，他是一个迟钝的老头儿，说真的，这时候年纪已经太大，不能常常来出席了。会吏长也到了场。而大教堂司铎①、司库、圣诗班领唱人、种种驻堂牧师和低级驻堂牧师，以及圣诗班的所有世俗成员，全都在那儿。他们准备用适当的乐曲与和谐的、表示欢迎的圣歌来歌颂新主教就职。

礼拜式的确举行得很出色。巴彻斯特素来是这样，因为唱诗班受的音乐教育非常好，嗓音全是经过仔细挑选的。赞美诗全唱得很动听，《谢恩赞美歌》唱得美极了。做连祷②的方式是今天在巴彻斯特还可以听到的那种，不过要是我的鉴赏力不错的话，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听到的。巴彻斯特大教堂里的连祷，早就是哈定先生以他的技巧与嗓音全力从事的特殊工作了。听众拥挤，一般总能促成出色的表演。尽管哈定先生并不知道自己这方面作了任何特别的努力，但是他那天大概相当超出了平日的标准。其他的人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应当胜过他的教

① 大教堂司铎，原文为 chancellor，系负责安排大教堂读经师和讲道人的驻堂牧师。他往往还兼任大教堂图书馆主任、牧师会秘书等。

② 连祷（the litany），英国国教教堂每逢星期日、星期三和星期五早祷时总唱的一种祈祷文。

友们，这是很自然的。这样，礼拜式进行下去，最后斯洛普先生登上了讲道台。

他从圣保罗对提摩泰讲的戒律里选了一节作为讲题，讲到一个精神指路人必不可少的操守。事情立刻变得很清楚，巴彻斯特的善心的教士们要听上一次教训了。

“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① 这就是他的讲题。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讲这样一个题目，这样一位讲道人是会得到这样一批听众谛听的。大伙儿屏息静听，都感到十分惊讶。在斯洛普先生开始讲道前，不论巴彻斯特人对他抱有什么见解，在他讲道结束后，他的听众中没有一个人会把他错当成一个傻瓜或是一个胆小鬼了。

在一部小说里，我如果很拙劣地来叙述一篇讲道文，或者甚至重复讲道文的语言，那将是不合式的。在我尽力描绘出我笔下人物的个性时，一定程度上被迫讲到一些神圣的事物。然而我相信，决不会有人认为我是嘲笑讲道台，虽然有些人可能猜想，我没有意识到，牧师所应受到的那份尊敬。我可能怀疑教师绝无过错论②，不过我希望我不会因此就被人指控怀疑他们教导的内容。

斯洛普先生在开始讲道时，显露了不少的机智，他用模棱两可的态度暗示，自己虽然卑微，站在那儿却是作为坐在他对面的那位赫赫有名的神学家③的喉舌。他说完这么几句开场白以后，举出了一条很正确的行为定义，这种行为是那位大教士④乐

---

① 《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

② 教师绝无过错论，天主教认为，当教皇以全体基督徒牧师的身份阐明教会应当遵守的一条信心和道德的教义时，他凭着神助，是绝无过错的。这里教师是指牧师。

③④ 指主教。

于见到当时归他管辖的牧师们奉行的。我们现在只需要说，他特别坚持的几点，正是主教区的牧师们最厌恶，和他们的习惯与见解最抵触的。高教派教士现在被人恶意中伤，称作不合潮流的教派，所有他们一向最重视的那些特殊的习惯与礼遇，全遭到了嘲笑、辱骂和谴责。而巴彻斯特主教区的教士们则全属于这个不合潮流的教派。

他根据自己的见解这样说明了一个牧师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应当如何“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以后，接着便解释应当如何去分解真理的道。这儿，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相当狭隘的看法，从古代历史中去引证他的论点。他的目的是，表达出他对所有过份讲究礼节的仪式所感到的厌恶，贬低任何可能不是被理智而是被语言的声音激起的宗教情绪，事实上就是侮辱大教堂的种种习惯做法。如果圣保罗讲到正确地读出真理这个词，而不是正确地分解这个词，那么他讲道文的这一部分就会更为中肯。不过讲道人的直接目的是宣讲斯洛普先生的学说，而不是圣保罗的学说，因此他相当巧妙地使引文具有需要的那种牵强附会的意思。

他在大教堂的讲道台上讲道，不能明确地说，大教堂的礼拜式中应当取消唱歌。他要是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就会做得太过火，使自己显得很荒谬，使听众感到很好笑。但是他可以用严厉的斥责暗暗提到教区教堂里吟诵的习惯，而他也就这么做了，虽然这种习惯在主教区里几乎是不为人知的。从那上面，他回过来，断言音乐在他们刚听到的典雅的礼拜式中比重过大，掩盖了礼拜式的含意。他说他知道我们祖先的习惯做法是不能在得到通知后立刻便放弃掉。老年人的情绪会受到损害。体面人的思想将大为震惊。他深知有许多人思考能力不够，受的教育也不

够，无法领会，也无法知道，当表面的仪式比内心的情感更为重要时才生效的礼拜式，在内心的信念最为重要的时候，在牧师嘴里所讲的每一个词都易于理解地注入听讲人心上的时候，就会变得几乎是粗野的了。以前，群众的宗教是想象力方面的事。现在，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应该有其理由——应该不光是相信而且要体会——不光是倾听而且要理解，这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我们早祷的词句按朴实、清晰的仪式读出来的时候，多么优美，多么恰当，多么浅显易懂啊！可是当那些词句以浮华媚人的音调唱出来时，它们的含意有多少是丧失了！等等，等等。

这是一篇将要当着会吏长格伦雷先生、圣诗班领唱人哈定先生和其余的人，当着教长和聚集在他们自己大教堂里的牧师会的全体成员，当着那些一年老似一年、做着他们特殊的礼拜式、深信这种仪式对种种预期的目的极为有益的人宣讲的讲道文！这还是由这样一个人讲的，一个 parvenu① 教士，一个并没有正式牧师身份的人，一个家庭牧师，一个闯到他们当中来的不速之客，象格伦雷博士说的那样，一个从玛丽勒博恩② 的街沟里给耙出来的家伙！他们不得不坐着听完他的讲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连格伦雷博士也不例外，能够捂起耳朵，或者在做礼拜的时刻离开教堂。他们全有义务洗耳恭听，而且也没有任何力量立即进行答复。

也许，在文明、自由的国家里，人类眼下所受的苦难，没有比被迫听人讲道更难受的了。在这些领域里，除了一个讲道的教

① 法文，意思是："暴发起的"。

② 玛丽勒博恩(Marylebone)，从前伦敦管辖下的一个自治市，现并入威斯敏斯特。

士，没有人有力量强迫听众默不作声地坐着，受尽折磨。除了一个讲道的教士，没有人能够任意讲上一些陈词滥调和奇谈新说，而又凭借无可争辩的特权，受到同样必恭必敬的聆听，仿佛他嘴里说出来的是热情奔放、雄辩有力的，或是条理分明、令人信服的语言。要是有位法学或医学教授站到一个讲堂上，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出一些无用的空话和枯燥乏味的词句，那么他就会对着空凳子讲学。要是一个律师试图讲话而又没有讲好，那么他往后就不会多讲。一位法官的指控除了陪审团、犯人和看守以外，没有人是非听不可的。议会议员的发言可以用咳嗽去阻扰，或者宣布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市政议员们的发言可以遭到禁止。可是没有人能摆脱传道的牧师。他是时代的厌物，是我们这些辛巴德① 无法摆脱的老头儿，是打搅我们星期日休息的恶梦，是使我们的宗教过于沉闷，并使上帝的礼拜式令人厌恶的梦魔。我们并不是被迫走进教堂的！不是，而且我们希望的还不止是这样。我们希望不要被迫离去。我们希望，不啊，我们坚决想要享受教堂仪式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而且我们还希望我们可以这么做而不感到相当单调，因为那是通常的人性所不能忍耐的。我们还希望我们可以在离开教堂时，没有那种急切渴望逃走的感觉，这是平淡的讲道文通常的后果。

一位年轻的牧师多么心安理得地从曲解的引文中推断出错误的结论来，然后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疏忽了，没有遵守他给我们下的禁令，我们就要受到地狱② 中的种种惩罚！不错，我的过于自信的年轻朋友，我的确相信那些在你嘴里说得那么普通

① 辛巴德(Sinbad)，«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一个富翁，曾在海洋上作过七次冒险航行。在一次航行中，他被迫一直背着一个老头儿，后来才知道老头儿原来是海上老人。

② 地狱，原文为 Hades，系指希腊神话中的冥王地府，也可指地狱。

的宗教仪式。我的确相信你掌握在手中的那个纯正的词句，但是如果在某些事情上，我对你的解释感到怀疑，你必须原谅我。《圣经》是精深的，祈祷书是精深的，唔，你自己也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你肯把我们了不起的神学家写的那些久享盛誉的讲道文中的一部分读给我听的话，那是他们在精力旺盛时用心写成的。可是你必须原谅我，我那无能的年轻讲道人，如果我听了你那些不够完善的句子，一再重复的短语，虚假的怜悯，还有你的慢条斯理的讲话与抨击，你的嗯嗯呃呃，你的哼哼哈哈，再看到你的黑手套和白手绢，我竟然不住打呵欠的话。就我来说，这一切全无意义，时间太宝贵了，不应当这样浪费掉——但愿能避免这样，那多么好！

从事实际工作的教士时常会讲一番假话，说他们为需要宣讲的许许多多篇讲道文忙得疲惫不堪。这儿，我一定要对这种假话提出异议。我们都过份爱好自己的声音。一位传道师的虚荣心受到鼓动，要他凭听众非听不可的这一特权，使他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他的讲道文是他生活中愉快的片断，是他自我振奋的得意时刻。“我这星期已经讲过九次道了，”前一天有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这么说，他倦怠地举起一只手来揿着前额，真是一幅疲劳过度的殉道者的情景。“本星期九篇，上星期七篇，再上星期四篇。我这个月作了二十三篇讲道。这实在太受不了啦。”“真个的，真太受不了，”我打了一阵寒战说，“对随便哪个的精力来说，都太受不了啦。”“是呀，”他恭顺地回答，“真个的，是太受不了啦。我开始感到很吃力。”“我真希望，”我说，“你能够感到——我真希望可以使你感到。”但是他始终没有猜到，我心里为那些可怜的听众所感到的苦恼。

在我们提到的这一回，大伙儿听斯洛普先生讲道，至少并没

有感到单调沉闷。他的题目对他的听众影响太大，不可能是乏味的。说实在的，斯洛普先生善于把字眼使用得很有力。在他的三十分钟滔滔不绝的讲道中，大伙儿全默不作声的洗耳恭听，不过眼睛里都闪射出愤怒的光芒，由一个激怒了的人传给了另一个，他们的鼻孔全大张着，愤慨的气息已经从里面喷射出来了。他们的两脚不住地移动，身子不安地摇晃，这表示他们思想紊乱，内心对全世界都感到激动不安。

在全体会众中，就数主教最为惊讶，他吓得头发几乎竖起来了。最后，他祝了福，祝福的方式压根儿赶不上他在自己书房里演习过那么久的那样，于是会众总算可以离开了。

第七章　教长与牧师会会商

全巴彻斯特群情鼎沸。格伦雷博士还没有走出大教堂门廊，便愤怒地发作起来了。年老的教长静悄悄地回到他的公馆去，一句话也没敢说。他到那儿坐下，惊吓得有点儿发呆，白费脑力地默想着许多事情。哈定先生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走去，缓缓地走过教堂区的榆树下面，几乎无法使自己相信方才听到的话，会是从巴彻斯特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发出来的。他会再受到打扰吗？他的全部生活会再一次给人揭露出来，说成是一场无益的骗人的经历吗？他会不会非得放弃他的领唱人职务，象放弃院长职务那样，并且抛开唱歌，象抛开他的十二个老受施人那样呢？要是他当真非得这样，那怎么办呢？另一份《朱庇特日报》①，另一位斯洛普先生会出面来，把他撵出圣喀思伯特教堂。他一辈子象他所做的那样唱连祷，谅必总不会错！然而，他开始有所怀疑。自我怀疑本是哈定先生的弱点。不过，这并不是他这个阶层的人通常的过失。

不错！全巴彻斯特群情鼎沸。受到影响的并不只是教士。世俗人士也听到了斯洛普先生的新教义，大伙儿全感到很惊讶，有些人感到很愤慨，有些人则带着复杂的情绪，他们中对讲道人的厌恶倒不是十分强烈的。老主教和他的牧师们，教长和他的驻堂牧师与低级驻堂牧师，过去的唱诗班，特别是领唱的哈定先

生，以前在巴彻斯特全很受欢迎。他们花自己的钱，做了一些善事。穷人并没有遭到压迫，社会上的教士既不专横，也不苛刻。这座城市享有的声誉，完全是由于它在教会中的重要性。然而，也有些人听完了斯洛普先生的讲道，感到很满意。

我们对单调的日常生活深感厌烦时，受到一点儿使人兴奋的刺激是十分愉快的！圣歌和《谢恩赞美歌》本身就是令人欢畅的，但是人们经常听到它们！斯洛普先生无疑是令人讨厌的，但他是新来的，而且很机灵。他们早就认为，如同许多巴彻斯特人这时候所说的，象过去那样单调乏味地生活下去，压根儿不去听使外界激动的那些宗教改革，那是迟钝的。走到时代前面的人，这时候有些新思想，而巴彻斯特应该走在前面，这已经是时候了。斯洛普先生的话也许是对的。礼拜日在巴彻斯特的确没有受到严格的遵守，只有大教堂里举行的礼拜式除外。说真的，礼拜式之间的那两小时，早就给用在午后探亲访友和吃一餐热和的午饭了。再说主日学校！实际上是该为主日学校再多做点儿事。斯洛普先生管它们叫安息日学校。已故的主教实在没有象该做的那样考虑到主日学校。（这些人大概没有想到，教义问答和短祷告对年轻人来说，就象簿记对年长的人那样，是很辛苦的工作。在一项工作里和另一项工作里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做礼拜的情绪。）再说，关于礼拜式的音乐这个重大问题，站在斯洛普先生那方面，也许是有不少话可说。当然，人们上大教堂去听音乐等等等等，这也是事实。

因此，一个站在斯洛普先生那面看待这问题的团体，确实在巴彻斯特形成了！这在上层社会主要是一些妇女。没有一个男

---

① 《朱庇特日报》，参看《巴彻斯特养老院》第76页注①，在那本书里，正是由于该报的攻击，哈定先生才辞去了养老院院长的职务。

人——耶就是说，没有一个有身份的男人——会给斯洛普先生吸引住，或者同意追随如此令人厌恶的一个迦玛列①。妇女们在评定身体合格不合格方面，往往不十分细致。只要一个人对她们讲得不错，她们就倾听，虽然这是从一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畸形、丑恶的嘴里讲出来的。威尔克斯② 作为一个情人是极其幸运的，而这个湿粘粘的、沙黄色头发、滚圆的大眼睛、紧握着充血的两手的斯洛普先生，就只对女性的情绪具有影响力。

然而，附近的教士中有一两个人却认为，忽视了眼下贮藏着巴彻斯特主教区的饼和鱼的篮子③，是不十分安全的。他们，也只有他们，在斯洛普先生登上大教堂讲道台"表演"完毕后，连忙去拜访了他。这些人里有布丁谷的教区长奎瓦富先生④，他的妻子一年年还继续奉献给他新的爱的结晶，从而增加了他的忧虑，同时我们希望，也增加了他的幸福。一位先生膝下有十四个活生生的儿女，每年只有四百镑收入，就连在饼和鱼到了斯洛普先生的支配下，也只好去谋求它们，这一点有谁会感到惊讶呢？

在这次讲道的那个星期日过去后不久，附近一带的主要教士就应当如何抑制斯洛普先生，举行了激烈的辩论。首先，决不

---

① 迦玛列(Gamaliel)，圣保罗的导师，参看«新约·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② 威尔克斯(John Wilkes, 1725—1797)，英国一个恶名昭著的浪人，他虽然生得很丑恶，而且一眼斜视，却很得妇女欢喜。

③ «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第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这里是说巴彻斯特有些教士把斯洛普先生看作他们的衣食父母。

④ 奎瓦富，原文为 Quiverful，意思是："一箭袋的箭"。«旧约·诗篇»第一百二十七篇："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象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能让他再站到巴彻斯特大教堂的讲道台上讲道了。这是格伦雷博士最初提出的意见，他们全同意了，只要他们有权把他排斥在外的话。格伦雷博士宣布说，权力掌握在教长和牧师会的手里，说牧师会以外的牧师没有一个有权在那儿讲道，只有主教本人除外。对这个意见，教长表示同意，不过他指出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争论将是不合式的。对这句话，一位瘦小的博士，大教堂受俸牧师之一，回答说，如果所有的牧师都经常呆在那儿准备自行站上讲台，那么反驳就必然完全在斯洛普先生一方了。瘦小、诡诈的博士啊！他住在巴彻斯特大教堂区内自己的舒适的住宅里很合意，所以心满意足地稍稍来攻击一下维舍·斯坦霍普博士和其他缺席的人了，他们的意大利别墅或是伦敦的迷人的住宅，的确要比大教堂的牧师席位和牧师公馆更具有吸引力。

那个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又通情达理的人。对于这话，他回答说，缺席的受俸牧师都有他们的教区牧师①，而在这种情况下，教区牧师登上讲台的权利，和较高一级牧师的完全一样。教长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内心里为这些实情苦哼了一声。但是关于这一点，瘦博士却说，这些权利将落到低级驻堂牧师的手里，其中有一个也许随时都会辜负他所受到的委托。这当儿，只听见那个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喊了一声，听来有点儿象“呸，呸，呸！”不过也可能那位可敬的先生仅仅是从气管里喷出沉重的呼吸来。干吗不让他说话呢？哈定先生这么说。让他们毫不羞惭地听听随便谁可能要向他们讲的话，除非他讲的是虚伪的学说。如果是那样，那么让主教叫他不要说。

---

① 英国国教，主持教区一切宗教事务，并享有教区一切宗教收入的牧师称为教区长(rector)；主持教区宗教事务，只分享部分教区收入的牧师称教区牧师(vicar)。

我们的朋友这样讲，这可是白费，因为人类的目的必须通过人类的手段来达到。但是教长从他那双昏花的老眼里却看出了一线希望。是的，让他们告诉主教他们多么厌恶这个斯洛普先生，一位新主教刚来就职，决不会希望在他的第一件长坎肩还簇新的时候，就来侮辱他的牧师。

这时，格伦雷博士一下子站起身来了。他这样收集了他的团体内一鳞半爪的智慧以后，用富有权威性的措词开口讲话了。当我说会吏长一下子站起身来，我指的是他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当时一跃而起，采取了更为直接的行动。实际上，博士的身子一直都站在那儿，背对着教长的空壁炉格，长礼服的燕尾支撑着他的两只胳膊，两手全插在裤子口袋里。

"很清楚，决不可以再让这个人在这座大教堂里讲道了。我们全看清了这一点，除了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①，他的性情那么温和，因此不忍心拒绝罗马教皇不出借他的讲道台，如果罗马教皇果真要来借用的话。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让这个人再在这儿讲道了。不是因为他对教会事务的见解跟我们的可能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会争吵的——而是因为他故意侮辱我们。上个星期日他登上讲道台时，蓄意就是要来冒犯一下一些老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很崇敬的一些事情，他竟敢那么轻蔑地讲到。怎么！作为一个陌生人，一个没有名声、没人理睬的年轻陌生人，跑到这儿来，以他主子主教的名义告诉我们，我们不懂自己的职守，保守、过时、毫无用处！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最钦佩他的勇气呢，还是他的冒失无礼！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那篇讲道文完全出自那家伙本人。主教就和眼下在这儿的教长一样，

---

① 指哈定先生。

根本没有参加进去。普劳迪博士凭借那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使自己很惹人注目，你们全知道我看见这个主教区的主教就抱着这样的见解，心里觉得多么悲痛。你们全知道我多么不信任这样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我相信普劳迪博士在上流人士中生活了好多年，决不会犯下，或是煽动别人去犯下这么严重的一个粗暴行为的。不会！那个人暗示他是作为主教的代言人发言的，他这么说是不真实的。他马上就来向我们挑战，这是很符合他的野心勃勃的观点的。他就在这儿，在我们安安静静地尽着自己的宗教职责时——在我们心爱的大教堂里面——在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和和睦睦、声名卓著地行使着我们牧师职务的这儿，公然很快来向我们挑战。从这样一个方面来对我们作这样一次攻击是十分可恶的。"

"十分可恶的，"教长苦哼了一声。"十分可恶的，"瘦博士嘟哝说。"十分可恶的，"大教堂司铎应和了一声，从丹田里发出他的声音来。"我实在也认为是这样，"哈定先生说。

"最最可恶、最最没有来由的，"会吏长说下去。"可是教长先生，谢谢上帝，那个讲道台还是我们自己的：我得说，是你们自己的。那个讲道台完全属于巴彻斯特大教堂的教长和牧师会。到目前为止，斯洛普先生还不是这个牧师会的一分子。您，教长先生，曾经建议我们应该去向主教呼吁，请他不要把这个人强加给我们，但是如果主教听凭自己被他的家庭牧师所支配，那怎么办呢？依我看来，这件事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斯洛普先生不请求许可，不得到许可，就不能在那儿讲道，那么就让他永远得不到许可吧。凡是他想要参加大教堂礼拜式牧师工作的要求，我们都拒不同意。如果主教决意要来干涉，那么我们就知道该怎

样答复主教了。这位朋友方才说，这个人接受下您的某一个低级驻堂牧师的职务以后，也许会再一次设法登上讲道台，可是我相信，当大伙儿都知道教长反对任何这样的调动时，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些先生们会支持我们的。”

“你当然可以相信了，”大教堂司铎说。

这些有学问的人举行的这次秘密会议，接下去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听从了会吏长的指示。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习惯于他的管理，所以无法这么快就摆脱掉他，而在当前的这件事情上，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希望去帮助会吏长这么急切地想要压制下的那个人。

我们刚记载下的这样一次会议，在巴彻斯特那样一个城市里举行，是不会不为人知、不为人传的。在每一所体面的宅子里，包括主教公馆在内，不仅是这次会议给人谈论着，而且教长、会吏长和大教堂司铎的讲话全给复述着，还按照讲述者个人的爱好与意见，作了许多增添和无中生有的描绘。

然而，大伙儿一致同意说，应当阻止斯洛普先生在巴彻斯特的大教堂里再开口说话了。许多人认为，守堂的执事应当奉命甚至拒绝给他安排一个座位。有些主张采用过激措施的人扬言说，他的讲道文应当给看作是一项可加控诉的罪行，而且还将以喧闹罪对他提起公诉。

那些想为他辩护的人——那些热心而虔诚的年轻妇女和那些渴望有所行动的中年处女——当然为了这次攻击更加热情地替他辩护。如果她们在大教堂里没法听到斯洛普先生讲道，她们就上别地方去听。她们就撇下那个单调乏味的教长、那些单调乏味的老牧师，以及那些几乎同样单调乏味的年轻的低级驻堂牧师去听他们彼此讲道。她们将替斯洛普先生做鞋子和椅垫，

还要为他镶宽领带①，把他变成一个快乐的殉道者，树立在一所新的独立教堂②内，使大教堂变得完全不合时宜。

普劳迪博士和夫人立即返回伦敦去。他们认为在这场迅猛的风暴过去以前，避开教长和牧师会提出的关于那篇讲道文的任何个人请求，是得计的。可是他们让斯洛普先生无所畏惧地留了下来。他热心地从事着他的工作，对那些乐意听他奉承的人大加奉承，对傻呵呵的女人小声说上一些宗教废话，讨好那少数几个肯接待他的牧师，访问贫民的家庭，调查所有的人，件件事全去探听，用最精细的目光寻找公馆内所有损坏的地方。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试图再在大教堂里讲道。

这样，全巴彻斯特都争吵起来了。

---

① 宽领带，原文为 bands，系基督教新教教士佩带的从领口垂到胸前的两条宽布带子。

② 独立教堂，原文为 Sion or Bethesda，直译是："郇山堂或毕士大堂"。案郇山堂或毕士大堂是当时非国教派的独立教会教堂常用的名称。



第八章　养老院前院长因为有可能重返养老院而满心欢喜

迄今为止，巴彻斯特承认斯洛普先生是精神指导的妇女中，并不包括波尔德的寡妇和她的大姑子。在大教堂区居民的怒气第一次发作起来后，没有人比这两位妇女更为起劲地反对这个闯进来的人了。这一点是很自然的。有谁会比圣诗班领唱人心爱的闺女对他们自己大教堂里著名的圣乐更感到自豪呢？有谁会比她更有可能憎恶对老的唱诗班所进行的侮辱呢？在这些问题上，波尔德小姐和她的大姑子只有一个意见。

可是这股子怒气渐渐平息下去了。说来很可惋惜，这些女人竟然容许斯洛普先生去为他自己道歉。在那篇讲道文讲过大约两星期后，当小厮推开波尔德太太客厅的门，通报说斯洛普先

生到来时，她们俩听了全大为惊讶。说真的，这时候有什么人单单通过午后的一次正式访问，会使她们更为惊讶的呢？巴彻斯特全体善良人的这个大对头，竟然走进她们自己的客厅来了。她们可没有一个坚强的男子汉，没有敏捷的口才，近在咫尺，可以保护她们。寡妇一把从摇篮里把毛娃子抱起来，放在膝上。玛丽·波尔德站起身来，准备为那个毛娃子英勇地死去，倘若在任何情况下，有必要作出这样一个牺牲的话。

她们就这样接待了斯洛普先生。但是到他离开的时候，每一个女人都允许他和自己握手，并且允许他象一位受到殷勤款待的先生那样告辞而去！不错，他和她们握了手，还给行礼如仪地送了出去，小厮象对他们中最出色的驻堂牧师所做的那样，为他拉开了门。他摸了摸那个毛娃子的小手，热情地为他祝福。他还对那位寡妇提到她早先的悲痛，爱莉娜默默地淌下了泪水，并没有斥责他。他告诉玛丽·波尔德，她的热诚专一会得到报酬的，玛丽·波尔德听到这番赞扬，并没有感到厌恶。这一切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怎么这么快就把厌恶至少变成了相识呢？他怎么打消了这两个女人原先准备接待他的那份敌意，而且这么轻易地就和她们和好相处呢？

读者诸君从我写的这篇记载中准会猜出来，我本人并不喜欢斯洛普先生。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知道怎样在该说的地方说一句温存话，他知道怎样把奉承话说得听话的人很中听，他知道阴险毒辣的人的种种诡计，并且运用了它们。如果斯洛普先生能使他的举止象合乎女人的心意那样合乎男人的意，如果他能够学会了一个有身份的男人的作风，那么他也许会干出重大的事情来。

他初结识爱莉娜时，先夸赞了一番她的父亲。他说，他最近

才知道，自己不幸伤害了一个人的感情，这个人是随便怎么夸赞也不嫌过分的。他如今且不去提起一个大概过于严肃、不适合在客厅里谈论的问题，不过他要说的是，他决没有意思想要毁谤一个人，这个人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牧师界，都高度赞扬的哈定先生那样的一个人。这样，他说下去，把自己讲道文里的话收回了一大部分，对圣诗班领唱人的音乐才能表达了最大的钦佩，颂扬了这父女和大姑子三人，用他一向对女性讲话时特为用的那种柔和的低声讲话，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在他离去的时候，他表示希望可以容他再来拜访。爱莉娜对这件事虽然口头上没有表示同意，却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一来，斯洛普先生到这位寡妇家去拜访的权利便获得了认可。

在这次访问后的一天，爱莉娜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爸爸，同时表示，斯洛普先生并不象人家描绘的那么恶劣。哈定先生听到了发生的事情后，两眼睁得比平日要大点儿，不过并没有说什么。他无法同意别人来称赞斯洛普先生，可是随便讲哪个人不少坏话，也不是他的习惯。然而，他很不喜欢这次访问。尽管他心地朴实，他却肯定，斯洛普先生管保有某种比较深远的用意，不只是想向两个女人讲上一些献殷勤的话。

不过哈定先生来看女儿，是抱有另一个目的，不是为了来议论斯洛普先生好坏的。他这天来是想告诉她，海拉姆养老院院长的职位又要派人了，他很有可能会再回到他的老宅子和那十二个受施人那儿去。

“但是，”他哈哈一笑，说，“我以往的荣耀这就要大大减少啦。”

“怎么是这样呢，爸爸？”

“议会通过的这道新法令，是要使我们大伙儿可以重新发挥

作用，"他继续说下去，"它规定我的收入是每年四百五十镑。"

"不是八百镑，"她说，"只有四百五十镑！唔，这是相当小气的。不过，爸爸，您还是可以享有那所可爱的老宅子和那片花园罗？"

"亲爱的，"他说，"那要比这笔钱加倍有价值。"他这么说着时，音调和态度，以及在爱莉娜客厅里愉快、迅速地踱步的神气，都显出了一种高兴而满意的心情。"那要比这笔钱加倍有价值。我可以享有那所宅子和那片花园，以及一笔比我可能需要的为多的收入。"

"您至少用不着养活一个胡乱花钱的女儿啦。"年轻的寡妇边说边用胳膊挽着他，让他在沙发上她的身旁坐下。"您至少没有那笔开支了。"

"不啊，亲爱的。没有她，我的生活会是相当寂寞的，不过咱们这会儿且别想到这件事。说到收入，我的钱足够我花的。我还有那所老宅子。目前，我这么说说并没关系，我寄住在人家常常觉得很不方便。对年轻人来说，寄住在人家倒满不错，可是在我这岁数，需要——我几乎不知道管它叫什么，也许并不是受到人尊敬——"

"啊，爸爸！我相信绝对没有那样的事。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自从您在大街上租下那几间房以来，全巴彻斯特没有人比您更受到人家的尊敬啦。没有人！教长在他的公馆里或是会吏长在普勒姆斯特德那儿全不及您。"

"会吏长听见你这么说，不会挺乐意的，"他说，对于女儿把举的实例完全限于巴彻斯特牧师会的长老的这种做法，稍微有点儿好笑。"不管怎么说，我反正乐意回到那所老宅子里去。自从我听说这问题完全解决了，我就开始认为，没有我那两间起居

室，我是不会觉得舒服的。”

“在这问题解决以前，来跟我呆在一块儿，爸爸——这才是好爸爸哩！”

“谢谢你，娜儿①。可是那样不成，我不能那么做。那样要搬动两次。我很乐意再回到我的老朋友们那儿去。哎呀！哎呀！过去这几年里，他们有六个人都去世啦。十二个里边死了六个！其他的人恐怕在那儿也过着凄惨的生活。可怜的邦斯，可怜的老邦斯！”

邦斯是海拉姆的慈善机关中还活着的受施人之一。他是一个老人，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多年以前，他一直就是哈定先生最心爱的人。

“老邦斯会多么快乐啊，”波尔德太太说，一面轻轻拍拍她那双柔软的手。“您再回去，他们大伙儿准会多么高兴啊。您可以相信，等您到那儿以后，他们中很快就会又建立起友谊来了。”

“但是，”他微微一笑说，“我这就要有一些新的麻烦啦，这些麻烦对我说来将是够呛的。院里还要有十二个老婆儿和一位女舍监。我拿这十二个女人和一位女舍监怎么办呢？”

“女舍监当然管理那些女人。”

“那么谁管理女舍监呢？”他说。

“她用不着人管。我猜，她自己准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但是，爸爸，女舍监住在哪儿呢？她总不能和您一块儿住在院长的宅子里，对吗？”

“唔，我希望不是，亲爱的。”

“哦，爸爸，我堂堂正正地告诉您，我可不要一个女舍监来做

---

① 娜儿，爱莉娜的爱称。哈定先生只在最慈祥、最平静的时刻才管小女儿叫“娜儿”。参看《巴彻斯特养老院》第 50 页注②。

我的新继母。”

“决不会，亲爱的。那就是说，如果我办得到的话。不过他们要给女舍监和那些女人另外造一所屋子。我相信他们连这所房子的地点还没有定下哩。”

“他们委派了女舍监吗？”爱莉娜说。

“他们连院长也还没有委派，”他回答。

“不过我想这件事敢情是无可怀疑的，”他的女儿说。

哈定先生解释说，他认为这是无可怀疑的，又说会吏长也这么说，会吏长说主教和他的家庭牧师两人无权委派任何别人，就算他们想要这么做，并且十分冒失地真打算这么做的话。会吏长认为，尽管哈定先生辞去了养老院院长的职务，而且是无条件这么做的，但是他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辞去的。现在，既然养老院的事务根据议会法令已经在新的基础上解决了，主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重新委派他是没有其他选择的。这便是会吏长的意见。他的岳父毫不怀疑便接受下了。

格伦雷博士过去一直坚决反对哈定先生辞去那个职位。他曾经竭尽全力劝阻说他不要这么做。他曾经认为，哈定先生必然顶得住外界攻击他的那一大阵叫嚷，因为那些人说他每年从这样一个慈善机关里领取了八百镑这么一笔大收入。尽管岳父的举动并没有胆小怕事和有损尊严，会吏长还是觉得很不满。他还把削减院长收入的这件事，看作是政府方面的一项卑鄙无聊的计划，为的是想逃脱新闻界使它陷入的困境。格伦雷博士认为，政府无权从海拉姆遗产的收入中每年处置四百五十镑这么一笔款项，就和它没有权处置九百镑一样，而如同他所说的，主教、教长和牧师会明摆着有权决定应该付一笔多大的数目。他还说，政府无权对这项慈善事业增添上十二个老婆子，就象它无

权增添上一千二百个一样。因此，他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愤慨。他这么说的时候大概忘了，政府并没有做那样的事，也从没有接受下任何这样的权力。他犯了那个普通的错误，把议会的所作所为归到了政府方面，其实政府在这种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而议会在这种事情上却具有无上的权力。

可是，虽然他觉得巴彻斯特养老院院长的荣誉，由于这项新的安排，当真给削减了，整个机构由于辉格党委员们①的干涉，也给弄得没有多大价值，而这个职位和它的减少了的收入，那些老婆子，以及其他的变革，全和从前日子的养老院大不相同，但是会吏长为人老于世故而又十分讲究实际，决不会希望岳父拒绝这个职位，尽管这个职位受到损害，有失尊严，并且听凭委员会的摆布，因为岳父眼下每年只有二百镑多一点儿的收入供他花费。

因此，哈定先生拿定主意要回到养老院他的老宅子里去，并且按实在说，在想着这么做的时候，还感到一种几乎是孩子气的乐趣。那笔减少了的收入对他说来，甚至片刻也不令人惋惜。女舍监和老婆子倒叫他有点儿嫌恶，不过他想到，这样一种安排也许对城里的贫民倒确实有益，这样他就可以宽慰一下自己。他必须从新主教的手里作为礼物接下他的重新任命——大概还要通过斯洛普先生的手——这个想法使他有点儿烦恼，但是会吏长向他保证说，这样的举荐并不涉及到什么照顾，这使他思想上又安定下来。世上的人都会认为，重新任命这位老养老院院长，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哈定先生毫不犹豫便告诉了女儿，

① 一八五三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慈善事业条例》，成立了一个新的慈善事业委员会，负责公平合理地去安排过去各个慈善事业的基金。这里是指该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是辉格党执政。

说他们可以把他重返老住处看作是已经决定了的事。

“您用不着去申请吧，爸爸。”

“当然用不着罗，亲爱的。说真的，我和主教简直可以说是不认识，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请求他照顾。再说，这一照顾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得由斯洛普先生解决的问题，我也不会去请求这样一番照顾的。不会，”他说，有一刹那给一种和他自己平日截然不同的精神激动起来。“我的确很乐意重回养老院去，但是如果我要回到那儿去，非得去向斯洛普先生申请，那我就决不这么做。”

父亲这一阵微微的发作，使爱莉娜眼下的心情多少有点儿不快。她并没有觉得该喜欢斯洛普先生，不过她却认为他对她的父亲相当恭敬，因此她很乐意运用自己的力量，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某种好感来。

“爸爸，”她说，“我想您多少看错了斯洛普先生的为人。”

“真的吗？”他平静地说。

“我想您是看错了，爸爸。我想他讲了那篇使会吏长和教长大为生气的讲道文，并不是存心对您个人不尊敬！”

“我始终并没有认为他是存心那样，亲爱的。我希望自己心里始终就没有问过他是不是存心的。这样一件事不值得去研究，而且更不值得牧师会去考虑。但是我恐怕他是存心对上帝的礼拜式不尊敬，而那是遵照国教教规进行的。”

“不过他会不会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发表不同的意见，不赞同您、教长和我们大伙儿完全赞同的一切呢？”

“一个年轻人粗鲁无礼地攻击教会里比他年长的人的宗教信念，这可不能说是他的责任。就算谦逊博爱没有能使他闭住嘴的话，礼貌也应该使他不开口。”

“但是斯洛普先生会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的在天之主

的命令不允许他不开口。”

“也不允许他谦逊有礼吗，爱莉娜？”

“他没有这么说，爸爸。”

“相信我，孩子，牧师决不会奉了上帝之命来侮辱他的同道教友的信念，哪怕是他们的偏见。宗教至少和人类可能从事的任何别的学问一样，应该能够采用温文尔雅的做法。说来很抱歉，我可不能为斯洛普先生在大教堂里宣讲的那篇讲道文进行辩护。可是，来吧，亲爱的，戴上帽子，咱们绕着养老院那片可爱的老园子去走上一圈。自从咱们离开那地方以后，我还始终没有心思走到院子的那边咧，现在我想我可以进去了。”

爱莉娜这就要离开她的小宝贝儿一小时左右了。她心里几乎有点儿不愿意，所以她打了一下铃，为孩子的福利作了种种必要的嘱咐，然后才跟父亲一块儿慢悠悠地走去，重访一下那所古老的养老院去了。自从他们一块儿从它的围墙里走出来的那天后，那地方对他们父女俩一直是一片禁地。



第九章　斯坦霍普家

这时候，普劳迪博士已经就任主教三个月了。他在主教区里已经促成了一些改变，这至少显示出了一个思想活跃的人的精力。这些事里有一件是，到外地去的牧师全得到了相当强硬的暗示，不容他们不予重视。已故的亲爱的老格伦雷主教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宽厚，会吏长也始终没有想对那些找出一些体面的借口离开的人过分严厉。再说，他们全很大方地为自己的职务作了安排。

在这方面，主教区内最大的罪人就是维舍·斯坦霍普博士。他好多年来一天工作也没有做，然而除了他自身方面缺乏这种意向外，并没有理由说他不尽职。他在主教区内担任着一个受俸牧师的职务，在大教堂区内有一所最精美的住宅，还据有大山

楂子树①和斯托格平古姆两个大教区。真个的，他据有三个教区的牧师职位，因为爱德塘②教区是和斯托格平古姆联合起来的。他在意大利居住了十二年，最初到那儿去是由于一次咽喉疼痛。那种咽喉疼痛虽然始终没有怎么剧烈地再发过，对他却大有好处，因为这使他能够就此一直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

这时候，他奉召回国——说真的，并不是粗暴无礼地，或是通过任何强制性的命令，而是凭着他觉得不能忽视的一道训谕。斯洛普先生根据主教的愿望写了一封信给他。首先，斯洛普先生说，主教在主教区内非常需要维舍·斯坦霍普博士的宝贵合作。其次，他说，主教认为私下结识一下他区内最引人注目的牧师，是他的无可旁贷的职责。再有，主教认为，为了斯坦霍普博士自身的利益，斯坦霍普博士至少暂时应当回到巴彻斯特来，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据说，教会的主教们对于教士缺席的情况这时表示了那么强烈的情绪，因此维舍·斯坦霍普博士不应让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几个月内大概即将递呈给全国宗教会议③的那份名单上。

这个最后的威胁中具有一种含糊不清而又十分可怕的意味，因此斯坦霍普博士决计夏天到巴彻斯特他的公馆里来盘桓上两三个月。他的教区长住宅全由他的副牧师居住着。他觉得自己由于长期不工作，已经不适合做教区的职务了，但是他的受俸牧师公馆还空着保留给他。他认为自己也许偶尔还能作为受俸牧师宣讲一篇讲道文。因此，他带着全家到了巴彻斯特。我

---

① 大山楂子树，原文为 Crabtree Canonicorum，教区名称，Canonicorum 一字有“正规”之意。

② 爱德塘，原文为 Eiderdown，意思是：“鸭绒垫”。

③ 全国宗教会议（the councils of the nation），英国国教教士们召开的为制定教义和实施教规的会议。

们必须来把他和他的家属一一介绍给读者。

斯坦霍普家一家人最大的特点或许可以说是冷漠无情，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同时脾气又那么好，因此这种缺乏感情几乎是不大被世人注意的。他们动辄施点儿小恩小惠给邻居们，因此邻居们没有看到，他们对周围人们的幸福与利益多么漠不关心。斯坦霍普家的人会在你患病时来看望你（只要不是传染病的话），会给你带来橘子、法国小说和最新的一点儿丑闻，随后以同样漠不关心的平静神情听到你的死亡或是康复。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就和对待世人的态度一样。他们再三容忍，往往象我们今后可以看到的那样，也很有必要容忍，不过他们之间的爱护难得超出这种情绪。这家人中每一个成员能够做出多少事，的确做了多少事，来妨碍另外四个人的福利，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因为他们一家是五口人，那就是：博士、斯坦霍普太太、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许，博士是他们中最平庸、最可尊重的人，然而他具有的那些优良品质竟然全是消极的。他是一位容貌端庄、血气旺、年龄大约六十上下的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有点儿象最上等的羊毛，络腮胡子很大、很白，使他的脸看上去象一只年老、和善的睡狮。他的服装是无可指摘的。尽管他在意大利居住了这么多年，服装却一直是庄重的牧师色泽，不过始终不是牧师气息很浓的。他是一位不好多话的人，可是他说的那一点儿话，一般总说得恰到好处。他阅读的书籍平时总是最轻松的传奇与诗歌，用意也不总是惩恶扬善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 bon-vivant①，是个擅长于品酒的人，虽然他饮酒从不过量，又是一切烹调事务的一个最不讲情面的批评家。自从一个家庭围绕着他

① 法文，意思是："讲究饮食的人"。

成长起来后，他在自己家里有不少事情得加以宽恕，他也就宽恕了一切——只有疏忽他的那顿晚餐，是一个例外。他在这方面的弱点如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脾气也难得受到考验。由于斯坦霍普博士是一个教士，可以相信，他的宗教信念构成了他的个性的一大部分，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说他有宗教信念，这是应该相信的，但是他很少把它们强加于人，连对子女也是如此。他这方面的这种克制并不是存心的，不过很能代表他这个人的个性。我们并不是说他事先就决定，决不去影响儿女们的思想，可是他惯常那么懒散，因此他这么做的时刻始终就没有到来，等它到来时，这么做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问父亲具有什么样的信念，子女至少仅仅是他领取俸禄的这个教会中漠不关心的教友。

这就是斯坦霍普博士。斯坦霍普太太个性上的特征，比她丈夫的还要含糊不明。她在意大利过的 far niente① 的生活已经深入她的心灵，使她渐渐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人世间唯一的美德。在态度和外貌方面，她是落落大方、讨人欢喜的。她年轻时曾经是个美人儿，就连现在五十五岁了，也还是个标致的娘儿们。她的衣服总是十分精美的，白天总齐齐整整只穿着上一次，而且总要到三四点钟之间才走出房来，但是到她出来时，她总修饰得顶好。这一番辛苦部分是她自己出的力，还是完全是她的贴身女仆出的力，这是象作者这样一个人不应去妄加揣测的。她的衣服的款式一向很精致，可又从来不过分着意。她的服装很华美，可并不打扮得艳丽俗气。装饰品是昂贵的、罕见的，是那种免不了会引起人家注意，可看来又不象是为那个目的而佩戴的。她很知道修饰自己外表的那个重大的“建筑学秘密”，从来没

① 意大利文，意思是：“无所事事”。

有贬低身份去“构造出”一个装饰来。但是当我们说斯坦霍普太太知道怎样穿着，每天都运用自己的学问时，我们把话也就说尽了。她在生活中其他什么意图全没有。真个的，她不去干预别人的意图，这可是一个长处。早年，她为博士的晚餐曾经吃过很大的苦头，但是过去这十一二年，大女儿夏洛特已经从她手里接过了这份苦差事，她没有多少事得去烦心了，——没有多少事烦心，那是说，在要求他们作这次可怕的英格兰之行的那个通知寄来以前；在那以后，真个的，她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就这样一个人来说，从科摩湖滨搬运到巴彻斯特城去的那份辛苦，是十分吃力的活儿，就算搬运人十分留神，始终小心谨慎的话。斯坦霍普太太不得不把她的每一件衣服全从行囊中取出折叠起来。

夏洛特·斯坦霍普这时候大约三十五岁。不管她具有什么过失，她却没有老小姐们特别具有的那种。她的衣着并不显得年轻，谈吐并不显得年轻，真个的，外表也不显得年轻。她对自己的生活似乎十分满足，压根儿并不装出年轻人的风度来。她是一个秀丽的年轻妇女。倘若她是个男人，那也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男人。家里的一切活儿，仆人不干的，全由她来做。她作出种种吩咐，缴款付帐，雇用和打发走仆人，沏茶，切肉，管理斯坦霍普家庭里的一切。她，也只有她，能够说动父亲去照看一下自己种种世俗事务的情况。她，也只有她，能够稍许控制住妹妹干的种种荒唐事。她，也只有她，防止了他们全家陷入绝对的贫穷与不名誉。这时候，他们就是根据她的意见，才发觉自己很不惬意地呆在巴彻斯特的。

到此为止，夏洛特·斯坦霍普的个性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不过有一点还该说一说：她在家里具有的影响，虽然多少是给用去促进他们在世间的福利，却并没有象原可以的那样，用去助长他

们的真正利益。她帮助父亲对他的职责漠不关心，告诉他，他的教区是他个人的产业，就和他哥哥的庄园是那位可尊敬的贵族的产业一样。过去几年，博士倒不时表示出想回英国来一趟的愿望，她把流露出的所有这些小的愿望都扑灭下去了。她曾经怂恿母亲懒散怠惰，这样她自己可以成为斯坦霍普家的女主人和大管家。她曾经怂恿并助长了妹妹干的种种蠢事，虽然她始终愿意，时常也能够保护着她，使她逃脱那些蠢事可能产生的后果。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惯坏了她的兄弟，让他踏入社会，成了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懒汉，又没有分文可以说是他自己的。

斯坦霍普小姐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大多数话题她都能谈，而且实在也不在意谈的是什么话题。她因为不受英国偏见的影响而感到很自豪，同时她还可以加上一点：她也不受女性娇气的影响。宗教方面，她是一个纯自由思想者①，很缺乏真实的爱，专喜欢在父亲的烦扰的头脑面前抛出自己的见解来。倘使她动摇了他对国教残存的那一丁点儿信仰，那她就会感到十分满意，不过要他放弃教会里职位的这个想头，却始终没有一次出现在她的脑子里。说真的，他从其他方面得不到任何收入的时候，怎么能够放弃呢？

不过他们家最突出的两个成员还有待我们来叙述一下。第二个孩子在受洗礼时取名叫马德琳，她曾经是一个大美人儿。其实我们用不着说"曾经"，因为她从来没有比我们写到的这时候更加美丽了，虽然她身体多年前因为一个意外事故而变得残废。我们没有必要来详述一下马德琳·斯坦霍普早年的历史。她到

① 纯自由思想者，原文是 a pure freethinker，指在宗教方面不受传统或权威的信仰左右，而有其独立见解的人。

意大利去的时候大约十七岁，曾经得到允许在米兰的各个沙龙里和科摩湖滨那些拥挤的别墅里充分展现了一下她的艳丽绝伦的姿色。她经历了种种奇遇，使她变得名噪一时，可并没有失去她的声誉。她毁了十二三个大献殷勤的男子的心，自己的感情却没有一次受到影响。为了她的姿色，人们争吵流血。她欣喜而激动地听到了这些冲突。据人家传说，有一次她还乔装改扮成一个小厮站在一旁，看着她的情人倒下。

如同时常发生的那样，她嫁给了向她求婚的最恶劣的那个人。她为什么选中了保洛·内罗尼，眼下用不着来细说。保洛·内罗尼是一个出身不好、没有产业的人，当时仅仅是教皇卫队中的一名队长，到米兰来不是单单投机冒险，就是充当间谍。他为人脾气粗暴，态度油滑，身材猥琐，脸膛黝黑，谈吐那么虚伪，时时刻刻都会给人发觉出来。当结婚的时候到来时，她大概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怎么说，他成了她的丈夫。在湖泊区度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蜜月以后，他们一块儿到罗马去，教廷的队长曾白费力气地试图说服妻子留下不去。

六个月后，她回到父亲的家里来，成了一位跛足的母亲。她甚至事先没有通知就到达了，身上几乎衣不蔽体，给新娘的嫁妆增添光彩的那许许多多首饰一件也没有了。婴儿是由米兰的一个穷姑娘抱着。这是她新雇了来代替陪她走了这么远的那个罗马女用人的。那个女用人据她女主人说，变得很想家，所以回去了。很清楚，这位小姐决计不让一个目击者来讲述她在罗马生活中的遭遇。

她说，她在登上一处古迹的遗址时摔了一交，严重地损伤了一面膝盖的筋肉，非常严重，以致当她站起来时，她比平日的高度矮了八英寸——非常严重，以致当她试图走动时，她只能痛苦

地拖曳着走，凸出半边屁股，把一只脚比驼背的人还不雅观地伸了出去。因此她一下子打定主意，从此不再站起身，也决不试图走动了。

多种传说跟在她身后很快就传来了，证明她遭到了内罗尼蛮横的虐待，她的不幸就是内罗尼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关于她的丈夫，谈到的很少，而谈到的那一点儿使家里人很清楚地知道，决不会再见到或听说到内罗尼“先生”①了。允许这个可怜的、遭到虐待的美人儿重行享有过去的家庭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把她的新生女儿收养在斯坦霍普家，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斯坦霍普家虽然冷漠无情，却并不自私。这母女俩给接纳进去，受到宠爱和照料，有一阵子几乎十分喜欢，随后老夫妇俩又觉得她们是家里的两个最讨厌的人。可是这个女人却回到了家里，而且长呆下去，任意而为，尽管那种行为和一位英国牧师平日的习惯是很不相称的。

内罗尼太太虽然被迫放弃了世上的一切活动，却压根儿无意遁世。她的美貌并没有受到损害，而那种美貌是很特出的。她的浓密、华美的褐色头发，象一道道希腊式缎带②那样裹住了她的头，把前额和脸蛋儿尽可能地衬托出来。她的前额虽然相当低，但由于轮廓均匀、肤色晶莹洁白，所以非常俊美。眼睛又大又长，炯炯有神。倘使我可以很冒昧地说它们亮得象魔鬼③的一样，我或许最确切地表达出了她眼睛光彩的深度。那是一双看来很可怕的眼睛，完全会阻止任何心地平静、精神安逸的人去和

---

① “先生”，原文是 Signor，系意大利文“先生”。

② 英国妇女当时盛行希腊式的编辫发型。马德琳的头发大概就梳的这种发型，所以这么说。

③ 亮得象魔鬼，原文为 bright as Lucifer，Lucifer 是拉丁文，意思是：“带来亮光的人”，魔王撒旦在被赶出天堂以前，也给称作卢西弗(Lucifer)。

这样一个敌人交锋。这双眼睛里有才气，有热情的火焰和焕发的机智，可就是没有爱。相反的，只有残忍与勇气，一种渴想征服的欲望，狡黠奸诈，以及一种恶作剧的意愿。然而，作为眼睛，它们是十分俊俏的。眼睫毛很长，很完美，而她注视着爱慕她的情人的那种长时间镇定自若的目光，既迷惑又吓住了他。她是一个蛇妖①，一个热爱美色的人是逃脱不了她的。她的鼻子、嘴、牙齿、下巴、颈子和胸部没有一处不生得尽善尽美，到二十八岁时比她在十八岁时还要完美。在她脸上还焕发着这种妩媚的姿色，身个儿由于残疾而遭到损害后，她决心让人们依然看见她，不过只看见她斜靠在一张沙发上，这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她的这一决心实行起来并不是没有困难。她在米兰仍旧常常到歌剧院去，偶尔还出现在 noblesse② 的大客厅里。她让人把自己从马车上抬出抬进，而且要一点儿不影响到她的媚人的姿态，不揉皱她的衣服，不暴露出她的残疾来。她的姐姐总陪伴着她，还有一个女用人和一个男仆，遇到隆重的场合，则有两个男仆。要达到她的目的，比这数目少的人是办不到的。但是，尽管她贫穷，她却达到了目的。接下来，使她父亲不挺满意的，米兰的比较放荡的青年人又常常上斯坦霍普家的别墅来，包围了她的长沙发椅。有时候，她父亲会气恼起来，脸上露出一丝不高兴的神色，他还会表示反对，可是夏洛特会用烹饪术的某种独特的“成就”使他平息下去，于是一切又会安稳上一阵子。

马德琳在她的房间里，她的身上，以及她的女性用品等的装饰方面，喜爱各种各样奢华、精致的小玩艺儿。这在她自己准备

---

① 蛇妖，原文为 basilisk，系西方神话中传说的一种妖怪，一瞪眼、一吐气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② 法文，意思是：“贵族阶级”。

的名片上最为明显。我们会说，在她目前的情况中，这样一件东西不会有多大用处，因为她正式外出访问，是多么不可能，但是她自己的见解可不是这样。她的名片四周有一道很阔的金边，上面印有三行字：

马德琳"夫人"①

维舍·内罗尼

——纳塔·斯坦霍普

在姓名上面，还印有一个色彩鲜明的金冠，确实显得很华贵。她怎么想着给自己编造出这样一个姓名来，这是很难加以说明的。她父亲的名字叫维舍，就象别人取名叫托马斯一样。她没有权使用它，就象一个乔赛亚·琼斯先生的女儿，嫁给一个史密斯先生以后，没有权自称乔赛亚·史密斯太太一样。那个金冠也是同样不合适的，或许加上去更没有什么借口。保洛·内罗尼没有一个最最含糊的头衔，可以自称是意大利贵族的后裔。如果这两口儿是在英国邂逅的，内罗尼大概就会是一位伯爵，可是他们是在意大利相遇的，他那方面的任何这种冒充，都会是荒谬可笑的。然而，王冠是一个很好看的装饰品，如果印在名片上可以安慰安慰一个可怜的跛足女人，那么谁又会不乐意由她去呢？

她绝口不提她的丈夫，或是他个人的家庭，不过跟爱慕她的情人呆在一起时，她时常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暗暗讲到自己的婚后生活与孤独的状况，并且指着她的女儿说，她是皇帝们的最后一点骨血，这样提到内罗尼有古罗马皇族的血统，古罗马皇帝中

① "夫人"，原文是 Signora，系意大利文的"夫人"。

最暴虐的一个就是出自那个家族的①。

“夫人”可不是没有才干，也不是不具备某种勤奋的本质。她写起信来孜孜不倦，而她的书信也是值得所花的那笔邮资的。她的信里充满了机智、恶作剧、讽刺、爱情、自由主义哲学、自由的宗教信仰，以及，啊呀！放肆的下流玩笑。然而，主题完全取决于收信人。除了端庄的年轻妇女或是古板的老婆子以外，她准备跟随便什么人通信。她还创作一类诗，一般是用意大利文创作，又写一些篇幅很短的传奇，一般是用法文写。她阅读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作品，作为一个现代语言学家，当真是非常熟练的。这就是这时候前来伤害巴彻斯特男人们心的这个女人。

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在某些方面很象他的小姐姐，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可不及她作为一个女人那么难以估量。他的最大的过失是，完全缺乏操守，使他没有能作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的儿子，自行去谋生。家里曾经作过多次尝试，想使他这么做，但是这些尝试全失败了。这主要倒不是由于他那方面的懒散，而是由于不合他胃口时，他就不愿意卖力。他在伊顿②受的教育，原来打算学做牧师，但是在剑桥读了一学期后，他厌恶地离开了那儿，并且通知他父亲说他想去学法律。为了作一些准备，他认为最好应当到一所德国大学去学习，因此就到莱比锡去了。他在那儿呆了两年，带回来德语的知识和对美术的爱好。不过他仍旧打算做一个律师，于是到律师事务所去，拜倒在一位博学的人士门下，在伦敦度过了一个时期。他在那儿发觉自己的才能使他倾向于过一个艺术家的生活，于是又决计靠绘画来谋生。抱着这一目的，他回到米兰，收拾好了到罗马去。他作为一

① 指内罗(Nero, 37—68)，一译尼禄，古罗马皇帝(54—68)，以残暴凶恶闻名。
② 指伦敦以西伊顿市(Eton)的著名中学伊顿公学。

个画家，本来也许可以自行谋生的，因为他只要用功，便能崭露头角。但是到了罗马，他却见异思迁。不久，他写信回家要钱，说他信奉了天主教，已经是耶稣会①的一个新信徒，就要和别人一块儿出发上巴勒斯坦去，执行使犹太人改信天主教的使命。他的确到了朱迪亚②，可是并没有能使犹太人改变信仰，反而被他们说得自己信了犹太教。他又写信回家说，摩西③是给予人世间最完善的法律的唯一先知，又说真正的救世主就快到来了，重大的事情正在巴勒斯坦进行着，还说他遇见了西多尼亚家族的一个成员④，一个最出色的人，这时候正上西欧去，他说动了这人，使他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目的是来访问一下斯坦霍普家的别墅。埃塞尔伯特接下去表示，希望母亲和两位姐姐乐意听这位惊人的预言家谈谈。他的父亲他知道，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是不能这么做的。然而，这位西多尼亚并不怎么喜欢他，不象那个家庭里的另一个人从前喜欢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那样。至少他并没有提供给他一堆堆象狮子那么高大的黄金⑤，因此信仰了犹太教的埃塞尔伯特，不得不再一次凭借基督教教会的收入来生活。

---

① 耶稣会(the Jesuits)，天主教的一派，系西班牙人洛约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于一五三四年所创，十八、十九世纪时，英国曾严加取缔，违者概处死刑。

② 朱迪亚(Judea)，古代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称为朱迪亚。

③ 摩西(Moses)，希伯来的先知和立法人。

④ 西多尼亚(Sidonia)是英国政治家、小说家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著的长篇小说《科宁斯比》(Coningsby, 1844)和《坦克雷德》(Tancred, 1847)中的一个可怕的犹太金融家。

⑤ 在迪斯雷利的《坦克雷德》一书中，西多尼亚给了一个年轻的贵族一张汇单，叫他交给耶路撒冷的一个商人。"如果持汇单的青年申请贷款，让他获得和所罗门王御座第一级右手那只狮子那么大的一堆黄金。如果他再有需要，让他获得和左手那只狮子那么高大的一堆。"(《坦克雷德》第二卷第十六章。)

我们用不着说，那位父亲怎样发誓说他决不再汇钱去，也决不接待犹太人；也用不着说夏洛特怎样讲，不能让埃塞尔伯特呆在耶路撒冷身无分文，以及"内罗尼夫人"怎样决心要使这个西多尼亚拜倒在她的脚下。那笔钱汇了出去，那个犹太人也当真来了。那个犹太人也当真来了，可是他压根儿不合"夫人"的胃口。他是一个肮脏的小老头儿，虽然没有提供金狮子，却似乎使小斯坦霍普摆脱了贫困。他干脆拒绝离开别墅，直到他从博士那儿得到了一张给博士在伦敦的银行家的汇票。

埃塞尔伯特并没有长期信奉犹太教。他不久就重新出现在别墅里，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偏见，同时抱着坚定的决心，要以雕塑家的身份获得声誉和财富。他带回家来一些他在罗马创作的模型，它们使人觉得他实在颇可造就，因此父亲给说动了进一步花钱去促进这种意图。埃塞尔伯特在卡拉拉①开设了一家铺子，或者不如说是租下了几间房和一间工作室，在那儿糟蹋了不少云石，制作了几件美丽的雕像。从那时（如今已经有四年了）以后，他不断往来于卡拉拉和别墅之间，不过他在工作室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在别墅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卡拉拉可不是一个英国人乐意居住的地方。

当全家动身回英国来时，他决心不单独留在后面，于是在大姐姐的帮助下，不顾父亲的反对，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他有必要到英国来获得一些定货。不这样，他怎样在自己的这一行中搞出个名堂来呢？

在容貌方面、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是一个顶特别的人。他确实很漂亮，生有小姐姐马德琳的那种眼睛，可是没有那种凝神

① 卡拉拉（Carrara），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以盛产云石闻名。

注视的目光，也没有那种凶狠冷酷、狡黠而又坚定的神色。两眼的颜色也比她的要浅得多，是一种异常澄澈的浅蓝色，这使他的脸显得与众不同，倘使没有别的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的话。我们跟埃塞尔伯特一块儿走进一间房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蓝眼睛，离开那间房后，最后才会忘却的几乎也是他的蓝眼睛。他的浅色头发很长、很光滑，一直拖到上衣上。胡须是在圣地[1]蓄起的，显得俨然可畏。他从来不剃胡子，也难得去修剪它。胡须柔软、整洁而有光泽，总的说来并不惹人讨厌。它是妇女们可能想绕起来，用它代替丝线，绣成她们需要的花样。他的肤色是白净的，几乎是嫩红色，他身量不高，四肢细瘦，但很匀称，嗓音特别悦耳动听。

他的举止与衣着也同样与众不同。他丝毫没有英国人的那种 mauvaise honte[2]，并不需要任何寒暄介绍来使自己讨人欢喜。他惯常不拘任何礼节就去跟陌生男人和女人攀谈，在这么做时似乎也从来没有碰到非难。他的服装是无法加以形容的，因为它多种多样，可是它在颜色与式样方面，总是和他一时混在一块儿的那些人的完全相反。

他惯常喜欢跟女人调情，这么做的时候良心上毫无顾忌，也就是说，丝毫没有想到这种作风是不对的。他没有怕给触痛的心情，简直不知道人类会受到这样的损伤。他没有去多想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他就会说，待一个女人薄情，意味着损害到她在社会上的上升。因此，他的操守不允许他去垂涎一个姑娘，要是他认为有一个适合她下嫁的男人在场的话。这样，他的温厚的性格常常妨碍了他的玩乐，不过没有其他的动机会使

① 指巴勒斯坦。
② 法文，意思是："羞怯"。

他不去对他看中的每一个姑娘尽情倾吐出他的爱慕之情来。

但是伯蒂·斯坦霍普——人家一般全这样叫唤他——在男人中和女人中都很受欢迎，在英国人和在意大利人中也一样受到欢迎。他认识的人非常多，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他并不注重等级，也不厌恶身份比他低的人。他跟英国贵族、德国店主和罗马教士都很亲密。对他说来，所有的人几乎全都一样。他是脱离了任何偏见的。没有什么德行能够使他倾倒，也没有什么罪恶能够使他大吃一惊。他具有一种生来文雅的态度，似乎使他有资格出入最高的阶层，然而他在最低下的阶层中也从不显得不相称。他没有原则，不顾别人，不尊重自己，也不渴望在蜂房中做一个不单单是雄蜂的角色，只要他作为雄蜂，可以得到足够他需要的蜂蜜的话。关于蜂蜜，大概可以预言，他在往后的日子里只会获得不很充足的数量。

这就是斯坦霍普家的家庭成员。他们这时候忽然前来，加入了巴彻斯特大教堂区的宗教界。也许，不可能想象出比这更奇怪的结合了。这可不象是他们全体落进了以前一直不知道、没提过的这片大教堂区。那样的话，新来的人和普劳迪一伙人或是格伦雷一伙人就根本不可能混到一起了。情况远不是这样。巴彻斯特对斯坦霍普家每一个人的名字全都知道，所以准备张开胳膊来欢迎他们。博士是巴彻斯特的一位受俸牧师，一位教区长，是它的一根擎天柱。再说，普劳迪家和格伦雷家全都指望他是一位可靠的盟友。

他自己是一位贵族的弟弟，他妻子是另一位贵族的妹妹——这两位贵族都是倾向于辉格党的爵爷，新主教和他们结成了某种同盟。这就足以使斯洛普先生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在他的敌人可以出奇制胜之前，他能把斯坦霍普博士拉拢到他

那一方去。另一方面，老教长多年以前，在博士致力于牧师工作时，曾经大力帮助他升任高级圣职，而这两位博士，斯坦霍普和格伦雷，多年前以年轻牧师的身份，曾经在牛津的公共宿舍里欢聚在一起。格伦雷博士因此毫不怀疑，认为新回来的人管保会站到他的旗帜下来。

他们谁也没怎么想到，斯坦霍普家这时候是由一些什么样的成员组成的。

第十章　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开始

主教和他太太第一次来，只在巴彻斯特度过了三四天。主教大人如同我们见到的那样，已经正式就职，可是尽管他原来想使自己的举止中具有不少高级教士的尊严，却由于家庭牧师的那篇鲁莽的讲道文，而给大大搅乱了。他几乎不敢抬眼去看他的牧师们的脸，不敢用严厉的脸色表示，他实在的意思就是他的“总管”代表他说的那样。他也不敢把斯洛普先生抛开，让周围的人看到他并不赞同这篇讲道文，而对之产生不满。

因此，他以一种沉闷的态度为他的教区人民祝福，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满意。他走回主教公馆去，心里十分怀疑，不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该对那个家庭牧师说点儿什么。他并没有怀疑上很久。他刚费力地脱去细麻布法衣①，他的同甘共苦的伙伴②便走进了他的书斋，连坐还没有坐下就大声嚷道：

“主教，你听说过一篇比这更崇高、更得体、更发聋振聩的讲道吗？”

“噢，亲爱的，哈哈——嗯——唔！”主教不知说什么是好了。

“我希望，主教，你总不见得是说你不赞成吧？”

夫人的目光里有一种神色，不允许主教此时表示不赞成。他感到要是自己打算表示不赞成，那么必须不是这会儿就是永远不说，可是他又觉得眼下实在无法说。不能由他来把内心想的

对他的贤内助说，斯洛普先生的讲道文是不合时宜、傲慢无礼和惹人气恼的。

"不是，不是，"主教回答。"不是，我可不能说我不赞成——那是一篇很机敏的讲道文，用意很好，大概会起不少好作用。"最后这句夸赞话是加上去的，因为他看到前面说的那几句话压根儿没使普劳迪夫人感到满意。

"希望是这样，"她说。"我确信这篇讲道文是应该讲的。你一生中听见过有什么比哈定先生唱连祷更象演戏的事呢，主教？我要请斯洛普先生继续发表一连串关于这个问题的讲道文，直到这种情况完全改变。咱们在咱们的大教堂里，至少要有一种体面的、神圣的、朴实的早礼拜式。这里决不可以再有什么演戏的事了。"说完，夫人便打铃叫人安排午饭。

主教对于大教堂、教长、圣诗班领唱人和教堂礼拜式，比他妻子知道的要多，对于主教的权力知道的也比她多。可是他认为眼下最好不去多谈这个问题。

"亲爱的，"他说，"我想咱们星期二非得回到伦敦去。我发觉我呆在这儿会给政府带来很多不便。"

主教知道，他太太对这个提议是不会反对的。他还感到，这样从战场上撤走，激烈的战斗或许可以在他不在这儿的时候结束掉。

"斯洛普先生当然就留在这儿罗？"夫人说。

"唔，当然啦，"主教说。

这样，在主教公馆里逗留了不到一星期，主教就从巴彻斯特

---

① 麻布法衣，原文为 lawn，指英国国教主教服上边用细麻布制成的两只袖子。

② 指普劳迪夫人。

溜走了，两个月都没有回来，到那时候伦敦的社交季节已经结束。在这一时期里，斯洛普先生并没有闲着，不过他也没有再试图在大教堂里讲道。普劳迪夫人写了几封信来，建议他发表一连串讲道文。作为答复，他解释说，他至少希望把这样一件事延缓到她在这儿，可以来听听的时候。

斯洛普先生利用这一时期来巩固一个普劳迪—斯洛普党——或者不如说是一个斯洛普—普劳迪党。他可没有白费光阴。他并不去干扰教长和牧师会，只用一些小事情去戏弄他们，通知他们说，主教希望这样，主教觉得那样，这种方式使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可是他们又不能抱怨。他在那个城市郊区的一座遥远的教堂里讲过一两次道，不过并没有提到大教堂的礼拜式。他开始成立了两所"主教的巴彻斯特安息日学校"，发出通知说还计划设置一个"主教的巴彻斯特男青年安息日晚讲堂"——又写了三四封信给巴彻斯特铁路分公司的经理，告诉他主教多么急切地希望，星期日的几次列车应停止驶行。

但是两个月后，主教和夫人又回来了。作为通报他们即将回来的一个美好的预兆，他们答应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晚会。请帖是从伦敦发出的——注明了日期，从布鲁顿街发出，并且是用褐色纸张包成一大包，由那条可恶的破坏安息日的铁路送来，交给斯洛普先生的。巴彻斯特城里和城外方圆两英里内所有自命是上流社会先生和女士的人们，全给邀请到了。请帖送给了主教区里所有的牧师，还送给了许多其他很有名望的教士。主教，至少是主教夫人，觉得很有把握，认为这些人是不会来的。不过这次晚会却打算开得宾客盈门，引人注目。他们作好准备，打算接待一百位左右的来宾。

话说这时，格伦雷派人士中情绪有点儿激动不安，他们应不

应该接受主教的邀请呢？他们大伙儿最初的感觉是，借故为自己和妻子女儿写一封最简短的辞谢信。可是渐渐地，策略战胜了忿怒的情绪。会吏长察觉到，如果他听凭大教堂的牧师使主教有正当的生气理由，那么他就大为失策了。他们全体举行了秘密会议，同意全去赴约。他们要表示出来，尽管他们也许不喜欢这个人，他们却乐意对这个职位表示尊敬。他们同意去了。老教长也将缓缓地走去，就算只去半小时的话。大教堂司铎、司库、会吏长、受俸牧师和低级驻堂牧师全都要去，而且全带着他们的太太。哈定先生特别受到嘱咐，要他前去，他心里拿定主意要远远躲开普劳迪夫人。波尔德太太也决定前去，虽然她父亲告诉她，她那方面绝对没有必要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当全巴彻斯特都到那儿去的时候，爱莉娜和玛丽·波尔德全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不应该去。她们不是单独受到邀请的吗？跟主教的那张大请帖一起，那个家庭牧师不是还另外附有一封措词极为恭敬的短信吗？

斯坦霍普家全家也都要去赴会。就连那位懒懒散散的母亲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振作起来了。他们刚才到达，请帖就已经在牧师公馆中候着他们了。巴彻斯特谁也还没有看见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在巴彻斯特社会上露面呢？有几位老朋友，例如会吏长和他太太，来拜访了他们，见到了博士和他的大女儿，但是这个家庭的“杰出人物”还没有为人所知哩。

说真的，博士心里很想阻止“夫人”①接受主教的邀请，可是她本人作出决定要接受。如果她父亲对于把女儿抱进主教公馆去觉得害臊，她可没有这种感觉。

“真个的，我要去，”她对姐姐说，姐姐曾经很平和地试图劝

① 指内罗尼太太。

说她不要去，说客人尽是些牧师和牧师妻子。“牧师敢情跟其他的人一样，如果你把他们的黑法衣剥去了的话，至于他们的妻子，她们大概不会叫我怎么为难。你可以告诉爸爸，我压根儿不打算给留在家里。”

姐姐告诉了爸爸，他觉得除了听凭她去以外，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他还觉得，现在来为自己的儿女感到害臊是无益的。他们成了这样，是在他的纵容下变得如此的。他铺的床，就得由他睡。他播的种，就得由他割①。当然，他并没有用这种话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不过这却是他思想的要点。他怕看见马德琳成为主教的一位客人，倒不是因为她脚跛了，而是因为他知道她会施展她惯用的诱人伎俩，一举一动必然会使规规矩矩的英国妇女感到讨厌。在意大利，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可是没有使他震惊。在那儿，这种情况并不使谁感到吃惊，但是在巴彻斯特这儿，在自己同道的牧师们当中，给人家看到这种情况他觉得很害臊。这就是他的心情，可是他抑制住了。如果他的同道牧师们大吃一惊的话，那又怎样呢！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出了嫁的女儿行为太放肆，就把他在教会里的职务夺走。

内罗尼夫人好歹并不担心自己会使随便谁大吃一惊。她就希望引起一场大轰动，让牧师们拜倒在她的脚下(因为巴彻斯特的男人主要就是牧师)，并且办得到的话，让每一个牧师的妻子全满怀嫉妒、脸色铁青的转回家去。对她说来，没有人年纪太大，几乎也没有人年纪太轻。没有人是过于神圣的，也没有人过于世俗。她完全准备勾引主教本人，然后翘起头来对着主教的太太。她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得手，因为她向来总是成功的，不过有一件事绝对必要，她必须有一张沙发供她专用。

① 英国谚语，这里的意思是“他自作自受”。

给斯坦霍普博士和太太，以及他们子女的请帖，也是装在一只封套里送来的，封套上写着斯洛普先生的姓名。“夫人”不久就知道，普劳迪夫人还没有回到主教公馆来，那个家庭牧师正在负责处理一切。去和他联系要比去和主教夫人联系她更为擅长，因此她写了世上最绮丽的一封短笺给他，在五行文字中说明了自己要说的一切。她说要她不来结识一下巴彻斯特主教和主教夫人，还有斯洛普先生，那是多么不可能，接下去便叙述了一下自己的痛苦状况，最后表示深信，普劳迪夫人对于她请求允许给抬到一张沙发上去，一定会原谅她的鲁莽冒昧的。接着，她附去了一张她的精美的名片。她收到了斯洛普先生的一封同样客气的复信——一定放一张沙发在大客厅里，就在那道大楼梯通上来的地方，专供她使用。

随后，招待会的日期到了。主教和他夫人到那个重大日子的上午才从伦敦回来，象这类大人物该做的那样，不过斯洛普先生曾经日夜操劳，照料着把一切都安排就绪。要做的事情可不少。天知道主教公馆从什么时候以来就没有见到过宾客了。需要添置一些新家具，新的锅盘碗盏，新的茶杯茶碟。普劳迪夫人起初说过，她决不自贬身份去在意饮食这种庸俗的事，但是斯洛普先生出于节约却劝说她，或者不如说是写信给她！主教们应当热情好客，而好客就意味着饮食。这样，这个晚餐会才蒙她同意了，不过客人们全得站着吃。

公馆的二楼上有四间房，每一间都通进另一间去。它们是两间客厅、一间接待室和普劳迪夫人的小客厅。从前，这些房间里有一间是格伦雷主教的卧房，另一间是他的起居室兼书房。然而，现在的主教却搬到楼下一间后客厅去住了，并且获悉，他在餐厅里可以很好地接待他的牧师们，如果他们人来得太多，无法

让进他那间很小的私室去的话。他开头不愿意让步，可是经过一场短暂的辩论后，终于屈服了。

普劳迪夫人在察看她那套房间时，心头十分激动。这几间房实在富丽堂皇，至少在烛光下会显得是如此，但是它们却没花多少钱就布置起来了，这是很可赞赏的。大房间里挤满了人、洋溢着灯光时，总显得很气派，因为房间很大，挤满了人，又灯烛辉煌。小房间就需要昂贵的装饰和考究的家具。普劳迪夫人知道这一点，尽量利用了它。她因此弄来了有十二只灯头的巨型煤气灯，悬挂在每一间房的天花板上。

客人将在十点钟到达，晚餐将从十二点持续到一点，到一点半，大家全都散去。马车将由市区里的那道大门进来，由外面的那道大门离去。要求马车在一点前一刻就准备来接人。这件事安排得十分周到，斯洛普先生可真是挺有价值的。

九点半钟，主教和他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走进了那间大接待室。他们全很华丽、很严肃。斯洛普先生正在楼下对酒作一些最后的吩咐。他很知道副牧师和乡下教区牧师，以及他们的家眷，并不象大教堂区里的长老们那样，不需要这么慷慨的一件东西。在这类事情上，有一种大有裨益的等级之分。二十先令一打的马尔撒拉酒①，对于外面角落里附加的那几桌来宾也就很不错了。

“主教，”主教大人坐下时，夫人这么说，“请你别坐在沙发上。沙发是专为一位女士安排的。”

主教忙一跳站起身，在一张藤心椅子上坐下。“一位女士？”他恭顺地问，“你是说专为一位女士安排的吗，亲爱的？”

---

① 马尔撒拉酒（Marsala），意大利西西里岛海港城市马尔撒拉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是呀，主教，专为一位女士安排的，"他妻子说，不屑详细去解释。

"她没有腿，爸爸，"小女儿吃吃笑着说。

"没有腿！"主教睁大了眼睛说。

"胡说，内塔，你说些什么呀，"奥利维亚说。"她有腿，可她不能行走。她平时不得不总躺下，由三四个男人抬着她到处走。"

"啊呀，多么古怪啊！"奥古斯塔说。"总由四个男人抬来抬去！我想我决不喜欢这样。我后面没问题吗，妈妈？我觉得好象是敞开着。"她转过身去，把背对着关心的母亲。

"敞开着！你当然是敞开着罗，"她说，"裙带挂下来有一码长。我不知道干吗付给理查兹太太这么高的工资，如果她不能操心照料着你们的外表是否合式的话。"说着，普劳迪夫人把这儿的带子掖了掖，把那儿的衣服拉了拉，又把女儿推了推，摇了摇，然后才说她没问题了。

"可是，"主教又说，他对这位神秘的女士和她的腿感到非常好奇，"使用这张沙发的究竟是谁呢？她姓什么，内塔？"

前门上一阵雷鸣般的敲门声打断了这次谈话。普劳迪夫人站起来，轻轻地动了一下，用手扶了扶帽子的两边，朝镜子里瞧了瞧。每一个姑娘都蹑手蹑脚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蝴蝶结。斯洛普先生三级并作一级奔上楼来了。

"究竟是谁，内塔？"主教悄声对小女儿说。

"是马德琳·维舍·内罗尼'夫人'，"女儿悄声回答。"您可得留神，别让谁坐在这张沙发上。"

"马德琳·维西尼罗尼'夫人'①，"这个迷惑不解的大教士

① 主教没有听清楚，把"维舍·内罗尼"误听成了"维西尼罗尼"。

自己嘀咕说。要是内塔告诉他奥德的公主① 或是西群岛的波马拉女王② 要来光临，他也不会更为吃惊了。马德琳·维西尼罗尼"夫人"，她的腿站不起来，事先说好要在他的客厅里使用一张沙发！——她会是谁呢？可是那会儿他无法进一步再去询问，因为仆人通报说，斯坦霍普博士和太太来了。他们稍早一点儿就给送出来，以便"夫人"可以有充分时间很方便地给抬上马车。

主教笑容满面地迎着这位受俸牧师的太太，主教夫人也笑容满面地迎着这位受俸牧师。斯洛普先生也给介绍过了，他很高兴结识一位常听见人家说起的长老。博士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显得仿佛无法来回答一下斯洛普先生的这句恭维话，因为，说真的，他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斯洛普先生。博士尽管长期不在国内，见到一位英国高尚人士，还是识别得出来的③ 。

接着，客人大批到来了：奎瓦富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成年的女儿。贾德威克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那位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和他的太太，以及牛津回来的一个做牧师的儿子。那个没有家累的瘦小的博士。哈定先生跟爱莉娜和波尔德小姐。教长由一个憔悴的老闺女搀扶着，她是他唯一的孩子，这时候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位小姐对于石头、蕨类植物、一般植物和害虫很有研究，曾经写过一部关于花瓣的书。特雷福伊尔小姐就她的为人而言，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律代理人芬雷先生和他的妻子，这使许多以前在客

---

① 奥德的公主 (Begum of Oude)，印度奥德王国的君主。奥德于一八五六年为英国所并吞，现在是印度北方邦的一部分。

② 西群岛的波马拉女王 (Queen Pomara of the Western Isles)，西群岛是大洋洲的一组群岛。一八二七年，波马拉四世在塔希提岛即位，成为该岛女王，她于一八七七年逝世。塔希提岛现属法国。

③ 这是斯坦霍普博士的答话。

厅里从来没有会见过他的人感到十分惊愕。巴彻斯特的五位医师全都到了，还有那位退休的药剂师兼拔牙医生老斯卡尔彭，他收到主教的请帖后，第一次受到教育，要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上层社会的人士。随后，会吏长和他太太带着大女儿格里珊尔妲[1]来了。格里珊尔妲是一个身材苗条、脸色苍白、腼腆怕羞的十七岁姑娘。她紧跟着她的母亲，用恬静而又留神的眼睛注视着外界，是一个长大成人后，管保会变得十分俏丽的人儿。

这样，房间里便挤满了来宾。他们三三五五，形成了一小群一小群。每一个新来的客人都向主教致意，然后朝前走去，以免这位大人物来过份招待。会吏长热忱地跟斯坦霍普博士握手。格伦雷太太挨着博士太太的身旁坐下。普劳迪夫人摆出很有分寸的风度忙来忙去，对人献出多少殷勤，完全按照各个客人的身份来决定，就象斯洛普先生对于款待客人的酒那样。但是沙发依然空着，二十五位女士和五位先生，都曾由那个留神注意的家庭牧师彬彬有礼地预先说了一声，才没有在那儿坐下。

"她干吗不来呢？"主教暗自想着。他一心想到那位"夫人"，因此几乎忘了自己作为主教一举一动该如何了。

最后，一辆马车疾驶到门厅的台阶前。它驶来的方式和那天晚上驶来的任何其他车辆大不相同。公馆里起了一大阵骚动。博士站在客厅里，听见了它，知道他的女儿来了，于是退到最远的角落里去，在那儿可以不看见她进来。普劳迪夫人这时候振作起精神，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情即将到来了。主教本能地知道维西尼罗尼夫人终于来了。斯洛普先生急匆匆地走进了门厅，

[1] 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作者说会吏长有两个女儿，大的叫佛洛林妲，小的叫格里珊儿（见《巴彻斯特养老院》第84页），这里又说带着大女儿格里珊尔妲，显系一时疏忽。

预备从旁帮助。

然而，他在门厅台阶上碰到的“扈从”险些儿把他撞翻，踏倒。他尽可能站起身来，跟着“扈从”走上了楼。“夫人”给头朝前抬了进来，她的头部是由她兄弟和一个惯常做这种差使的意大利男仆照料着，脚是由夫人的女用人和夫人的意大利小厮照料着，夏洛特·斯坦霍普跟在后面，照料着一切都做得相当大方和得体。这样，他们很轻松地走上了楼，进了客厅，人们立刻让出了一条大路，“夫人”很安稳地在长沙发椅上靠坐下。她事先曾经派了一个仆人来打听，是一张头在左边的还是头在右边的沙发①，因为她需要根据这一情况穿好衣服，特别是戴好手镯。

她的衣服很合身。它是一件白天鹅绒服装，上面没有别的装饰品，只有胸前用考究的白花边和珍珠盘成的一些花纹，袖口也盘有一圈同样的花纹。在前额上，她扎了一条红天鹅绒带子，中央闪亮着一只华丽的镶嵌成的丘比特像②，他的翅膀是极其可爱的天蓝色，丰满的脸蛋儿是极其明净的淡红色。她靠坐在那儿，露出一只胳膊来。在那只胳膊上，她戴了三只精美的手镯，每一只上的宝石全不一样。在她身下的沙发上，铺有一件大红绸披风或是围巾，从沙发头上、靠垫上一直铺到了她的整个儿身子下面，把她的脚也遮盖起来了。她穿着这样的衣服，外表又打扮成这样，显得那么艳丽而又那么文静，身下披风的颜色把白衣服的晶莹纯洁衬托出来，并且有所增强，再加上那个美丽的脸庞和那双大胆、闪亮、咄咄逼人的大眼睛，所以不论男女，都不可能不去看她。

---

① 这样，她好知道自己是得向左还是向右侧身靠在沙发上。

② 丘比特(Cupid)，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系一手持弓箭，生有双翅的裸体美少年。

有好儿分钟，男男女女别的事不做，就那样看着她。

抬她的人也很值得注意。那三个仆人全是意大利人。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内或许并不特别，在巴彻斯特的主教公馆里却很特别。那个男仆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使有些人心里疑惑不定，不知他是朋友呢，还是仆人。他们对埃塞尔伯特也同样感到疑疑惑惑。那个男仆身穿一件宽大、普通的黑呢晨礼服。他生着一张肥胖、洁净、心满意足的脸，脸上一点儿胡碴儿也没有。脖子上围着一条松散的黑绸颈巾。主教试图朝他哈哈腰，可是这个仆人由于受过很好的训练，压根儿没有去注意主教，他轻松自在地走出了那间房，后面跟着那个女用人和那个小厮。

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从上到下穿了一身浅蓝色的服装。他穿着极其宽松的蓝上衣，象猎装那样剪裁得四四方方，而且很短，还用天蓝色的丝带滚了边，里面穿着一件蓝缎子的背心，围了一条蓝颈巾，用一只珊瑚环把它束在喉咙下面，下身穿着一条宽大的蓝裤子，几乎把脚也遮盖起来了。他的柔软、光滑的胡子这天显得前所未有的柔软、光滑。

主教先前犯过一次错误，所以这时候以为他也是一个仆人，因此空出地方来，让他走过去。可是埃塞尔伯特很快便纠正了这个错误。



第十一章　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结束

“您是巴彻斯特主教吧？”伯蒂·斯坦霍普伸出手来，坦然地说。“我很乐意结识您。我们在这儿给挤到了一块儿，是吗？”

按实在说，他们是给挤到了一块儿。他们给挤到那张沙发的头后面：主教等着接待他的客人，另一个则刚在抬他的姐姐。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一点儿空隙好移动了。

主教连忙伸出手去，很矜持地欠了欠身，说他很乐意认识——。他没法说下去，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位意大利绅士呢，还是一位伯爵或公爵。

“我姐姐实在使你们大伙儿太费事啦，”伯蒂说。

“没有的事！”主教很乐意有机会来欢迎维西尼罗尼“夫人”——他至少这么说了一句——同时试图挤到沙发的前面去。

这时候，他至少已经知道，他不认识的这两位客人是姐弟俩了。他猜想，这个男的一定就是维西尼罗尼先生——或者是伯爵或公爵，如同可能的那样。真是奇怪，他英语讲得多么好，只带一丁点儿外国腔调，没有别的。

“总的说来，您喜欢巴彻斯特吗？”伯蒂问。

主教显得很庄重，说他的确很喜欢巴彻斯特。

“您来到这儿没有多久吧？”伯蒂说。

“是呀——没多久，”主教说，同时再一次想在沙发后背和一位身材臃肿的教区长之间挤了出去，那位教区长正睁大两眼从沙发后面注视着“夫人”所扮的鬼脸。

“您早先不是一位主教吧？”

普劳迪博士解释说，这是他接下的第一个主教区。

“噢——我是这么想，”伯蒂说，“不过您时时调动，是吗？”

“偶尔有些调动，”普劳迪博士说，“不过不象从前那么频繁。”

“他们已经把各个职位的待遇都削减到几乎相同的数目了，是不是呢①？”伯蒂说。

主教对这句话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于是又试图把那个教区长推开。

“可是我想工作是不同的？”伯蒂说下去。“在巴彻斯特这儿有不少工作得做吗？”他问这句话的腔调，跟海军部的一位年轻事务官可能会用来问财政部的一位新助理同一句问话时一模一样。

“国教教会一位主教的工作，”普劳迪博士相当庄严地说，“可不是轻松的。他得担负起的责任确实很重大。”

① 这是指国教教务委员会的那项建议，见本书第14页注①。

“是吗?”伯蒂这么问,把俊美的蓝眼睛睁得很大。“唔,我可从不害怕负责。我自己以前也想当主教。”

“想当主教!”普劳迪博士十分惊异地说。

“那就是说,想当牧师——先当牧师,您知道,然后再当主教。我要是有天这么做起来,那我就会坚持下去的。可是总的说来,我最喜欢罗马教会①。”

主教可没法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他没有作声。

“现在拿我父亲来说,”伯蒂继续说下去,“他没有坚持下去。我想他是不喜欢把同样的话那么时常一遍遍说。唔,顺带问一声,主教,您看见我的父亲吗?”

主教比先前更为惊愕了。他看见他的父亲吗?“没有,”他回答说。“他还没有获得这份荣幸,他希望能获得。”在他这么说着时,他决意狠狠推一下那个臃肿肥胖、一动不动的教区长,要是他有力量这么做的话。

“他就在这间房里什么地方,”伯蒂说,“很快就会出来的。顺便问一声,您对犹太人的事知道不少吗?”

主教终于看到了一条出路。“请你原谅,”他说,“我不得不在房里四处走走。”

“唔,我大概也得跟在您的后边,”伯蒂说。“非常热——是吗?”他这句话是对那个肥胖的教区长说的,这时候他正跟那个教区长挨得非常近。“他们把这张沙发放在房间里或许是最不合式的地方啦。我们来移动它一下,怎么样。当心,马德琳。”

沙发放的地方的确不好,呆在沙发后面的人发觉要走出去很不容易,——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堵起来。这样安排是很不妥当的,伯蒂认为最好来改进一下。

① 对天主教教廷的卑称。

“当心，马德琳，”他说，然后转身对着那个肥胖的教区长，加上一句道，“请你帮我稍许推一下。”

教区长全身的重量正压在沙发上，他无意中用力过猛，加快并增强了伯蒂原来已经推动的沙发的移动速度。沙发从本来放的地方直冲向前，一直冲到了房中央。普劳迪夫人和斯洛普先生当时正一块儿站在“夫人”的面前，竭力想显得殷勤关切，不过她的情绪并不太好，因为她发觉，遇到她对这个女人说话时，这个女人的答话总是对斯洛普先生说的。斯洛普先生无疑是她很中意的人，可是普劳迪夫人却不想比家庭牧师更不为人所注意。她正变得严肃傲慢、不很痛快时，沙发的小脚轮子不幸一下绊住了她的花边裙裾，把她的装饰品简直不知带走了多少。这当儿只听见褶裥散开的声音，缝线劈啪断裂的声音，褶子一下打开，荷叶边眼看着落下，料子的门幅全展现出来，——扯裂的花边支离破碎，有一长段乱纷纷地拖在地毯上，仍旧紧紧缠着沙发移动所依靠的那只恶劣透顶的小轮子。

当一座花岗岩炮台建造起来时，战斗人员总认为它极其壮观，总赞叹它的匀称雄伟。这是多年的作品。它的精巧的炮眼，完善的胸墙，以及重重叠叠的暗炮塔，全显示出了现代科学的技巧。可是不久，一个小火花点着了那个危险莫测的引信——一阵尘土直腾到了天空——接下去所看见的只是泥土、灰尘与丑恶的瓦砾。

我们知道，当朱诺① 的姿色遭到人家鄙视时，她是何等愤怒啊！我们也知道，就连神仙的心里也会有何等样的暴风雨般的激情。正如同朱诺在艾达山上可能会望着帕里斯那样，当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把沙发的那只脚推进普劳迪夫人的花边裙裾

① 参看本书第 43 页注①。帕里斯当时以牧羊人身份居住在艾达山上。

时，她也就是那样望着埃塞尔伯特。

“哎唷，你这蠢货，伯蒂！”“夫人”看到闯下了什么祸事，以及后果会如何时，连忙这么说。

“蠢货！”普劳迪夫人也跟着说了一声，仿佛这个词儿还不够强烈，不足以表达需要表达的意义似的。“我得让他知道——，”接下去，她朝自己四周瞥了一眼，想知道糟到什么地步，她发觉眼下她应该先把自己衣服拉散的部分收集拢来。

伯蒂看到自己闯下了什么祸事，忙跳过沙发，在那位气恼的夫人面前跪下一条腿去。毫无疑问，他的目的是想把那条扯散的花边从小脚轮子上解下来，但是看上去好象是在请求一位女神宽恕似的。

“放开我，先生！”普劳迪夫人说。我们无法说，她是从什么诗剧的片断中引用来这个词儿的①，但是它一定是逗留在她的记忆里，这时候她使用出来恰巧似乎很郑重。

“您要是能宽恕我，我就飞快赶到仙女们的织布机那儿去，把造成的损害给修补好，”埃塞尔伯特依然跪着，这么说。

“放开我，先生！”普劳迪夫人加倍着力地说，几乎怒不可遏了。那句提到仙女的话简直是嘲笑，用意是想使她受到奚落。至少这是她的看法。“放开我，先生！”她几乎尖叫起来。

“不是我，是这张该死的沙发，”伯蒂说，他恳求地望着她的脸，举起两只手来，表明他并没有碰到她的东西，不过仍旧跪在地上。

“夫人”见到这情形，笑了起来，真个的，不是哈哈大笑，可还是能够听见。正如同母老虎失去了虎崽子以后，会以同样的忿

① 普劳迪夫人可能是想起了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中的一句话：“放开我，各位先生……”

怒扑向任何能逮住的东西那样，普劳迪夫人这时便转向她的女客人。

“太太！”她说——我们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她两眼里闪射出的怒火。

“夫人”对着她的脸凝视了一会儿工夫，然后转过去对着她弟弟开玩笑地说道，“伯蒂，你这蠢货，站起来呀。”

这时候，主教、斯洛普先生和普劳迪夫人的三个女儿全围住了她，把她的雍容华贵的服饰所遭到的大破坏收集拢来。姑娘们在妈妈身后排成一个半圆形，这样跟随着她，提溜着那些破碎的花边，以一种并不完全缺乏尊严的神态离开了接待室。普劳迪夫人不得不退出去重新梳装打扮一番了。

等这群灿烂的人物昂视阔步地走过以后，埃塞尔伯特站起身来，装着很生气地转身对着那个肥胖的教区长说，“说到头，这是你闯的祸，长老——不是我闯的。但是你或许正等着提升，所以我就承担下了。”

大伙儿听到这话，对着肥胖的教区长哄堂大笑，主教和家庭牧师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样，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唉呀，主教，我对这件没料到的事情真感到抱歉，”“夫人”说，一面伸出手去，使主教不能不接受。“我弟弟真是粗心大意。您请坐下，容我很荣幸地来认识认识您。我虽然是个可怜人，需要有张沙发，可是我并不十分自私，不想独个儿占用。”马德琳向来能够自行挪动一下，腾出地方来让一位先生坐下，不过象她所说的，女朋友们的大裙子① 体积太大，实在容纳不了。

“我自己硬撑着上这儿来，完全就是为了想来见见您，”她说下去。“当然啦，您公务这么忙，我们连想也不能想到您会有时

① 大裙子，原文为 crinoline，系从前西洋妇女穿的有衬架支撑的女裙。

间上我们那儿去，那就是说，上我们家作客。在英国的晚餐宴会上，一切那么沉闷，那么严肃。您知道吗，主教，我上英国来，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我会认识您。”她用一个女魔王的神情瞅着他。

然而，主教却认为她看起来很象一位天使。他接受了那个腾出来的地方，在她身旁坐下，还说了一些陈词滥调，表示自己对她不辞辛苦前来深为感激，一面愈来愈觉得纳闷，不知她究竟是什么人。

“当然，您总知道我的伤心事了？”她继续说。

主教一个字也不知道。不过他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她不能象别人那样走进一间房，因此尽可能把这安排得好一些。他摆出一副说不出多么伤感的神色说，他知道上帝怎样折磨了她。

“夫人”只用 条最好看的手绢轻轻抹了抹眼角。是的，她说——她受到了痛苦的磨难——她认为是人类通常不能忍受的磨难。虽然孩子留下来给她，一切别的全没有啦。“唉！主教，”她大声说，“您一定得看看我的孩子——是一个好极了的人家的最后一个苗子。您一定得让一个母亲抱着希望，知道您会用您的神圣的手摸一下她的天真的小脑袋，使她具有女性的美德。我可以这么希望吗？”她盯视着主教的目光问，同时又把一只手放在主教的胳膊上。

主教终究是一个男人，连忙告诉她可以这么希望。说到头，她也不过是请求他替她的女儿行坚振礼①——真个的，这是一个没必要提出的请求，因为这是他理所当然应做的事，倘使这位年轻女人按着寻常的方式前来找他的话。

---

① 坚振礼(confirmation)，英国国教教规，入教者受过洗礼一定时期后，再接受主教所行的按手礼和敷油礼，以坚定信仰，称为坚振礼。

“泰比里厄斯①的血液，”“夫人”几乎是小声说，“她身上有泰比里厄斯的血液。她是内罗家最后的一代人！”

主教曾经听说过西戈德人②的最后一代，脑子里还浮想着对莫希干人最后一代③的某种模糊的概念，可是把内罗的最后一代这样领到他面前来要求祝福，这是令人惊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很喜欢这个女人。她的想法很正当，说话要比她弟弟来得得体。但是他们是什么人呢？现在很清楚，那个蓄着柔软胡须、穿着一身蓝衣服的狂人不是一位维西尼罗尼公爵。这个女人结过婚，由于她丈夫的关系，当然也是维西尼罗尼家的一名成员了。这样，主教一步步知道了一些情况。

“您什么时候看看她呢？”“夫人”猛孤丁地说。

“看看谁？”主教说。

“我的孩子，”母亲说。

“你的小姐几岁啦？”主教问。

“刚七岁，”“夫人”说。

“哦，”主教摇摇头说，“她年纪太小啦——实在太小啦。”

“但是您知道，在阳光灿烂的意大利，我们可不是凭年龄来计算。”说着，“夫人”对主教露出了她的一个最最甜蜜的笑容。

“不过，说真的，她年纪是太小啦，”主教坚持说。“我们一向行坚振礼总要到——”

---

① 泰比里厄斯（Tiberius），指古罗马皇帝泰比里厄斯·克劳迪亚斯·内罗（Tiberius Claudius Nero Caesar Augustus，公元前42—公元37）。

② 西戈德人（the Visigoths），日耳曼人的一支，四世纪末侵入意大利，越过比利牛斯山，建立王国，七一一年为阿拉伯人所灭。最后一代国王叫罗德里克（Roderic，710—711）。英国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著有长诗《罗德里克，最后一代戈德人》（Roderick: the Last of the Goths，1814）。

③ 美国小说家库珀（J. Fenimore Cooper，1789—1851）著有长篇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1826）。

"但是您可以对她说几句话，您可以让她听见您的神圣的嘴里发出的声音，说并不因为她是一个罗马人，因而是一个遭到排斥的孩子，说她可以既是个姓内罗的，又是个基督徒，还说她的黑头发和深色脸蛋儿可能有古罗马皇帝异教徒的血液，但是她自己却还是上帝恩赐的孩子。您就把这些话告诉她，成吗，朋友？"

朋友说他会这么做的，又问这孩子会不会念教义问答。

"不会，""夫人"说，"在一个被神父支配、被罗马偶像崇拜亵渎的国土上，我可不让她学习那儿的课程。她必须在这儿，在巴彻斯特这儿，首先学会咿咿呀呀讲这些神圣的话。哦，但愿您可以教导她！"

话说，普劳迪博士的确很喜欢这个女人，可是既然他是主教，由他教导一个小姑娘教义问答的基本知识，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他说他将派一位教师去。

"但是您会亲自去看看她，是吗，主教？"

主教说他会去的，可是他该上哪儿去拜访呢。

"在爸爸的家里，""夫人"说，对主教的这句问话露出了一种微感惊讶的神气。

主教实在缺乏勇气，没敢问她爸爸是谁，所以他最后被迫没有去探索这个秘密就离开了她。普劳迪夫人换穿上她的第二套漂亮服装，这会儿回到房间里来了。由于她似乎那么瞧不起这个女人，所以丈夫认为自己最好不要呆在那儿，跟这个女人过分亲密地谈话。不一会儿，他碰上了他的小女儿。

"内塔，"他说，"你知道谁是那位维西尼罗尼'夫人'的父亲吗？"

"不是维西尼罗尼，爸爸，"内塔说，"是维舍·内罗尼。她是

斯坦霍普博士的女儿。我可得去招待格里珊尔妲·格伦雷啦，今儿晚上的确还没有人跟那个可怜的姑娘讲过一句话哩。"

斯坦霍普博士！维舍·斯坦霍普博士！维舍·斯坦霍普博士的女儿，他这时想起来了，自己曾经听说过一点儿她和一个浪荡的意大利流氓结婚的事！那个曾经盘问他的主教身份的傲慢不逊的蓝色小畜生①，就是老斯坦霍普的儿子罗。那个请他去教她孩子教义问答的女人就是老斯坦霍普的女儿！是他自己的一个受俸牧师的女儿！在这些想头掠过他的脑海时，他几乎跟他太太方才一样生气。不过他不得不承认，内罗家最后一代人的母亲，倒是一个讨人欢喜的女人。

普劳迪博士轻快地走进隔壁那间房去，里面聚集了一群格伦雷派的牧师。会吏长出人头地地站在他们当中，而老教长则坐在壁炉旁边一张大扶手椅里，几乎是埋藏在那儿。主教急于想显得宽厚仁慈，如果办得到的话，还想把他的家庭牧师惹起的恶感冲淡一点儿。让斯洛普先生 fortiter in re，他自己则来注入点儿 suaviter in modo②。

"请你别动，教长先生，请你别动，"那个老人试图站起身来时，主教连忙这么说。"这样一个omnium gatherum③ 有你来光临，我真感到非常荣幸。可是我们几乎还没有安定下来，普劳迪夫人还没有能象她原来指望的那样去会会她的朋友。唔，会吏长先生，说到头，我们在牛津并没有待你们很严厉④。"

---

① 伯蒂穿着一身浅蓝色的服装，所以这么说。

② 拉丁文，意思是："行事坚决……温和的态度"。

③ 这是半吊子的拉丁文，意思是："有各式各样人参加的集会"。

④ 一八五〇年约翰·拉塞尔勋爵委派了去调查牛津大学情况的委员会，于一八五二年提出了报告，建议采纳改革家们极力主张的多种改革措施，目的在于削减国教教会通过各学院对大学教学、考试等的控制权，并且扩大教授们的发言权。一八五四年通过的《牛津大学改革法》采纳了委员会的大部分建

“没有，”会吏长说，“你们只拔去了我们的牙齿，割去了我们的舌头，你们还让我们呼吸和吞吃。”

“哈哈，哈哈！”主教大笑，“把牛津一位大人物的舌头割掉可不容易，至于牙齿，——哈哈，哈哈！嗨，按照这问题眼下的情况来看，要是各学院院长没有完全象星期评议会全盛时期那样为所欲为，那是很奇怪的，你说怎样，教长先生？”

“主教，老年人一向不喜欢改变，”教长说。

“要是真是这样，你们一定是一些办事能力很糟糕的人罗，”会吏长说，“真个的，按实情来说，我认为你们把事情弄糟啦。您至少得承认这一点。你们没有做到你们夸口要做的工作的一半。”

“再说，关于你们的教授制度——”大教堂司铎慢条斯理地说。可是他注定只好这样开个头。

“讲到教授，”一个柔和、清朗的声音，就在大教堂司铎的胳膊肘儿后面，响起来了。“你们英国人可以从德国学到许许多多东西，只是你们全太骄傲了⑤。”

主教回头一看，看到那个讨厌的小斯坦霍普也跟着他走来了。教长睁大眼睛望着他，仿佛他是一个鬼魂似的。两三个受俸牧师和低级驻堂牧师也这样望着他。会吏长哈哈大笑。

“德国教授们是有学问的人，”哈定先生说，“不过——”

“德国教授们！”大教堂司铎哼了一声说，仿佛他的神经体系

议，但是如同普劳迪主教所说的，并没有象许多改革家希望的那样，给予各个学院过大的压力，新的星期委员会也没有夺走各学院院长的权力。参看本书第 43 页注②和 46 页注①。

⑤ 伯蒂这句话可以说是正好揭了一些人的伤疤。国教教会中某些人当时正指责调查牛津大学情况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他们想按照德国各大学的方式，把牛津大学变成一个非宗教性的普通学府，用教授教学办法取代导师个别指导办法，并且使奖学金等等的发放不受宗教信仰等的限制。

受到了一次大冲击，只有去呼吸一周牛津的空气才能医治好。

“是的，”埃塞尔伯特继续说下去，根本不明白一位德国教授在一位牛津指导教授的眼里，为什么会是可鄙的。“只不过在牛津博得的教授头衔最有价值罢了。在德国，教授的确教书；在牛津，他们大概只口头讲讲要这么做，往往甚至连讲也不讲。如果你们不同意向德国学习，你们的这些大学很快就会出乱子的。”

这句话大伙儿全没有理睬。六十岁的年高德劭的牧师们不能自贬身份去跟一个穿着这样一身衣服，蓄着这样一把胡子的青年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你在普勒姆斯特德外边那儿饮水还不错吗，会吏长先生？”主教为了改变一下谈话内容，这么问。

“挺不错，”格伦雷博士说。

“不过决不及他的酒那么好，主教，”一个很有风趣的低级驻堂牧师说。

“也不象酒那么普遍应用，”另一个说，“那就是说，为了内心的洗涤。”

“哈哈，哈哈！”主教笑了起来，“宅子里有一酒窖美酒，这是一件大可快慰的事。”

“你的德国教授们大概宁愿喝啤酒吧，先生，”那个好挖苦的瘦小的受俸牧师说。

“他们两种酒都不大在意，”埃塞尔伯特说，“这也许就说明了他们的优越性。犹太教授——”

这个侮辱实在太够呛，牛津精神也忍受不住了，因此会吏长朝一面，大教堂司铎朝另一面走去，后面跟随着他们的门徒。主教和那个年轻的改革家给一块儿撇下，站在壁炉前面那张地毯上。

“我自己以前是个犹太教徒，”伯蒂开口说。

主教决计不再容忍另一次盘问，或者在任何条件下给领进巴勒斯坦去，所以他又想起来，他得去做一件特殊的事情，于是撇下年轻的斯坦霍普和教长呆在一起。教长并没有碰上最糟的情况，因为埃塞尔伯特向他如实地讲述了一下他在圣地的异乎寻常的活动。

“噢，哈定先生，”主教赶上 cidevant① 养老院院长，说。“关于养老院，我想说一句话。你当然知道，我这就要派一位新院长啦。”

哈定先生的心微微动了一下。他说他已经听说了。

“当然啦，”主教继续说，“我只希望瞧见一个人去接下这个职位。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意见怎样，哈定先生——”

“我的意见说出来很简单，主教，”另一个人说。“要是您派我去，我就接下这个职位；万一另一个人得到它，那么我没有得到也不会闹别扭。”

主教表示他听了很高兴，哈定先生可以相信，决不会有别人得到它。有几件事会使职务的性质稍许有点儿改变。哈定先生大概知道这一点，也许不会反对去跟斯洛普先生商讨一下这件事。这是斯洛普先生花了不少精神在照料的一个问题。

哈定先生不知为了什么感到压抑、烦恼。斯洛普先生会把他怎样呢？他知道将要有一些改变？这些改变的性质非得通过一个人传达给院长，那么有谁象主教的家庭牧师那么顺理成章呢？就这样，他极力想说服自己，重新安下心来，可是没有成功。

斯洛普先生这时候坐到了“夫人”的沙发上主教空出来的那

① 法文，意思是：“以前的”。

地方，跟那位太太一直呆到要安排人们去就餐的时刻。普劳迪夫人用不满的眼睛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这个女人不是曾经嘲笑过她方才的苦恼吗，斯洛普先生不是也听见的吗？她不是一个风骚的意大利女人，一半象已婚一半又不象，矫揉造作、装模作样、厚颜无耻吗？她不是非常俗气地用天鹅绒和珍珠装饰着，也用天鹅绒和珍珠装饰着，只是没有从她身上给扯下来罢了？说到头，她不是妄想显得比邻居们都美吗？要说普劳迪夫人嫉妒，那会使人对她的情绪有了错误的想法。她丝毫不希望斯洛普先生爱上她自己。不过她希望斯洛普先生奉承，在宗教与世俗事务上为她效劳出力，不愿意这种效劳出力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向内罗尼"夫人"这样一个目标。她还认为斯洛普先生本当恨这个"夫人"，但是从他的态度上看来，他一点儿也不恨。

"喂，斯洛普先生，"她大大咧咧地走过去说，心头的感觉全流露出来了，"你可以来做点儿有益的事吗？请你领格伦雷太太下楼去吃饭。"

格伦雷太太听到以后，连忙溜开了。普劳迪夫人的话刚说出口，她选定的那个牺牲者①已经用一手挽着她丈夫的一个副牧师，拯救了她自己。要是会吏长看见她和斯洛普先生一块儿走下楼，他会说些什么呢？

斯洛普先生也听见了，但是并不象普劳迪夫人指望的那么听话。说真的，斯洛普先生服从普劳迪夫人的时期就快结束了。他还不希望跟她决裂，而且，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压根儿也不希望跟她决裂。不过他打算做主教公馆里的主子。因为她也作了同样的决定，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大起冲突的。

在离开"夫人"前，他在她面前放好了一张小桌子，并且要求

① 指格伦雷太太。

知道该给她端点儿什么饮食来。她说她不大在意饮食——不要什么——随便什么。这时候，既然她非得单独留下，她感到了自己处境的苦恼。唔，一点儿鸡，几片火腿和一杯香槟酒。

斯洛普先生免不了要为他的赞助人感到害臊，他不得不解释说，并没有预备下香槟酒。

雪利酒①也同样可以。接着，斯洛普先生挽着有学问的特雷福伊尔小姐走下楼去。他问她能否告诉他，巴塞特郡②的蕨类植物是不是和坎伯兰③的不相上下？他在世上最爱好的东西就是蕨类植物。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撇下她挤到房门和餐具柜之间去了。她过了五十分钟才脱身，就连到那时也没有吃到东西。

"你总不是要离开我们吧，斯洛普先生，"那位留神注意的女主人看见她的"奴才"拿着许多食物，高举过客人们的头，朝房门那儿溜去，忙这么说。

斯洛普先生解释说，内罗尼"夫人"还没有吃晚饭哩。

"斯洛普先生，请你让她弟弟拿去给她，"普劳迪夫人声音异常响亮地说。"要你去做这件事，那可不成。斯洛普先生，请你听我的。我相信斯坦霍普先生会照料他的姐姐的。"

埃塞尔伯特正在房内最远的那个角落里十分欢快地忙着，他想向普劳迪夫人的小女儿献点儿殷勤，讨她欢喜。

"夫人，即使马德琳吃不到晚饭挨饿，我也出不来，"他说，"除非我会飞，要不然我的身体实在没法动。"

主教夫人看见自己的女儿也投到敌人那一面去，心里更为

① 雪利酒，原文为 sherry，系西班牙南部产的一种葡萄酒。
② 巴塞特郡(Barsetshire)，作者杜撰的一郡，其首府即巴彻斯特。
③ 坎伯兰(Cumberland)，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一郡。

气恼。等她看见斯洛普先生不顾她的劝告，在她断然吩咐下，还是走出房到客厅里去，她简直怒不可遏，管不住自己了。“我可从没有见到过这么没有礼貌的，”她咕哝着说。“我不能，我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接下去，她烦躁气恼了几分钟后，挤过人群，跟着斯洛普先生去了。

当她来到楼上那间房里时，她发现房里空空荡荡，只有那一对有罪的人。“夫人”很舒服地坐起身在那儿吃饭，斯洛普先生正探身向前，把她需要的东西递给她。他们正谈论着安息日学校的好处。“夫人”先前曾经说过，既然她不可能去接近孩子们，她也许可以希望人家把孩子带到她面前来。

“多会儿带他们来呢，斯洛普先生，”她说。

这时候，普劳迪夫人走进房来了。这倒使斯洛普先生免得作出任何承诺。普劳迪夫人急匆匆地走到沙发前面，面对着这一对有罪的人。她瞪眼朝着他们望了一会儿，然后往前走到隔壁房间去，一面说，“斯洛普先生，主教在楼下特别希望你去陪着。你要是这就上他那儿去，我就很谢谢你啦。”说完，她大踏步朝前走去。

斯洛普先生咕哝着回答了她一句，预备走下楼去。至于主教需要他这一点，他深知他的女赞助人，知道这句话有多大价值，不过他不希望使自己成为一场吵闹的主角，或者使自己没必要地对“夫人”过分殷勤而惹人注目。

“她总是这样吗？”“夫人”说。

“是呀——总是这样——太太，”普劳迪夫人走回来说，“总是这样——对各式各样不得体的行为同样看不顺眼。”她又大踏步走回来，穿过这间房，跟在斯洛普先生身后走出门去了。

“夫人”没法跟着她走，要不然她肯定会这么做。但是她纵

声大笑起来，使笑声跟随着普劳迪夫人的脚步，回响着穿过门廊，传下楼梯。即使她和格里马尔迪①一样矫捷，她大概也不能进行一场更厉害的报复了。

"斯洛普先生，"普劳迪夫人在房门外面赶上那个犯了过错的人说，"我真感到惊讶，你竟然离开我的客人来照料这样一个浓装艳抹、无耻放荡的女人②。"

"可是她脚跛了，不能走动，普劳迪夫人。非得有个人来招待招待她。"

"脚跛了，"普劳迪夫人说。"要是她归我管，我也要使她成为跛脚。她上这儿来究竟为了什么？——那么傲慢无礼——那么装模作样。"

在门厅和两旁的房间里，许多人都在穿大衣、围围脖儿，巴彻斯特的人们都要离去了。普劳迪夫人在客人们告辞时，竭力想对所有的人笑脸相送，可是并不十分成功。她的脾气受到了很大的考验。慢慢地，客人都走了。

"快点儿把马车打发回来，"斯坦霍普博士和他太太离去时，埃塞尔伯特这么说。

斯坦霍普家姐弟留到最后。他们和主教一家人呆在一起，成了一伙很不自在的人。他们全走进了餐厅，后来主教说"夫人"独个儿呆在客厅里，于是他们又跟着他走上楼去。普劳迪夫人聚精会神地在跟斯洛普先生和她的女儿们谈话，心里决定不能再纵容他，也不能让女儿们受到沾染。主教非常害怕伯蒂和那些犹太人，设法单跟夏洛特·斯坦霍普谈论意大利的气候。伯

---

① 格里马尔迪(Joseph Grimaldi，1779—1837)，英国著名的哑剧小丑演员。

② 无耻放荡的女人，原文为 Jezebel，系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残忍放荡闻名，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六章。

蒂和“夫人”只好互相聊聊了。

“你晚饭后来到底吃没有吃，马德琳?”那个冒失的，要不然就是恶作剧的年轻人问。

“啊，吃了，”马德琳说。“斯洛普先生人真好，他特地给我送来了。不过我恐怕他给自己招惹了一些我不希望有的麻烦。”

普劳迪夫人望望她，没说什么。她脸上的那种神情也许可以这样来说明：“你要是有天还会再到这个公馆里来，那我就让你和今儿一样傲慢无礼，装模作样，尽情地捣乱戏谑。”①

最后，马车带着三个意大利仆人驶回来了。马德琳·维舍·内罗尼“夫人”象抬进来时那样，又给抬了出去。

公馆里的女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对自己在巴彻斯特举行的第一场盛大宴会的结果，一点儿也不满意。

---

① 意谓决不会再邀请她来。

第十二章　斯洛普与哈定对垒

在这场宴会后两三天，哈定先生收到一封短信，请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较早的时刻到主教公馆去找斯洛普先生。这封信里丝毫没有不礼貌的地方，然而语气却非常使人不快。内容如下：

亲爱的哈定先生，

请枉驾于明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主教公馆来找我。主教要我向您谈一下养老院的事。我希望您会原谅我定了这么早一个时刻。我这么做，因为我非常忙。不过倘使您觉得实在不便，就请把时间改为十点。您也许可以赐给我一个简短的答复。亲爱的哈定先生，请相信我。

您的诚实的朋友，

奥巴代亚·斯洛普启

一八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

于主教公馆

哈定先生既无法相信，也不会相信任何这一类的事。此外，他还觉得斯洛普先生这样称呼他自己，是相当无礼的。真个的，他的诚实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命中注定一般能有多少位诚实的朋友呢？他们是通过什么过程才形成的？在哈定先

生和斯洛普先生之间，这样一个过程已经走了多少步呢？当哈定先生一遍又一遍读着眼前的这封短信时，他禁不住要拿这些话问自己。不过他还是写了下面这样一封复信：

亲爱的先生：

我将遵嘱于明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主教公馆来拜访。

塞·哈定谨启

星期一于巴彻斯特大街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他准时去敲了敲主教公馆的门，要求会见斯洛普先生。

主教在底层占有了一间小房，斯洛普先生分到了另一间。哈定先生就给领进了后面这一间里，让他坐下。斯洛普先生还没有来到那儿。这位养老院前院长站在窗子面前，朝花园里望去，心头禁不住想到，自从他仿佛是这个人家的孩子，生长在这里，可以自由出入整所宅子以来，多么短暂的一段时期已经过去。他记得当老仆人为他拉开前门时，他们总是笑嘻嘻的，当他比平日多离开几个钟点时，那个熟悉的男管家总说，"哈定先生，见到您，红肿的眼睛都舒服，"而那个大惊小怪的女管家总发誓说，他不可能吃过晚餐，不可能吃过早餐，或是不可能吃过午餐了。接下去，他特别想起每逢他走进老主教的房间时，老主教脸上总洋溢着的那种满心喜悦的高兴的光彩。

在他想到这一切全成为往事时，两眼里不禁露出了一丝泪水。养老院如今对他会有什么用呢？他在世上孤孤单单，一年老似一年。他很快也不得不去了，把一切全都撇下，象他的亲爱的老友那样——去了，把养老院，大教堂里他惯常呆的地方，他

经常所到之处和他的种种快事，全都撇下，留给年纪比较轻，或许还比较聪明的人。他的唱歌！——也许，老实说，那种唱歌的时刻已经过去。他感到仿佛世界正在他的脚下下沉，仿佛这，这是他满怀信心地转向自己满怀信心地向别人宣讲的那些希望的时刻。“如果，”他暗自说，“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能支持他去应付晚年自然感到的那份忧郁，那么这种信仰能有什么价值呢？”这时候，在他用朦胧的眼睛朝外望进主教花园中灿烂的花坛时，他觉得自己获得了需要的那种支持。

但是，他可不喜欢这样给撇下来等候。如果斯洛普先生实际上不希望在九点半接见他，为什么逼得他早餐还在喉咙口就离开他的住处呢？说老实话，这是斯洛普先生方面的策略。斯洛普先生已经打定主意，哈定先生要么卑恭屈节地接受下养老院，要么就完全加以拒绝。他估计到哈定先生大概会比较急促地做后面一件事，如果可以使他心情不好地来谈论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斯洛普先生的估计并不完全错。

等斯洛普先生匆匆走进那间房时，已经快十点钟了。他借口主教和主教区的职务咕哝了一句，冷冰冰地和哈定先生握握手，请他坐下。

话说，这个人摆出的那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的确使哈定先生大起反感，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来表示愤慨。他的思想、性情的整个倾向就是，反对自己这方面摆出任何针锋相对的庄严气派来。他没有那种通过直截了当的公开非难，一下就把人家傲慢无礼的做作打消的老于世故的精神或泼辣作风，象会吏长会做的那样。哈定先生除了顺受以外，别无他法，他因此就这么做了。

“关于养老院吗，哈定先生？”洛斯普先生开口说，他讲到养

老院，就象剑桥大学一所学院的院长讲到一个不得不予以除名的减费生那样。

哈定先生先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然后把一只手搁在另一只手上，放在腿上面，这样望着斯洛普先生的脸，一句话也没有说。

"得再派一个人去当院长，"斯洛普先生说。哈定先生说他知道是这样。

"你当然知道，收入将要大为减少，"斯洛普先生说下去。"主教希望做得很宽大。因此他对政府说，他认为应该定为不少于四百五十镑。我认为总的说来，主教是对的，因为尽管需要办的公务性质不会很繁重，可它们要比以前繁重一些。也许，直接隶属于大教堂镇的牧师，是该根据我们支配的教会资产所允许的范围，过起舒适的生活来。这是主教的意见，我得说，也是我的意见。"

哈定先生坐在那儿，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一句话也没有说。

"收入方面要说的就是这些，哈定先生。那所宅子当然象早先一样，仍旧归院长住。不过我想应该规定，他每七年得把内部粉刷一次，每三年得把外部粉刷一次，而且万一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空出来，就应缴纳维修费。但这是一个还要跟主教商议的问题。"

哈定先生仍旧擦着两手，仍旧一语不发地坐着，注视着斯洛普先生那张讨人嫌的脸。

"至于职务，"他继续说，"我想，如果我听说到的不错，以前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职务。"他勉强笑了笑，仿佛想在诙谐中把这项指控掩饰过去似的。

哈定先生想到自己在那所老宅子里度过的快乐、安逸的岁月，想到自己帮助的那些衰老的人，想到自己的良好的用心，还想到自己的工作，工作当然是最轻松的。他想到这些事情，有一刹那感到疑惑不定，不知自己应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讥讽。他认为自己的对头不一定是存心的，所以并没有斥责他，只是很平静地，也许过于谦恭地说，这个职位过去该办的职务，据他认为全都办理得使已故的主教很满意。

斯洛普先生又笑了。这一回他是嘲笑已故的主教，而不是嘲笑养老院前院长的办事能力。哈定先生明白了他的意思，脸上涨红起来，开始十分生气。

"你得知道，哈定先生，巴彻斯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斯洛普先生说。

哈定先生说这一点他知道。

"而且不仅在巴彻斯特，哈定先生，世界各地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新人正在实行新的措施，把过去几百年无用的垃圾用车子运走，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巴彻斯特，全国各地也都这样在进行。现在，所有领工资的人，必须照料着把这条规定予以执行。现在，哈定先生，很需要有些新人，新人在教会中和在其他职业中一样，正在出现。"

这一番话使我们的老朋友感到很苦恼。他对自己的能力或活动力从来就没有估计得很高，但是他内心的感情全是向着那些老牧师的，而他心里可能起的任何反感，都是针对着那些忙忙碌碌、严厉苛刻、自我吹嘘的新人的。在这种新人中，斯洛普先生是一个极好的实例。

"也许，"他说，"主教宁愿派一个新人到养老院去？"

"绝对不是，"斯洛普先生说。"主教一心希望你去接下这个

职位，不过他也希望你事先能够明白，需要做的是些什么事。首先，养老院下面要附设一所安息日学校。”

“什么！专为了那些老头儿吗？”哈定先生问。

“不是，哈定先生，不是为了那些老头儿，是为了巴彻斯特贫民子女中那些可能适合的人。主教指望你去照管这所学校，教师全在你的督察和照料之下。”

哈定先生把上面的一只手从另一只手上移下来，开始摩挲跷起的那条腿的小腿。

“至于那些老头儿，”斯洛普先生继续说下去，“以及组成养老院一部分的那些老婆子，主教希望你每个安息日早晚都在院内举行一次礼拜式，一星期中另外再举行一次礼拜式，他希望你星期日至少给他们讲一次道，他还希望全养老院的人集合起来做早祷和晚祷。主教认为，这就使得在大教堂里为养老院成员另外保留一些座位没有必要了。”

斯洛普先生停住话头，但是哈定先生仍旧一语不发。

“说真的，为那些女人安排座位是很困难的。总的说来，哈定先生，我不如一鼓作气全说了吧，就那类人来说，我觉得大教堂礼拜式并不是最有益处的，——即使它对任何一类人都是挺有益处的话。”

“你要是同意，我们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哈定先生说。

“我并不希望这么做，至少眼下不希望这样。然而，我指望你充分了解主教对新成立的养老院的种种要求。如果象我毫不怀疑的那样，我从你这儿得到保证，说你和主教的见解完全一致，那么我将非常高兴地从主教那儿去把委任状拿来交给你。”

“但是如果我不同意主教的见解，那怎么样呢？”哈定先生问。

"我希望你不会不同意，"斯洛普先生说。

"如果我是不同意呢？"另一个人又问。

"如果情况不幸是这样，这是我几乎不能想象的，那么我估计你自己的感情会使你认为，谢绝这个职位才是正理。"

"可是如果我接受这个职位，又和主教意见不一，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使斯洛普先生相当烦恼。的确，他曾经和主教商谈过这个问题，并且获得某种权力来向哈定先生提议，应当设置一所主日学校，还应当在养老院举行某种礼拜式，但是他并没有权说，这些提议该成为这个职位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主教的意见是，哈定先生当然会同意的，那所学校就会象城内新成立的其余的这类学校一样，变得归他太太和家庭牧师所控制了。斯洛普先生的意见比较正确。他想要哈定先生拒绝这个职位，那么他自己的一个帮手就可以获得它。可是他没有想到，哈定先生有可能公开地接下这个职位，又同样公开地拒绝这些条件。

"你从主教手里接下一个职位，"他说，"事先就拿定主意不接受这个职位的附带职务，我想这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我成为养老院院长，"哈定先生说，"又玩忽了我的职责，那么主教有办法可以来纠正这种失职的情况。"

"我简直没有料到你会说出这样一番议论来，或者我可以说，你会提出这样一种行动方针来，"斯洛普先生一脸道貌岸然、受了损害的神气说。

"我也没有料到这样一个提议。"

"我至少乐意知道，我该怎样去回复主教大人，"斯洛普先生说。

"我将尽早找一个机会亲自去见见主教，"哈定先生说。

“这样一个安排，”斯洛普先生说，“不会使主教感到满意的。说真的，在可能会出现的每一个推荐人的问题上，要主教亲自接见主教区里的每一位牧师，那是办不到的。我想主教为这件事和你谈过啦。我实在看不出来，他为什么应该操心再接见你。”

“你知道吗，斯洛普先生，我在本城做牧师已经做了多少年？”斯洛普先生的愿望这时候就快实现了。哈定先生是生起气来了。很可能，他会顿时就表态。

“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件事跟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你总不见得会认为，主教有理由允许你把需要一个麻利人担任的职位当作一个挂名差事，只不过因为你在大教堂内工作了许多年。”

“但是如果我请求主教接见我，可能会使他这么做。我在这件事上要跟我的朋友们商议一下，斯洛普先生，不过我可没有意思想要什么花招，——你可以告诉主教，由于我完全不同意他对养老院的见解，因此如果我发现这个职务附带有你提出的那些条件的随便哪几条，我就拒绝接受这个职位。”这么说着，哈定先生拿起帽子，走出房去。

斯洛普先生十分满意。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把哈定先生最后的这一番话，看作是断然拒绝这个职位。至少，他对主教和普劳迪夫人是这么说了。

“这很奇怪，”主教说。

“一点儿也不奇怪，”普劳迪夫人说，“你不大知道，他们这一大伙多么坚决地要抵制你的权力。”

“可是哈定先生那么急切地想得到这个职位，”主教说。

“不错，”斯洛普先生说，“如果他可以取得它而又丝毫不承认大人您的管辖权的话。”

“这是绝对不成的，”主教说。

“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家庭牧师说。

“真个的，我想是这么一回事，”夫人说。

“这件事实在叫我觉得很惋惜，”主教说。

“我可不知道有多少可惋惜的理由，”夫人说。“奎瓦富先生是一位比他合适得多的人，比他更用得着，而且是一位会使自己在主教公馆附近一带有用得多的人。”

“我找奎瓦富先生来谈谈，您说怎样？”家庭牧师说。

“我看你最好去找他，”主教说。



第十三章　垃 圾 车

哈定先生走下主教公馆的小路，步行出去，进入了大教堂区。他心里很不高兴。他的职位和舒适的住宅，第二次又丢掉了，不过这件事他可以容忍。一个年纪只够做他儿子的青年人竟然教训了他，侮辱了他，不过这件事他也可以忍受。他甚至可以从加到他身上来的损害中获得某种安慰，正如我们可以相信，殉道者们从自身受的不公正的苦难中总是得到的那种安慰一样。这种安慰的大小，一般都相当于殉道者们受害的残酷程度。他对女儿说过，他需要那所舒适的老住宅，然而即使不能欢欣鼓舞地，他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大街上他的住处去，倘使事情就这样的话。可是那个家庭牧师的恶毒、浮夸的言论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夺走了他的怡然自得的活力。

"新人正在实行新的措施，正在把过去几百年无用的垃圾用车子运走！"这是些多么冷酷的话啊，可是这些话如今多么经常地让人们以斯洛普式的冷酷无情说了出来！只要可以证明，一个人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不属于过去二十年里创立的某一新学派，那么他就十足完蛋了。他就可以把自己看成垃圾，指望被装车运走。一个人除非内心里能充分认识这个新时代，否则他就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新时代里，公正诚实似乎全不很可取，成功才是价值的唯一检验标准。我们必须嘲笑既定的一切。即使这个笑话非常无聊，非常不合乎玩笑的真正规则，我们还是得笑——要不然，就得当心被装上垃圾车。我们思想、言论、生活全都必须符合时代的精神，写作也必须符合，如果我们染上了这个恶习的话①，要不然我们就毫无价值。新人、新措施，多年的信誉和绝少的顾忌，重大的成功或惊人的毁灭，这些就是知道如何生活的英国人当前的爱好。哎呀，哎呀！在这种情况下，哈定先生禁不住感到自己是一个不知道如何生活的英国人。斯洛普先生的这套新学说和这辆垃圾车至少在巴彻斯特是闻所未闻的，它们大大搅乱了他心地的平静。

"全国各地也都这样在进行！""现在，所有领工资的人就要他们工作！"他难道生活了一辈子就领工资不做事吗？他难道的确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致现在到了老年，给人很正当地当成垃圾，只适合藏到一只大垃圾箱里去吗？他公然隶属于那一派人：格伦雷家，格温家和牛津的神学家中古老的高教派，他们全没有受到使哈定先生烦心的这种自我指责的苦恼。他们一般说来，对于自己言行的明智得当十分满意，就和任何一个斯洛普先生或任何一个普劳迪博士对他自己的言行十分满意那样。但是就

① 恶习，原文为 cacoethes，系拉丁文，意思是："恶癖，恶习"。

哈定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简直没有这种自信心。当他听见自己给世上斯洛普之流的人叫作垃圾时，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扪心自问，这个指控究竟是否是实在的。哎呀，哎呀！证据似乎一般总对他不利。

他在主教的客厅里曾经对自己说，在老年所会带来的那种种忧伤中，在深思默想的人晚年很少能摆脱的那一阵阵伤感惋惜中，宗教信仰将足以给他带来安慰。是的，宗教信仰可以为失去世间任何美好的事物来安慰他，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不是属于那种性质积极，使他能够为自己虚度的岁月忏悔，从而以一种对未来满怀希望的精神度过自己的余年呢？再说，这种忏悔本身，它是不是痛苦流泪的后果呢？谈到忏悔是很便当的，但是一个人得历尽艰辛才能做到这一点，得活活把皮剥去，象圣巴塞洛缪[①]那样，得满身带箭，象圣塞巴斯蒂安[②]那样，得躺在烤架上受到烤焙，象圣洛伦佐[③]那样！如果他过去的生活需要这样来忏悔，那怎么办呢？他有力量经受得住吗？

哈定先生离开主教公馆后，在大教堂区那些榆树的树阴下缓缓地走了大约一小时，然后就到他女儿家去了。他至少已经拿定主意，要到城外普勒姆斯特德去和格伦雷博士商议一下，首先还要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爱莉娜。

现在，他注定要经历另一场痛苦了。斯洛普先生已经抢在他前面到寡妇家去过。他在前一天下午曾经到那儿去拜访。当

---

① 圣巴塞洛缪(St. Bartholomew)，《圣经》中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根据传说，他在亚美尼亚被活活剥去皮以后，钉在十字架上。

② 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罗马基督教殉教者，他先被弓箭射伤，随后挨乱棍打死。

③ 圣洛伦佐(St. Lorenzo)，不详，可能是指意大利佛罗伦萨修道士堂洛伦佐(约 1370—1425)。

时他曾经说，他禁不住很高兴地要来告诉波尔德太太，她父亲这就要回到海拉姆养老院那所精致的宅子去了。他得到主教的指示，要他通知哈定先生，马上就要委派了。主教对于能够经由他的手把哈定先生多年来为之增光的这个职位重行授给他，自然只有太高兴了。接下去，斯洛普先生渐渐地讲到他希望不久看见附属于养老院的那所美好的学校。他把这个生动、有益的附属慈善机构描述了一番，把波尔德太太完全吸引住了。她那会儿甚至说，她深信父亲会赞同的，而且她自己也乐意负责一个班。

任何人要是听见和看到斯洛普先生对女儿和对父亲讲到计划办起的这个机构时的那种全然不同的音调和全然不同的态度，必定会承认斯洛普先生是一个天才人物。他对波尔德太太只字没有提养老院内的讲道和礼拜式，只字没有提要把老人们排除在大教堂之外，只字没有提维修和粉刷的事，只字没有提把垃圾装车运走这一点。爱莉娜当时曾经暗自说，她的确不喜欢斯洛普先生这个人，可是他是一个热心、活跃的牧师，在巴彻斯特无疑会是有用的。这一切为哈定先生经历更多的痛苦作好了准备。

爱莉娜听见爸爸走上楼来时，脸上忙装出最快乐的神色，因为她以为自己该向他祝贺了，可是她一瞧见他的脸，立刻知道没有什么可祝贺的。从前有一两次，她曾经看见他脸上带着这种疲乏、伤感的神情，所以记得很清楚。《朱庇特》上那篇攻击他的文章，使他最终辞去了养老院的职务。当他第一次读到那篇文章时，她就曾经看见他象这样。当会吏长劝说他，不管他自己觉得是否合式，是否体面，继续留在那儿时，她也曾经看见他象这个样子。这时，她一眼就看出来。他内心里异常烦恼。

“哟，爸爸，出了什么事？”她说，一面放下孩子，让他在地板上爬。

“我来告诉你，亲爱的，”他说，“我这就要上城外普勒姆斯特德去。你不和我一块儿去吗？”

“上普勒姆斯特德去，爸爸？您预备在那儿呆过夜吗？”

“大概今儿晚上呆一宿。我为了这个使人厌烦的养老院，非得去和会吏长商议商议。嗐！但愿我永远不再去想到它。”

“怎么啦，爸爸，什么事？”

“我刚去找过斯洛普先生，孩子。他是世上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啦，至少就我说来是这样。”爱莉娜脸色微微红了一下，可是如果她以为父亲是暗暗提到她和斯洛普先生的相识，那她可错了。

“唔，爸爸。”

“他想把养老院变成一所主日学校和一所小教堂。我想他总要照着他的意思办。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到这样一个机构里去效力，因此我大概非拒绝这个职位不可啦。”

“那所学校会有什么害处呢，爸爸？”

“缺少一个合适的教师，亲爱的。”

“这当然会派去的。”

“斯洛普先生就想使我成为他的教师。但是我实在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我打算拒绝。”

“哦，爸爸！斯普洛先生并没有想那样。他昨儿上这儿来的。他想做的是——”

“他昨儿上这儿来的吗？”哈定先生问。

“是的，爸爸。”

“谈到养老院了吗？”

“他说瞧见您又回到那儿去，他多么高兴，主教也挺高兴。接下去，他就讲到主日学校。说实在的，我同意他的意见。我还以为您也会同意哩。斯洛普先生讲到一所学校，不是设在养老院内，只是和养老院有联系，您就是学校的赞助人和监察人。我还以为您会喜欢这样一所学校哩。我答应去照看它，并且接下一个班。这一切都似乎非常——。但是，啨，爸爸，如果我发现自己做错了，那我就会非常难受的。”

“你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孩子，”他温和地，很温和地说，一面推开女儿和他的亲热。“你想要使自己做点儿有益的事，这不可能有什么错。说真的，你完全应该这么做。每一个不乐意沉沦下去的人，现在就非得努力。”可怜的哈定先生在痛苦中试图这样来向他的孩子宣讲一下这种新学说。“男女全都一样，”他说下去。“你做这样一件事，决没有什么不是的地方，孩子，不过——”

“唔，爸爸。”

“我可不大能肯定，如果我是你，我会不会挑选斯洛普先生来做我的指导。”

“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么做，也决不会这么做。

“要我说他不好，那是很恶劣的，因为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不好，只是我拿不大准他是否诚实。他的态度不大象个上流人士，这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把他当作我的指导，爸爸。”

“至于我自己，孩子，”他继续说，“我们都知道那句老话——‘教老顽固接受新知识是不中用的。’我非得谢绝这个主日学校，因此大概也得谢绝养老院。不过我得先去和你姐夫谈谈。”这样，他拿起帽子，亲了亲毛娃子便离开了，撇下爱莉娜和他一样

闷闷不乐。

这一切大大加深了他的痛苦。他没有几个意趣相投的亲人，因此他经受不起跟一个感情融洽、对他最有价值的人断绝往来。然而，看来很可能，情况会是这样。他自己并不承认他希望女儿恨斯洛普先生，可是如果她表达出了这种情绪，那么他对女儿如此凶很无情所发出的斥责，决不会是十分严厉的。但是事实是，她和斯洛普先生很友好，同意了他的见解，立刻附议了他的计划，并且欣然听着他的教导。哈定先生不希望女儿恨这个人，不过他宁愿她恨他，也不愿她喜欢他。

他走到客店那儿去，叫好一辆轻便马车，然后回家把毛毡手提包收拾好，便出发上普勒姆斯特德去了。他至少不必担心会吏长和斯洛普先生友好亲善，可是会吏长却会提议自相残杀，向公众呼吁，大声指责，以及动用公开战斗中的各种武器。而这种办法几乎并不比另一种办法更合乎哈定先生的胃口。

哈定先生到达牧师公馆时，发觉会吏长出门去了，要到晚餐时才回家，于是他就向大女儿诉说起来。格伦雷太太对斯洛普先生怀有和丈夫几乎同样强烈的反感。她也同样认为必需跟普劳迪派战斗，必需支持大教堂区古老的教会利益，必需把理应属于她自己一派的物质利益① 保持在自己一派的手里，而且也和丈夫一样，完全准备进行战斗，既不会讨饶，也不会饶人。这并不是说，她是一个容易跟人争吵的女人，或是一个不喜欢跟邻近的牧师们和睦相处的女人，但是她觉得(会吏长也是如此)，斯洛普先生出现在巴彻斯特，对所有和已故的主教有关的人都是一个侮辱，而他擅自在主教区里执掌大权，对她丈夫则是一种精

---

① 物质利益，原文是 the loaves and fishes，直译是“饼和鱼”，参看本书第70页注③。

神上的损害。以前，人们简直没大料到格伦雷太太会如此凶恨，她和周围所有教区长的太太关系都非常好。在跟大教堂区有关的所有妇女中，她一直都很受人欢迎。虽然她是郡里牧师太太中最为阔绰的，她却把事情安排得十分妥贴，以致她的车马并没有叫谁感到不痛快。她从来没有置身在郡里的达官贵人中，以激起郡里其他牧师太太们的妒忌。她从来没有过份高声地谈到伯爵和伯爵夫人，或者夸口说，她每年给她的保姆六十镑，给她的厨师傅七十镑。格伦雷太太一直都过着一个精明周到、排难解纷的女人的生活，所以巴彻斯特的人们对于她作为格伦雷派娘子军的大将，表现出的那份军人的活力着实感到惊讶。

格伦雷太太不久就听说到，她妹妹爱莉娜曾经答应在养老院的事情上帮助斯洛普先生。她的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了这一点上。

“爱莉娜怎么忍受得了他呢？”她说。

“他是个很狡猾的人，”她父亲说。“要的手腕成功地使爱莉娜认为，他是一个温和、慈悲的好牧师。愿上帝宽恕我，要是我冤枉了他的话，但是在我看来，那不是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真个的！”她说，对父亲讲话平和露出了一种近乎轻蔑的神情。“我只是希望他没有足够的手腕，使爱莉娜忘了她自己和自己的身份。”

“你是说和他结婚吗？”他说，女儿突然提出这么可怕而令人厌恶的一个推测，使他惊吓得完全失去了常态。

“这有什么不大可能的呢？当然，那将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目的，如果他认为有一丝成功的机会的话。爱莉娜每年有一千镑完全归她使用。斯洛普先生要是能把这么大一宗财产转过去由他支配，那么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命运会落到他的头上呢？”

“不过你总不见得认为她会喜欢他吧，苏珊？”

“干吗不会呢？”苏珊说。“她为什么不可以喜欢他？她给撇在世上，没有人照料。他正是个那种跟这样一个女人相好的男人。”

“照料她！”烦愁的父亲说。“我们没有照料她吗？”

“嗐，爸爸，您的想法多么单纯！当然，我们应该料到，爱莉娜会再结婚。只要她等上适当的时期，然后至少嫁给一个上流人士，那么我就最不会劝她不再结婚啦。”

“但是你总不见得当真是想说，你认为爱莉娜曾经想到要和斯洛普先生结婚罗？嗨，波尔德先生去世刚一年。”

“十八个月，”女儿说。“不过我并不认为爱莉娜曾经想到这件事。但是，很可能他想到了，他想要试着来使她这么做，而且他也会成功的，如果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不小心留神的话。”

这对可怜的哈定先生说来，是这件事的崭新的一面。把世上他实在不喜欢的这么一个人硬推给他当女婿，当他心爱的孩子的丈夫，这将是他觉得不知怎样才能耐心容忍的一场大灾难。但是话得说回来，真有理由作出这么可怕的一个猜测吗？在世间的种种问题上，他往往把大女儿的意见看作一般总是正确可靠的。她在判断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动机，以及可能的行为方面，通常总不大错。她早就预料到爱莉娜和约翰·波尔德会结婚，她一眼就看出了新主教和他的家庭牧师的个性，她眼下的推测会不会有朝一日也成为事实呢？

“但是你并不认为她喜欢他，是吗？”哈定先生又说了一遍。

“唔，爸爸，我可不能说我认为她象应该做的那样，并不喜欢他。他本不应该获准进入那所宅子的，现在为什么反而以亲密朋友的身份上那儿去访问呢？她为什么象她确实做了的那样，对

他谈起您的福利和您的职位呢？那天晚上，在主教的宴会上，我瞧见她和他一连谈了半小时。”

“我以为斯洛普先生除了跟斯坦霍普的那个女儿外，没有跟那儿的别人讲过话，”哈定先生想为他的孩子辩护。

“哦，斯洛普先生比您以为的要机灵点儿，爸爸，他撒下的网可不止一个[1]。”

给爱莉娜说句公道话，怀疑她这方面对斯洛普先生稍有爱慕之心，这对她可是冤枉的。她无意嫁给斯洛普先生，就和她无意嫁给主教一样。斯洛普先生会以求婚人的身份出现，这个念头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说真的，再给爱莉娜说句公道话，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她始终就没有想到会再有人来求婚。不过说虽这么说，格伦雷派中其余的人对斯洛普先生全深恶痛绝，她却克制住了心头的这种厌恶，这也是实情。她原谅了他的那篇讲道文。她原谅了他的低教派倾向，他的安息日学校，以及他的清教徒般的仪式。她还原谅了他那种法利赛人[2]的妄自尊大，甚至他那张谄媚的脸和那种油滑、鄙俗的态度。她既然同意宽恕了这些惹起反感的情况以后，到一定时候为什么不会给“教导”得把斯洛普先生看成一位求婚人呢！

至于他，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到这时候为止，他对于加在他身上的这项罪名同样是无辜的。一个两眼对周围的一切通常总留神注意的人，怎么会竟然没有看到这位年轻的孀妇既美

---

① 撒下的网可不止一个，原文是 Keeps more than one iron in the fire，直译是："在火中放了不止一块铁"。英国谚语有 have too many irons in the fire（在火中放了好多块铁），意思是："揽事过多"，"以过多的手段谋求达到目的"。

② 法利赛人(Pharisee)，古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标榜严守教条和法规，《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貌又阔绰，这一点现在大概是无法加以解释的。但是这却是事实。斯洛普先生讨好波尔德太太，只不过象他讨好其他的女人那样，为的是加强他这一派人在城里的实力。他后来纠正了这个过错，不过那是在他和哈定先生会谈以后的事。



第十四章　新的卫道者

会吏长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到牧师公馆来，因此在那个重要的典礼① 举行之前，没有时间来商讨这件事。他那天心情似乎特别好，以一种热诚高兴的态度欢迎他的岳父。遇到他致力从事的事情进行得称心如意时，他的态度通常总是这样。

“事情全都解决啦，亲爱的，”他在更衣室里洗手时，对太太说，太太按着惯常的那样，坐在卧房里听着。“阿拉宾同意接受这个圣职。他下星期上这儿来。”会吏长异常轻快地揩脸和擦洗着两手，这表明阿拉宾的前来，是他赢得的很有利的一着。

“他上普勒姆斯特德这儿来吗？”他太太说。

“他答应来咱们这儿呆一个月，”会吏长说，“这样他可以看看他的教区是怎么个情形。你会很喜欢阿拉宾的。他各方面都

是个上等人，非常幽默。”

“他很古怪，是吗？”太太问。

“唔——他的某些爱好是有点儿怪，不过他没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他跟牛津的随便哪个教士同样坚定不移。我实在不知道没有阿拉宾，咱们该怎么办。有他来呆在我身旁，这对我是一件挺好的事。要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斯洛普压制下去，阿拉宾保管会做的。”

弗朗西斯·阿拉宾牧师是拉撒路学院的院士，是那位了不起的格温博士的高足，各方面都是一位高教派教徒。说真的，非常之高，因此他一生中有一段时期差点儿翻倒下去，坠入罗马的污水坑里②。他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评论家，是牛津校友休息室③里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一个能言善辩的牧师，一个滑稽、古怪、正直、幽默、奋发有为的人，而且，如同会吏长夸赞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上等人。因为从今以后，他将引起我们较为密切的注意，所以现在有必要来多说上一点儿。他刚由格伦雷博士推荐了来担任圣埃沃尔德的教区牧师，格伦雷博士以会吏长的身份是有权授予人这个圣职的。圣埃沃尔德是巴彻斯特城外的一个教区。说真的，新市区的郊区有一部分就在它的境内。那座幽美的小教堂和牧师公馆离开城门也只不过一英里路。

圣埃沃尔德并不是一个肥缺——每年至多也不过有三四百镑的收入，通常总由大教堂唱诗班的一位教士担任。但是，等这个职位这一回出缺时，会吏长觉得，自己完全应该用一根“擎天

① 指吃晚饭。

② 指天主教教会。

③ 校友休息室，原文是 the common rooms，指牛津大学校友餐后的休息室。

柱”来支持自己这派人的力量，如果可以找到一根这种“柱石”去担任圣埃沃尔德教区牧师的话。他曾经拿这件事和巴彻斯特的教友们商讨过，不是软弱气馁地，象有权推荐的人想利用这种权利为他自己或他的家属谋求私利时那样，而是象一个受到重托的人，因为教会的福利有一大部分可能都得取决于他对这项信托的正确处理上。他当时把阿拉宾先生的姓名递交给教友们，仿佛这一选择得由他们秘密开会来决定似的。他们一致认为，倘使阿拉宾先生肯接下圣埃沃尔德教区，那么不可能作出更好的选择了。

倘使阿拉宾先生肯接下圣埃沃尔德教区！这就有点困难。阿拉宾先生是一个在社会上，那就是说在国教界，地位相当突出的人。不错，他并不富裕，因为他只是个院士，没有担任任何圣职，但是他是一个并不过分热中于财富的人，当然也没有结婚[1]，他的时间大部分全用去在文章中和在讲坛上探讨他所属的这个教会的特权与习惯做法。正如同会吏长为国教的现世财产战斗那样，阿拉宾先生为国教的精神收益[2]战斗，两人都光明正大地这么做了。那就是说，每一个都不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既然阿拉宾先生保持着这样一个地位，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他是否肯同意成为圣埃沃尔德教区的牧师。格伦雷博士为了这件事不辞劳累，亲自到牛津去了一趟。格温博士和格伦雷博士一起成功地说动了这位著名的神学家，说他义不容辞，应该

---

① 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各学院中的院士最初只授予独身的教士，一八五八年后才废除了这条规定。

② 精神收益，原文为 spiritualities，指教会从教堂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等所得的收益，不同于教会从自身的土地、什一税等所得的收益——“现世财产”。

到巴彻斯特去。这件事里还有些复杂的情况①。不久以前，为了使徒传统的问题②，阿拉宾先生曾经和斯洛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斯洛普先生——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论战。这两位先生彼此始终没有会过面，可是他们在发表的文章中论战却极端尖刻。斯洛普先生试图加强他的理由，管阿拉宾先生叫一只猫头鹰③，阿拉宾先生进行反击，暗示斯洛普先生是一个异教徒。这场论战是在那份日报《朱庇特》上展开的。《朱庇特》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它的经理对斯洛普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深表赞同。然而，这个问题对《朱庇特》的读者变得太乏味了，因此编辑部在斯洛普先生的一篇最有力的反驳文章后面，附加了一小条按语，说明两位牧师的信件除了作为广告以外，不能再刊登在报纸上了。

但是，他们发现，其他的发表方法要比在《朱庇特》上刊登广告便宜，于是这场论战欢快热闹地进行下去。斯洛普先生说，教士就任圣职，主要就是牺牲自我灵魂去从事牧师的职务。阿拉宾先生争论说，除非一个人通过一位主教所行的按手礼接受了圣职，否则根本就没有就任圣职，真个的，根本就没有一点儿教士的职能。那位主教成为主教是通过其他人所行的按手礼，这样追溯上去，一直追溯到一位使徒。他们两人每一个都一再逼得另一个进退两难，可是两人似乎全没有因为这种紧逼而稍感狼狈，因此这场论战欢快热闹地进行下去。

圣埃沃尔德教区就在对方住处的附近，这一点是否怎样起

① 还有些复杂的情况，原文是 There were wheels within wheels，直译是："轮中套轮"。参看《旧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② 使徒传统的问题(the apostolic succession)，英国国教认为，主教的神权是由使徒开始，通过主教一代代相传而来的。

③ 意谓他两眼漆黑。

了作用，促使阿拉宾先生接下了这个教区，这是我们不想妄加说明的，反正这件事在拉撒路学院里格温博士的书房中解决了。他愿意接受这个牧师职位，他愿意帮助来把这个敌人赶出巴彻斯特，至少也要使他留在这儿的时候默不作声。阿拉宾先生打算保留他在牛津的那套房间，找一位副牧师帮他在圣埃沃尔德行使职务，不过他答应尽可能多花些时间在巴彻斯特附近一带。格伦雷博士对于从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那里得到这样一个保证，感到十分满意。普劳迪主教将被迫任命他宠爱的家庭牧师的敌人，担任他眼皮底下的一个圣职。这样一个安排使人感到的满意，可不是微不足道的。

在晚餐桌上，会吏长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兴高采烈的神色。他津津有味地吃着那些可口的菜肴，他跟妻子和女儿喝酒，兴冲冲地谈到自己在牛津所办的事情，还对岳父说，他应当到拉撒路去见见格温博士，接下去又夸赞起阿拉宾先生来了。

“阿拉宾先生结婚了吗，爸爸？”格里珊尔妲问。

“没有，亲爱的。学院的院士是从不结婚的。”

“他是个年轻人吗，爸爸？”

“我想大约四十岁，”会吏长说。

“啊！”格里珊尔妲说。要是父亲说了八十岁，她也不会觉得阿拉宾先生年纪更大了。

等这两位先生单独留下来喝酒时，哈定先生才把他的苦恼说了。可是这件事虽然很糟，也没有多打消一点儿会吏长的高兴，反而大大加强了他的好斗的脾气。

岳父解释给会吏长听，养老院新院长将根据什么条件来委派。这时候，格伦雷博士一遍又一遍地说，“他不能这么办，他不能这么办。他说的话连听都不要费心去听。他不能更改那个职

位的职务。”

“谁不能更改?”养老院前院长问。

“主教不能，那个家庭牧师也不能，主教的老婆也不能。我认为，那个女人在这种事情上实在比另外两个人里随便哪一个都爱多话。主教公馆里的整个儿法人团体，也无权把养老院院长变成一个主日学校的教师。”

“可是主教有权任命他中意的人，而且——”

“这我可不知道。我多少认为，他会发觉自己没有这种权力的。让他试试看，看看报上会怎么说。这一回，舆论将站在咱们这一边了。但是普劳迪虽然笨，却很世故，决不会这样自找麻烦的。”

哈定先生想到报界，便胆怯起来。那种公开的宣扬，他已经够呛的啦。不管是作为恶棍还是作为殉道者，他都不愿意第二次再抛头露面。他于是温和地说，他希望报纸上不再提到他的姓名，接下去便提议，也许他最好放弃他的目标。“我年纪一天天大了，”他说，“到头来，我很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担任新的职务。”

“新的职务!”会吏长说。“我不是告诉您，决不会有新的职务吗?”

“或许，老的职务也不适合，”哈定先生说。“我想我会满足于现在这样。”他脑筋中仍旧闪现出斯洛普先生用垃圾车把垃圾运走的那幅画面。

会吏长把他那杯红葡萄酒喝光，使自己可以精力旺盛。“我真希望，”他说，“您不至于这么软弱，竟然让斯洛普先生那样一个人使您不去做您知道有义务该做的事。既然议会已经解决了待遇问题，把使您辞职的那些障碍清除了，您知道您有义务重新

去承担起您在养老院的职务。这一点您不能否认。要是您心里胆怯，现在不这么做，那么您的良心往后就永远不会宽恕您。”他说完最后这一句话后，把酒瓶推过来给他的岳父。

“您的良心决不会宽恕您，”他继续说下去。“您辞去那个职位是出于良心上的不安，我非常尊重您的那种不安，尽管我并没有感到那样。您的朋友们全很尊重您所感到的不安。您离开您的老住宅，金钱方面是大大损失了，可是声名却大震。现在，大伙儿期待着您回去。格温博士就在前一天还说——”

“格温博士没有想到，我现在要比他上次瞧见我时老了多少。”

“老了——瞎扯！”会吏长说。“在您听到主教公馆那个纨袴子弟讲了那些卑鄙无耻的废话以前，您始终就没有想到自己老了。”

“到今年十一月，我就六十五岁啦，”哈定先生说。

“到十年后的十一月，您就七十五岁啦，”会吏长说。“到那时，您很有可能跟十年前一样精干。可是老天在上，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实事求是吧。您借口说您年纪老了，这不过是托辞。您喝酒呀，这不过是托词。事实上，您是有点儿怕这个斯洛普，宁愿让自己相当穷困不安，也不愿跟一个要践踏您的人——如果您让他践踏的话——互相殴打。”

“倘使办得到的话，我当然不喜欢殴打。”

“我也不喜欢——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引得您拒绝去养老院，这样他好派一个他自己的人进去，这样他还可以显示一下他的权力，通过侮辱您来侮辱我们全体，因为您的事业与声望跟牧师会的那么息息相关。您为了我们全体，在这件事上也应当抵制他，就算您自己毫无牵挂的话。

不过当然啦，您为了您自己，也不会这么胆小，落进他引诱您上钩的这个圈套，不斗一下就让他把面包从您嘴里夺走。”

哈定先生不喜欢人家说他胆小，他实在有几分怨恨这个词儿。“我很怀疑，在为金钱争吵的事情上，”他说，“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勇气。”

“在我们这个恶劣的世界上，如果诚实正直的人不为金钱争吵，那么不诚实的人就会把一切全都拿走。我瞧不出那样德行会有多少改善。不，我们非得使用我们现有的手段。如果我们完全照着您的论点做，我们就会放弃教会收入的每一先令。我想您总不准备说，这样一个牺牲会使教会的力量有所加强吧。”会吏长把自己的酒杯重新斟满，然后喝干了它。他恭恭敬敬、默不作声地为自己内心里那么重视的那些教会产业的繁荣昌盛与稳定长久干了一杯。

“我认为教士和自己主教的一切争吵都是应该避免的，”哈定先生说。

“我也这么想，不过注意到这一点既是主教下属的义务，同样也是主教的义务。我来告诉您该怎么办，教友。我为这件事去见主教一次，那就是说，要是您容我去的话。您可以相信，我不会使您受到损害的。我的意见是，这一大套关于主日学校和讲道等等的废话，完全是斯洛普和普劳迪夫人想出来的，主教对这些压根儿就不知道。主教不大可能会拒绝见我。我要趁他太太和牧师全不在他身旁的时候，出其不意去见他。我想您会发现，结果什么条件也没有，他就把这个位置送给您。至于大教堂里的座位，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把这个问题留给教长先生去解决。我想那个傻子肯定认为，主教要是乐意的话，可以把大教堂也带走啦。”

这样，他们俩把这件事安排停当了。哈定先生是专诚来听取意见的，因此觉得自己非得接受提供给他的这个意见。再说，他事先已经知道，会吏长是决不会同意他放弃这件事的，因此虽然他十分恳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来，他还是准备让步。

他们于是彼此融融洽洽地回进客厅里去。大伙儿预料阿拉宾和斯洛普往后会进行一些激烈的战斗。那一晚便在这种谈论中很愉快地消磨过去了。青蛙和老鼠对他们压根儿算不了什么，阿伽门农和阿基里斯的忿怒①也算不了什么。会吏长怎样搓着两手，为最后这一着的成功而深自庆幸啊！他自己不能跟斯洛普一块儿下去走进竞技场，可是阿拉宾不会有这种顾虑的。阿拉宾正是做这种工作的人，也是会吏长知道唯一适合于做这种工作的人。

会吏长的兴高采烈一直持续到上床就寝的时刻。等他靠到枕头上时，格伦雷太太才把自己对巴彻斯特事态的看法告诉了他。这时候，他的确大吃了一惊。那天晚上他最后说的话是：

"要是她这样，老天在上，我决不再跟她说话了。她把我拖进泥坑里去过一次②，我可决不容这种污垢来玷污我——"说着，会吏长打了一阵寒颤，使整个房间都震动起来，因为当时搅扰着他心头的那种顾虑使他那么强烈地痉挛、抽搐。

话说在这件事上，波尔德的寡妇是受到了亲戚们毁谤性的错怪。他和那个人讲过三四次话，还表示过愿意在主日学校里

---

① 阿伽门农和阿基里斯的忿怒，阿伽门农(Agamemnon)和阿基里斯(Achilles)的忿怒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题。希腊人发兵攻打特洛伊，他们的统帅阿伽门农和军中的大将阿基里斯为争夺一名女俘，发生了争执。阿伽门农从阿基里斯手中抢走了那个女俘后，阿基里斯便愤然退出了战斗。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有人模仿《伊利亚特》写了一篇二百九十四行的史诗《蛙鼠之战》，对《伊利亚特》加以嘲弄。

② 指爱莉娜和约翰·波尔德的结婚，见《巴彻斯特养老院》第二十一章。

授课，这就是在斯洛普先生的问题上她所犯的全部“罪恶”。可怜的爱莉娜！但是时间会使真相大白的。

第二天早晨，哈定先生回到巴彻斯特去，他们当着他面没有再提起斯洛普先生和他小女儿往来的事情。不过他注意到，会吏长在早餐时不象在前一天晚上那么恳切热诚。

第十五章　追求寡妇的人

斯洛普先生并没有耽误时间，他立刻利用了主教答应他约见奎瓦富先生的这件事。就在和那位可尊敬的牧师会谈时，他才第一次听说到，波尔德太太是值得追求的。他骑马到布丁谷去，把主教看中奎瓦富先生的这番好意告诉了养老院院长的这个初步人选。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谈到了哈定先生和他家属的金钱来源，这是相当自然的。

奎瓦富先生有十四个儿女，每年只有四百镑俸禄，所以的确是一个很穷的人。这个新职位将和他的牧师职位同时由他来担任，这一前景在他看来是十分可喜的。处在那种情况下的牧师，有哪一个会觉得这样一个前景不是十分可喜的呢？可是奎瓦富先生早就认识哈定先生，并且受过他的恩惠，因此想到上养老院去取代一位朋友，心里不免顾虑起来。但是他对斯洛普先生却彬彬有礼，阿谀奉承，简直把他当大人物看待，他恳求这位大人物赏脸，喝上一杯雪利酒，由于酒是廉价的马沙拉酒，所以这时候养尊处优的斯洛普竟然不屑一喝。最后，奎瓦富先生说，他非常感激主教和斯洛普先生，他热切希望接下养老院，如果——如果哈定先生确实拒绝去的话。

有哪一个象奎瓦富先生那么贫穷的人，会比他更没有私心呢？

“哈定先生确实明白无误地拒绝了，”斯洛普先生带着点儿受了损害的庄严神气说。“他听到这个职位如今附带的那些条件以后，就拒绝了。当然，你明白，奎瓦富先生，那些条件同样也得加在你的身上。”

奎瓦富先生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些条件。他愿意负责宣讲斯洛普先生乐意口述的不论多少篇讲道文，并且把星期日余下的时间全在一所主日学校里度过。对于收入这样大幅度增加，对于那样精美的一所住宅，有什么牺牲，至少是有什么保证会是太过份了而不能一试呢！但是他的思想还是一再回到哈定先生的身上去。

“当然罗，”他说，“哈定先生的女儿很有钱。他干吗还要为养老院操心劳神呢？”

“你是说格伦雷太太吗？”斯洛普说。

“我是说他那个守寡的女儿，”另一个说。“波尔德太太每年自己就有一千二百镑。我想哈定先生是打算去和她一块儿过活。”

“每年自己就有一千二百镑！”斯洛普说。他不一会儿就告辞了，并且在谈话中尽可能避免再去提到养老院。在他骑马缓缓回去时，他暗自思忖，每年有一千二百镑，要是波尔德太太每年有一千二百镑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反对她父亲回到他的老职位上去够多傻。斯洛普先生的一系列想法，所有的读者大概是一清二楚的。他为什么不把每年的这一千二百镑变成他自己的呢？要是他这么做了，那么有位岳父舒舒服服地享有世上种种美好的事物，这对他不是很有利吗？再说，如果他竭尽全力去促进那位父亲的意图，那么他想要得到女儿不是就会容易得多了吗？

这些问题以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式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然而还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如果他决心让哈定先生回到他以前的职位上去，他就非得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这么做。他非得马上说得主教同意，非得在这个问题上跟普劳迪夫人争吵（他知道他是说不服普劳迪夫人的），还非得让奎瓦富先生知道，他说哈定先生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任职，是有点儿过于轻率。他毫不怀疑，这一切全都办得到，不过他不希望不为了什么就这么办。他不希望先向哈定先生让步，接下去又遭到他女儿的拒绝。他可不愿意在争取到一位有影响的朋友之前，先失去一位。

这样，他骑马转回家去，脑子里默想着许多事情。忽然，他想起，波尔德太太是会吏长的姨妹，就算每年有一千二百镑，他也不愿向那个妄自尊大的人低声下气。有一位阔绰的妻子对他说来，是迫切需要的，可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则更为迫切需要。况且有些其他阔绰的女人可能也乐意嫁人。说到头，每年的这一千二百镑等你去一调查，也许就会变成他完全不屑一顾的一笔小数目了。接下去，他又想起，波尔德太太还有一个儿子。

另外有一个情况也大大影响到了他，虽然这个情况影响到他几乎可以说是违反他的意愿的。内罗尼“夫人”的倩影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要说斯洛普先生爱得入了迷，那是言过其实的，但是他却想到，而且不断地想到，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艳丽的一个女人。他是一个生性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的人，那个意大利化的尤物的诱惑，在左右他的思想方面是绝对成功的。我们且不去谈论他内心的感情，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心肝，而是因为他内心的感情跟他目前的情绪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审美力得到了满足，两眼受到了蛊惑，虚荣心也如愿以偿了。他给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种媚态弄得眼花缭乱，又给一种就他说来是

全新的从容自在、妖娆迷人的风度吸引住。以前，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强劲的诱惑，这股诱惑力这时候简直是抵挡不住的。他自己没有承认，他对那个女人比对周围其他的女人更喜欢，但他还是常常想到下一次可以再看见她的时候，并且几乎不自觉地想出一些狡猾的小小的打算来，好时常去见到她。

主教那次宴会后的一天，他曾经到斯坦霍普博士家去拜访，那股爱慕的热忱那天又增添了不少新的“燃料”。如果“夫人”由那么许多双眼睛注视着，躺在主教的沙发上，是举止亲切、谈吐宜人的，那么她躺在母亲的客厅里，没有别人，只有姐姐呆在一旁来约束住她的脾性或是她的鬼心眼儿时，就更加是如此了。因此，斯洛普先生离开她的时候感到六神无主，脑子里简直就无法欣然接受任何这样的计划，只要这种计划有一部分是要他放弃跟这位“夫人”保持更进一步的特殊友谊的话。

这样，他满腹心思地骑马缓缓走着。

这儿，作者不得不提醒一下诸位，斯洛普先生并不是在各色事情上都是一个坏人。他的动机象大多数人的那样是五花八门的。尽管他的行为一般说来跟我们乐意夸赞的那种大不相同，但是它往往象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行为那样，是出于想要尽自己本分的一种愿望。他相信自己宣讲的那种宗教信仰，虽然那种信仰严厉讨厌，苛刻无情。他深信自己希望踩在脚下的那些人，国教教会中的格伦雷派和格温派，都是这种宗教信仰的敌人。他深信自己是一根“擎天柱”，注定要来做大事的。所有人的思想都非常容易受到这种微妙自私、含糊不明的诡辩的影响。他就是以这种诡辩教导自己，使自己认为他为促进自己利益所做的事，也就是为促进宗教信仰所做的事。不过斯洛普先生从来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说真的，他曾经抵制了不道德行为的

种种诱惑，而那种意志力是很可以给他增光的。他早年曾经专心致志于那些和青年人寻常的玩乐大相径庭的工作。他放弃了那种种玩乐，并不是没有经过一番斗争。因此，我们必须认为，他并不是良心毫无刺痛便暗地里承认，自己热烈地爱慕一个已婚妇女的姿色。为了安慰一下他的良心，他不得不告诉自己说，他的爱慕的性质是一清二白的。

这样，他满腹心思、精神不安的骑马缓缓走着。他的良心对于他看中这个寡妇和她的财产，并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他把这不看作别的，只看作是一件顺应神意的工作，看作是一件如果办成功了，反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基督徒的声誉的行动。在这方面，不存在什么未来的后悔，没有什么他大概不得不忘却的行为，内心里也没有什么刺痛。波尔德太太每年有一千二百镑可以供她自己花，如果这竟然真是事实，那么斯洛普先生情愿设法使自己成为那个女人和那笔钱财的主子，把这看作是他对宗教信仰的一项义务，也看作是有必要作出相当自我牺牲的一项义务。他不得不放弃和"夫人"的友谊，放弃对哈定先生的抵制，还放弃对格伦雷博士的嫌恶——不成，他经过慎重的扪心自问，发觉他无法放弃对格伦雷博士的嫌恶。他要以她姐夫对头的身份去和那个女人结婚，倘使这样一种安排合她心意的话。如果不成，那么她就只好上别处去另找一位丈夫了。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回到了巴彻斯特。他要立刻去查查清楚，那个女人的财产情况实际上究竟如何。等把这件事办完以后，他还要根据实情就自己对养老院的行动作出决定。如果他发现可以改变初衷，不作多少自我牺牲就为哈定先生谋到那个位置，那么他就这么做，可是如果不成，那么他就追求女儿，反对父亲。但是他无论如何也决不向会吏长屈服。

他叫人把他骑的马牵到后面马房里去，立刻便开始前去打听。给斯洛普先生说一句公道话，他可不是一个不抓住时机的人。

可怜的爱莉娜！她竟然命中注定要成为不止一条诡计暗算的对象。

大约就在斯洛普先生去访问饰丁谷牧师的时候，大教堂区内斯坦霍普博士的宅子里，也就波尔德太太的姿色与财产进行了一场谈论。午后有客人前来拜访，有些人对约翰·波尔德身后留下的产业讲了些实情，也说了些不实之词。渐渐地，客人们全走了，博士和他们一块儿离开，博士的妻子又没有露面，因此夏洛特·斯坦霍普和她弟弟给一块儿撇了下来。他懒散地坐在桌旁，替巴彻斯特的一些名人画上一些漫画，随后打了一个呵欠，翻了一两本书，显然不知道应该怎样不费力气来消磨时光。

"伯蒂，你一直没有做什么事去取得一点儿订货，"他姐姐说。

"订货！"他说。"巴彻斯特究竟有谁会来订货？这儿的人里有谁会想到值得花钱给自己做一个云石头像呢？"

"那么你是打算放弃你的老本行罗，"她说。

"不，我并不打算，"他说，一面继续为主教画着一张荒唐可笑的肖像画。"瞧瞧这个，洛特①。这是不是很象那个矮小的人呢，穿着长坎肩等等？如果老板②肯在伦敦给我弄一个工作室，让我工作，我马上就干起我的老本行来，如同你所说的，但是雕塑在巴彻斯特——我想这儿有一半人都不知道躯干③是什么意思。"

---

① 洛特，夏洛特的爱称。
② 老板，原文是 governer，俚语中作"父亲"解。
③ 躯干，在雕塑中，指没有头、没有手脚的躯干像。

“老板不会给你一先令让你上伦敦去开业的，”洛特说。“真个的，他给你的决不会够你花的，因为他也没有。可是你要是乐意的话，自己可以很好地开个头。”

“我究竟该怎样开个头呢？”他说。

“老实告诉你，伯蒂，不论你干哪一行，你一个子儿也决挣不到的。”

“我自己也常这么想，”他一点儿也不着恼地说。“有些人天生有很大的挣钱本领，但是他们并不会花。有些人两先令都聚不起，但是他们有本事想方设法地花钱。我现在开始认为，我的才干完全是属于后一类。”

“那么你打算怎么生活呢？”姐姐问。

“我想我非得把自己看作一个小乌鸦，指望得到神食①。再说，等老板走路以后，我们全会分到一点儿东西的。”

“是呀——你就会有钱够你给自己买手套和皮靴。那就是说，如果犹太人没有把一切全拿走的话。我想大部分他们已经拿走了。伯蒂，我对你的漠不关心感到奇怪，你有你的才干和个人优点，竟然从来没有想到在生活中安定下来。我担惊受怕地期待着老板非走不可的那时候。妈妈、马德琳和我——我们都会很穷，可是你就会压根儿什么也没有。

“顾到当天也就够啦②，”伯蒂说。

“你乐意接受我的意见吗？”姐姐说。

“Cela dépend③，”弟弟说。

---

① «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

② «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③ 法文，意思是，“这得看情况”。

“你乐意娶一个有钱的妻子吗?”

“我至少不娶一个没钱的,”他说。“有钱的妻子如今可不容易找,牧师们把她们全挑走啦。”

“有个牧师也会把我给你找的这个妻子挑走的,要是你不赶快自己照料一下的话。我说的这个妻子就是波尔德太太。”

“嘘——!”伯蒂吹了一声口哨,说。“一个寡妇!”

“她长得很美,”夏洛特说。

“有个儿子和继承人现现成成地落到了我的手里,”伯蒂说。

“一个很可能会死掉的毛娃子,”夏洛特说。

“这我可看不出,”伯蒂说。“不过就我来说,他可以活下去——我并不想杀了他。只是非得承认,一个现成的家庭可是一个缺点。”

“说到头,也只有一个孩子,”夏洛特辩解说。

“而且是个很小的孩子,象女用人所说的①,”伯蒂回答说。

“讨饭就不能挑精拣肥,伯蒂,你不能一应俱全。”

“上帝知道我并不是蛮不讲理的,”他说,“也不是固执己见的。如果你给我把这件事全安排好,洛特,我就和那个女人结婚。只是听着这一件:那笔钱一定得十拿九稳,收入得归我处置,至少就这个女人活着的时候来说。”

夏洛特向弟弟解释说,如果他有意思把这件事进行下去,他就非得为自己去求爱,接下去便热情地夸赞了一番爱莉娜的美貌,这样来鼓励他去追求。她正这么说着的时候,“夫人”给抬进客厅里来了。在家里,除了自己家里人,没有外人看着时,她总

① 指英国小说家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 1792—1848)所著小说《伊西准尉》(Mr. Midshipman Easy, 1836)第三章中女用人就她的私生子所说的话。

让两个人架着走。这时候，架着她的两个人把她放在沙发上。她的衣服也远不象在主教的宴会上那么华丽，不过她还是穿得很精细。尽管她眼睛里有一种烦恼痛苦的神色，就连在白天她也显得非常美。

"唔，马德琳，我这就要结婚啦，"等用人们退出去后，伯蒂开口说。

"没剩下有什么其他的蠢事你没有做过啦，"马德琳说，"因此你这么来试一次，倒也很对。"

"哟，你认为是一件蠢事吗？"他说。"洛特在这儿劝我随便怎样要结婚。不过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你的意见应该是最正确的。你有实际的经验指导你。"

"是呀，我有，"马德琳说，音调里有一种严厉而伤感的意味，似乎说——如果我伤心，那对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就没有要求你们同情。

伯蒂看到自己说的话使她不很痛快，觉得很后悔。他走上前去，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坐下，和她言归于好。

"嗨，马德①，我只是开玩笑，这你知道。不过洛特是一本正经地在劝我结婚。她要我娶这个波尔德太太。她是一个有许多钱的寡妇，有一个挺漂亮的婴孩儿，一张标致的脸，还有大街上的那家乔治降龙旅馆。啊，洛特，要是我和她结了婚，我就亲自去照管那家旅馆——那种生活正合我的胃口。"

"什么？"马德琳说，"戴着寡妇帽子的那个枯燥乏味、皮肤黝黑的人儿吗！她样子就象衣服是用草叉披到身上去的。""夫人"素来不承认有哪个女人是美貌的。

"我得说她非但不枯燥乏味，"洛特说，"而且是个很可爱的

① 马德，马德琳的爱称。

女人。那天晚上，她是那几间房里最可爱的人了。那就是说，除了你以外，马德琳。”

就连这句奉承话，也没有使这个残废的美人儿稍微平和一点儿，不那么刻薄。“在洛特看来，所有的女人都是标致的，”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真正眼光的人啦。首先，戴着她头上戴的那样一个玩意儿，世上有哪个女人会显得好看呢？”

“当然，她是戴着寡妇的帽子，不过伯蒂和她结婚的时候，她就会把它摘掉。”

“我在这里面看不到什么‘当然’，”马德琳说。“死了二十个丈夫，也不会使我忍受这样一种赎罪的表示。这就和一个印度女人在丈夫遗体火化时所作的牺牲一样①，也是异教遗留下来的风俗。即使不是那么残忍，它却同样是野蛮的，而且同样是无益的。”

“但是你总不见得为这件事责怪她吧，”伯蒂说。“她这么做，因为这是国内的风俗。如果她不这么做，人家就会认为她很不好。”

“一点儿不错，”马德琳说。“她不过是英国的一个那种无足轻重的人儿，如果她的母亲和祖母在她以前每年夏天都用一只口袋把头包扎起来，那么她也就会那么做。她决不会想着去考虑考虑，忍受这样一个讨厌的东西是否有什么用处。”

“在一个象英国这样的国家里，要一个年轻女人坚决反对这种成见，那是很困难的，”精细的夏洛特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要一个傻瓜不做傻瓜是很困难的，”马德琳说。

伯蒂·斯坦霍普从早年起就在四处流浪，因此他对英国风

① 印度教从前的一种习俗，在丈夫遗体火化时，让寡妇也在柴堆上烧死。

俗习惯的重要性并不十分尊重，不过就连他的心里也想到，或许一个严守英国成见的妻子，到头来会和一个追随英国一意大利自由放肆作风的妻子同样令人惬意。他可没有就这样把话说了，但是他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种想法。

“我想，”他说，“要是我死了又显魂，我倒认为我的寡妇戴上一顶这种帽子，要比戴上随便什么别种头巾更合适点儿。”

“是呀——你还会想到她没法做出什么更好的事情来，只会把自己关在房里，为你恸哭，再不然就会把自己烧死。可是她会有不同的想法的。她大概会戴一顶那种讨厌的女人头盔，因为她没有勇气不那么做，可是她戴着它，心里却渴望着自己可以得到许可把它扔掉的时候。我讨厌这种肤浅、虚伪的做作。拿我来说，世上的人们乐意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要是我不觉得悲伤，我就不显得悲伤——而且就算我觉得悲伤，我或许也不流露出来。”

“但是戴一顶寡妇的帽子并不会使她的财产减少一点儿，”夏洛特说。

“或是增多一点儿，”马德琳说。“那么她究竟为什么要戴呢？”

“但是洛特的目的就是要使她摘掉，”伯蒂说。

“要是她每年确实有一千二百镑完全由她花，而她的态度又不是十分粗俗的，那么我就劝你和她结婚。我想你只要一提出，她就会答应。既然你娶她不是为了爱，她好看不好看并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你当真为了爱要娶一个女人，我不相信你这么傻，会做出这件事来。”

“嗳，马德琳！”她姐姐喊起来。

“嗳，夏洛特！”另一个说。

"你总不见得是说，一个人要不是傻瓜，就不能爱一个女人吧？"

"我说的正是这意思，——凡是乐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得到一张标致脸孔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标致的脸孔花比那便宜的代价就可以得到。我就嫌恶你这种令人作呕的多愁善感，洛特。你和我一样也知道，夫妻一般是怎样共同生活的。你知道夫妻的恩爱在什么程度上可以顶得住一顿粗劣的晚餐，一段艰难的岁月，或者至少也是贫穷所带来的困苦这种种考验。你知道一个男人为自己要求什么样的自由，而且办得到的话，还要求妻子过什么样的奴隶生活！你也知道妻子们一般总是顺从。婚姻一方面意味着专制，一方面又意味着欺骗。我说一个男人为这样一笔交易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傻瓜。一个女人往往没有其他的生活方法，这种情况太普遍啦。"

"可是伯蒂没有其他的生活方法，"夏洛特说。

"那么，上帝在上，让他就和波尔德太太结婚吧，"马德琳说。这样，他们之间把这问题解决了。

但是，好心的读者，请您一点儿也不必发愁。爱莉娜命中注定既不会嫁给斯洛普先生，也不会嫁给伯蒂·斯坦霍普。或许在这儿可以允许小说家来说明一下，他对于讲故事这门艺术中很重要的一点的见解。他很大胆地摈弃了一般常用的那种方式。那种方式对读者喜爱的人物的命运，到第三卷快要结束时还保持秘密，这样甚至破坏了作者与读者之间正常的信任。而且往往是比这更糟的方式也给使用上了。有才华的人不是时常作了最大的努力，使读者的愿望遭到挫折，勾起一些虚幻的信心和虚幻的忧虑，引起决不可能会实现的愿望吗？有些憧憬不是几乎完全是由讨读者欢喜的恐怖事物所构成的吗？除了那些事

物以外，作者在最后一章里只写出了一些最最陈腐的事实。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欺骗的手法呢？这是当今时代诚实正直的读者不应予以支持的。

看一下第三卷就可以彻底打消的那种忧虑，能有什么价值呢？那些通过一次欣赏就破坏无遗的文艺魅力，又能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当我们有一天知道了拉德克里弗夫人的庄严的幔子后面挂着的是一幅什么画时，我们对镜框和幔子就不再感觉兴趣了①。由我们看来，它们只是老骨头的一只贮藏器，一具不合宜的棺木，是我们希望早就正正当当埋葬起来，不让人看见的。

那么，如果你写的小说有幸给一位过份性急、考虑不周的读者割裂曲解，这份"荣幸"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啊，你用不着为奥古斯塔惊慌，她最后当然答应了古斯塔夫斯。""你的脾气多不好，苏珊，"基蒂眼睛里满含着泪水说。"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本书了，"亲爱的基蒂，你要是读了我的书，就可以不在意你姐姐的坏脾气了。这儿可没有什么她好告诉你的秘密。没有，高兴的话，去看看最后一章——从那儿页里了解到我们这篇纷乱的故事的全部结果，但是这篇故事决不会失去一点儿趣味，如果它里面当真有什么趣味会失去的话。

我们的主张是，作者和读者应该彼此推心置腹地共同前进。让戏剧中的人物彼此经历着那么完整的一出由种种错误构成的喜剧，可是让观众自始至终决不会把锡拉丘斯人错当作了以弗所人②，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容易受骗的人，而一个容易受骗的人

① 拉德克里弗夫人(Ann Ward Radcliffe, 1764—1823)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在她著的《乌多尔佛的奥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中，有一张神秘的黑幔子，女主人公专门从后面窥视。

② 这是指莎士比亚喜剧《错误的喜剧》(Comedy of Errors)中，两对孪生弟兄由于分离而引起的误会一事。

向来是遭到人家轻视的。

我决不为了这一章的价值要一位读者相信，我的爱莉娜会同意嫁给斯洛普先生，或者竟然会把自己献给伯蒂·斯坦霍普。可是在巴彻斯特的善良人当中，许多人都认为这两个人全有可能。



第十六章　婴儿崇拜

“狄德尔，狄德尔，狄德尔，狄德尔，达姆，达姆，达姆，①”爱莉娜·波尔德这么说，或者不如说是这么唱着。

“狄德尔，狄德尔，狄德尔，狄德尔，达姆，达姆，达姆，”玛丽·波尔德接过这支协调的调子的第二部分，继续唱下去。

这支协奏曲的唯一听众，就是那个婴孩儿，但是他那么吵吵嚷嚷地喝采，因此表演者认为这相当于说：“再来一个！”于是又唱起来了。

“狄德尔，狄德尔，狄德尔，狄德尔，达姆，达姆，达姆。他的两条腿不是挺可爱吗？”那个欢天喜地的妈妈说。

“唔—唔—唔—唔，”玛丽把嘴抵在那个小家伙的胖颈子上亲着他，嘟哝着。

“唔—唔—唔—唔，”妈妈也把嘴抵在他的胖鼓鼓的小腿上嘟囔着。“他是个大胆可爱的小宝贝，是的。他还生着世上最好看的小红腿，他是这样。”于是，她又嘟囔着，又去亲她的孩子，就好象这两个女人全饥饿不堪，决计要把他吃了似的。

“唔，是呀，他是妈妈的小宝贝。嗨，他一定会——噢，噢——玛丽，玛丽——你瞧见过吗？我怎么办呢？我的顽皮、顽皮、顽皮的小小约翰。”这些轻快有力的喊叫全是由于母亲十分高兴而喊出来的，她发觉儿子已经养得非常壮实、非常淘气，把她头发从帽子下面全拉出来了。“他把妈妈的头发全拉下来啦。他是最顽皮、最顽皮、最顽皮的小大人，老是，老是，老是——”

一种婴儿崇拜的正常仪式正进行着。玛丽·波尔德坐在一张低低的安乐椅上，把孩子抱在膝上，爱莉娜跪在她崇拜的对象面前。她用自己润泽的深褐色长发去把小家伙的脸遮了起来，由他任意四面乱扯。这时候，尽管她仍旧戴着那顶寡妇的帽子，她却实在显得很美。她脸上有一种持久的、恬静可喜的温柔神情，这对于熟悉她的人具有那么强烈的感染力，以致她的老朋友们对她秀丽姿色的大加赞扬，在那些稍稍认识她的人听来，显得好象是过份夸张。她的秀色就象许多风景区那样，需要常常看见，才能充分加以欣赏。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清澈明亮的深沉光彩，这是对她短时间进行观察的人所看不到的，她嘴角显得很有个性，这是只有和她亲密交谈的人才会注意到的，她的头型很美，轮廓均匀，需要有艺术家的眼光才能领会。她丝毫也没有那种照人的光彩，那种鲁宾斯② 笔下的妖娆的风度，那种珍珠般洁白的皮肤，以及那种浓淡不一的朱红色装束，象马德琳·内罗尼那样，

---

① 这是爱莉娜和玛丽·波尔德唱了逗孩子的儿歌。

② 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著名的佛兰德画家。

能以蛇怪的魅力一下就蛊惑住来到她身边的男人们。马德琳·内罗尼几乎是抗拒不了的，但是没有人需要对爱莉娜进行任何抗拒。你可以开始和她谈话，仿佛她是你的妹妹。到你倒头靠在枕头上以后，她的真正的艳丽姿色才会闪现在你的脑海里，那种甜蜜的嗓音才会在你的耳边鸣响起来。和内罗尼突然一块儿呆上半小时，就象落进深渊那样，和爱莉娜消磨上一晚，就象在一些宁静的长满日光兰①的田野间意想不到地漫步上一回。

"我们可要把他遮盖起来，直到他的小小小小鼻子一点儿也看不见，"妈妈把自己纷披下的秀发拉过去盖在婴儿的脸上时，这么说。孩子高兴地尖声喊叫起来，两脚直踢，弄得玛丽·波尔德几乎抱不住他了。

这时候，房门打开，仆人通报说斯洛普先生来了。爱莉娜一跳站起身，两手突然快速地一抹，把头发拢到了肩后。或许她没有这样做，反倒好一点儿，因为她这样比保持原来的模样更显出了她的慌乱。然而，斯洛普先生立即便看出了她多么妩媚可爱，心里于是想到，且不管她的财产，她可是一个男人企望得到的一房妻室，是一个他可以衷心爱护的伴侣，很适合使这种爱护变得平易自然。爱莉娜匆匆走出房去，把帽子戴戴好，一面嘟哝着为婴儿说了一句不必要的道歉话。在她走出房去时，我们不访回溯到前面，简要地来说明一下，斯洛普先生为自己婚姻大事的深思默想，这时候得出了一些什么结论。

他对寡妇收入的调查，到这时候为止至少相当顺利，使他决计把这场"投机"进行下去。至于哈定先生，他也决定在不损害

① 日光兰，原文为asphodel，在希腊神话中，指长在"乐土"(Elysian Fields)中的花儿。

自身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对普劳迪夫人，他拿定主意不谈这件事，至少眼下不谈。他的目的是，在主教方面煽起一场小小的造反。他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仅对哈定先生和奎瓦富先生是很可取的，对主教区里的事务总的说来也是很可取的。斯洛普先生决不是认为普劳迪博士适合来管理，不过他正大光明地认为，自己同道的牧师受到妇人的管理是不应该的。他因此打定主意把自己的气魄灌输一点儿给主教，使主教足以反对他的太太，虽然并不足以使他完全不听人指挥。

他因此抓住一个机会，为养老院的事又和主教大人谈了一次，并且企图使情况显得是这样：把哈定先生从这个职位上排除出去，毕竟是不明智的。但是斯洛普先生面临的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艰巨。普劳迪夫人急于想给自己尽可能多揽几分这次推荐的好处，写了一封信给奎瓦富太太，要求她到主教公馆来一趟。接下去，她就十分神秘、殷勤而郑重地向那位太太说明，他们为她和她的下一代安排下的好处。真个的，普劳迪夫人这么忙着的时候，正是斯洛普先生对布丁谷牧师公馆的那位丈夫做着同样事情的时候，因此她自己也承担下了几分义务。奎瓦富太太的谦恭、惊讶与千恩万谢实在叫人受不了。她险些儿要搂抱住她的女恩人的双膝，并且保证说，十四个无衣无食的婴儿(奎瓦富太太就是这样形容她的儿女，其中最大的已经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壮健的少女了。)为了上帝派遣到他们中来的这位慷慨的朋友，早晚都将向上天祈祷。这样的恭维对普劳迪夫人说来并不觉得讨厌，她非常重视这一番话。她提出给予这十四个无衣无食的婴儿全面的帮助，如果，象她毫不怀疑的那样，她发现他们值得帮助的话。她还表示，希望他们中最大的一个适合在她的安息日学校里承担起教学工作来。总而言之，她使自己在奎瓦

富太太的心目中成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

她办完了这件事后，认为在主教面前提上几句，让他知道自己已经把这件幸运的事告诉了布丁谷的那家人，这是很妥善的，因为这样主教可以看到，他对这个职位已经算是作出承诺了。丈夫很明白妻子的策略，可是他并不怨恨。他知道她是在他手里把授职的大权拿过去，他决心要结束掉她的干涉，重新把自己的权力夺回来。不过他认为这还不是这么做的最好时刻。他把这个倒楣的时刻推迟下去，象在他之前的许多人处在类似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情况既然是这样，斯洛普先生在说服主教方面自然碰上了困难。真个的，他发觉这个困难简直是无法克服的，除非他不顾牺牲，在公馆内大闹一场。这样大闹一场，在眼下时刻可能是很好的策略，也可能不是。它至少不是一个可以轻易采取的步骤。他开始先悄悄对主教说，他担心如果哈定先生不再回到养老院去，舆论也许会反对主教。主教有点儿激动地回答说，把这个职位许给奎瓦富先生，就是根据斯洛普先生的意见。"没有许给！"斯洛普先生说。"已经许给了，"主教回答。"普劳迪夫人为这问题已经接见过奎瓦富太太啦。"这件事就斯洛普先生方面来说，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但是他并没有感到慌乱。他趁机利用了一下这样一句话。

"啊呀，主教，"他说，"要是女人前来插手干涉，那么咱们都会弄得很窘的。"

这句话和主教的感受太一致了，不可能使他一点儿不感到不快，然而，这样提到插手干涉却应该加以斥责。主教多少也大吃了一惊，尽管他发觉他太太和他的家庭牧师之间有一点意见不一，倒也并没有觉得十分狼狈。

"我不知道你说的插手干涉是什么意思，"主教平和地说。"普劳迪夫人听说到要委派奎瓦富先生，自然想为那些学校找奎瓦富太太谈谈了。我实在不能说我看到有什么插手干涉。"

"主教，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您自己心情舒畅，"斯洛普说，"为了您自己在主教区里的尊严，为了让您心情舒畅。我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用意。就个人感情而言，普劳迪夫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定得永远记住这一点。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在眼下的情况里，我首要的义务就是对您的。"

"这一点我相信，斯洛普先生，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主教平静下来，说。"你当真认为还是应该派哈定先生上养老院去吗？"

"我向您保证，我认为是这样。我首先提出奎瓦富先生的姓名，我完全准备亲自来承担这个过失。可是自从上次提出奎瓦富先生以后，我发现教区里的情绪那么强烈地支持哈定先生，因此我认为主教您应该迁就一下。我还听说，哈定先生已经改变了他对您的提议最初感到的反对情绪。至于普劳迪夫人和奎瓦富太太之间的谈话，这件事也许有点儿不方便，不过在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我实在想不出那会有多大影响。"

这么一来，可怜的主教真给撇在一个非常难以作出决定的境地，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不过，他在思想上微微倾向于委派哈定先生，因为他采取这么一步，就会得到斯洛普先生的帮助去反对普劳迪夫人。

这就是斯洛普先生到波尔德太太家里来访问时，主教公馆里的情形。他当时发现她正在跟婴儿玩耍。等她奔出房去以后，斯洛普先生开始对玛丽·波尔德赞扬起天气来，接着就夸赞婴孩儿，并且亲了亲他，然后又夸赞孩子的母亲，最后还夸赞了一番波尔德小姐本人。不过波尔德太太没过多久就回到房里来

了。

“我这么早前来拜访，非向你道歉不可，”斯洛普先生开口说，“可是我实在急于想和你谈一件事，因此我希望你和波尔德小姐会原谅我。”

爱莉娜嘟哝了几句话，旁边的人只听得出“当然可以”，“自然啦”，“压根儿不算早”这么几句。接下去，她为自己的外表道歉，一面笑盈盈地说，她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她简直弄不动他了。

“他可是个顽皮的大孩子，”她对那孩子说。“我们非得把他送进一所严厉的顽童大学校里去，那里的老师有大鞭子，对不听他们妈妈话的顽皮孩子进行非常厉害的惩罚。”她接下去又开始连连亲起她的孩子来，这是因为她自己想象出了这么可怕的一个念头：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走。

“可那里的老师没有这么美丽的长发可以由他弄乱，”斯洛普先生接过这句玩笑话说，同时奉承了她一下。

爱莉娜认为他要是不说这句奉承话，那倒反而好。她没说什么，也没显得怎样，因为她正全神注意着那个婴儿。

“我来抱着他，”玛丽说。“他这么顽皮，衣服都快从身上掉下来啦。”这么说着，她带着孩子离开了那间房。波尔德小姐听见斯洛普先生说，他有件事急需对爱莉娜说，于是想到自己也许de trop①，趁这个机会抽身离开了那间房。

“一会儿就来，玛丽，”波尔德小姐把房门掩上前，爱莉娜这么说。

“波尔德太太，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单独谈上十分钟，”斯洛普先生开口说。“你可否容我坦率地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① 法文，意思是：“碍事的”。

"当然可以，"她说。

"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简单、坦率的答复。"

"我的答复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不答复，"她哈哈一笑说。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波尔德太太：你父亲是不是当真急切地想回到养老院去？"

"你为什么来问我？"她说。"为什么不去问他自己？"

"亲爱的波尔德太太，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复杂，我来一件件解释给你听，只是我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对这个问题要一个答复，这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我无法知道怎样来促进你父亲的愿望。我去问他本人，那是极不可能的。没有人会比我更尊重你的父亲啦，不过我很怀疑，他对我是不是也抱有这种情感。"当然不是这样。"我对你非得很坦白，这是避免最后结果的唯一办法，因为那种结果可能对哈定先生非常有害。我恐怕巴彻斯特对我本人有一种情绪，我甚至不愿说是成见。这种情绪是对我不利的。你记得那篇讲道文——"

"啊，斯洛普先生，我们用不着回到那上面去，"爱莉娜说。

"就提一下，波尔德太太。这倒不是为了我可以谈到自己，而是因为你应当知道目前的情形，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篇讲道文可能不合时宜，——它肯定是给人误解了。但是我现在对那件事一句也不去提，就说这一点：它的确引起了一种反对我本人的情绪，这是你父亲和别人全都有的。也许，他有正当的理由，可是结果是他不乐意友好地会见我。我向你说一说，不知你知不知道这情况。"

爱莉娜没有回答。斯洛普先生在热切地讲述中，把自己的椅子朝寡妇的座位稍微移近了点儿，爱莉娜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动作。

"既然是这种情况,"斯洛普先生说下去,"我没法象对你这样,拿这个问题去问他。尽管我来到巴彻斯特后犯了一些过失,你却允许我把你当作一位朋友。"爱莉娜的头微微晃动了一下,几乎是表示不赞同,但是斯洛普先生,要是注意到的话,也没显出象是这样。"我对你可以坦率地说,并且把我心里的情绪解释一下。这是你父亲不会容许我做的。不幸的是,主教认为,养老院的这件事由我经办是合式的。有些细节需要安排一下,主教不愿意自己操劳,结果我被迫为这件事和你父亲会谈了一次。"

"这件事我知道,"爱莉娜说。

"当然罗,"他说。"在那次会谈中,哈定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不希望回到养老院去。"

"这怎么会呢?"爱莉娜说,她终于激动起来,忘却了自己原来决定保持的冷漠得体的态度。

"亲爱的波尔德太太,我向你保证,事情就是这样,"他说,一面再一次向她靠拢了点儿,"而且,还不止这样,在我和哈定先生会谈之前,主教公馆里某些人,我可不是说主教,就告诉我,事实就是这样。我承认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承认我原以为你父亲无论如何为了良心,为了那些老头儿,为了以往的老关系,想到早已过去的那些宝贵的日子,无论如何我以为他会希望重新接下他的老职务。但是人家告诉我,这并不是他的愿望。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的确是:人家告诉我的话是真的。"

"啊!"爱莉娜说,她现在对这问题十分激动起来了。

"我听见波尔德小姐的脚步声啦,"斯洛普先生说。"请你——我知道你要请波尔德小姐办什么事都成,只是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你啦。"

爱莉娜可不喜欢"办什么事都成"这句话,不过她还是走出

房去，请玛丽再过一刻钟回进房来。

“谢谢你，波尔德太太，——你这么信任我，我很感激。唔，我是带着这种印象离开你父亲的。真个的，我可以说，他向我表明他拒绝接受这个职位。”

“不是拒绝接受这个职位，”爱莉娜说。“我可以肯定他没有拒绝接受这个职位。但是他说他不同意——那就是说，他不喜欢主日学校和礼拜式等等的那项计划。我可以十分肯定，他决没有说过他想要拒绝这个位置。”

“噢，波尔德太太！”斯洛普先生说，那种神态几乎是十分热切的。“我随便怎样也不会对这么孝顺的一个女儿说那么慈祥的一位父亲坏话。不过为了他，你非得容我把这件事目前的情况向你细说一下。我把主教对那些学校的希望告诉哈定先生的时候，他有点儿激动。也许，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没太留神，因为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他有点儿气恼，讲话带有情绪。‘告诉主教，’他说，‘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见解，——我在这种附带条件下，不回到养老院去！’他所说的就是这样的话。真个的，他的话要是照说出来，比这还要强硬。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的话转告给主教，主教说他把这一番话只能解释作拒绝。他也听说到那个传闻，说你父亲不希望接下这个职位。把所有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他认为除了找一个别人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因此，他提议请奎瓦富先生来担任这个位置。”

“请奎瓦富先生来担任这个位置！”爱莉娜跟着说了一遍，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么说，斯洛普先生，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没有，朋友——并没有结束，”他说。“就是为了防止这样一个结局，我现在才上这儿来了。我至少可以认为我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答复，哈定先生希望回去。”

“希望回去——他当然希望回去啦，”爱莉娜说。“他当然希望重新得到他的住宅、他的收入，以及他在世上的地位，重新得到他那么正直无私放弃掉的一切，倘若他能够得到它们而自己的行动又不受什么限制的话。到他这岁数，要他受到种种限制，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主教怎么能要一个他这岁数的人去成为一群儿童的教师呢？”

“那绝对不成，”斯洛普先生微微笑了笑说，“当然不能对你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来。我至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会传达任何这么荒唐的要求。我们希望你父亲在养老院内讲道，因为养老院的受施人当然年纪太大，走出去可能不很方便，但是就连这件事也不是坚持非做不可的。我们还希望在养老院下附设一所安息日学校，心想这样一所学校在哈定先生那么有德行的一位牧师，还在你的亲自照管下，必然会很起作用。可是亲爱的波尔德太太，这些事我们现在且不去谈它们：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非得尽可能把主教对奎瓦富先生作出的那个性急的提议取消。你父亲不乐意会见奎瓦富，是不是呢？奎瓦富倒是个正派人，一点儿也不肯妨碍你父亲。”

“什么？”爱莉娜说，“叫一个有十四个儿女的人放弃他的职位吗！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肯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不会，”斯洛普说。他又挨近波尔德太太一点儿，因此这会儿他们彼此靠得很近。爱莉娜对这件事没大在意，只本能地移开了点儿。要是她能够猜到他们在普勒姆斯特德对她说了些什么话，那么她准会把这距离扩大多少倍啊！“我想不会。但是由奎瓦富代替你父亲，那是不成的，——绝对不成。主教太性急啦。我想到一个主意，上帝赐福，这个主意也许可以让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亲爱的波尔德太太，你可不可以亲自去见见主教

呢？”

“我父亲为什么不可以去见他？”爱莉娜说。她在生活中以前曾经有一次干预过她父亲的事，结果没有取得多少好处。她如今年龄长大了点儿，觉得在对他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上，没经他同意，自己不应采取任何步骤。

“嗐，说老实话，”斯洛普先生说，脸上带着一种遗憾的神情，仿佛他对自己赞助人的缺乏博爱大为伤感似的，“主教认为他有理由生你父亲的气。我担心一次会谈会进一步引起恶感。”

“嗳，”爱莉娜说，“我父亲是最平和、最好心肠的人了。”

“我只知道，”斯洛普说，“他有最好的女儿。那么你是不愿去见主教罗？说到安排一次会见，我可以替你办，一点儿也不会使你为难。”

“不跟我父亲商量，斯洛普先生，我什么事也不能做。”

“噢！”他说，“那就没有办法啦。那样你就只会传达你父亲的口信。你自己想到什么办法吗？非得想个主意。你父亲决不应该被这么荒唐的一个误会毁了。”

爱莉娜说，她没有想到什么办法，不过这是很不好受的。泪水来到了她的眼里，淌下了她的脸蛋儿。斯洛普先生情愿作出很大的牺牲，只要有权去揩干那两行泪水的话，但是他相当老练，知道自己还有不少事情得做，才能指望对波尔德太太享有任何权利。

“瞧见你这么伤心，我心里真不好受，”他说。“不过请你容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能够保护你父亲的利益，他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损失。我去把实情坦率地告诉主教。我要向他解释说，除了你父亲，他几乎没有权委派随便哪个别人，还要向他说明，要是他那么做，他就会犯下极不公正的错误，——可你，波尔德太太，

你至少应当很宽厚地相信我这一点：我对你父亲的福利——对他的，还有对你的福利，真正感到关切。”

寡妇简直不知道怎样来回答是好。她很清楚，父亲对斯洛普先生决不会感激。她也很希望能有和父亲同样的心情，然而她不得不承认，斯洛普先生是很厚道的。父亲对所有的人平时都非常宽厚，他难得讲什么人坏话，可是他却告诫她要提防斯洛普先生，然而她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不谢谢他。除了他自己说的那些话以外，他在这件事情里会有什么利害关系呢？话虽如此，他的态度里却有那么一种连她也不信任的地方。她感到——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身上有一种气息，使她应当时刻提防。

斯洛普先生从她踌躇不决的态度里，对这种种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仿佛她向他倾吐了心曲一样。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够清楚地看出和他谈话的女人的内心情感。他知道爱莉娜在怀疑他，如果她谢谢他，她这么做也只是因为她不能不谢，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生气，甚至使他烦恼。罗马并不是一天就建成的。①

“我不是来要人谢谢的，”他看到她踌躇不决，继续说了下去，“也不需要人谢——至少是在值得人家谢谢之前，不要人谢。但是这件事我倒需要，波尔德太太，那就是，我可以在这儿的教友中结交上一些朋友，因为由于上帝的意愿，我在教友中也给称作是上帝的一个最谦逊的牧师。要是我不能这么办，那么我在这儿的工作必然是糟透了的。我至少要尽力使自己值得受到这种待遇。”

“我相信，”她说，“你很快就会结交上许多朋友的。”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说上一句话。

① 西方谚语，意谓重大的工作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

"除非他们同情我的心情，除非他们是我可以尊敬和钦佩——以及爱慕的，要不然那也就没有什么。要是最优秀、最纯洁的人全躲避开我，我可无法使自己满足于跟一些不十分可敬的人交往。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只好独个儿生活啦。"

"哦！我相信你决不会这么做，斯洛普先生。"爱莉娜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用意，可是看来斯洛普却认为这句话里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是很合他意的。

"真个的，波尔德太太，我就独个儿生活。就内心来说，我是十分孤独的，如果我渴望结交的人全躲避开我的话。但是不说这个啦。我管你称作我的朋友，希望你不会拒绝。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可以管你父亲也称作我的朋友。愿上帝降福给你，波尔德太太，给你和你的小宝贝。并且替我告诉你父亲，为了他的利益，凡是可以办的事一定都办。"

这样，他告辞了，把寡妇的手握得比平时更紧点儿。然而，当时的情况似乎使这件事可以理解，这位太太并不觉得有必要憎恶这件事。

"我可不理解他，"几分钟后，爱莉娜对玛丽·波尔德说。"我不知道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是诚实的还是虚伪的。"

"那么就从好的方面看，"玛丽说，"相信最好的情况。"

"总的说来，我想我是这样，"爱莉娜说。"我想我是相信他的用意是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呆在我们当中时，我们诽谤他，使他痛苦，那就是可耻的了。但是，唷，玛丽，我恐怕爸爸在养老院的事情上是会失望的。"

第十七章　谁将称雄?

这一时期,主教公馆里的情况正变得多少有点儿不自在。斯洛普先生对主教作的一两次暗示,一点儿也没有白费。主教有一种感觉,认为如果他有意反对这时候几乎已经无法容忍的他太太的"暴政",那么他一定得不再错过时机,马上就这么做.如果他有意成为自己主教区里的主子,且不提自己公馆里的主子,那么他就应该立刻这么做。从他就职的那天起就这么做,要比现在容易,但是现在这么做,要比普劳迪夫人成功地彻底掌握了主教区里的大小事务以后容易。再说,斯洛普先生提出给予的帮助,对他说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十分宝贵的援助。以前,他一直把这两个人看作是同盟军,认为他们作为盟友是无法攻破的。他曾经开始认为,他的唯一逃避的机会就是,把斯洛普先生提升到一个遥远地方的肥缺上去。可是现在,他的一个敌人似乎愿意叛离他自己的阵营了。这个敌人当然不是最强有力的,不过却是很重要的。他由斯洛普先生帮助着,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他在小书房里来回踱着,几乎想到将来有一天他能够把楼上的那间大房拿过来自己用,他的前任过去就总坐在那间房里。

他心里正盘算着这些事情时,仆人送进来格伦雷会吏长写的一封短信。那位牧师在信里请求主教赏光,第二天接见他一

次——主教可否定上一个时间呢？格伦雷博士提议的访问，将和重新委派哈定先生做巴彻斯特养老院院长有关。主教看完信后，仆人才告诉他，会吏长的仆人还在等候回音。

这当儿，主教顿时获得了一个大好时机，可以自行来作出决定。但是他想到了他的新盟友，于是打了一下铃，叫人请斯洛普先生来。结果，斯洛普先生恰巧不在家，于是主教放大了胆，凭自己个人的气魄写了一封回信给会吏长，说自己乐意接见他，并且定了一个时间。等他从书房窗子里看到那个信差带着回信安安稳稳地离开公馆以后，他心里开始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明天他将不得不向会吏长说明，哈定先生要么就接下这个职位，要么就不接下。主教觉得不告诉普劳迪夫人一声，他无法堂堂正正地把奎瓦富家扔开。最后，他决定斗胆到狮穴里去会会那只母狮子，告诉她眼下的情况使他非得重新委派哈定先生去。他并不觉得自己应该从新近获得的勇气上稍有退却，答应普劳迪夫人把由他支配的最早出缺的一个圣职派给奎瓦富，以补偿他所受到的损害。倘使他可以用这么一点儿食物[1]去安抚一下那只母狮子，那么他便会认为自己的初步努力是多么成功！

他到了普劳迪夫人的卧室，心中可不是没有一点儿疑虑的。他起先想派人去找她来。但是她完全有可能对这样一个口信大为嗔怪，而且会谈时有女儿们在场，对他说来也可能有一种保护。他发现她对着帐簿坐在那儿，咬着铅笔头，显然浸沉在银钱上的困难里，心中还为公馆内开支繁多和主教排场所需要的重大花费感到烦恼。她的女儿们正围绕着她。奥利维亚在看一部小说。奥古斯塔正在把写给贝克街一位知心朋友的信划掉，内

① 这么一点儿食物，原文是 such a sop，系指抛给凶恶的动物吃的东西。

塔正在给一条衬裙的底边画上几只小马车车轮。如果主教在他太太这时的心境中能够制服她，那么他可真是一个男子汉了。他当时就会认为这永远是他自己的一场胜利。说到头，在这种事情中，夫妻之间的情形就和两个男孩儿在同一所学校里，两只公鸡在同一个院子里，两支军队在同一个大陆上一样。一次的胜利者，通常就永远是胜利者。胜利的威望至关重要。

“嗯——亲爱的，”主教开口说，“你要是有空，我想和你讲几句话。”普劳迪夫人很周到地把铅笔放在她打了个点的数字那儿，把自己得出的总数记了记，然后相当不快地抬起头来望着老伴儿的脸。“要是你忙，待会儿也成，”主教说下去。他既然来到了战场上，他的勇气竟然象鲍勃·艾克斯①的那样泄掉了。

“什么事，主教？”夫人问。

“唔——是关于奎瓦富家的事——不过我瞧你正忙着。拿我来说，待会儿也成。”

“奎瓦富家怎么啦？我想已经全说好了，他们要搬到养老院来。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不是呢？”她说话的时候，使铅笔坚定有力地搁在她眼前的那一行数字上。

“嗐，亲爱的，有一点困难，”主教说。

“一点困难！”普劳迪夫人问。“什么困难？那个位置已经许给奎瓦富先生了，当然非派给他不可。他已经作了种种安排。他写信替布丁谷找好了一个副牧师，他还和拍卖商谈了出卖他的农场、牛马等等的事，已经完全认为那个位置是他的了。当然，非得把那个职位派给他不可。”

---

① 鲍勃·艾克斯（Bob Acres），英国剧作家谢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的名著《情敌》（The Rivals，1775）中的人物，他想到要进行一场决斗，勇气“就仿佛从手心里泄掉了那样”（见第五幕第三场）。

现在，主教，您可得留神，鼓起您的全部男子汉的胆量来。想想看这当口多么危险。要是您这会儿不攥紧您的武器，那么往后再没有一个斯洛普能帮您的忙了。一闻到火药味就逃跑的人，怎么能指望随便哪位盟友信任呢？是您自己上战场来的。既然来了，就象个男子汉那样一决雌雄吧。勇敢点儿，主教，勇敢点儿！皱起的眉头杀不了人，锋利的语言也折不断骨头。说到头，长坎肩是您自己的①。她不能委派任何养老院院长，不能授予任何圣俸，也不能指派任何家庭牧师，您不过是无愧于您自己罢了。站起来，喂，不屈不挠地和她战斗。

主教心里的一位小顾问这样告诫他。但是另外有一位顾问又在那儿提出了不同的劝告，内容是下面这样：记住，主教，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您深知的女人。跟这样一个女人斗嘴，是非常麻烦的。要是这场战争非打不可的话，那么在您自己的书房里，坐在您自己的桌子后面来进行，是不是好点儿呢？每一只雄鸡不是在它自己的家门口斗得最出色吗？您的女儿，您的爱情的结晶，您亲生的孩子，也呆在这儿。她们看到您战胜她们母亲的那一刹那，这样好不好呢？再说，她们看到您可能败下阵去的那一刹那，这样好不好呢？此外，您真令人吃惊，在选择机会方面是不是没有手腕，真个的，一点儿也没有您素来颇负盛名的那种精明的作风呢？结果，在这件事上，您会不会是犯了错误，而您的敌人是对的呢？在养老院的这件事情上，您实际上已经作出了保证，现在您又反对您的妻子，因为她不过要求您履行您的诺言，是不是呢？您不是基督教的一位主教吗？您的话是否不问后果如何，总给人认为是神圣的呢？回去吧，主教，回到楼下您的房间里去，把您的好斗的脾气约束上一个时期，至少等到

① 长坎肩，见本书第44页注①。这里是用作主教职位的象征。

您可以在不是如此大为不利的情况下再来作战。

这一切掠过了主教的心头。这时候，普劳迪夫人依旧把铅笔放稳了，坐在那儿，她的那个总额的数目还铭记在她的脑子里。“四镑十七先令七便士。”她暗自想着。“当然罗，非得把养老院派给奎瓦富先生，”她对她的老爷大声说。

“唔，亲爱的，我只是想向你说，斯洛普先生似乎认为，要是不派哈定先生去，公众的情绪在这问题上就会反对咱们，新闻界也许会拈起这件事情来。”

“斯洛普先生似乎认为！”普劳迪夫人说，那种声调很清楚地向主教表明，他在那方面去寻找一个缺口，是不错的。“斯洛普先生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主教，我希望你不会让自己给一个家庭牧师管住。”这时候，那个女人在一阵急躁中把自己帐簿上计算到的地方忘却了。

“当然不会，亲爱的。我可以向你担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斯洛普先生在探听出舆论的趋向方面，倒可能有点儿用。我的确认为，要是咱们能把一个其他的同样好的位置派给奎瓦富家——”

“胡说啦，”普劳迪夫人说，“你要过上好多年才能再派给他们一个只及这一半好的职务。至于新闻界和公众等等，记住，有两种方法报导一件事。要是哈定先生很傻，把他那方面的情况说给人听，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位置先是要派给他的，他拒绝了。现在，我们派给了别人，这件事就完啦。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唔，亲爱的，我自然认为你是对的，”主教说，接着就悄悄溜出房去，回到了楼下。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第二天该怎样接待会吏长。他觉得自己这会儿不太舒服，于是开始想到，他有可能

第二天早晨由于一阵气恼，而不得不呆在房间里。不幸，他是很容易生气烦恼的。

“斯洛普先生，真个的！我可要斯洛普①他，”愤怒的夫人对着听她讲话的女儿们说。“我不知道斯洛普先生怎么啦。我相信他认为他自己要当巴彻斯特的主教了，因为我曾经拉了他一把，让爸爸派他做了家庭牧师。”

“他一向卑鄙无耻，”奥利维亚说。“我以前有一次跟您说过，妈妈。”不过以前有一次，他提议要使奥利维亚成为斯洛普太太时，奥利维亚可没有认为他太卑鄙无耻。

“咦，奥利维亚，我一直以为你喜欢他哩，”奥古斯塔说，她那时候为了一件事正怨恨她姐姐。“我一向讨厌这个人，因为我认为他非常庸俗。”

“这你可错啦，”普劳迪夫人说，“他一点儿不庸俗。还有，他可是个振奋人心、能说会道的讲道人，但是他要在这所宅子里留下去，那么就得叫他知道他的地位。”

“他生着一双我从来没在哪个男人脸上瞧见过的最最讨厌的眼睛，”内塔说。“我还要告诉你们，他非常贪心。你们看见他昨儿吃的那一大块小葡萄干馅饼吗？”

等斯洛普先生回家来后，他很快便从主教那儿——从他说的话，也从他的态度上——知道，普劳迪夫人对养老院这件事的指示，是非得照办的。普劳迪博士无意中漏出了“就这一回”，以及“要把授予职务的事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话。但是他对哈定先生这件事却是很坚决的。由于斯洛普先生不希望闹得主教和主教夫人全反对他，他眼下除了屈服以外，看不出能做点儿什么。

---

① 斯洛普，原文为 Slope，有“使……倾斜向下”意。

他只说他当然要执行主教的意见，又说他可以肯定，如果主教相信他自己的判断力，那么主教区里的事情管保会井井有条的。斯洛普先生知道，如果你对着一只钉子的头上不时敲敲，钉子终究会穿过去的。

同天晚上，他正独个儿坐在房间里时，门上有人轻轻敲了一下。他还没来得及答应，房门已经推开，他的女赞助人走进房来了。有一刹那，他满脸陪笑，可是她却一丝笑容也没有。不过她在邀她坐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这样开始了她的告诫：

“斯洛普先生，我压根儿不赞成你那天晚上对那个意大利女人的举止。随便谁都会以为你是她的情人哩。”

“啊呀，亲爱的夫人，”斯洛普先生满脸惊吓地说。“哟，她是个结了婚的女人。”

“这我可不知道，”普劳迪夫人说，“不过她却要人把她当作是结过婚哩。但是不管她结婚没结婚，你对她那么殷勤是不合式的。我无法相信你会希望在我的客厅里招人生气，斯洛普先生，可是为了我自己和我女儿，我有必要告诉你，我不赞成你的举止。”

斯洛普先生睁大了他那双凸出的大眼睛，带着一种装得逼真的惊讶神情直勾勾地朝前望着。“哟，普劳迪夫人，”他说，“我不过在她说饿了的时候，拿了点儿吃的给她。”

“可你从那天以后，一直去拜访她，”她望着“罪犯”继续说下去，脸上带着一种警探人员说明自己身份时的严厉神情。

斯洛普先生心里在盘算着顿时就告诉这个泼妇，他乐意拜访谁就去拜访谁，乐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会不会反而好，可是他想起，自己在巴彻斯特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安抚一下她，对自己说来还是比较有利的。

“从那天以后，我的确上斯坦霍普博士家去过，也的确看见过内罗尼夫人。”

“是的，你还单独会见过她，”主教的这个阿格斯[①]说。

“一点儿不错，我单独会见过她，”斯洛普先生说，“不过那只是因为房间里恰巧没有别人。如果她家里其余的人全出去了，那当然不是我的过错。”

“也许不是，不过我告诉你，斯洛普先生，要是我发现你让那个女人迷惑住了，那么我对你的评价就会一落千丈。我对女人比你更了解，斯洛普先生，你可以相信我的话，那个自称‘夫人’的女人，不是一个严谨的、年轻未婚的低教派牧师的合适朋友。”

斯洛普先生要是有胆量的话，多么乐意嘲笑她啊！但是他没有这种胆量，所以他只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普劳迪夫人，您说的这位太太对我压根儿没有吸引力。”

“唔，我希望没有，斯洛普先生。不过我认为我有责任这样告诫你一下。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应该说一说，那就是你对主教的举动，斯洛普先生。”

“我对主教的举动，”他说，对夫人指的是什么事如今确实感到惊讶和一无所知了。

“不错，斯洛普先生，你对主教的举动。那可一点儿也不是我希望见到的那样。”

“主教说了什么话吗，普劳迪夫人？”

“没有，主教并没有说什么。他大概认为，对这件事的任何批评最好是由我来说，是我首先使主教注意到你的。按实在说，斯洛普先生，你有点儿喜欢把过多的事情揽在你自己的手里啦。”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详见本书第32页注②。

斯洛普先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忿忿的神色，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但是他还是强忍住了，默默无言地坐在那儿，听着夫人说下去。

“这是处在你这种地位上的许多年轻人的通病，因此主教目前对这件事不想表示不满。毫无疑问，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事是要你做的，什么事是不要你做的。可是你要是接受我的意见，那么就留神注意，在所有牵涉到授予职务的问题上，别向主教乱提意见。如果主教需要意见，他知道找谁去商议。”接下去，除了这些意见外，她又说了一大串陈词滥调，说一个严谨的、年轻未婚的低教派牧师一举一动怎样才是得体的，怎样就是不得体的。这样，普劳迪夫人才退出房去，撇下家庭牧师自己去沉思。

他沉思的结果是：主教区里确实容纳不了他自己和普劳迪夫人两人的精力，他应该迅速弄弄清楚，是自己的还是她的精力能占上风。



第十八章　寡妇所受的折磨

下一天清早，斯洛普先生给唤到主教的更衣室去。他到那儿去的时候，充分料到自己会看见主教大发雷霆，而且给太太激恼起来，会再说一遍她前一天作过的那一番指责。斯洛普先生暗下决心，自己至少决不容忍主教的指责，所以他是带着相当好斗的心情走进更衣室的，但是他发现主教情绪极为平静、极为温和。主教抱怨说，他身体不太好，微微有点儿头痛，肠胃也不舒服，可是他的脾气倒毫无问题。

“唔，斯洛普，”他握住牧师伸出来的手，说。“今儿早晨，格伦雷会吏长要来见我。我实在不适合接见他，我恐怕只好麻烦你代我接见了。”接下去，普劳迪博士就着手解释，必须对格伦雷博士说些什么话。事实上，必须用最客气的话转达这个消息，告

诉他哈定先生已经拒绝了养老院院长的职务，主教已经邀请奎瓦富先生来担任，奎瓦富先生已经接受了。

斯洛普先生又向他的赞助人指出来，他认为主教这样决定也许不太明智。这句话他是 sotto voce① 说的。不过就连这样小心谨慎，话说太多还是不很安全。就在他说那一两句话的时候，主教用大拇指朝着由他的更衣室通进某一座"内殿"去的那扇门微微地、不过仍然是预兆不祥地指了指。斯洛普先生顿时领会了这个暗示，没有再说话了，但是他看出来，他和他的赞助人之间可以相互信任，他渴望建立的那种联盟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奎瓦富先生的这次委派，将是献在对夫人千依百顺那座圣坛上的最后牺牲品。凡此种种，斯洛普先生都从主教大拇指的那一个细微动作中看出来了，他也看得很正确。不需要什么羊皮纸和封蜡，不需要什么宣誓证明、解释和表白。他们之间的这笔交易是不讲自明的。斯洛普先生决定从旁帮助主教。主教很领会他手的那个微小的额外的一握，一种会意的赞同的光彩闪现在他的眼睛里。

"请你好好接待会吏长，斯洛普先生，"他分外响亮地说，"要使他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哈定先生使我无法为他效劳啦。"

要是说普劳迪夫人在这次会谈时一直坐在卧房里，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那对她将是诽谤中伤。她为人一向循规蹈矩，这使她决不至于自贬身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或者在一个裂缝后面偷听，那是女用人玩的鬼把戏。

普劳迪夫人知道这一点，因此她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尽可能呆在房门附近，这样倘有可能，便可以获得女用人的那种权利，而不至于自贬身份，干出女用人耍的那种花招来。

① 意大利文，意思是："低声地"。

然而，她并没有听到什么，而听到的那一点儿，只足以欺骗她。她一点儿也没有瞧见那个友好的握手，一点儿也没有看出商定的那笔交易。她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不讲信义的人一块儿作出的那些奸诈的决定：要搅乱她在当前地位上所感到的自尊自大，要在她还没有喝到口时就把杯子从她嘴边打掉，要在她还没有尝到甜头时就把她的全部权力一扫而空！他们是两个叛徒，她心爱的丈夫，以及她培养并带到世上最温暖明亮的炉边来的那个流氓！可是他们俩没有一个人具有这个女人的宽宏大量。尽管两个男人这样联合起来反对她，但是就连这会儿，这场战斗也还没有输掉。

斯洛普先生心里十拿九稳，认为格伦雷博士管保会拒绝会见他。结果正是这样。当主教公馆的大门打开时，会吏长收到了一张便条。斯洛普先生前来向他致意，等等等等。主教身体不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感到非常抱歉，等等等等。斯洛普先生受托来陈述主教的见解。倘若会吏长并不嫌弃，那么他将很荣幸地前来陈述，等等等等。然而会吏长却有点儿嫌弃。他在门道里看完了那张便条后，把它揉成一团，嘟哝了一句说他为主教身体不爽感到很遗憾，接着便离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口信答复斯洛普先生。

"身体不爽！"会吏长一屁股坐进他的四轮马车时，暗自想着。"这个人完全是个胆小鬼。他怕见我。身体不爽，说真的！"会吏长自己向来没有身体不爽，因此不理解随便哪个人当真会因为生病而不能守约。他把所有这些理由全看作是托辞。在当前的这一事例中，他倒也并不是绝对错的。

格伦雷博士叫车夫把马车赶到大街上岳父的寓所去，后来听仆人说哈定先生在女儿家，便跟着他到了波尔德太太的住宅，

在那儿找到了他。会吏长走进客厅的时候，气冲牛斗，他这会儿想到那个家庭牧师的卑鄙恶劣，已经把主教的胆小懦弱差不多完全忘了。

“瞧瞧这个，”他说，一面把他揉成一团的斯洛普先生的便条扔给哈定先生看。“通知我，要是我乐意，可以很荣幸地会见斯洛普先生。这还是在我和主教完全约定了以后。”

“可是他说主教身体不舒服，”哈定先生说。

“嗐！您是说您当真给这样一个借口欺骗了吗？他昨儿还挺好。我告诉您我怎么办，我要见到主教。我还要很明确地告诉他，我对他的行为是怎么个看法。我要见到他，要不然他在巴彻斯特很快就呆不下去啦。”

爱莉娜坐在房间里，可是格伦雷先生在盛怒之下几乎没有注意到她。这时候，爱莉娜十分单纯地对他说道，“你应该会会斯洛普先生的，格伦雷博士，因为我想那样也许有好处。”

会吏长气得简直是蛮横无礼地转过身去对着她。倘使她顿时承认，她已经接受斯洛普先生作为她的第二位丈夫，会吏长也不大可能会比听见她表示出这样一个愿望后，更为深信她的身心这时候全都属于斯洛普和普劳迪一派了。可怜的爱莉娜！

“会会他！”会吏长气冲冲地睁大眼睛望着她说。“我为什么应该在世人和我自己的眼里自贬身份，去和那样一个人接触呢？我过去一直生活在上流人士当中，不打算给任何人拖进其他一伙人里去。”

可怜的哈定先生很知道会吏长是什么意思，可是爱莉娜和她自己的婴儿一样无知。她没法明白：会吏长怎么会认为，降低一下身份去和斯洛普先生谈上几分钟，自己就被卷进一伙坏人里去了。眼下，他如果去谈上几分钟，那也许对父亲会有些好

处。

“昨儿我和斯洛普先生谈了整整一小时，”她带着几分装出来的庄严气派说，“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就降低了身份。”

“也许没有，”他说。“不过你要是不在意的话，请允许我在这种事情上自己来下判断。我还告诉你，爱莉娜，如果你可以照着是你朋友的那些人的劝告行事，那对你会有益处得多。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会发现，你就要没有什么可以向你提意见的朋友了。”

爱莉娜的脸起耳根那儿红了起来。但是就连这时，她也丝毫没有料到，会吏长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自从可怜的约翰·波尔德去世以后，她心里压根儿还没有过求爱或接受人家求爱的念头。倘使这样一个念头竟会在她心里油然而生，引起这种念头的那个人，必然和斯洛普先生大不相同。

不过这会儿，爱莉娜的脸变得绯红，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被人指控行为不检。内心里，她还感到比较痛苦，因为父亲没有立即站到她这边来。她不就是为了父亲，为了对父亲的爱护，才细听斯洛普先生讲的那些私房话的吗？她已经把那次谈话的经过向父亲详细叙说过了。虽然他对斯洛普先生关于养老院的看法意见并不和她完全一致，可是他并没说什么话使自己认为，她和斯洛普先生谈话是错误的。

这当儿，她太生气了，不肯在姐夫面前自谦自卑。说真的，她在他面前素来就不乐意低声下气，他们始终就不是亲密的盟友。“我可一点儿也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格伦雷博士，”她说。“我不知道我可以责备自己，做出了我的朋友竟然会不以为然的什么事情。斯洛普先生特意上这儿来，想问问爸爸对养老院有些什么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是抱着友好的用心来的，我就

告诉了他。”

“友好的用心！”会吏长冷笑了笑说。

“我想你大大冤枉了斯洛普先生，”爱莉娜继续说下去，“不过我已经把这件事向爸爸说过啦。既然你好象不赞同我所说的话，格伦雷博士，那么请你允许我离开，让你和爸爸留下呆在一块儿。”这么说着，她缓步走出房去了。

这一切使得哈定先生心头很不愉快。显而易见，会吏长和他太太已经认定，爱莉娜这就要下嫁给斯洛普先生了。哈定先生自己实在无法认为她会这么做，可是他也无法否认，种种情况都显示出来，她似乎觉得和那个人来往并不是令人厌恶的。她如今经常会见他，但是她并没有接受任何其他未婚男子的访问。每逢议论到他的行为时，她总袒护着他，虽然她明明知道，这个人在她朋友们的眼睛里是多么讨厌。接下来，哈定先生又感到，如果她竟然要成为斯洛普太太，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正正当当地提出来，反对她这么做。她完全有权照着自己的意思办，他作为父亲，不能说她和一个象斯洛普先生那样受到世人们欢迎的牧师结婚，会辱没了她自己。至于为了这样一场婚姻和女儿拌嘴，并且和她永不来往，象会吏长威胁要做的那样，这就哈定先生说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她决定和这个人结婚，他就非得尽可能地抑制住自己的反感。他的爱莉娜，他从前幸福的家庭中自己从前的伙伴，必须依旧是他的心腹的朋友，是他钟爱的孩子。让随便哪个把她扔开，他可不那么做。如果他命中注定，得在老年和他最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同坐在一张餐桌上，那么他就尽可能地认命。对他来说，随便什么事都比失去他的女儿来得可取。

这就是他的情绪，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护着爱莉娜，反对会

吏长，或是站在会吏长一边，反对爱莉娜了。这儿，我们要来说一句话，他其实决不应该疑心爱莉娜的。——哎呀！他决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哈定先生根本不是一位完人。在他的犹疑不决中，在他的软弱无能、易于给人牵着走的这一点上，在他的缺乏自信中，他远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再说，必须记住的是，会吏长十分厌恶地看待的这样一场婚姻，——我们深知斯洛普先生的为人，也同样厌恶地看待的这样一场婚姻，——在哈定先生看来并不显得十分可怕，因为哈定先生宽厚仁慈，并不象会吏长和我们那样痛恨那个家庭牧师。

但是，当女儿走出房去时，他心头却很不快活。他于是求助于伤感的时刻惯常做的一种手势，开始在一只假想的大提琴上拉出一支徐缓的音调来，把一只手慢吞吞地前后移动，仿佛他一只手握着一根乐弓，另一只手在调节幻想的琴弦似的。

"她要嫁给那个人，这就和两加两等于四一样肯定，"讲究实际的会吏长说。

"希望不是这样，希望不是这样，"这位父亲说。"可是如果是这样，我对她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无权反对这个斯洛普。"

"无权！"格伦雷博士喊起来。

"作为她的父亲，我无权反对。他也是一个牧师，而且或许是一个好人。"

会吏长对这句话随便怎样也不同意。不过，在爱莉娜自己的客厅里辩论一件反对她的事，这未免不太妥当，所以他们两人一块儿走出去，在大教堂区的榆树下谈论了这件事的各个方面。哈定先生还向女婿解说了一下，斯洛普先生最近这次来访问这位寡妇的用意，至少是说出来用意是什么。然而他又说，他无法使自己相信，斯洛普先生当真会象他自己说的那么关切。"我没

法忘了他对我本人的态度，”哈定先生说。“他的见解竟然这么快就改变了，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全明白啦，”会吏长说。“这个狡猾的 tartufe①！他想为父亲作好安排来收买女儿。他打算表明，他多么有权有势，他人多么好，还有，为了她的 beaux yeux②，他乐意做多少事情。不错，我现在全看明白啦。不过咱们人多势众，他还是敌不过的，哈定先生，”他说，一面相当郑重地转过身对着他的同伴，用手紧紧捏住另一个人的胳膊。“也许您丢掉养老院比按照这样的条件去得到它，对您只有好。”

“丢掉它！”哈定先生说。“唷，我已经丢掉啦。我并不要它，我已经打定主意不要它了。我完全退出啦。我这就去写一封短信给主教，告诉他我完全撤消我的权利。”

没有事情比让哈定先生这样从这场纠纷与困难中脱身出去更会使他高兴的了。但是他这会儿步子走得太快，会吏长可接受不了。

“不成——不成——不成！我们可不做这样的事，”格伦雷博士说。“我们还要取得养老院。我深信我们还会取得它的。不过不是在斯洛普先生的帮助下。如果需要他的帮助，我们就会失去的。可是办得到的话，我们要取得它，不顾他的反对。明儿，阿拉宾就要到普勒姆斯特德来，您一定要来和他谈谈。”

这两个人这时候走进了大教堂的图书馆，这儿给教堂区的牧师们当作一种教会阅览室，在里面写讲道文，有时还写书信，阅读神学著作以及杂志和报纸。从这座建筑物的外表看来，外

① 法文，意思是：“伪君子”，系法国剧作家莫里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所著同名喜剧《塔蒂弗》(Tartuffe)中一个假仁假义的人物。莫里哀(Molière)是笔名。

② 法文，意思是：“美丽的眼睛”，“美貌”。

界的公众可能以为，有人常常翻阅那些神学著作。实际上，神学著作也许并不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常有人去检阅。这两位“盟友”在这里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针。会吏长写了一封信给主教，措词相当强硬，不过依然很恭敬。他在信里提出了自己岳父对这个职位的权利，同时表示自己觉得很遗憾，他前去谒见时竟然没能见到主教。关于斯洛普先生，他一个字也没有提。他们当时还决定，哈定先生第二天应该到普勒姆斯特德去。接着，他们就这问题讨论了相当时间以后，会吏长提议邀请爱莉娜也上那儿去，以便可能的话，把她从斯洛普先生的殷勤关怀下撤走。“一两星期，”他说，“也许就可以让她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在那儿的时候，她还可以平安无事。斯洛普先生不会跟着她上那儿去的。”

等姐夫回来，彬彬有礼地敦促爱莉娜陪父亲一块儿到普勒姆斯特德去时，她倒是相当吃惊的。她立即看出来，父亲一直背着她在为她进行辩护，心里于是对父亲十分感激。为了他，她决定不拒绝这次邀请，以免流露出她对会吏长的愤懑来。但是，她说，她第二天没法去，斯坦霍普家邀她去喝茶，她已经答应下了。她又说，她愿意跟父亲一块儿再下一天去，如果他肯等她的话，再不然他先走，她随后再去。

“斯坦霍普家！”格伦雷博士说。“我不知道你跟他们这么熟悉。”

“我自己先前也不知道，”她说，“直到斯坦霍普小姐昨儿来拜访后才知道的。不过我很喜欢她。我还答应去和他们家一些人下象棋。”

“他们在家举行一次聚会吗？”会吏长说，仍然有点儿担心斯洛普先生。

“不啊，”爱莉娜说。“斯坦霍普小姐说，根本没有什么别人，但是她听说玛丽要离开我几星期，她又听别人说我会下象棋，所以特意过来邀请我前去。”

“唔，这真是一番好意，”养老院前院长说。“他们看上去的确比较象外国人，不象英国人，但是我想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差点儿。”

会吏长对斯坦霍普家的看法是比较好的，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因此他们商定，哈定先生应当推迟一天再到普勒姆斯特德去，去的时候带着爱莉娜、婴儿和保姆。

斯洛普先生在巴彻斯特的确变得相当重要了。



第十九章　月光下的巴彻斯特

斯坦霍普家可真有不少伤心事，偶尔还有些使人烦恼不安的情况，可是他们似乎难得感到伤心或是烦恼。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毫不抱怨，也许还毫无同情心地忍受着自己的烦恼，这是他们的特殊本领。他们惯于看到光明的一面，要是两面中的一面有一线微光容他们观看的话。如果一线光明也没有，那么他们就很冷漠地容忍着那片黑暗，那种冷漠即使不是斯多噶派①的，至少符合了斯多噶派定下的目的。老斯坦霍普禁不住会感到，自己没有好好履行父亲和牧师的责任，他想到自己去世以后撇下全家的那种局面，几乎不能不感到悲伤。多少年来，他每年的收入一直高达三千英镑，然而除了他们母亲的一万英镑财产以外，他的儿女们并没有其他的收入。他不仅把自己的收入花掉了，而

且还欠下了债务。虽然如此，他外表上却难得显露出多少烦恼的迹象来。

那位母亲也是如此。要是说她没有给儿女们多带来点儿乐趣，那么她拿走的就更少了。她既不埋怨自己的命运，也不多讲她的过去或未来的痛苦。只要有个女用人替她整理衣服，而那些衣服又做得很好，她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儿女们也是如此。夏洛特从来没有为他们未来的贫穷责备她的父亲，而她自己这么快就要成为一个老处女，这似乎也不使她伤感。她难得会发脾气。要是我们单凭外表来判断，她一向总是乐陶陶的。“夫人”的脾气就不是这么和善，不过她具有不少坚忍不拔的勇气。她难得抱怨——真个的，从来不曾向她家里人抱怨。尽管她很有忧伤的理由，而那份忧伤本会使和她一样艳丽、一样毫无宗教信仰的大多数女人伤心绝望的，可是她却默不作声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或是只提到自己的痛苦去唤起人家的同情，激起被她撩拨的男人们的爱慕。至于伯蒂，从他的嗓音，从他的目光里，你会以为，他在世上无忧无愁。他也的确是这样。他不会预见到明日的悲伤。未来穷苦匮乏的前景，并不影响他的胃口，就象屠户的刀并不影响羔羊的胃口那样。

这便是他们惯常的作风，不过偶尔也有些例外。有时，父亲的目光里会闪现出愤怒的神色来，这只雄狮会发出一声可怕的低声咆哮，仿佛他考虑采取某种血腥的行动似的。有时候，内罗尼夫人会对人类变得很尖刻，对世上的规矩礼节变得比平时更为乱视，还会显得仿佛她就要从自己的“系泊地”挣脱出去，听任自己给情绪的浪潮冲向彻底的毁灭与覆没。但是，象家里其余

---

① 斯多噶派(the Stoics)，希腊哲学家齐诺（Zeno，公元前335—前263)的追随者，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坚忍、禁欲。

的人那样，她没有真正的情感，无法感觉到诚挚的激情。她的安全也就在这一点上。在她决定采取任何考虑周详的遁世行为以前，她总作一次小小的计算，一般总得出结论，认为斯坦霍普家的别墅，甚至巴彻斯特大教堂区，都要比广大的外界好。

他们的作息时间极不规则。父亲一般总是最早来到早餐室的。不久，夏洛特跟着也来了，把咖啡端给他喝，可是其余的人总随随便便，随便什么时候在随便什么地方吃早饭。在会吏长到主教公馆白走了一趟后的那天早晨，斯坦霍普博士额上带着一种阴沉不祥的神气走下楼来，银白的头发比平日更为蓬乱。他在扶手椅上坐下，呼吸声很响、很粗浊。他手里拿着几封拆开的信。当夏洛特走进房来时，他还在阅读。她走上前去，按着惯常的那样亲了亲他，但是在她这么做时，他简直没有理睬她。她顿时就知道，准出了什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他把一封盖有米兰邮戳的信扔到餐桌这边来。夏洛特拿起那封信来，心里有点儿吃惊，但是当她看见那不过是他们的意大利杂货商①的帐单时，她的思想松弛下来。总数确实很大，不过并没有大得足以引起一场重大的争吵。

"这是咱们回国前六个月里，我们买衣服的帐，爸爸。我们三个人不能什么也不穿，您知道。"

"什么也不穿，真个的！"他望着那些数字说，那些数字按米兰货币来看，确实是巨大的。

"这个人应该把帐单寄给我的，"夏洛特说。

"我衷心希望他这么做——要是你会付的话。我从帐单上看得出，有四分之三都是马德琳买的。"

① 杂货商，原文为 milliner，系意大利米兰专卖花边、帽子、别针、缎带等的商人。

“她没有什么别的好消遣，爸爸，”夏洛特这么说，她的性情实在很和善。

“我想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好消遣，”博士说，一面又丢了一封信过来给女儿。它是西多尼亚家族①中一个成员写来的，措词很客气，要求父亲付上七百镑这么一笔区区小数。这是为了照顾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先生而予以贴现的一笔帐款，如今已经过期九个月了。

夏洛特看完这封信，慢慢地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茶盘边上。

“我想他是太没有事情可消遣了，尽去跟犹太人用期票贴现。他认为我会付这笔帐吗？”

“我猜他决不会这么想，”她说。

“那么他认为谁会付呢？”

“就公平诚实而言，我想即使永远不付，也没有多大关系，”她说。“他大概得到的也很少。”

“如果他进了监狱，在那儿坐以待毙，”父亲说，“我想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在我看来，那就是另一条出路。”

斯坦霍普博士讲到的是他年轻时候的习惯法②。可是他的女儿虽然在海外住了这么多年，对于英国社会当时的做法却比他通晓得多。“要是那个人来逮捕他，”她说，“他必须先通过法院。”

就这样，你们这个了不起的西多尼亚家族——我们这些异

---

① 见本书第96页注④。

② 英国的法律为不成文法，习惯法即不成文法之一种。一八三八年以前，债权人根据法律只可以取得债务人的动产，但是有权按照中间程序(即在法律上确定负债以前)逮捕债务人。一八三八年，这项规定废除了，不过债权人却有权扣留和处理债务人的其他产业。伯蒂仍然有可能因为负债而被捕入狱，不过如同夏洛特所说的，只在法院裁定他确实负债以后。

教徒就是这样对待你们，尽管在我们极端贫困时，你们和你们的家族曾经用大得和狮子一样的金山帮助过我们，偶尔，还用取酒的栈单和许多化妆用品盒的定货单来帮助我们。

“什么，变成一个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吗？”博士说。

“他已经是这么个人了，”夏洛特说，她始终希望排难解纷。

“就国教教会一个牧师的儿子来说，”博士说，“这情况多糟。”

“我瞧不出，牧师的儿子为什么就该比其他的年轻人更有偿还债款的能力，”夏洛特说。

“他离开学校后从我这儿得到的钱，和人家认为许多贵族的长子所花的钱实在差不多，”愤怒的父亲说。

“唔，爸爸，”夏洛特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什么！”博士说，“你意思是说，要我付钱给那个犹太人吗？”

“不啊！我可不付钱给他，他非得瞧自己的造化。要是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伯蒂就得到海外去。不过我请您好好待伯蒂，只要我们逗留在这儿，就让他也呆在这儿。他脑子里有一个计划，也许到头来可以使他自立。”

“他有什么计划继续从事他的职业吗？”

“噢，那他也要做下去，不过那得接着干。他在想着要结婚。”

这当儿，房门被推开，伯蒂吹着口哨走进房来了。博士立刻全神贯注地吃鸡子儿，由着伯蒂吹口哨一路吹到姐姐的身边而没有去理睬他。

夏洛特朝他丢了个眼色，先瞥瞥她父亲，又瞥瞥那封信，信封的一只角从茶盘下面露了出来。伯蒂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以一只猫儿的轻巧动作抽走了那封信，知道了信的内容。可是博士尽管显得全神贯注在蛋壳上，却看见了他，并且用最严厉的声

音说道，“唔，少爷，你知道那位先生吗？”

“知道，爸爸，”伯蒂说。“我跟他可以说是认识，不过那份交情决没有理由使他来麻烦您。您要是答应的话，爸爸，我来回这封信。”

“至少我不回它，”父亲说，接下去停了一下，又补充说道，“嗐，你欠这个人七百镑，这是事实吗？”

“唔，”伯蒂说，“要是我有条件付给他我真正欠他的那笔钱，那么我想我就要对他提出的这数目表示不同的意见啦。”

“他手里有你出的七百镑的借据吗？”父亲问，话说得很响、很气忿。

“唔，我想他有，”伯蒂说，“不过我从他那儿得到的钱总共不过一百五十镑。”

“那么那五百五十镑哪儿去啦？”

“嗐，爸爸，佣金是一百镑左右，其余的我是拿了些铺路石和摇木马①。”

“铺路石和摇木马！”博士说，“它们在哪儿？”

“啊，爸爸，我想它们全放在伦敦什么地方——您要是想要，我可以去打听。”

“他是个白痴，”博士说，“再在他身上浪费钱，那是绝对愚蠢的。没有办法可以使他不毁灭。”这个闷闷不乐的父亲说，一面走出了那间房。

“老板乐意要铺路石吗？”伯蒂对姐姐说。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她说，“要是你不当心，你会发现自

---

① 伯蒂在国外按高利借了钱。放高利贷的人为了逃避禁止高利贷的法律，采用了假交易的办法，用商品的形式来支付贷款的余数，所以上文说到“取酒的栈单和化妆品盒的定货单”。

己在这个世上无人过问，甚至是无家可归的。你对他不象我这么了解。他今儿个很生气。”

伯蒂抹了抹他的大胡子，呷了口茶，用既滑稽又严肃的音调谈起了他的倒运，最后向姐姐保证说，他将尽力使自己迎合波尔德寡妇的意思。接着，夏洛特跟着父亲到他的房间里去，使他的怒气平息了点儿，并且说服了他不再去提那个犹太期票贴现人，至少是几星期不再去提。他甚至还说，他愿意付那七百镑，至少也是了结掉这笔帐，要是他瞧见儿子确实打算为自己在生活中取得一种体面的安排的话。他们之间一句也没有公开提到可怜的爱莉娜，但是父女俩彼此都心照不宣。

九点钟，他们大伙儿一块儿聚到了客厅里，彼此高高兴兴。大约就在这时候，用人进来通报说，波尔德太太来了。她以前从来没有走进过这所宅子，虽然她当然曾经来访问过。这时候，她发现自己穿着寻常的晚礼服来到了这儿，以这种友好、随便的方式走进这些陌生人的客厅里来，就好象自己一直都认识他们，心里不免感到很奇怪。但是三分钟，他们就使她毫无拘束了。夏洛特轻快地跑下楼来，替她把帽子摘下。伯蒂走过来帮她取下围巾，“夫人”笑盈盈地朝她望着，象她乐意显得和蔼可亲时笑的那样。老博士以一种亲切祝福的态度和她握手，那种态度立刻感动了她，使她觉得他一定是一位慈祥的人。

她刚坐下大约五分钟，房门又打开了。用人进来通报说，斯洛普先生来了。她觉得有点儿诧异，因为他们告诉过她没有邀请别人。从他们有几个人的态度上看来，斯洛普先生显然是不速之客。但是尽管如此，这件事并没有多大道理。在这种邀请中，一两个单身汉多少总给说成是不相干的人。斯洛普先生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可以象爱莉娜本人这样，到斯坦霍普家来喝杯

茶。但是，他发现自己心目中的配偶竟然也是这次聚会中的一位客人，感到十分惊讶而又不十分高兴。他上这儿来是为了看看内罗尼夫人的艳丽姿色，听她说上几句奉承话，自己也回敬她几句，这样来使自己感到快意。虽然他心里没有这么承认，他却仍旧感到，如果这一晚象他原来打算的那样消磨过去的话，他大概也就不会马上向波尔德太太求婚了。

“夫人”没想到有一个竞争对手，以平日那种特殊的礼遇接待了斯洛普先生。在他握着她手时，她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体己话，她说自己有一个计划，吃完茶点后想要告诉他，显然是准备继续搞她的那套使这个牧师成为俘虏的工作。可怜的斯洛普先生真有点儿乐不可支了。他本来认为从他的态度上，爱莉娜必然知道，他是一个爱慕她的人。他还自以为这个想法并不是她不能接受的。要是他现在倾心爱慕一个已婚的妇女，那么她对他会怎么个想法呢！

可是爱莉娜在这方面对他的批评倒不想十分严厉。当她发现自己坐在伯蒂和夏洛特·斯坦霍普之间时，她丝毫也没有觉得烦恼。她一点儿没有料到斯洛普先生的用意，甚至也一点儿没有料到别人的疑心，不过她仍然为斯洛普先生没有太挨近她而觉得很高兴。

由伯蒂·斯坦霍普坐在她身边，她并不觉得讨厌。说真的，伯蒂难得不给陌生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在一位很重视自身尊严的主教面前，他确实有可能失败，但是在一个年轻、俏丽的女人面前，他简直万无一失。他非常老练，有本事和女人很快就很熟悉，而又不至于引起别人什么卤莽无礼的顾虑。他多少具有一只家猫的癖性。他受到人家宠爱、抚摩，得到亲昵和蔼的对待；作为答复，他也自鸣得意，洒脱大方，曲意奉承，特别是他从

来不露出自己的爪子来，这似乎全是自然而然的。然而，象其他的家猫那样，他也有爪子，有时也很危险。

等茶点吃完以后，夏洛特走到敞开的窗口，大声说收获季节的圆月①实在太美了，不容人不来赏玩，她邀请他们大伙儿全来赏月。按实在说，那儿只有一个人很喜欢月色，而那个人并不是夏洛特，不过夏洛特知道这位纯洁的女神②对于她的用意可以成为一个多么宝贵的助手，而且为了当时的目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便唤起一点儿热忱来。爱莉娜和伯蒂很快也跟着走过来了。博士那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扶手椅上，斯坦霍普太太坐在她的一张上，两人全准备就寝了。

"你是休厄尔派还是布鲁斯特派③，再不然就是另一个人的一派④，波尔德太太？"夏洛特说，她件件事都知道点儿皮毛，对她提到的这些书籍每一本都读过大约三分之一。

"哟！"爱莉娜说，"这些书我一本也没有看过，不过我确信月亮里至少有一个人，就算没有更多的人的话。"

"你不相信那种柔软的胶状物质的说法吗⑤？"伯蒂说。

---

① 西方所谓收获季节的圆月，是指接近秋分前后的圆月，实即我国的中秋圆月。

② 指黛安娜(Diana)。黛安娜是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的女神，一向认为是一个处女。

③ 是休厄尔派还是布鲁斯特派，当时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家休厄尔（William Whewell, 1794—1866）和苏格兰自然哲学家布鲁斯特爵士（Sir David Brewster, 1781—1868）正就宇宙间其他地方是否有理性生活这一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休厄尔在一八五三年出版的《多种世界》(Of the Plurality of Worlds)一书里，根据科学与宗教的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布鲁斯特在一八五四年发表的《不止一个世界》(More Worlds Than One)一书中攻击了休厄尔。

④ 另一个人的一派，原文为 t'othermanite，大概是指拥护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 1793—1859)、鲍威尔(Baden Powell, 1796—1860)等人的一派。拉德纳教授和鲍威尔教授当时也加入了这场辩论。

⑤ 休厄尔认为，能够在木星上生存的唯一生物就是："一些没有骨头的柔软的东西。"

“这我也听说过，”爱莉娜说。“我实在认为那种说法简直是恶劣的。我们怎么可以根据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治理这个世界的法则，议论上帝在其他星球上的威力呢？”

“真个的，怎么可以！”伯蒂说。“金星上为什么不应该有一群火蛇呢？而且就算木星上除了鱼以外什么也没有①，为什么那儿的鱼不应该象这儿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清醒呢？”

“这样并没有为他们说多少话，”夏洛特说。“我本人赞成休厄尔博士的意见，因为我认为男人和女人不值得在数也数不清的这么多的世界上一再出现。其他的星球上可能有灵魂，不过我怀疑有没有什么躯壳依附着它们。但是来呀，波尔德太太，让咱们戴上帽子，绕着大教堂区去走一回。咱们如果要讨论恒星的问题，那么在大教堂的塔楼下讨论，要比守在这个狭窄的窗子里好多啦。”

波尔德太太并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他们结成了一伙，准备到外边去走走。夏洛特·斯坦霍普很知道，三个人不成其为伙伴的那条规则，她因此劝说妹妹，让斯洛普先生也陪同他们一块儿去。

“喂，斯洛普先生，”她说，“我相信你一定也乐意和我们一块儿去。我们在一刻钟内就进来，马德琳。”

马德琳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她想要说的一切，知道了她的目的。由于她那么许多玩乐全不得不依靠姐姐，所以她觉得非顺从不可。和她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全走出去领略晶莹、柔和的月夜，而她自己却给独个儿撇下，这是很不好受的，可是如果夏洛特对她的卖弄风情与风流韵事不予容许的话，那将是更不好受的。夏洛特的目光告诉了她，为了家里的利益，她眼下必须让

① 这也是休厄尔的意见。

步一下，于是马德琳顺从了。

但是，夏洛特的眼睛对斯洛普先生并没有说出那样的话。其他三个人离开以后，他本来可以跟"夫人"促膝谈心的，他对这件事压根儿并不反对，所以悄声朝她说道，"我可不撇下你独自一个。"

"是啊，"她说，"去吧——务必去，为了我，务必去。别认为我太自私啦。当然，决不应该有人为了我而留在屋子里。等你更知道我的脾气以后，你对这一点就会明白的。请你和他们一块儿去，斯洛普先生，不过等你回来时，陪我谈五分钟再走。"

斯洛普先生心里明白，他非去不可了，他于是在门厅里和那几个人会齐。其实，他对这种安排根本不会反对，如果他可以挽住波尔德太太的胳膊的话，但是这当然是决不可能的。说真的，他的命运很快便决定了，因为他刚走到正门口，斯坦霍普小姐便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膊。伯蒂和爱莉娜很自然地朝前走去，就仿佛她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似的。

这样，他们漫步朝前走去。最初，他们按照事先说明的那样，绕着大教堂区走，后来他们走到圣喀恩伯特小教堂下面那座古老的拱门下，然后转过去，到了主教公馆的庭园后面，这样往前走去，直走到市区边缘的那道桥头，过路人由那儿向下，可以看到海拉姆养老院的庭园里面。夏洛特和斯洛普先生走在前面，到这儿停住了脚，等那两个人走到他们面前来。斯洛普先生知道，在月光下显得那么美的人字墙头和古老的砖砌的烟囱，就是哈定先生过去的住宅。倘使能够避免的话，他决不会跟这样一些伙伴，在这样一个地点停留下来，但是斯坦霍普小姐不肯接受他设法作出的那种暗示。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波尔德太太，"夏洛特说，"是巴彻斯

特附近最美的地方啦。我真感到奇怪，你父亲竟然放弃了它。”

它是一个很美的去处，这会儿凭着引起错觉的月光，显得比在说明真相的阳光下要宽大两倍，美观两倍，古朴入画两倍。有谁不知道，月光向来给予由韶秀的树木、半掩着的古老的人字形屋宇——象养老院那样——那种错综复杂的多重性和那种神秘有趣的魅力呢！在我们讲到的那一晚，从桥头看去，哈定先生的故居的确显得很优美。尽管爱莉娜对于父亲离开了它并不伤心，这时候她却强烈地希望可以让他回去。

“他几乎马上就要搬回去啦，是不是呢？”伯蒂问。

爱莉娜没有立即回答。这类问话有许多往往没有回答也就过去了，问话的人并不在意，但是眼下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全默不作声，仿佛指望她回答似的。过了一会儿，夏洛特说，“我相信事情已经全解决了，哈定先生这就要回到养老院去，是不是呢？”

“我想关于这件事，什么都还没有解决，”爱莉娜说。

“不过这一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伯蒂说。“那就是说，如果你父亲希望回去的话。在出了那些事以后，究竟还有谁能去担任呢？”

爱莉娜悄悄地让她的同伴知道，这是一个在当前的这几个人当中她无法谈论的问题。接着，他们便朝前走去。夏洛特说，她要走出市区，朝山上走一小段路，以便回过头来看一下大教堂的塔楼。当爱莉娜倚在伯蒂的胳膊上朝山上走去时，她告诉了他，这件事在她父亲与主教之间的情形。

“那么他，”伯蒂指着斯洛普先生说，“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爱莉娜解释说，斯洛普先生起先企图压制她的父亲，可是后

来又转变过来，尽力想说服主教委派哈定先生。“但是我父亲，”她说，“不大乐意相信他，他们全说他对城里的老牧师太傲慢啦。”

“请你相信我的话，”伯蒂说，“你父亲是对的。要是我没有看得太错的话，斯洛普这个人既傲慢又虚伪。”

他们一路走到小山顶上，然后经由一条小路穿过田野走了回去。那条小路通过一道小木桥，或者不如说是一座旁边装有一排生锈的栏干的独木桥，越过小河到了大教堂他们出发处的另一面。因此，他们是围绕着主教的庭园，围绕着大教堂和附近的田野走了一圈，那条河就是流经主教的庭园的。等他们回到博士的门前时，已经十一点过了。

“时间很晚啦，”爱莉娜说，“在这样一个时刻再进去打搅伯母，那太不象话了。”

“噢，”夏洛特哈哈一笑，说，“你不会打搅妈妈的。我恐怕她这会儿已经上床啦。你要是不进去看看马德琳，她会大为生气的。来呀，伯蒂，替波尔德太太把帽子取下。”

他们走上楼去，发觉“夫人”独个儿在看书。她显得有点儿伤感，有点儿忧郁，不过也许只是为了好在斯洛普先生的胸中激起更大的好感来。她让那位快乐的先生在她的沙发上找到了一席安身之地，不一会儿便和他小声地谈得出了神。“夫人”有一种她独具的小声说话的癖好，它和主要的悲剧演员当中盛行的那种方式恰恰相反。主要的悲剧演员屏住呼吸，通过舌头发出的含糊不清的声音，把一种绝对的低声丝丝地发了出来，然而整个儿剧场里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夫人”并不用丝丝声，她用一种清楚、激越的音调吐出所有的字眼来，不过只有面对着倾吐出这些话来的那个人才听得见。

夏洛特在房间里忙来忙去，做着或是假装做着许多事情，接下来讲了一句说要去找她母亲，便跑上楼去了。这一来，爱莉娜便给撇下和伯蒂单独呆在一块儿。她简直没有觉得，一小时便过去了。给伯蒂说一句公道话，他把事情办得不能再好了。他并没有向她求爱，也没有恋慕叹息或者显得自作多情。他很逗人，很亲切，可又彬彬有礼。等到不多一会儿他在那个这时已经满怀嫉妒的斯洛普的帮助下，一点钟在爱莉娜的家门口离开她时，爱莉娜已经认为，他是自己曾经会见过的最讨人欢喜的男人之一，而斯坦霍普家则肯定是自己见到过的最讨人欢喜的人家之一了。



第 二 卷

第一章　阿拉宾先生

现在,必须来把拉撒路学院的院士,牛津大学以前的诗歌教授,巴彻斯特主教区圣埃沃尔德当前的教区牧师,弗朗西斯·阿拉宾牧师本人介绍给读者了。因为他在本卷中将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所以借助于作者所能描绘出的那种形象,使他在读者面前站立起来,这是合乎需要的。

令人遗憾的是,银版照相①或是摄影术的方法还没有给人发现,因为有了这种方法,人类的性格便可以形诸笔墨,并且以准确无误的忠实叙述,用合乎语法的语言写下来。小说家,是啊,还有史学家和传记家,多么时常感到,自己内心能构想出并在脑子里准确地描绘出来一个人的全部性格与容貌,可是等他跑去拿起笔墨,想使那幅肖像长存下去时,他的语言背弃了他,躲开他,使他失望,把他弄得糟不可言,直到他写了十二三页以后,叙述的那人和构想的那人竟然毫无相似之处,就象街道转角那块招牌上的画像和剑桥公爵②毫不相似一样!

然而,这种机械的描写技巧,几乎不会使读者怎么满意,就象摄影师的技巧不会给予一位关切的母亲多大满意一样,因为那位母亲渴望得到自己心爱的孩子的一个维妙维肖的复制品。真个的,它确实很象,但却是一种呆滞死板、暮气沉沉、毫无情感的相似。那张脸的确在那儿,看着它的人立刻就会知道那是谁的肖像,不过那张脸的主人并不为这种相似感到得意。

学习可没有康庄大道，学会任何一门有价值的艺术并没有捷径。不论摄影师和银版照相师如何尽力，不论他们如何进一步提高原来的技巧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根本无法把人脸的肖像照得好极了。让传记家、小说家和我们其余的人，象肩负着我们往往觉得肩头承受不了的负担时所会发出的那种呻吟。我们必须或是象男子汉那样忍受着它们，或是承认自己太软弱了，做不好我们承担下的工作。世上并没有一种可以写得好，而又写得很轻松的方法。

Labor omnia vincit improbus③。这句话理应成为所有劳动者选定的座右铭。也许，辛勤劳动，而又能够持久的话，最终可以勾勒出弗朗西斯·阿拉宾牧师的一个相当真实的形象来。

关于他在世上的作为，关于他所取得的那种声誉，我们已经说过不少了。我们也谈到过，他已经四十岁，还没有结婚。他是英格兰北部一位小康的乡绅的幼子。早年，他到温切斯特④去，父亲的用意是要他进新学院⑤，但是他尽管是一个好学向上的小伙子，在规定的范围内却并不十分好学。十八岁那年，他离开了学校，以有才干而闻名，但是并没有什么学识。除了他的好名声这一有利条件外，他所获得的就是英诗的一枚金质奖章，从而在朋友当中引起了一种有力的揣测，认为他注定要在不朽的英国诗人的名单中再添上另一个姓名。

---

① 银版照相，原文为 daguerrotype，系法国人达盖尔 (Louis Daguerre, 1789—1851)于一八三八年发明的早期摄影术。

② 剑桥公爵 (Adolphus Frederick, Duke of Cambridge, 1774—1850)，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七子。

③ 拉丁文，意思是："勤奋工作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这是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所著«田园诗»(Georgics)第一卷中的一行。

④ 温切斯特(Winchester)，英国汉普郡的首府。

⑤ 新学院(New College)，英国牛津大学的一所学院。

他从温切斯特到牛津去，在巴利奥尔学院注册，作为一名自费生。在那儿，他的特殊的生涯很快便开始了。他完全不去和放荡的人来往，不举行酒会，不养马，不划船，也不加入任何吵闹，因而成为大学导师得意的门生，这至少是在他接受学位预考① 前的生活。接下去，他开始了一系列行动，虽然对他作为一个男子汉并不有损声誉，但是简直不合乎他导师的胃口。他成了一个很活跃的辩论会的会员，在那儿以幽默生动使自己出人头地。他尽管总是很诚恳的，可他的诚恳却总是滑稽可笑。就他说来，思想坚定，抱负不凡，演绎推理使人无法辩驳，这是不够的。要是他不能使对手的辩论显得荒谬、不合理，并且凭机智和道理驳倒对手，那么在熟悉他的人和他自己看来，他就失败了。要说他的目的老是想要引起一场大笑，那是极不真实的。他憎恶他的听众的这种粗俗的、不必要的满意迹象。要人家哈哈大笑的一个笑话，就他说来是不值得一讲的。他可以通过一种比听觉更敏锐的感觉去鉴赏自己的机智所取得的成功，并且在听众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否受到理解与赞赏。

他离开中学以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小伙子。那就是说，他深信宗教中的一派，这样一来便得到了不少好处，这是大多数人在这样一件大事上成为派别成员时所会得到的。我们太容易把自己教会中的分立看成是十恶不赦的。适度的分立，如果能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话，至少引起人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把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便会对这件事不在意的拥护者吸引过来，教导人们思考思考宗教。国教中的那场运动，随着弗劳德② 遗著的发表便

① 学位预考，原文为 little go，系指英国大学考文学士学位前的初试。

② 弗劳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1803—1836），英国神学家，牛津运动领袖之一，他的遗著于一八三八年发表。

开始了，它带来了多少这样的好处啊！

阿拉宾还是一个小伙子时，就站在牛津运动一方极力进行辩护，有一阵子他在牛津拜倒在那位了不起的纽曼① 的脚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部用在这个事业上，为它赋诗，为它发表讲话，为它焕发出他恬静的机智的最为灿烂的火花来。他为这场运动吃喝、穿着、生存。经过一定时期，他拿到了学位，可以把自己称作文学士了，但是他并没有以什么出色的学识 éclat② 使自己可以这么做。他太忙于高教派的宗教事务，以及辩论术、政治学和通常跟高级信徒身份相符的种种表现，没有时间以充分的精力专注在获得两科第一③ 上。他并不是一个两科第一的学生，甚至也不是一个优等生，但是他在那一年使优等和两科第一全不时兴，从而对大学进行了报复。他还嘲笑一种迂腐的作风，弄得人在二十三岁时思想中就顾不到比较重要的问题，净想到圆锥曲线或是希腊语音。

然而，希腊语音和圆锥曲线在巴利奥尔学院却被认为是必需具备的条件。阿拉宾先生在那儿无法给列入院士的名单。但是拉撒路，牛津教师们最阔绰、最舒适的住处，对这个年轻的卫道战士却敞开了怀抱。阿拉宾先生接受了圣职，在拿了学位后不久，就成为一名院士，在那以后很快就被挑选了去担任诗歌教授。

现在，他的危险最大的时刻来了。经过多次思想斗争，以及完全可以推测出的一次痛苦怀疑之后，牛津运动的那位重大的

---

① 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牛津运动领袖之一，一八四五年成为天主教徒，一八七九年成为红衣主教，参看本书第 37 页注①。

② 法文，意思是："成就"。

③ 两科第一，原文为 a double first，英国大学中的一种荣誉学位，系在两种学科中均获优等。

提倡者承认自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纽曼先生脱离了国教，并且带走了许多动摇的人。他并没有把阿拉宾先生也带走，不过这位先生只是好不容易才逃脱的。他离开牛津一个短时期，这样他可以绝对安静地考虑一下自己认为简直不可避免的那一步。他把自己关在我们最边远一个郡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以便通过深思熟虑，可以知道自己能否心安理得地留在自己教会的藩篱内。

如果他给完全撇下，那么他在那儿的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一切事物都反对他：他在人世间的全部利益要求他继续做一个新教徒，可他把自己在人世间的利益看作是一大批敌人，击败它们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任务。在他当时痛苦恍惚的状态里，这样一次胜利不会要他付出多大代价，他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全部生计抛弃掉；但是选择了国教，他自己思想中就会受到指责，说他作出这样一个抉择是出于卑劣的动机。要摆脱这样一个想头，他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接下去，他的情感也反对他：他怀着热切、强烈的情感爱戴那个以前一直是他导师的人，渴望追随他的脚迹。他的爱好也反对他：罗马教会的仪式和浮华排场，他们的庄严的宴会和隆重的斋戒，勾起了他的想象，使他觉得十分悦目。他的肉体也反对他：一个软弱可怜、摇摆不定的人，要是给一些规定得很明确的法则约束住，自我克制，服从，纯洁，奉行重大的道德义务，不被明白无误的重大罪恶打垮，那对于他会是多大的帮助啊！他的信心也反对他：他需要相信的事非常多，十分迫切地想表示出自己的信念来，认为仅仅在约旦河的水里洗涤一下①是非常不够的，而一件壮举，例如为了一个真正的教会而屏弃掉一切，这对他具有简直抵挡不住的诱惑力。

阿拉宾先生这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当他离开牛津，到那

个遥远的隐退之处去时，他对自己的自卫能力非常有信心，十分轻易地便看不起寻常人的寻常识见，决不会指望在自己不得不进行的这场战斗中，从他选定的地方的任何一些偶然相识的居民中获得帮助。可是上帝待他很慈悲。那儿，在那个近乎荒凉的地方，在那个遥远的风吹浪打的海滨，他遇见了一个人。那个人使他的思想渐渐安定下来，平息了他的胡思乱想，并且教给了他基督徒的一些义务。阿拉宾先生离开牛津的时候，简直近乎轻蔑地看待英格兰大多数教区的乡村牧师。倘若他留在他们教会的信徒当中，那么他的抱负就是要采取某种行动，去补救和纠正他们的低下状况，帮助把活力与信心注入基督教牧师们的心里，因为据他认为，那些牧师时常毕生都无意显示出多少活力与信心来。

然而，阿拉宾先生就是从这样一个牧师那儿得到了他非常需要的帮助。他就是从康沃尔郡一个小教区的贫穷的副牧师那儿，第一次知道了支配一个基督徒义务的最高法则，必须是从内心里而不是从外界发挥作用，没有人单靠遵守成文的法令，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公仆，而他打算在罗马的城门内寻求的安全②，不过是卑劣的军人在战斗前夕假装生病试图得到的那种个人逃避危险的自私的自由。

阿拉宾先生回到了牛津，成为一个比较谦恭，但比较健全、比较快乐的人。从那时起，他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国教牧师，努力地进行工作。他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朋友们当中，和那些人的

① «旧约·列王纪下»第五章："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缦(他患了大麻风)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缦却发怒走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阿，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么，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阿拉宾先生也渴望有"一件大事"，好向全世界宣布他的信仰。

② 指信奉天主教而言。

来往，使他坚守着自己始终皈依的这个教会的原则。自从他和纽曼先生分道扬镳以后，谁也不象他的学院院长对他具有那么强大的影响了。在他很可能背教的时期，格温博士对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多少好感。格温博士本人虽然只在适当范围内是一个高教派教士，对于不大相信《三十九条教规》①的人，是毫不同情的。他把纽曼的那种热忱看作是一种比较近乎疯狂而不近乎宗教信仰的思想状态。当他看见许多很年轻的人也表示出这种热忱时，他倾向于把这种热忱的一大部分归之于虚荣心。格温博士自己虽然是一个虔诚信教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常实际、老于世故的人。他很不赞同地看待任何把这两件事看作是无法相容的人的信条。等他发现阿拉宾先生是半个罗马天主教徒时，他对自己所做的授予如此不值得培养的一个人以院士的这项工作，开始感到很遗憾。等他知道阿拉宾先生大概会完成到罗马去的行程时，他又相当满意地看待这一事实：那样一来，这个院士职位就会又空缺出来了。

然而，等阿拉宾先生回来，承认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以后，拉撒路的院长再次对他张开了胳膊。渐渐地，他成了学院中的宠儿。有短短一阵子，他是忧郁的、沉默的，不愿在大学内部的纷争中担任任何显著的角色，但是他的思想逐渐恢复过来，或者不如说是定下了调子，他成为一个公认的一接到通知便准备毅然反对任何带有福音派意味的事物的人。他的讲道文是了不起的，晚餐后的谈话也是了不起的，总是了不起和兴冲冲的。他很喜欢选举，还在一些委员会里效劳出力，尽力反对大学改革的

---

① 《三十九条教规》(The Thirty-nine Articles)，英国国教教会的信仰纲要，系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制定的，一五七一年由议会通过法案，定为国教信纲。

全部计划，并且边喝着一杯葡萄酒，边快快活活地谈着国教所面临的毁灭和辉格党人每天犯下的渎圣罪。为了抵制奉承圣母，他经受了严厉的考验，这对于加强他的性格的确起了不少作用。虽然他在琐细的、物质的问题上相当自信，但是在涉及灵魂的事情上，他力求保持一种谦卑的精神。要不是亏了到康沃尔海滨去的那次访问，这种精神对他是决不会有吸引力的。现在，他每年都要到那儿去访问一次。

这就是阿拉宾先生接下圣埃沃尔德的圣职时，内心的情形。从外表上看，他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身材中等偏高，身体匀称，为人十分活跃。头发原来漆黑，这时已经有点儿花白，不过他脸上可没有上了岁数的痕迹。要说他很英俊，那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脸看来却是很讨人喜的。颧骨略嫌高点儿，不太好看，前额也太厚实、太宽阔，不过眼睛、鼻子和嘴都十分端正。眼睛里不断地闪现着炯炯的光芒，每逢他企图讲话时，总使人觉得他的话若不是将唤起人们的同情，就会是妙趣横生的，这种预感难得被打断。他的嘴角旁常有一种轻微的掣动，这表明他的机智从来没有变为尖刻的挖苦，而他的敏捷的回答里也并没有恶意。

阿拉宾先生在妇女中很受欢迎，但是他主要是一个受到普遍喜爱的人，而不是一个受到特殊喜爱的人。他以院士的身份居住在牛津，结婚就他说来是压根儿谈不上的①。很可怀疑的是，他是否曾经让自己的心受到触动。虽然他皈依的教会并不要求它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可是他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几乎有必要过独身生活的牧师。他从来没有寻求教区的职务，他在牛津的生活是和享有妻子儿女这种家庭乐趣绝对不能相容的。因

① 当时的学院院士不可以结婚，参看本书第153页注①。

此，他看待妇女就和人家认为的许多罗马教神父看待妇女那样。他喜欢使美好有趣的事物呆在自己身边，可是妇女对他说来一般不过是些孩子。他对她们讲话，并没有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听她们说话，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激动起来，会有所举动，或者会左右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圣埃沃尔德教区的新牧师阿拉宾先生。他这就要来暂住在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格伦雷博士的家里了。

阿拉宾先生比哈定先生和爱莉娜早一天抵达了普勒姆斯特德，因此格伦雷家可以在其他的客人到达前先认识他，并且议论一下他所具备的条件。格里珊尔妲发现他样子这么年轻，觉得很惊讶，但是晚上安歇时，她告诉妹妹佛洛林妲①说，他谈起话来压根儿不象一个年轻人。这时候，她十七岁，妹妹十六岁，她凭着大一岁的身份作出决定：他根本不出色，尽管他的眼睛很可爱。和平日一样，十六岁的人在这样一件事上完全同意了十七岁的人的意见，附和着说他的确不出色。她们接着扯开去，谈起了附近一带其他的单身牧师相对的长处。两人彼此毫无妒忌之感地认定，某一个奥古斯塔斯·格林牧师是这伙人中最最可尊重的。这位先生的确有不少可取之处。他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相当不错的补贴，可以把副牧师的全部俸禄用在浅紫色的手套和精美的领带上。两位姑娘这样断定，新来的人身上并没有什么可以动摇那位高贵的格林的卓越地位的，接着便互相拥抱着睡去，对自己、对世人都很满意。

格伦雷太太一眼看去，对丈夫中意的人也得出了和女儿们几乎相同的结论，虽然在衡量他的相对价值时，她并没有拿他和格林先生比较。说真的，她并没有指名道姓拿他和任何别人进

① 参看本书第110页注①。

行比较，不过她对丈夫说，一个人眼里的天鹅，往往在另一个人看来不过是一只普通的鹅①，从而很清楚地表明，阿拉宾先生还没有使她很满意地证明他确实有资格算作天鹅。

“唔，苏珊，”他听见自己的朋友给人这样大为不敬地讲到，有点儿生气地说，“如果你把阿拉宾先生当只普通的鹅，我可不能说我很尊重你的眼力。”

“一只普通的鹅！不，他当然不是一只普通的鹅。我毫不怀疑，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会吏长，遇到什么事适合你的意图时，你总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因此人家无法信任任何一种facon de parler②。我毫不怀疑，阿拉宾先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在牛津，而且他在圣埃沃尔德会是一个好牧师的。我的意思只是，和他共度过一晚以后，我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首先，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他有点儿自高自大。”

“在我熟悉的所有人当中，”会吏长说，“在我看来，阿拉宾是最没有自尊自大形迹的。他的过失是太缺乏自信啦。”

“也许是这样，”太太说，“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今儿晚上并没有看出来。”

他们没有进一步再去谈论他。格伦雷博士认为他妻子说阿拉宾先生不好，只不过因为他夸奖了他。格伦雷太太知道，对于会吏长已经明白表示赞成或反对的一个人加以指摘或进行辩护是无益的。

事实上，他们两人都不错。阿拉宾先生跟自己不大熟悉的人交际时，是缺乏自信的，但是呆在自己该呆的地位上，讨论自己

---

① 英国有句谚语：All his geese are swans（他的鹅全是天鹅），意思是说他一味自夸。

② 法文，意思是：“说话的方式”。

有义务精通的事务时，阿拉宾先生出于习惯，总是大胆放肆的。当他站在埃克塞特堂① 的讲坛上时，谁也不象他对眼前那群人的眼睛那么不感到困惑，因为这是他的职业要求他做的工作，不过他尽力避免在一般人当中发表强烈的意见，而他这么做常常会使人以为，他认为那伙人不值得他花费精力。遇到由他看来没有正当理由要他发号施令的场合，他总反对发号施令。由于人家希望听他讲的那些问题全是他通常下决心来对待的，他一般总避开设在那儿、引诱他讨论的那些陷阱，而在这么做时，他往往犯下格伦雷太太指摘他的那种过失。

阿拉宾先生当时坐在敞开的窗口，欣赏着美妙的月色，一面注视着教堂的灰色塔楼，那些塔楼几乎就耸立在教区长住宅的庭园内。他这会儿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这么许多友好与不友好评论的目标。我们全多么喜欢议论别人的性格，往往不按最严格的博爱精神去议论它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常常没有想到，别人也会恶意地讲到我们。当我们拿到证据，他们是这么做了，我们又总是多么生气和不痛快，这是很特别的。要是说我们大伙儿偶尔会用最亲爱的朋友也不乐意听别人提到他们的那种方式讲到他们，这几乎并不是言过其实；说我们指望最亲爱的朋友老讲我们好话，仿佛他们看不见我们的所有过失，却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种种优点，这几乎也不是言过其实。

阿拉宾先生并没有想到有人竟然会谈到他。当他拿自己和主人进行比较时，他觉得自己对谁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不值得人家议论或是考虑。就家庭关系以及夫妻、父母儿女或兄弟姐妹以外，其他人之间决不可能存在的那种内心的亲密关系而

① 埃克塞特堂（Exeter Hall），伦敦河滨大道上的一个大礼堂。当时低教派常在该堂集会。

言，他在世上是完全孤独的。他时常扪心自问，这种关系对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是不是必不可少的，通常总很满意地得到这样一个答复：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于是欺骗自己，或者不如说是想欺骗自己。他象别人那样，渴望欣赏不论什么他看到的可以欣赏的东西。虽然他试图以那么许多基督徒的那种现代禁欲主义方式使自己认为，欢乐与悲伤在这儿是应当给看作绝对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这些事情对他说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他厌倦了自己在牛津的那套房间和大学生活。他带着近乎嫉妒的心情看待朋友的妻子儿女。他几乎渴望那种愉快的客厅，以及朝着草地和花床的那几扇美丽的窗子，那所舒适的房屋的外表，以及——特别是——笼罩着一切的那种家庭气氛。

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时候会象眼下如此适合他这方面的这种欲望了，因为他刚获得一个乡村教区，一个置身于田野与花园之间的牧师职务，以及一所倘使有位妻子，便可以为之增光的住宅。不错，普勒姆斯特德的阔绰和圣埃沃尔德的俭朴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阿拉宾先生无疑不是一个爱慕财富的人！在所有的人当中，他的朋友会一致地说，他是最不会这么做的。可是我们的朋友多么不了解我们啊！在他以禁欲主义者的精神拒绝了人世间幸福的那一时期，他把关于财富的全部渴望彻底抛开，认为那是完全无益的。他还可以说是自命对升迁丝毫不感兴趣，而那些主要钦佩他的才干，并且大体上愿意努力自行取得应得的报酬的人，全很相信他的话。现在，如果必须把实情明说出来，他觉得自己很失望——不是因为他们，而是因为自己，感到很失望。他青年时期的幻想结束了。到四十岁这年龄，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按照使徒的精神来工作。他对自己估计错了，等知

道自己的错误以后，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曾经自称对主教冠与执事公馆①很不在乎，对阔绰的圣职和愉快的圣职领地②也不在乎，但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爱慕其他人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可在高傲的时刻，他曾经表示很看不起那些人。

他从来不曾爱慕过财富（就财富的庸俗意义而言），他从来不曾渴望享有奢华的事物，只渴望妻子儿女与幸福家庭所能给予的那一份人间幸福，因为他如今觉得，自己早先认为不需要而贸然拒绝了的通常的那份舒适安逸，倘若自己曾经去寻求的话，那也许倒是比较明智的。

他知道他的才能、地位和朋友会替他赢得晋升，如果他自己争取晋升的话。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让人家说服了，接下一个每年只会给他大约三百镑收入的圣职，倘使他有一天要结婚，抛去院士身份的话。这就是在四十岁上辛辛苦苦在人世间所取得的成果，而世人却乐意把这种结果看作是很成功的。世人还认为，按照阿拉宾先生自己的判断，他已得到了充分的报酬。啊呀！啊呀！世人的想法可错了。阿拉宾先生开始确信情况就是这样。

这儿，我可否请读者在判断这个人时不要太严厉了。他这时候的心理状态，难道不是人们努力想到达不合乎人类常情的那种状态时自然产生的后果吗？现代的禁欲主义尽管是以基督教为基础，是不是和古人的禁欲主义同样是对人性的一大摧残呢？齐诺③的哲学是建立在正确法则上的，不过是遭到误解的正确法则，因此给人们滥用了。我们的禁欲主义者也是这样，他

① 主教冠，原文为 mitres，系主教主持仪式时戴的很高的头饰，是主教职位的象征。执事公馆在阿拉宾先生当时的心目中，就是格伦雷会吏长的公馆。

② 圣职领地，原文为 glebe，指授予教士作为俸禄的一部分的土地。

③ 齐诺，见本书第 209 页注①。

们教导我们说，财富，人世间的舒适生活与幸福，全是不值得寻求的。啊呀！这样一种学说竟然找不到相信的门徒和忠诚的教师！

阿拉宾先生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他皈依的那一派国教倾向于以公然赞同的目光看待教会的财产收入。他还惯常和一些习惯于人世间舒适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这就是他的特性，这些事实在他早年生活中，便在他的内心里产生出一种就他而言很不自然的思想状况。他满足于做一个高教派牧师，如果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这么做的话。他可以独辟蹊径，显示出自己和自己的同伴们截然不同。只要可以容他自己有一套不同于同派人的思想与行动方针，他就准备做一个派性很强的人。他的一派很迁就他，他开始觉得他的一派是对的，而他自己却是错的，可这时候这样一种信念对他已经来得太晚，不能起什么作用了。他在这种发现对他不再有用时才发现，要是为了世上通常分派下来的那笔待遇而工作，获得妻子儿女，还有一辆马车给他们坐，要是获得一间愉快的餐厅，朋友们可以到里面去喝酒，自己还可以走上乡镇的大街，知道街上所有的商人都会欣然地欢迎他上门，那将是很值得的。其他的人刚开始生活，就取得了这些信念，因而逐步实现了这些信念。就他来说，这些信念来得太晚，已经不能再有什么用处了。

人家曾经说，阿拉宾先生是一个诙谐有趣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象我刚叙说的那样一种思想状况，和幽默感是无法相容的。但是情况无疑并不是那样。机智是人类精神的外表，跟内心的思想与感情毫无关系，就象圣坛上的教士身穿的华美锦缎衣服，跟衣服里面隐居修道的人的苦苦修道毫无关系一样，这种人的皮肤受到麻袋布的磨蹭，身上也大半受到木棒的责罚。不

啊，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外表的华美，会不会往往比任何别人更感到高兴呢？他感到自己内心在呻吟而外表却光彩焕发，这会不会是他自尊自豪的养料呢？人们所作的精神努力也是如此。他们每天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往往和内心的精神活动正好相反。

在会吏长的客厅里，阿拉宾先生曾经焕发出平日的那种真挚自然的才华来，可是退回寝室以后，他很悲伤地坐在敞开的窗口，心里一直在埋怨自己没有妻子，没有小娃娃，没有按时修剪的柔软的草地好让他躺在上面，没有一群追随着他的副牧师，没有银行职员朝他哈腰致敬，也没有考究的教区长公馆。他原先想到的那种使徒身份，他已经把握不住了。如今，他不过是稍许领略到点儿主教滋味的圣埃沃尔德牧师。他真是驼子跌筋斗，两头全落空。



第二章　圣埃沃尔德牧师公馆

第二天早晨，哈定先生和波尔德太太到达教区长公馆时，会吏长和他的朋友全在圣埃沃尔德牧师公馆。他们上那儿去，为的是让这位新教区牧师可以参观一下他的教堂，经过介绍会见一下当地的乡绅，所以晚餐以前料想是不会回来的。哈定先生独个儿逛了出去，按照他到了普勒姆斯特德惯常做的那样，在草地上和教堂周围漫步。在他这么闲逛着的时候，那姐妹俩自然就谈起巴彻斯特的事情来了。

这姐妹俩彼此并不十分信任。格伦雷太太比爱莉娜大十岁，爱莉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结婚了。因此，她们始终没有把各自的希望与爱好倾吐出来，说给对方听。现在，一个是一位家庭主妇，另一个则守了寡，她们更不大可能会那么做起来了。她

们的生活分隔得太开，不能建立起使姐妹俩互相信任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那种交往。再说，十八岁的时候极容易办到的事情，到二十八岁往往就很困难。格伦雷太太知道这一点，因此并不指望妹妹会信任她，然而她却很想问问妹妹，她是否果真觉得斯洛普先生很讨人欢喜。

要把话头转到斯洛普先生身上去，这可一点儿也不费事。那位先生在巴彻斯特变得那么有名气，他跟城里所有的牧师有那么大的牵连，跟哈定先生的事情又那么特别有关，因此要是哈定先生的女儿们没有谈论到他，那倒是很奇怪的。格伦雷太太不一会儿便在责骂斯洛普先生了，她倒是实心眼儿这么做的。波尔德太太几乎同样热切地为他辩护。其实她肯定不喜欢那个人，很乐意听说他离开了，自己好从此不再见到他，几乎对他确实有几分害怕，可是她经常发现自己站到了他的一边。别人的责骂，她觉得性质不大公正的责骂，使她感到有这种必要，终于把为斯洛普先生辩护变成她习以为常的议论方针了。

她们的谈话从斯洛普先生转到了斯坦霍普家。格伦雷太太相当感兴趣地听着爱莉娜讲述那一家人的情形。这时候，爱莉娜话里无意中漏出来，斯洛普先生也参加了那次聚会。

“什么！”教区长公馆的女主人说，“斯洛普先生在那儿吗？”

爱莉娜只是回答说，事情是这样。

“哟，爱莉娜，我想他一定很喜欢你，他似乎到处都跟随着你。”

就连这话也没有使爱莉娜感到惊奇。她只哈哈一笑说，她认为斯洛普先生在斯坦霍普家找到了其他吸引他注意的人物啦。这样他们分开了。格伦雷太太深信不疑，这场令人作呕的婚姻会实现的。波尔德太太则同样深信，不得不承认那个倒楣

的家庭牧师很叫人讨厌，但是人家对他犯下的过失超出了他自己所犯的过失。

会吏长在晚餐之前当然就听说到，爱莉娜前一天留在巴彻斯特，是为了好会见斯洛普先生，她也就那么会见了他。他想起她怎样肯定地说，斯坦霍普家并没有其他的客人，所以毫不踌躇地就指责她在欺骗。此外，她在这样一件事上欺骗人的这一事实，或者不如说，这一假定的事实，只有很清楚地证实他们指控她想要接受斯洛普先生求爱的那项罪名了。

"我恐怕我们所能做的随便什么事，都太晚了，"会吏长说。"我承认我觉得很惊讶。我始终不喜欢你妹妹对男人的眼光，不过我还是没有料到她——嗐！"

"而且还这么快，"格伦雷太太说，她主要考虑到的大概是，妹妹丧服还没有脱掉就有了情人，这多么不合礼节，而不是妹妹眼光不好，找了一个斯洛普先生这样的情人。

"嗳，亲爱的，待人苛刻，或是做什么会伤害你父亲情感的事，我都觉得很懊恼，可是明白无疑的是，那个人或是他的妻子都决不能跨进我的门来。"

格伦雷太太叹息了一声，接着试图安慰一下自己和老爷，说这件事毕竟还没有办成。既然爱莉娜如今来到普勒姆斯特德，也许可以做上不少工作来使她打消这股不幸的热情。可怜的爱莉娜！

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平平淡淡就过去了。阿拉宾先生和会吏长一起讨论了圣埃沃尔德教区的情形。格伦雷太太和哈定先生对教区里的名流都很熟悉，也加入一起谈论。爱莉娜也熟悉那些人，不过她说得很少。阿拉宾先生似乎没大注意到她。她当时的心情也不适合特别殷勤地来接待姐夫特别赏识的

任何人。等她走进卧房以后，她的第一个想头就是，在斯坦霍普博士家可以比在教区长公馆碰上一个愉快得多的家庭集会。她开始想到，自己已经渐渐厌倦了牧师和他们体面的、单调无聊的、令人厌倦的生活方式了。说到头，生活在意大利、伦敦和其他地方的外界人士，不一定就该给看作是恶劣讨嫌的。她过去以为斯坦霍普家是一伙轻浮粗率、挥霍无度的人，但是她现在看到，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还发现他们完全知道如何在家里殷勤待客。她心想，会吏长竟然没有一点儿那种 savoir vivre①，这真是万分可惜的。阿拉宾先生如同我们所说的，似乎没大注意到她，不过他上床睡觉前也感觉到，自己曾经跟一个很妩媚的女人同呆在一起，而且象大多数单身汉和有些已婚男人那样，当他知道有个很妩媚的女人要和他一起共度过这一个月时，就以比较欣喜的眼光看待自己到普勒姆斯特德来作客一个月的前景了。

在大伙儿安歇以前，他们决定，第二天全体乘车到圣埃沃尔德去参观一下那所牧师公馆。三位牧师将要讨论房屋损坏的情况，两位太太则将帮助他们，对一个单身汉的住宅可能需要作出的种种变动提上一点儿意见。因此，早餐后不久，马车便到了门口，车里只好坐四个人，会吏长便坐到马车夫的身旁。爱莉娜恰好坐在阿拉宾先生的对面，因此多少不得不和他谈上几句。他们不久便相处得很不错。倘若她想到这一点的话，她就会认为，尽管阿拉宾先生身穿黑袍，要是他也去参加斯坦霍普家的聚会，那么增加上他这么一个人倒也不坏。

这时候，既然会吏长不在车上，他们大伙儿可以随意谈笑。哈定先生开了个头，他以可以想象的最朴实的态度，讲了一个关

① 法文，意思是："高尚的教养"。

于阿拉宾先生新教区的老传说。他说，从前，圣埃沃尔德有一位著名的女祭司，因为能医治各种疾病而闻名全国。她有一口井，象所有女祭司那样。这口井直到今天还在，而且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具有教区教堂那片圣地的神圣性质。阿拉宾先生说，他决不把自己教区居民的这些信念看作是正当的。格伦雷太太回答说，她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一个教区没有自己的男祭司和女祭司，情况就不正常。“除非职务划分得很明确，”她说，“要不职务从来就办不好。”

“爸爸，”爱莉娜说，“从前，女祭司本人大概支配着一切。阿拉宾先生也许认为，要是允许教区里有一个神圣的女人，那么这种情况如今就可能会太过份啦。”

“我想，”阿拉宾先生说，“不去冒这种危险至少是比较安全的。牧师的傲慢自大从来没有超过女祭司的。我也许试图去管理一个很卑微的副牧师，可是一个女副牧师肯定会反过来支配我。”

“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事例的确有，”格伦雷太太说。“人家当真说，巴彻斯特眼下就有个女祭司，在涉及到圣坛的所有事情上全很专横。或许，摆在你眼前的，就是对这种命运的顾虑。”

等会吏长在教区牧师公馆前面的砂砾路上和他们会合到一起时，他们又变得严肃沉默。这倒并不是说格伦雷会吏长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人，但是他是比较缺少风趣的。遇到他诙谐的时候，他的机智一般总打动不了他的听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很快就在议论损坏的屋顶和墙壁了，他说这些很需要外科大夫的某种手术。宅子里没有一道隔墙他不用手去敲敲，也没有一排烟囱他不仔细察看的。所有的水管、烟道、水槽、阴沟全受到了检查。为了关心他的朋友，他甚至自贬身份，用打眼钻在地板的

各种板子上钻眼。

阿拉宾先生陪着他走进一间间房，极力想在这类家庭事务上显得很精明。其余三个人也跟在后面。格伦雷太太表现出来，她自己可不是白白做了二十年教区的女祭司，所以用很在行的方式查看着铃和窗玻璃。

"倘使这是你私人的起居室的话，你自己的窗外至少得有一片幽美的景色，"爱莉娜说。她当时正站在楼上一间小房的格子窗面前，从那里看出去，景色确实是很可爱的。那是在牧师公馆的后面，宅子和巍峨壮丽的灰色大教堂之间并没有什么碍眼的东西。中间的那片园地上，很美丽地点缀着林木。再往前去，绕着城市的那条小河，流经最近的那片地方。在大教堂的右面，海拉姆养老院的尖角形山墙和烟囱，从围绕着它的榆树丛中闪现出来。

"是呀，"他走过来和她站在一起说，"我可以一览无遗地看清我的那些对手。我就要在这个敌对的城市面前坐下，从很合意的距离外朝着他们开火。我这就能够正对着养老院放上一枪，要是敌人有一天占有它的话。至于主教公馆，它也完全在我的射程之内。"

"我从没有见过象你们这些牧师，"爱莉娜说。"你们老在想到互相厮杀。"

"或是想到这个，"他说，"或是想到互相帮助。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做一件而不做另一件。但是我们上这儿来不是为了厮杀吗？我们的教会不是战斗教会①吗？只要做得好的话，我们的全部工作除了战斗，激烈的战斗以外，又有什么呢？"

---

① 战斗教会，原文为 a church militant，指与世上种种邪恶进行搏斗的教会。

“但不是互相厮杀呀。”

“情况可能是这样。你指责我和自己教会的另一位牧师斗，伊斯兰教徒也会指责我和罗马一个神父的过错斗。不过你当然不会是想说，我和一个他那样的人斗竟然是错误的。一个信奉多神的异教徒也会认为，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竟然会意见不一，也同样是古怪的。”

“啊！但是你们为了一些不相干的琐事斗得那么凶。”

“为不相干的琐事进行的战斗，”他说，“向来是凶猛的，尤其是在邻居之间。如果分歧很大，争论双方又比较陌生，那么他们反而会谦恭有礼地争吵。有什么人战斗起来象两个亲弟兄那么激烈呢？”

“可是这种争论难道不给教会带来耻辱吗？”

“如果没有这种争论，教会反而会蒙受更大的耻辱。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争论——那就是承认我们教会有一位共同的首领。在教义的所有争论点上，他的话就是权威性的。这样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是很令人向往的。它具有许多人都抵挡不住的吸引力，我承认我也差一点儿抵挡不住它。”

“你这讲的是罗马教会吗？”爱莉娜说。

“不是，”他说，“不一定是罗马教会，只是有一位首领的某一个教会。如果上帝乐意赐予我们这样一个教会，那么我们的道路就会很平坦了。不过有人认为，平坦的道路对我们是不利的。”他停住，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心里想到，为了找到一条不需要战斗的平坦道路，自己先前险些儿牺牲了所有的一切：他的智力、自主能力、思想源泉中清新流动的泉水，以及他的灵魂。随后，他继续说道：“你说的话部分是对的，我们的争论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耻辱。尽管外界为了我们人性中的一些短处，经

常谩骂我们，公然指出这一事实，说我们这些牧师还是和一般人一样，要求我们象神一般完美无缺地做好我们的工作。可我们没有一点儿神的品质：我们以常人共有的刻薄态度互相意见分歧——我们以人类的弱点彼此去战胜对方——我们让自己对一些神圣问题的分歧，在我们中产生出绝对不是神圣的反感与仇恨。这一切全是真实的。但是你用什么来取代这种情况呢？世上的任何一个教会都没有一位一贯正确的首领。这种相信人的梦想早已尝试过了，我们看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结果竟然如何。就算罗马教皇的教会内现在和过去都没有争吵，那又如何呢？这样一种假设是完全不真实的，不过我们姑且假定这样，那么让我们来说说，哪一个教会蒙受了较大的耻辱。”

阿拉宾先生一面接受爱莉娜对他提出的指责，一面又为自己辩护。这时候，他流露出一种平静诚挚的神情，这使爱莉娜感到很惊讶。她一生中听惯了牧师们的讨论，可是他们所争论的各点，难得会有超出现世的意义，因而在她心里没有留下什么对这种问题崇敬的情绪。在她听到的语调里，总有一种不是爱好收益，就是爱好权力的冷酷的世俗意味，既没有渴望真理的心情，也没有企求宗教纯洁的愿望。她周围的这些人一贯认为，自己无庸置疑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理由，而确定牧师职责应该是什么这项艰难困苦的工作，也已经全部解决了，留下来给一个积极的战斗的牧师所做的，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抵挡住所有新来的人，他们认为凡此种种全是理所当然的。不错，她父亲是这种情况中的一个例外，但是他在各种事情上本来就那么反对战斗性，因此她在自己思想中把他列入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一类。她内心里从来没有为这问题辩白过，也没有考虑过这种共同的语调究竟是不是应该指责，可是她已经厌恶了这种情况，

而不知道自己也是如此。现在，使她惊讶的，而且不无某种愉快激动情绪的是，她发现他们中的这个新来的人讲话的方式和她习惯的那种大不相同。

"谴责是非常容易的，"他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我知道没有一种生活会象报纸撰稿人或者反对党领导成员的那么有趣味的了。他们对当权的人大声发出指控，揭露出制定的一切事情的最糟一面，对件件事挑针拣眼，显得愤慨、尖刻、滑稽、有德行或目空一切，以微带表扬的口吻责骂或者以公然诬蔑的语言去摧毁！批评人并不用为什么负责，有什么能比这样更容易的呢？你谴责我所做的事，但是把你自己摆在我的地位上，采取和我相反的做法，那么看看我是不是能来谴责你。"

"啊！阿拉宾先生，我并没有谴责你。"

"请原谅，你是在谴责我，波尔德太太——你作为世上的一个人，你现在就是反对党议员，你现在在起草你的社论，你写得又尖刻又精彩。'听凭狗儿尽情地又叫又咬，'① 你用一句绝妙的引文很恰当地开始。'不过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教会的话，那么老天在上，让主持教会的牧师们不要用手卡住彼此的脖子。律师们不用诽谤彼此的名声，也可以生活，大夫们也不用彼此决斗。为什么只有牧师们该这样任意地互相谩骂呢？'接下去，你就责备我们的邪恶的争吵，我们的宗派倾向，以及令人大起反感的意见分歧。可是下一星期，你可以毫不费事地写上另一篇文章，就我们职业中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或是我们中某些人，以不恰当的冷漠口吻挖苦上一通。你用不着去调和那种不一致，你

① 这是英国圣歌作家瓦茨(Isaac Watts, 1674—1748)的«儿童圣歌»(Divine Songs for Children, 1715)一书中第十六首圣歌«不要吵嘴打架»中的一句。

的读者决不会问你，那个可怜的牧师怎么会一年到头都那么急迫，但是又始终没有接触到和他想法截然不同的人。你在谴责这项外交条约或是那种官方安排时，决不会为了任何不同程度的较大的过失而招致责备。谴责是很容易的，而且也很痛快，因为颂扬不象诋毁那样，一点儿也不吸引人。”

爱莉娜只听清了一半他的这席戏谑话，不过她却听懂了他的意思。“我知道，我很冒昧地批评了你，应当向你道歉，”她说，“不过我方才是很伤心地想到，新近在巴彻斯特我们大伙儿中所产生的恶感。我本不应该把话说得这么没遮拦的。”

“世上的宁静和人类的善心象天堂一样，是未来的希望，”他顺着自己的而不是她的思想这么说。“等这个预言实现了，就不会再需要牧师了。”

他们刚谈到这儿，就给会吏长把话打断了。会吏长的声音从地窖子下面传来，他在叫唤这位牧师。

“阿拉宾，阿拉宾，”——接下去转脸对着他的太太（她似乎就呆在他的身旁）——“他上哪儿去啦？这个地窖子简直糟透了。在盖上屋顶、造好墙壁、铺平地面以前，放瓶酒在里面真是要人的命。我真猜不出老古登勒夫① 究竟怎么凑合下来的。可是话得说回来，古登勒夫从来就拿不出一杯随便哪个可以喝下的酒。”

“什么事，会吏长？”牧师说，一面跑下楼梯，留下爱莉娜站在楼上沉思。

“这个地窖子非得盖上屋顶、造好墙壁、铺平地面，”会吏长又说了一遍。“你注意听我的话，别让建筑师说服你，认为这样

① 古登勒夫(Goodenough)，圣埃沃尔德的前一任牧师，原字有“很好的”之意。

也成。这些人里有一半根本就不懂酒。按目前这样，这地方冬天准又湿又冷，夏天准又热又闷。酿造出来的最好的酒在这儿放上两年，就一个大也不值了。”

阿拉宾先生同意了，答应一定按照会吏长的方法把地窖子翻造一下。

“还有，阿拉宾，瞧瞧这儿，这样装起的厨房炉格你见过吗？”

“炉格真太糟啦，”格伦雷太太说，“我相信如果那位女祭司看清了她往后行使职责的地点，她肯定不会赞同的。说真的，阿拉宾先生，没有一个习惯于上面那么好一口井的女祭司，会容忍这样一个炉格的。”

“要是圣埃沃尔德非得有一位女祭司的话，格伦雷太太，我想我们就让她守着她的井，不去招得她对我们人类贫困所造成的任何缺陷感到天威震怒吧。然而，我承认我也感觉到一顿烹调出色的晚餐的魅力，这个炉格一定得换掉。”

这时候，会吏长已经又走了上去，到了餐厅里，“阿拉宾，”他用平日的那种清晰响亮的声音说，用的是他惯常用的命令口吻，“你非得把这个餐厅彻底更改一下，那就是说，完全改建一下。瞧瞧这儿，它只有十六英尺长、十五英尺阔。有谁听说过一间这么大小的餐厅吗！”会吏长说着用沉重的步伐在那间房里直走过来、横走过去，仿佛通过这么走来走去，就连对这样一件工作也可以赋予相当的教会庄严气氛似的。“几乎还不到十六英尺，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正方形。”

“放一张圆桌倒很不错，”养老院前院长这么说。

会吏长思想里对一张圆桌的评价，却有些特别不合常规的地方。他素来习惯于一张相当长的餐桌，按照客人的人数很舒适地放长了点儿，由于不断地擦拭几乎变成了黑色，而且亮得和

一面镜子一样。且说，圆桌一般总是用橡木制的，再不然结构是那么新颖，没有他那么喜欢的那种颜色。他把圆桌跟他所谓的留一块桌布在桌上的那种卑鄙的流行的方法① 联系起来，认为那好象是警告人们不要坐得太久。在他眼里，一张圆桌带点儿民主与暴发户的意味。他想象不信奉国教的人和棉布印花工人主要就使用圆桌，再有也许就是几个以机智而不是以有教养惹人注目的文学名流。他想到要是这样一件家具在岳父的怂恿下，由自己提拔的一个人弄进主教区来，心头不禁有点儿发慌。

"圆餐桌，"他相当激动地说，"是设想出的最讨厌的家具了。我希望阿拉宾比较有眼光，不至于让屋子里放进这样一件东西来。"

可怜的哈定先生觉得自己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有再多说话了。但是阿拉宾先生在地窨子和厨房炉格这些小事上顺从了他，这会儿却觉得必须反对一些自己的财力可能花不起的费用过大的改革。

"可是，会吏长，由我看来，不把这堵墙拆掉，我就无法好好地延长这间房，而如果拆了这堵墙，那就非得再造起来。还有，如果我在这面添造一个凸肚窗，我在另一面非得也添造一个，而且如果我在底层这么添了，我在楼上也非添不可。那就是说给这所宅子新造一个正面，这样大概得花掉二百英镑。教务委员们听说我不满意的就是餐厅只有十六英尺长，不大可能会帮助我的。"

会吏长于是解释说，把餐厅的正面扩大六英尺，不去动宅子

① 会吏长喜欢那种传统的办法，餐后便把桌布收去，表示妇女们应当离开房间，让先生们留下来喝酒谈天，象他们在普勒姆斯特德惯常所做的那样，参看本书第 347 页。

的任何其他部分，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在小型的乡间住宅中，结构上的这种参差不齐据他说只有显得优美，而不是显得难看，他还提议，如果这样改一改费用超出四十镑，他就亲自掏腰包来偿付。可是阿拉宾先生却很坚决，尽管会吏长争得发急，他还是不肯让步。

他说，四十镑对他说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朋友们很和善，肯上他这儿来，那么他们就得凑合着呆在一间简陋的四方形房间里。他很乐意调和一下，表示自己毫无使用一张圆桌的意思。

"可是，"格伦雷太太说，"如果女祭司坚持要把两间房都扩大一下，那怎么办呢？"

"要是这样，那么女祭司必须自己去办，格伦雷太太。"

"我毫不怀疑她完全能这么办，"那位太太回答，"能做这件事，以及许多其他令人惊奇的事。我相信等圣埃沃尔德的女祭司到来的时候，她决不会是空着手的。"

然而，阿拉宾先生似乎不大想探讨这样一个偶然事件的可能开支，因此凡是这所住宅的实质性更改，只要不大可能要求教务委员们或是前任的教区牧师负担费用的，都被排除掉了。除了这一个重要的例外，会吏长以一种很使自己满意的态度对眼前的各项细节发号施令，作出建议，付诸实施。倘使有一位精细的观察家在场，他也许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太太和他本人同样有用处。谁也不及格伦雷太太知道得那么清楚，一所舒适的住宅必需有些什么设备。不过她并不认为有必要取得自己的老爷那么欣然据为已有的任何一分荣誉。

这几个人按部就班、十分有效地办完了他们的工作以后，对这次出来察看心满意足地返回普勒姆斯特德去了。



第三章　厄拉索恩的索恩家

下星期日，阿拉宾先生将在他的新教堂里正式就职①。他们在教区长公馆内商定，会吏长应当陪同他一块儿去，在他就职时从旁协助，会吏长在普勒姆斯特德教堂中的职务，则由哈定先生代为办理。格伦雷太太得去照料她的学校和面包，说明她抽不出身来，不过波尔德太太将陪他们前去。他们还进一步商定要在乡绅的宅子里吃午饭，然后做完午后的礼拜再回家。

厄拉索恩的威尔弗雷德·索恩老爷，是圣埃沃尔德的乡绅，或者可以说是厄拉索恩的乡绅，因为现代地主的田地要比那位古代圣徒②的名声更为人所知。他是我们这时代地主那类人中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典型。一百年以前，据我们知道，韦斯顿乡绅③则是他们的一位很好的代表。如果这样叙说很真实的话，那

么没有几类人在改进生活方面能象他们这么快步前进的。然而，索恩先生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这使他遭到了不少嘲笑。他已经五十岁上下，可还是一个单身汉，对自己的外表颇为自负。当他呆在厄拉索恩家里的时候，没有多少机会容他这样自负，因此他在那儿总显得象一位绅士，象他确实就是的那么一个人——教区里的第一号人物。但是在他每年到伦敦度过的那一个月或是六星期里，他极力想在那儿也显得象一位大人物，这使他的俱乐部里许多人全把他看作一个傻子，因为他在那儿的确不是一位大人物。他在某一方面并在某些问题上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人。他最爱好的作家是蒙泰涅④和伯顿⑤，而他对过去两百年英国的散文家，比他自己郡内，以及邻近那一郡内的任何人知道的或许都多。他保存有一套完整的《懒汉报》、《旁观者》、《闲话报》、《卫报》和《漫谈》⑥，而且会一连几小时谈论着

---

① 正式就职，原文为 to read himself in（朗读就职），英国国教教规，牧师就职时，需在教堂当众朗读《三十九条教规》。

② 指圣埃沃尔德。

③ 韦斯顿乡绅 (Squire Western)，英国小说家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小说《汤姆·琼斯》中一个举止粗鲁、好酒贪杯的托利党乡绅。

④ 蒙泰涅(Micha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著名的法国散文家，他的作品当时在英国受到读者广泛的阅读。

⑤ 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英国作家，著有《忧郁症的分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

⑥ 《懒汉报》(the Idler)和《漫谈》(the Rambler)，英国作家约翰逊博士 (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当年每周为一份报纸写一篇特写，一七六一年收集起来，编为《懒汉报》。另外，从一七五〇年至一七五二年，他每周还为《漫谈》写两篇文章。《闲话报》(the Tatler)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一七〇九年至一七一一年和一七一一年至一七一四年，英国散文家阿狄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8)共同创办的两份报纸。《卫报》(the Guardian)是斯蒂尔于一七一三年单独主编的一种刊物。

这种出版物胜过我们的《爱丁堡》和《季刊》① 上近来刊登的任何文章的地方。他非常精通所有家谱的问题，对英格兰每一位上流人士的家庭几乎都相当熟悉，可以说出所有有权被认为具有任何这类"奢华品质"的人，是由什么血统与世系传下来的。他本人对血统与世系具有最深厚的敬意。他对自己的祖先一直追溯到诺曼人征服英国② 以前很早的某一时期。如果你乐意听的话，他还可以告诉你他究竟怎么会象撒克逊人塞德里克③ 那样，获准在诺曼贵族中保持住自己的地位的。按照他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家属对待他们的诺曼邻居怎样软弱讨好。厄拉索恩的某一个伊尔弗里德从前在自己的城堡内设了防，坚守下去。不仅如此，他还把当时就存在的巴彻斯特大教堂也设了防，以抵挡约翰王时代④ 的一个名叫杰弗里·德伯格的。索恩先生收藏着用羔皮纸写下的那次攻防战的全部历史，并且用极其豪华的方式把它装饰起来。它一点儿也没有表明，没有人能读这部著作，因为就算有人能读，也没有谁能懂那种语言。然而，索恩先生却可以用优美的英语把详细经过全告诉你，并且一点儿也不反对这么做。

要说他看不起晚近那些大家族的成员，那是不公正的。他并没有这样。他时常跟这种人往来，还从他们中挑选了许多朋友。不过他看待他们，就象百万大富翁看待收入很少的人那样，

---

① 《爱丁堡》和《季刊》，这是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最有影响的两份期刊，辉格党的《爱丁堡评论》创办于一八〇二年，托利党的《季刊》创办于一八〇九年。

② 一〇六六年，诺曼底公爵(Duke of Normandy, 1027—1087) 征服了英国，成为英王威廉一世。

③ 撒克逊人塞德里克(Cedric the Saxon)，英国诗人、小说家司各特 (Walter Scott, 1771—1832)的小说《艾凡赫》中的一个萨克逊地主。

④ 约翰王(King John, 1167?—1216)，英国国王。

就象精通索福克勒斯①的人对待那些一点儿不懂希腊文的人那样。他们无疑很可能是一些好人，由于善良正直而应当受到不少赞扬，由于才能出众而很受到人家钦佩，各方面都是十分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就没有天赐的那一宗美好、重要的礼物②。这就是索恩先生对这件事的想法。没有什么能补偿优良血统的丧失，没有什么能抵消它所产生的好影响。说真的，现在没有几个人具有优良的血统，可是优良的血统因而更可宝贵。听索恩先生详谈这件事，是很愉快的。要是你愚昧无知，推测某某人出身名门，因为他家的家主从前是一位从男爵，他就会露出一种假装惊讶的快乐神色睁开眼睛，很谦逊地提醒你，从男爵只是从詹姆斯一世时代③才设置的。要是你讲到菲茨杰拉德家和德伯格家的血统④，他就会轻轻地叹息一声。他几乎不会承认霍华德家和劳瑟家的权利，以前还提到过塔尔博特家，认为他们是一份还没有充分取得名门望族这种荣誉的人家。

有一姓人家分布很广，曾经获得过三个爵位的荣誉，他们的子孙是各个不同选区的议员，家族中有一个人在本世纪组成的每一届内阁中几乎都是阁员。有一回在讲到英格兰很少见的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时，索恩先生曾经管他们叫作"粪土"。他对这些人并没有想要表示不尊重，他在多种意义上很羡慕他们，毫无妒忌地承认了他们的特权。他只是想要表示自己的情绪，认为他们的血液还没有给光阴完全净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灵

①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前406)，古希腊戏剧家。

② 指优良血统。

③ 从男爵，原文为 baronets，系英国最低一级的世袭爵位。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英国国王。

④ 菲茨杰拉德和德伯格都是诺曼人的姓氏。特罗洛普非常喜欢《艾凡赫》这部小说。在本章中，他不断用司各特对萨克逊人和诺曼人所作的比较进行戏谑。

液[1]，值得按家系的意义称作血统。

当阿拉宾先生第一次被介绍给索恩先生的时候，索恩先生立刻说，他大概是上斯坦顿[2]阿拉宾家的成员。阿拉宾先生回答说，他是提到的那份人家的一个很远的本家。索恩先生听了这句话推测说，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很远。阿拉宾先生向他肯定地说，关系很远，以致两家彼此什么也不知道。索恩先生听到这话，微微地笑了笑，然后告诉阿拉宾先生，他的一家比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还早就从始祖一系分了出来，如今一房也没有了，因此阿拉宾先生不能自称是远房。阿拉宾先生本人十分清楚地是上斯坦顿阿拉宾家的一员。

"但是，"教区牧师说，"上斯坦顿已经卖给德格雷家了，过去五十年一直都在他们手里。"

"等到它在他们手里一百五十年，要是它不幸留在他们手里这么久的话，"索恩先生说，"你的子孙也丝毫不会因此就无权自称是上斯坦顿那一家的。谢谢上帝，没有一个姓德格雷的能买下那个——谢谢上帝——没有一个姓阿拉宾的，也没有一个姓索恩的能出卖那个。"

在政治方面，索恩先生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据多德先生[3]告诉我们，有五十三个坚强勇敢的人在一八五二年十一月谴责自由贸易[4]。索恩先生把那五十三个人看作是英国政治活动家中仅存的爱国人士。当自由贸易那场可怕的危机到来时，当

---

① 灵液，原文为 ichor，根据希腊神话，是指神明血管中的血液。

② 上斯坦顿(Uphill Stanton)，英国德比郡的一个教区。

③ 多德(C. R. P. Dod, 1793—1855)，英国《议会手册》的编辑人。

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英国议会以四百六十八票赞成，五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实行自由贸易的决议。

谷物法① 就是由索恩先生本来看作祖国仅有的可能救星的那些人废除了时，他瘫倒了一个时期。他的祖国没有希望了，不过那是一件比较小的事。其他的国家兴盛起来，衰微下去，人类在上帝的保佑下继续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现在，对人类信义的全部信心必须永远结束掉。毁灭不仅非到来不可，而且非得通过那些给看作是忠实信徒中最忠实的人的变节而到来的。政治在英国作为上流社会的事业，也非结束不可了。如果索恩先生给一个辉格党人踩在脚下，他可以象一个托利党人和一个殉道者那样容忍着，可是被他那么热诚支持、那么完全信任的人这么彻底地抛弃和欺骗，这是他简直不能容忍的。他因此停止作为政治活动家生存下去，并且拒绝就国家的情况和世人进行任何交谈。

这就是罗伯特·庇尔爵士变节② 以后的头两三年里，索恩先生的想法，但是渐渐地，他的情绪象别人的情绪那样，冷静下去。他又活动起来，常上法院和市场去，出现在一些晚餐会上，和有些那么冷酷无情地背叛了他的人肩并肩地呆在一起。他有必要生活，他的那个逃避世人的计划并不成功。然而，他和他周围那群仍然坚定地维护那些保护贸易原则的人——象他自己一样的人，他们太忠诚了，决不会在暴民的叫嚷下向后退缩——有安慰他们自己的办法。他们是，自己也觉得是，某些埃莱夫西斯

---

①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the Corn Laws)，目的在于使英国谷物的价格保持对地主有利，但这项法令遭到了地主阶级以外的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激烈反对。一八四六年，保守党首相罗伯特·庇尔(Robert Peel, 1788—1850)迫于形势，不得不不顾自己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对，予以废除，所以下文讲到他的变节。

② 指废除《谷物法》而言。《谷物法》的废除使托利党分裂了多少年。主张保护贸易的死硬派指责庇尔背叛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神秘仪式①仅存下来的忠实保管人，是唯一可以正确接近神明的某些深奥奇妙的礼拜仪式的保管人。这时候，这些事就让他们，也只让他们知道，并且倘若还有可能的话，通过细心而秘密地教育他们的孩子，好使这些事长存下去。

我们读到有些私人的、特殊的礼拜仪式怎样在家庭中一代代传了下去，而在外界看来，那些人家似乎全谨守着某一种寻常的教会礼拜式。索恩先生渐渐地也是如此。他终于学会了镇定自若地听人家说，保护贸易是一件不复存在的事了，虽然内心里他知道，保护贸易仍然很活跃地过着一种神秘的生活。这件事虽然让他知道，却没有让广大的群众知道，这一点也使他感到了某种得意。就连在乡绅们当中，他们也习以为常地听惯了人家说，自由贸易毕竟并不太糟，而且听了也不去跟人家争论，虽然内心里他知道，英国一切美好的事情都随着它的古老的保障②一块儿去了。他内心里多少有点儿凯托③的情绪，凯托很得意地感到，他可以自杀，因为罗马人已经不配再称作罗马人了。索恩先生是基督徒，每年还有四千英镑的收入，他并没有想到要自杀，不过这种情绪并没有因此就不太令人惬意。

索恩先生是一个爱好打猎的人，对于打猎十分积极，但是并不残暴。在国内政治大为衰微以前，他竭尽全力支持打猎。他禁止人家猎取鸟兽，直到圣埃沃尔德教区里见不到一只鹅或是一只火鸡。他种植覆盖着地面的荆豆，比栽种橡树和落叶松更

① 埃莱夫西斯(Eleusis)，希腊雅典附近的一个市镇。希腊神话中谷物女神迪米特(Demeter)和她女儿珀塞福妮(Persephone)的神秘仪式每年九月总在该地举行。

② 古老的保障，原文为 old palladium。案 palladium 是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塑像。据说特洛伊的安全取决于特洛伊的那座神像。

③ 凯托(Marcius Porcius Cato，公元前95—前46)，罗马政治家，恺撒在内战中获胜后，他就自杀。他的名字后来成为公正、自由的代用词。

为细心。他对自己狐狸的舒适，比对母羊和羔羊的更为关怀。没有一个集会①比厄拉索恩的更受人欢迎了。没有谁的马厩比索恩先生的更敞开大门，欢迎远方来的人们的马匹了；也没有人曾经说过更多的话，写过更多的东西，做过更多的事，来保持那个俱乐部了。保护贸易的理论在乡间狩猎的实践中，竟然可以如此彻底地加以引伸发展！可是当那场大毁灭到来时，当巴塞特郡猎犬的那位高贵的主人拥护上议院里那个变节的大臣，很卑鄙地放弃了真理、丈夫气概、朋友和荣誉，而希望获得嘉德勋章②时，索恩先生便放弃了打猎。他并没有剪去覆盖着地面的荆豆，因为那不是一位上流人士所干的。他并没有杀死他的狐狸，因为由他看来，那是残杀。他并没有说他的覆盖物不能揭开③，或是他的洞穴全堵上了，因为根据乡村绅士们之间通行的规则，那将是不合法的。不过他在厄拉索恩每次集会时总离家外出，撇下覆盖物，听其自然，而且任凭人家怎么说，也不肯把粉红上衣④从衣橱里取出来，或是把猎马从马厩里牵出去。这样持续了两年，随后才渐渐改变过来。起先，他骑着一匹小马，穿着猎装出现在附近的一次集会上，仿佛是偶然闯进去的。接下去，他有天早上步行了去，看看他心爱的覆盖着地面的荆豆。马夫偶然把他骑的母马牵出来，他没有拒绝就骑了上去。然后，他给那不朽的五十三人之一说动了，把他的打猎用具带到郡里的另一边，在那儿带着猎犬度过了两周。这样，他逐步恢复了从前的生活。但是在打猎上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全靠了内心的

---

① 集会，原文为 meet，指外出打猎前的集会。

② 嘉德勋章(garter)，英国的最高勋位。

③ 揭开覆盖物，就是说到树林或其他隐蔽处去打猎，这里是指猎狐。

④ 指英国人从前猎狐时总穿的红色上衣。

一种难以理解的优越感支持着，他感到自己要比和他同享外界生活气息的人优越。

索恩先生并不是孤孤单单地居住在厄拉索恩。他有一位比他大十岁的姐姐，那么强烈地分享着他的种种偏见与情感，以致成了他的所有短处的一个活模型。她不屑翻开一本现代季刊，不乐意去看客厅里的一份杂志，也决不肯以一小张《泰晤士报》来沾污她自己的手指。她讲到阿狄生、斯威夫特和斯蒂尔①，就仿佛他们还活着，她把笛福②看作本国最著名的小说家，并且认为菲尔丁③是传奇文学领域中一位年轻有为的新手。在诗歌方面，她一直熟悉到德赖登④那么晚近的一些诗人的姓名，有一次还给吸引着去读了《秀发遭劫记》⑤，不过她把斯宾塞⑥看作是祖国这类文学作品中最纯洁的代表。家系学是她喜爱得近乎痴狂的科学。大多数家系学家十分骄傲的那些事情，在她看来全是卑鄙无聊的。纹章和箴言使她发狂。厄拉索恩的伊尔弗里德并不需要什么箴言帮助他劈开杰弗里·德伯格的胸部。伊尔弗里德的曾祖父，那位魁伟的厄拉弗里德，并不需要其他的武器，只用大自然赋予他的那种⑦，就把那个卑鄙入侵的诺曼人的堂弟从自己城堡的顶上扔下去。在她看来，现代英国的所有姓氏

---

① 阿狄生和斯蒂尔，见本书第254页注⑥。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讽刺文作家、诗人。

② 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国小说家，《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

③ 菲尔丁，见本书第254页注③。

④ 德赖登(John Dryden, 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

⑤ 《秀发遭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 1714)，英国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写的一首滑稽英雄诗。

⑥ 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他最重要的作品长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 1589—1596)，是各种传统的结合，既有骑士的传奇，也有说教的寓言，自然深受索恩小姐的喜爱。

⑦ 指力气。

同样是无关重要的。亨吉斯特、霍萨等等① 在她听来，是最具有真正贵族气息的。除非能追溯到撒克逊人以前，否则她是不满意的。倘使她有子女，她肯定会用古代不列颠人② 的名字来为他们命名。在某些方面，她有几分象司各特的乌尔里卡③。要是她喜欢咒骂的话，那肯定会以米斯塔、斯科古拉、泽内博克的名义咒骂的④。她并没有象可怜的乌尔里卡那样受到任何龌龊的诺曼人的拥抱，又没有帮助任何杀父母的人，所以生来的善心在她的胸膛里并没有变质。因此，她从不咒骂，反而为人祝福。不过她是以一种奇怪、粗鲁的撒克逊方式为人祝福的，除了她自己的农民外，别的农民全无法理解。

作为一位对政治很感兴趣的人，索恩小姐亲眼目睹了《谷物法》问题出现前那好多年里的种种卑鄙勾当，对政治生活已经感到深恶痛绝了，所以那种生活简直没大打动她。在她看来，她弟弟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人，给一个过于热情的性格匆匆地推向种种民主倾向。现在，他幸而看到了世界上的罪恶，才重新有了较为正确的观点。她还没有能接受《改革法案》⑤，内心里仍旧为公爵在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的背叛⑥ 感到很痛苦。如果有人问她，她认为女王应当派谁做法律顾问，她大概会举出埃尔登勋

---

① 亨吉斯特、霍萨(Hengist, Horsa)，五世纪时，朱特人(日耳曼人的一支)在英国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的领袖。

② 指两千年前罗马人入侵英国时，居住在英国南部的凯尔特人。

③ 乌尔里卡(Ulrica)，司各特《艾凡赫》中的人物。

④ 米斯塔、斯科古拉、泽内博克(Mista, Skogula and Zernebock)，萨克逊人信奉的神灵。在《艾凡赫》中，乌尔里卡用他们的名义来咒骂那个垂死的诺曼贵族，

⑤ 一八三二年，英国首相格雷 (Charles Grey, 1764—1845) 提出并通过了《改革法案》，废除了腐朽选区，重新分配了议席，扩大了选举权。

⑥ 指韦林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一八二九年，公爵担任首相的政府通过了一道法令，废除了在民权方面对天主教徒的种种限制。

爵①来。要是人家提醒她，那位德高望重的人早已故世，不能来协助我们时，她大概会叹息一声回答说，现在除了死人外，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了。

在宗教方面，索恩小姐是一位地道的德鲁伊德教徒②。不过请不要因此就以为，她在近来这些日子里，当真帮助拿活人作过任何牺牲，或者她事实上是敌视基督教教会的。她接受了基督教作为一种比较温和的礼拜祖先的形式，而且总把自己这么做作为证据，表明自己对改革并无偏见，只要她能看出来改革是有益的话。这是到目前为止她所接受的最新的改革，因为根据推测，英国妇女早在圣奥古斯丁③时期以前就已经放弃了脂粉，欢喜上某种裙子了。女性采取的把脂粉和裙子结合起来的更为前进的一步，并没有得到索恩小姐的支持。

不过在这件事上，她是一个德鲁伊德教徒，对于自己不知道自己教会里的习俗与惯例感到很遗憾。她往往谈论着，经常思考着以往的美好事物，虽然她只极其模糊地知道，那些美好的事物是什么。她想象过去有过一种纯洁，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她想象我们的牧师都很虔诚，我们的人民都朴实纯良，可是对于这一点，历史恐怕并没有给她多少可靠的根据。她惯常讲到克兰默④，仿佛他是最坚定、最纯朴的殉道人，她讲到伊丽莎白⑤，仿

① 埃尔顿勋爵(Lord Eldon, 1751—1838)，英国政治家，以反对天主教徒解放和政治改革闻名。

② 德鲁伊德教徒(Druidess)，基督教传入英国前，英国的一派巫师，据认为常用活人作为牺牲。

③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罗马修道士，把基督教传到了英国，并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601—604)。

④ 克兰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一五三三年，英王亨利八世委任的坎特伯雷红衣主教。一五五三年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即位后，他被处死。

⑤ 指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教规》和《公祷书》都是她在位时期的产物。

佛她的人民的单纯的新教徒信仰，是她生活中唯一关怀的事情。要使她醒悟过来（倘使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将是残酷的。因为一个是个趋炎附势的教士，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乐意迁就到任何地步，另一个内心里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唯一的条件就是：她应当是自己的教皇，可是要使索恩小姐相信这一点，那是决不可能的。

因此，索恩小姐继续叹息、懊丧，一面回顾到国王的神权，把那看作是一个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则，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则怀有一种没有说出的亲切愿望，想使一个流放在外的斯图亚特王子复辟①。有谁会不容她尽情地叹息和温和宽厚地感到懊丧呢！

在衣着和仪表方面，她是无懈可击的，她也很知道这一点。她是一个身材矮小、体形优美的老女人，青春的光辉虽然早已从她脸上消逝了，却还留下有几丝玫瑰红的色彩。她为自己的脸色感到很自负，为自己花白的头发也感到很自负。她把头发剪得很短，卷曲起来，在脸盘四周从那顶精致的白花边软帽下支出来点儿。想想看，她在花边上花了那么多钱，这一点总使有七个闺女的奎瓦富太太感到很伤心。索恩小姐为她的牙齿感到很自负，因为她的牙齿还很多、很洁白，她为她的明亮愉快的目光很自负，为她的轻快短促的步伐很自负，还为跨出那种步伐的那双匀称整齐的小脚感到很自负，她还为自己习以为常地穿在身上、摇摇摆摆走过客厅的那身考究的锦缎般的绸衣服感到很自负，是啊，感到十分自负。

我们全知道布兰克索姆那位小姐的习惯是什么。

---

① 斯图亚特王子(Some Stuart)，指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他在一六八八年被赶下王位，流亡国外。

二十九位知名的骑士
全把盾牌悬挂在布兰克索姆府。①

厄拉索恩的小姐在习惯方面并不如此尚武，可是在奢华方面却丝毫并不逊色。她可以夸口说，她的房间里可以取出二十九条绸裙子来，每一条都无与伦比。那些苏格兰英雄的二十九面盾牌，却没有那么大的独立性，而且对于朝它们发出的攻击，几乎也不比那些裙子更有抵挡力。索恩小姐盛装起来时，可以说是“全副戎装”，而据人们知道，她素来总是盛装的。

索恩小姐的这种种考究的服装并不是靠了她兄弟的慷慨。她自己有一笔很舒适的收入，她把它分别花在年轻的亲戚、女帽商和穷人们的身上，最大的部分是施舍给穷人。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虽然她干了些不相干的蠢事，她却不是不受人欢迎的。我们相信，她干的蠢事已经全都说了。她的德行则多得数不胜数，而且也不太有趣，不值得来加以叙述。

在我们谈论着索恩家的时候，我们必须来提一下他们居住的宅子。那不是一所大宅子，也不是一所华美的宅子，而且按现代眼光看来，也许还不是一所很宽敞的宅子，可是在那些爱好真正都铎式建筑的特殊色彩与特殊装饰的人们眼里，它却被认为是一个绝佳的“珍品”。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一类，因此我们借此机会还想表示一下我们的惊讶，英国的男女怎么会对英国建筑物的种种优美之处，竟然知道得这么少。罗马

① 这是引自司各特的传奇诗《最后歌人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1805)第一篇第三节。

圆形剧场的废墟①、佛罗伦萨的钟塔②、圣马可大教堂③、科隆④、巴黎的证券交易所和巴黎圣母院对于我们的旅游者全和家常用语一样熟悉，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威尔特郡、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⑤的壮丽景色。不啊，我们非常怀疑，许多著名的旅行家，许多也许曾经在西奈山⑥下露宿过的人，是否一点儿也不知道威尔特郡、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有些壮丽的景色呢。我们邀请他们前去观赏一下。

索恩先生的宅子叫作厄拉索恩大院。这样叫很合适，因为宅子本身形成一片方院子的两边，其他两边是由一堵大约二十英尺高的围墙遮起来的。这堵墙是用琢下的石头，真个的，很粗糙地琢下的石头，造成的，如今已经十分破败，不过颜色倒很美，是一种浓郁的黄褐色，是景天⑦的细致生长的后果。那片景天花了三百年才长成那样。这堵墙的墙头上装饰着巨大的石制圆球，颜色和墙壁一样。要进入这片院子得穿过两扇铁门，铁门非常大，谁也不能轻易地开关，因此难得有人去碰它们。从门口那儿，有两条小路斜越过院子，往左的那条通到正门那儿，正门在宅子形成尖角的犄角上，往右的那条通到后门，那是在宅子较长的那一部分的另一头。

在那些善于安排房屋的种种设备的人看来，有一点对厄拉

① 罗马圆形剧场(the Colosseum)，罗马皇帝维斯帕西安 (Vespasian，9—79)在公元七十年左右兴建的一座圆形竞技场。

② 钟塔(the Campanile)，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钟楼是著名建筑师乔托(Giotto，1266?—1337)所造。

③ 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意大利威尼斯著名的大教堂。

④ 科隆(Cologne)，联邦德国的一座古城。

⑤ 威尔特郡、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是英国英格兰南部的三郡。

⑥ 西奈山(Mount Sinai)，埃及西奈半岛上的一座山。«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摩西在那里接受了耶和华的训诫。

⑦ 景天，一种多年生植物，叶长椭圆形，白绿色，花白色带红。

索恩大院非常不利：没有一辆马车能够驶到正门那儿。女读者，要是您有天走进厄拉索恩大院，您非步行不可，至少也是坐在一张轮椅上。马拉的车辆从来不曾进入那道大铁门。不过和您这就要碰上的另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一比，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走进正门（正门并不十分巍峨），您立刻便进了餐厅。怎么，——没有门厅吗？我的生活奢华的朋友这样喊起来，因为他太习惯于现代生活的各种舒适设施了。不错，亲爱的先生，有一个宏伟的门厅，如果你细看看的话，而且就一位乡绅人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真正老式的英国门厅，但是竟然没有餐厅兼客厅。

索恩先生和索恩小姐对于他们住宅的这一特点全扬扬得意，尽管那位弟弟有一回差点儿给朋友引诱着想更改一下。他们很高兴地知道，他们象塞德里克一样，确实是在他们真正的门厅里吃饭，虽然他们是两人面对面这样吃的。但是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承认，他们却感觉到，并且也企图补救一下这样一个安排给他们带来的不便。一架巨大的屏风把正门和门厅的一部分隔开。从屏风这样遮着的那个角里，另一扇门通进一条走道，走道是沿着住宅靠近院子的较大一面的。不是读者就是我，准是一个很不善于测量地形的人，如果这么说了还不清楚的话：那个大厅形成了这所宅第较小一部分的底层，也就是你走进铁门后在你左手的那部分，它占去了这所宅子这一侧的全部地方。必须同样清楚的是，通过三扇具有石头竖框的四方形窗子，朝外望见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地，每扇窗子都分成两部分，底部较大，顶部较小，这两部分又由笔直的石头支柱分为五块。也许，有些窗子放进来的亮光要比这样的窗子好。也许，象我的功利主义的朋友所说的，放进亮光来是一扇窗子所应达到的目的。我可不就这一点去和他争论。真个的，我也不能和他争论。不过我绝

对相信，不论哪种窗子给予人类的快乐，全及不上厄拉索恩大院采用的这种给予人类的一半。什么——一扇凸肚窗也及不上吗？黛安娜·德米德拉热小姐说。及不上，黛安娜小姐。尽管一扇凸肚窗很美，但也及不上。它没有英国家庭的一种那么完美的宁静舒适的感觉。让凸肚窗去装点一所学院的建筑物，或是一位有势力的贵族的半开放宅第，可是对于文静的乡绅家妇女的起居室，对于寻常朴实的人们的起居室，没有什么能及得上都铎时代建筑师所造的有竖框的方窗了。

大厅四面，悬挂着莱利[1]画的枯燥乏味的索恩家女祖先的肖像和尼勒[2]画的身穿红上衣、不讨人喜欢的他们家男祖先的肖像，每一位祖先的肖像都按适当的顺序嵌在护壁板的一块嵌板里。在这间房的另一头，有一个巨大的壁炉，这给姐弟俩提供了不少意见分歧的地方。索恩先生的父亲给这座炉子上装了一个老式的炉格，可以盛放一百担[3]燃煤。当然，这座炉子原来是预备烧一捆捆劈柴的。烧劈柴用的铁架还放在那儿，虽然已经一半埋在炉格的石柱子里了。索恩小姐很想重新使用铁架。这位亲爱的老好人随便什么向来都喜欢复旧。要是容她有计划地任意而为，那么到时候她无疑会想到，在使用叉子以前，人们做过一些指状的夹子，因而也会重新予以使用。但是在火炉的事情上索恩先生不肯复旧。他周围的乡绅餐厅里全有使人愉快的炉格。他可也并不是提倡采取现代方法的人，不过他的偏见也不是太深，竟然会排除掉他父亲准备下供他使用的东西。说真的，索恩先生有一次提出说，正门稍许设计一下，就可以有所改

---

① 莱利(Peter Lely, 1618—1680)，英国名肖像画家。

② 尼勒(Godfrey Kneller, 1646—1723)，英国名肖像画家。

③ 一百担，原文为 a hundred weight，英国衡量名，等于一百十二磅。

变，至少可以通进走道去，可是他姐姐莫妮卡(这就是索恩小姐的名字)听到这话后，竟然得了病，一连病了一星期。在她下楼来以前，她从兄弟那儿得到了保证，在她活着的日子里，正门决不更改。

在壁炉对面大厅尽头的地方，有一扇门通进客厅，客厅也是同等大小，也靠绝对类似的窗子放进光来。但是房间的面貌却大不一样，它是用糊墙纸裱糊的，天花板粉得雪白，不象在大厅里那样露出旧的椽木来，反而装饰了一些现代的上楣。索恩小姐的客厅，或者象她一贯自称的那样，她的退隐室，是一个很优美的房间。往窗外可以看到那片整洁可爱的花园全景。紧靠着窗子是种在呆板、堂皇、牢固的小花坛里的一丛丛花卉，每一片花坛都由自己的石墙环绕着，再往前去有一道低矮的护墙，上面放着瓦瓮和偶像、小动物、仙女、林神，以及一大群潘神① 的随从。再往前去，就是厨房和贮藏室等。从上文提到的那条走道里，有门通进索恩小姐的退隐室和索恩先生的书房。走道到了后面那间房外，变宽阔了，以便有地方容纳那道巨大的、通往楼上去的黑橡木楼梯。

这就是厄拉索恩大院内部的情形。但是这样描述了一番以后——也许未免过于冗长乏味——我们请求读者容我们来说明一下，我们希望唤起英国观光者注意的，并不是大院的内部，虽然我们劝他不要放过正当的机会以友好的态度去熟悉一下它，厄拉索恩大院的外表才是十分可爱的。观光者至少应该得到许可走进花园，扑在宅子外角正对面的那片柔软的草地上。他在那儿可以看到两排房子的正面，欣赏到那么可爱的景象——没有一长排建筑物在外形方面所造成的那种呆板，见到的只是开

① 潘神(Pan)，希腊神话中牧人之神，是一个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神。

阔壮丽的建筑结构。

使厄拉索恩大院异常显著的，是它的色彩。它从上到下完全是那种怡人悦目的黄褐色，除非有青葱的植物在上面攀生了几百年，否则石头不会发出那种色泽来。用手敲打墙壁，你会认为石头上并没有覆盖物，可是仔细搓搓它，你就会发觉那层颜色从你的手指上落了下来。用调色板绘画的画家，还没有谁能够画出这种多少年日积月累的浓郁色调来。

厄拉索恩大院就一所乡村住宅而言，是一幢很高的房屋，因为它有三层，每层楼上的窗子都是上文描述过的那种，不过大小有所不同，嵌在宅子上的轮廓也有所不同。底层的窗子大小与部位完全一致。但是楼上的大小与部位却很不规则，这种参差不齐使这座建筑物有了一种异样而相当动人的外表。沿着屋顶，每一面都有一道低矮的护墙，几乎把屋顶也遮了起来，四角上又有一些小动物和林神的塑像。

这就是厄拉索恩大院。不过我们必须再就通向它的道路来说上一句。这里得把我们原来打算对那座教堂所作的全部描写也包括进去。圣埃沃尔德那座景色如画的老教堂，正坐落在通进大院的那座铁门对面，几乎完全给菩提树的枝条围住了。菩提树形成了从两面通向宅子去的一条林荫道。这条林荫道异常幽美，不过在许多地主眼里却会失去不少价值，因为它当中的路面不是私人产业，它是两行树篱之间的一条公共通道，道旁每一面都有一条宽阔的青草地，菩提树就生长在那地方。因此，厄拉索恩大院并不完全是由自己的庭园围绕着，虽然索恩先生拥有附近所有的土地。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怎么使他烦恼。人们在购买产业时，很重视这种事情，可是住在祖先居住了多年的地方的人，并不感觉到这种不幸。索恩先生和索恩小姐始终都没

有想到他们不太清静，因为世上的人们只要乐意的话，就可以由他们的铁门外走过或乘车驶过。但是利用这一特权的那部分世人为数很少。

这便是一两年前厄拉索恩的索恩家的情形。我们相信，这也是英国许多乡村人家居民的情形。但愿他们的人数经过多少年也不会减少。

第四章　阿拉宾先生在圣埃沃尔德堂正式就职

星期日上午，会吏长跟他的姨妹和阿拉宾先生象事先安排好的那样，乘车到厄拉索恩去。途中，新牧师说，他想到这样第一次面对着自己的教区居民，心头就相当不安。他说，他一向总容易感到 mauvaise honte①，并为之烦恼，这往往使他不适合做任何性质新奇的工作。这时候，他就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担心自己在圣埃沃尔德的读经台前会表现得很糟。他说，他知道索恩小姐那双锐利的小眼睛会盯住他，会不以他为然的。会吏长对这一切大大嘲弄了一番。他自己就不知道，也从来不知道，羞怯是什么意思。尽管会有些厄拉索恩的农民和几个巴彻斯特郊区较为贫穷的居民围绕着索恩小姐，会吏长还是无法想象，索恩小姐会怎样影响到一位惯常在牛津向圣玛丽教堂有学问的会众发表讲话的人的镇定心情。因此，他想到阿拉宾先生的谦虚谨慎，就觉得好笑。

阿拉宾先生于是仔细来加以说明。他说，从圣玛丽教堂到圣埃沃尔德教堂这一改变对于情绪上的影响，就和从圣埃沃尔德教堂到圣玛丽教堂这一改变同样强烈。倘使一个贵族时乖命蹇，突然被赶去和挖土工人集合在一起，他会不会害怕同伴们的嘲笑；就象一个挖土工人突然平步登天，坐到贵族们当中时所会感

到的那样呢？听到这话，会吏长哈哈一笑说，他要告诉索恩小姐，她的新牧师把她比作一个挖土工人。可是爱莉娜说，这样一个结论是不公正的，一种贴切相称的比较并不就使被比较的东西完全相似。但是阿拉宾先生既不顾会吏长的嘲弄，也不顾爱莉娜的辩护，继续仔细加以解释。他说，一位年轻的女郎在一间挤满陌生人的房里，可以镇定自若地演奏一支不容易演奏的乐曲，但是在她最亲密的朋友当中，甚至对任何寻常的话题她也不能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要求她站在朋友当中一只相当高的箱子上来讲的话。这完全是一件训练的事，他已经四十岁，觉得很难重新来训练自己了。

爱莉娜不同意箱子的这种说法。她说，即使所有的朋友都静听着，她也可以站在任何箱子上很自然地谈论衣服、婴儿或是羊腿，只要那只箱子够大，站在上面不会担心摔下来。会吏长断定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不过他这句话竟然并没有给阿拉宾先生什么帮助。阿拉宾先生说，他要和波尔德太太试验一下这个问题，哪天等教区长公馆满是客人时让她站在一只箱子上。爱莉娜同意了这件事，条件是客人得是他们自己交往的那类人。会吏长心里暗暗地想，她定下这样一个条件，用意是否是要把斯洛普先生也包括在内呢，他还决定要是如此，那么这场试验肯定决不会在普勒姆斯特德教区长公馆的客厅里举行了。

他们就这样争论着，车子一直驶到了厄拉索恩大院的铁门前面。

索恩先生和索恩小姐正站在门厅里，穿着整齐，准备上教堂去。他们热诚亲切地欢迎他们的教士客人。会吏长是多年来一直受到敬爱的人。他是一个老派的教士，这使那位小姐很喜欢

① 法文，意思是："害臊"。

他。在自由贸易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他一直反对自由贸易。现在，既然它已经不是那样了，他作为一个教士，没有必要象大多数非教士的托利党朋友那样，宣布放弃那种反对的主张。因此，他可以给当作是那洁白无瑕的五十三人①的支持者，由于这一原因，也就赢得了索恩先生的欢心。小钟在当当打着，教区的农业居民站在那条道路的四处，倚在教堂的窗框上，靠在老院子的围墙上，渴望趁新牧师从宅子走到教区长公馆时，看他一眼。会吏长的仆人已经带着法衣在他们之前上那儿去了。

他们大伙儿一块儿前去。当妇女们走进教堂时，三个男人在道路上逗留了一会儿，以便索恩先生可以用一种单方面介绍的方式，向牧师讲出教区居民中最主要的人们的姓名。

“这是我们的教会执事，阿拉宾先生，农民格里纳克和斯泰尔斯先生。斯泰尔斯先生拥有你走进巴彻斯特时看见的那家工厂。他们全是很称职的教会执事。”

“我希望不太严厉吧，”阿拉宾先生说。那两个教会职员用手碰了碰帽子，每一个都按着农村称许的那种方式屈了一下腿②，向牧师表示他们有幸见到了他，确实很高兴，还说这种天气对收获很有利。斯泰尔斯先生是一个相当熟悉城市生活的人，对于自身的尊严具有郑重的想法，不大乐意让牧师错误地以为，他这个教会执事专在做礼拜的时候，使儿童们遵守秩序。他对阿拉宾先生讲到严厉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连忙想把事情纠正一下。他说，“克洛德希夫执事照料少年人，也许有时候在讲道中过份坚持一种想法了。”阿拉宾先生目光炯炯地瞥到会吏长的两眼时，闪烁了一下。他看到他的职员对自己职权的性质，以

① 见本书第257页注④。

② 屈了一下腿，原文为 made a leg，有点儿象妇女行的屈膝礼的一种礼节。

及他们有责任甚至对他本人也行使的监督的性质①多么缺乏知识，不禁暗自好笑。

阿拉宾先生读了几段圣经，布了道。一个人尽管非常习惯于讲道，可是看到农民们会意地洗耳恭听，并在内心里开始作出评论，判断他们的新牧师是否及得上不久前离开他们的那一位的德行时，他还是会觉得有点儿不安的。眼下，这是内心里一种默默无言的评论，但是不久就会在圣埃沃尔德的老辈们当中，在他们的子女和祖先的绿草如茵的坟墓上公开出来。然而，已故的老古登勒夫先生的德行并不特别出众，因此在场的人没有几个不认为阿拉宾先生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的，尽管他起先没有能摆脱掉微感紧张的毛病。这一情形差点儿使会吏长失去了常态。

但是讲道本来是考验人的尺度。我们常常感到惊讶，年纪很轻的人竟然能鼓起勇气，第一次去对一些陌生的会众讲道。这些人其实还不过是小伙子，刚离开我们实在不能称作学校、只能称作打算教导他们成为学者的神学院的那类机构，他们想到的大半是划船、打板球和举行酒会，可这时候却在一些恭顺的人面前登上一座高高的讲坛，不是为了可以把上帝的话读给下面的人听，而是为了可以讲他们自己的话去教诲听众。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这种异常严肃的新地位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才二十三岁，从第一次有思考能力以来还不曾沉思默想地度过十天，我怎么去教导那些花白胡子的老人呢？那些老人经过这么多年疲惫的思索，已经那么接近坟墓了。我能把他们的本分教给他们吗？我能把自己一知半解的道理解说

① 虽然现在教会执事的职责通常只限于教区教堂中非宗教性的事务，过去他们却可以向上级报告牧师违反教规的一切行为。

给他们听吗？他们经过多少年的学习研究，可能已经觉得那些道理十分清楚了。我作为一个牧师新取得了特权，这是不是就授予我适合担任一个传道师的出色工作的资格呢？

我们必须假定，年轻的牧师的确有这样的思想．然而他们似乎很轻易地便克服了我们认为几乎不可克服的这种困难。我们从来没有象在接受圣职时那样，受到一位主教双手赋予的力量①。也许，他的双手里有点儿什么支撑着青年人的血气，把他们生来的羞怯打消了。可是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桑普森老师对小学生们所抱的深厚感情，并没有使我们觉得比他表现出的羞怯情绪更惹人喜欢。当他在那儿站起身，白费气力地企图宣讲上帝的福音时，那种羞怯情绪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很不光彩地走下了讲道台②。

我们的教会里有一条规矩，不准我们的年轻牧师主持某些礼拜仪式。赦罪文必须由正式牧师朗读出来。如果没有正式牧师在场，会众便得不到忏悔的恩典，不过每个人可以自行忏悔。这条规矩也许很好，虽然一般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条规矩。但是如果青年人的这种克制能同样扩大到讲道方面去，那么它将会受到大得多的赞赏。唯一的危险是，会众会过份急切地阻止他们的年轻教士在牧师中出头露角。那些不能布道的教士就会大为受福，因为他们会给人花钱收买了去，坚持说自己是不够格的。

然而，阿拉宾先生并没有受到青年人羞怯的妨碍。他的讲道甚至比引用的经文说得还要好。他从《约翰二书》中选了两行

---

① 指授予圣职时，主教所行的按手礼。

② 桑普森老师(Dominie Sampson)，司各特的小说《盖伊·曼纳林》中的人物。所说走下讲道台一则，见该书第二章。

诗作为经文。“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上帝。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① 他告诉他们，他讲到的他们的家里，就是他现在在里面第一次对他们讲话的这座教堂，而他们问他的安的最受欢迎、最适当的方式，就是耐心地遵守他的福音教导，不过他说，除非他教给他们工作与信念相结合这项重大的基督教教条，否则他无权要求他们这样举措。接下去，他就这一点加以发挥，不过并不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二十分钟后，便顺利地把新朋友们全打发回家去吃烤羊肉和布丁，并且使他们心头对自己的新牧师感到很满意。

接下去便是在厄拉索恩的一顿午餐。他们一走进门厅，索恩小姐立刻握着阿拉宾先生的手，告诉他自己要在家里接待他，接待他进入她在里面礼拜的圣堂，她说，并且衷心地向他问安。阿拉宾先生十分感动，没有说一句话回答，只紧握了握那位老处女的手。接着，索恩先生表示，他希望阿拉宾先生觉得他的嗓音在那座教堂里还容易给人听到。阿拉宾先生回答说，他深信等他知道如何使音节适应于那所房屋以后，他应该能这么办。说罢，他们全坐下来，领略放在面前的美味佳肴。

索恩小姐对波尔德太太特别加以照料。爱莉娜还为她的丈夫戴着孝，因此具有新寡的妇女常有的那种严肃、悲伤的母亲神气。这打开了索恩小姐宽厚的心，使她看待这位年轻的客人，就仿佛随便做什么事也不嫌过份似的。她把鸡子火腿堆了她一盘子，还给她倒了一满杯葡萄酒。爱莉娜喝点儿酒倒并不后悔。可

---

① «新约·约翰二书»第九、第十节。鉴于阿拉宾先生跟爱莉娜未来的关系，和他同斯洛普先生的冲突，特罗洛普选择«约翰二书»也许是颇有深意的。因为«二书»是“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它还警告她，“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见第七节)。

是当她喝下一点儿时，索恩小姐立刻又来把杯里斟满。爱莉娜加以推辞，但是没有用。索恩小姐眨眨眼，点点头，小声说这是很得体的，是应该办的事情，她对这全都知道，因此她希望波尔德太太把酒喝干，不要在意任何人。

“你有义务振作起精神来，你知道，”她对着这位年轻母亲的耳朵小声说，“这还不单是你自己的事。”这样，她用冻鸡和葡萄酒款待了爱莉娜。穷人们的妻子吃不到冻鸡和葡萄酒，给自己孩子喂奶并没有什么困难，而阔人们的妻子吃的喝的都是上等的饮食，却不能这么做，这里面的道理我们眼下只好留给大夫和母亲们，由他们去解决了。

还有，索恩小姐的牙齿非常好。小约翰·波尔德过去这几天刚在生第一颗牙，人不大舒服。索恩小姐以妇女们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关怀的心情在爱莉娜把鸡翅膀吃了一半时，知道了这件事。老小姐顿时开了一张药方，这是她祖母年轻的时候经常使用的。她还用严肃的声音告诫爱莉娜，叫她当心现代医学中的种种谬误的见解。

“亲爱的，拿起他的珊瑚玩意儿，”她说，“用胡萝卜汁擦擦。一直擦到汁水干结在上面，然后再给他去玩——”

“可是他没有珊瑚玩意儿呀，”爱莉娜说。

“没有珊瑚玩意儿！”索恩小姐几乎是极端愤怒地说。“没有珊瑚玩意儿——你怎么能指望他磨牙呢？你有达菲的万灵药①吗？”

爱莉娜解释说她没有。她请去看病的巴彻斯特的那位大夫里尔奇尔德先生，并没有叫她购买这种药。接下去，那位年轻的母亲提到一种挺新的代用品，这是里尔奇尔德先生的新见解使

① 达菲的万灵药(Daffy's Elixir)，英国儿童当时常服的一种镇痛糖浆。

他推荐的。

索恩小姐显得分外严厉。"亲爱的，"她说，"你得注意，那个人对自己的医道是否精通，你得注意，不要让他毁了你的小儿子。不过"——她说着时伤感得声调柔和下来，主要是怜惜而不是生气地说了下去——"不过我可不知道巴彻斯特眼下有谁是你可以信任的。真个的，可怜的亲爱的老邦普韦尔大夫——"

"哟，索恩小姐，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死了。"

"是呀，亲爱的，他是死了。他死的那天就巴彻斯特说来，是一个不幸的日子。至于后来出现的那些青年人（顺便说一下，里尔奇尔德先生和索恩小姐年纪差不多），你并不知道他们是打哪儿来的，或者他们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业务懂行不懂行。"

"我想巴彻斯特有些很聪明的人，"爱莉娜说。

"或许有，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各方面都承认，医务人员如今不象已往那样啦。过去，他们总是有才干的、留神观察的、受过教育的人。但是现在，药铺里出来的随便哪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都可以自称是大夫。我相信，现在是认为，随便哪种教育都没有必要了。"

爱莉娜自己是一个大夫的遗孀，对于这一大套刻薄话觉得有点儿怨恨。但是索恩小姐本质上那么和善，你实在不可能怨恨她所说的随便什么话。她于是呷了口酒，把鸡吃完。

"无论如何，亲爱的，别忘了胡萝卜汁。还有，随便怎样马上给他买一个珊瑚玩意儿。我祖母索恩在郡里牙齿最好，八十岁带着一嘴好牙下世了。我听她说过，这全亏了胡萝卜汁。她受不了巴彻斯特的大夫们。就连可怜的老邦普韦尔大夫她也不喜欢。"索恩小姐显然始终没有想到，五十多年前，邦普韦尔大夫不

过是个年轻人，因此在厄拉索恩的太太小姐们眼里，就和目前的大夫们在她自己的眼里同样缺乏声望。

会吏长饱吃了一顿午餐，一面跟男主人谈论着萝卜播种机和新式收割机。同时，男主人想到，细听一位陌生人谈话才是合乎礼节的，又担心他在一个星期日也许不应当去关心萝卜的收成，便提出各种各样教会的问题来谈论。

“那片矮树林前面的那块地上，你的小麦长得茂盛极啦，索恩，我从没有见过一片比那长得更茂盛的小麦地了。我想这是施了肥的缘故，”会吏长说。

“不错，是施了肥。我亲自从布里斯托尔①把肥买来的。您会发现，这儿经常有不少还算过得去的会众，他们是巴彻斯特人，阿拉宾先生。他们很喜欢圣埃沃尔德堂，特别是在下午天气不太热，可以步行出来的时候。”

“他们今儿没有来，我至少很感激，”牧师说。“第一篇讲道会众人数向来不会太少。”

“我在大街上布雷德利那儿买了一吨半，”会吏长说。“那完全是一场骗局。我不相信那里有五担鸟粪。”

“布雷德利那儿从来没有什么好东西，”索恩小姐说，她在小声和爱莉娜谈话时，恰巧听到了这个名称。“在他到来前，就在那所房子里，早先有一家多么好的店铺。威尔弗雷德，你记得老安布尔奥夫早先总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吗？”

“安布尔奥夫以后已经换过三个人啦，”会吏长说，“每一个都和另一个一样糟。不过是谁替你在布里斯托尔买的呢，索恩？”

“今年我亲自跑去，从船上买来的。我担心黄昏越来越短，阿拉宾先生，您会觉得读经台那儿光线太暗了。我非得派人带

① 布里斯托尔(Bristol)，英国格洛斯特郡的海港城市。

把斧子去，叫他削掉一些外面的树枝。”

阿拉宾先生说，上午的光线至少很充足，他不赞成去修剪菩提树。随后，他们出去在修剪整齐的花坛中闲步了一会儿。阿拉宾先生向波尔德太太解释了水中仙女和林中仙女的区别，又细说了各种花瓶，以及瓮的形状。索恩小姐在她种的三色紫罗兰丛中忙来忙去。她的弟弟发觉，使谈话具有点儿星期日特有的语调是不切实际的，这时候也放弃了这种尝试，跟会吏长尽情地谈起布里斯托尔的鸟粪来。

三点钟，他们又到教堂去。这一次，阿拉宾先生朗读了祈祷文，会吏长布了道。到场的会众几乎和午前的差不多，只有几个由城里步行而来的爱好新奇活动的人，他们并没有为八月中午炎热的阳光过于强烈而裹足不前。会吏长从《腓利门书》中选了一段经文。“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① 根据这样一段经文，读者可以想象，格伦雷博士讲的是一篇什么样的讲道。总的说来，这篇讲道既不沉闷，也不无聊，也不是不合适的。

他告诉他们，为他们寻找一位牧师，代替在他们中呆了很久的一个人的地位，已经成为他的义不容辞的事。这样，他把自己选定的人当作儿子，就象圣保罗把他派去的那位年轻的学生当作儿子那样。接下去，他稍许居功自夸了一下，说自己没有凭借个人爱好或是有所眷顾，而是认认真真地为他们挑选了最优秀的人。不过他没有说，按照他的看法，最优秀的人就是最能够压制斯洛普先生，使那位先生在巴彻斯特的处境难堪到很不好受的地步的人。至于捆锁，那就在于他为他们找到一位好教士所

① 《新约・腓利门书》第十行。关于“阿尼西母”，《腓利门书》第十行下注云：“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

作的极大努力。他反对拿自己去和圣保罗作任何比较，但是他说，他有权恳求他们友好地对待阿拉宾先生，就象那位使徒恳求腓利门和他家里的人对待阿尼西母那样。

会吏长的讲道、念经和祝福等等在半小时内全结束了。然后，他们和厄拉索恩的朋友们握手，返回普勒姆斯特德去。阿拉宾先生就这样在圣埃沃尔德堂正式就职了。



第五章　斯洛普先生在布丁谷把事情办得很巧妙

接下去的两星期在普拉姆斯特德很愉快地消磨过去了。聚集在那儿的人似乎全相处得很好。爱莉娜使宅子里很愉快。会吏长和格伦雷太太似乎全忘却了她在斯洛普先生的问题上所犯的过失。哈定先生带来了他的大提琴，在两个女儿都陪伴着他的时候为他们演奏。小约翰·波尔德，不是靠了里尔奇尔德先生的治疗，就是靠了珊瑚玩意儿和胡萝卜汁，终于摆脱了出牙期的病痛。那里还有其他种种乐事。他们到厄拉索恩去吃饭，索恩姐弟到教区长公馆来吃饭。爱莉娜及时给请上了一只箱子，她站在箱子上果然不大能把自己对荷叶边好处的看法表达出来，

荷叶边的好处就是出了来考她的演讲术的题目。阿拉宾先生当然常呆在自己的教区里，照料着自己的牧师工作，访问教区居民，亲自承担起了他的种种新职务。话虽如此，他每天晚上还是到普勒姆斯特德来。格伦雷太太多少也乐意赞同她丈夫的意见，认为他呆在家里是一位很惬意的伙伴。

他们也曾去参加过斯坦霍普博士家的一次晚餐会，阿拉宾先生也应邀前去。他也象飞蛾那样，在"夫人"蜡烛的火焰中燃着了自己的翅膀。波尔德太太也到那儿去了，对于阿拉宾先生那么注意内罗尼夫人从而表现出的审美力，——她管它叫作缺乏审美力——多少有点儿不满。马德琳使女人们不满、生气，就象使男人们喜欢、着迷一样，这是一贯准确无误的事。一种结果自然紧跟着另一种结果。阿拉宾先生确确实实是给她迷住了。他认为她是一位很聪明、很俏丽的女人，他还认为她的特殊的苦恼，使她应该得到大家的同情。他说，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容貌这么艳丽、头脑这么清楚的人，蒙受着这么大的痛苦。在乘坐会吏长的马车回家的路上，他就是这样讲到那位"夫人"的。爱莉娜压根儿不喜欢听这种夸奖。然而，她跟阿拉宾先生生气，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她自己和伯蒂·斯坦霍普很愉快地度过了一晚。伯蒂挽着她下楼吃饭，而且在先生们从餐厅走出来以后，一刻也没有离开她的身旁。她和伯蒂谈笑，又埋怨她的新朋友很放肆地和伯蒂的姐姐谈笑，这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她就是这么做了。她在马车上对他有点儿生气，于是就放荡的举止说了几句话。阿拉宾先生不大理解女人的心情，要不然他也许会自认为爱莉娜爱上他了。

可是爱莉娜并没有爱上他。恋爱与冷漠之间有多少细微的差异啊，那一级级差别多么不为人理解！这时候，她和阿拉宾先

生在一所宅子里已经同呆了将近三星期。她受到了他的不少注意，每天都听到他的谈话。他通常每天晚上至少要把一部分时间专门花在她身上。在斯坦霍普博士家里，他把时间完全花在另一个人身上了。一个女人并不一定在恋爱中才会对这样一件事感到生气。她甚至都并不一定要自己承认，她觉得这样一件事是不痛快的。爱莉娜并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她内心里认为，自己只是为了阿拉宾先生才感到惋惜的，因为他竟然会自贬身份，对“夫人”很感兴趣。她从晚餐会上回来后，坐在那儿注视着婴儿的摇篮，一面暗自想道，“我还以为他比较有头脑。到头来，我相信斯坦霍普先生是两个人中比较讨人喜欢的一个。”哎呀，可怜的已故的约翰·波尔德啊！爱莉娜并没有爱上伯蒂·斯坦霍普，也没有爱上阿拉宾先生。不过当她可以对着婴儿的摇篮，默想着其他想获得她青眼的人们的过失与缺点时，她对已故丈夫的忠诚正在很快地淡漠下去了。

有谁会为这件事责怪我的女主人公吗？请他或是她还是感谢上帝的宽厚仁慈吧，——因为上帝是永远宽大的。

按实在说，爱莉娜并没有爱上谁，阿拉宾先生也没有。说真的，伯蒂·斯坦霍普也没有，尽管他已经说过和正在恋爱差不多相同的话。那顶寡妇戴的软帽使他没有明白地倾吐出自己的爱慕来，要不然他在第三或第四次会面时就会认为可以这么做了。说到头，帽子如今已经很小，上面已经剩下没有多少垂柳了。这种悲伤的标志如何不知不觉地渐次消逝，这是很奇怪的。每一个都自命是和前面一个相匹敌的，然而，那么俊俏地遮住后脑的最后那一小块卷曲、洁白的绉纱，跟损毁了未亡人面容的最初那一大堆悲伤的标志相去很远，就和印度教教徒的状况① 跟英国寡妇所得的遗产相去很远一样。

但是，请读者明白这一点：爱莉娜并没有爱上谁，也没有谁爱上爱莉娜。在这种情况下，她对阿拉宾先生的怒气并没有持续上多久。两天还不到，他们俩倒又成为好朋友了。她禁不住有点儿喜欢他，因为和他一块儿，每一小时都是很愉快地度过的。然而，她又不能很喜欢他，因为他的谈话里似乎总带有某种情绪，表示他简直不认为认认真真是值得的。他仿佛是在跟一个孩子玩耍。她很知道他实在是一个严肃、深思的人，在有些事情上和在某些时刻可以极其诚恳认真。但是对她，他总是微带玩笑的意味。要是她有天能见到他脸色沉了下来，那么她也许就会知道去爱他了。

事情就这样在普勒姆斯特德进行下去，而且总的说来，并不是不愉快的。后来，一场巨大的暴风雨使天边变得黑沉沉的，异常猛烈地朝着教区长公馆的居民们倾注下来。令人惊骇的是，整个天空如何在几分钟内就完全变了。这一群人吃完早饭十分和睦地分开，可是黄昏还没有到，激烈的情绪竟然使他们无法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共进晚餐了。要解释这件事，那就有必要稍许往前回溯一下。

我们还记得，主教在他的更衣室里曾经向斯洛普先生表示，他决定正式委派奎瓦富先生到养老院去，并且要斯洛普先生把这项决定通知会吏长。我们也记得，会吏长愤怒地拒绝会见斯洛普先生。相反的，他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主教，在信中他差点儿要为哈定先生要求养老院院长的职务。关于这封信，会吏长立即从斯洛普先生那儿收到了一封正式的答复，答复中说，

---

① 这里原文是 the state of the Hindoo，似颇费解。特罗洛普研究学者查普曼(R. W. Chapman)一九四七年提出说，这里的 state（状况）是 suttee(寡妇殉节)一字之误，似颇可信。

主教收到了会吏长的来信，一定极其认真地加以研究。

会吏长觉得自己多少给这封复信挫败了。这个人既不肯接见他，又不肯通过书信和他争论，而这个人无疑是有权指派他自己喜欢的任何教士的，跟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和阿拉宾先生商议过，阿拉宾先生提议说，请求拉撒路的院长来帮忙是很恰当的。"如果，"他说，"你和格温博士正式表示你们想谒见主教，主教就不敢拒绝接见你们啦。如果两位象你们这样的人一块儿去见他，那么你们大概不会不实现你们的目的就离开的。"

会吏长不大乐意承认，他有必要找拉撒路的院长撑腰，才可以获得许可进入巴彻斯特的主教公馆，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决计接受下来。他又写了封信给主教，希望他在作出答应作出的研究以前，不就养老院问题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然后他向他的朋友那位院长发出了一份热诚的呼吁，请他到普勒姆斯特德来，帮助敦促主教应允。院长作了答复，提出了一项困难，可是并没有拒绝。会吏长又极力陈说了一番自己的论点，坚持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不幸格温博士患了痛风，因而不能立刻说定日子，不过他还是同意前来，倘使最后觉得有必要的话。所以就普勒姆斯特德的这些人来说，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哈定先生另外有一位朋友在为他进行战斗，他几乎和拉撒路的院长同样有势力。这个人就是斯洛普先生。虽然主教在养老院的问题上那么固执地坚持要向太太让步，斯洛普先生却并不认为有必要放弃他的目的。一天天地，他认为自己愈来愈有理由想象，那位寡妇会欣然接受他的求婚的。他不能不感到：哈定先生呆在养老院，而且是靠了他的帮助当上院长；要比哈定先生呆在普勒姆斯特德会吏长的庇护下，在反对与失望中大

发牢骚，更有可能接受他作为女婿。再说，给斯洛普先生说句公道话，他是被比这些甚至更大的动机推动的。他要一个妻子，他还要金钱，但是和这两样中的任何一样相比，他更要权柄。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他非和普劳迪夫人冲突不可。他并不想留在巴彻斯特做她的家庭牧师。他宁愿冒失去跟主教区整个联系的风险，也不愿这么做。什么！他内心里感觉到自己具有不寻常的才能，他知道自己勇敢、坚定，而且在良心并不干扰的问题上肆无忌惮，可是他还会满足于当一个女主教的干杂活儿的总管吗？斯洛普先生对自己的命运具有较高的看法。不是他就是普劳迪夫人非得败下阵去。现在，时间到来了，他要试一试，看看结果到底怎样。

主教已经说过，要派奎瓦富先生去当养老院的新院长。斯洛普先生走下楼去，准备倘有必要，就会见一下会吏长，但是又十分肯定地知道，不会有这种必要的。这时候，他对自己说，一定要派哈定先生去当院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骑马到布丁谷去，跟那位可尊敬的、指望获得牧师的种种好处的人进一步会谈了一次。奎瓦富先生总的说来是一位可尊敬的人。他的收入不够很体面地供给十四个孩子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而靠了这样一笔收入想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教养的先生和小姐，那更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对他具有一定的影响，既不利于他的意志，也不利于他的强烈的荣誉感。有谁能夸口说，他可以维持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得出不同的结果来呢？奎瓦富先生是一个诚实正派、刻苦耐劳的人。真个的，他是急切地想得到肉食和面包，急切地想弄到点儿钱使肉贩子安静下去，使面包师傅妻子愠怒的脸上，满堆下回报的微笑，然而他又急切地想不辜负自己的良心。另一个人坐在世上一个比较安逸的位置上，可能会很在

意，要想取得自己周围人们的好感，要想回避可能会玷污他名声的窃窃私语或是可能会影响到他信誉的谣言，他却并不在意。他顾不上举止方面的这种细节，这种“精神奢侈品”。他只要按照世人们惯常认为诚实正派的标准诚实正派，听凭人家任意去唠唠叨叨，这也就够了。

他感觉到，从他最初表示乐意追随着斯洛普先生的那时刻起，同道的教士们，过去二十年他一直很熟悉的人，全冷冷地对待他。他还看到，当人们四下传说他将成为主教派往海拉姆养老院的新院长时，他们的神色变得更冷淡了。这是很痛苦的，不过这却是他注定得忍受的苦难。他想到了他的妻子，她上次做的那件新的绸衣服已经穿了六年了。他想到了他的年轻儿女，星期日他几乎无法领着他们上教堂去，因为他没有象样的鞋袜好给他们大家穿。他想到了自己黑上衣那两条磨旧了的袖子，想到了那个布店主人的严厉的脸孔，他倒很乐意向他讨点儿料子再做上一件，他难道不知道布店主人会拒绝赊帐吗？接下去，他想到了巴彻斯特的那所舒适的宅子，想到了那笔优厚的收入，想到了把儿子们送进学校去，想到了女儿们手里拿着书本而不是拿着针织补，想到了妻子又满面笑容，还想到了自己的餐桌上每天又有丰盛的饮食。他想到了这些事。读者啊，您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些事，随后又感到惊讶，如果您会如此的话，斯洛普先生在他眼里，怎么会具有可以给一位主教的家庭牧师增光的所有这些好礼品呢。“那报佳音的……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①

再说，巴彻斯特的教士们为什么要冷冷地对待奎瓦富先生呢？他们大伙儿难道没有表现出来，自己是心满意足地看待国教

① 《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

教会的现世利益[1]吗？他们大伙儿难道没有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做一些比他为自己所做的更美的事情吗？他们的负担并没有他这么重。格伦雷博士有五个子女，每年几乎有五千镑好用来养活他们。他瞧不起一位不能为他做什么事的新主教，瞧不起一个他不屑一顾的家庭牧师，这就他说来全满不错，可是一个处在这种境况里的人，竟然发动世人来攻击有十四个儿女的父亲，因为他急切地想为儿女们取得一种体面的生计，这是很冷酷的！他，奎瓦富先生，并没有去要求做养老院院长，在人家告诉他哈定先生肯定拒绝了之前，他甚至也没有接受下来。现在，这件事要是他不接受，就会被人说成是极其轻率而愚蠢的，那么他接受下了，就该受到何等严厉的谴责呢？

因此，在养老院这个问题上，可怜的奎瓦富先生经受了不少苦难。他也有一些安慰。总的说来，安慰是两者之间较为生动鲜明的。那个严厉的布店主人听到了即将公布的升迁，把自己库房里的商品拿出来，听候奎瓦富先生挑选。即将到来的事情常把自己的影子投在前面，而奎瓦富先生调往巴彻斯特去的这件即将到来的事，投下了一片极为有趣的影子：那就是，奎瓦富太太和三个大女儿每人都有了一身新服装。这种安慰深深打动了一个男人的心，也深深触动了一个女人的心。不管丈夫会有什么感觉，妻子却一点儿也不在意教长、会吏长或是牧师们难看的脸孔。就她说来，丈夫和十四个儿女的外表与内心才是最最重要的。在她的心里，一切其他的指望都被做母亲的一种指望吞没了，那就是：指望看见儿女和他，还有她自己，衣衫整齐，饮食充裕。她如今已经到了这地步，所以生活中并无其他的希冀了。她毫不在意其他人假想的权利。当丈夫对她说，除非他知

① 现世利益，原文是 the loaves and fishes(饼和鱼)，见本书第70页注③。

道哈定先生拒绝了，否则他不能接下养老院时，她对丈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丈夫没有权牺牲十四个儿女的利益，自己充作堂吉诃德。丈夫把获得的好运气险些儿抛弃掉，这简直使她气瘫了。现在，说真的，他们不仅得到了斯洛普先生的满口允诺，还得到了普劳迪夫人的允诺。现在，说真的，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依赖自己的好运气了。但是如果一切全失去了，那怎么好呢？如果她的十四个儿女由于他们父亲病态的感情用事，再次陷入贫困中去，那怎么好呢？奎瓦富太太眼下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可是当她想到他们所冒的风险时，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你爸爸那么时常讲到哈定先生应该得到这得到那，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她对大女儿说。“他难道认为哈定先生会出于好感，每年拿出四百五十镑来给他吗？而且，只要他得到那个位置，他得罪了谁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并不指望什么更好的职位。我真没想到你父亲会这么软弱，而他周围的人又全那么贪婪。”

因此，外界在指控奎瓦富先生贪求升迁，不顾体面的时候，他自己家庭的内部却同样激烈地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他出于一种虚假的感情用事的自尊心，竟然情愿牺牲孩子们的利益。说也令人吃惊，在我们看到的种种事情上，观点的不同造成了多大的差别啊！

这就是斯洛普先生第二次去访问时，布丁谷家庭里各个不同成员的心情。奎瓦富太太正和丈夫坐在房间里，忽然看到斯洛普先生的马儿从牧师公馆大门口的那条林荫路上走来了。她连忙收拾起自己的那一大篮子针线活计，和女儿一块儿匆匆退出房去。“斯洛普先生来啦，”她说。“他来和你解决养老院的问题了。我真希望我们这会儿马上就能够搬家。”接着，她连忙去

吩咐干杂活儿的女佣人上门口去，这样那位受欢迎的大人物不至于久等。

斯洛普先生因此发觉奎瓦富先生独自一个待在房里。奎瓦富太太带着一颗焦急的扑扑直跳的心退到厨房和屋子的后部去，十分担心自己的幸福会功亏一篑，同时又想到，在发生了那种种事情后，这种差错简直是不大可能的，这样来安慰安慰自己。

斯洛普先生满脸堆笑地和同道的教友握手，一面说自己骑马过来，因为他认为让奎瓦富先生迅速知道养老院院长一职的实际情况，这才是正理。在他这么说着时，那位可怜的满怀期望的丈夫和父亲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光辉灿烂的希望即将破灭，他的客人这会儿到他这儿来，就是为了收回上次来访时所说的话的。斯洛普先生说话的音调里有点儿什么，他的眼光里有点儿什么，说明了这一切。奎瓦富先生马上全知道了，但是他保持着镇定，脸上莫名其妙地微笑着，嘴里只说，他很感谢斯洛普先生这样不辞劳苦。

"这件事从头到尾一直是很麻烦的，"斯洛普先生说。"主教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了。这件事就我们之间说说——不过请你注意，当然决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奎瓦富先生。"

奎瓦富先生说它当然不应当再进行下去了。"实情是，可怜的哈定先生简直不大知道自己的想法。你无疑一定记得我们上次的谈话。"

奎瓦富先生告诉他，自己确实记得很清楚。

"你总记得我那时候告诉你，哈定先生拒绝回到养老院去。"

奎瓦富先生说，没有别的事比这一件他记得更清楚的了。

"由于他的拒绝，我才建议应该由你去接下养老院，"斯洛普先生继续说下去。

“我当时明白你是说，主教授权要你向我提出这个建议。”

“我是这么说的吗？我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吗？唔，也许是这样，我在急切中为了你，让自己说出了我当时还不应该说的话来。根据我自己所记得的，我好象并没有说到这地步。不过我承认，我当时很希望你能得到它。我可能说出了一些不十分慎重的话。”

“但是，”奎瓦富先生十分急切地想证明自己所说的话，连忙这么说，“我太太从普劳迪夫人那儿也得到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允诺。”

斯洛普先生笑了，微微地摇摇头。他原来想很愉快地笑笑，但是在听他讲话的那个人眼里，他的笑是邪恶的。“普劳迪夫人！”他说。“我们要是讲到太太小姐们在这些事情上所说的话，那可真要惹起种种麻烦来，永远都给纠缠得不能脱身啦。普劳迪夫人是一位极出色的女人，宽厚仁慈、虔诚善良，各方面都很值得敬重。但是，亲爱的奎瓦富先生，主教区里推荐人的大权并不在她的手里。”

奎瓦富先生有一刹那惊慌失措、默不作声的坐在那儿。“那么你是不是要我知道，我并没有获得什么允诺呢？”等他定住神后，他立刻这么问。

“倘使蒙你同意，我就来把目前事情的情况全说给你听听。你的确获得了允诺，条件是：如果哈定先生拒绝了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证实我这句话，记得你自己曾经说过，你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接受这个职位，那就是，知道哈定先生已经拒绝了。”

“不错，”奎瓦富先生说，“我的确是这样说的。”

“唔，现在看来，他并没有拒绝。”

“可是你确实对我说过，而且说过不止一次，他是当着你的

面拒绝了的。”

“我当时理解他是那么说的。但是我似乎理解错了。不过，奎瓦富先生，请你决不要以为我的意思是要抛开你。不是的。我既然向一位处在你这种境况里的人伸出了手，你子女这么多，要求又这么迫切，我现在是不会把手又缩回去的。我只要求你配合我公正诚实地行事。”

“不论我做什么事，我至少总力图做得很公正，”那个可怜人说，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求助于内心里那股殉道的精神。

“我想你一定会这样，”另一个人说。“我想你一定不会希望得到按理完全应该属于另一个人的收入。关于哈定先生的历史，没有人知道得比你更清楚，也没有人更能理解他的为人。哈定先生很想回到他的老职位上去，主教觉得自己目前多少受到了妨碍，尽管他当然并不受到你我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那次谈话的限制。”

“唔，”奎瓦富先生说，他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感到非常怀疑，一面又徒然尽力想凭借几分那种自卫的本能使自己坚强起来，他妻子就是靠了这种本能才变得那么大胆的。

“主教有权授予的并不只是这所小养老院的院长职位，奎瓦富先生，这个职位也决不是最好的。再说，主教这个人对于自己赏识的不论什么人是不会忘记的。你要是允许我以朋友的身份向你提点儿意见——”

“说真的，我将非常感谢你，”可怜的布丁谷牧师说——

“那我就得劝你不要对哈定先生的权利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要是你坚持你的要求，我认为你最后也不会成功的。哈定先生对这个职位几乎具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如果你容我去告诉主教说，你不出面妨碍哈定先生，那么我大概可以向你保证——

虽然顺带说一下，这决不能给当作是一个正式的承诺——主教肯定不会让你的经济情况比当上养老院院长以后差。”

奎瓦富先生默不作声的坐在扶手椅上，凝视着空间。他该怎么说呢？斯洛普先生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哈定先生对养老院是享有一种特权。主教可以授予的有许多很好的职位。对于一个处在他的境况中的人，主教和斯洛普先生都可以是极好的朋友，也可以是凶恶的敌人。再说，他也无法证明有任何诺言，他无法强迫主教委派他。

“唔，奎瓦富先生，这件事你说怎样？”

“呃，当然啦，你认为怎样合式就怎样吧，斯洛普先生。这是很令人失望的，非常令人失望。我不否认我是一个很穷的人，斯洛普先生。”

“奎瓦富先生，结果你会发现这样对你只有好。”

会谈结束时，斯洛普先生从奎瓦富先生那儿得到了明白无误的保证，保证放弃对这个职位可能具有的任何权利。这只是口头表示的，而且也没有见证人，但是原来的那个诺言也是这样作出的。

斯洛普先生又向他保证说，决不会忘记他。然后便骑马返回巴彻斯特去，心满意足地想，他现在可以叫主教照着他的意愿办了。

第六章　支持奎瓦富先生要求的十四项论点

我们大多数人全听说过，当一头母狮由小狮子围绕着，看守住它捕获的食物时，它总显得多么怒不可遏。当一窝小狗的母亲在儿女们当中啃一根骨头时，我们没有几个人乐意去打扰它。我们全很熟悉米第亚① 和她子女的事，对康斯坦斯② 的悲恸也很熟悉。奎瓦富太太从丈夫嘴里第一次听说到他不得不透露给她听的消息时，胸中就感到了一头母狮的愤慨，一只猎犬的贪婪，那位可悲的王后的狂怒，以及那个失去亲人的母亲的绝望。

她对斯洛普先生谈话的大意会是什么觉得很可疑，但是并没有觉得十分担心，所以等前门刚在客人身后关上时，她立刻奔回丈夫那儿去。斯洛普先生这样逃脱了，对他只有好，——这样一个女人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怒火，就连他也会吓坏的。一般说来，女人总应该管住自己的脾气，这是非常可取的。一个女人大发雷霆的时候，总使自己显得很丑恶，而且还滑稽可笑。就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泼妇更讨厌的了。尽管西萨斯③ 爱上了一个亚马孙族女战士，他只是很粗暴地表示出了他的爱情。从西萨斯时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以鲁莽凶猛而不是以悠闲贞静著称的。嗓音婉转“是女人的一种美德。”④

这一条可以写下来作为一项通则。没有几个女人会让自己

背离它，即使有也只在罕有的时刻。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有一回会不顾一切，放肆起来，尖声刺耳地对着男人大叫大嚷⑤，那只是当她内在的本性不是为了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儿女们，为了她养育的孩子们的需要才大叫大嚷，为了那些指望她给予他们每天的粮食的人，就象人类自然而然指望于他们的造物主那样而大叫大嚷。

奎瓦富太太的本性里并没有一点儿诗趣。她既不是一个米第亚，也不是一个康斯坦斯。发怒的时候，她就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怒火来，而且那种声调本可以调节得好听点儿的，不过她这样做至少是毫不矫揉造作。这时候，她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儿，音调很伤感。

“嗐，亲爱的，我们得不到那个职位啦。”她从厨房炉火旁热呼呼的走进客厅时，耳朵里所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同时，丈夫脸上的神情比他的话说得更明白：

这样一个人，如此虚弱，如此丧气，
如此迟钝，神色如此嗒然，如此愁苦，
竟在深夜拉开了普赖姆的窗帘。⑥

---

① 米第亚(Medea)，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Euripedes，公元前480?—前406)根据传说写的悲剧《米第亚》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热情的女人，嫁了伊俄尔科斯国王的儿子伊阿宋。后来伊阿宋抛弃了她，她一气之下便将伊阿宋和她生养的两个孩子杀死。

② 康斯坦斯(Constance)，莎士比亚戏剧《约翰王》中的人物，她为自己儿子的被俘所感到的悲恸，在第三幕第四场中写得很动人。

③ 西萨斯(Thesus)，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他击败了亚马孙族(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战士部落)，娶了她们的女王。

④ 见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King Lear，1605)第五幕第三场第二七三行。

⑤ 莎士比亚戏剧《麦克贝思》第一幕第七场：“他（邓肯）的德行就会象天使那样，尖声刺耳地向世人宣告我的大逆不道。”

⑥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一幕第一场第七十至第七十二行。

"什么！"她说，——西登斯夫人[1]也无法在一个单词里注入更多的激情了。——"什么！得不到那个职位？这是谁说的？"她在丈夫对面坐下，胳膊肘儿搁在桌上，两手紧紧扣在一起，那张从前俊俏、如今粗糙、结实的脸，在桌子上面对着他伸了过来。

他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她如死一般沉默的坐在那儿。她的沉默对他说来，是很可怕的。他把经过讲得很糟糕，很拙劣，但是他那种讲法还是使她很快便完全明白了。

"那么你就放弃了吗？"她说。

"我从来就没有机会接下，"他回答。"即使斯洛普先生的那个提议对主教有约束力，我对他那个提议也找不出一个见证人来。总而言之，跟这种人保持友好的关系，要比为我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争斗，对我比较有好处！"

"见证人！"她尖声叫了起来，同时很快地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教士们讲的话还需要见证人吗？他是以主教的名义答应你的。如果要把这个诺言取消，那我可要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他难道没有明确地对你说过，是主教派他来提议要你担任那个职位的吗？"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可是这一点如今毫无道理了。"

"这一点非常有道理，奎瓦富先生。说真的，见证人！还有，谈到你的名誉受到人家怀疑，就因为你希望养活十四个儿女。这一点非常有道理。我这就要让他们全都知道，哪怕是从巴彻斯特的市中心朝着他们尖声大叫。

"利蒂希亚[2]，你忘了，主教有那么许多职务可以授给人。我

① 西登斯夫人(Mrs. Sarah Siddons, 1755—1831)，英国著名的悲剧女演员。
② 奎瓦富太太的名字。

们非得多等点儿时候。就是这么回事。”

“等！咱们单靠等能养活咱们的儿女吗？等就能使乔治、汤姆和山姆踏入社会吗？等能使我的可怜的姑娘们扔开她们的一些苦活儿吗？等能使贝西和简适合当上家庭教师吗？等能够偿付咱们上星期在巴彻斯特买下的那些东西吗？”

“咱们能做的就是等候，亲爱的。你感到非常失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然而，上帝知道，我主要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才感到很失望。”

奎瓦富太太正眼盯视着丈夫的脸，看见两小滴热泪淌下他那满是皱纹的面颊。这种情景对她这妇人的心说来，实在太受不了啦。他这会儿也已经站起身，背对着空炉格站在那儿。她朝他奔过去，一把把他抱到怀里，在他的胸前放声呜咽。

“你人太好，太宽厚，太随和啦，”她最后说。“这些人要用你的时候，就把你当作猫爪子①，不要用你的时候，就把你当作旧鞋子一下扔开。这是他们第二次这样待你了。”

“从一方面来说，这样倒也有好处，”他辩白说。“这将使主教觉得他不得不替我做一件事。”

“无论如何，他会听说到的，”太太说，情绪又变得比较愤激。“无论如何，他会听说到的，而且声音很响亮。他太太也会听说到的。如果我们在主教公馆里彼此谈了那么多话以后，她以为我遭到这样一个损失会静悄悄地坐着不动，那她可真不大知道利蒂希亚·奎瓦富了。要是她内心里稍有感觉，我可要叫她自己觉得害臊。”说着，她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用肥胖、沉重的脚踏在地板上。“老天在上！这样来对待有十四个没人养活的儿女的父亲，她必定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啊！”

① 意谓“就利用你”。这是从猫为猴子火中取栗那则寓言中引申出来的。

奎瓦富先生着手解释说，他认为普劳迪夫人跟这件事丝毫没有关系。

“别跟我说这套，”奎瓦富太太说，“我知道得比你清楚。世上的人难道不全都知道，普劳迪夫人是巴彻斯特的主教，斯洛普先生不过是她的奴才吗？难道不是她对我作出那个承诺的吗，就仿佛那个职位是她个人特有的礼物似的？我告诉你，今儿就是那个女人派他上这儿来的，因为她不知为了什么私人的原因，又想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啦。”

“亲爱的，你错啦——”

“嗳，奎瓦富，别这么忠厚，”她说下去。“相信我的话，主教对这件事并不比杰迈玛知道得多点儿。”杰迈玛就是那个两岁的孩子。“你要是接受我的意见，就马上赶去，亲自见他一趟。”

然而，奎瓦富先生虽然很忠厚，这一回却不肯接受人家的意见，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详详细细地向妻子说了斯洛普先生提到普劳迪夫人干涉主教区里事务时的那种腔调。在他解说着时，这位太太的头脑里渐渐有了一种新想法，一种新的行动方针要她作出最后决定。说到头，要是普劳迪夫人对斯洛普先生的这次访问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么怎么样呢？如果是这情形，那么那位夫人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对她仍然是守信用的，仍然是她的朋友，也许还有可能一直支持她，反对斯洛普先生呢？奎瓦富太太心头有了这个模糊的希望以后，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比平日更为耐心地听着丈夫所说的话。当丈夫还在解释说，社会上的人很可能把普劳迪夫人的权力估计错误时，她已经完全拿定主意，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了。不过她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图明说出来。在他继续说下去时，她不吉祥地摇了摇头。等他讲完以后，她站起身预备走出房去，只说这样待他们未免太冷酷

了。接着，她问他可不可以不按平日那样，等到比三点钟晚一点儿的时候再吃饭，他同意了，她这才着手实行自己的计划去了。

她决计要立刻到主教公馆去一趟，可能的话，要在普劳迪夫人能够见到斯洛普先生之前这么做，而且她要根据普劳迪夫人接待她的态度或是显得恭顺、忧郁、可怜，或是显得愤怒、凶暴、苛刻。

她对自己的能力十分有信心，又给十四个儿女的迫切需要加强了，所以觉得自己能够穿过大群大群主教的仆人，倘有需要，还能够强行闯到这样欺负了她的那位夫人的面前。她对于这么做并不惭愧，并不害臊，也不怕什么会吏长。如果她得不到补偿与正义，她就要象她对丈夫所说的那样，把她的委屈在市场上哭诉一番，让大家全都听见。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副牧师在这种事情上羞羞怯怯，这也许是正常的。一个实在并不需要什么，但是还想弄个较好的圣职的生活舒适的教区长，私下里体体面面地办理他的事务，这也许并没有错。可是奎瓦富太太有十四个儿女，早已不会感到羞怯，而且在有些事情上，早已不顾体面了。如果要使她受到斯洛普先生提出的这种委屈，那也决不能私下里这么做。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件事。

在奎瓦富太太当时的心情里，她对自己的服装不会过份在意。她把帽子的带子在下巴底下系好，把围脖儿披在肩上，拿起家里的那把旧布伞，出发到巴彻斯特去了。到主教公馆走一趟就奎瓦富太太说来，可不象我们在普勒姆斯特德的朋友们那么容易。普勒姆斯特德距离巴彻斯特九英里路，布丁谷只有四英里。但是会吏长可以吩咐人预备好四轮大马车，他的快步如飞的红棕色骟马在一小时内就可以把他送进城里去。布丁谷牧师公馆的马车房里没有四轮大马车，马厩里也没有红棕色的马儿。

除了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旅行方法①外，布丁谷的居民没有其他的旅行方法。

奎瓦富太太是一个身材臃肿笨重的女人，年纪已经不轻，也不善于步行。在厨房里，以及在家中的寝室里，她是相当活跃的，但是她的步伐却不适合在大道上行走。八月一天的中午，走到巴彻斯特再走回来，这就她来说即使不是全然不切实际的，至少也是一件可怕的工作。在教区里通往城市的大道上，离开牧师公馆大约半英里路外，住着一个和善正派的农民，在现世生活中相当富裕，对未来却十分关心，因此他经常上教区教堂去。以前，奎瓦富太太碰到家里有些比较迫切的困难时，曾经向他呼吁，结果总不是空手而回。这时候，她也就是来到了他的门前，向他的妻子解释说，自己有一件极为紧急的事需要立刻到巴彻斯特去，请求萨布索伊农民②用他的马车③送她上那儿去。这个农民并没有拒绝她的计划。等王子④给套上车以后，他们便出发了。

奎瓦富太太并没有提起她这次进城的目的，农民也没有问上一些不恰当的话，使自己出力而不讨好。她只请他让自己在通进城去的那道桥那儿下车，然后过上两小时，再在同一个地点前来接她。农民答应按约定好的时刻准时到来。这位太太拄着雨伞，抄近路朝大教堂区走去，几分钟便到了主教的门口。

先前，她对于即将进行的会谈并不感到害怕。她只感到愤慨，渴望把自己的要求一下倾吐出来，并且说明自己所受的委屈，要是那些要求得不到充分承认的话。可是现在，她处境的困

① 指步行。

② 萨布索伊，原文为 Subsoil，有“下层土”的意思。

③ 马车，原文为 tax-cart，系当时农民常用的一种两轮敞篷马车。

④ 马儿的名字。

难使她有点儿不安。以前，她上主教公馆来过一次，不过那次是来感恩致谢的。凡是因为受了恩惠，感恩致谢的人，总觉得容易进入大人物的门厅。对于请求人家帮助的男人，甚至是女人，情况就不总是这样。而对于那些要求履行已经作出的诺言的人，进门就更为不易了。

奎瓦富太太对于处世之道学起来并不迟钝。这一切她全都知道。她还知道她的布伞和几乎破旧的围脖儿，在公馆仆人们的眼里不会受到尊敬。如果她过份谦卑，她知道自己决不会成功的。要想凭她肩头围的这样一条围脖儿和头上戴的这样一顶帽子傲慢不逊地压住那些仆人，那需要比她个人生来一贯的举止出色得多的作风。这一点奎瓦富太太也很知道。她非得先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位上流人士，一位牧师的太太，同时还得殷勤随和，博得他们的好感。

这个可怜的女人，到了要实行她这项冒险计划时，只知道用一种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她也就这么办了。布丁谷家里钱虽然很少，她身上却还收着半克朗。为了满足普劳迪夫人从京城里带来的那个高大个儿① 仆人的贪心，她牺牲了这半克朗。她说，她是布丁谷的奎瓦富太太，是奎瓦富牧师先生的妻子，这会儿想见见普劳迪夫人。真个的，她简直非见见普劳迪夫人不可了。詹姆斯·菲茨普勒什② 脸上的神色还不止是半信半疑，他不知道女主人是否出去了，是否正有事忙着，或者是否还在卧室里。他想她很可能会由于这些原因中的一项，或是一个什么其

① 高大个儿，原文为 sesquipedalian，在拉丁文中是“一尺半长(的字)”的意思，又可作“好用长字”解。这儿，作者大抵是用作“身材高大、很有气派”的意思。

② 詹姆斯·菲茨普勒什(James Fitzplush)，当时仆人常用的名字，见本书第13页注②。

他的缘故而不见客。但是奎瓦富太太说，在他去向普劳迪夫人的女佣人询问时，她可以坐在接待室里等候。

“你瞧，兄弟，”奎瓦富太太说，“我非见见她不可。”说着，她把名片和半克朗——想想看，读者，想想看，她最后的半克朗——递到了那个人的手里，自己在接待室里一张椅子上坐下。

是这笔贿赂使她获得了成功，还是主教夫人当真乐意接见这位牧师的妻子，眼下来询问是毫无用处的。仆人走回来，请奎瓦富太太跟着他去，随后就把她领到了主教区女主人的面前。

奎瓦富太太顿时便瞧出来，她的女赞助人心境正好。她一脸得意扬扬的神色，眉宇间也焕发着大权在握所带来的欢乐。那天上午，她丈夫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曾经和她争论了一番。他收到一封邀请信，邀他到大主教公馆去盘桓上两天。他心里很想去。但是在大主教的信里，一句也没有提到他是一个已婚的人，倘使他要去，那么他就只好独个儿去。这一条件会对这次访问提出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或者会使乐趣大为减少，倘使他能够不管普劳迪夫人独个儿前去的话。可是这一点他却办不到。他不能仅仅告诉夫人他大概星期六回来，吩咐人把皮箱收拾好，带着贴身仆人便出发。有些人——我们可不可以说，有些恶魔？——是这么做，而有些妻子——我们可不可以说，有些奴隶？——是容忍着这种待遇。但是普劳迪博士夫妇却不是这一类人。

主教旁敲侧击地说了一气子，使夫人明白他很想去。夫人却直截了当地让主教明白，这是她决不同意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来重复一下双方所使用的论点，也无需把结果记录下来。结了婚的人会很清楚地理解，这场战斗是如何战败与获胜的。单

身的男女只有在通过阅历知道了这种教训以后，才有可能理解。当奎瓦富太太被领进普劳迪夫人的房间时，那位夫人刚从她丈夫那儿回来几分钟。不过在她离开以前，她曾经看着丈夫给大主教的信写好了复信并且封上。难怪她在接见奎瓦富太太时，脸上笑容可掬了。

她顿时便提到了来客最关心的那个话题。"哟，奎瓦富太太，"她说，"你们还没有决定多会儿搬进巴彻斯特来吗？"

于是"那个女人"，象她一两小时前所叫唤的，立刻又具有可以给一位主教夫人增光的种种美德了。奎瓦富太太立刻看出来，自己该做的是显得叫人可怜，显得满怀愤怒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说真的，什么好处也得不到，除非她可以陪同她的赞助人一块儿愤怒的话。

"啊，普劳迪夫人，"她开口说，"我恐怕我们压根儿就不进巴彻斯特来了。"

"为什么不呢？"那位夫人尖声问，顿时便把笑脸和殷勤的态度收敛起来，以敏捷麻利的方式转向正经事，因为她一眼便看出来事情很重要。

接着，奎瓦富太太便把事情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在她讲述着自己所受的委屈的历史时，她注意到，她越是着力倚赖斯洛普先生，普劳迪夫人的额头就越显得阴沉，不过这种阴沉对她的事情并不是有害的。那天早晨，斯洛普先生在布丁谷牧师公馆的时候，她曾经把他看作是这位女主教的奴才。现在，她觉察到他们是对头。她毫无任何痛苦或羞愧地暗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时候，她只有一种感情，那是仅限于她自己家族的。只要她能够迂回曲折地把丈夫送进养老院院长的住宅去，她对于在主教公馆这些新来的人中怎样迂回曲折毫不在意。只要她能够获得

她非常想要的这个肥缺，她可不在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她把经过说了一遍。普劳迪夫人几乎是默不作声地听着。她说了斯洛普先生怎样哄骗她丈夫放弃了他的要求，还讲主教的意思认为，只有哈定先生一个人该当养老院院长。普劳迪夫人的额头变得越来越阴沉。最后，她从椅子上蓦地一下站起来，请奎瓦富太太坐在那儿等她回来，接着便大步走出房去了。

“嗳，普劳迪夫人，这是为了十四个孩子——为了十四个孩子。”这便是夫人把房门在身后关上时，传入她耳里的那个沉重压抑的声音。



第七章　普劳迪夫人搏斗了一场，败下阵去

自从普劳迪夫人大获全胜，走出丈夫的房间以后，这会儿几乎一小时还不到，然而她的勇气那么不屈不挠，因此她现在又回到那儿去，渴望再进行一场战斗。她对于她所认为的他的口是心非，感到十分气愤。在养老院这件事情上，他曾经那么清楚地对她作出了承诺。他在这一点上已那么彻底地战败了。普劳迪夫人开始感到，如果件件事情都得这样讨论和斗争上两次，甚至三次，那么主教区的工作就连对她说来，也是太使人受不了的。

她没有敲门便快步走进了丈夫的房间，发现他坐在办公桌前面，斯洛普先生坐在他对面。在他手里，捏着当她面写给大主教的那封信——它已经拆开了！是呀，他已经完全破坏了经她

认可后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封印。他们正坐在那儿秘密商议。显而易见，大主教邀请信的意义在遵照着她的指示辩论过一番，作出决定后，已经又给十分仔细地讨论过了！斯洛普先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微微哈了哈腰。这两个对头互相面对面望着。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在望着一个对头。

"关于奎瓦富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主教？"她说，一面走到桌子的头上，站在那儿。

斯洛普先生没有让主教答复，自己便回答道，"我今儿早上到布丁谷去了，夫人，我会见了奎瓦富先生。奎瓦富先生放弃了对养老院的要求，因为他现在知道，哈定先生渴望去接下他原来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我极力劝主教大人就委派哈定先生。"

"奎瓦富先生什么也没有放弃，"这位夫人用很蛮横的声音说。"主教大人向他作了保证，主教的话是非遵守不可的。"

主教依然一语不发。他急切地巴望使他的老对头在他的面前一败涂地。他的新盟友曾经告诉过他，就他来说，没有事情比这么做更容易的了。这位盟友如今在这儿，就在他的身旁，可以来帮助他，可是他却又有点儿泄气。以前一场场胜利的威望都不在你这方面，要想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一度被赶出鸡栏的雄鸡，要想再次鼓起勇气，称王称霸，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也许，我不应该干预，"斯洛普先生说，"不过——"

"你当然不应该干预，"那位发怒的夫人说。

"不过，"斯洛普先生没有理睬她插入的这句话，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劝主教不要轻视哈定先生的权利，是我应尽的职责。"

"哈定先生应该知道自己的意思，"夫人说。

"如果不把哈定先生再派到养老院去，主教不仅在主教区

里，就连在全国各地，都会引起不少的恶感。此外，再举一个较大的理由，主教大人，据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有义务使哈定先生那么虔诚、那么可敬重的一位教士感到满意。”

“那么养老院的安息日学校和星期日礼拜仪式又怎么样呢？”普劳迪夫人说，脸上露出了一种近乎讥笑的神情。

“我知道哈定先生并不反对安息日学校，”斯洛普先生说。“至于养老院内的礼拜仪式，这件事最好在他就职后再讨论。要是他坚持反对的话，那么恐怕这件事就非搁下不可了。”

“你在这种事情上心里倒很平静，斯洛普先生，”她说。

“我决不可能心里很平静，”他回答说，“心里远远不能平静，倘使我说的话或做的事，竟然使主教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轻率的决定的话。很清楚，在我上次会见哈定先生的时候，我误解了他——”

“同样清楚的，你也误解了奎瓦富先生，”她说，这会儿她真愤怒到了极点。“你和这些会面到底有点儿什么关系？谁叫你今儿早上到奎瓦富先生那儿去的？谁委托你去办理这件事的？你回答我，好吗，先生？——谁今儿早上派你到奎瓦富先生那儿去的？”

房间里一片沉寂。斯洛普先生本来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会儿正一手扶着椅背站在那儿。他起先显得很严肃，现在又显得很凶狠。普劳迪夫人象初进来时那样站在桌子头上。在她责问她的对头时，她用一只手以几乎超出妇女的气力拍打着桌子。主教坐在安乐椅里抚弄着他的大拇指，在他太太和他的家庭牧师互相争吵时，他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如果他们两人可以斗个明白，用不着他进行任何干涉，那将多么令人惬意啊！就主教区里的生活而言，让他们去斗个明白，让一个把另一

个完全打垮，这样他这位主教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应该跟着谁走了。不管是谁打垮了谁，他都可以很快慰地享受到清静，但是如果主教对谁胜谁负自己有个愿望的话，那么那个愿望肯定不是反对斯洛普先生的。

有句老话说，“跟你熟悉的恶魔打交道，总比跟你不熟悉的恶魔打交道好。”这句话也许很有道理，不过主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你回答我，好吗，先生？”她又说了一遍。“谁叫你今儿早上去访问奎瓦富先生的？”又停顿了一下。“你打算回答我的话吗，先生？”

“我想，在眼下的这种情况下，我最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普劳迪夫人，”斯洛普先生说。斯洛普先生嗓音里有好多种腔调，可以由他适当地运用。这些腔调中有装得很神圣的低音，有装得很神圣的高音。他这时候就使用了前一种。

“有谁派你去的吗，先生？”

“普劳迪夫人，”斯洛普先生说，“我很知道，我多么应当感谢你。我也知道，礼节上一位先生对一位夫人应当怎样。但是有一些比这两件都重大的事情需要加以考虑。假如我这会儿完全听凭它们来支配，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应当向主教负责的，除了他，任何人不能来问我。他已经批准了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我说，得到他的批准，还有我自己的，我就不需要任何别人批准，你可一定得原谅我这么说。”

传进普劳迪夫人耳朵里去的是些多么可恶的话啊？真个的，事情已经够清楚了。自己的阵营里发生了预谋的叛变。坏心眼的人不仅有了一点儿权柄就变得不肯听话，而且还公然传授和宣扬煽动叛变的言论。主教就职还不到十二个月，叛变已经在

主教公馆内很丑恶地露出苗头来了。除非她立即采取强硬的措施，把她觉察到的这场阴谋扑灭下去，要不然接下去很快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

"斯洛普先生，"她说，声音徐缓而庄重，和她先前的音调大不相同，"斯洛普先生，我想请你离开这间房。我想和主教单独讲几句话。"

斯洛普先生也觉得，一切都取决于当前的这次会谈。倘使主教现在再给他老婆控制住，那么他就会从此完全给束缚住了。目前这一时刻对于叛变特别有利。主教撕开了写给大主教复信的封印，从而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因此有一种恐惧心理影响着他。斯洛普先生曾经告诉他，他不应当为了任何顾虑拒绝大主教的邀请，他因此又有一种希望影响着他。他接受了奎瓦富先生的辞职，因此很怕和他太太再去谈论这件事。他是由人家鼓足了勇气，才坚持自己的意愿的。也许，他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直到一场完全的成功让他知道，取得成功是多么有可能的。这会儿正是胜利或溃败的决定性时刻。斯洛普先生也就是这会儿必须使自己成为主教区里的主子，要不然就只好辞职不干，重新去谋生路了。这一切他看得很清楚。在出了这样的事以后，他和夫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是不可能的了。倘若他一旦在她的吩咐下离开这间房，把主教撇在她手里，那么他大可顿时收拾起皮箱，向主教的种种荣誉，向波尔德太太和内罗尼"夫人"告别。

然而，当一个女人吩咐他离开时，坚持他自己的立场，或者当一位妻子表示希望和丈夫私下谈谈时，他继续以第三者的身份硬呆在人家夫妻之间，这都是不太好办的。

"斯洛普先生，"她又说了一遍，"我希望和主教单独谈谈。"

“主教为了教区里极端重要的事务唤我进来商议，”斯洛普先生说，一面不安地瞥了普劳迪博士一眼。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把一件事托付给主教，可是这一托付是非常不恰当的。“我恐怕要我在这时候离开他是办不到的。”

“你和我辩驳吗，你这忘恩负义的人？”她说。“主教，你替我请斯洛普先生离开这间房，好吗？”

主教摇摇头，但是当下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正是斯洛普先生指望他做的，而且总的说来，也是他积极地行使了夫权。

“主教，”夫人说，“是斯洛普先生离开这间房，还是我离开？”

这时候，普劳迪夫人走错了一着。她不应该提到自己也可以离开。她不应该表示，自己要主教把斯洛普先生撵出房的吩咐，可以不必立即照办。为了回答这样一句问话，主教心里自然说，既然必须有一个人离开这间房，也许还是普劳迪夫人离开的好。他心里这么说了，但是外表上，他又摇摇头，抚弄了一下大拇指。

普劳迪夫人肺都要气炸了。啊呀，啊呀！她要是能够象她的对头那样控制住感情，那么她就会象已往一贯的那样取得胜利了。可是人力所抑制不住的怒火支配了她，就象对其他的女英雄那样，于是她垮掉了。

“主教，”她说，“你给不给我个答复？”

他终于打破了他的沉默，表明自己是站在斯洛普一边的。“嗨，亲爱的，”他说，“斯洛普先生和我正有事忙着。”

这决定了一切，不再需要什么别的了。他已经登上了战场，经历了激烈的混战，遭到了敌人的炮火，并赢得了胜利。对于那些只要不愧于自己的人来说，成功来得多么容易啊！

斯洛普先生立刻看出来，自己获得了多大的胜利，于是扬扬得意地转脸望了那位战败的夫人一眼，这是她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宽恕的。这一点他可做错了。他应该很谦卑地望着她，用恭顺恳求的眼神请她不要动气。他应该用目光表示，他为自己的成功请求原谅，并且希望她宽恕他为了职责迫不得已采取的立场。这样，他或许可以使那个傲慢的胸怀多少平静一点儿，为未来的关系铺平道路。但是斯洛普先生不打算通过什么关系来控制。嗐，疏忽大意、毫无阅历的人啊！你能使那矮小的、颤巍巍的牺牲者跟占有他的这个女人离婚吗？你能规定让他们分居分炊吗？他和她难道不是夫妻①，他不是还非得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吗？你现在站稳立场，在她很不光彩地给赶出房间时扬扬自得，这是很不错，可是等那些帐幔放下时，等那顶坚不可摧的头盔给戴上时，等主教剩下的那一丁点儿英勇气概给头上的流苏吓唬住时，你能呆在一旁吗？等那位妻子想"和主教单独谈谈"时，你那会儿能闯进去吗？

不过就这时候来说，斯洛普先生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因为普劳迪夫人没再谈判，便离开了那间房，而且也没有忘记把房门在身后关上。接着，这两个新盟友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斯洛普先生说了不少使自己吃惊、使主教听得害怕的话。然而一个说了，另一个听了，都毫无恶感。现在大家全直言不讳了。牧师很明白地告诉主教，社会上大伙儿全认为他受到了太太的支配，他在主教区里的声望和名誉全受到了损害，要是他让普劳迪夫

① 他和她难道不是夫妻，原文是 Is he not flesh of her flesh and bone of her bone，直译是："他难道不是她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旧约·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作者此处故意更改一下亚当的话，说他是她的肉中肉，骨中骨，以资戏谑。

人干预不适合由女人插手的事务，那么他管保会陷入困境的。事实上，如果他不甩掉使他痛苦呻吟的枷锁，他就会变得为人所不齿。主教起先支支吾吾，想不承认斯洛普先生所说的话是实情。但是他的否认并不是强有力的，而且很快就停止了。不多一会儿，他便以沉默承认了自己的附庸身份，而且在斯洛普先生的帮助下，保证自己要改弦易辙。斯洛普先生也并没有说他自己不好。他解释说，顶撞一位夫人使他觉得多么伤心，这位夫人一向赞助他，在许多方面都待他很友好，而且事实上，就是她向主教推荐他的，可是如同他说的，他的职责现在决定了一切。他担任着一个受到特殊信任的职位，立即便对主教本人感到特别爱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心要求他应当顾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主教的利益，因此他才大胆明说出来。

主教完全听信了他这一番话，斯洛普先生也只希望他这么做。这一番话给斯洛普先生使用的药丸上了糖衣，使主教认为它不会象自己服了这么多年的另一种药丸那么苦。

"主教大人"象个听话的孩子那样，立刻便得到了奖赏。他奉命重写一封信给大主教，接受大主教的邀请，他顿时就这么写了。斯洛普先生可比夫人精明，他自己接过了这封信，准备亲手去把它寄掉。这一来，他使自我裁定的这一行为，尽可能肯定地成为 fait accompli①。他恫吓哄骗，想请主教立刻再写一封信给哈定先生，但是主教虽然暂时从妻子的手中解放出来，却还没有给斯洛普先生所奴役。他说，而且大概也说得不错，这样一个提议必须用某种正式的表格作出，眼下他还不准备在这种表格上签字，在他这么做之前，他想先会见一次哈定先生。斯洛普先生可以去邀请哈定先生来拜访他。斯洛普先生对自己的成就并

① 法文，意思是："既成的事实"。

不感到失望，这时候便走了。他先把口袋里收着的那封珍贵的信寄了，然后才去从事他的其他计划。我们只好在其他的章回中再去跟随他。

话说普劳迪夫人砰地一声把丈夫的房门关上，并从这一举动中得到了相当补偿以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奎瓦富太太那儿去。说真的，在遭到挫折的最初时刻里，她觉得没有脸再去见那位太太了。她这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战败了，坦白地说明王冕已经从她头上摘下，节杖① 已经从她手里给拿走了！不成，她得派人传个口信去给她，答应下一天或第三天写一封信给她。这样决定了以后，她便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可是到那儿又改变了主意。那个"神圣去处"的气氛多少使她恢复了勇气，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就象阿基里斯看到自己的盔甲就振奋起来，就象堂吉诃德握着自己的长矛就坚强起来那样，普劳迪夫人目光一瞥到丈夫的枕头，也就朝前看到了新的胜利。她是不会绝望的。这样作出决定后，她态度十分庄重，脸上又容光焕发地走下楼梯，到奎瓦富太太那儿去了。

主教书房里的那个场面，搬演起来时间要比叙说起来长。也许，我们并没有把谈话全部记载下。至少奎瓦富太太已经急躁起来，想着农民萨布索伊会不耐烦等候她了。正在这时，普劳迪夫人回来了。啊！在那个恳求人仔细看着这位了不起的夫人脸上的神态时，有谁能说出那位母亲的心是如何跳动的！她想看出那张脸上显露的是房屋、收入、舒适的生活和未来的富裕这种种的保证呢，还是持续不断、日益穷困的厄运。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妻子啊！那张脸上并没有多少可以安慰你的神色！

"奎瓦富太太，"夫人相当严肃地这么说，她并没有坐下，"我

① 节杖，原文是 sceptre，系帝王手中所拿的代表王权的手杖。

发觉你丈夫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软弱、很愚蠢。”

奎瓦富太太连忙站起身，想到主教夫人站着而自己仍旧坐着，这是很不恭敬的。不过夫人又叫她坐下，而且硬要她坐下，这样普劳迪夫人可以站在那儿对她讲大道理。一位先生坐着不动，让另一位站在他的面前，一般总认为是很不礼貌的。我们猜想这一条规则也适用于妇女。人们往往的确感到如此，但是我们要说，一个大人物要客人坐着，他自己站着讲话，这却从来没有产生出他所显示的那一部分不安，或是一部分含蓄的自卑感。教养方面的这样一个失礼行为，如果用英语表达出来，大意就是这样：“世上公认的礼节规定，我应该请你坐下。我要是不这么做，你会在世人面前对我提出指责，说我傲慢无礼。我得照着世上人们的做法去做。虽然如此，我待自己可不能和待你一样。你可以坐着，但是我不能和你一块儿坐下。因此，听我的吩咐，坐下，我站着来对你讲！”

这正是普劳迪夫人想要说的话。奎瓦富太太虽然当时心头太焦急，太慌乱，没有能这样来解释这一行动的全部意义，却还是感觉到了点儿它的大意。她非常惶恐不安，第二次又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

“请坐下，奎瓦富太太，只管坐着。唔，你丈夫办事过于软弱，过于愚蠢啦。自己不出力的人，人家可没法替他们出力，奎瓦富太太。我恐怕在这件事情上，眼下没法为你们尽力啦。”

“啊！普劳迪夫人——真是这样吗？”那个可怜的女人又跳起身来说。

“请坐下，奎瓦富太太。我恐怕在这件事情上没法再替你们尽力啦。你丈夫以一种极端莫名其妙的方式，竟然放弃了我奉命提议由他来担任的职位。主教自然指望他的教士知道自己的

意向。他最终会做点儿什么——我们最后会决定做点儿什么——我现在可说不上来。我知道你的家累多么重——"

"有十四个孩子，普劳迪夫人，十四个！几乎没有粮食，——几乎没有粮食！这对一个教士的儿女说来，是很艰难的。这对一个一贯正正当当工作的人说来，是很艰难的！"她并没有就自己说上一句话，不过泪水扑簌簌地淌下她那粗糙的大脸蛋儿，八月间大道上的尘土本来已经在她脸上留下些痕迹了。

在这些篇幅中，我们并没有把普劳迪夫人描绘成一个讨人欢喜或和蔼可亲的夫人。我们并没有意思想使读者对她具有很大的好感。根据常规，所有的小说全应当有一位男的和一位女的天使，以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魔鬼。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本书中也来遵守这条规则的话，那么女魔鬼这个人物必然会给人认为是落在普劳迪夫人的身上。不过她可并不是恶劣透顶的。在那个硬邦邦的鲸骨胸衣里倒还有一颗心，虽然或许并不很大，而且很不容易打动。然而，奎瓦富太太却打动了它，同时普劳迪夫人表明自己还是一个女人。我们且不来妄加议论，说这是因为那十四个很可能没有粮食，也几乎衣不蔽体的儿女，还是因为那位父亲工作做得很不错，再不然就是因为这位母亲当时脸上尘土与泪水纵横。反正普劳迪夫人是给感动了。

她并没有象别的女人可能会做的那样，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来。她并没有把科隆香水递给奎瓦富太太，也没有吩咐人送一杯酒来给她①。她并没有把她领到自己的梳妆台那儿去，让她用刷子、梳子、毛巾和水整一下容。她并没有说一些和蔼、简短的话，十分亲切地哄得她又平静下去。奎瓦富太太尽管容貌粗陋，却象国内随便哪个女人一样，对这种亲切的小照顾也会作出

① 因为奎瓦富太太哭了一通，有可能会昏厥过去，所以这么说。

反应的。但是主人并没有想给予这种种照顾。与此相反，普劳迪夫人用一只手啪地一声拍了一下另一只手，说——并没有发誓，因为她是一位夫人，又是一个严守安息日的基督徒和一位女主教，她不能乱发誓，——只严肃郑重地说，她"决不让它得逞。"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决不让答应授予奎瓦富先生的职位，给斯洛普先生的背信弃义和她丈夫的软弱无能哄骗走。她很快就把这种意思向奎瓦富太太说了。

"你丈夫干吗这么傻，竟然上了那个人给他布下的圈套？"她说，这会儿已经不那么傲慢自大，正挨近她的客人很亲密地坐下了。"要是他不是这么傻，没有什么事能阻止你们上养老院去的。"

可怜的奎瓦富太太很乐意当着丈夫的面亲口指责他软弱，也许她对儿女们讲到他时，也不总象本来会显出来的那么敬重。但是她压根儿不喜欢听别人骂他，所以这会儿替他辩白起来，解释说他自然是把斯洛普先生当成普劳迪夫人自己派出的一位朋友，又说因此奎瓦富先生要是怀疑起斯洛普先生所说的话来，那么他就会是对她不尊敬了。

普劳迪夫人这样气平下以后，又说了一句，她"决不让它得逞，"最后又保证说，自己将在主教公馆内发挥最大的影响，尽最大的能力，坚持委派奎瓦富先生，这样才把奎瓦富太太打发回家去了。在她重复了一遍"坚持"这个词儿时，她想到了戴着睡帽的主教，于是抿起嘴唇微微摇了摇头。啊！抱负不凡的牧师们，听到 nolo episcopari 这句话① 就觉得十分悦耳的牧师们，你们有谁乐意按照这种条件当上主教呢？

① 见本书第13页注①。

奎瓦富太太乘坐那个农民的马车转回家去，心情确实并不轻松，不过颇为满意地想到，自己到主教公馆来一趟还是做对了。

第八章　一个恋爱的场面

斯洛普先生象我们所说的那样，带着相当得意的心情离开了主教公馆。他倒并没有认为他的困难已经完全过去，他并没有这样自骗自，不过他觉得自己的第一着走得很好，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走得最好的，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责怪自己的地方。他首先把写给主教的那封信寄了。这件事办妥以后，他便着手去促进他已经取得的利益。如果波尔德太太在家的话，他就会去拜访她的，但是他知道她呆在普勒姆斯特德，于是便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他相信，这会是一长列温柔旖旎的通信的开端。

亲爱的波尔德太太——你一定完全了解，我目前不能写信给令尊。我衷心希望我能，并且希望消除误会的那一天不会太远，我们会彼此了解的。不过我不得不很高兴地先写上几行来告诉你，奎瓦富先生今天当着我的面已经放弃了他对养老院院长职位的任何权利，主教告诉我，他的意思是一定要请你的受人尊敬的父亲出来担任。

他目前大概和你一起也在那儿作客。烦你代我向他致意申候，并请他星期三或星期四十时至一时之间来见一次主教。这是主教的意思。倘使你可以赐给我一封短信，说明哈定先生哪一天什么时候方便，我一定照料着吩咐仆人，

他一到立刻请他进来。也许，我不应再多说什么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告诉令尊，主教和他之间不会讨论任何关系到他乐于如何执行职务的问题的。就我而言，我深信没有一位教士会做得比他从前或者今后更令人满意的。

先前有一次，考虑到令尊的年龄和我自己的年龄，我是轻率的、过于急躁的。我希望他现在不会拒绝我的道歉。我仍然希望，在你的帮助和虔诚、亲切的辛劳下，我们可以在那个古老的基金组织下面附设一所安息日学校，使它靠了上帝的恩典与协助，可以造福本城的贫民。

你会立刻看出来，这封信是机密的。当然，信的内容使它不得不如此。不过同样地，这封信除了你看，令尊当然也可以看，只要你认为给他看看合适的话。

希望我的宝贝、小朋友小约翰身体和先前一样结实，——可爱的小家伙。他还对那些柔软秀美的长发继续发动粗暴的袭击吗？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巴彻斯特的友人非常想念你，但是在这个真正炎热的日子里，如果嫉妒你逗留在鲜花与田野之间，那将是太不近人情的。

请相信我，亲爱的波尔德太太，

奥巴代亚·斯洛普谨启。

星期五于巴彻斯特。

这封信总的说来（考虑到斯洛普先生希望和爱莉娜显得十分亲密），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是不该提到那些长发。真个的，除非关系很亲密，否则先生们写信给女人，是不会谈到她们的头发的。可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斯洛普先生知道这一点。

他渴望在信里流露出点儿爱慕之情，然而他又认为那样不大慎重，因为他知道这封信会给哈定先生看的。他本来会坚持说，这封信是绝密的，除了爱莉娜以外，不让任何别人看，倘使他认为这样一道禁令会遵守的话。他因此约束住了自己的热情，没有在信尾署名时写上“你的亲爱的”①，只满足于对头发的那句赞美话。

他写好信后，亲自送到波尔德太太的家里去，在那儿从仆人口中听说到，那天下午有些东西要送到城外普勒姆斯特德去，于是作了许多叮嘱，才把信交到了她② 的手里。

我们现在先尾随着斯洛普先生，以便跟他一起度过这一天，然后再在下一章里回到他的这封信和信的重大命运上。

有一支老歌谣就求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

摆脱了旧欢，
再重新恋爱，是为得宜。③

斯洛普先生对这句至理名言的明智之处一无所知，因此写完给波尔德太太的这封信后，便看望内罗尼“夫人”去了。真个的，我们很难说哪个是旧欢，哪个是新恋，因为斯洛普先生几乎是同时迷恋上这两个人的。也许，他认为给弓上面装两根弦并没有什么害处。可是丘比特的弓上面装上两根弦，对于他用来帮助的那个人一向是危险的。一个人应该记住，他往往会驼子跌筋斗，两头都落空。

---

① 这是英美人写家信时结尾常用的套语。
② 指女用人。
③ 这是苏格兰民歌《祝远方的亲人健康》(Here's a health to them that's awa')中的一句。

但是按实在说，斯洛普先生追求波尔德太太，是遵循着他的善良的本性，而他追求那位“夫人”则是顺从着他的邪恶的本性。要是他赢得了那个寡妇，折磨了她，谁也不会来责怪他。啊，读者，你、我，还有爱莉娜的其他朋友会十分厌恶与失望地看待这样一个求爱成功的经历，不过我们会对爱莉娜而不会对斯洛普先生生气。男女主教、教长、牧师会和全体大会中主教区的教士们，对于这样一个结合找不出半点不以为然的地方来。教士会议，那个神秘、有力的宗教会议本身，也一点儿不能对它有所争议。每年获得一千镑，还有一位美貌的妻子，这压根儿不会损害到在讲道台上使人着魔的那个人的嗓音，或是贬损那位模范教士的虔诚宽厚的美德。

可是他跟内罗尼“夫人”的来往，就不大可能是这种性质的了。首先，他知道她丈夫还在，因此他不能正正当当地向她求婚。其次，即使他可以正正当当地向她求婚，她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他这么做。她不但没有妆奁，而且由于不幸的事故，也不适合挑选了来做一个需要一位得力配偶的男人的妻子。斯洛普先生知道她是一个不能行走、毫无希望的跛子。

然而，斯洛普先生自己也管不住自己。他知道把时间花在斯坦霍普博士家的后客厅里是不对的。他知道那儿发生的一切，倘使走漏出去，就会彻底毁了他和波尔德太太的事情。他知道丑闻不久就会跟踪而来，在巴彻斯特的牧师们当中传播出一些消息，夸张的消息，讲到他对着那个女人低声倾吐的衷曲。他知道他这样做是违背自己生活中公认的原则的，违背他希望凭借了来取得更大成功的那些行为规则的。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他自己也管不住自己。热情——他有生以来——热情第一次强烈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

至于那位"夫人"，我们无法为她提出这种托词来，因为说老实话，她对斯洛普先生，并不比对在斯洛普之前拜倒在她脚下的二十个别人更为在意。她欣然地，不啊，贪婪地接受他的效忠致敬。他是到这时候为止巴彻斯特送到她网上来的最好的苍蝇，而"夫人"却是一个结出惊人的网来的大蜘蛛，不逮苍蝇就决不能生存。她在这方面的爱好是极其恶劣的，因为被她逮住的牺牲者对她并没有用。她不能凭借婚姻来吃了他们，象年轻的母蜘蛛那样，母蜘蛛的网常常是它们的母亲结成的。她也不能通过任何不大合法的自由放荡行为来吞没他们。她的不幸的苦恼使她根本没有希望跟情人一块儿逃走。你是不可能和一个需要三名仆人从沙发上抬起行走的女人一块儿私奔的。

"夫人"并没有给什么热情控制着。她的恋爱时期早已过去。她在早年就把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份柔情消耗尽了。在她那年龄，斯洛普先生还在想到欧几里得① 的第二部书和自己在学校食堂中没有偿付的帐单哩。就年龄而论，这位夫人要比这位先生小，可是就情感而论，就恋爱的常识，就卖弄风情而论，他却比她不知年轻上多少。对她说来，有一个男人拜倒在她的脚下是必要的。这是她生活中唯一习惯的刺激。她喜欢运用这种刺激给予她的力量，如今这几乎成为她的欲望仅有的粮食了。她常向姐姐夸口说，她可以把随便哪个男人变成傻瓜。姐姐和她一样，没有多一点女性温柔娇媚的情感，她好心肠地想到，对一个不能享受日常生活乐趣的可怜的病人来说，应该给她点儿这种娱乐才是正理。

斯洛普先生狂热地恋爱着，但是他自己简直不知道这种情

① 欧几里得(Euclid)，古希腊数学家。

形。“夫人”叉住了他，就象一个男孩儿把一只大甲虫叉在软木塞上那样，为的是可以欣赏他痛苦的拼命的转动。她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

斯洛普先生给自己身上增添了午后正式出访的教士可以佩戴的那种种装饰品，例如洁净的领带、洁净的手绢儿、簇新的手套，以及少量并非不需要的香水，然后在三点钟左右到博士家去拜访。大约在这个时刻，“夫人”几乎总是独自呆在后客厅里。母亲还没有下楼来。博士不是外出，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伯蒂也出去了。夏洛特无论怎样总离开那间房，要是有人专诚来拜访她妹妹的话。这就是她对宽厚友爱的看法。

斯洛普先生按着惯常的那样，要求见见斯坦霍普先生，仆人也按着惯常的那样，告诉他“夫人”在客厅里。他于是走上楼去发现她象一贯发现的那样，躺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一卷法文书，桌上放着一只敞开的精美的嵌花小文具盒。他走进房的那会儿，她正在那里写点什么。

“哟，朋友，”她说，一面隔着桌子把左手伸出来给他，“我没有料到你今儿会来，所以这会儿正在写信给你——”

斯洛普先生握住那只柔软、白皙、娇嫩的手，——这只手可真柔软、白皙、娇嫩——把自己长着红发的大脑袋俯下来，亲了亲。那可真是一幕值得观赏的景象，一件值得记载的大事（如果作者能恰当地这么做的话），一幅值得描绘下来的图画。斯洛普先生身材高大，笨拙不便，一心想追求这个女人，所以显得拘谨不安。夫人却是白皙的（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娇柔的、浑身上下都是美好雅致的。那只手握在他的手里，看上去象一朵玫瑰花搁在胡萝卜当中。当他去亲那只手时，他看上去就象一头牛在它的粮草中发现了那么一朵花时所会做的那样。她则象一位

卧倒的女神一样优美，而且还和维纳斯向阿多尼斯①求爱时必然显露的那么冷静沉着。

啊，这么优美、这么艳丽的人儿竟然堕落下去，把自身的精力浪费在这样的事情上！

“我正在写信给你，”她说，“现在，我乱涂的这些话可以扔进废纸篓去啦。”说着，她从桌上拿起那张金边的信笺，仿佛要撕掉那样。

“真个的，千万别扔掉，”他说，一面把半呫重的肉体②压在那张心爱的信纸上来拦住她。“你写给我看的东西，‘夫人’，决不可以这样玷污了。”他拿起那封信，把它放在“胡萝卜”当中，欣赏了一下，然后便读起来。

“啊呀！斯洛普先生，”她说，“我希望你的意思总不见得是说，你把我写给你的废话全都保存着。我有一半时间全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些什么。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那些东西只适合扔进火炉里去。我希望你没有保存信件的这种讨厌的习惯。”

“我至少没有把那些信扔进废纸篓去。倘使它们命中注定该毁灭，那也让它们好好地消灭，在柴堆上烧掉，象黛多③从前所做的那样。”

“当然还用一支钢笔刺穿了它们，”她说，“好使这个比喻更为贴切。在我知道的所有妇女中，黛多夫人大概是最糊涂可笑

---

① 阿多尼斯(Adonis)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钟爱的美少年。莎士比亚著有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

② 呫，英国重量名，用来表示体重，一呫等于十四磅。

③ 黛多(Dido)，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的史诗《伊尼特》中迦太基的女王。她被伊尼斯遗弃后，用衣服和盔甲堆成一大堆，走上去，扑倒在伊尼斯的剑上自杀身亡，所以下文“夫人”提到“一支钢笔……”。

的。她为什么不象克利奥帕特拉①所做的那样呢？她为什么不调出她的船只来，坚持和他一块儿走呢？她经受不起丧失掉她凭诈骗得到的土地，可是她又经受不起丧失掉她的情人。因此她两头全都落空。斯洛普先生，不论你做什么事，决不要把恋爱和公事混到了一块儿。”

斯洛普先生羞得脸红到了眼眶边，泛过斑驳的额头，一直红到了发根那儿。他心里肯定，“夫人”管保知道了他对波尔德太太的全部用心。他的良心告诉他，自己被人家发现了。他的判决即将给宣布出来，他这就要为自己的表里不一受到惩罚，遭到眼前这位美人儿的拒绝了。可怜的人啊！他做梦也不大会想到，倘使他对波尔德太太的用心给“夫人”知道了，那只会给这个女人的娱乐增添上兴趣。使斯洛普先生拜倒在她的脚下，把一个教士变成一个大傻子来显示一下她的威力，并且这样来证明，宗教就连对一个信教的人的热情也没有多少控制力，从而来满足一下她自己不信宗教的立场，这一切全都不错，但是如果可以使她知道自己同时还在把她的牺牲者从另一个人的身旁引诱开，那会使她感到更大的喜悦，那另一个人的爱情倘若给他获得了的话，从各方面看来对他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说真的，“夫人”凭着她这样一个女人的敏锐本能，确实发现了斯洛普先生一心在想跟波尔德太太结婚，不过她提到黛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但是她从自己情人臊红了的脸上立刻看出来，他心里想到了什么，于是迅速利用了它一下。

她正眼盯视着他的脸，并不是气恼地，但也没有笑容，只是

---

① 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中，克利奥帕特拉坚持要陪同安东尼去参加阿克修姆的海战，结果在战斗正酣时，竟率领自己的舰队逃走。

一个强烈的、咄咄逼人的注视，随后她举起一只食指来，微微摇摇头，说：

“不论你做什么事，我的朋友，决不要把恋爱和公事混到了一块儿。要么坚守着你的财宝和金库，要么就象个真正的人那样追随着你的情人。不过决不要两件事都想做。要是你这么做，你就不得不伤心已极地死去，象可怜的黛多那样。斯洛普先生，你要哪样呢，爱情还是金钱？”

斯洛普先生在即席讲道中碰到动人的事情时，通常总能很快就作出一个引起怜悯的答复，但是这会儿他却并不那么敏捷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说一句机灵话，一句还可以打消掉他的情人思想中存在的那种印象的话。可是他又相当烦恼，不知怎么说是好。

“爱情，”他说，“真正炽热的爱情，必然是一个人所能感觉到的最最强烈的激情，它必然控制住一切其他的愿望，把一切其他的事情全都撇开。不过就我来说，爱情决不会产生那样的影响，除非我的爱情得到了答复的话。”他说着深情款款地瞟了“夫人”一眼，用意是想弥补起他的话里的种种不足之处来。

“接受我的劝告，”她说。“别去管爱情。说到头，爱情又是什么呢？几个星期的美梦。这就是它的全部欢乐。一辈子的失望，这就是它的内米息丝①。有谁曾经在真正的相爱中得到好结果呢？爱情上的好结果就表明爱情是虚伪的。真正的爱情总是令人沮丧的或令人悲伤的。朱丽叶的爱②，海第的爱③，黛多的爱，结果全怎样了呢？特罗依勒斯④爱上一个女人，结果就不再是个男子汉了。”

“特罗依勒斯爱上一个女人，并受到了愚弄，”这个比较有丈夫气概的家庭牧师说。“一个男人可以爱上一个女人而又不是特

罗依勒斯。女人也并不全是克雷西妲。"

"对，女人并不全是克雷西妲。欺骗撒谎的并不总是女人。伊莫琴⑤是忠诚的，但是她得到了什么报酬呢？她丈夫认为自己不在的时候，她就成为第一个接近她的男人的情妇。苔丝德蒙娜⑥是忠诚的，结果却给窒息死了。奥菲莉亚⑦是忠诚的，结果竟然疯了。恋爱中并没有幸福，除了在一部英国小说的结局里。可是在财富、金钱、房屋、土地、家具什物等等方面，在世上所有美好的物品方面，不错，在这些物品方面，有某种有形的东西，某种可以保留与欣赏的东西。"

"不啊，"斯洛普先生说，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对这么反常的一种见解，提出某种不以为然的意见来，"世上的财富不会使任何人幸福的。"

"那么什么会使你幸福呢——你——你？"她撑起身子，隔着桌子着力地对他这么说。"你从什么来源去寻求幸福呢？不要说你不寻求幸福。我不会相信的。这是每个人毕生寻找的东西。"

"而且这种寻找总是白费气力的，"斯洛普先生说。"我们在世上寻找幸福，可实际上我们应当满足于希望将来在天上得到

---

① 内米息丝(Nemesis)，希腊神话中的报应女神。

② 朱丽叶(Juliet)，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

③ 海第(Haidee)，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中的人物。

④ 特罗依勒斯(Troilus)，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他爱上了年轻美貌的寡妇克雷西妲(Cressida)，但克雷西妲后来抛弃了他。英国作家乔叟著有诗体传奇《特罗依勒斯和克雷西妲》。莎士比亚也著有剧本《特罗依勒斯和克雷西妲》。

⑤ 伊莫琴(Imogen)，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Cymbeline，1609)中的女主人公。

⑥ 苔丝德蒙娜(Desdemona)，莎士比亚戏剧《奥瑟罗》中的女主人公。

⑦ 奥菲莉亚(ophelia)，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伊莫琴、苔丝德蒙娜和奥菲莉亚都是忠于情人的女子，结果都因为情人而受害。

幸福。”

“嗳，你宣讲一种你知道自己也不相信的学说。你们大伙儿全是这样。如果你知道世上并没有幸福，你为什么渴望做主教或是做教长呢？你为什么要土地和收入呢？”

“我具有一个男人天生的雄心壮志，”他说。

“你当然有，还有那些生来就有的热情，因此，我说你不相信自己宣讲的学说。圣保罗是个狂热的信徒。他相信，为的是他的雄心壮志和热情没有和他的信念发生冲突①。东方那个半生都直立在柱子上的狂热的人，也是如此。至于我，凡是不通过外表的迹象来使自身明白的信仰，我全不相信。凡是不通过讲道人躬行实践来使其成为可取的讲道，我全认为是不诚实的。”

斯洛普先生大吃一惊，心头十分害怕，不过他觉得自己没法回答。他到这儿来既然是为了想干魔鬼的勾当，怎么能又站起来宣讲基督的教训呢？他是个忠实的信徒，要不然这对他就会一个大不值。他对大多数事情全很大胆，但是他却不敢把主说的话当作儿戏。这一切“夫人”心里全很明白，而且看到她的大甲虫在她的别针上旋来转去，还感到十分有趣。

“你的才气使你很喜欢这样的辩论，”他说，“不过你的情感和你的理性并不赞同这种辩论。”

“我的情感！”她说，“要是你以为我有这么一种玩意儿，那么你就完全误解了我的为人。”说到头，“夫人”所说的话里并没有多少是虚假的。如果斯洛普先生听任自己受到欺骗，那是他自己的过失。没有什么会比她讲到她自己时更坦率的了。

那张小小的写字台和她的文具盒还放在她的前面，可以说

①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我（圣保罗）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弃绝了。”这便是一个例子。

是抵挡敌人的一道壁垒。她坐得几乎从来未有过的笔直，他端过一张椅子来紧挨着沙发，因此他们之间只有桌子的一角分隔开。在她说话时，她一只手恰巧搁在桌子上，在斯洛普先生回答她时，他便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了她的手上面。

"没有情感！"他说。"这是你对自己提出的最大的控诉了，这种控诉我无法证明你有罪——"

她把手抽了回去，不是急促地、气恼地，仿佛被他这么一接触就受到了侮辱那样，而是轻轻地、徐缓地。

"在这件事上，你没有资格作出判决，"她说，"因为你并没有审问过我。没有。别说你打算这么做，因为你知道自己并没有这样的用意，说真的，我可也没有。至于你，你应该在发了誓就会促成一件实质性事情的场合发誓①，而不要追求一个我这种人的幽灵般可怕的爱情——"

"你的爱情简直可以满足一位君主的美梦，"斯洛普先生说，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说一位大主教，斯洛普先生，"她说。可怜的人儿！她待他太狠心了。他听她提到自己的职业，在软木塞上又转了回来。然而，他极力想笑笑，轻声地指责她在一件对他如此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开玩笑。

"哟——你们男人把我们当作多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她回答。"你们怎样尽情地愚弄我们，而在所有的男人中，你们教士讲起哄骗人家的甜言蜜语来最流利。现在，斯洛普先生，大胆地、公然地望着我的脸。"

斯洛普先生于是用恋恋不舍的目光注视着她。在他这么看

① 指正式结婚。

着她时，他又伸出一只手去想握住她的手。

“我叫你大胆地望着我，斯洛普先生，不过把你的大胆仅仅限于你的目光。”

“啊，马德琳！”他叹息了一声。

“唔，我的名字是叫马德琳，”她说，“不过除了我自己家里人以外，平时没有人这样叫过我。现在，望着我的脸，斯洛普先生。你是不是要我明白，你是在说你爱我？”

斯洛普先生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如果他上那儿来有什么预先想好的计划的话，那么他的用意是向这个女人求爱，而又不说出什么这样的话来。然而，如今要否认他的爱，那实在是办不到的。他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着沙发意乱神迷地双膝跪倒，发誓说自己确实怀着超出人类之爱的感情爱上了她。

“夫人”简直若无其事或毫无惊讶神色地接受了他这一坦白。“现在，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她说。“你打算多会儿和我的亲爱的朋友爱莉娜·波尔德结婚呢？”

可怜的斯洛普先生万分痛苦地兜过来转过去。在他眼下所处的情况中，要他知道该怎么回答，实在是很困难的。然而，没有一个答复会是对自己最确切的谴责。他还不如对提出来的指控立即认罪的好。

“你干吗要指控我这样弄虚作假呢？”他说。

“弄虚作假！我根本没说什么弄虚作假。我先前没有指控你，现在也没有。请你不要对着我为自己辩护。你发誓说你非常爱好我的容貌，可是你很快就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啦。我觉得这多少是一份荣幸。你非得对波尔德太太去为自己辩护。这件事你会觉得很困难，除非，真个的，除非你可以不让她知道的话。你们这些教士可比其他的人机灵。”

"'夫人',我告诉过你,我爱你,可你现在要奚落我吗?"

"奚落你。愿上帝降福给这个人,他要什么呢?来,有空的时候,回答我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没有思考就回答,而是从容地,经过仔细考虑以后,——你难道不预备和波尔德太太结婚吗?"

"我没有这意思,"他说。而在他这么说着时,他几乎以一种痛恨的心情恨这个女人,可他又禁不住以一种疼爱的心情爱上了她。

"不过你一定很崇拜她罗?"

"我并不,"斯洛普先生说,对他讲来,"崇拜"这个词特别令人厌恶。"夫人"早就料到情况会是这样了。

"我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她说。"你难道不爱慕她吗?在我看来,她是最完美的英国美人儿了。再说,她还很富裕。我早该想到她正是会吸引你的那种人啦。嗨,斯洛普先生,让我就这件事来给你提点儿意见。和那位妩媚的寡妇结婚!她会成为你的儿女们的一位好母亲,以及一位教士家的一个绝好的主妇的。"

"啊,'夫人',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无情呢?"

"冷漠无情,"她说,把先前使用的戏谑的嗓音改换成一种表达出诚挚情感的腔调。"这是冷漠无情吗?"

"我的心完全在你身上的时候,怎么会去爱另一个人呢?"

"如果这算是冷漠无情,斯洛普先生,那么要是我说我也以热情回答你的热情,你会怎么说我呢?要是我甚至用一位情人的誓言把你束缚住,每天要你在我的这张沙发旁边苦苦修行来赎罪,你会怎么想呢?我对一个男人的爱情又能回报点儿什么?嗳,亲爱的朋友,你没有认识到我的命运给我带来的情况。"

斯洛普先生这时候并没有一直跪着。在他倾吐了爱情以后，他就以自认为符合于他所取得的新身份的那种速度一下站起身，倚在椅背上。“夫人”方面突然流露出的这份柔情，使他简直不大受得了，他一时感到，为了肯定获得眼前这个美人儿的爱，他什么都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美人儿已经结婚，身残脚跛。

“我难道不能同情你的命运吗？”他说，这时候已经在沙发上坐下，用脚把桌子推开了点儿。

“同情那么接近于怜悯！”她说。“如果你可怜我，虽然我是跛子，我还是要把你从我面前撵开。”

“啊，马德琳，我就只爱你。”他一把又握住了她的手，拚命地连连亲着。这回，她并没有把手抽走，在他亲着时就坐在那儿，用两只大眼睛望着他，象一只大蜘蛛望着一只已经被牢牢逮住的大苍蝇那样。

“要是内罗尼‘先生’上巴彻斯特来了，”她说，“你乐意结识他吗？”

“内罗尼‘先生’！”他说。

“你肯把他介绍给主教、普劳迪夫人和那些年轻的女人吗？”她说，这时候又用上了斯洛普先生特别憎恶的那种讨厌的嘲弄声音。

“你干吗问这样一句话？”他说。

“因为你有必要知道，有一个内罗尼‘先生’。我想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

“那个坏蛋压根儿就不值得你爱。要是我认为你对他还保有一丁点儿爱情，我宁死也不会把我的感情告诉你，来使你分心啦。不会！要是你的丈夫是你最心爱的人，那么我或许会爱你，不过你决不会知道。”

"又说到我的心啦！瞧你怎么说。那么你是认为，如果一个丈夫不是他妻子心里最爱的人，他对她的忠诚就无权过问了，如果一个妻子不爱她丈夫，她就可以不再对他忠诚了。这是你作为英国国教的一位牧师，在这问题上所抱的见解吗？"

斯洛普先生内心里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摆脱掉这种亵渎，因为他觉得自己正在这样玷污自己的灵魂。他极力想从这个蛊惑了他的有害无益的海妖塞壬①身边挣脱开。但是他办不到。他无法再摆脱情网了。他本来指望从爱慕这个可爱的人儿中获得莫大的欢乐，可他已经发觉，他除了失望和内疚外，并没有得到什么。他碰上了死海的果子②，看起来非常美味可口，吃起来却十分苦涩，叫人恶心。他把果子放进嘴去，果子在牙缝之间变成了灰烬。然而，他却无法挣脱开。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她嘲笑他，奚落他的爱，侮辱他的软弱的宗教信仰。可是她又多少容他崇拜，而这种半推半就给他的热情增添了那么多的燃料，以致他那虔诚恭敬的全部泉水也无法把它扑灭掉。他开始感到气恼、愤怒、满腔怨恨。他考虑要讲一句严厉的话，一句可以刺痛她的嘲弄话，象她的嘲弄话刺痛他那样。他默不作声地站在她面前沉思了一会儿，心想如果自己指望抑制她的傲慢情绪，就必须做得甚至比她还傲慢才成，而且如果自己想要她拜倒在脚下来祈求他的爱，就应该对她淡焉漠焉才能征服她。这一切都从他的心头一掠而过。单就死板的知识而言，他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应该如何驯服一个女人。但是当他试图运用他的策略时，他就象个孩子一样一败涂地。在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交往中，死

① 海妖塞壬(Siren)，希腊神话中一个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歌声诱惑来往的船员，使船只触礁沉没。

② 死海的果子(the fruit of the Dead Sea)，西方古代传说，死海海滨产生的一种果子，外表很美，一摘下便化成了灰。

板的知识碰上了阅历又有什么希望呢？斯洛普先生炽热地、疯狂地、真诚地爱着，可是他从来没有玩过恋爱的游戏。"夫人"根本就不爱他，但是她对棋盘上的每一着都应付得了。这是菲利多尔①和一个小学生对阵。

这样她继续侮辱他，他也继续容忍着。

"为了爱情牺牲世上的一切吗！"她这么说了来答复他再次枯燥乏味地倾吐了一番他的爱，"同样的话多么时常给人说，多么一成不变地老是同样虚伪而不可靠！"

"虚伪而不可靠，"他说。"你难道是说我对你虚伪吗？你难道是说我的爱情不是真挚的吗？"

"虚伪？当然是虚伪的，和虚伪的老祖宗一样虚伪——如果，说真的，虚伪需要有一位祖宗，不是开天辟地以后自行生出来的话。你预备为了爱情牺牲世上的一切吗？让我们来瞧瞧，你乐意牺牲点儿什么。我可丝毫不在意婚姻的誓言。我发誓要爱护和服从的那个坏蛋——我想你管他叫坏蛋真太宽厚啦——他非常卑鄙，想起来只能叫人厌恶、恶心。在我内心的深处，我已经和他离了。对我说来，这就和年老的爵爷们冷眼旁观了好多个月他的放荡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一样。我可不在意世上的人们会说点儿什么。你乐意和我一样坦率吗？你乐意把我带回你家里去作为妻子吗？你乐意当着主教、教长和牧师们的面管我叫斯洛普太太吗？"那个受尽折磨的可怜人儿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不知说什么是好了。"什么！你不乐意这么做吗！那么告诉我，你乐意为了我的姿色牺牲的，是世上的哪一部分东西呢？"

"倘使你可以结婚，我明儿就把你领到我的家里去，不希望

① 菲利多尔（François Philidor，1726—1795），法国作曲家和国际象棋大师。

得到更高的荣誉了。"

"我可以结婚，"她几乎很带劲儿地这么说。因为尽管她对这个爱慕她的牧师只是假装关怀，并无真情，可是在她广泛地讲到恋爱与婚姻时，嘲笑和讥讽中却杂有一些真实的情感。"我可以，和风一样无拘无束。来吧，你乐意就这样娶我吗？让你的愿望得到满足，牺牲掉世上的一切，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人。"

斯洛普先生本应该相信她的话的。那一来，她就会犹豫不定。他便可以充分挫败她的这个提议。但是他并没有。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满心惊讶地站在那儿，用手抹着平直的红头发，睁大眼睛望着她的生气蓬勃的脸，同时想到，她的艳丽的姿色在他注视着时变得愈来愈艳丽了。"哈！哈！哈！"她大声笑了起来。"嗳，斯洛普先生，别再谈到牺牲世上的一切了。二十一岁以上的人，决不应当再想到这样一件事。你和我，倘使我们内心里还剩下有一点儿爱情的话，倘使我们心里还保留有一丝热情的话，就应该较为节俭地使用我们的情感。我们都已经不是在 premiere jeunesse① 了。世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的世界至少是如此。你可以得到各种待遇优厚的教区长职位，还有可能当上主教。来，坦白承认：你再一细想，不愿意为了一个跛脚女人的笑容牺牲掉这类东西了，是不是呢？"

他没法回答这样一句话。为了无论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他觉得必须沉默。

"来啊，"她说，"别跟我不乐意，别生气，因为我说出了一些无可否认的实情。啊呀，世故人情，如同我发现的，教给了我一些冷酷的实情。嗳，告诉我你原谅我啦。我们难道不是朋友了吗？"她说着又朝他伸出了手。

① 法文，意思是："青春的初期"。

他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握着她伸过来的手，探身向前。

"来，"她露出最甜蜜、最温柔的笑容——一个人要抵挡这种笑容，非得身披三重铠甲才成——说，"来，亲一下，保证原谅我。"她把手对着他的脸举了起来。他连连亲了几下，在她面前张开两手，仿佛想把他的宽恕施舍到献给他的那只手之外去。然而，她却设法抑制住了他的热情。就一个象这位可怜的家庭牧师这么容易受到诱惑的人来说，她的手无疑已经够了。

"啊，马德琳！"他说，"告诉我你爱我——你爱——你爱我吗？"

"嘘，"她说。"我母亲来啦。我们私下的谈话时间已经太长啦。你现在最好走吧。不过我不久就会再见到你，是不是呢？"

斯洛普先生答应说，他第二天一定再来拜访。

"还有，斯洛普先生，"她继续说下去，"请你回答我那封信。你已经拿去啦，不过我得说，在这两小时里，你却没有很赏光读一下。信上是讲到安息日学校和儿童们的。你知道我多么急于想让他们上这儿来。我自己特地在学习教义问答。下星期你一定得替我安排好。我无论如何要教他们听从他们的牧师与精神老师的话。"

斯洛普先生在安息日学校的问题上简直没说什么，他起身告辞，带着忧伤的情绪，纷乱的思想和不安的良心返回家去。



第九章　波尔德太太在普勒姆斯特德受到格伦雷博士夫妇的款待

我们总记得，当斯洛普先生把他的 billet doux① 留在波尔德太太的家里时，他曾经获悉，那天下午信就会给送到市外普勒姆斯特德，递到她的手里去。按实在说，会吏长和哈定先生那天的确一块儿乘坐马车到市里来了，他们还安排好在回去的路上顺道把爱莉娜的包裹捎走。他们果真就这么做了。女用人把一只小篮子和仔细而整齐地包扎好的一大包东西交给马车夫后，又从车窗外把斯洛普先生的信递进去。会吏长靠车窗坐着，接过这封信后，立刻认出了自己对头的笔迹。

“这是谁留下的？”他问。

“斯洛普先生亲自交来的，长老，”女用人说，“而且一再吩

咐，今儿一定要送给太太。”

马车驶走了，那封信留在会吏长的手里。他望望它，就仿佛拿着一篮子毒蛇② 似的。就算他看了这封信，发现它的内容放肆无礼、目中无神，他也不能认为它更为恶劣了。再说，他还做了那么许多聪明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惯常做的那件事：他顿时就责骂起收信人来，仿佛她必然是一个 particeps criminis③ 似的。

可怜的哈定先生尽管丝毫也不想助长斯洛普先生和女儿的亲密关系，这时候却愿意牺牲掉随便什么，只要能使大女婿没有接过这封信的话。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信已经到了他的手里，他显得万分厌恶，就好象他已经断定，信上写的是一个获得眷顾的情人的狂热语言那样。

“这件事竟然在我的家里进行着，”他过了一会儿说，“这叫我实在太难堪了。”

且说，在这一点上，会吏长当然是蛮不讲理的。他既然邀请姨妹到家里来小住，姨妹自然在这儿收到她的信件了。如果斯洛普先生乐意写信给她，他的信理所当然会跟着她投递到这儿来。此外，邀请人家到家里小住，就意味着邀请人对客人的信任。他通过邀请波尔德太太前来小住，就表示他认为波尔德太太适合呆在他的家里，所以当犯下的这种怠慢无礼与她无干时，埋怨她破坏了他家庭的神圣性，这对她未免太严厉了。

哈定先生就有这样的感觉。他还感到，当会吏长这样提到他的家时，他所说的话在他这个爱莉娜的父亲听来，是非常无礼

---

① 法文，意思是：“情书”。
② 毒蛇，原文为 adders，系蝰蛇。
③ 拉丁文，意思是：“从犯”。

的。如果爱莉娜是收到斯洛普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这件事又有什么会玷污格伦雷博士家庭的纯洁性呢？他对于会吏长这样判断，这样讲到他的女儿，觉得很愤慨，心里竟然认定，即使她成为斯洛普太太，她在他的心目中也比世上任何别人可亲可爱。这时候，他险些儿就脱口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他一时还是管住了自己。

"喏，"会吏长把这封讨厌的信递给岳父，说，"我可不做他的情书的传递人。您是她的父亲，您认为怎么做合式就可以怎么做。"

会吏长所说的认为怎么做合式就可以怎么做，意思当然是说，哈定先生完全可以拆开信，读一下，然后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说老实话，格伦雷博士的确感到非常好奇，很想看看这封信，可是尽管他的美德遭到冒犯，他的好奇心还是不应该这么强烈的。他自己当然不能拆开这封信，但是他想使哈定先生明白，他以爱莉娜父亲的身份，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哈定先生却始终没有想到要这么做。当爱莉娜成为约翰·波尔德太太的时候，他管束爱莉娜的权力就结束了。他丝毫也不想刺探她和人家的通信。因此，他把这封信收进口袋，只希望自己先前能够在会吏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这么做了。在回家的后一半路上，他们俩全一语不发的坐着。后来，格伦雷博士说，"也许，最好叫苏珊交给她。她比您和我可以更好地向她妹妹说明白，跟这样的人来往是多么不光彩的。"

"你待爱莉娜未免太严厉了，"哈定先生回答说。"我决不会容她使自己蒙受耻辱，也不认为她有可能会这么做。她乐意和谁通信，本可以和谁通信。我决不因为她收到斯洛普的一封信就去责怪她。"

“我想，”格伦雷博士说，“您总不希望她和那个人结婚吧。我想您会承认，要是她这么做了，那么她就会使自己蒙受耻辱。”

“我不希望她和他结婚，”这个不知如何是好的父亲说，“我并不喜欢他，也不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可是如果爱莉娜决心这么做，我当然也不会认为她就使自己蒙受到耻辱。”

“我的天！”格伦雷博士嚷了一声，身子一下向后靠到马车角落里。哈定先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用一支假想的提琴弓在一个假想的大提琴上拉起一支挽歌来，可是马车里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地方容他这么做。他作了种种不同的变动，继续拉着那个曲调，直到他们到了教区长住宅的门口。

会吏长心里一直冥想着一些伤心的事情。在这以前，他一直把岳父当作一个忠实可靠的支持者，虽然他知道岳父是缺乏支持者的种种战斗条件的。他也并不担心哈定先生会投到敌人那边去，虽然他从来没有过分依仗养老院前院长突破敌方队伍的本领。然而现在，爱莉娜以她的诡计似乎完全迷惑住了她的父亲，哄骗得他失去了判断力，夺走了他生活中的爱好与乐趣，使他宽容一个庸俗傲慢的人，而几年以前，这种庸俗傲慢却是他所不能容忍的。至于这整个儿事情实际上是爱莉娜和斯洛普先生两人安排好的，这已经不再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了。哈定先生知道是这情形，这一点也是几乎无可怀疑的。不论怎么说，他是猜到了这一点，而且准备予以同意，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按实情来说，的确是这样。哈定先生本人是十分厌恶斯洛普先生的。倘使他女儿在第二次结婚时要想干出一件最恶劣的事情来招惹他生气，那么她几乎不能干出比下嫁斯洛普先生更糟的事情来促成这种情况了。可是，如同他这时候常常暗自想到

的，要是她并没有干出什么真正不该干的事，他凭什么可以去责骂她呢？要是她喜欢斯洛普先生，那是她的事。一个具有那样的心灵，受过那么好的教育，那么优美文雅，情趣那么超逸的女人，竟然会喜欢那样一个男人，这在他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接着，他又暗底下自问，她有没有可能确实是这样？

唷，您这个懦弱的人啊！为人非常宽厚，信教非常虔诚，不过却是最懦弱的人！您为什么不能去问她本人呢？她难道不是您的亲生女儿，您心爱的孩子，您在世上最疼的人儿吗？经过多年最亲密的爱护，她难道没有向您表明她为人忠实善良和孝顺吗？然而，您知道并感觉到这一切，却容忍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听着人家曲解她，伤害了您爱她的心情，可是您又不能象您该做的那样为她辩护！

哈定先生先前并不相信，这会儿也不相信，他女儿当真要和这个人结婚，不过他又不敢把这种意见正式讲出来。万一她真这么做了，那么就没有退路啦。他心里的愿望是：——第一，会吏长的猜测完全是不正确的（倘使他敢完全相信这一猜测，他是会欣然相信的）。第二，这场婚姻可以加以阻止，倘使爱莉娜不幸考虑到这样一场婚姻的话。第三，万一她迷恋上了这个人，想要和他结婚，那么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且说明，不存在什么使他自己和她分开的理由。

他想要相信，她不会和这样一个人结婚，他想要表明他多么相信她；倘若她不幸竟然表明出来，她的为人和他以为的完全不同的话，他也想在往后能说，她没有做什么不检点的事。

除了爱护之情外，没有什么能说明这种变易不定是正当的，可是爱护之情却的确可以为它解释。哈定先生不大具有古罗马人的品质①。即使他的卢克丽霞在宫中给那个教士中的塔昆的

一些普通讲话玷污了②，他也不能牺牲卢克丽霞。如果可以防止塔昆，那么很好；如果不能，父亲对女儿还是会热诚相待，在她还有塔昆到来的时候，就接纳她。

格伦雷博士的意志比较坚强，他倒也一点儿并不缺乏情感。他怀着一种纯正真挚的爱爱护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朋友。他爱他的岳父，而且也完全预备爱护爱莉娜，如果她赞同他，站在他这一方的话，如果她肯把斯洛普和普劳迪之流看作人类的敌人，并且承认并感到格温和阿拉宾那类人的相当充实的优点的话。他希望自己让入内宅、推心置腹相待的人，全象他所说的那样"稳健可靠"。在他看来，忠诚坚定的高教主义是符合共济会原则的。他无法在任何缺乏某种忠诚坚定的高教主义情绪的社会中存身。他对于定义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他相当耐心地容忍着多种不同的国教保守主义，可是跟斯洛普和普劳迪之流，他却无法意见一致。

此外，他可没有，再不然也许这么说比较确切，他并不受哈定先生特有的那种女性柔情的搅扰。他对待朋友们的感情是，他们对他忠实，他也对他们忠实，他愿意和他们并肩工作，对待忠诚的人他也忠诚。他压根儿不知道，对虚伪的朋友也可以忠实的那种美好的感情。

这样，这两个人回到了普勒姆斯特德，每个人就他自身的想法而言，都是很痛苦的。

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女人们已经上楼去更衣。两人在门厅里分手，没有再说什么。哈定先生往自己的房间走

① 古罗马人以诚实正直、大公无私著称，所以这么说。

② 塔昆(Tarquin)，古罗马末代皇帝的儿子，传说他曾经奸污了堂弟的妻卢克丽霞。卢克丽霞向丈夫诉说了这件事以后，便自杀了。

去时，在爱莉娜的房门上敲了一下，把那封信递进去。会吏长则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心里的事情去说给他的忠实的老伴听。

在他们的卧室和隔壁那间更衣室之间进行了些什么谈话，我们就不去细说了。读者现在已经熟悉了这些有关人士，很可以自己想象一下。还有，在格伦雷太太下楼去吃饭时，我们从她的额头上也可以看出这次谈话的大概。

爱莉娜从父亲手里接过那封信时，并不知道是谁写给她的。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斯洛普先生的笔迹，再不然，就算看过也忘却了。她象人们从笔迹或封印上没有立即认出寄信人时所做的那样，把信在手里翻动了一下。在这么做着时，她并没有想到斯洛普先生。当时，她正坐在镜子面前梳头发，每过一会儿就站起身去逗孩子玩耍。孩子正爬在床上，几乎占去了母亲和女用人的全部注意力。

后来，她坐到梳妆台面前，撕开封印，把信纸打开，这才看到了斯洛普先生的姓名。她先感到惊讶，接着感到气恼，最后又感到忧虑。在她往下看时，她渐渐有了兴趣。她发现父亲重返养老院的障碍似乎已经拆除了，心头十分高兴，因此根本没有注意传递这个消息所用的令人作呕的语言。她只看到自己是受托去把这种情况告诉她父亲，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信息，首先不应当由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教士来告诉她。总而言之，她对斯洛普先生很感激，急于想穿好衣服，好跑去告诉父亲这消息。接下去，她看到那句提到她自己虔诚辛劳的话，于是心里想到，斯洛普先生真是个喜欢夸张的蠢货。接着，她又看下去，对于斯洛普先生把她的男孩儿叫作斯洛普先生的宝贝很着恼——他只是她的宝贝，不是别人的，至少也不是斯洛普先生那样一个讨厌

的陌生人的宝贝。最后，她看到提到她头发的那一句，心里觉得一阵恶心。她抬起脸来，朝镜子里望望。她的头发就在眼前，柔软（的确是这样）、秀美的长发。她知道自己的头发是如此，这一点可不用我来说，不过她这时对头发生起气来，粗鲁而随意地梳着。她很气恼地使劲儿把那封信揉成一团，几乎没有细想就决定不把这封信拿给她父亲看，只把内容去告诉他。随后，她便又和孩子玩耍来安慰自己，一面把自己的衣服扣好，这才下楼吃饭去了。

她轻快地走下楼梯时，心里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有点儿为难。她不能不把养老院的消息告诉她父亲，也不能当着格伦雷夫妇的面自自在在地承认收到斯洛普先生的这封信。她父亲已经下楼去了。她听见他在门廊里的脚步声。因此，她决定把他拉到一旁，把自己的这点儿小消息告诉他。可怜的姑娘啊！她可不知道这封倒楣的信已经给人家多么严厉地议论过了。

她走进了客厅，所有的人，包括阿拉宾先生，全都在那儿，所有的人都显得闷闷不乐。两个女孩儿默不作声地分开来坐着，仿佛她们知道有什么事不大对劲。就连阿拉宾先生也严肃、沉默。自从早餐以后，爱莉娜就没有看见过他。他那一整天都上圣埃沃尔德去了。既然这样，他谈谈那儿的情形，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只保持严肃、沉默。他们大伙儿全严肃、沉默。爱莉娜心里知道，他们方才在谈论她。她想到斯洛普先生和那封信，心里感到很不安。至少她觉得，在眼下这种情况里，单对她父亲讲已经完全办不到了。

不一会儿，用人就来请吃饭。格伦雷博士按着惯常的那样，用胳膊挽着爱莉娜。可是他这么做时，就好象这是一件非做不可而又伤害到他情感的举动。爱莉娜感觉灵敏，立即觉察到这

一点，所以简直没有让手指碰到他的衣袖。可以猜想得出，那顿饭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格伦雷博士对阿拉宾先生说了几句话，阿拉宾先生对格伦雷太太说了几句话，她对她父亲说了几句话，她父亲则极力对爱莉娜说了几句话。爱莉娜觉得自己是受到审讯，被查明犯下了罪，尽管她并不知是什么罪。她渴望对他们大伙儿明说出来，"唔，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明说出来，让我知道我的罪行，务必让我听听最糟糕的情况，"但是她不能够。她什么也不能说，就一语不发的坐在那儿，稍许有点儿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甚至徒劳无益地想装着去吃晚饭。

最后，桌布给收去，妇女们不久也离开了，等妇女们离开以后，先生们多少随便了点儿，不过也并不十分欢畅。他们当然不能谈论爱莉娜的罪恶。真个的，晚餐前会吏长和阿拉宾先生在书房里会面时，他就已经把姨妹的事情泄露出去，在阿拉宾先生的耳旁小声暗暗提到他所担心的事了。他是怀着最沉重、最伤感的忧虑心情这么说的。阿拉宾先生听了以后，变得心情很沉重，而且似乎也很伤感。他睁大眼睛，张开嘴，用一种可以说是低声说，"斯洛普先生！"就象他可能会说"霍乱！"那样，倘使他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孩子患了那种可怕的疾病的话。"我担心是这样，我担心是这样，"会吏长说，然后他们一块儿离开了那间房。

我们且不去很准确地分析阿拉宾先生听到这么惊人的消息后的情绪。就说他感到惊讶、烦恼、伤心和不安，也就够了。他也许并没有多去想到爱莉娜，但是他意识到她的影响，并且觉得和她在一所乡间宅子里亲密地交往是很愉快的，而且还很有益。他曾经在会吏长面前大大夸赞过她的智力，还曾经背着她的孩子和她一块儿在灌木丛中漫步。当阿拉宾先生管小约翰叫宝贝

时，爱莉娜并没有生气。

因此，这三个男人坐在那儿喝酒，大家全都想着同一个问题，可是彼此又不便谈论。我们暂且搁下他们，跟着妇女们到客厅里去。

格伦雷太太受到丈夫的委托，要她办一件事，她相当勉强地接受下了。他要她郑重其事地跟爱莉娜谈谈，告诉她，要是她坚持和斯洛普先生来往，她就不能指望再得到眼前这些朋友的支持了。格伦雷太太对自己的妹妹大概比博士要熟悉，所以坚决地告诉他，和她谈是白费气力的。据她认为，唯一可能有点儿用的办法，就是使爱莉娜不呆在巴彻斯特。她可能还想说，让爱莉娜接近阿拉宾先生，或许也是有理由抱点儿希望的，因为她在这类事情上眼光很厉害。然而，她对这一点一句也没有说。只是会吏长随便怎么也不肯听她的。他讲了不少关于自己良心的话，并且说，如果格伦雷太太不肯做，那么他就自己做。这位太太被他这样敦促着，接下了这份工作，不过她还是声明，她深信自己的干涉会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结果的确是这样。

等她们到了客厅里以后，格伦雷太太立刻找个借口把姑娘们打发走，然后便开始了她的工作。她很知道，自己管不大住自己的妹妹。她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她们住处距离的遥远，使她们不可能彼此无话不谈。从爱莉娜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她们就几乎没有生活在一块儿。再说，爱莉娜，尤其是在后来这些岁月里，还暗暗憎恶会吏长对她父亲似乎行使着的那种专横的权力，因此更不愿意让会吏长的太太来管束自己了。

“饭前你收到了一封信吧？”姐姐开口说。

爱莉娜承认她收到了，并且觉得自己在承认收到时脸红了起来。她可以什么都不要，倘若她能面不改色的话，但是她越想

这么做,就越明显地失败了。

“是斯洛普先生写来的吗?”

爱莉娜说那封信是斯洛普先生写来的。

“他经常写信给你吗,爱莉娜?”

“并不经常,”她说,对姐姐这样盘问已经生起气来了。她打定主意,随便怎样也不能使她把信的内容说给姐姐苏珊听,至于为什么这么做,那可很难说。她知道格伦雷太太是给会吏长怂恿着,而会吏长对她提出的任何指责,她是不会来辩白的。

“但是,亲爱的爱莉娜,你明知道他是爸爸、会吏长,真个的,是所有你的朋友都非常讨厌的人,你干吗要和他通信呢?”

“苏珊,第一,我并没有和他通信。第二,斯洛普先生就写了我刚收到的这一封信,我不过收到了它,我也没法不收,因为是爸爸递给我的,所以我想你最好还是别问我,去问斯洛普先生。”

“他信里说些什么,爱莉娜?”

“我不能告诉你,”她说,“因为这是要求保密的。它是关于另外一个人的事。”

“这么说,跟你个人毫无关系罗?”

“这一点我也没法确切地说,苏珊,”她说,对姐姐的盘问越来越感到气恼。

“唔,我不得不说这是很特别的,”格伦雷太太装着要笑的说,“一个你这种地位的年轻女人,收到一个没有结婚的先生写来的一封信,可她竟然不愿意讲信的内容,也不好意思把信拿给她姐姐看。”

“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爱莉娜火了起来,说,“这件事里我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只不过我对于随便谁写来给我的信,不喜欢人家盘问。”

“嗨，亲爱的，”另一个说，“我不得不来告诉你，我认为斯洛普先生可不是一个适合写信给你的人。”

“要是他这么没有分寸，写信来给我，我又有什么法子呢？不过你们对他全过分抱有偏见，在另一个人身上是和蔼、慷慨的品质，到他身上就变成丑恶、冒失的了。我憎恶教导人们在宽厚仁慈方面这么片面的一种教义。”

“爱莉娜，你憎恶这儿宣讲的教义，我觉得很难受，可是你一定应该记住，在这种事情上，会吏长对世故人情知道的必然比你多。我并不要求你尊重我或是照着我的意思做，尽管说来很不幸，我比你大这么多岁，不过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你当然可以同意听会吏长的意见罗。他很想跟你友好，如果你容许他这样的话。”

“在什么样的一件事情上？”爱莉娜很急躁地问。“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些什么话。”

“我们全希望你别再跟斯洛普先生来往了。”

“你们全要我和你们一样气量褊狭。这我决不干。我认识斯洛普先生，看不出这有什么害处。我不去告诉那个人我觉得有害处，这样去侮辱他。他认为有必要要写信给我，关于那封信，我并不需要会吏长来发表意见。倘使我需要，我会说出来的。”

“那么，爱莉娜，我有责任告诉你，”她这会儿话讲得非常郑重，“会吏长认为这样通信是不光彩的，他不能允许这件事在他家里进行下去。”

爱莉娜答复姐姐这句话的时候，两眼里闪射出怒火来。她一面回答，一面从座位上一跳站起身。“你可以告诉会吏长，不问我在哪儿，我乐意收到什么信，乐意收到谁的信，就可以收到它。至于不光彩这个词儿，要是格伦雷博士使用它来说我，那么

他就不象一个男子汉，待客人也太不礼貌啦。”她朝房门口走去。“等爸爸从饭厅里出来时，谢谢你请他上楼到我卧室里来一下。我要把斯洛普先生的信拿给他看，不过我可不拿给随便哪个别人看。”这么说着，她离开了那间房，回到她的婴儿那儿去了。

她完全不知道人家指控她的那个“罪名”。她的朋友们会以为她把斯洛普先生当作情人，这个想法她可始终没有想到过。她认为他们在迫害他的这件事情上，全是有偏见的、气量褊狭的，因此她决不加入这场迫害，尽管她非常厌恶那个人。

爱莉娜在孩子床脚边敞开的窗子前面一张低矮的椅子上坐下，心中十分气恼。“竟敢说我弄得自己不光彩，”她暗自说了不止一遍。“爸爸怎么会容忍得了那个人的傲慢无礼的！除非他为这句话道歉，要不然我肯定不在他的家里再吃一顿饭了。”这时候，她忽然想到，阿拉宾先生或许恰巧也听说到她和斯洛普先生的“不光彩的”通信，于是单纯因为烦恼脸色竟然变得通红。嗳，倘使她知道实情的话，那又会怎样呢？倘使她想到，他们把她要和斯洛普先生结婚当作事实告诉了阿拉宾先生，那又会怎样啊！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多久，父亲就来找她了。在他离开客厅以后，格伦雷太太把丈夫领到窗子凹进去的地方，告诉他自己多么明显地失败了。

“我临睡前亲自去和她谈一次，”会吏长说。

“请你别这么做，”她说，“你这样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只会在家里惹起一场不体面的争吵。你不知道她会多么任性。”

会吏长说，讲到任性，他毫不在意。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以一定要尽职。哈定先生在这种事情上总是极端软弱的。他决不让自己今后为这件事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尽力来防止这

么不光彩的一个结合。格伦雷太太告诉他，倘使目前这事还不十分确定的话，气冲冲地去对爱莉娜讲话，只会加快这样一场危机，使它变得很肯定。可是这些话全是白费。他当时很生气，固执己见，十分烦恼。他家里的一位女士收到了斯洛普先生写的一封信，这一事实异常痛苦地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没有什么能约束住他了。

哈定先生走进女儿的房间时，显得忧虑不堪、愁眉不展。这些伤心事使他异常烦恼。他觉得如果这些事情继续下去，他就会象那个家庭牧师那么欣然地向他预言的那样，垮掉了。他在女儿的房门上轻轻敲了一下，等候女儿清楚地唤他进去，到进去的时候，又显得仿佛是自己而不是女儿，才是“嫌疑犯”似的。

爱莉娜立刻用胳膊挽着他，马上在他的前额上亲了亲，又拥抱了他一下，不是很欢乐地，但是却洋溢着热爱。“哦，爸爸，”她说，“我多么想要跟您说说。他们今儿晚上在楼下议论我，您难道不知道他们在议论我吗，爸爸？”

哈定先生嘟哝着承认会吏长曾经讲到她。

“我可要恨格伦雷博士啦——”

“哎，亲爱的！”

“唔，我要恨他。我没法不这样。他对凡是不崇拜他的人全那么苛刻，那么冷酷，那么猜疑。再说，他对别人还傲慢得可怕，他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人家也有权发表人家的意见。”

“他是一个热诚的实心眼儿的人，亲爱的，不过他从来没有存心待人冷酷。”

“他是冷酷的，爸爸，极其冷酷的。您瞧，晚餐前，我收到斯洛普先生写来的这封信。是您亲手递给我的。喏，您请看看。这封信就是为您的事情写的。本应该直接写给您。您知道他们在

吃饭时待我怎样。晚饭后，苏珊又一直对我讲大道理，后来我没法和她呆在一间房里啦。您看看，爸爸，然后您再说，这是不是一封应该惹得格伦雷博士那么粗暴无礼的信。”

哈定先生把搂着女儿的一只手抽回去，慢腾腾地读了那封信。她指望看到，父亲知道回养老院去的道路已经变得如此平坦后，脸色会高兴起来，可是她却注定要失望，就象以前在一个多少类似的情况下那样。他最初感到的是一种十分厌恶的感觉，因为斯洛普先生竟然偏喜欢来为他多事。他先前是急于想回养老院去，不过他宁愿马上放弃对那个位置的一切要求，也不愿靠了斯洛普先生为他怎样出力去赢得它。再有，他非常讨厌斯洛普先生这封信的口气，他的口气是油滑的、虚伪的、讨厌的，就象他那个人。他看出来，信里的用意要比表达出的多得多，可是爱莉娜却没有看出来。他要求爱莉娜虔诚辛劳（以区别于他自己的工作）的呼吁，严重地挫伤了他这位父亲的情感。接下去，等他看到“宝贝孩子”和“柔软的长发”时，他慢吞吞地合上这封信，绝望地折叠起来。除非斯洛普先生得到了鼓励，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写的。除非爱莉娜愿意去鼓励他，要不然她不可能收到这样一封信，而且收到了也毫不气恼。这至少是哈定先生自己的推论。

要想准确地判断别人的情感，这是多么困难啊！哈定先生看到信结尾时，心里不禁责怪女儿不够检点，可是他一面这么做，一面又觉得很痛苦。斯洛普先生写些什么话，她并不应该负责。这话一点儿不错。但是她对这些话竟然没有表示憎恶。总的说来，她还表示相当赞同这封信。她把信拿给他看，以便为自己，还为他辩白。父亲想到自己无法认为她没有过失，感到十分沮丧。

然而，正是爱莉娜情绪中的这种真正女性的随和软弱，才使她遭到了这种谴责。太太小姐们，请听我说，我恳求你们认为她是没有过错的。她对这个人，这个她丝毫没有意识到的情人的看法，和她父亲的一般无二，和格伦雷夫妇的也一般无二。至少她个人对他的评价和他们一样。不过她认为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正派人，是一个诚心诚意想帮助她父亲的人。在出了那件事以后，她觉得不能不把这封信拿给哈定先生看了。她认为有必要让他知道，斯洛普先生不得不说的是些什么话。不过她并不认为有必要为这个人口气的粗鄙辩解，责骂这种口气，或者甚至提到这种口气。这种粗鄙象所有的粗鄙言行那样，完全是出于愚昧无知。一个象斯洛普先生那样的人来评论她本人的魅力，这在她看来是令人作呕的。她并不认为有必要跟父亲细说令人作呕的事情。她从来就不认为他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会意见不一。把这一点指出来，强烈地指责这个人，那对她说来会是痛苦的，因为总的说来，她还急切地想认为这个人不错，说他几句好话。她碰上这样一个人，就象逛街的时候碰上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样。可是在这种遭遇中，她从来没有想到有必要详细去讲使她厌恶的事情。

他呢，他这个愚蠢、软弱、慈爱的人，一句话也不肯说，尽管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切误会全都打消了。他们会大大流下一些泪水，可是在十分钟内，宅子里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究竟是怎么个情形了。父亲准会高兴起来。姐姐会亲亲妹妹，千次万次地请她原谅。会吏长也会向她道歉，扬起眉毛来感到惊讶，快快活活的上床睡觉。再说，阿拉宾先生——阿拉宾先生会梦见爱莉娜，清早醒来一脑子恋爱的念头，下一天晚上去安息时，会尽想到结婚的计划。但是，哎呀！这一切全没有成为事实。

哈定先生缓缓地折叠起那封信，递还给她，亲了一下她的额头，说愿上帝降福给她。然后，他迟缓地悄悄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他刚离开过道，有人又在爱莉娜的房门上敲了一下。格伦雷太太的端庄的贴身女仆蹑手蹑脚走进房来，想知道波尔德太太可否到会吏长的书房里去和会吏长谈上两分钟，倘使她乐意的话。会吏长还向她致意，他不会多耽搁她两分钟的。

爱莉娜觉得很不乐意，她已经倦了，人很疲乏，心里也很烦闷，当下对格伦雷博士的情绪又根本没有一丝好感。然而，她并不胆怯，因此答应五分钟内就到书房里去。她于是整理了一下头发，把帽子扎扎好，心房突突跳着走下楼去了。

第十章　一次严肃认真的会谈

有些人喜欢进行严肃认真的会谈，特别是要他们提供意见，或进行斥责的时候。会吏长也许就是这么一个人。然而，这一次他对即将举行的谈话并不抱有多么愉快的心情。不论他有些什么过失，他可不是一个待客人不礼貌的人，他几乎感到，在自己家里来责备爱莉娜，这是主人所极不应当做的。再说，他还拿不大准自己是否会占上风。他的太太曾经告诉他，他决占不了上风，而他太太所说的话他通常总是相信的。不过他深信爱莉娜的行为是有失检点的，并且确认自己有责任来制止它，他的良心也不允许他接受太太的劝告，安安静静地上床睡觉。

爱莉娜走进书房时，脸上的神气并不叫他安心。一般说来，她的态度总是平和的，举止总是文静的，但是她眼睛里的那种神情，使得要去责备她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按实在说，她对于责备是不大习惯的。从童年起，除了会吏长外，没有人责备过她，而遇到他要责备她时，一般总是失败了。自从她结婚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再责备过她。这时候，他看见她以从容平静的步伐走进房来，几乎希望自己接受了太太的劝告。

他开始先向她道歉，说自己给她添了麻烦。她请他不要在意，说走下楼来对她根本不麻烦，接着就坐下，耐心地等候他发动进攻。

"亲爱的爱莉娜，"他说，"要是我告诉你我是你最诚恳的朋友，希望你相信我。"爱莉娜对这句话并没有回答，因此他继续说了下去。"你要是有一位亲哥哥，我大概就用不着把我要说的这些话来向你絮叨啦。可是事实上，我不得不认为，要是你知道，你身边有一个和你亲哥哥一样关心你福利的人，那对你说来一定是一种安慰。"

"我从来就没有哥哥，"她说。

"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因此我才来对你说。"

"我从来就没有哥哥，"她又说了一遍，"我几乎也从来没有感到有这需要。爸爸对我一直就既是父亲又是哥哥。"

"你爸爸是最慈爱、最疼女儿的人啦。不过——"

"他是——最慈爱、最疼我们的人，也是最好的顾问。只要他活着，我就可以不需要别人提意见。"

这几句话使会吏长相当着恼。他对于姨妹说她父亲的话，无法明白地加以反驳，然而他又根本不同意她的说法。他想要她明白，自己出面前来帮助，就因为她父亲是一个软弱的好好先生，不大知道人情世故，但是他对她不能这么说。因此，尽管她丝毫没有表示她会需要别人提意见，或者说她对人家提的意见会很感激，他却不得不匆匆忙忙就讲到他要帮着提意见的那个问题。

"苏珊告诉我，你今儿晚上收到斯洛普先生的一封信。"

"是的。是爸爸乘车带回来的。他没有告诉你吗？"

"苏珊还说，你不肯让她知道信的内容。"

"她好象也没有问过我。不过就算她问了，我也不会告诉她。我认为问人家收到的信里说些什么，是很不妥当的。如果人家乐意把信拿给别人看，那么他不用别人问就会这么做。"

"对。一点儿不错。你说的话很对。不过你收到斯洛普先生写来的信，你不愿意拿给朋友们看，这件事是不是必然会引起某种——某种惊讶——某种猜疑——"

"猜疑！"她说，并没有讲得比平时的声音响，仍然是那种柔和的女性的声调，不过却含有愤怒的意味，"猜疑！谁猜疑我，猜疑我什么？"这时，两人都停顿了一刹那，因为会吏长并没有准备说明他猜疑的理由。"不错，格伦雷博士，我刚才是不乐意把斯洛普先生的信拿给苏珊看。在爸爸看之前，我不能把它拿给随便谁看。你要是现在想看，可以拿去看看。"她说完把那封信隔着桌子递给了他。

这可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一大让步，相当打乱了他的策略。然而，他接过那封信，仔细阅读了一遍，接着重新折叠起来，把它搁在桌上自己的手下面。由他看来，这几乎从各方面都是一个公开了的情人所写的情书，它似乎证实了他的最糟的猜疑，而爱莉娜拿信给他看这一点，简直就等于公开表示，她乐意收到斯洛普先生的情书。他几乎完全忽略了这封信的真正主题，因为他那么全神贯注在即将发生的求爱与结婚上。

"谢谢你，请你把信还给我，格伦雷博士。"

他用手把信拿起来举着，不过并没有立即表示预备还给她。"这封信哈定先生看过了？"他问。

"他当然看过了，"她说。"信上写着可以给他看。那完全是关于他的事——我当然给他看过啦。"

"爱莉娜，你认为这是斯洛普先生该写给你的一封合式的信吗——写给一个你这种身份的人？"

"一封很合式的信，"她说，她这样讲或许有点儿出于固执，大概一时忘了提到她柔软的长发的那句令人讨厌的话。

“那么，爱莉娜，我有责任告诉你，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不同。”

“我也这么想，”她说，这时候完全是出于对抗，决心不向他屈服。“你认为斯洛普先生是撒旦直接派来的使者。我认为他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教士。我们的看法这么不同，这很不幸。但是既然我们看法不同，我们也许最好还是不要谈吧。”

这一点爱莉娜无疑做错了。她也许可以相当正当地拒绝跟格伦雷博士谈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可是既然同意听他说下去，她就不该告诉他，他是把斯洛普先生看作魔鬼派来的使者，而且自己也没有理由夸赞斯洛普先生，因为她内心里实在并不认为他很好。然而，她的精神受了损害，她感到气恼、怨恨。整个晚上，她一直受到侮辱、盘问和虐待。没有一个人，连阿拉宾先生也在内，连她父亲也在内，待她是和善的。她把这一切全归咎于会吏长的偏见与自高自大，因此决计一个劲儿地反对他。她既不会宽恕他，也不会要他宽恕。他太放肆了，竟敢盘问她和人家的通信，所以她决心要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表示出来。

“爱莉娜，你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啦，”他说，一面很严厉地望着她。“要不然你决不会告诉我，我把任何人想象成撒旦派来的使者的。”

“但是你是这样，”她说。“他是坏得没法再坏了。请你把那封信还给我。”她伸出手去把信从他手下拿过来。“他尽了最大的力来帮助爸爸，做的事情比爸爸的随便哪位朋友所能做的都多，可是因为他是你不喜欢的一位主教的家庭牧师，你讲到他，好象他无权受到上流人士的待遇似的。”

“他什么事也没有为你爸爸做。”

“我认为他做了不少事。拿我来说，我很感激他。不管你说什么也不能阻止我觉得这样。我总是根据人家的行为判断他

们。他的行为据我所能看到的，并不坏。”她接着停了一会儿工夫。“要是你不再有什么话要说，那么请允许我告辞——我很倦了。”

格伦雷博士曾经象他自认为的那样，尽可能待他的姨妹宽厚。他曾经努力不对她过分严厉，并且极力把指责的话说得很平和。可是他并没有打算让她不听他把话说完就离开。

“我有点儿话要说，爱莉娜。我恐怕非得烦你听一下。你说从斯洛普先生那儿收到你手里现在拿的这种信，是十分合式的。苏珊和我的想法却完全不同。当然，你的事得由你作主。万一有什么事使你和我们分离，我们俩必然会很伤感的，不过我们也无权阻止你采取可能会造成这种分离的那些步骤。如果你这么固执任性，拒绝听朋友们的意见，那么就只好让你自顾自去了。但是，爱莉娜，我至少可以问你这一件。跟你曾经爱护过的人——跟所有爱护你的人分裂——就为了斯洛普先生，这就你说来，值得吗？”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格伦雷博士。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话。我并不想跟谁分裂。”

“但是如果你和斯洛普先生联合起来，那么你就会这样。爱莉娜，我不能不对你把话说清楚。你非得在你姐姐、我本人和我们的朋友跟斯洛普先生和他的朋友之间选择一下。我不提你的爸爸，因为你大概比我更理解他的情感。”

“你这话什么意思，格伦雷博士？我要理解什么？我一生中从没听说过这么恶劣的偏见了。”

“这不是偏见，爱莉娜。我对世道比你知道得多。斯洛普先生的身份比你低多啦。你应该知道并感觉到是这样。请你——请你在不太晚的时候好好想想这一点。”

“太晚!”

“再不然，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去问问苏珊。你不可能认为她对你抱有什么偏见。问问阿拉宾先生——”

“你跟阿拉宾先生也谈过这件事了吗!”她跳起来，站到他面前说。

“爱莉娜，巴彻斯特城内和四周一带的人们，很快也要谈到这件事了。”

“可是你对阿拉宾先生讲过我和斯洛普先生吗?”

“我当然讲过了。他很同意我的意见。”

“同意什么意见?”她问。“你大概想要把我逼疯啦。”

“他同意我和苏珊的意见，认为普勒姆斯特德完全不可能接待你，如果你成为斯洛普太太的话。”

爱莉娜乍听到格伦雷博士说出斯洛普太太这个名称，认为这是自己往后将要，竟会，或者可能具有的称呼，脸上的神色是格伦雷博士无法很快忘却的。我们不是悲剧缪斯①的宠儿，不敢大胆对她脸上当时的神色作出任何描绘。有一会儿工夫，她简直找不出话来表达自己极端的愤慨与厌恶了。说真的，这当儿，她实际上不大说得出话来。

“你怎么可以这么无礼?”她最后说，说完就匆匆走出房去，没有给会吏长有机会再说一句话。她很费力地控制住自己，一直走到自己的房里，然后锁上房门，扑倒在床上，抽抽噎噎地哭得仿佛心都要碎了。

可是就连如此，她也还没有理解到实情。她不知道父亲和姐姐在过去多少天里，一直严肃认真地想着她要和这个男人结

① 缪斯(Muse)，古希腊神话中司诗歌、美术、音乐等的女神，相传有九人，俱为宙斯神和记忆女神之女。

婚的问题。就连那时，她都不相信会吏长当真认为她会这么做。她灵机一动，把这一指控的根源归到了阿拉宾先生的身上。在她这么想着时，她对阿拉宾先生可真恼怒极了，精神上的烦躁几乎是不能忍受的。她无法使自己认为这项指控是认真作出的。在她看来，会吏长很可能跟阿拉宾先生谈过她和斯洛普先生的令人不快的来往，阿拉宾先生以他那种嘲笑、挖苦的口吻提出了这样一场令人作呕的婚姻，作为狠狠侮辱一下她和阿拉宾先生的敌人来往的办法，而会吏长从他那儿捡起了这一想法，认为提到它来惩罚惩罚她是合适的。那一夜，她想到说过的那些话，始终睡不着。这似乎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不过阿拉宾先生竟会把她的名字和斯洛普先生的名字相提并论，这个想法是她容忍不了的。会吏长生性恶劣，竟然向她重复了这一指控，这使她几乎希望不等天亮就离开他的住宅。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随便什么也不能使她在那儿呆过第二天上午，随便什么也不能使她坐下和格伦雷博士共进早餐。当她想到他们把她自己的名字和那个人联系在一起时，她完全出于厌恶而大声哭泣。会吏长讲出那句可恶已极的话，正因为她会感到如此厌恶，如此痛苦、震惊，如此被人击中了要害。他想要使她和斯洛普先生争吵，因此才使用了这种可恨的粗鄙话来伤害她。她决定至少要让他知道，她很明白他的用意。

会吏长方面对这次严肃认真的会谈的结果，也并不比爱莉娜稍许满意一点儿。他从这次会谈中看出——说真的，他也不大可能会看不出——爱莉娜对他大为生气，不过他认为她这样生气，不是因为人家疑心她有下嫁斯洛普先生的意思，而是因为人家把这种意思当作一项罪名加在她的身上。格伦雷博士很厌恶地看待这一假想的结合，可是他始终没有想到爱莉娜会勃然

大怒，因为她也是以恰恰相同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他烦恼而郁郁不快地回到太太那儿去，不过对姨妹却感到十分愤慨。"她的态度，"他说，"自始至终都是极端叫人不快的。她把他写的情书递给我看，好象很得意那样。她也的确很得意。她对于这个谄媚、贪婪的人拜倒在她的脚下，是很得意的。她情愿把自己和约翰·波尔德的钱全扔到他的膝上，她会毁了她的男孩儿，使她父亲和男孩儿蒙受耻辱，她自己也成为一个痛苦不幸的女人。"

他的妻子坐在梳妆台面前继续做她的事，对这一番话并没有回答。她早就知道，会吏长进行干预会一无所获的，但是他当时那么伤心，而她又过份宽厚，不愿意这么说来激怒他。

"这完全是由于立下了一份象波尔德那样的遗嘱，"他说下去。"爱莉娜和一个慈善学校的女学生一样，不适合由人把那么一大笔钱托付到她手里。"格伦雷太太仍然没有回答。"不过我尽了我的责任，没法再做什么事啦。我很明白地告诉她，不能容她在我和那个人之间结成一种关系。从今以后，我无法再使她在普勒姆斯特德受到欢迎了。我不能让斯洛普先生的情书送到这儿来。苏珊，我想你最好告诉她，既然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打定了主意，那么她回到巴彻斯特去，对各方面都会好点儿。"

话说，格伦雷太太也跟爱莉娜很生气，几乎和丈夫一样生气，但是她可没有想到把妹妹从宅子里撵出去。因此，她终于开了腔，用自己的温和、动听的方式向会吏长解释说，他这会儿正没有必要烦躁发火。她说如果听其自然，情况会变得比他所能安排的好得多，临了总算说服了他，使他对待客人心情不那么粗暴地上床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爱莉娜打发她的女用人到饭厅里去说，她的女主人身体不舒服，不能来参加祈祷，她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她父亲到她房间里去看她，她把自己立即想回巴彻斯特去的意思告诉了他。他对她说出的这件事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宅子里所有的人似乎都知道有件什么事出了毛病。人人都放轻了脚步走，人们的鞋子发出的吱嘎声似乎全比平日响。女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神情，男人则白费力地试图交谈，仿佛没发生什么大事似的。这所有的情况都使哈定先生心情沉重。当爱莉娜告诉他，她非得立刻回巴彻斯特时，他只很可怜地叹了一口气，说他准备陪她一块儿走。

可是她对这一点却坚决表示反对。她说她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想要单独走，她非常想要人家看到，她父亲并没有牵连在她和格伦雷博士的这场争吵中。在这一点上，他最后让步了，不过他们之间一句也没有提到斯洛普先生——至于前一晚的那次严肃认真的会谈，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问。说真的，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多大的信任，尽管父女俩全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是这种情形。爱莉娜有一次问他，准不准备去拜访主教，他相当尖刻地说，他不知道——他想大概是不会去的，可是目前他说不上来。这样，他们分别了。双方都非常急切地想怎样表示一下爱护之情，想怎样重新取得对方的信任，并且想看到平日使他们相依为命的那种情感怎样表现出来。但是什么也没有。父亲无法向女儿问起她的那个假想的情人，女儿也不肯玷污自己的嘴巴，重复一遍格伦雷博士惹得她恼怒不堪的那个丑恶的词儿。这样，他们分别了。

在安排爱莉娜回城的办法上，出现了一个麻烦。她请父亲去叫一辆马车，但是格伦雷太太听到这件事之后，强烈地表示反

对。如果爱莉娜跟会吏长生气要走，为什么要让所有的用人和四邻全知道她这么做了呢？因此，爱莉娜最后同意使用普勒姆斯特德的马车。由于会吏长早餐以后立刻出去了，要到晚餐时才回来，所以她也同意推迟到午饭之后再启程，并且和姐姐家里人一块儿吃午饭。至于争吵的问题，谁也一句没有提。马车的这件事是由哈定先生安排的，他在两个女儿之间充当墨丘利①。她们后来见面时，很亲热地互相亲亲，然后各自坐下做她的编织活计，仿佛世上没有什么事出了差错那样。

① 墨丘利(Mercury)，罗马神话中为诸神传递信件的神。



第十一章　另一个恋爱的场面

但是教区长公馆里另外有一位客人，他在这件不幸的事情中的情绪，是必须稍许严格地来加以分析的。阿拉宾先生十分惊讶地从他的朋友那儿听说到，爱莉娜有可能和斯洛普先生结婚，不过他对这件事倒是深信不疑的。上文已经说过，他并没有爱上爱莉娜。直到此时，这确实是实情。可是当他听说她爱上别人时，他立刻觉得自己倒很喜欢她。他并没有打定主意要娶她做妻子，他先前从来没有把她和自己联想到一起，这时候也没有这么想，不过他却因为他——他，阿拉宾先生——没有做什么事来防止那另一个他，他自己那么瞧不起的那个卑鄙恶劣的他，把这个温柔可爱的宝贝夺走，而感到内心里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万分惋惜的感觉，一种痛苦的伤感，一种抑制不住的沮丧，以及

一种自谦自卑的心情。

不管什么人到了四十岁还没有结婚，而又不稍许知道点儿这种情绪，那么他必然是一帆风顺的，再不然就是心地冷漠的。

阿拉宾先生从来没有想到要调节一下他的小船的风帆，使自己可以以护航人的身份航行到这艘阔绰的大商船那儿去。他看出来，波尔德太太长得很美，但是他并没有梦想到把她的美色变为他自己的。他知道波尔德太太很阔绰，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去把她的财富据为己有，就象他没有想到去把格伦雷博士的财富据为己有一样。他发现波尔德太太热忱文雅，有见识，有头脑，事实上具有一个男人指望自己妻子具有的种种品质，可是她的魅力越大，她要人眷念的地方越多，他就越想到自己不大可能会获得她。他为人非常谦恭，非常羞怯，这是他的生性，不是他的思想。在他的眼里，这个女人的姿色是完美无缺的，而这个女人的财富却是会使他不敢去想到她的，即使他敢去想到她，她的孀居身份也会使他保持沉默，可是如今，他的羞怯谦恭，却从眼看着这个女人，眼看着她成为奥巴代亚·斯洛普的猎获物而将得到报应！

在波尔德太太离开的那天上午，他骑了马到圣埃沃尔德去。在他骑马走着时，他不断嘟嘟囔囔地念着范·阿尔泰弗尔德①的一行诗句：

女人的爱多么令人不快。

① 范·阿尔泰弗尔德(Van Artevelde)，英国剧作家泰勒(Henry Taylor, 1800—1886)的名作《菲利普·范·阿尔泰弗尔德》中的佛兰芒主人公。下面的引文是由他说的，见该剧本第二部第三幕第二场。

接着，他极力想使自己清醒过来，想到其他的事情，想到他的教区，他的学院，他的信条——但是他的思想一再回到斯洛普先生和那个佛兰芒的族长身上。

我们想到的时候，
女人的爱多么令人不快，
它通常总给予任何最接近她、
得到最大利益撑腰的人。

并不是说波尔德太太就该和他结婚，他并没有试图去追求，然而她竟然要和斯洛普先生结婚——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

外表的优雅
与内心的光明都不需要——一天天，
不具备两者的男子和上帝创造的
最美好、最高尚的女子结为夫妇，
女子的爱除了性别外不加区分，
嘲弄了"选择"这一个词儿。

这样，他骑马往前走去，心里感到十分烦恼。

那天上午，他骑马走得很不安稳，在圣埃沃尔德也没有做多少有益的工作。

他的住宅需要进行的翻造很快就要完工了。他穿过一间间房，上楼下楼，在花园里徘徊，但是他对它们鼓不起多大的兴趣来。他在每一扇窗口站定一会儿，朝外看看，心里想到斯洛普先生。以前，他几乎在每一扇窗口都和爱莉娜一块儿站定闲聊过。

她和格伦雷太太曾经不断上这儿来。当格伦雷太太作出种种吩咐，照料着使人照办时，他和爱莉娜就谈论着与教士职业有关的种种事情。他想到自己多么时常给她规定守则，而她对他那稍微专横的法令总是多么温柔地容忍着的。他想起她听人说话多么有理解力，她的平和而敏捷的回答，她对种种教会事务的兴趣，对与他有关的种种事情的兴趣。接着，他用马鞭抽打了一下窗台，暗自说，爱莉娜·波尔德竟会和斯洛普先生结婚，这是决不可能的。

然而，他实在并不认为(象他应该认为的那样)这是决不可能的。他对她的为人应该相当熟悉，可以感觉到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他应该知道爱莉娜身上具有那种品质，肯定可以保护着她，不容她这样自贬身份。可是他象那么许多别的人那样，对女人又缺乏信心。他一遍又一遍暗自想到，爱莉娜·波尔德竟会变成斯洛普太太，这是决不可能的，然而他又相信她会这么做。这样，他徘徊着，不能做什么别的事，也不能想什么别的事。他非常不舒服，非常不安心，对自己和所有的别人全很生气，内心里还蕴藏着对斯洛普先生的一股怨恨。这是不应有的情形，如同他知道和感到的那样，但是他自己也管不住自己。说实在的，阿拉宾先生这时候已经爱上波尔德太太了，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他在恋爱着，虽然四十岁了，却还在恋爱着，自己也不知道。他烦躁、气恼，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象一个青年人在二十一岁时所会做的那样。这样，他在圣埃沃尔德没做成什么有益的工作，给内心一种自己也不承认的希望推动着，比平日早得多就骑马回来，希望在波尔德太太离开以前，可以再见到她一面。

爱莉娜那天上午过得并不愉快。她跟每一个人都生气，跟

自己也同样如此。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不过她也觉得自己没有把事情处理好。她应该十分冷淡地看待姐姐的旁敲侧击和会吏长的训斥告诫，从而使自己丝毫也不至于遭到人家怀疑。她没有这么做，反而显得十分恼怒，这会儿又为自己的急躁感到羞愧，可是又不免满心烦躁。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独自一人度过的。过了一会儿，父亲来找她了。哈定先生已经打定主意，不问出现什么情况，随便什么事也不应把他和小女儿分隔开。要他接受一个想法，看到她坐在斯洛普先生餐桌的主位上，这是很不好受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下了。斯洛普先生，象他向自己解释的那样，是一个正派人和一个教士。他作为爱莉娜的父亲，甚至无权去阻止她和这样一个人结婚。他渴望告诉她，他怎样已经决定宁可不要全世界也要她，他准备怎样承认她并没有错，以及他怎样和格伦雷博士意见完全不一致，可是他无法使自己提到斯洛普先生的名字。还有可能，他们的猜测完全错了！既然他这样感到怀疑，他便无法使自己公开和她谈起这个问题。

这时候，他正和她一块儿坐在客厅里，一手挽着她的腰，每过一会儿便说一句不相干的亲热和蔼的话，一面着力地拉着那只假想的提琴弓。这当儿，阿拉宾先生进房来了。哈定先生立刻站起身。他们两人彼此寒暄了几句，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说些什么，爱莉娜则一语不发、郁郁不快的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她感到气恼的人里，也包括阿拉宾先生。他竟敢也谈论起她和斯洛普先生的来往。他竟敢也责怪她没有把他的敌人当作敌人。她在离开以前本来没有打算再看见他，这会儿也不大乐意显得和蔼可亲。

宅子里上上下下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有什么事出了毛病。阿

拉宾先生看见爱莉娜时，外表和谈吐都无法装得仿佛他对这一切全不知道似的。他无法象惯常的那样，兴致勃勃、满怀自信地和她辩论。他走进房间还不到两分钟，立刻感到他返回教区长公馆来是错误的。当他一听到她的声音时，他完全希望自己还呆在圣埃沃尔德。真个的，他为什么还想对斯洛普先生未来的妻子说些话呢？

“听说你这么快就离开我们大伙儿，我感到很惋惜，”他这么说，白费力地想使用平日的那种嗓音。她轻声含糊地说，她有必要回到巴彻斯特去，这样回答了他，接着便十分勤劳地用钩针编织起她的活儿来。

随后，阿拉宾先生和哈定先生两人又寒暄了几句，都是些陈腐冷漠、无聊乏味的话。其实他们两人谁也没有什么话要对另一个说，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谁也不乐意保持沉默。哈定先生利用一次谈话暂停的时刻，终于溜出了那间房。爱莉娜和阿拉宾先生给撇下来，呆在一块儿了。

“你这一离开，对我们大伙儿可是一个大损失，”他说。

她又轻声含糊地说了一句几乎听不大清的话，不过两眼却一直盯在她的活计上。

“我们在这儿很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他说，“至少我是这样。它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觉得很惋惜。”

“我离开家已经比我原来打算离开的时间长啦，”她说。“现在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嗨，愉快的时刻，愉快的日子，总免不了要结束。这种时日这么少，这是很可惜的 或者也许不如说——”

“男人和女人做了那么许多事情去破坏自己愉快的日子，这确实是很可惜的，”她打断他的话说。“外间竟然这么缺少仁爱，

这是很可惜的。"

"仁爱应当从家庭里开始①，"他说。接着，他正准备要解释．他作为一个教士，不能牺牲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导的那些原则，去取得她会称之为仁爱的那种品质。这时候他想起来，跟斯洛普先生未来的妻子去辩论这样一个问题，那比白费气力还要糟。"可是你这就要离开我们啦，"他接着说下去，"我可不在你离开前的最后时刻里再讲上一篇大道理来使你厌烦。实际上，我恐怕已经对你讲得太多啦。"

"你应该既讲道又实践，是不是呢，阿拉宾先生？"

"无疑我是应该这样。我们大伙儿都应该这样。所有我们这些承担起教导别人的人，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我完全承认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不过我现在不很清楚你指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这会儿要来告诉我，我应当既讲道又实践呢？"

爱莉娜没有回答。她渴望让他知道自己生气的原因，责备他不该很失礼地讲到她，然后临了再原谅他，从而彼此友好地分别。她觉得在自己目前的心境中离开他，她会很不快活的，可是她又不大可能自行向他讲到斯洛普先生。再说，她怎么能提到会吏长含沙射影进行的诽谤呢，况且如同她认为的，那是在阿拉宾先生的怂恿下进行的？她想要使他知道他错了，使他明白他待她太不友好，以便可以使自己的宽恕变得更为亲切。她觉得自己太喜欢这个人了，要和他弄得不欢而散，那是令人不满意的，然而她不作一番解释，他那方面不怎样谢一下罪，怎样保证往后决不对她再犯这样的过失，她是无法摆脱自己深深感到的不快的。

① 这是英国的一句谚语。

"你为什么告诉我，我应该实践自己的教导呢?"他继续说下去。

"所有的人都应该这么做。"

"当然啦。这可以说是不讲自明、大伙儿公认的。但是你并不是对所有的人全这么说，或者对所有的教士全这么说。这个意见本身虽然很好，平时却不会提出来，除非是指某种特殊的缺陷。倘使你乐意把我的特殊的缺陷告诉我，那么我一定尽力从你提的意见中吸取教益。"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正眼注视着他的脸，说道，"阿拉宾先生，你不够大胆，不敢公然对我把话明说出来，反而指望我一个女人公然来对你说。你干吗背着我在格伦雷博士面前诽谤我?"

"诽谤!"他说，脸色变得血红。"什么诽谤?我要是诽谤过你，那请你原谅，请听我说话的那人原谅，还请求上帝原谅。但是我对格伦雷博士说了什么诽谤你的话呢?"

她的脸色也变得绯红。她无法开口问他，有没有讲到她要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她说。"不过你是一位很讲信用的人，我问你，你是否说了我一些对自己的胞妹就不会说的话，要不然我不会问你的，"她发现他没有立即回答，便继续说了下去。"我并不要你非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可。格伦雷博士已经把你说的话告诉我啦。"

"格伦雷博士的确曾经叫我提过点儿意见，我也提了。他问我——"

"我知道他问过你，阿拉宾先生。他问过你，他在普勒姆斯特德接待我是否得当，如果我继续跟一位你本人和他私下恰巧彼此很厌恶的先生往来的话?"

"你弄错了，波尔德太太。我个人不认识斯洛普先生，我一

生中从来没有会见过他。”

“可你个人仍旧对他很不友好。我并没有资格来问你反对他是否正当，不过我有权指望你不要把我的名字跟你的反对行动搅和在一起。这桩事你已经做了，而且是以一种对我作为一个女人十分有害、十分苦恼的方式这么做的。我不得不承认，阿拉宾先生，我原来指望你的做法会完全不同的。”

她说着的时候，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泪水，不过她总算忍住了。倘使她没有忍住，大声呜咽起来，象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所会做的那样，他就会顿时心软下去，请求她宽恕，也许还会跪倒在她的脚下，倾吐出自己的爱情。那一来，一切都会解释清楚，爱莉娜就会心满意足地回到巴彻斯特去了。如果她从阿拉宾先生那儿听说到全部真情实况，那么她就会多么轻易地宽恕并忘却会吏长的猜疑？可是那样一来，我的小说还有什么可写的呢？她并没有哭，阿拉宾先生也并没有心软下去。

“你可冤枉了我，”他说。“格伦雷博士要我提点儿意见，我不得不提。”

“格伦雷博士是最好多事、最无礼的人了。我完全有权和哪些人来往，就象他有权和哪些人来往一样。如果我和你商议，说因为格伦雷博士认识了塔坦哈姆·科内纳勋爵，我想不准他呆在我的家里，这样合适不合适，你会怎么说呢？我相信对一个教士说来，塔坦哈姆勋爵是一个十分讨厌的朋友，就和斯洛普先生对一个教士的女儿说来一样。”

“我也不认识塔坦哈姆·科内纳勋爵。”

“不错，可是格伦雷博士认识英格兰每一个赛马场上所有年轻的爵爷，那对我毫无关系。我可不去干涉他，他也不要来干涉我。”

“我很抱歉.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波尔德太太，可是既然你对我讲到这件事，特别因为你还为我在这问题上说的很少几句话责备我，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的意见和你不一样。格伦雷博士作为社会名人的身份，使他有权在某种影响下，选择自己的交游。如果他选择得很不得当，那么就要对他使用那些影响啦。如果他和不适合他去结交的人来往，那么他的主教就将进行干涉。主教对待格伦雷博士，就和格伦雷博士对待你一样。”

“这一点我不承认。这一点我绝对不承认，”爱莉娜说，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事实上，当她站在客厅地板上时，她是在阿拉宾先生面前闪闪发光。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激动过，他也从来没有看见她显得有这时一半这么美。

“这一点我绝对不承认，”她说。“格伦雷博士对我压根儿没有什么管辖权。你和他是不是忘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完全孤独的？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还有父亲？我想格伦雷博士忘却了这一点。”

“阿拉宾先生，”她继续说下去，“我从你那儿本来会听到些好意见的，因为我本来应该指望你象朋友对朋友那样提出些意见来，而不是象一个老师吩咐一个小学生那样。我可能和你意见不一，而在这件事上，我也应该这样，可是如果你以平时的态度，平时的那种坦率的态度来和我讲，我本来不该生气的。但是现在——你这样说我，象个男子汉吗，阿拉宾先生——这么无礼——这么——？你说的话我简直无法说出口。你一定知道我感到怎样。就因为我决心结识一个人，他的宗教见解你很不赞成，你就这样说我，还劝我的姐夫把我从姐姐家赶出去，这公正吗？”

“现在我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啦，波尔德太太，”他背对着壁

炉站在那儿，两眼朝下盯视着地毯的花纹，一面用缓慢、慎重的嗓音说，“只好把我和格伦雷博士两人所说的话明明白白地说给你听了。”

“说呀，”她看到他停顿了一刹那，便这么说。

“我担心说出来的话也许会使你很痛苦。”

“那也不可能比你已经做出的事更使我痛苦了，”她说。

“格伦雷博士问我，我觉得你作为斯洛普先生的妻子以后，他在家里接待你是否妥当，我告诉他我认为那样将是轻率的。我相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斯洛普先生和——”

“谢谢你，阿拉宾先生，这就够啦。我并不想知道你的理由，”她说，嗓音显得异常镇定。“我对那位先生无非表现出了一个邻居的普通礼节。因为我这么做了，因为我没有抱着那种深仇大恨去反对他——你和格伦雷博士都认为，对于所有不同意你们见解的教士都应当加以痛恨——所以你们就断定我要和他结婚，——或者不如说，你们并没有断定是这样——一个稍有理性的人，没有比较充足的理由就不会得出这么蛮横无礼的结论的，真个的，你们并没有这么想，不过因为在我目前的境况中，这样一个指责必然会使我特别痛苦，所以就这么说了来吓唬我，使我对你们的这个敌人也会加以反对。”

她说完这一席话后，来到客厅长窗面前，走出去，进了花园。阿拉宾先生给撇下来呆在房间里，仍旧在那儿数着地毯上的花纹。然而，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听到，并且准确无误地注意到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了。从她说的话来看，会吏长非难她，说她爱慕斯洛普先生，那是不是显然错了呢？爱莉娜仍旧无拘无束，可以作出另一个抉择，这一点是不是很清楚了呢？有一刹那，他竟然有所怀疑，这也许很奇怪，不过他确实有所怀疑。她没有绝对否认

这一指责，她没有明确地说，这是不真实的。阿拉宾先生不大理解女人情感的实质，要不然他就会知道，要她说出比已经说出的更为清楚的话，那是多么不可能。没有几个男人能理解女人情感的实质，等到他们理解的时候，岁月已经夺走了这种理解的价值。情况如此，这倒也很可取，要不然男人便会过于轻易地获得成功了。

阿拉宾先生站在那儿数地毯上的花纹，心里对爱莉娜刚才向他讲的难堪的话感到闷闷不乐，十分不乐，可是想到自己很尊敬的这个女人，毕竟不会成为自己深恶痛绝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又觉得很快乐，极其快乐。在他站在那儿时，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恋爱了。他已经活了四十岁，在这以前，女色始终没有使他有一刻感到心神不宁的，而现在，他却感到很不安。

我并不是说他在那儿呆了半小时或是一刻钟。尽管爱莉娜说了那些话，阿拉宾先生倒确实是一个男子汉。等他弄清楚自己爱上了这个女人，等他这时候有理由相信她可以接受他的爱，至少是如果她乐意接受的话，他便跟随她走进了花园，想尽力表示一下自己的爱慕之情。

他没有多久便找到了她。她正在会吏长庭园里、教堂院子旁边的那条榆树林荫道上来回走着。啊呀，她和阿拉宾先生之间的争吵，并没有稍许减轻她精神上的不痛快。她还很生气，对他比对任何别人都生气。他怎么可以这么误解她呢？她先前一直和他那么亲近，曾经容他乐意说什么就可以在她面前随便说什么，曾经同意他的意见，尊重他的见解，鼓励他进行教导，珍惜他所作出的宽慰，并且在种种方面都很重视他，象一个妩媚的女人不使自己或自己的情感承担任何义务，所能重视一个未婚的男人那样！她一直都是如此，可是在她这样对待他时，他却把她

看作另外一个男人的未婚妻！

她在林荫道上走着时，每隔一会儿总有一滴泪水不自觉地淌下她的脸蛋儿。在她举起一只手把泪水抹去时，她总用一只纤小的脚在草地上一跺，同时满怀怨恨地想到，自己竟然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

她初看到阿拉宾先生时，他站得靠她很近。她于是蓦地一下回过身，沿着林荫道重新走下去，尽力把脸上泄露出自己心情的泪痕抹掉。这一努力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阿拉宾先生当时的心情几乎不容他注意到这些琐事。他跟着她走下那条路，正在她走到路尽头时，赶上了她。

他并没有考虑好怎样和她说话，也没有想好要说些什么，只感到跟她争吵是令人难受的，要是他可以爱她，那将是十分幸福的。然而，他又不能自贬身份，请求她宽恕。他并没有损害到她。他并没有诽谤她，伤害她，象她指责他所做的那样。他不能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过。他只能让过去的事情过去，问问她关于她和他对未来的希望。

“我希望我们总不会象敌人那样分别吧？”他说。

“我这方面可没有什么怨恨，”爱莉娜说。“我尽力避免有怨恨的情绪。如果我说，我们之间在刚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后，还会有真正的友谊，那也是虚伪的做作。人不能够和他们看不起的人交朋友。”

“我给人看不起了吗？”

“在你能够象你那样讲到我之前，我管保是给人看不起的。我还受到了欺骗，受到了无情的欺骗。本来我以为你觉得我还不错，我以为你还很尊重我。”

“觉得你不错，尊重你！”他说。“为了在你面前替我自己辩

白一下，我非得使用比这些更强点儿的词儿。”他停顿了一下，爱莉娜等着他说下去，心房在胸膛内痛苦而剧烈地跳动着。“我过去就尊重你，现在也尊重你，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尊重过任何别的女人。觉得你不错！我还从来没有觉得有哪个人这么不错，这么该受到重视的。说我诽谤你！蔑视你！存心伤害你！我但愿自己有权可以保护你，不受到诽谤，蔑视和伤害。诽谤，啊呀！倘若是这样，那倒也好点儿。比抱着有罪的仰慕心情崇拜还好点儿，有罪的，而且还是徒劳的。”说完，他在她身旁跟着她走，两手扣起来背在背后，一面向下望着脚下的青草，心里感到十分茫然，不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爱莉娜在他身旁走着，决心不管怎样不给他什么帮助。

“啊呀！”他终于这么喊了一声，与其说是对她说，不如说是对自己说。“啊呀！普勒姆斯特德的这些小路实在叫人惬意，要是一个人能够心情闲适的话。心情不安，那么牛津的那些呆板单调的石头也会可取得多，圣埃沃尔德的也是如此。波尔德太太，我开始认为我上这儿来，自己误解了自己。一个罗马教神父现在就会逃避开这一切。哦，天父啊！要是您能赐给我们一条准则，那对我们有多好啊。”

“我们难道没有一条准则吗，阿拉宾先生？”

“有——有啊，的确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① 但是什么是试探？什么是凶恶？这是凶恶吗，——这是试探吗？”

可怜的阿拉宾先生！他的这种深挚的爱情简直表达不出来了。他无法用需要一个答复，要求一个答复的明白语言把自己的爱情倾吐出来。他不知道怎样对他身旁的这个女人说，“既然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

事实是，你并不爱那另一个人，你不打算成为他的妻子，你能不能爱我，你乐意不乐意做我的妻子呢？"这些是他心里的话，可是他那么唉声叹气，无法把这些话说出口来。为了有力量问出这句简单的话，他什么都愿意放弃，一切都愿意放弃，但是尽管他在讲道台和讲坛上口若悬河，他这会儿却找不出一句话可以用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朴实的愿望。

然而，爱莉娜却完全理解他，仿佛他已经以一个老色鬼[①]流利风雅的口才倾吐出了自己的热情似的。她以女人的本能在他讲到普勒姆斯特德的愉快惬意和牛津的石头时，在他提到罗马教神父的安全和试探的那些暗藏的危险时，注意到了他思想中的每一转折。她知道这全意味着爱慕。她知道她身旁的这个人，这个有造诣的学者，这个老练的演讲人，这个了不起的论战家，正在尽力，徒劳无功地尽力想告诉自己，他的心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了。

这一点她很知道，知道后还感到了一种欢乐，可是她却不肯去帮助他。他大大得罪了她，待她很卑鄙，由于他渐渐爱上了她，所以越发是卑鄙的。爱莉娜无法使自己不来报复一下。她并没有问自己，她最终是否会接受他的爱。她甚至没有承认，她这会儿是很高兴地看出了这一点。在眼下的时刻，这一点并没有打动她的心，它只满足了她的自尊心，使她的虚荣心感到很得意。阿拉宾先生竟敢把她的名字和斯洛普先生的联系到一起。现在，她发觉他愿意把她的名字和他自己的联系在一起，精神上得到了不少安慰。因此，她在他身旁走着，吸入了馨香，可是自己却没有散发出芬芳来回答。

---

① 老色鬼，原文为Lothario，系英国诗人、剧作家罗(Nicholas Rowe, 1674—1718)的悲剧《美貌的忏悔人》(The Fair Penitent, 1703)中的人物。

“回答我这句话，”阿拉宾先生走着时兀地一下站住，然后走到前边，脸回过来对着他的同伴说。“回答我这一句话。你不爱斯洛普先生吗？你并没有想着要成为他的妻子吗？”

阿拉宾先生确实没有采取得当的办法来赢得爱莉娜·波尔德这样一个女人的心。正在她的怒火渐渐熄灭下去，正当它在他没吐出的诚挚的热爱前渐渐消失时，他却完全没有必要的重犯了原先的“罪恶”，把她的怒火又点燃起来。倘使他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他在完全赢得爱莉娜·波尔德以前，就决不会当着她面提到斯洛普先生的姓名了。等到那以后，他才可以乐意多么得意便多么得意地讲到斯洛普先生。

“我决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她说，“再说，我还得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是没有一点儿正当理由的。再见！”

这么说着，她高傲地走过草地，穿过客厅的长窗，到饭厅里跟父亲和姐姐一块儿吃午饭去了。半小时后，她坐进了马车，因而没有再见到阿拉宾先生便离开了普勒姆斯特德。

他在荫蔽着教堂院子的那些幽暗的树木间作了长时间的、伤心的散步。后来，他离开了会吏长的庭园，避开人家注意，到那些苍翠的小山中去徘徊，普勒姆斯特德从前的那些可爱的天鹅和被人遗忘的美好景物，有许多就安安静静呆在那些小山下面。爱莉娜最后说的那些话在他的耳朵里象丧钟似的响着，绝对无法逆转过来。他无法了解，她可以和他生气，对他感到愤慨，对他无情，而又爱他。他无法断定，斯洛普先生究竟是否的确是一个受到垂青的劲敌。如果不是，她为什么不答复他问的话呢？

可怜的阿拉宾先生——天真无知、憨厚愚昧的人啊！你活到四十岁，对于女人的心思竟然还知道得这么少！

第十二章　主教的书斋

这样，普勒姆斯特德的愉快的聚会便散去了。在大伙儿和好相处的日子里，这次聚会一直是很愉快的。格伦雷太太曾经感到，她的家好多日子都没有这么欢乐和高兴了，会吏长也意识到这一个月过得很愉快，他把这份愉快没有归之于什么其他的特殊品质，而完全归功于自己的热情款待。在爱莉娜离开后三四天，哈定先生也回城去了。阿拉宾先生在到圣埃沃尔德的牧师公馆安顿下来前，先到牛津去度过一星期。他带了许许多多口信去给格温博士，讲到巴彻斯特主教公馆里的种种罪恶勾当，以及养老院据信仍然遭受到的危险，尽管斯洛普先生在那封倒楣的信里作出了种种保证。

爱莉娜在乘车驶往巴彻斯特时，并没有多少机会回想到阿拉宾先生。由于需要跟姐姐谈谈，分别时表面上还要保持得很友好，她不得不分心不去想到阿拉宾先生的罪过和他的爱情。等马车到了她的家门口，她还在最后亲一下姐姐和外甥女的时候，玛丽·波尔德已经跑出来，喊道：

"哟，爱莉娜，——你听说了吗？——哟！格伦雷太太，你听说出了什么事吗？那位可怜的教长！"

"我的天！"格伦雷太太说，"出了——出了什么事？"

"今儿早上九点钟他中风啦，从那以后就没有说过话。我很

担心他这会儿已经去世了。”

格伦雷太太跟教长很熟悉，因此大吃了一惊。爱莉娜和他并不那么熟，不过她很知道他的为人与作风，所以对她这时候听到的消息也感到吃惊、伤感。“我立刻上教长公馆去，”格伦雷太太说。“我相信会吏长会上那儿去的。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就让托马斯①在离开市里以前再来带给你。”这样，马车走了，留下爱莉娜和她的孩子跟玛丽·波尔德呆在一起。

格伦雷太太说得很对。会吏长已经到了教长公馆。他那天上午不想妨碍爱莉娜，所以自个儿到巴彻斯特来了，一到之后立刻听说到教长中了风。我们以前说过，有一间藏书室或阅览室把大教堂和教长的宅子连接起来。这地方一般称作主教的书斋，因为据说是巴彻斯特某一位主教在大教堂内增建的。它正造在一部分走廊之上，有条楼梯由它那儿通下去，通进大教堂教士们穿脱白法衣的那间房。因为它也直接通进教长的住宅，所以它成了那位长老通常走去主持公众祈祷的走廊。谁有权、谁无权在那儿进出，这也许很难说，但是巴彻斯特的教士们则相信，它是属于牧师会的。

在提到的这天上午，组成牧师会的大部分驻堂牧师和少数其他的人全聚集在那儿。和平日一样，会吏长掌握着最高权力，屹立在他们当中。他还没有走过通进市区的那道桥，就听说教长突然中了风，于是马上便赶到这个有名的教士聚会地来了。他十一点钟就到了那儿，留下来一直没有走。请来的医生们不时从教长公馆走过来，走进藏书室，宣读一些简短的病情公报，然后又走回去。看来那位老人没有多大希望会恢复过来了，真的，没有希望最终完全康复了。唯一的问题是，他是一语不发、人事

① 马车夫。

不知的马上就死，给第一次突发的严重中风就送了命呢，还是在医疗方法的适当抢救下，可以给救了回来，使他知道自己的病情，能够在他应召到最后审判席上和造物主面对面相见时，先向造物主作一次祈祷。

他们已经派人到伦敦去请奥米克龙·派爵士了。这个了不起的大夫在给慈祥的老格伦雷主教治病时，曾经表现出来，他在延长老年人的寿命方面是一位极其高明的能手，所以指望他在给教长治病时会取得同样的成功，这是很有理由的。同时，菲尔格雷夫医师① 和里尔奇尔德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小姐坐在父亲的床头，象女儿们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渴望的那样，渴望得到许可，可以做点儿事来表示她的爱护。即使是用双手去磨擦他的脚或是干点儿仆人干的事去伺候这些专横的大夫，随便什么事，只要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她可以有点儿用，她全都乐意干。

在场的教士中，只有会吏长有一会儿获得许可，走进病人的房间去。他穿着吱嘎作响的鞋子蹑手蹑脚走进了房，用压低了的嗓音对那个悲痛的女儿说了一句安慰话，同时以严肃而热切的目光仔细看了看老朋友那张变了形的脸，心里仿佛在说，“将来有一天，我大概也会如此。”然后，他对大夫们小声说了一两句毫无意义的话，便吱嘎吱嘎地又走回到藏书室去了。

“我恐怕他从此不能再说话了，”会吏长悄没声地关上房门说，仿佛那个昏迷垂危的人（他已经人事不知）在远远的卧室里，还会听到他这时如此小心翼翼地放下的门锁的响动。

“真个的！真个的！他的情况这么糟糕吗？”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说，自己心里盘算着教长的所有可能的候选人，同时很想

① 菲尔格雷夫，原文为 Fillgrave，有“把墓穴填满”的意思。

知道，会吏长是否会认为值得由他来接任。“这次中风一定很厉害。”

“一个人到了七十岁以上中风，那难得会是很轻的，”那个壮实的大教堂司铎说。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圣诗班助理说。“天知道我们将如何来弥补他这一损失。”

“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低级驻堂牧师说。“对所有那些有权参加我们大教堂礼拜仪式的人说来，还是莫大的幸福。我想政府会派人来的，会吏长先生。我相信总不会是一位陌生人。”

“在眼下还有希望的时候，”会吏长说，“我们且不去谈他的继任人。”

“唔，对，当然不该谈，”低级驻堂牧师说。“那样将是十分不礼貌的，是吗？不过——”

“除了斯洛普先生外，”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说，“我不知道有谁对现政府更有影响啦。”

“斯洛普先生，”两三个人顿时几乎是 sotto voce① 说。“斯洛普先生当巴彻斯特的教长！”

“呸！”那个壮实的大教堂司铎喊了一声。

“主教什么事全愿意替他做，”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说。

“普劳迪夫人也是如此，”圣诗班助理说。

“呸！”大教堂司铎说。

会吏长听到这个意见，脸色几乎变得苍白。要是斯洛普先生竟然成了巴彻斯特的教长，那怎么办呢？当然，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真个的，根本没有理由去认为这样一件亵渎神灵的事会有人考虑到。可是这还是有可能的。普劳迪博士在政府中有些影

① 意大利文，意思是：“低声地”。

响，而斯洛普先生却可以说是能够随意支配普劳迪博士的。要是他当真成了巴彻斯特的教长，那么他们大伙儿该怎么行动呢？单单这一个意见有一刹那甚至使格伦雷博士说不出话来了。

"要是由斯洛普先生来担任教长，那对我们的确不会是很愉快的，"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说，内心里对自己的推测很明显地引起的惊恐暗自觉得好笑。

"这几乎和叫你呆在主教公馆里同样滑稽，同样有可能，"大教堂司铎说。

"我认为这样一项委派是极不可能的，"低级驻堂牧师说，"同时也是极不慎重的。是不是呢，会吏长先生？"

"我认为这样一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会吏长说，"不过眼下，我主要想到的是躺得靠我们这么近的我们可怜的朋友，而不是斯洛普先生。"

"当然啦，当然啦，"圣诗班助理神情严肃地说，"你当然是这么想啦。我们大伙儿也全是这么想。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博士，最最慈祥的人，不过——"

"这是英格兰最舒适的教长公馆了，"另一个受俸牧师说。"庭园占地十五英亩。它比许多主教公馆都好。"

"而且每年足足有两千镑，"那个瘦博士说。

"已经削减到一千二百镑啦①，"大教堂司铎说。

"不，"另一个受俸牧师说。"是一千五。制定了一个特殊的实例。"

"没有这样的事，"大教堂司铎说。

"你会发现我说的是对的，"受俸牧师说。

"我可以肯定我是在报告里看到的，"低级驻堂牧师说。

① 这是根据一八四〇年通过的《教长与牧师会条例》削减的。

“胡说，”大教堂司铎说。“他们不能这么做。除了伦敦和达勒姆①，没有其他的例外。”

“还有坎特伯雷和约克，”圣诗班助理谦恭地说。

“你认为怎样，格伦雷？”那个瘦小的博士说。

“认为什么怎样？”会吏长问，他显得好象在想到他的朋友——那位教长，但是他实在想到的却是斯洛普先生。

“下一任教长领多少俸禄，一千二还是一千五？”

“一千二，”会吏长以权威人士的口吻说，从而就这个问题立刻在他的下属中结束了全部怀疑与争论。

“唔，我原来的确以为是一千五，”低级驻堂牧师说。

“呸！”壮健的大教堂司铎说。这时候，房门打开，菲尔格雷夫医师走进房来了。

“他怎么样？”“他清醒过来了吗？”“他能说话了吗？”“我希望他没有死吧？”“不是更坏的消息吧，大夫？”“我希望，我相信，是较好的消息，大夫？”六、七个人声同时说，每一个人的音调都是万分焦急的。看到那位慈祥的老教长在他的教士们当中多么深得人心，这是很令人惬意的。

“没有变化，各位。一点儿没有变化——不过收到了一份电报——奥米克龙·派爵士搭乘晚上九点一刻的那班火车这就上这儿来啦。要是有谁能治好他，那就是奥米克龙·派爵士。不过医药能做的事全已经做了。”

“这一点我们完全相信，菲尔格雷夫大夫，”会吏长说。“这一点我们绝对相信。不过你知道——”

“啊！很对，”医生说，“很对——我也会这么做的——我当时立刻就主张这么做。我立刻对里尔奇尔德说，抢救这样一条生

① 达勒姆(Durham)，英国英格兰的一郡。

命，这样一个人，应该去请奥米克龙爵士来——我当然知道费用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么有名，那么受人欢迎，你知道。说虽这么说，人力方面可以做的事实际上全都做了。”

正在这时，格伦雷太太的马车驶进了大教堂区。会吏长走下楼去，证实了太太方才听到的消息。

奥米克龙·派爵士的确乘晚上九点一刻的那班火车赶来了。那天夜晚，可怜的教长多少神志清醒过来点儿。这是不是亏了奥米克龙·派爵士，这是一个我们最好不要发表意见的问题。菲尔格雷夫医师自己心里很清楚，可是据认为，奥米克龙爵士至少表示，他认为教长还可以活上一些日子。

因此，在接下去的八到十天里，可怜的教长的病情没有什么变化，一半清楚、一半昏迷。守候在外面的教士们于是认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还不会有必要委派一位新教长。



第十三章　教会高级职位的新候选人

教长的患病在他的公馆和毗邻的藏书室以外的一些地方，引起了不少思想上的骚动。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想到的关于斯洛普先生的事，并不就他一个人想到。

教长患病的消息传到主教那儿时，主教正无精打彩地坐在书房里。这个消息是由斯洛普先生带给他的，斯洛普先生当然并不是巴彻斯特最后听到这消息的人。这个消息很快也传到了普劳迪夫人的耳里。可以料想的是，那当儿要求主教顺从自己意思的这两个劲敌之间，并没有多少友好的交往。真个的，他们虽然同住在一所宅子里，自从前一天在主教书房里两人的那次疾风骤雨般的会面以后，他们还没有再会见过。

那一次，普劳迪夫人遭到了挫败。长胜的声誉竟然从她的

旗帜上给夺走了，这对那位好斗的夫人说来，是一件带来莫大伤心的事情，可是尽管遭到挫败，她却并没有给征服。她觉得自己还有可能恢复失地，还有可能把斯洛普先生摔倒在她从里面把他发掘出来的尘土里，逼着犯罪的丈夫痛加悔改，请求宽恕。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值得纪念，是因为他起来造反，违抗了太太的最高命令），主教曾经很专横地按着自己的意思办事，而且当真开始认为，自己受人支配的日子很可能已经指日可数了。他开始希望自己马上就进入一片自由之乡，一片充满了自己可以畅饮甘美乳汁的乡土，还有醇厚的蜂蜜，那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①。等普劳迪夫人走出房去，砰地一声把房门关上时，他感到自己地地道道是一位主教了。当然，家庭牧师后来讲的那一席话，使他心里有点儿害怕，但是总的说来，他对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满怀高兴地认为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Ce n'est 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ûte,"② 他默想着。既然他已经这么豪迈地采取了第一步，那么其余的一步步接下去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了。

晚餐时，他理所当然地又见到了他的太太。他们在餐桌上并没有说多少会破坏主教幸福感的话，或者压根儿这样的话什么也没有说。他的女儿和仆人们全呆在一旁，保护了他。

他就自己计划去拜望大主教这一问题说了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以便向所有有关的人表示，他打算照着自己的意思做。那

---

① 《旧约·雅歌》第四章第十一节："你的舌下有蜜有奶。""蜜和奶"意谓无限欢乐的源泉。

② 法文，意思是："只有迈出第一步是最困难的"。斯洛普这儿是回想起了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名流德方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fand，1697—1780)的一句名言。传说圣德尼曾经提着自己的头走了六里路。德方夫人对这一传说评论说："距离远近并没有关系，只有迈出的第一步是最困难的。"

帮仆人觉察到这一变化，把他们对主人的恭敬稍稍从女主人身上转移到了男主人身上。男主人觉察到了这一切，女主人也是如此。不过普劳迪夫人却在等待着时机。

晚餐以后，他回到书房去。斯洛普先生不一会儿就上那儿来找到了他。他们一块儿在那儿吃了茶点，筹划了许多事情。有一会儿工夫，主教当真很快活，可是等壁炉架上的大钟告诉他，晚上的寂静时刻已经临近了，等他看着房间里的蜡烛台，知道非用它不可时，他的心又沉下去了。他就象个鬼魂，一到鸡鸣报晓，在上界自由行动的全部能力便终止了，或者不如说，他和鬼魂正相反，因为在鸡鸣报晓以前，他必须再度充当一名奴隶。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他能不能信任自己，到第二天早晨下楼吃早饭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呢？

他比平日晚了将近一小时才去安歇。安歇！什么样的安歇？可是他喝了两杯雪利酒，才走上楼。我们决不会想跟随他到那儿去。有些事是不论哪个小说家，不论哪个史学家都不应去尝试的。人生这出戏里有几场，就连诗人也没有一位敢去描绘。请读者明白，普劳迪博士和他太太之间那一晚的事情，就是一个这种场面。

第二天早上，他走下楼来，成了一个可怜的、忧心忡忡的人。他的外表显得很懦弱，简直可以说是很憔悴。我很怀疑，他的那些花白的头发，是否要比前一晚更明显地花白了点儿。不管怎么说，他老了不少。岁月并不是使人渐渐地、平均地衰老。除了在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没有欢乐、没有悲伤，象植物那样生死，不然的话，你在世上到处看看，瞧瞧是不是总是这种情形。一个人会身体健康、精力旺盛、血色很好，这样一直到了什么年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接着某种严寒的天气，某种痛苦的

时期来了，一下夺走了体质中的活力，于是那个硬朗矍铄的人就给归入老人的行列了。

他走下楼来，独个儿吃早饭。普劳迪夫人身体不爽，在卧房里喝咖啡，她的女儿全在那儿伺候她。主教独个儿吃了早饭，然后几乎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走到书房里自己通常坐的座位那儿去。他拿自己即将去见大主教的这件事安慰自己。他自行作主做出的这件事，对他至少仍然是一场持久的胜利。但是不知怎么，他既然取得了胜利，现在似乎又不十分在意了。促使他到大主教公馆去作客的，是他的雄心壮志，可是这时候他的雄心壮志已经泯灭了。

他正这样坐着，斯洛普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匆匆走进房来了。

“主教，教长去世啦。”

“天啊！”主教喊了一声，给斯洛普先生告诉他的这么悲痛、这么突然的一个消息惊吓得摆脱了原来的漠然的情绪。

“他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快要死了。他中风啦。他们告诉我，一点儿没有希望了。真个的，我毫不怀疑，他这会儿已经不在啦。”

主教打了一下铃，立即差仆人去询问。那天上午，主教由家庭牧师搀扶着，又亲自到教长公馆门口去探询。普劳迪夫人派人向特雷福伊尔小姐提出了给她种种帮助的提议。普劳迪小姐们也是如此。主教公馆和教长公馆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怀。所有的询问获得的答复全都一样。教长的病情没有变化。奥米克龙·派爵士乘晚上九点一刻的那班火车就要到来了。

接着，斯洛普先生象其他的人所做的那样，也沉思起来：谁有可能当新的教长呢。他也想到，也象其他的人想到的那样，他

自己有可能当新的教长。随后，他心里便寻思起那个支取一千二、一千五还是两千镑的问题来，就象大教堂藏书室里其他的教士们所做的那样。

不管俸禄是两千镑、一千五还是一千二，如果他能当上教长，那就他说来，无论如何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的野心得到的满足，甚至比他的贪心得到的还要大。在会吏长自己的大教堂城市里超过他，高倨在受俸牧师和驻堂牧师之上，使大教堂教士和大教堂所有的礼拜式全听他来支配，这是多么令人快慰的啊！

不过希望得到它，也许比当真得到它容易。然而，斯洛普先生倒也不是没有什么方法来促使自己的见解实现的。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坐失良机。首先，他想到——并不是白费心思地——自己可以指望主教给予他些什么帮助。他马上改变了自己对赞助人的看法，打定主意，要是自己成为教长，他就要把主教重新归还到他太太的属下去。他认为主教摆脱了一位良师，很可能不会感到惋惜的。斯洛普先生早就采取了某些步骤，使其他当权的人也知道他的姓名。有某一位国民学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据信当时在政府要人中特别受到宠幸，斯洛普先生已经想法和他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通信关系。他认为他可以很稳妥地向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去提出。他深信，如果尼古拉斯爵士乐意出力的话，那么这样一个肥缺管保是一要便会答应的。

再说，新闻界也全听他的吩咐，或者说他自以为是这样。在他和阿拉宾先生进行的那些论战中，《朱庇特》日报曾经坚决地站在他一边。他确实不止一次会见过那份报纸编辑部的一位先生。那位先生倘若不是编辑的话，实在也和编辑差不了多少。斯

洛普先生早就习以为常地写上一些涉及教会各种弊端的有力书信，署上他姓名的缩写字母，附上署了自己姓名的私人便笺，送给他的编辑朋友去。说真的，他和托尔斯先生（这就是他有联系的那位有势力的新闻界朋友的姓）一般说来，彼此很亲密。斯洛普先生的小作品总是刊登出来，偶尔还附有一些评论。这样，他多少可以说是成了一个文学界的名人。这种社会生活对他说来具有很大的魅力，虽然确实也有它的缺点。有一回，他当着记者讲话时，没有拥护、赞扬并表示坚信《朱庇特》上所拥护、赞扬并表示坚信的那种特殊的行动方针，结果，他十分惊讶，而且当时还相当气恼地发觉，自己给他的老盟友毫不留情地折磨了一番。他遭到了挖苦，诋毁，愚弄，就仿佛他不是一位老朋友，而是一个老对头，或者不如说，比一个老对头还要糟。他先前一直不知道，渴望进入《朱庇特》编辑部的人，非得放弃自己的全部个性。可是这场小小的惩罚，最终并没有在他和他的朋友托尔斯之间造成什么损害。斯洛普先生是一个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决不会显露出自己跟《朱庇特》这样一个权势煊赫的人物生气。他曾经吻过笞打他的那根棒子，这时候想到自己完全可以期待着自己的报酬了。他决定立刻就让托尔斯先生知道，自己是就要出缺的这个职位的候选人之一。新近，不止一个教会高级职位，都是由政府大半遵照着《朱庇特》报上向政府提出的意见委派的。

不过斯洛普先生有必要首先争取到主教的支持。他特别认为自己应该在主教去谒见大主教之前，就把这件事办了。教长正在这时候病倒，这实在是大有天意的。如果可以说服普劳迪博士热心地去办理这件事，那么他逗留在大主教公馆时，就可以办理掉不少。斯洛普先生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当天下午就去试探一下主教的意思。主教第二天早上就要动身到伦敦去，

因此一刻也不能安安稳稳地放过。

他大约在五点钟走进了主教的书房，发觉他仍旧独个儿坐在那儿。可以料想的是，自从他走到教长的门口去，引起了那点儿骚动以后，他几乎就没有走动过。他脸上还带着半知半觉的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呆滞麻木的神情。他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读，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直眉瞪眼地茫茫然朝前望着。这时候，斯洛普先生当天第二次走进他的书房来了。

“噢，斯洛普，”他多少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因为说老实话，那当儿他可不急于想多和斯洛普先生谈话。

“眼下，可怜的教长还没有显出一丝好转的迹象来，您听了一定觉得很难受。”

“啊——嗳——是这样吗？可怜的人！我当然很难受。奥米克龙爵士敢情还没有到吧？”

“没有，火车要到晚上九点一刻才到。”

“不知他们为什么不开一班专车。人家说，特雷福伊尔博士很富裕。”

“大概是很富裕，”斯洛普先生说。“不过实际的情况是，伦敦所有的大夫都不会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只不过表示，一切可以尽的人事全都尽了。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博士看来是不久于人世了，主教。”

“我看不至于吧——我看不至于吧。”

“是这样啊。真个的，他的最好的朋友都无法希望，经过这么严重的一次中风后，他还能活下去，他的智力不大可能恢复过来了。”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主教说。

“谁来接替他，这个问题对主教您说来，自然是很重要的，”

斯洛普先生说。“要是您能使上面派一个人来，在重要论点上思想和您一致，那将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反对我们的那派人在巴彻斯特这儿势力很大——简直太大啦。”

“是呀，是呀。要是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博士当真去世了，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他，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找一个估计可以和您合作的人，这对主教您说来，是极为重要的。只要想想，要是格伦雷博士、海恩德赖博士或是随便哪一个那种思想的人得到这个职位的话，我们会碰上些什么麻烦。”

“某某勋爵不大可能会把它派给那一派里的随便谁，他干吗要这么做呢？”

“是呀，不大可能，当然不可能，但是也许会。可能会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是您可以容我提个建议的话，我认为您下星期应当跟大主教商谈一下这件事。我深信，如果您把您的愿望说出来，得到大主教的支持，那么您的愿望在某某勋爵看来，就会是极为重要的了。”

“唔，这我可不知道，某某勋爵对我一直很亲切，很亲切。不过除非问到我，要不然我可不愿意干涉这种事。说真的，要是问到我，我眼下倒也不知道应该推荐谁。”

这当儿，斯洛普先生，就连斯洛普先生，也觉得相当羞怯。他几乎不知道如何用十分谦逊的语言来说出自己的这个小请求。他自己认识到，他的大胆的请求开头难免会使主教大吃一惊，而接下去，通过能言善辩如何好好来补救一下，那也是很困难的。“我很怀疑，”他说，“主教您这会儿心目中是不是会想到谁。正因为这缘故，我很冒昧地向您提出我心里盘算着的一个主意。如果特雷福伊尔博士当真死啦，我实在瞧不出我为什么不可以在您

的帮助下，出来担任这个职位。”

“你吗！”主教喊了一声，斯洛普先生简直不能认为他那种神态是赞赏的。

接着，斯洛普先生不再拘束了，他变得口若悬河。“我一直在想谋求这个圣职。如果您向大主教坚决提出这件事，我毫不怀疑我会成功的。您瞧，我将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接下去，我可以指望得到新闻界的援助。我的姓名人家是知道的，我可以说，对于如今在政府中最有势力的那部分新闻界人士，我享有相当好的名声。我在政府中也有一些朋友。可是尽管如此，我主要还是要向您，主教，请求帮助。我最乐意从您的手里接下这份恩典。再说，您当然比随便哪个别人都清楚，我有些什么资格，而在这类事情上，这一点永远是主要应加以考虑的。”

有一会儿工夫，主教惊得哑口无言的坐在那儿。斯洛普先生出任巴彻斯特的教长！他自己的脑力不经人点拨，决不会自行想到斯洛普先生身份的这样一大变化的。起初，他不断想着为什么，为了些什么理由，因为什么缘故斯洛普先生竟然要当巴彻斯特的教长。可是渐渐地，他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想到为什么，为了些什么理由，因为什么缘故，斯洛普先生不可以当巴彻斯特的教长。就他，主教本人而言，他完全可以不要这位家庭牧师来效劳。利用斯洛普先生抵制他太太的那个小计划，已经差不多烟消云散了。他几乎已经承认那项计划是白费心机的。如果他真的能够睡在家庭牧师的寝室里，而不在太太的房里，那么那项计划也许有点儿道理。但是———。因此，斯洛普先生讲着时，主教渐渐认识到，这位先生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并没有什么不得体。说真的，这倒不是被斯洛普先生的口才说动了，

因为他并没有听清楚斯洛普先生讲话的大意。他是被自已的深思熟虑引向那方面去的。

“我用不着说,”斯洛普先生说下去,“在所有关系到大教堂的事务上,尽可能遵照着您的意见办事,这将是我的主要愿望。我对主教您的为人太知道了(我还希望您对我的为人也很知道,能和我有同感),因此我相信我担任这个职位会大大增加您的安稳,使您能够扩大您的有益的影响范围。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那样,在同一个主教区的长老中,意见应该完全一致,这是最为理想的。在一个我不得不和主教意见不大一致的主教区里,我很怀疑我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职位。按目前的情况看,会出现一种令人愉快的意见一致的局面。”

斯洛普先生看得很清楚,主教根本没有在听他所说的话,但是他还是说下去。他知道,普劳迪博士需要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他也知道必须给主教一个机会,让他显得是给他的论点说服了。所以他一个劲儿说下去,提出了一大堆适当的理由,无非是想表示,世上只有他本人最适合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因此政府和公众肯定会一致希望他,斯洛普先生,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的,不过考虑到教会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个职位经由主教区主教这样来授予,这将是特别合乎心意的。

“不过我实在不知道我在这件事上能做点儿什么,”主教说。

“要是您乐意向大主教提一声,要是您可以告诉大主教,您认为这样一项委派很合您的意,您心头深为关切,因为您想到要结束掉教区里的分裂不和。要是您以平日的精力去办这件事,那么您说服大主教答应去向某某勋爵提一句,这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当然,您可以让大主教知道,我并不是单单通过他的干预在谋求这个职位,您也并不是完全要他作为一种照顾把这

件事提出来，您预料我通过其他的途径也会得到它，象实际的情形这样，只不过您很关切，希望大主教会向某某勋爵表示，他赞同这样一个安排。”

结果，主教答应照嘱咐他的这样去做。这并不是说，他无条件就这么答应了。“为了那个养老院，”他在会谈当中这么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烦恼过。”这倒大概是实话。“自从我会见过你以后，你没有去对哈定先生说过吧？”

斯洛普先生告诉他的赞助人，他还没有。

“啊，好，那么——我认为总的说来，最好还是给奎瓦富吧。本来多少已经算是答应派给他了。他的儿女很多，确实很穷。我认为总的说来，最好还是拟就任命奎瓦富先生的公文吧。”

“但是，主教，”斯洛普先生说，他认为还有必要为自己对这件事的见解作一番斗争，同时——为了防止自己对教长职位的意图万一失败——也没有忘却，他还是应该保持自己新近取得的对普劳迪夫人的绝对优势，“——但是，主教，我实在非常担心——”

“请你记住，斯洛普先生，”主教说，“在接替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博士的这件事情上，我并不能给你什么希望。我一定去跟大主教说，象你指望的那样，但是我不能认为——”

“唔，主教，”斯洛普先生说，他完全领会了主教的意思，于是也打断了他的话，“也许您对奎瓦富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我毫不怀疑，我可以很容易就和哈定先生把事情安排好，然后我就照着您的吩咐，拟就任命的文件请您来签署。”

“好，斯洛普，我想这样最好。你可以相信，只要可以用来促进你的意见的随便什么小事，我都会做的。”

这样，他们分开了。

斯洛普先生这时候手头可有不少事情得做。他不得不仍旧去对“夫人”作每日的访问。按通常的审慎做法，他本来应该免掉这件事的，可是他已经给迷住了，无法使自己象通常那样谨慎小心。因此，他决计要到斯坦霍普家去吃茶点，他还决定，或者不如说，自认为已经决定，这么去过之后，就不再上那儿去了。他还不得不去和波尔德太太安排一下他的事务。他认为爱莉娜会给教长公馆增添光彩，丝毫不下于她会给牧师住宅增添光彩那样。再说，他还想到，爱莉娜的财产将会大大弥补起那个冷酷无情的教务委员会对教长俸禄可能作出的任何破坏和削减。

讲到波尔德太太，斯洛普先生这时候是满怀希望的。有许许多多求婚者都认为，恋爱是不择手段的。斯洛普先生也是这类求婚者之一，因此他并不回避利用波尔德太太的贴身女仆来为他出力。他从女仆那儿知道了不少在普勒姆斯特德发生的事情，不过他所知道的并不完全是实情，因为那个“贴身女仆”并没有能推测出真正的实情，只不过是近似实情的揣测。他听说，因为“太太”收到斯洛普先生的一封信，会吏长、格伦雷太太、哈定先生和阿拉宾先生都和“太太”拌了嘴，“太太”干脆拒绝交出那封信，会吏长于是要她作出选择，要么扔开斯洛普先生和他那封信，要么就抛弃普勒姆斯特德教区长公馆的亲友，“太太”不肯为了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抛弃斯洛普先生。

考虑到这则消息的来源，它并不象人们所会料想的那样，完全是失实的。它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仆人们在下房里谈话的性质。这则消息，和爱莉娜突然回家这件确凿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在斯洛普先生看来似乎是可靠的。这使他有理由认为，那位标致的寡妇，按人之常情讲，很有可能会接受他的求婚。

因此，这种种工作全都等着他去办。他认为，在人家知道

最终还是派了奎瓦富先生到养老院去之前，自己先去求婚，这是比较可取的。在他写给爱莉娜的信里，他曾经很明白地告诉她，哈定先生将获得这个职位。要把这件事解释明白，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再写一封信给爱莉娜，告诉她实情，把过错全部推在主教身上，那自然也会损害到她对他的评价。因此，他决计让这件事慢慢地自行透露出去，不失时机地先去跪倒在她的脚下。

再有，他还不得不去要求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和托尔斯先生给予他帮助，所以他离开主教以后便直接去写信给这两位先生了。鉴于斯洛普先生被推崇为写信的能手，我们不妨把这两封信全文抄录下来。

（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亲启）

亲爱的尼古拉斯爵士：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交往，不至于使您把我目前的这项请求看作是一种干扰。我想您还不可能听说到，可怜的亲爱的老特雷福伊尔博士中风了。巴彻斯特所有的人对这件事都感到十分悲恸，因为他素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然而，他年事已高，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不大可能延续多久。您早年可能也认识他。

看来他康复的希望实在不大。奥米克龙·派爵士据信目前正在为他诊治。此间的医务人员至少已经表明，他顶多还可以弥留上一两日。我衷心相信，他的灵魂可以飞往那个安息所，可以在那里永远安息，永远幸福。

主教曾经对我提到这一圣职。他很关切，想要把这一圣

职授给我。我承认，在我这年龄，已几乎不大敢冀望这样的提升，但是主教给予我如此大的鼓励，因此我相信我势必加以接受。明日主教将到——去，决意向大主教提起这个问题。

我深知您在现政府中理所当然地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在涉及教会重要职位的事务上，您的意见当然会受到聆听。现在，既然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然急于想取得成功。倘使您能代我善为说项，我将再一次受惠非浅。

我最好加上一点，某某勋爵眼下还不可能知道这个圣职已经出缺了，或者不如说是，肯定将要出缺了(因为可怜的亲爱的特雷福伊尔博士已经没有希望了)。倘若某某爵士首先从您这里听说到这件事，我想这大概可以给您一个公正的权利，来表示一下您的意见。

当然，我们的最大目标是，在教会事务上，我们大家应当意见一致。这一点在巴彻斯特是尤为可取的。我们的好主教也正是为此才对这件事十分关切。您大概会认为，向某某勋爵指出这一点来最为有利，如果您可以作主，代我向勋爵提出这件事的话。亲爱的尼古拉斯爵士，请相信我，

您的最忠实的仆人，

奥巴代亚·斯洛普谨启。

一八五×年九月于巴彻斯特主教公馆。

他写给托尔斯先生的信，语气就大不相同。斯洛普先生认为，他完全理解这两个收信人个性与地位的不同。他知道对于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这样一个人，写点儿恭维话是很有必要的，也许还可以写一封流畅的、日常叙事的信。因此，他给尼

古拉斯爵士的信是写得很currente calamo①，没有费多大心思。可是对托尔斯先生这样一个人，要写一封既有力又不唐突的信，既说明自己的论点又不过分干涉他的判断力的信，这是不十分容易的。恭维普劳迪博士或是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是不费力的，可是要恭维托尔斯先生而又不显得是在恭维，这却很不容易。然而，他却非这么做不可。再说，这封信至少在外表上，必须写得毫不着力，必须流畅自然，表明写信人毫不怀疑或是忧虑。因此，写给托尔斯先生的信花去了很长的时间用心构思，重新誊写，反复推敲，以致斯洛普先生那天晚上险些儿来不及穿着齐整，赶到斯坦霍普家去了。

这封信等到发出去时，是下面这样：

（中殿某院托尔斯先生亲启）

亲爱的先生：

今日上午，我们获悉可怜的老特雷福伊尔教长中风了，此间人士全十分震惊。他是上午九点前后得病的。为了赶紧发信，我现在就写。他目前还活着，不过我想已毫无生存下去的希望或可能了。奥米克龙·派爵士在这儿，或者不久即将到这儿，但是就连奥米克龙爵士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同意他的不十分著名的同行们的诊断：即，已经毫无办法了。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博士一生的历程已经结束。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他。他是一位慈祥、恬静、宽厚的人，当然是一位老派人士，如同七十岁以上的牧师必然是的那样。

不过我写信给您，目的不仅仅是告诉您这样一个消息：

① 拉丁文，意思是："随便地"。

您的一位“信使”肯定会见到、听到并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我写这封信，正如您自己常做的那样，主要是考虑到未来，而不是着眼于过去。

关于特雷福伊尔博士的继任人，此间已经谣言蜂起。在提到姓名、认为有可能当未来教长的人里，您的仆人我，据信也常被提到。总之，我是希冀获得这一圣职的。您大概也知道，自从普劳迪主教到这个主教区来后，我在此曾经尽过一番力。我当然可以说，并不是没有取得一些成功。在教会教规与教义方面的论点上，他和我意见几乎总是一致的，因此，我作为深受他信任的家庭牧师，手里的工作很忙，可是我向您承认，我有比当任何一位主教的家庭牧师更为远大的抱负。

如今，没有别的职位比我们的教长需要更多的精力了。我们庞大的大教堂的全部机构都听其沉睡，——不，它们都几乎死亡，准备进入坟墓了！然而，如果象原来的意图那样，把这个机构管理得当，带头成为我们全体教区教士的典范，那么便可以使它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啊！

此间的主教十分关怀，希望我获得成功。他明天将去向大主教极力陈述一下这件事。我还相信，我至少可以指望得到政府中一位最有力的成员的支持。不过坦白地说，《朱庇特》的支持——如果您认为我配得到它的支持的话——将是比任何其他支持更使我感到快慰的。如果靠了它的支持，我能成功，那将使我更为快慰，而如果得到它的支持，我竟然没有成功，那也将使我同样快慰。

事实上，没有一届政府能不顾新闻界的意见，大胆派人去担任教会的一些高级职位的，这一时代已经到来。尊敬

的主教和高贵的教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教士不论出身何等微贱，如今都能希望取得成功，如果他的勤劳、才干和个性足以唤起舆论明白地来支持他的话。

目前，我们全都感到，《朱庇特》在这类问题上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具有莫大影响的——而且一般说来确实总是照办的。我们还觉得——我是讲到和我年龄相同、地位相同的牧师——情况也正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有一个及得上《朱庇特》那么深感兴趣的赞助人了，也不可能有一个比它更彻底理解人民需要的赞助人了。

虽然您和那份报纸有联系，我相信您决不会疑心，我是在要求您给予我该报不能认真给予的任何支持。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请您知道，我是那个职位的候选人之一。您是否能对我的意图予以协助，这应该由您去决定。当然，我如果并不认为(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这样)《朱庇特》在教会组织方面是赞同我的意见的，就决不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写信给您。

主教表示担心，说我只有三十六岁，也许会被人认为担任这样一个职位年纪还太轻。我无法认为在当今时代，我们对这一点需要有所踌躇。公众已经对老朽的公仆不再喜爱了。如果有人适合于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他在三十六岁就应该很适合。

您的忠实的，

奥巴代亚·斯洛普谨上。

一八五×年九月于巴彻斯特。

(他故意只字不提"主教公馆"，心想托尔斯先生也许会不喜

欢这个名称。他记得，有位大人物因为在一封信上写了某年某月于温莎宫①，而受到很大的谴责。）

斯洛普先生这样尽了一番努力后，把两封信全都寄出。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他就在情人的脚下度过了。

人们会指控说，斯洛普先生在他的游说方式上犯有欺骗行为。有人会说，他在向三个赞助人提出请求时，对每一个都撒了谎。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他是这么做了。他不能因为自己年轻而有所踌躇，同时又很放心地想到，自己并不太年轻。他不能主要倚仗主教的支持，也不能主要倚仗那份报纸的支持。他并不认为主教会去——去向大主教极力陈说这件事。必须承认的是，斯洛普先生在游说中是极尽欺诈之能事。

然而，试问一下那些熟悉这种事情的人，他是否比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时通常所做的更为虚伪。我们英国上流社会的先生们憎恶谎言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能发现一次，政府大员们会相信他们彼此所说的话呢？

① 温莎宫(Windsor Castle)，英国王宫。一八三九年，英国史学家、政治家麦考莱(T. B. Macaulay, 1800—1859)从温莎宫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选民，告诉他们他加入了梅尔本勋爵的内阁。由于他写了"温莎宫"，那封信遭到了新闻界和政治对手们的攻击。

第十四章　胜利的女人普劳迪夫人

下一个星期在巴彻斯特表面上十分平静地度过了。然而，有些居民们心中却不象城里的街道上那么平静。可怜的老教长仍然活着，正象奥米克龙·派爵士预料的那样，这使菲尔格雷夫大夫十分惊讶，有些人还认为，也使他十分厌恶。主教依旧没有回来。他在京城里逗留了一两天，在大主教公馆里也呆得比原来打算呆的时间长。斯洛普先生还没有收到寄出去的两封信的任何答复，不过他却知道了没有答复的原因。尼古拉斯爵士在高地①猎鹿或侍奉女王②。就连那位孜孜不倦的托尔斯先生也忙里偷闲，秋天弄了一个假期，加入了那伙每年外出游历的人群，这时候正在登上勃朗峰③。斯洛普先生听说，他在九月底以前不会回来。

波尔德太太常常和斯坦霍普家来往，她变得愈来愈喜欢他们了。如果有人问她，她就会说，夏洛特·斯坦霍普是她的好友，她也的确认为如此。不过按实在说，她几乎也同样喜欢伯蒂。她并没有想到把他看作一个情人，就象她不会想着这样去看待一只驯良的大狗那样。伯蒂和她变得很亲密，还向她讲上一些不相干的废话，谈上一些琐碎的事情，跟其他人所讲的话、所谈的事性质很不相同。但是这几乎总是当着他姐姐们的面讲的。他蓄着柔软的长胡须，生着浅蓝的眼睛，穿着奇怪的服装，和其他

的男人那么不一样。她允许他和自己随随便便，这是她对任何别人从来没有过的，而她也一点儿不明白这样的危险。有一回，她发觉自己管他叫伯蒂，不禁臊红了脸。同一天，她给夏洛特怂恿着，想要对他开一个切合他个人的玩笑，只是因为及时想到自己的身份，才一下管住了自己。

在这种种事情上，爱莉娜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伯蒂·斯坦霍普几乎也不能说是有罪的。不过爱莉娜陷进去的每一个表示亲昵的圈套，都是他姐姐存心策划的。她很知道如何来运筹布署，而且干起来毫不容情。她对自己兄弟的个性知道得再清楚也没有，所以会一点儿也不后悔地把这个年轻的寡妇，这个年轻寡妇的钱和这个寡妇的孩子的钱，全部交到他手里。她以假装出来的友谊和亲切热忱，尽力把爱莉娜和她弟弟十分亲密地拉扯到一起，以致即便爱莉娜想要后退，她也不可能这么做。但是夏洛特·斯坦霍普对于爱莉娜的性格实在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也不明白会有这种性格的人。她不理解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会跟一个象伯蒂·斯坦霍普这样的男人亲近、玩笑，而头脑里却没有什么想法，内心里也没有什么情感是她会不好意思向世人承认的。夏洛特·斯坦霍普一点儿也没有料想到，她的新朋友是一个随便什么也不会使她陷入一场轻率婚姻的女人，她的心里对最最些微的不得体举止都会大起反感，倘若她知道有什么不得体的举止的话。

不过斯坦霍普小姐却相当圆滑，能使波尔德太太觉得她和她父亲的家里很令人愉快。他们全随和亲切、不拘礼节，在爱莉

---

① 高地(the Highlands)，指苏格兰高地。

② 指维多利亚女王。

③ 勃朗峰(Mount Blanc)，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山峰。

娜新近被迫吞服下了教士们骄傲自大的那帖药以后，这种态度对她说来是特别惬意的。她和他们一块儿下象棋，一块儿散步，一块儿喝茶，一块儿研究或假装研究天文学，还帮助他们用韵文写故事，把用散文写成的悲剧改成滑稽的诗句，或者把喜剧故事改成冒充悲剧的诗歌。以前，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这种才能。她从来没有料到自己有可能做这会儿所做的这种事。她跟斯坦霍普姐弟们一起想出了一些新的娱乐和消遣，一些新的游戏，它们本身全都没有什么不是之处，而且全是极其引人入胜的。

机灵聪明的人，往往行为极不检点，而那些平日一贯规规矩矩的人，却往往迟钝乏味，这是不是很可惋惜的呢？正因为夏洛特·斯坦霍普一向是聪明的，从来并不迟钝，而她的行为是否得体却是很可怀疑的。

但是这段时期，爱莉娜压根儿没有忘却阿拉宾先生，也没有忘却斯洛普先生。她是在盛怒之下跟阿拉宾先生分手的。她对自认为的他的无礼干涉还很生气，但是虽然如此，她却指望再会见他，也指望去宽恕他。阿拉宾先生说的那一席话还在她的耳朵里鸣响。她知道那些话如果用意不是想表示求爱，那也确实意味着他爱她。她还觉得，如果他有天的确来向她求爱，她也许不应该很苛刻地去接待他。她还在对他生气，对他十分生气，气得了不得，因此想到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她就会咬紧嘴唇，顿一下脚。不过虽说这样，她却渴望让他知道，她已经宽恕了他，她需要的只是，他应该承认自己犯下了过错。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她将在厄拉索恩和他会面。索恩小姐邀请了本乡所有的人到她园里草地上去吃早饭。将要搭起帐篷，进行射箭，还要在草地上为女士们举行舞会，在围场上为乡下青年男女们举行舞会。要有一些小提琴手和吹横笛的人，有小伙

子们赛马，有爬竿，有放满水的沟让人跳过，有马颈圈游戏[1]（这种娱乐是大管家们添出来的，不是索恩小姐的节目单上原来安排好的），还有要进行的种种其他游戏。索恩小姐在阅读那一大张单子的节目时，可以自行核实，这些游戏全是从伊丽莎白女王盛世传下来的。一切近代发展起来的娱乐，只要可能的话，全都遭到排斥。在一件事上，索恩小姐很不愉快。她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斗牛场的问题，可是没有能搞出一个名堂来。她随便怎样也不肯做，或者说，也不容许人家做什么残忍的事。至于使一头公牛受罪，去供年轻的邻居们玩乐，那不用说是索恩小姐最不会想到的。然而，这个名称却具有那么动人的意味。但是一个没有牛的斗牛场，只会成为时代衰微的纪念品，她觉得自己不得不放弃这个主意。不过她决定应当有刺枪靶子，于是预备下了木杆、转环和一袋袋面粉。她无疑急于想要举行一场小规模的马上比武[2]，可是如同她对弟弟说的，这件事过去也尝试过[3]，当今时代证明自身显然不及从前的时代，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娱乐。索恩先生似乎和她不大一样，并不十分觉得惋惜，也许他认为，披上一整套锁子甲，不会给自己个人增添上多少安慰的。

厄拉索恩的这场盛会首先是筹划了作为对阿拉宾先生就任圣埃沃尔德牧师的一种欢迎的。原先打算为长工和他们的妻子

---

① 马颈圈游戏(horse-collars to be grinned through)，十九世纪前，英国乡间的一种游戏，参加的人每人都要扮一个丑脸，引起最大哄笑的人即为胜利者。

② 马上比武，原文为 tournament，系中古时代武士分两队举行的马上比武。

③ 一八三九年八月，埃格林顿伯爵(Earl of Eglinton,1812—1861)在苏格兰埃尔郡他的城堡内为朋友们举行了一场中古时代的比武，有身穿真盔真甲的武士，有穿上中古时代服装的妇女，耗资四万英镑，结果因天气恶劣，几乎完全遭到破坏。迪斯雷利在他的小说《恩第弥翁》(Endymion, 1880)中曾叙述此事。

儿女举行的一场收获庆祝会，后来就合并起来举行。因此，它就变成了这时的规模。普勒姆斯特德的那伙人当然全受到邀请。爱莉娜在收到请柬时，原来打算和姐姐一块儿去的。如今，她的计划改变了，她预备跟斯坦霍普家一块儿去。普劳迪家也要到场。由于邀请主教公馆的人并没有把斯洛普先生包括在内，"夫人"——她一贯总大胆放肆——请求索恩小姐同意由她领他去。

索恩小姐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不过她一边同意，一边又提心吊胆，生怕阿拉宾先生会很着恼。在他回来以后，她几乎两眼含泪地立刻向他道歉，因为她猜这两位先生之间一定有那么大的仇恨。但是阿拉宾先生安慰了她，向她保证说，自己会怀着可以想象的最快乐的心情会见斯洛普先生的，并且要她答应，她将为他们互相介绍。

不过斯洛普先生的这次胜利，对爱莉娜说来并不十分惬意。自从回到巴彻斯特以后，她一直极力躲避开斯洛普先生。普勒姆斯特德的那帮人那么卑劣地指责她和这个可憎恶的人相爱，她决不向他们退让。但是既然知道人家这样指责她，她完全认识到躲避开他，渐渐断绝和他的往来是得宜的。从她回家以后，她很少看见他。她的仆人受到吩咐，对所有来访的客人全说她不在家。她无法特别单提出斯洛普先生来。因此，为了躲避开他，她把自己和所有的朋友全隔绝了。但是她把夏洛特·斯坦霍普不包括在内，渐渐地还把其他几个人也除外。有一次她在斯坦霍普家遇见了斯洛普，不过一般说来，斯洛普先生总是上午到那儿去，而她却总在晚上。在说到的那一回，夏洛特设法使她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爱莉娜认为，夏洛特这样做是很厚道的，同时也是很机灵的，因为爱莉娜绝口没有向她朋友提起她想避

开那位先生的原因。然而，事实是，夏洛特从妹妹那儿听说到，斯洛普先生很可能会去向这位寡妇求婚，她因此充分注意到，保护着伯蒂未来的妻子，不让她受到那方面的任何危险是合式的。

虽说这样，斯坦霍普家却答应带着斯洛普先生和他们一块儿到厄拉索恩去。这一来就必须作出一种安排，结果使爱莉娜觉得很不称心。斯坦霍普博士跟爱莉娜、夏洛特和斯洛普先生一块儿走，伯蒂陪着他姐姐马德琳随后再去。爱莉娜的脸上很清楚地显示出来，这种分派方法是不称她心的。夏洛特由此对自己的小计划获得了很大的鼓励，于是一次又一次向她道歉。

"我瞧你不大喜欢这种分派方法，亲爱的，"她说，"但是我们无法另行安排。伯蒂随便怎样也乐意和你一块儿走，可是马德琳没有他大概去不了。我们也不可能不安排一个别人，就让斯洛普先生和马德琳同坐在一辆马车上。他们两人都会就此毁了，你知道，而且我还认为，经过这样一次不合式的安排后，两人都不会得到允许走进厄拉索恩的大门的。"

"那样当然不成，"爱莉娜说，"不过我能不能跟'夫人'和你弟弟一块儿乘马车去呢？"

"不成！"夏洛特说。"她一坐进去，就只好坐两个人啦。说老实话，'夫人'不喜欢当着陌生人的面乘车出去。"

"唔，这么说，"爱莉娜说，"你们全这么厚道，待我又这么好，夏洛特，我想你们决不会生我的气的，不过我想不去啦。"

"不去！——胡说啦！——真个的，你一定得去。"他们在家庭会议上已经作出了明白的决定，认为伯蒂应当就在这场盛会上求婚。

"再不然我可以乘一辆出租马车去，"爱莉娜说。"你知道，我不象你们年轻的小姐，并不受那么许多困难的限制。我可以

单独去。”

“胡说啦！亲爱的。别想到这样一件事。说到头，不过是一小时左右的事情。而且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你这么不喜欢的究竟是什么。我早先以为你和斯洛普先生是好朋友咧。你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爱莉娜说，“只是我早先以为全是你们家里人，没有外人。”

“当然罗，要是伯蒂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走，那就会好得多，舒适得多。是他受到了很糟的待遇。我可以告诉你，他比你更害怕斯洛普先生。不过你瞧，马德琳没有他就不能出去，——而她这个可怜人儿，又这么难得出去！我相信，你决不会为了这一点就埋怨她，尽管她的古怪脾气多少影响到了我们自己这些人。”

爱莉娜自然说了许许多多表示异议的话，又讲了许许多多希望马德琳会过得很快活的话。当然，她只好让步，同意和斯洛普先生乘一辆马车去。事实上，她是被迫要么这么做，要么就说明她为什么不肯这么做。可是她又无法把普勒姆斯特德发生的一切解释给夏洛特·斯坦霍普听。

不过这件事对她说来，是不可避免而又令人难堪的。她想到了上千种回避的小办法：她到时候推说身体不爽，根本就不去；或者她说服玛丽·波尔德和她一块儿去，尽管玛丽并没有受到邀请，而她免不了得自己弄一辆马车，以便把大姑子带了去。事实上，也就是她能做的随便什么事，只要不让阿拉宾先生看见她跟斯洛普先生由同一辆马车上走下来。然而，到了那个重要的上午，她并没有想好一个办法，接着斯洛普先生把她搀进了斯坦霍普博士的马车，自己跟着也上了车，坐在她的对面。

主教在厄拉索恩这场盛会的前夕才回来，到家就受到了为

他分忧解愁的夫人满面春风的欢迎。他到家以后，悄悄走上楼，心头有点儿忐忑地进了更衣室。他比规定的日子多呆了三天，很有点儿担心怕受到惩罚。但是没有什么会比他受到的欢迎更热诚亲切的了。女儿们走来，以一种使他精神十分快慰的态度亲亲他。普劳迪夫人"虽然不习惯于那种似水的柔情"①，却也紧紧拥抱了他一下，并且在讲话中几乎把他叫作她亲爱的、心疼的宝贝儿小主教。这一切都是令人惊讶而又愉快的。

普劳迪夫人多少改变了她的策略。这并不是说，她看出了什么理由来反对她原先的做法，而是说她已经把事情安排到这样一个地步，估计自己可以安安稳稳这么做了。她已经击败了斯洛普先生，现在她认为最好让丈夫看到，如果允许她击败所有的人，如果他顺从她，让她统治别人，那么她就会照料着让他获得报酬。斯洛普先生没有机会来反对她。她不仅可以半夜大发雷霆，使可怜的主教异常震惊，而且倘使她乐意的话，还可以通过日常的纵容来安抚他，宽慰他。她可以替他布置房间，使他成为和任何其他主教同样漂亮的一位主教，给予他美味的膳食、温暖的炉火和安逸的生活。所有这种种她全乐意做，只要他肯不声不响地顺从她的话。可是如果不这样——！说真的，他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所受的罪那么厉害难堪，以致他没有多大意志再起来造反了。

等他换好衣服，她又回进他的房来。"我想你过得——挺乐吧？"她问，一面在壁炉的一边坐下，他坐在壁炉另一边的扶手椅里，抚摸着自己的小腿。夏天过去以后，他房间里这才第一次生起了火。这使他很高兴，因为这位好主教喜欢暖和、舒适。是呀，他说，他过得很快活。没有人会比大主教更彬彬有礼的了，大

① 引文见莎士比亚戏剧《奥瑟罗》第五幕第二场。

主教夫人也同样非常殷勤。

普劳迪夫人听了很高兴。她说，没有一件事比想到

她的娃娃受到和旁人同样的尊敬①

更使她高兴的了。她并没有完全用这些话说了出来，不过她说的话结果却是一样的。后来，等她和矮小的丈夫亲热够了以后，她便谈起了正经事。

"可怜的教长还活着，"她说。

"我听说啦，我听说啦，"主教说。"明儿早餐以后，我就直接上教长公馆去。"

"明儿早上，我们要到厄拉索恩去参加那个聚会，亲爱的。我们非得很早就到那儿，你知道，——大概在十二点左右。"

"噢——对！"主教说，"那么我下一天一定去。"

"——那儿关于这件事话很多吗？"普劳迪夫人问。

"关于什么事？"主教说。

"填补起教长的缺来，"普劳迪夫人说。她说着时，眼光里重新闪现出了一丝那种惯常的火花。主教感到自己没有先前那么舒适了。

"填补起教长的缺来，那就是说，如果教长去世的话？——很少谈起，亲爱的。提是提到的，只提了一句。"

"你对这件事怎么说的呢，主教？"

"唔，我说我认为要是，那就是说，万一——万一教长去世了，那就是，我说我认为——"在他继续结结巴巴，一错再错地说

① 这是英国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的一行诗，见《佃农的星期六之夜》(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第八节。

下去时，他看到太太的目光严厉地盯视着他。他干吗该碰上他这么不喜欢的象斯洛普先生这样邪恶的一个人呢？他干吗要放弃自己的享乐与安逸，以及可以容他拥有的那份尊严，去为一个家庭牧师打一场注定要输的仗呢？说到头，这个家庭牧师要是成功了的话，也会和他太太一样，成为一个大暴君。到底为什么战斗呢？为什么进行争夺？为什么要满心不安呢？从那时刻起，他就决计把斯洛普先生抛到脑后，接下神灵们为他安排的种种好处了。

"我听说，"普劳迪夫人慢条斯理地说，"斯洛普先生想要当新教长。"

"是呀，——不错，我猜他是想当，"主教说。

"大主教对这件事怎么说呢？"普劳迪夫人问。

"唔，亲爱的，说实话，我答应斯洛普先生去向大主教说说。斯洛普先生跟我谈过了。我得说，他是傲慢自大的，——不过这对我倒没什么。"

"傲慢自大！"普劳迪夫人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没听说过的最厚颜无耻的一项要求了。真个的，斯洛普先生来当巴彻斯特的教长！你在这件事上做了点儿什么呢？"

"唔，亲爱的，我倒是跟大主教谈了。"

"你的意思总不是告诉我，"普劳迪夫人说，"你打算出面去支持这么荒谬的一个计划，使你自己也变得荒唐可笑吧？真个的，斯洛普先生来当巴彻斯特的教长！"说完，她把头一昂，两手叉腰，露出一副轻蔑而自信的神气，使她丈夫确信，斯洛普先生决不会当上巴彻斯特的教长了。说实话，普劳迪夫人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倘使她和佩特鲁基奥①结婚，那个狡黠的善于驯妻

① 佩特鲁基奥(Petruchio)，莎士比亚戏剧《驯悍记》(Taming of the Shrew，1593)中一个善于驯妻的人。

的人能否使她的两腿不伸进那种衣服去，还是很可怀疑的，可是男人们却认为，那种衣服特别不适合妇女穿。

“这是荒谬的，亲爱的。”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去帮他呢？”

“哎，——亲爱的，我并没有帮他——没有多去帮他。”

“可是你干吗要去做呢？你干吗把自己的姓名跟这么荒唐可笑的事情拉扯到一起？你对大主教究竟说了些什么？”

“唔，我就提了提，我只不过说——说万一可怜的教长去世了，斯洛普先生倒乐意——乐意——”

“乐意什么？”

“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啦，——乐意担任这个职位，要是他能得到的话，总是这样的话。我就说了这样的话，并没有多说。”

“你根本什么也不该说的。大主教怎么说呢？”

“他没有说什么，他只点了点头，搓了一下手。那时候，有别人走来了。我们开始讨论那个新的教区普通学校委员会，新教长的问题就给搁置下了。在那以后，我认为再去提它是不明智的。”

“再去提它！你提起了这事，我已经觉得很遗憾啦。大主教对你会怎么想呢？”

“你可以相信，亲爱的，大主教没有多去想这件事。”

“但是你干吗去想到这件事呢，主教？你怎么会想到要使那样一个家伙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巴彻斯特的教长！我想他有一天还想弄个主教当当哩——一个几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的人，一个我初见到时几乎饿得要命、衣不蔽体的人。真个的，他当巴彻斯特的教长！我可要让他来当！”

普劳迪夫人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一个地道的辉格党人，她

全家都属于辉格党。在英国各阶层的男女中（我想普劳迪夫人应该给归入男子一类，因为她意志很坚强），没有人象这位地道的辉格党人对出身微贱而又觊觎高位的人那么敌视的。

主教认为有必要来为自己开脱一下。"嗳，亲爱的，"他说，"我觉得你和斯洛普先生最近相处得不象过去一贯的那么好了。"

"相处！"普劳迪夫人说，一只脚在炉边的地毯上不安地移动着，同时抿紧嘴唇，那样子对他们谈到的人物表示出了很大的威胁。

"我开始发觉你很讨厌他，"——普劳迪夫人的脚在炉边的地毯上移动得非常快——"如果他离开主教公馆，你会比较舒服的，"——普劳迪太太微微地笑了，象一头鬣狗笑出声来前①，大概会微笑的那样，——"因此我认为如果他得到这个职位，停止做我的牧师，你也许会对这样一种安排感到很高兴。"

接着，这头鬣狗笑出声来了。对这样一种安排感到很高兴！对于把她的对头变成一个每年拿一千二百镑的教长感到很高兴！米第亚在叙述自己祖国的风俗时（我是在引用罗布森的版本②），对听她讲话的惊讶的人很肯定地说，在她的国土上，被逮住的战俘是给吃掉的。"你们宽恕他们吗？"米第亚说。"我们的确那么做，"那个温和的希腊人这么说。"我们吃他们！"她以莫大的气力这么说到卡尔基斯③。普劳迪夫人就是巴彻斯特的米

---

① 鬣狗，原文为 hyena，相传这种鬣狗的咆哮声很象恶魔的笑声，

② 英国剧作家布拉夫 (Robert Brough) 用米第亚的故事写了一部滑稽剧本(1856)。作者这里玩笑地提到了英国喜剧演员罗布森(Thomas F. Robson, 1822—1864)所扮演的布拉夫剧本中的米第亚。

③ 卡尔基斯(Colchis)，希腊神话中那片金羊毛的国土，大致在目前苏联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

第亚，她并没有想到不吃掉斯洛普先生。宽恕他！仅仅去掉他！把他变成一位教长！在她的国内，在她这类人中，他们对他们的俘虏可不是这样！斯洛普先生可指望不到这种仁慈，她会吃到他最后一根骨头的。

"是啊，亲爱的，他当然就要不当你的家庭牧师啦，"她说。"在出了这些事以后，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一刻也不能想和这样一个人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再说，他已经自己表现出来，不适合担任这样一个位置了。他在教士们当中引起了争吵、谩骂，还使你，亲爱的，陷入了困境，并且他还自居和主教实际上差不多。当然，他得走。不过他离开主教公馆，并没有理由就该去担任教长的职位。"

"哦，当然不该啦！"主教说，"可是为了顾全面子，你知道，亲爱的——"

"我不想顾全面子，我要斯洛普先生现出他的原形来——他是一个奸诈虚伪、阴险卑鄙的人。我一直注意着他，他不大知道我看见了些什么。他跟那个跛脚的意大利女人行为不检，实在丢脸。那份人家是巴彻斯特的耻辱，斯洛普先生也是巴彻斯特的耻辱！如果他不留神注意，他非但戴不上一顶教长的帽子，法袍还会从他身上给剥掉。真个的，当教长！那个人傲慢自大得发疯啦。"

主教没有再说什么话为自己或是为他的家庭牧师开脱。他表现得恭顺听话，使他又获得了欢心。他们不久便去吃饭，他多少日子都没有在自己家里度过那么愉快万分的一晚了。他呷着咖啡，看着报，女儿为他弹琴唱歌，普劳迪夫人则很和善地问了些关于大主教的无关紧要的问题。随后，他快快活活地上床睡觉，他睡得很平静，仿佛普劳迪夫人就是格里珊尔妲① 本人。第

二天早上，他在刮脸，预备去参加厄拉索恩的盛会时，心里已经完全作出了决定，他决不再去跟普劳迪夫人那样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比武较量了。

① 格里珊尔妲(Griselda)，中古时代英国文学中常写的一个刻苦耐劳的贤妻，见乔叟的《文书的故事》。

第十五章　牛津——拉撒路的院长和导师

阿拉宾先生，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在普勒姆斯特德教堂院子里的树荫下伤心地徘徊了一会儿。晚餐以前，那个家庭的任何成员都没有看见过他。到晚餐时，据他们的判断，他似乎完全恢复了正常。他象往常那样问了自己许许多多问题，又向自己作了许许多多答复。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傻子。他认定自己年纪已经太大，人也太腐朽，压根儿不适合开始花言巧语，调情求爱了，他应该用来谈情说爱的时期，自己早已让它从手中溜走，如今他就只好自食其果了。接下去，他问自己，他是否当真爱这个女人。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他终于很老实地回答说，他的确爱她。随后，他又问自己是否也爱她的金钱。他又回答说，他是这样。不过这一点他的回答是不老实的。对自己的行为寻找不纯洁的动机，这本是，一直是他的弱点。按他这时候的境况来看，他支取着一笔小俸禄，还有一笔院士的津贴，可自己却习惯于大学中的奢侈生活与种种昂贵的舒适用品，所以倘使他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女人感到如此强烈的喜爱，他对于和她结婚还是会踌躇的。爱莉娜的财产无疑使所有这种种困难都毫无问题了，但是他对她的爱情是不知不觉地来到的，他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分享她的财富来改善自己的情况，这一点也同样是无可怀疑的。

当他站在壁炉旁边的地毯上，计算着花纹，同时也计算着自己生活中未来的机会时，对波尔德太太舒适收入的回想，肯定并没有削弱他最初确信自己对她怀有的爱情。这种回想为什么会削弱他的爱情呢？它对于心地最为纯洁的男人有必要如此吗？即使如此，阿拉宾先生也决定反对他自己，他断定就他来说，这种回想有这种影响，而他也并不是心地最为纯洁的男人。

他还断定（这一点比较合乎他的心意），爱莉娜丝毫也不喜欢他，她很可能稍许有点儿喜欢他的对头。接着，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去想到她，可是偏偏继续想着，直到他几乎落到了要想投入流经会吏长庭园尽头那条小溪的地步。

他的思想不时会回想到内罗尼"夫人"身上，于是他就拿她和爱莉娜·波尔德进行比较，结果并不总是对后者有利。"夫人"听他说话，奉承他，相信他，至少她是这么对他说的，波尔德太太也听他说，不过从来没有奉承过他，也不总是相信他，她如今已经在盛怒之下和他决裂了。再说，"夫人"是两个女人中比较可爱的一个，她的痛苦不幸外加还具有一股吸引力，因为对他说来，那是一股吸引力。

但是他决不会爱上内罗尼"夫人"，象他感到他这时候爱爱莉娜这样！因此他没有投入小溪，只投了些石子进去，一面在溪畔坐下，成了夏日您常会见到的那么一位伤感的先生。

他在教堂院子里听见了晚餐的铃声，于是知道是恢复镇定的时候了。他觉得他在自己眼里羞辱了自己，觉得他在浪费光阴，忽略了自己承担下来应尽的崇高职责。这天下午，他本应该到圣埃沃尔德的贫民中去度过的，可他却在普勒姆斯特德徘徊，成了一个古代失恋的情人，沮丧、叹息，满脑子尽是假想的伤心事与维特式① 的烦恼。他对自己觉得十分害臊，决心立即要恢

复他的本性，因为在他自己的眼里，他的本性遭到了莫大的损害。这样，当他走去吃饭时，他已经变得和平日一样生气勃勃，成了那天晚上给会吏长餐桌上增添光彩的大部分谈话的带头人。哈定先生感到不大自在，心情很懊丧，也不乐意显得比实际舒畅一些。他说的很少几句话，都是对女儿说的。他认为会吏长和阿拉宾先生联合起来，不容爱莉娜安逸，他这时候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两个人，到巴彻斯特自己的寓所去，承受命运之神为他安排的不管什么命运。他憎恨养老院这个名称，他想重新获得他在那里失去的继任权的尝试，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苦难。就他来说，他现在倒欢迎奎瓦富先生去就任那个位置了。

会吏长在餐桌上并不轻松愉快。他们当然首先讨论了可怜的教长的疾病。格伦雷博士并没有提到斯洛普先生，把他的姓名和特雷福伊尔博士去世这件意料中的事联系起来。眼前这会儿，他不乐意去讲到斯洛普先生，也不乐意去把自己所作的很糟糕的推测明说出来，可是想到他的对头有可能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他总感到闷闷不乐。倘若这样一件事发生了，倘若出现了这样一场不幸的大灾难，那么就他在巴彻斯特城的生活而言，就会结束了。他只好放弃以往常去的各处地方，以往自己所有的习惯，以一个退隐的教区长的身份静悄悄地居住在普勒姆斯特德。普劳迪博士进入主教公馆，这对他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可是倘若斯洛普先生也进入了教长公馆，那么他觉得自己在巴彻斯特教堂区简直就无法呼吸了。

因此，结果是，尽管阿拉宾先生心情懊丧，表面上他却是这伙人里最为欢快的。哈定先生和格伦雷太太都因为他毫不抑郁

---

① 指德国大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 of Young Werther, 1774)中的主人公维特，他因为爱上一个已婚的女人而自杀。

而微微有点儿生气。在一个人看来，他仿佛对爱莉娜的"放逐"感到十分喜悦，而在另一个人看来，他似乎没有象应有的那样受到当天种种伤心事的影响。这些事是：爱莉娜的顽固不化，斯洛普先生的成功，以及可怜的教长的中风。所以他们内心互相都发生了龃龉。

哈定先生差不多和妇女们同时离开了那间房，接下去会吏长便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阿拉宾先生。他仍旧反复地谈论着养老院。"那家伙在写给波尔德太太的信里说，'如果哈定先生乐意去见一次主教，那就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决不会听信他说的随便什么话，但是哈定先生去见一下主教也许还是不错的。因为波尔德太太决心让自己闹出笑话来，我们就听凭这件事从手指缝里漏过去，那将是愚蠢的。"

阿拉宾先生暗示说，他不十分肯定波尔德太太当真会闹出笑话来。他说，他并不相信她待斯洛普先生会象人家以为的那么热情。会吏长就这件事反复询问他，可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最后会吏长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认为他注定 malgré lui① 是斯洛普先生的连襟了。阿拉宾先生极力主张，哈定先生不应当由于斯洛普先生的那封信，就对养老院采取什么步骤。"如果主教当真想要把这个职位授给哈定先生，"阿拉宾先生争辩说，"他会照料着让他从其他方面知道，而不会通过写给一位女士的一封信中来传递这消息。如果哈定先生上主教公馆去了，他可能只会给斯洛普先生帮了忙。"因此，他们决定，在那位显赫的格温博士到来以前，至少也是在没有得到那位声势煊赫的人物的同意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些人讲到哈定先生，就仿佛他是一个傀儡，他们就哈定先

① 法文，意思是："避免不了"。

生未来的职位策划着种种计谋，玩弄着教会的种种小策略，根本没有想到要让他本人知道，看到这种情形是很使人发笑的。这涉及到一所舒适的住宅和一笔相当不错的收入，哈定先生应该得到它，这是很合意的，而且确实也是很公正的，不过眼下主要的问题不在这上面。击败主教，可能的话，还打垮斯洛普先生，这才是得计的。斯洛普先生树立起了，或者据信是树立起了一个竞争的候选人。在各种情况下，最可取的就是，让他们把奎瓦富先生的委任公诸于众，然后在愤怒的世人大声疾呼，为哈定先生的权利出面辩护时，再予以取消，这将是最为可取的。不过这样一件事的可能性很小。世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感到愤慨，而那一小部分人是不习惯于大声疾呼的。再说，这个职位本来可以说是请哈定先生去担任的，而哈定先生可以说是拒绝了那个提议。

斯洛普先生在办理这件事情时，他的恶劣、狡猾的手法特别突出。使会吏长情绪上那么痛苦烦躁的，正是因为斯洛普先生的狡猾所取得的成功。在所有的事情中，他最怕的是，斯洛普先生在运用策略方面竟然会胜过他。眼前的情况似乎是，斯洛普先生可能会从侧面包抄过来，向他发动一次偷袭，切断他的给养，通过一次 coup de main① 攻占他的坚固的城池，最后在一场正式的阵地战中彻底打败他。会吏长觉得，要他去伺候斯洛普先生而不是去伺候主教，自己的侧面就已经给人包抄了，当哈定先生给引诱得拒绝了主教的提议时，就已经向他发动了一次偷袭，当奎瓦富先生获得养老院时，他的给养就会给切断，爱莉娜则是注定要给攻占的坚固的城池，而斯洛普先生当上巴彻斯特的教长，就会给世人看作是决战中的胜利者。

---

① 法文，意思是："突击"。

格温博士是即将降临到巴彻斯特舞台上、使人摆脱这些可怕而邪恶的 Deus ex machinâ①。但是为他们报仇的神明却患了痛风，卧病在床，惩恶扬善的结局如何才能适当地实现，罪恶的勾当和斯洛普先生如何才能受到惩罚，德行和会吏长如何才能受到报偿呢？同时，罪恶的勾当也许会十分猖獗，可怜无罪的人由普劳迪博士箭袋里的箭钉到了大地上，也许会倒地死去，就连格温博士也无法使他复活过来。

在爱莉娜离去后一两天，阿拉宾先生便到牛津去，不久便和学院的尊严可敬的院长关起房门来密谈。显而易见，格温博士对他到巴彻斯特去的作用并不很乐观，也不过份急于想去打扰主教。他患了痛风，可是已经快康复了。阿拉宾先生立刻就看出来，如果这项任务是院长完全赞同的，那么在这以前，他就会到了普勒姆斯特德。

按实在说，格温博士决心去访问一下他的朋友，欣然答应跟阿拉宾先生一起回到巴彻斯特去。他无法使自己相信，斯洛普先生有任何可能会奉派当巴彻斯特的教长。他说，对那位先生的品行十分不利的谣言，甚至也传到了他的耳里。他坚决表示，这样一项委派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他们讨论的这一阶段，院长的得力助手汤姆·斯特普尔也给召唤了来，协助他们商议。汤姆·斯特普尔是拉撒路的导师，而且还是牛津的一个重要人物。尽管汤姆·斯特普尔是以那么有失尊严的一种专门名称被人广泛熟悉的②，他在牛津大学里却保持着高度的尊严。他可以说是牛津导师们的领袖。这个团体集体认为，自身在重要性方面

① 拉丁文，意思是："超自然的神明"。在西方古典戏剧中，剧作家常在结尾请进一位神明来，把种种困难一下子全部解决掉。

② 斯特普尔，原文为 Staple，系一种U形钉。

要说次于院长他们的话，那也只差上这么一丁点儿。院长不管用的是什么名称①，并不是总能和导师们水乳交融。导师保持自己的意愿，这压根儿不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拉撒路，在我们写到的这时候，他们却是好朋友和坚定的同盟者。

汤姆·斯特普尔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健壮的人，身材矮小、脸膛黝黑，蓄着坚实、浓密的黑发和卷曲的黑胡须，不过他并没有容那把胡须长成络腮胡子。他总戴着一条白颈巾，干净倒是很干净，可是没有象使我们有些年轻的教士显得很特出的那样，一丝不苟地结好。当然，他平时总穿着一身严肃得体的黑衣服。斯特普尔先生是一个洁身自爱的人，对任何声色娱乐都不过份爱好。虽然如此，一种多少有点儿暖烘烘的颜色②开始给他的鼻子增添了光彩。这件事，如同他的朋友们断言的，是某种葡萄酒的特殊影响。在这位导师以一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拉撒路的同一年，一桶桶这种葡萄酒输入了拉撒路的酒窖。斯特普尔先生的嗓音里或许也有一点儿葡萄酒的意味，可以说是具有可能的最最轻微的鼻音。

最近这些日子，汤姆·斯特普尔不很快乐。大学改革早就是使他头痛的事情，如今更成为他的祸害了。就大多数别人来说，这是一件政治事务，遇到需要的时候，为了党派关系，或者为了原则，可以保持相当必要的热忱。就他来说，这不是一件政治事务，不是一个可以进行打了玩玩的战斗和谦和、普通的对抗的问题。对于他，这是生死悠关的。大学里的现状代表着他对人生的看法。对他说来，任何改革都和死亡一样不好。如果这一

---

① 原文是 the master, or warden, or provost, or principal. 案这些都作“院长”解。

② 红、橙、黄等颜色给人以温暖的感觉，通称“暖色”。

事业允许殉难的话，他会欣然为这一事业献生的。

目前，不幸的是，国家大事中不允许有殉难者，因此人们确实非常缺乏热忱。如果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大人先生，为了捍卫保护贸易政策，可以死在自己的门阶上，那么六七个光荣的老从男爵肯定会这样倒下，保护贸易派今天肯定会尽是一些学者。在任何一场没有危险的战斗中，有谁会奋力作战呢？如果汤姆·斯特普尔可以在议院一个委员会的面前接受刺刑①，这样去把自己的精神注入那个星期委员会的成员中去，那么他就会欣然这样自我牺牲的。

从前，在大学生和买卖人之间，赊购办法是盛行的。汤姆·斯特普尔是一个内心里很赞成这种办法的人。他知道，并且自认为，在当前这种堕落的日子里，公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和《朱庇特》争论是无益的。《朱庇特》保证要统治大学，汤姆·斯特普尔深深知道，就他来说，《朱庇特》实在太强大了。但是私底下，在可靠的同伴们当中，他总辩论说，赊购办法是对青年人有好处的一种考验。

他说，坏人，软弱的、没出息的人，犯下错误，陷入危险，烧了自己的脚，可是好人，有个性的人，本身具有可以给母校带来荣誉的品德的人，他们安然无恙地经过了这场考验。一个年轻人如果受到保护、防范和约束，象个小学生那样，那么安安稳稳地通过考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么做，只是把考验的时期推迟了，那个人的成年会从二十岁给延缓到二十四岁。如果你在大学里用带子约束着他②，那么他在伦敦学习法律时就会挣脱出

---

① 刺刑，原文为 impaled，指西方从前把人置于尖桩上的一种酷刑。

② 用带子约束着，原文是 bind... with leading strings，指幼儿学步时，用带子牵引着。

去；如果你在那儿约束着他，往后等他结婚成家，他也会挣脱出去。一个人年轻时总有一个放荡的时期。汤姆·斯特普尔就是这样为年轻人辩论的。说真的，他的辩论里并没有多少连贯性，不过还是对这个问题具有一些实际的知识，这是根据多年的经验得出来的。

这时候，汤姆·斯特普尔就献出了他的智慧，来帮助格温博士和阿拉宾先生。

"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他说，认为斯洛普先生不大可能奉派去担任巴彻斯特的新教长。

"我也认为是这样，"院长说。"他没有名望，而且要是我听说的话全是真的，也没有品性。"

"说到品性，"汤姆·斯特普尔说，"我倒不大重视这个。他们相当喜欢派一些生活散漫的牧师去做教长。生活有点儿放荡，信仰不太坚定，对于一个大教堂区并不是很差的入选条件。但是他们不会派斯洛普先生去。最近派的两个教长都是剑桥的人①。你没法举出一个例子来给我看，他们从同一所大学里一连派了三个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一份儿，我想今后也永远不会得到，不过三个里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吧。"

"这类规则现在全已经过时啦，"阿拉宾先生说。

"我想一切全已经过时啦，"汤姆·斯特普尔说。"雪茄烟给抽光了，我们只是烟灰。"

"你是为你自己在说话，斯特普尔，"院长说。

"我为大伙儿在说话，"导师坚定地说。"事情就快到这种地步啦，国内随便哪儿都不剩下什么生活了。没有一个人再适合来管理他自己，或是管理那些隶属于他的人。政府将发现，我们

① 剑桥大学当时是低教派的据点。

大伙儿件件事都有份儿，新闻界将发现，政府也是如此。然而，斯洛普先生不会当上巴彻斯特的教长的。”

“那么谁去做养老院院长呢？”阿拉宾先生问。

“我听说已经委派了奎瓦富先生，”汤姆·斯特普尔说。

“我想不会，”院长说。“而且，我想普劳迪博士也不会这么目光短浅，撞上这样一块礁石去。斯洛普先生本人也应该稍有见识，会加以防止的。”

“不过斯洛普先生或许并不反对看到他的赞助人撞上一块礁石，”那个多疑的导师说。

“那样，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阿拉宾先生问。

“我们无法看透这样一个人的反反复复的诡计，”斯特普尔先生说。“很清楚的，普劳迪主教似乎完全给他捏在手里。同样清楚的，他一直在竭尽全力，想把这个奎瓦富先生弄进养老院去，尽管他必然知道，这样一项委派对主教会是十分有害的。我们简直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汤姆·斯特普尔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补上一句，“而且想到许多好人的幸福与命运可能都取决于他的阴谋诡计，这是很可怕的。”

格温博士和斯特普尔先生一点儿都不知道，就连阿拉宾先生也不知道，他们在谈论的这个斯洛普先生，一直在处心积虑，想把他自己的人选派进养老院去。然而他自己却不能长久留在主教公馆里，他自己从那儿被逐出，已经由主教区的最高权力机构作出决定了。

“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样，”导师说，“如果这个奎瓦富给硬派进养老院去，同时特雷福伊尔博士故世了，那么如果政府派哈定先生当巴彻斯特的教长，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在他辞职时说了那些话以后，他们会感到有必要为他做点儿事的。”

格温博士对这种说法当时并没有回答，不过这种说法还是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哈定先生不能做养老院院长，他为什么不可以当巴彻斯特的教长呢？

这样，这次会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便告结束。格温博士和阿拉宾先生为他们第二天到普勒姆斯特德去的行程收拾准备了。

第　三　卷



第一章 索恩小姐的园游会①

厄拉索恩那场盛会的日子到来了。社会名流，至少也是索恩小姐邀请的那些社会名流，全都到了那儿。我们已经说过，主教在前一天晚上回到了家里。在同天晚间同一列火车上，格温博士和阿拉宾先生也从牛津来了。会吏长乘坐他的马车来迎候拉撒路的院长，因此车站月台上排列着一大群教会的长老。

斯坦霍普家的那些人，终于按已经叙述过的那种讨厌的方式安排停当。爱莉娜忧心忡忡，怀着进一步倒楣的预感上了斯坦霍普博士的马车，斯洛普先生则得意洋洋的坐了进去。

那天早上，他收到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写来的一封很客气的短信，真个的，信上并没有应允多少事，但是斯洛普先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政府官员作出保证，是不合乎礼节的。尽

管尼古拉斯爵士什么也没有应允，他却作了不少暗示。他说他相信斯洛普先生会成为一位极出色的教长的，并且预祝他万事顺遂。当然，他还说，由于他不在内阁里，他们向来不和他商议这种问题，而且即使他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他的意见也不会得到重视的。不过斯洛普先生把这一切全看作官场生活中的慎重含蓄。使他期待着的成功显得十分美满，正在他预备出发到厄拉索恩去时，他又收到了另外一封信。

斯洛普先生想到，当着厄拉索恩大门口那一大群人的面，把波尔德太太搀扶下斯坦霍普博士的马车，心里也十分高兴，正和爱莉娜对这种礼节心里十分害怕一样。他已经完全拿定主意，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全抛在这位寡妇的脚下，同时他几乎已经决定，要选择眼下这个有利的上午来做这件事。"夫人"近来待他不及早先那么殷勤了。说真的，她仍旧容他去访问，至少并不动怒地听着他倾吐他的爱慕之情，可是她却折磨他，辱骂他，嘲笑他，奚落他，一面又允许他把她称作当代最美貌的女人，允许他亲她的手，还允许他反复地赌神发咒说，他是她的爱慕者，她的奴隶，她的崇拜者。

在这场盛会的那天上午，索恩小姐心神十分不安，但是又觉得异常光荣。虽然这场聚会并不是索恩先生举办的，他却也非常忙碌。不过厄拉索恩家里最辛苦、最关怀、最得力的人，也许得算总管普洛麦西先生。在索恩先生父亲的时候，当督政府②统治法国时，这位"要人"曾经把信藏在靴后跟里，渡海到巴黎去送交给王室的某一位成员。他非常走运，竟然平安地回来。那时候，他很年轻，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可是那个功绩给了他一

① 园游会原文为法文 FÊTE CHAMPÊTRE。

② 督政府(the Directory)，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法国的五人内阁。

个政治上很有胆识、暗地里很能应变的名声，这在今天还对他非常有帮助，就和它光彩最鲜艳的时候一样。普洛麦西先生在厄拉索恩当总管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他一直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当年他靴子后跟里安安稳稳地带着的东西要是被发现了，就会使他掉脑袋，有谁还会要求这样一个人做多少实际的工作呢？因此，普洛麦西先生从来没有很辛苦地工作过，近年来压根儿就不工作。他爱好木材，因此把该斫倒的树全做上了记号。他爱好园艺，因此没有经他明确批准，不许栽种一棵灌木，也不许做一个花坛。在这些事情上，他往往被迫和女主人意见相左，不过他难得让女主人不顾他而达到目的的。

可是遇到象当前这样盛大的时刻，普洛麦西先生总是十分得力的。他心里想到了这个家庭的荣誉，完全赞赏殷勤好客的义务，因此当这场盛会的活动进行时，他亲自负责安排，凌驾男女主人之上而支配着一切。

给普洛麦西先生说句公道话，他虽然年纪很大，却十分熟悉他手里经办的事，而且总办得很好。

那天的日程如下。有身份的人（乡村地区的上层社会，是给下层社会的人确实有区别地这样称呼着的）将共进一顿早餐，而一般人则吃上一顿晚餐。已经为这两场宴会搭起了两座大帐篷。有身份的人就餐的帐篷在一道很深的暗墙①里面或者可以说是有花园的一边，而一般人的则搭在同一道墙的外面的或是围场的一边。两座帐篷都非常大，外边的那座可以说是规模异乎寻常，但是普洛麦西先生却说，这两座的随便哪一座都不够大。为了弥补这一点，在餐厅里增设了一场宴会，还要 sub dio②

① 暗墙，原文为 ha-ha，系造在界沟中以免妨碍视线的矮墙。
② 拉丁文，意思是："在露天的地方"。

添上一张餐桌，接待厄拉索恩产业上的那些身份较低的庄稼汉。

凡是没有亲手筹备过这样一件大事的人，绝对无法理解索恩小姐在她的计划中碰上的种种困难。倘若她不是上上下下都是用最坚固的鲸骨制成的，并且用最精粹的约克郡钢铆牢的话，她必然会在这些困难下垮掉。倘若普洛麦西先生没有感到，人家对于一个从前把欧洲的命运藏在皮靴里的人，理所当然地指望他做少许工作，那样的话他也会支撑不住的，而他的女主人给撇下后，必然会在她的柱子和帆布中①死去。

首先，必须划一条令人很不痛快的界限。谁应当给安排在暗墙里面，谁应当呆在外面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动脑筋的人会随随便便作出一个答复，就象他们对所有沉闷乏味的问题那样。哟，主教和同他地位相仿的人在暗墙里面。农民格里纳克和同他地位相仿的人在暗墙外面。不错，我的不动脑筋的朋友，但是谁来确定这些地位相仿的人呢？社会上的全部困难也就存在于这些规定里。请主教坐在草地上的一张扶手椅里，让农民格里纳克坐在围场上一张长桌子的头上，这是挺容易的，可是你把卢卡洛夫特②太太安顿在哪儿呢？她的丈夫虽然是庄园上的一个佃户，却穿着红上衣③打猎，她的闺女们在巴彻斯特的一所时髦学校里上学，而她把自己的农舍叫作“玫瑰洲”，在她的客厅里还有一架大钢琴。那几个自称卢卡洛夫特小姐的姑娘，决不会心满意足地坐在乡巴佬当中的。卢卡洛夫特太太也不肯穿着她那身漂亮的衣服挤坐在一张长凳上，跟善良的格里纳克太太很亲热

---

① 指帐篷。
② 卢卡洛夫特，原文为 Lookaloft，有“向高处看”的意思。
③ 红上衣，见本书第 260 页注④。

地谈论奶油和小鸭。然而，卢卡洛夫特太太可不是索恩家和格伦雷家的合适的同伴，而且始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如果允许卢卡洛夫特太太进入上流社会生活的"圣地"，如果允许她带着三个女儿跃过暗墙，那么其他人家的妻子和女儿为什么不可以也这样呢？格里纳克太太眼下呆在围场上很满意，可是如果她看见卢卡洛夫特太太呆在草地上，她也许就会不很满意了。因此，可怜的索恩小姐真是煞费苦心。

再说，她怎样在大帐篷和客厅之间分派她的客人呢？她的来宾中有一位伯爵夫人，一位尊敬的约翰和一位尊敬的① 乔治，还有一大群夫人小姐，阿米莉亚、罗西娜、玛格雷塔等等，她还邀了三位从男爵和他们的夫人。而且如同我们全知道的，她还请来了一位主教。如果她把他们安顿在草地上，那么没有人会坐进客厅去。如果她把他们安顿在客厅里，那么就没有人会坐进帐篷去。她想到把老人们安顿在宅子里，把草地留下来让给情人们。她真是还不如立刻坐上一座马蜂窝去好。普洛麦西先生可比她通达人情。"我的天，小姐，"他说，"不会有什么老年的夫人小姐的，只有您自己和克兰坦特拉姆老太太。"

索恩小姐本人接受了这种奉承她的区分，把这看作是对她自己很有头脑的一句恭维话，不过虽然如此，她却不想在即将举行的这场宴会上和克兰坦特拉姆太太单独呆在一起。她放弃了对客人们武断地作出任何划分的念头，决定如果办得到的话，把主教安顿在草地上，把伯爵夫人安顿在宅子里，再把从男爵分散在两处，从而把引人注意的人物分分开。至于把卢卡洛夫特家怎么办，就连普洛麦西先生也无法决定。他们只好试试运气，在

① 尊敬的，原文为 Honourable，系对议员，以及伯爵以下的贵族子弟姓名前所用的尊称。

请柬中特地告诉他们说：所有的佃户都受到了邀请。如果他们不赞成和其余的佃户混在一起，他们大概会很知趣地避开不来的。

接下去，普洛麦西先生说出了他很担心的一件事。他怕尊敬的约翰和尊敬的乔治之流会穿着一种两用的服装前来，一半是上午穿的一半是晚上穿的：缎子围脖儿、长礼服、淡黄色手套和闪亮的皮鞋，这样穿着好后，他们便会谢绝骑马去刺枪靶子，或是去参加索恩小姐那么精心安排的那些运动项目中的任何一项了。如果约翰勋爵和乔治勋爵这班人不骑马去刺枪靶子，那么索恩小姐可以肯定，别人谁也不会去了。

"但是，"她用发愁的声音说，因为这些烦恼已经使她几乎承受不住了，"我特意说明有一些运动节目。"

"当然会有，"普洛麦西先生说。"他们全体都会在月桂树的小路上跟年轻的小姐们戏耍。这种游戏是他们现在最喜欢的。如果您让年轻的先生们全去刺枪靶子，您就会使所有年轻的女人都噘起嘴生气啦。"

"她们不会象她们的曾祖母早先所做的那样，站在一旁观看吗？"索恩小姐说。

"我觉得太太小姐们如今是不满足于从旁观看的。不论男人们做什么，她们就也要做什么。如果您把小马上装上横鞍①，让她们也拿枪去刺靶子，那无疑会是挺好的答复。"

索恩小姐没有回答。她觉得，面对着普洛麦西先生的挖苦话，她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来为当前这一代的妇女们辩护。早先有一回，在一个比较激动的时刻，她曾经说，"在现在这时候，先生们全是女人，太太小姐们全是男人。"她无法更改这个时代

---

① 横鞍，系从前西方妇女骑马时所用的马鞍。

的低劣的性质。不过实际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她干吗要承担下为具有这种堕落的嗜好的人们提供娱乐呢？她不止一次询问自己这个问题，结果她只得叹息上一声来回答她自己。拿她自己的兄弟威尔弗雷德来看，厄拉索恩家古老的荣誉全汇集在他的肩上，就连他肯不肯同意象普洛麦西先生相当聪明地所说的，"拿枪去刺靶子，"这也是很可怀疑的。

现在，这天上午到来了。厄拉索恩宅子里的人很早便忙碌起来。天还没有亮，厨师们早就在厨房里烹饪了。等天色微明，人们便把桌子拖出去，还砰砰地把红色粗呢钉在凳子上。在夜幕渐渐分开，使索恩小姐可以朝外观望的时候，她怀着多么担惊而又热切的心情去看外面的天气啊！在这方面，至少并没有什么使她伤心的。过去三天里，温度一直在上升，那天破晓带来了那种凝滞阴暗的凉飕飕的灰色薄雾，这在秋天一般总预兆着一个干燥晴朗的日子。到七点钟，她便穿好衣服，下楼去了。索恩小姐对于现代奢华舒适的便衣压根儿就不知道。她要是会想着不穿紧身胸衣就走到她兄弟的面前去，那么她也会不穿袜子就去了，而索恩小姐的胸衣却不是一件轻松事。

然而，那天下楼以后，却没有什么事要她去做的。她坐立不安，走到外面草地上，然后又回进了厨房。她换穿上高跟木底鞋，心情烦躁地走到外面围场上。随后，她又走进竖立起枪靶子的那片宅内的小花园。木杆、横杆、旋轴、靶子和那袋面粉都齐全了。她站上一只木匠的长凳，用手摸了摸靶子。靶子十分轻快地转了过去，旋轴已经上足了油。她简直想听从老普洛麦西的话，坐上一个横鞍，自己去刺一下。她心里想，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宁愿和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在月桂树丛中唠唠叨叨地闲扯，也不愿玩这种游戏，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唷，"她大声地

自言自语，“一个人可以牵一匹马去饮水，可是一千个人却无法使马饮水。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他们无心去欣赏，过失可不是我的。”说完，她回到宅子里去了。

八点过一点儿，她弟弟下楼来了。他们在他的书房里可以说是胡乱地吃了一顿早餐。他们没有用通常的茶壶就把茶沏了，也没有吃通常的小面包和吐司。鸡子儿也没有，因为教区里所有的鸡子儿都给用去搅拌牛奶蛋糊，烘成馅饼，或者白煮出来做龙虾色拉了。新鲜黄油的分配量也不足，索恩先生只好不按照他喜欢的那样，这次吃一只鸡腿却没有加上一些辛辣的调味品煎一煎。

“我刚才在瞧枪靶子，威尔弗雷德，”她说，“看来很不错。”

“噢，——唔，是呀，”他说。“昨儿我去瞧的时候，似乎就是这样。”索恩先生已经给姐姐对运动的爱好弄得厌烦起来了。他对这个枪靶子标杆特别没有好感。

“我希望你早餐后先去试一试，”她说。“你可以把马鞍装在马克·安东尼①身上，杆子在那儿，很方便。你可以把面粉口袋取下，你知道，如果你认为马克·安东尼不够快的话，”索恩小姐加上一句，因为她看见弟弟的脸上并没有表示完全赞同她的这个小提议。

且说，马克·安东尼是一匹很出色的老猎马，非常适合索恩先生平日的要求，在跳跃栅栏时确实很稳，而又极端准确，在泥泞的地上很不错，在大道上也很安全。但是它还始终没有给骑着去刺过枪靶子。索恩先生可不想让它试一试，有那口袋面粉也好，没有也好。他嗯嗯呃呃，最后才说，他担心马克·安东尼会惊得往后退下。

① 一匹马的名字。

“那么试一下那匹矮脚马，”不屈不挠的索恩小姐说。

“它在吃药，”威尔弗雷德说。

“还有那匹恶魔小马，”他姐姐说。“我知道它在马房里，因为我刚瞧见彼得在训练它。”

“亲爱的莫妮卡，它非常野，我至多也只能控制住它。它会把自己和我全毁了，要是我想骑着它朝那样一件破玩意儿冲去的话。”

一件破玩意儿！她那么煞费心思竖立起的枪靶子，她为了乡下健壮的自耕农的娱乐准备下的游戏，他们的祖先有那么多人非常喜爱、从而使之十分光荣的那种运动！听见自己的亲兄弟这样讲到它，这使她很伤心。世上眼下就剩下他们姐弟俩呆在一块儿了。不说一句会激怒她弟弟的话，这一贯是索恩小姐在生活中待人接物的规则之一。她常常由于兄弟对历史悠久的英国习俗淡焉漠焉而不免感到难受，不过她总是默默地忍下。一家之主决不应在自己的家里受到责备，这是她的信条的一部分，索恩小姐一直都躬行实践她的信条。可是这会儿，她受到了莫大的考验。她的苍老的脸蛋儿上泛起了红色，仍然炯炯的目光里闪射出了炽热的光芒，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她决定那天至少不再去向他提一句枪靶子的事了。

她默默无语、十分伤感地呷着茶，一面痛苦惋惜地想到，老祖宗伊尔弗里德成功地守住厄拉索恩、抵挡一个诺曼侵略者的光辉灿烂的日子。如今，除了在自己胸中燃烧着的那种无益的小火花外，她家里已经不剩下那种精神了。而她自己，她此刻不是专心致志地就想要款待那些诺曼人的一个子孙，一个具有法国姓名的高傲自大的伯爵夫人吗？这位夫人只会想到，自己踏进厄拉索恩的大门来，是给厄拉索恩增添了太大的光彩的。一

位可尊敬的约翰，一位德库西伯爵的儿子，竟然会和一个萨克逊自耕农一起骑马去刺枪靶子，这是不是很有可能呢？她弟弟的客人会拒绝不干的事，她为什么该指望她弟弟去干呢？

她的脑海中掠过了一个模糊暗淡的想法，认为她自己的见解也许是不切实际的。或许，注定要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有必要相互退让，采纳彼此的工作和娱乐。或许，经过五百多年亲密的交往，要诺曼人仍然是诺曼人，萨克逊人仍然是萨克逊人，这是办不到的。或许，说到头，她的邻居们要比她聪明点儿。索恩小姐的思想中偶尔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念头，这使她非常伤心。不过她始终没有想到，她喜欢的枪靶子，只是诺曼武士一种游戏的现代翻版，是把那种高贵的马上比武，修改得适合于萨克逊自耕农的嗜好与习惯的一种产物。她对于这件事是一无所知的，要去告诉她，那将是冷酷无情的。

索恩先生看到她眼睛里的泪花时，对自己说的那句轻蔑话也很后悔。就他说来，尊重姐姐心血来潮、一时想到的事情，也给认为是一条有约束力的"法律"。也许，他对她没有十分坚决地遵守奉行，象她对他那样。可是他的用心同样是好的，每逢他发觉自己忘了遵守时，他总感到很伤心。

"亲爱的莫妮卡，"他说，"很对不起，我一点儿也没有存心说这种游戏坏话的意思。我把它叫作一件破玩意儿，意思只是说，就一个象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讲，是这样。你知道，你总是忘了我已经不是个年轻人啦。"

"我可以肯定你并不是个老头儿，威尔弗雷德，"她说，心里接受了他的道歉，脸蛋儿上还挂着泪水朝他笑了。

"我要是二十五或者三十岁，"他说下去，"那么我会不喜欢别的，就喜欢整天骑着马去刺靶子。"

“但是你年纪并不算大，还可以打猎或射箭，”她说。“如果你可以跳过一道沟或是一座树篱，我相信你一定能把枪靶子刺得转过去的。”

“我骑马跳过树篱时，姐姐——我也并不常这么做——可是当我骑马跳过树篱时，并没有什么面粉袋跟在我后面。想想看，我后脑勺上全是面粉，挽着伯爵夫人出去进早餐，那是什么样子。”

索恩小姐没有再说下去。她不喜欢这样提到伯爵夫人。想到厄拉索恩的运动项目，竟会因为对一位德库西夫人个人必须表现出的殷勤而受到干扰，她是很不满意的。不过她瞧出来，进一步再去推动这件事是无益的。她于是作出让步，免去了索恩先生刺枪靶子这一项。索恩小姐决计把这个项目完全托付给一个年轻的勇士，她最宠爱的一个人。她时常说，这个人是当代年轻人的典范，是英格兰自耕农的绝好的榜样。

这个人就是农民格里纳克的长子。按实在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准确地摸透了索恩小姐的性格。童年时期，他一直能够从她这儿获得苹果、零用钱和对他种种过失的宽恕。现在，他刚长成大人，就获得了一些同样很有价值的“特权”与“豁免权”。九月间，他获准去作一两天射击，他为乡绅训练马匹，从果园里把树枝搬出去，还从花园里把花木的根搬出去，而那条小河的捕鱼权则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同意骑着父亲的一匹小马前来，在枪靶子的杆子那儿带头先做一下。不论年轻的格里纳克做什么事，别人总照着他的样子做。卢卡洛夫特家的青少年也许会远远避开，但是厄拉索恩其余的青年人肯定会大胆地跟进，如果哈里·格里纳克前来带头先做一下的话。因此，索恩小姐拿定主意，不靠高贵的约翰和乔治之流，而是象她的祖先在她之

前所做的那样，信任厄拉索恩土生土长的人们的活力。

九点钟左右，下层社会的人们在普洛麦西先生和花匠头子、仆人头子的注视下，开始在围场和园林里集合起来。花匠头子和仆人头子正式就任了普洛麦西先生的副手，并且协助他维持秩序，促进运动。附近一带的许多年轻居民，想到自己不可能玩个尽兴，于是在很早的时刻便来到了。大门打开以前，住宅和教堂之间的大道上有好一阵子全挤满了人。

接下来，另一个巨大的困难出现了。说真的，普洛麦西先生倒是预料到了这一困难，对它多少也有所准备。有些希望分享到索恩小姐的盛情款待的人，对于邀请的初步礼节并不象应有的那么讲究。他们无疑以为自己是偶然给漏掉了，所以并没有为此感到愤怒，象比他们身份高的人会做的那样，反而很宽厚地容忍着这种怠慢，并且穿上他们最好的服装来到了大门口，以表示他们并不计较。

然而，普洛麦西先生却知道得很清楚，谁是受欢迎的、谁是不受欢迎的。对于有些人，尽管没有受到邀请，他也放他们进来。"别过分挑剔，普洛麦西，"他的女主人说，"特别是对孩子们。如果他们是住在附近什么地方的，就放他们进来。"

普洛麦西先生遵照这一指示办事，的确放进了不少渴望进来的顽童，以及几个衣着整洁的姑娘和她们的情人，他们根本就不是庄地上的人。但是对于城里的居民，他却毫不宽容。巴彻斯特有许多学徒那天都上那儿去了，可怜巴巴地恳求说，他们整个儿星期都在干活儿，做马鞍、制皮靴供厄拉索恩使用，为马儿调合一剂剂药品，或者为厨房宰割牲口。可是这种人的要求一概没有获准。普洛麦西先生对于城里的学徒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他奉命放庄地上的佃户和长工进来。索恩小姐可不打算接

待巴彻斯特全城的人，等等、等等。

虽然如此，那天还没有过上一半，这种种说法竟然毫无用处了。凡是乐意前来的人，几乎都走进了园林，管理人员的照料全转移到摆开筵席的餐桌上去了。就连在那儿，也有许多要求占上一席的不速之客；要把他们请出去而不引起一场骚动，那是不可能的，为了那一个席位和那点儿食物去惹起一场骚动，实在不很值得。

第二章　厄拉索恩运动会——第一幕

在文明生活中，“款待宾客”——人们不大顾到真实情况如何，一般总这么说——是非常麻烦的，因此人们那么喜欢款待宾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要确定所得的 quid pro quo① 是什么，这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么大费周章举行宴会的人，忍受着这么大的劳累忙碌，徒然无益地希望把宴会开得很成功的人，当真也欣赏别人举行的宴会，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公正感会促使男男女女为了别人，经历别人为了他们所经历的那种痛苦。不过他们全承认，到外面去和接待客人同样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我们在他们外出时看看他们，就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话了。

款待！有谁会充分自信，有谁会感到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有能力，敢夸口说，他能款待宾客呢？一个小丑有时候这么做，一个身穿短裙、具有保养得很丰满的浅红色大腿的舞蹈家有时候也能这样，偶尔或许还有一个歌唱家。但是除了这些人外，款待这门艺术是不常取得成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情投意合，象春天的鸟儿那样成双结对，因为大自然要他们这样，他们倒是单纯朴实地款待了彼此。没有几个别人曾经尝试过。

妇女们敞开自己的宅子时，大概会很谦虚地承认，她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她们主要就靠了蜡烛和室内的装饰品。先生们似

乎就依靠他们的白背心。在这些之外，为了那些比较注重声色口腹之乐的人，还加上香槟酒和上流社会的时髦人承认仍旧是可口的那类餐桌上的好食品。就连在这方面，世人们也一天差似一天。所有美味的汤如今都遭到禁止。在我们常来往的朋友们的家里，在小律师②、医生、政府公务员和诸如此类的人们的宅子里(因为我们不能全体老生活得象王公大人，由一批穿号衣的幸福的仆人簇拥着)，我们得到一只冷土豆——递给我们作为我们吃的那片羊肉的最末一样配菜。哎呀！想想那些幸福的日子啊，那时候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邻居说，"琼斯，我给你一些萝卜泥，好吗？——你可以给我一点儿卷心菜吗？"再就是跟琼斯太太和史密斯小姐，跟所有的琼斯和所有的史密斯那类人饮酒的乐趣！现代的这些习惯确实是很节约的。

然而，索恩小姐却很大胆地试图离开现代的常规，积极努力来款待她的宾客。哎呀！她这么做也只取得了适度的成功。客人们全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不肯照着她的样子办。她为他们吹奏起管乐，但是他们不肯跳舞。她请他们吃用小葡萄干、面粉、鸡子儿和蜜饯做的真正美味的家制蛋糕，但是他们却要吃巴彻斯特糕点铺子里用白粉、软糖和掺杂的食糖制的低劣的薄脆饼。可怜的索恩小姐啊！您可不是徒劳无功地想要恢复以往快乐时代种种光荣的第一位正直的人！如果上流社会的时髦人向一位德库西夫人提议，倘使她应邀十二点钟去出席一场déjeûner③，她应当三点钟才到，那么不论您口才多么好，您也无法使她知道，稍许遵守遵守时刻的好处。

---

① 拉丁文，意思是："报酬"。

② 律师，原文是 barrister，在英国指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

③ 法文，意思是："午餐"。

她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当她约朋友们十二点钟到来，还特地请他们相信，她真是这意思时，她就能够看到他们两点钟舒舒服服地坐在帐篷里。愚蠢的女人——或者不如说，无知的女人——根本不知道在她一天老似一天时，世上的人们亲眼目睹的这种种文明的进步。十二点钟，她发觉自己独自一个，光彩照人地穿着她许多套服装中最新的一套，不过鞋子倒是很结实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合用的女帽，肩上则披着一条温暖、富丽的长围巾。这样穿着好后，她朝着外面帐篷里凝视，走到暗墙那儿去，很满意地想到，年轻人至少已经在玩乐了。她隔着那道沟跟格里纳克太太讲了一句话，又看了一眼枪靶子。三、四个年轻的农民在把那个机械转来转去，并且以一种完全不合发明这种游戏的人原意的方式在戳那袋面粉。没有一个骑马的运动员在那儿。索恩小姐看看她的表，那时不过十二点一刻。说定的是，哈里·格里纳克要到十二点半才来开始刺枪靶子。

索恩小姐回到客厅里去，走得比平时稍微快点儿，因为她担心也许伯爵夫人到来时会发现没有人来欢迎她。其实她用不着匆匆忙忙，因为并没有人在那儿。十二点半，她到厨房里去看了看，十二点三刻她弟弟走来和她呆在一起。正在这时，上流社会的第一位时髦人到了。仆人进来通报说，克兰坦特拉姆太太来了。

说真的，通报并不需要，因为那位好太太穿过院子到宅子里来时，一路骂着驾车从巴彻斯特送她来的那个倒楣的马夫①，她的声音宅子里也可以听见。这当儿，索恩小姐心里不得不感激

① 马夫，原文是 postillion，意思是："两匹或多匹马拉的马车骑在左面马上的驭者。"

其他的客人，因为他们比克兰坦特拉姆太太更时髦点儿[1]，所以没有听到克兰坦特拉姆太太愤怒的叫骂。

"啊，索恩小姐，您瞧！"她一走进客厅，顿时这么说，"务必瞧瞧我的 roquelaure[2]！它完全给弄脏了。要不是因为我知道您希望我们大伙儿今儿都穿得很华丽，我是不会穿它的，可是我本来就担心。哎呀，哎呀！这种料子一码要二十五先令。"

正当克兰坦特拉姆太太走下马车时，巴彻斯特的那儿匹驿马竟然以一种很不幸的方式动了一下，险些儿把她摔到车轮下面去。

克兰坦特拉姆太太是旧时代的人，因此尽管她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可取之处，索恩小姐却相当喜欢她。她把那件外衣差人拿去洗涤，又从自己的衣橱里取出一条最好的长围巾来借给克兰坦特拉姆太太。

第二个到来的客人是阿拉宾先生。他马上便听说到了克兰坦特拉姆太太的不幸，以及她如何决心既不付钱给马车主人，也不付钱给马夫，虽然如同她说的，她打算先搭车回到家，然后再把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明说出来。接着，在那个用来供女宾们脱下外面斗篷的可以算是门厅的地方，传来了不少窸窣声，房门大开了，仆人通报说（并不是用最有信心的嗓音），卢卡洛夫特太太、卢卡洛夫特小姐和奥古斯塔斯·卢卡洛夫特先生到了。

可怜的人啊！——我们是指那个贴身男仆。他和别人一样清楚，卢卡洛夫特太太无权上那儿来，那儿并不需要她，她在那儿是不受欢迎的。可是他没有勇气告诉一个穿着低领短袖、八先令一码的缎子衣服的胖太太，她走错了帐篷，他也不敢向穿着

---

① 意思是说到得更晚点儿。

② 法文，意思是："一种宽大齐膝的外衣"。

白色舞鞋、戴着长手套的年轻小姐们说，围场上有准备接待她们的地方。因此，卢卡洛夫特太太达到了她的目的，冲过了卫兵，直捣堡垒。她事先就猜到 她在那儿免不了会很不自在。可是这一来，随便什么也无法使她不能夸口说，她曾经在草地上跟乡绅和索恩小姐，跟一位伯爵夫人、一位主教和本乡的一些大人物平起平坐，而格里纳克太太和她那类人则在园林里跟农家孩子们一起踱步。这可是卢卡洛夫特太太得到的一大好处。从这时往后，巴彻斯特的买卖人会以坚定的笔法称呼她丈夫卢卡洛夫特老爷①，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到的。

卢卡洛夫特太太的勇气使她闯过了一切，她扬扬自得地走进了厄拉索恩的客厅，不过她的儿女们对自己受到的接待，确实感到有点儿羞愧。索恩小姐心里并无意想要侮辱自己的客人，但是她心里也不打算宽恕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

“哟，卢卡洛夫特太太，是你吗，”她说，“还有你的儿女？唔，瞧见你挺高兴，不过我很抱歉，你穿着这么低领的衣服前来，而我们全要上户外去。我借给你一件衣服怎么样？”

“哎呀，不用！谢谢您，索恩小姐，”母亲说。“姑娘们和我到外面去的时候，穿低领的衣服早已习惯了。”

“习惯了，真的吗？”索恩小姐打了一阵寒战，说，但是卢卡洛夫特太太对那阵寒战并没有在意。

“卢卡洛夫特在哪儿？”这宅子的男主人走上前来欢迎他的佃户的妻子时，这么问。且不管这一家人有些什么过失，他却不能不想起，他们的地租倒是照付的，因此他并不愿待他们冷淡。

“真叫人头痛，索恩先生！”卢卡洛夫特太太说。“他实在不能

---

① 老爷，原文是 esquire，系从前对地主、乡绅等使用的尊称。

动，要不然，您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日子，他管保不会不来的。”

“哎呀，”索恩小姐说。“要是他病得这么厉害，我想你准定希望去守着他。”

“没这必要啊！”卢卡洛夫特太太说。“没这必要，索恩小姐。他只是脾气急躁，您知道。遇到他这样的时候，他不能容许随便谁接近他。”

然而，事实是，卢卡洛夫特先生不是比妻子更有头脑，就是不及妻子勇敢，他不乐意闯进索恩小姐的客厅来。由于他妻子去跟贵人们呆在一起，他无法很安逸地混在平民们当中，他于是认为，留在“玫瑰洲”最为得计。

卢卡洛夫特太太不一会儿竟然坐到了一张沙发上，那两个卢卡洛夫特小姐坐在两张椅子上，奥古斯塔斯先生站在房门附近。他们就这样呆了相当时候，后来才四个人一块儿坐到了餐厅里餐桌的最下面。

接下去，格伦雷家到了：会吏长和格伦雷太太，还有那两个姑娘、格温博士和哈定先生。不幸得很，斯坦霍普博士的马车紧跟在他们的后面。爱莉娜由车窗里望出去，看见姐夫正在把妇女们搀扶下车，于是忙往后靠在座位上，生怕给人看见。她一路前来感到很厌恶，斯洛普先生的礼仪比平日更为谄媚。现在，虽然他实际上没有说什么会引起她注意的话，她却第一次感到怀疑，他是不是正打算来向自己求爱。她的一举一动使世上的人们有理由以为她喜欢这个人，这一点毕竟是不是真的呢？说到头，会不会有可能会吏长和阿拉宾先生是对的，而她是错的呢？夏洛特·斯坦霍普也一直在注视着斯洛普先生，她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她弟弟真想赢得这位寡妇，那么他应当不再放过时机。她几乎感到后悔，没有事先筹划好让伯蒂在他们之前先到厄拉索

恩来。

格伦雷博士并没有看见他的姨妹和斯洛普先生结伴前来，可是阿拉宾先生却看见了。阿拉宾先生跟索恩先生一起到前门来欢迎格伦雷太太。他留在院子里，直到他们这一群人全走了进去。爱莉娜尽可能留在马车上。但是她坐得靠门最近，当斯洛普先生下了车，伸手去搀扶她时，她别无他法，只好接受了。格伦雷太太正在跟敞开的门里一个人握手，阿拉宾先生站在门口，看见一个教士从马车上下来，他立刻知道这就是斯洛普先生。接着，他看见那个教士把波尔德太太搀扶下车。阿拉宾先生看到了这一幕后，心里相当不快，连忙跟随格伦雷太太走进宅子去了。

不过爱莉娜倒没有立刻受到任何进一步的屈辱，因为斯坦霍普博士挽着她走过了院子。斯洛普先生只好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夏洛特身上。

他们刚走进宅子，从宅子又走到草地上时，一阵响亮的格格声，以及重要的男女大人物在世间走过时有权造成的那种嘈杂声，响了起来，普劳迪家的人乘车到来了。不一会儿就很清楚，门口到的不是一个普通客人。一个仆人对另一个小声说，来的是主教。这句话不一会儿就传遍了那地方所有的侍从、外乡的仆人和马车夫。那会儿有不少随从看着主教和他的"夫人"走过院子。那位慈祥的人很高兴地看到，教会在圣埃沃尔德教区受到了这样的尊敬。

这时候，客人们迅速地大批到来了。草地上挤满了人，房间里也坐满了。人声闹闹嚷嚷，绸衣服碰着绸衣服窸窣作声，平纹布衣服揉皱了平纹布衣服。索恩小姐变得比先前快乐了点儿，于是又想起了她的各项运动。草地那头预备好有靶子和弓箭。在那儿，庭园有一片相当开阔的坡地，一直伸入了围场，使爱好射

箭的人有充分的空地可以射出。索恩小姐把能够弯弓的黛安娜的女儿①集合起来，让她们对着靶子排列开。那儿有格伦雷家的女儿、普劳迪家的女儿、贾德威克家的女儿、那个身个儿结实的大教堂司铎的两个女儿，以及诺尔小姐。跟她们一起去的是弗雷德里克与奥古斯塔斯·贾德威克、诺尔猎园的小诺尔、榆林的弗兰克·福斯特和大街上那位漂亮的法律代理人维莱姆·迪兹先生，以及牧师格林先生、布朗先生和怀特先生，他们三人义不容辞，紧紧地跟随着那三位普劳迪小姐。

"你骑马刺过枪靶子吗，福斯特先生？"索恩小姐陪着她的这群客人走过草地时，这么问。

"枪靶子？"小福斯特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骑马的能手。"是一种门吗，索恩小姐？"

索恩小姐不得不解释了一下她所说的这种高尚的游戏。弗兰克·福斯特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骑马去刺过枪靶子。

"你乐意来看看吗？"索恩小姐说。"这儿没有你，人也不少，只要你高兴的话。"

"唔，我倒无所谓，"弗兰克说。"我想，小姐们也可以来。"

"是呀，"索恩小姐说，"凡是高兴来的人，都可以来。我毫不怀疑，她们会来瞧瞧你的本领的，要是你骑上马去刺的话，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低下头望着一条极好的裤子，这是前一天刚从伦敦送来的。它正是郊游或者园游会穿的裤子，至少他认为是如此。但是他并不准备穿着它来骑马。再说，他想到索恩小姐向他生动地叙说的，由那袋面粉从后面向他发动攻击，也不比索

---

① 指独身女子，参看本书第 216 页注②。

恩先生更为起劲儿。

“唔，我并不会骑马，索恩小姐，”他说。“我恐怕我没有这种准备。”

索恩小姐叹息了一声，不过没有再说下去。她撇下这些爱好射箭的人去张弓射箭，自己朝宅子走了回去。可是经过小园子的门口时，她想到自己至少可以露一下面，鼓励鼓励那些自耕农，因为她无法说动时髦的上流社会来宾和他们混到一起，进行他们这种男子汉的娱乐。于是她再一次走到枪靶子的标杆下面去。

在那儿，使她大为高兴的是，她看到哈里·格里纳克正骑着马，一手握着棒子，准备停当，许多同伴站在他的四周，鼓励他去攻击。她站得稍许远点儿，朝他点点头，表示自己十分赞同。

“我这就开始，好吗，小姐？”哈里说，一面相当笨拙地握着那根长棒，同时马儿在他的胯下不安地移动着，对于一个拿着这样一件武器的骑士很不习惯。

“好，好，”索恩小姐说，她象美女之王那样，扬扬得意地站在从农场空地上碰巧搬到那儿去的一只翻倒过来的大桶上。

“那么冲，”哈里说，一面使马儿转过身，以取得疾驶所必要的势头。枪靶子的标杆正在他前面，他得刺中的那块四方形的靶子就在他的正前方。如果他恰恰刺中中心，同时保持着这种步伐，那么预计马儿会载着他驰过去，不让面粉袋击中。面粉袋是挂在标杆横杆的另一头的，靶子被击中时，它就会旋转过来。另一方面，如果骑士没有保持他的步伐，那么预料他会给面粉袋正好击中后脑勺，带上了自己动作笨拙的痕迹，使在旁观看的人感到十分发噱。

哈里·格里纳克为了替女主人效劳，并不反对给洒上一些

面粉，因此他竭尽全力把长棒摆稳，用马刺勇敢地把马一夹。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本领并不出色，而他随身携带的东西大概又不很恰当，结果他出发后，无意中用棒子打到了马头的一侧。马儿往旁一闪，惊了起来，距离枪靶子相当远便驰了过去。哈里对于驾御马儿很熟练，可是胳膊上驾着一根十二英尺长的棒子却没法驾御好。他把右手放低下来握着缰绳，这一来那根长棒便戳到了地上，插到了马腿之间。骑马的人、马儿和棒子一股脑儿翻倒落下。年轻的格里纳克从马头上摔出去大约六英尺远。可怜的索恩小姐一阵晕眩，险些儿从桶上跌了下来。

"天哪，他摔死啦，"一个女人尖叫起来，他摔下时，那个女人就呆在附近。

"愿主待他仁慈！他的可怜的母亲，他的可怜的母亲啊！"另一个女人说。

"嗐，世界各地的这些危险的游戏真不好，"一个干瘪老太太说。

"他管保把颈子摔断啦，"另外一个人说。

可怜的索恩小姐。她听到了这些话，但是并没有完全昏过去。她极力从人群中往前挤，自己几乎难受得要命。嗳，他的母亲——他的可怜的母亲！她怎么能原谅她自己呢？那一刹那的痛苦是可怕的。她简直无法走到那个可怜的小伙子躺着的地方去。这时，前面有三、四个人正呆在好不容易才站起来的那匹马身旁，不过最后，她到底来到了那个年轻的农民身边。

"它身上有伤痕吗？老天在上，快把这告诉我，它的膝上有伤痕吗？"哈里说，他慢慢地站起来，用右手揉揉左面肩膀，一心想到他那匹马的腿。索恩小姐随即发现，他并没有跌断他的颈子，也没有伤到任何骨头，也没有受到什么大伤。可是从那以

后，她始终没再怂恿任何人骑马去刺枪靶子了。

爱莉娜等到自己可以不失礼地离开斯坦霍普博士时，立刻离开了他，走去寻找她的父亲。她发现父亲和阿拉宾先生一块儿正呆在草地上。她瞧见他们呆在一起，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她急于想要至少从父亲的脑子里打消掉外边传说的关于她的那种谣言，并且，倘若能对阿拉宾先生也这么做，那她只会更高兴。她从父亲身后走来，伸出胳膊去挽着父亲，然后把一只手也伸过去和圣埃沃尔德的牧师握了握。

“你怎么来的？”等大家寒暄问候完毕后，哈定先生问。

“斯坦霍普家带我一块儿来的，”她说。“他们的马车不得不走两趟，这会儿又回去接‘夫人’啦。”她这么说着时，瞥见了阿拉宾先生的目光，看到他正用一种严厉的神情锐利地望着她。她立刻明白了他眼神里所含的那种指责。它清楚地表达出了目光所能显示的一切。“不错，你是跟斯坦霍普家一块儿来的，不过你这么做，为的是可以和斯洛普先生在一起。”

“我们那一批人里，”她仍旧对着父亲说，“有博士本人①、夏洛特·斯坦霍普、我，以及斯洛普先生。”在她提到最后这个姓名时，她觉得父亲的胳膊在她的手臂下微微颤动了一下。这时候，阿拉宾先生转过身去离开了他们，把两手合起来放在背后，顺着一条小路慢悠悠地走开了。

“爸爸，”她说，“我没法不和斯洛普先生同乘一辆马车来，根本没法子。我先答应了和他们一块儿来，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来。后来，我要是不乘他们的马车，就得解释一番，引起一些闲话。您又不在家，您知道，我不大可能不这么做。”这一番话

① 指斯坦霍普博士。

她说得非常急，所以等她解释完了时，她简直透不过气来了。

“我不知道你干吗想要避开，亲爱的，”她父亲说。

“嗳，爸爸，您知道。您必然知道，您的确知道，他们在普勒姆斯特德说的那些话。我相信您一定知道。您知道会吏长所说的一切。他多么不公正，还有阿拉宾先生。他是一个可恶的人，一个可恶讨厌的人，可是——”

“谁是一个讨厌的人，亲爱的？阿拉宾先生吗？”

“不是，是斯洛普先生。您知道我是说斯洛普先生。他是我一生中从没遇见过的最讨厌的人啦。我上这儿来不得不跟他同坐一辆马车，这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有什么法子呢？”

一块大石头从哈定先生的心上落下了。这么说，会吏长虽然为人精明，格伦雷太太虽然为人机智，阿拉宾先生虽然很有才干，到头来他们全都错了。他的亲生女儿，他的爱莉娜，他感到那么得意的孩子，不会成为一个斯洛普先生的妻子了。他先前对这桩婚姻那么肯定，甚至准备对这件事予以批准。这时候，他才知道，他们认为是爱莉娜情人的这家伙，遭到家里所有人的厌恶，至少也同样遭到爱莉娜的厌恶。然而，哈定先生并不是一个十分世故的人，不会把自己犯下的大错误隐瞒起来。他无法装着自己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怀疑，他无法佯称自己从来就没有和会吏长作出同样的揣测。这会儿，他大为惊讶，十分高兴，因此禁不住要显露出这种实际的心情来。

“我的好闺女，”他说，“我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我的亲孩子，你把一块大石头从我的心上搬掉啦。”

“但是真个的，爸爸，您总不见得认为——”

“我不知道该认为怎样，亲爱的。会吏长告诉我——”

“会吏长！”爱莉娜说，脸上气忿得红了起来。“人家会认为，

一个象会吏长那样的人也许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忙碌，不至于专门来诽谤自己的姨妹，在人家父女之间引起恶感！”

“他并没有存心这么做，爱莉娜！”

“那么他存心要怎样呢？他干吗要对我加以干涉，还使您脑子里尽产生这种错误的想法？”

“现在甭去管它啦，孩子，现在甭去管它啦。我们现在对你了解得更清楚了。”

“嗳，爸爸，真没想到您竟然也这么想！真没想到您竟然也疑心我！”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疑心是什么，爱莉娜。这样一桩婚姻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你知道，并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什么可以说明我这个父亲进行干涉是正当的。”哈定先生本来会继续为自己辩护，说明斯洛普先生毕竟人也很不错，很适合做一位年轻寡妇的第二位丈夫，倘使爱莉娜没有更使劲拦住他的话。

“那样会很不光彩的，”她说，“那样会很不好的，那样会令人厌恶的。倘使我做出那样一件可怕的事，那么我早该料到没有人会理睬我啦。啊——”她想到朋友们全准备好，要为她点燃的那个婚姻之火，不禁打了一阵寒战。“我对格伦雷博士并不感到奇怪，我对苏珊也不感到奇怪，可是爸爸啊，我对您可真感到奇怪。您怎么会，您怎么会相信呢？”可怜的爱莉娜，她想到父亲辜负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再也止不住她的泪水了，于是不得不用手绢遮住了脸。

那地方是不大适合她伤心流泪的。他们正走过一丛丛灌木，有许多人呆在他们附近。可怜的哈定先生尽可能结结巴巴地表示了他的歉意。爱莉娜很费了一番力才止住了自己的泪水，把手绢重新收进了口袋。要她原谅她父亲并不困难，同时她也不

能完全拒绝不和他一块儿重新兴高采烈起来，这是她方才的那一番话在他心头所引起的。哈定先生想到他用不着被迫把斯洛普先生当作女婿来加以欢迎，他心上去掉了那么大一个疙瘩。而发觉女儿的看法和他自己现在和过去的看法一样，完全一致，这一点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宽慰。过去六星期为了这个恶劣的斯洛普先生，他曾经极不快乐！他对于丢了养老院漠然不以为意，对于重新获得女儿却快慰万分，因此尽管爱莉娜非常有理由生气，她心里却无法长时间老跟他发火。

"亲爱的爸爸，"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说，"往后别再疑心我啦，答应我，您往后决不再疑心我。不问我做什么事，您可以相信，我一定会先告诉您。您可以相信，我一定会找您商议的。"

哈定先生的确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罪过，然后又答应了一回，这样，他这方面答应改正，而她那方面也原谅了他，他们一块儿回到客厅的长窗那儿去。

当爱莉娜说不问她做什么事，她一定会先告诉她父亲，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正想要做什么呢？

这样，爱莉娜应邀当天在厄拉索恩上演的这出通俗剧的第一幕便结束了。



第三章　内罗尼“夫人”、德库西伯爵夫人和普劳迪夫人在厄拉索恩彼此相会

这时候，新来了一些客人。爱莉娜刚走到客厅外面，“夫人”正被用轮椅推了进去。她从马车上给抱下来送进了餐厅，放在那儿的一张沙发上，这会儿由弟弟和姐姐、阿拉宾先生和两名穿号衣的仆人共同帮助着，正在移到另一间房里去。她浑身上下光彩照人，显得那么快乐而凄婉，那么饱经折磨，那么温文尔雅，容貌那么艳丽，那么妩媚，那么楚楚可怜，因此看到她到了那儿，几乎不能不为之高兴。

索恩小姐诚挚而高兴地走上前去欢迎她。事实上，“夫人”多少是一个红人儿，索恩小姐的血管里虽然没有一滴利奥亨特的血液①，可是她却喜欢看见有魅力的人到她宅子里来。“夫

人”是很有魅力的。她开始在餐厅里坐定后，曾经对着索恩小姐的耳朵小声说了两三句温柔娇媚的话，深深打动了那位小姐的心。

“唷，索恩小姐，索恩小姐在哪儿？”她说，这时候照料她的人刚把她安顿在一扇长窗前面她的位置上，她从那儿可以看到草地上进行的一切。“您允许一个象我这样的人上这儿来，我该怎样谢谢您呢？如果您知道这给了我多大的乐趣，您管保会原谅我给您带来的麻烦了。”她一面这么说，一面用两手紧捏了捏那个老处女纤小的手。

“我们瞧见你来了挺高兴，”索恩小姐说。“你压根儿没给我们什么麻烦。我们认为你来看看我们，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光彩，是吗，威尔弗雷德？”

“真个的，真是莫大的光彩，”索恩先生说，同时很殷勤地鞠了一躬，不过多少不及他姐姐给予的那份欢迎那么热诚。也许，索恩先生对客人过去的经历比姐姐听说到的要多，但是他仍旧抵挡不住“夫人”姿色的魅力。

可是，当尼罗家最后一代人的母亲②正这样光彩照人，被一群群人注视着，并被来宾中的名流站在沙发椅四周围绕着时，德库西伯爵夫人到了，这使她的光彩黯然失色。索恩小姐等候伯爵夫人已经等了三小时，因此当伯爵夫人最后到达时，她不能不显得心满意足。她和弟弟当然连忙去欢迎那位有爵位的命妇，“夫人”的许多仰慕人，哎呀，也跟着他们去了。

“哟，索恩先生，”伯爵夫人说，一面由人把她的皮斗篷脱下，

---

① 利奥亨特的血液 (the Leohunter blood)，在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有一位利奥亨特太太，她是一个巴结名流的女人。

② 指马德琳。

重新披上了薄纱长围巾，“你们这儿的大道多么糟，吓人极啦。”

索恩先生恰巧是这个地区的养路委员①，对这一番攻击不大乐意，于是为他的大道辩解起来。

“是啊，这些大道的确吓人极啦，”伯爵夫人一点儿也不在意他，这么说。“是不是这样呢，玛格蕾塔？嗐，亲爱的索恩小姐，我们刚十一点就离开了库西堡，刚刚过十一点，是不是呢，约翰，而且——”

“您大概是说刚过一点吧，”尊敬的约翰说，他从这群人的身旁回过身去，用眼镜端详着“夫人”。“夫人”象俗话所说的，以眼还眼，而且还变本加厉，因此这个年轻的贵族不得不把眼光避开，放下了他的眼镜。

“喂，索恩，”他小声说，“靠在沙发上的究竟是谁？”

“斯坦霍普博士的女儿，”索恩先生也小声回答。“她管自己叫内罗尼‘夫人’。”

“唷—嗬！”可尊敬的约翰唿哨了一声。“她真是个可怜的人儿！关于这个活泼的小娘儿们，我听到了没完没了的传说。你一定得给我介绍介绍，索恩，你一定得。”

索恩先生为人高尚体面，不大喜欢有位来宾是可尊敬的约翰·德库西听到没完没了的传说的人，但是他自己也没法，只好拿定主意在那天上床睡觉前，要让姐姐稍微知道点儿，她这么乐意欢迎的这个女人的历史。索恩小姐的单纯无知在她这岁数是十分可爱的，不过就连单纯无知也可能是危险的。

“约翰乐意怎么说就让他怎么说吧，”伯爵夫人说下去，极力为自己向索恩小姐辩白。“我可以肯定，十二点以前我们已经出

---

① 养路委员，原文是 way-warden，系英国地方上选举出来负责道路维修事宜的人员。

了城堡的大门啦，是吗，玛格蕾塔？"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玛格蕾塔小姐说，"因为我瞌睡蒙眬。不过我倒知道，我是在半夜什么时候给叫醒，天还没亮就在穿衣服了。"

聪明人自己理亏的时候，总去找受了他们损害的人的岔子，这样来说明自己有理。德库西夫人是个聪明人，因此尽管她对索恩小姐很不礼貌，拖到三点钟才来，她却采取了攻势，攻击索恩先生的道路。她的女儿也很聪明，并不比她逊色，所以就攻击索恩小姐时间订得太早。这样做的手法，是那些善于处世的人平日培养的最难能可贵的手法之一。人家完全抵挡不了它。有谁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对主要的指责予以驳斥，并驳倒了它，接着马上提出一项反指责来，对那又加以维护呢？人生并不太长，没有时间来这样操心劳神。有理的一方很容易仗着自己行为正直，平时便毫不戒备。他的力量成了他的弱点。理亏的一方知道他非得注意着自己的武器，他的弱点成了他的力量。一方始终没有准备战斗，一方则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战斗。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理亏的一方几乎一成不变地总战胜有理的一方，而且一成不变地总看不起有理的一方。

一个人四十岁以后还试图待邻居们公公正正，必然是一个白痴，再不然就是一位天使。许多人象玛格蕾塔小姐那样，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上过这一课了。不过这当然取决于他们上课受教育的那所学校。

可怜的索恩小姐完全给制服了。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她发觉自己正在向德库西夫人道歉。给伯爵夫人说句公道话，她倒是宽厚仁慈地接受了这些表示歉意的话，并且听任主人把她和跟随着她的女儿全领到草地上去。

客厅里有两扇长窗大开着，伯爵夫人可以由那儿走出去，但是她看到在第三扇长窗那儿，有一个女人靠在沙发上，而且那个女人可以说是还有一批追随者紧钉着她。伯爵夫人于是决计来调查一下这个女人。德库西家的人祖传下来全是近视眼，这样至少已经传了三千年。德库西夫人来到他们家后，也采纳了他们家的习惯。因此，她这会儿象她儿子先前所做的那样，也拿起眼镜来细细打量内罗尼"夫人"，挤到围绕着那张长沙发椅的先生们当中去，朝她乐意赏光招呼一下的人们微微哈哈腰。

要走到长窗那儿去，她不得不紧挨着沙发椅的前面走过。在走过时，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靠在沙发椅上的这个女人。沙发椅上的这个女人也目不转睛地回望着她。伯爵夫人自从成为伯爵夫人以来，一向习惯于看到所有人的眼睛(不是王族、公爵或侯爵的眼睛)在她的目光下低垂下去，所以她这会儿朝前走去时，一下停住，扬起眉毛，比先前更为严密地注视着。可是她这会儿得应付的，是一个不大把伯爵夫人放在眼里的人。我们可以说，世上的男女要想使马德琳·内罗尼感到羞窘是办不到的。她把那双闪亮有光的大眼睛越睁越大，到后来似乎成了无数双眼睛。她抬起头注视着夫人的脸，不象是很费了一番力，而象是很高兴这么做。她没有用眼镜来给她的大胆放肆帮忙，也并不需要眼镜。她的嘴角旁闪现出了可能的最不显眼的一丝嘲笑，鼻孔也微微张着，仿佛料到自己稳操胜券似的。说真的，她对于取胜也的确很有把握。德库西伯爵夫人尽管有三千年家史，还有一座德库西堡，外加德库西勋爵又是威尔士王子①的御马官，却没有取胜的机会。起先，那个小小的金边单面眼镜在伯爵夫人的手里晃动了一下，接着那只手颤抖起来，随后眼镜落下，伯爵夫人

① 威尔士王子(the Prince of Wales)，英国王太子的称号。

的头在空中一昂，两脚蹒跚地走出去，到了外面草地上。然而，要不是听见“夫人”的声音说出了一句话，她是不会走得这么快的。“夫人”问道：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斯洛普先生？”

“这是德库西夫人。”

“噢，我早该料到是这样。哈，哈，哈。嘿，这可跟演戏一样有意思。”

凡是当时在场注意到这一幕的人，凡是十分机智，对自己看到的情况作出评论的人，这一幕都显得跟演戏一样有意思。

不过德库西夫人不一会儿便在草地上找到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她在那儿碰到了普劳迪夫人。因为普劳迪夫人不仅是主教的妻子，还是一位伯爵的亲戚，德库西夫人认为，她是自己在这一大群客人中可能遇见的最合适的同伴了。因此，她们彼此相见，都感到很高兴。普劳迪夫人决不轻视一位伯爵夫人。因为这位伯爵夫人就住在本郡，由巴彻斯特出去远距离进行访问，路程可以说是也不太远，所以她很乐意有这个机会来讨好一下。

“亲爱的德库西夫人，我真非常高兴，”她说，显得不大象她生性喜欢的那么严厉。“我几乎没有料到会在这儿见到您。路途这么远，人又这么多，您知道。”

“而且道路又这么糟，普劳迪夫人！我实在奇怪，人们怎么来来去去的。不过我想他们是不大走动的。”

“唔，我实在也不知道，不过我想是不大走动。索恩家就不大出门，这我知道，”普劳迪夫人说。“索恩小姐人很好，是吗？”

“啊，很讨人欢喜，不过非常古怪。我认识她这已经有二十年啦。亲爱的索恩小姐是我最喜欢的人儿。她人挺奇怪，您知道，老使我想起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她穿的衣服不是很叫

人欢喜吗?"

"叫人欢喜,"普劳迪夫人说。"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画画。您瞧见过这么好看的色彩吗?"

"啊,当然啦,"德库西夫人说,"那就是说,我相信她一定会画。但是普劳迪夫人,长窗旁边沙发上躺着的那个女人是谁?您往这边走一步就可以看见她啦,那儿——"说着,伯爵夫人领她走到一个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夫人"那难忘的脸庞和体态的地点。

然而,她这么做时,自己也同样清楚地给"夫人"看见了。"瞧呀,瞧呀,""夫人"对斯洛普先生说,斯洛普先生这时还站在她身旁。"你看,国内的高级教士和高级俗人联合起来,全都反对可怜的我。我拿我的手镯和你的下一篇讲道文打赌,斯洛普先生,她们是故意在那儿站定,想要来谩骂我。哼,我没法冲过去和她们作战,不过要是敌人迫近前来,我可知道怎样保护我自己。"

但是敌人却知道得比较清楚。她们跟内罗尼"夫人"接触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她们离开她一段距离呆在草地上,乐意怎么骂她就可以怎么骂她。

"她就是那个可怕的意大利女人,德库西夫人,您一定听说过她。"

"什么意大利女人?"夫人说,她对接下去可以听到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想我没听说过有什么意大利女人上这一带来。她也不象意大利人。"

"啊,您一定听说过她,"普劳迪夫人说。"不错,她并不完全是意大利人。她是斯坦霍普博士的女儿——就是受俸牧师斯坦霍普博士。她管自己称作内罗尼'夫人'。"

"噢—噢—噢!"伯爵夫人这么喊起来。

“我猜您肯定听说过她，”普劳迪夫人说下去。“我对她丈夫什么也不知道。人家说有个姓内罗尼的男人的确还活着。我相信她在海外的确嫁了这样一个男人，但是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

“啊——啊——啊！”伯爵夫人说，每回她嘴里“啊”上一声，她便心领神会地摇摇头。“我现在对这件事全知道啦。我听乔治提到过她。乔治知道她的所有事情。乔治在罗马就听说过她。”

“她至少是个可恶的女人，”普劳迪夫人说。

“实在叫人受不了，”伯爵夫人说。

“在我对她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她上主教公馆去过一趟。我没法告诉您她的行为多么下流啦。”

“是吗？”高兴的伯爵夫人说。

“实在叫人受不了，”那位主教夫人说。

“可是她干吗靠在一张沙发上呢？”德库西夫人问。

“她只有一条腿，”普劳迪夫人回答。

“只有一条腿！”德库西夫人说，对于“夫人”这样残废了，多少感到不大满意。“她生来就是这样吗？”

“不啊，”普劳迪夫人说，——这个明确的答复使伯爵夫人又感到了几分安慰，——“她本来有两条腿。可是那个内罗尼‘先生’大概揍她，后来她不得不把一条腿切除了。至少她那条腿是完全不能使用啦。”

“不幸的人儿！”伯爵夫人说，因为她本人对婚姻的苦难倒也知道点儿。

“是呀，”普劳迪夫人说，“尽管她过去行为不检，人家还是会可怜她的，如果她现在知道规规矩矩的话。但是她并不。她是

我见到过的最傲慢无礼的人啦。"

"真个的，她是这么个人，"德库西夫人说。

"她对男人们的举止那么叫人厌恶，简直不能容她走进随便哪位女士的客厅去。"

"哎呀！"伯爵夫人说，她又变得快乐、激动、冷漠无情了。

"您瞧见站在她附近的那个男人，——那个生着红头发的教士吗？"

"瞧见，瞧见。"

"她已经把那个男人完全毁了。只怪主教，或者该说，只怪我不好，因为是我，——是我把他从伦敦带到巴彻斯特来的。他是一个还不错的讲道人，一个工作积极的青年人，我因此把他介绍给主教。那个女人迷住了他，德库西夫人，而且使他那么丢脸，因此我只好要求主教让他离开我们公馆。我非常怀疑，他是不是会失掉教士的身份！"

"哟，这个人准是个什么样的白痴！"伯爵夫人说。

"您不知道那个女人迷惑男人的手段多么恶劣，"普劳迪夫人说，这时候想起了自己那扯散开的裙褶。

"可是您说她只有一条腿！"

"她就和有十条腿一样会害人。瞧瞧她的眼睛，德库西夫人。您在正派女人的脸上瞧见过这种眼睛吗？"

"真个的，我从没有瞧见过，普劳迪夫人。"

"还有她那种大胆放肆的神气，那种嗓音。我很同情她的可怜的父亲，他倒实在是一个好人。"

"是斯坦霍普博士吗？"

"是呀，斯坦霍普博士。他是我们的一位受俸牧师，——本人倒是个安静、善良的人。不过我很惊讶，他竟然让女儿这样做人。"

"我想他也没法，"伯爵夫人说。

"可是他是一位教士，您知道，德库西夫人！他至少应该不让她在外面这样招摇，如果他无法使她在家里谨守妇道的话。不过他很叫人可怜。我相信跟着他们这伙人，他生活一定很不好受。那边那个装模作样的男人，蓄着长胡子，穿着宽大裤子的那个——他是这个女人的弟弟。他几乎和她一样糟。他们两人都是不信宗教的。"

"不信宗教的！"德库西夫人说，"可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受俸牧师！"

"不错，而且还很有可能当上新教长，"普劳迪夫人说。

"啊，是呀，可怜的亲爱的特雷福伊尔博士！"伯爵夫人说，她以前曾经跟那位先生说过一次话。"听到这消息，我非常难受，普劳迪夫人。这么说，斯坦霍普博士这就要做新教长罗！他出身于极好的家庭，尽管他女儿这样，我还是希望他顺利。或许，普劳迪夫人，等他当了教长以后，他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自己作风方面的过失。"

对这句话，普劳迪夫人没说什么。她心里对内罗尼"夫人"那么深恶痛绝，甚至不容自己希望那位夫人会看到自己作风方面的过失。普劳迪夫人把"夫人"看作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一个基督教博爱所不能感化的人，因此可以尽情地去憎恶她，而没有希望她最终会好起来，摆脱罪恶这一弊病

这两位志趣相投的人的进一步谈话，由于索恩先生的到来而中断了。索恩先生是来把伯爵夫人领到帐篷里去的。说真的，十分钟以前就指望他这么做了，但是他在客厅里给"夫人"耽搁下。她设法留住他，使他呆在她的沙发旁边，最后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靠近她的丰盈的胳膊。鱼儿吞了饵，上了钩，给逮住，拖

上了岸。在那十分钟里，他听见“夫人”用她乐意用的口气讲了她的全部历史。尊敬的乔治只不过暗暗提了提那篇神秘的传说，索恩先生却从这位夫人自己的嘴里听到了一切。他发现躺在他面前的这个美人儿自己犯的罪过，远不及人家对她所犯的罪过多。她向他承认说，她对世上的舆论软弱、轻信、不以为意，因此受到了欺骗和不友好的对待，还给人家说了不少坏话。她向他讲了她被割去的腿，她在年华正盛时被毁了的青春，她的被夺走了全部魅力的姿色，她的损毁了的生活，枯萎了的希望。在她说着时，一滴泪水从她的眼睛里落到了脸蛋儿上。她把这些事全告诉了他，请求他予以同情。

一个心地宽厚、和蔼可亲的盎格鲁撒克逊乡绅索恩先生，除了答应同情她外，能有什么办法呢？索恩先生确实答应同情，还答应去看看内罗家的最近一代，去多听点儿那些使人落泪的罗马时期的往事，听点儿在科摩湖滨那么迅速地一掠而过的那些轻率、单纯而又危险的时刻的往事，并且使他自己成为“夫人”可以倾吐伤心事的知心朋友。

我们几乎用不着说，他放弃了告诫姐姐，提防这个危险女人的全部想法。他先前判断错了，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大错过。他一向把尊敬的乔治看作一个粗俗的、生性残暴的青年人。这时候，他更加深信他是这么一个人。马德琳·内罗尼这种女人的名誉，就是被尊敬的乔治这种男人危害并损毁了的。他要到这个女人自己的家里去看她，他自己脑子里对于自己判断的正确十分肯定，要是他发现她象他自认为必然会发现的那样，是一个受了损害、热忱贤惠的女人，他就要让姐姐莫妮卡邀请她到城外厄拉索恩来。

“别这样，”当他在她的提议下，站起身要离开，一面说他会

亲自照料她的需要时，她这么说。“别这样，别这样，朋友，我坚决反对您这么做。在您自己的宅子里，有眼前这么一大群人围着您，那怎么成！您要使所有的女人都恨我，所有的男人都睁大眼睛望着我吗？我坚决命令您，今儿别再到我身旁来啦。到我家里来看我。我只有在家里才可以谈谈说说，我只有在家里才真正可以生活得很快活。我到外面来的日子，这样高兴的日子，实在是很难得的。到我家里来看我，索恩先生，那时候，我就不会叫您离开我啦。”

我们相信，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把他们的前辈——比方说吧，把比他们年龄大一倍的人——全看作是那么许多木石心肠的人，——木石心肠的人，那就是说，是对于女性的美色而言，——这是很常见的。可是从来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说真的，妇女一般说来，比男人知道得清楚，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一类年龄的人完全不知道其他各类年龄的人的脾性是什么。对人世间事态的任何阅历，对历史的任何研读，对生活的任何观察，在传授真理方面都丝毫不起作用。五十岁的男人一般身子太胖、太容易气喘吁吁，所以不去跳玛祖卡舞①，他们也不整小时坐在河岸上情人的脚旁，因为他们有点儿怕得风湿症。但是就真正诚挚的爱情而言，一见钟情的爱，热诚的爱，使人辗转反侧的爱，“把大鹰凝视得两眼盲然”的爱，“可以听见最最轻微的声音，任何可疑的盗窃行为都逃不出他的知觉”的爱，“象一个赫尔克里士，还在金苹果园里爬树摘苹果”的爱②，——我们相信，最好的

① 玛祖卡舞(mazurkas)，波兰的一种轻快的舞蹈。

② 引文见莎士比亚戏剧《恋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赫尔克里士(Hercules)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一个力大无穷的儿子。他在一阵发狂中，杀死了妻子儿女，被阿波罗责令去为某国王劳动十二年。该国王派他去完成十二件艰巨危险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去摘取金苹果园里的苹果。

年龄是从四十五岁到七十岁，在这年龄以前，男人一般只喜欢调调情而已。

眼下，索恩先生年方五十，对马德琳·维齐·内罗尼"夫人"（本来姓斯坦霍普）竟然一见钟情，深深地陷入了情网。

然而，他却完全约束住了自己，彬彬有礼地把胳膊伸给德库西夫人。伯爵夫人于是很谦和地挽着他，给领到帐篷里去了。这本是索恩小姐的吩咐，因为她已经成功地说动了主教把诺尔老夫人领到餐厅的上座去。有一位从男爵给打发去寻找普劳迪夫人，他发现这位夫人呆在草地上，情绪不大好。索恩先生和伯爵夫人过于突然地离开了她。她白费力地四下张望，想找一个伴随的牧师，或者甚至一个掉单的副牧师。他们全跟年轻的小姐们一块儿在草地尽头拉长弓，或者在帐篷的一个舒适角落里替他们的优雅的射箭女伴寻找一个座位。在这种情况下，普劳迪夫人从前一贯总倚仗斯洛普先生，可是现在，她决不能再倚仗他了。她想到自己孤孤单单的情况，把头摇了一摇，而那一下摇头就相当于从斯洛普先生在巴彻斯特长时期的逗留中，扣除去一星期。但是哈卡韦·戈斯爵士使她摆脱了当下的苦恼，虽然他这么做根本没有减轻那个罪恶的家庭牧师的厄运。

现在，真正的吃喝开始了。使格伦雷博士大为厌恶的，他发觉自己跟克兰坦特拉姆太太呆到了一块儿。克兰坦特拉姆太太对会吏长倒是非常尊敬，可是那份尊敬并没有得到热诚的反应。她走到他面前，在他耳旁小声说，"来啊，会吏长，我相信您一定会给老朋友一个面子，挽着我去就餐吧。"接下去，她就说给他听她的外衣的全部历史。这时候，会吏长心里决定，过不了十五分钟，他非摆脱掉她不可。然而后来，会吏长并没能成功地实行他的决定。在那个时刻，克兰坦特拉姆太太一直缠着他，直到宴

会结束。

格温博士是和一位从男爵的夫人作伴。格伦雷太太则落到了由一位从男爵作伴。夏洛特·斯坦霍普跟随着哈定先生，以便给伯蒂创造机会。伯蒂顺利地在餐厅内靠着波尔德太太坐下。说实在的，既然他如今得认认真真地来求爱了，他几乎反倒失去了勇气。

由于斯洛普先生正在爱莉娜的附近徘徊，爱莉娜倒是非常乐意来利用一下伯蒂的胳膊。她在竭力避开斯洛普这个可怕的卡里布狄斯时，大有落到另一面一个看不见的西拉①手里的危险，那个西拉就是伯蒂·斯坦霍普。她对待伯蒂分外宽厚，几乎是跳过去挽着他伸出来的胳膊。夏洛特从远处看到了这一情景，心里扬扬得意。伯蒂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受到了不少鼓励。斯洛普先生看见了这情形，嫉妒得愠怒地望着。爱莉娜和伯蒂在餐厅里的餐桌旁坐下。当她在伯蒂的右首坐下时，她才发觉斯洛普先生已经在她右首的那张座位上坐下了。

当这些事情在餐厅里进行着的时候，阿拉宾先生正欣喜万分地单独逗留在"夫人"的沙发旁边。爱莉娜从她坐的座位上通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看见他在这么做。

---

① 卡里布狄斯……西拉(Charybdis…Scylla)，在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领兵回国时，不得不乘船经过墨西拿海峡，该海峡一面是一个漩涡卡里布狄斯，一面有一个海怪西拉。

第四章　主教坐下进早餐，教长与世长辞了

巴彻斯特主教在厄拉索恩的餐厅里陈设丰盛的餐桌上做了感恩祈祷。在他这么做的时候，巴彻斯特教长躺在教长公馆他卧病的房间里与世长辞了。当巴彻斯特主教把第一杯香槟酒举到唇边时，巴彻斯特教长这个职位成为首相可以赠送给人的一个肥缺了。在巴彻斯特主教离开餐桌以前，当时的首相在汉普郡①他的乡间住宅里便获悉了这件事，脑子里已经为这个圣职想到了五个很体面的候补人姓名。眼下，我们只需要说，斯洛普先生的姓名并不在这五个人当中。

"大家畅叙衷情，厅内欢乐融融。"②那天，厄拉索恩的大厅里教士们倒是欢乐融融地畅叙衷情。直到最后一个软木塞拔开，最后一席话讲完，最后一个难题也解决了，噩耗才传来，大伙儿才小声地说，可怜的教长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样稍稍一拖延，对于教士们尽情欢乐倒很不错，要不然礼节便会根本不容他们畅叙衷情。

不过那天他们中有一个人很伤心。阿拉宾先生并没有象本来应该的那样十分健谈。他到那儿来，对爱莉娜抱着最好的希望，尽力朝最好的方面想，心里翻来复去默想着他记得爱莉娜说过的关于斯洛普先生的所有那些话，极力想从那些话里得出一个对于他的情敌不利的信念。他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那天就

要对这位孀妇的意向得出一个决定性的证明，不过他打算办得到的话，重新恢复和爱莉娜的友谊，而在他眼下的心情中，任何这种恢复友谊的尝试，结果必然会倾吐出爱慕之情来。

他独个儿在他的新牧师公馆里度过了前一晚。那是他这样度过的第一晚。那是十分忧郁、十分愁闷的。格伦雷太太说，圣埃沃尔德需要有一位女祭司，她的话可不错。他独个儿坐在那儿，面前放着酒杯，后来又对着茶壶，心里想到爱莉娜·波尔德。如同在这类沉思中常会有的那样，他只是一味责怪她，怪她喜欢斯洛普先生，怪她不喜欢自己，怪她对自己亲切热诚，又怪她缺乏热诚，还怪她顽固、任性、急躁，然而他越是想到她，她在他的感情中地位就越高。倘若结果竟然是，倘若能使结果是，她替斯洛普先生辩护不是出于爱情，而是遵守原则，那么一切就没有问题了。这种原则本身将是可喜的、令人赞赏的、合乎女性心情的。他感到自己可以高高兴兴地让斯洛普先生就享有那么多的美意。但是如果——这时候，阿拉宾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地去捅了一下炉火，对进房来收拾茶具的新来的女仆很生气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向后一下靠在椅子里，决心睡上一会儿。当人家问她一个普通问题的时候，她干吗要那么倔强呢？她不会不知道他心里是怎样看待她。她为什么不回答一个普通的问题，从而结束掉他的痛苦呢？接下去，阿拉宾先生并没有在扶手椅里睡觉，反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仿佛着了魔似的。

下一天早晨，当他应索恩小姐的邀请前来出席园游会时，他多少还有点儿思绪紊乱。他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跟克兰坦特拉

---

① 汉普郡(Hampshire)，英国英格兰南部的一郡。

② 引文见英国诗人塔泽(Thomas Tusser, 1524—1580)的作品《农事五百要点》(Five Hundred Points of Good Husbandry, 1573)中的《八月摘要》。塔泽是专以农业为主题的诗人。

姆太太谈话。那位太太发觉，在她的外衣问题上从他那里得不出最最些微的同情来。索恩小姐曾经问他，波尔德太太是不是跟格伦雷家的人一块儿来。把波尔德和格伦雷这两个姓连在一块儿讲，险些儿使他从座位上跳起来。

他正处在这种捉摸不定、又希望又怀疑的紊乱状态中，忽然看见斯洛普先生带着最文雅的微笑，把爱莉娜从马车上搀下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他根本没有想到那辆马车是她的还是斯洛普先生的，或者是一个别人的，而他们两人可能彼此并没有事先约定，都是搭人家的马车来的。在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中，那种情景就足以把他和他的决定全部打乱。这件事非常清楚。如果他看见她头上遮着白纱，在一座教堂门口由斯洛普先生搀扶上一辆马车，那么实情也不会比这一幕更为明显了。他走进宅子去，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不久就和哈定先生一块儿走着。不一会儿，爱莉娜走上前去，这时他不得不离开了他的同伴，或是独个儿去逛逛，或是另外去找一个同伴。在这种思想状态中，他碰上了会吏长。

"我不知道，"格伦雷博士说，"他们说斯洛普先生和波尔德太太是一块儿上这儿来的，这话实在不实在。苏珊说她几乎可以肯定，她走下自己的马车时，看见他们的脸同在一辆马车里。"

阿拉宾先生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证明格伦雷太太的眼光是正确的。

"这太可耻啦，"会吏长说，"或者不如说，太无耻啦。她是作为我的客人给邀请到这儿来的。如果她决心使自己丢脸，她也应该知道不要在我很亲近的朋友们面前这么做。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受到邀请的。我不知道她是否有脸把他领来。"

阿拉宾先生对这些话一句也答不上来，他也不想作出什么

回答。虽然他暗自也骂爱莉娜，他却不愿对着别人去骂，也不乐意听见随便哪个别人说她坏话。然而，格伦雷博士当时很生气，毫不宽恕他的姨妹。阿拉宾先生因此便尽快地离开了他，又走回宅子里去了。

他走进宅子没有多久，"夫人"就给抬进来了。有好一会儿，他没有让自己受到诱惑，只远远地绕着她徘徊。但是等索恩先生离开她后，他立刻走过去，向这个蛇怪屈服，听任自己成为她的牺牲品。

我们无法说这种知识是如何取得的，可是"夫人"凭某种本能却知道，阿拉宾先生是波尔德太太的一个爱慕人。人们在狗儿的帮助下去猎狐狸，知道狗儿是凭天赋的灵敏的嗅觉器官这么做的。然而，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样一种感觉怎么会发挥那么敏锐的作用。妇女可以说是凭着本能知道和感觉到男人如何看待其他的女人，以及其他的女人如何看待男人，这种器官也是同样灵敏，同样无法理解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足够了。"夫人"通过异常敏锐地运用自己女性的感官，知道阿拉宾先生爱上了爱莉娜·波尔德。因此，她通过进一步运用她的特殊的女性癖好，自然想要使阿拉宾先生陷入她的罗网。

在她到厄拉索恩来之前，这项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她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她把斯洛普先生已经玩够了，虽然她不大能抗拒通过强烈的、毁灭性的热情，把一个假正经的教士撩拨得发疯的这种乐趣。索恩先生过于轻易地便垮下来，不可能使这场追逐有多少乐趣。他作为一个阔人，也许会使人家和他联合起来很有价值，可是作为一个情人，他是第二流的。我们可以说她看待他，多少有点儿象猎人看待野鸡那样。这种鸟儿打起来非常容易，要不是因为它在贮藏

室里挂着看起来很神气，那么打下它来是不值得的。"夫人"不会浪费多少时间去打索恩先生，不过他终究还是值得捕捉了来供家常食用的。

但是阿拉宾先生却是另一类猎取对象。"夫人"自己具有充分的智慧，知道阿拉宾先生是一个具有超乎一般脑力的人。她也知道，作为教士，他这种类型要比斯洛普先生高出许多，而作为一位上流男子，他受的教育又比索恩先生好。她决不会试图使阿拉宾先生陷入痛苦可笑的境地，象她待斯洛普先生那样。她也不会想到在十分钟内就可以解决他，象她对待索恩先生那样。

这就是她对阿拉宾先生的想法。至于阿拉宾先生，我们可不能说，他心里曾经想到过"夫人"。他知道她很俏丽，他感到她能够媚惑他。在目前的痛苦中，他需要人来媚惑，因此他走过去，在她的长沙发椅头上站定。这一切她全知道。这就是天赋给她的特殊才能。看出他需要人媚惑，这是她的本性，而去媚惑他，则是她的本分。象东方的懒汉吞下一剂鸦片那样，象伦敦的浪人喝下一杯金酒那样，阿拉宾先生也抱着类似的欲望，为了类似的理由，准备来吞服下内罗尼"夫人"的媚惑动人之处。

"您为什么不拿起弓去射箭呢，阿拉宾先生？"当他们两人几乎是单独呆在客厅里时，她这么说。"再不然为什么不在阴凉的凉亭里去和年轻的姑娘们聊天，或是去怎样发挥一下您的才能呢？邀请一位象您这样的单身汉上这儿来是为了什么呢？您总不能说，是为了得到冷冻鸡和香槟酒吧？我要是您，就会因为这么空闲着而感到害臊啦。"

阿拉宾先生咕咕哝哝答复了一句。他虽然希望受到媚惑，当时的情绪却还不能和对方一块儿戏谑。

"哟，您什么事不痛快，阿拉宾先生？"她问。"您这是呆在自

己的教区里。索恩小姐告诉我，她这次盛会就是特地为了欢迎您才举行的。可您却是这次会上唯一郁郁寡欢的人。您的朋友斯洛普先生几分钟前和我呆在一块儿，精神抖擞、充满活力。您干吗不和他比一比高低呢？"

马德琳·内罗尼是一个眼光锐利的人，要她看出自己这下可击中了要害，一针就见了血，这是并不费力的。阿拉宾先生在她的攻击下，很明显地感到畏缩。她立刻知道，他很嫉妒斯洛普先生。

"不过我把您和斯洛普先生看作男人中恰恰相反的两种类型，"她说。"除了同行之外，你们俩没有一件事不是正巧相反的，而就连在教会工作上，你们在严格维持教规方面也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好交际的，您是喜欢孤独的。他是积极的，您是消极的。他工作，您思考。他喜欢女人，您瞧不起女人。他爱好权力、地位，您也爱好，不过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他爱人家称赞他，您却很可笑地厌恶人家称赞。他会得到他的报酬，那就是一位枯燥乏味的、有帮助的妻子，一笔很不错的收入，以及一个伪装虔诚的名声。您也会得到您的报酬的。"

"唔，那是些什么呢？"阿拉宾先生问，他知道她正在奉承他，但是又默默地容忍着。"我的报酬是些什么呢？"

"某一位女人的心和好几位朋友的尊敬。您太严肃了，不承认您爱那位女人，您又太高傲了，不承认您很珍重那几位朋友。"

"这是很贵重的报酬嘛，"他说，"不过并没有多大价值，如果他们是受到那样的待遇的话。"

"嗐，您指望不到等待着斯洛普先生的那种成功的。他生来是个一帆风顺的人。他向自己提出一个目标，接下去就抱着热切的意向动手达到它。随便什么也阻止不住他去追求。他毫无

顾忌，既不害怕，也不踌躇。他的愿望是当上一位主教，有一个蒸蒸日上的家庭，先要有个妻子，到适当的时候再弄一件长坎肩① 穿穿。您会看到这一切的，那么——”

“唔，那么怎么样呢？”

“那么您就会希望您也取得同样的成绩了。”

阿拉宾先生平静地望着窗外的草地，一边肩膀靠在沙发的头上，一只手摸着自己的下巴。当他沉思默想的时候，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夫人”所说的话使他沉思起来。这一席话是不是全都正确呢？他今后会不会回顾一下，就算不是看看斯洛普先生，至少也是看看某些别人，那些人也许不及他有才干，可是他落在后面的时候，他们却在世上飞黄腾达起来，到那时，他会不会也希望自己取得同样的成绩呢？

“这难道不是所有有才干的、善于思考的人的厄运吗？”她说。“他们难道不是全象您现在这样若有所思地坐着，用锐利的刀锋去割假想的丝线，而那些不十分精干练达的人却去割断世间纷争这种普通的戈迪厄斯之结②，并且赢得了财富与声誉吗？磨得太亮的钢，过分锐利的刀锋，不适宜于办理人世间的工作，阿拉宾先生。”

这个女人这样看透了他内心的秘密，把他自己心灵中不欢迎的坏兆头全对他重说出来，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人呢？等她说完以后，他凝视着她的脸，说，“我难道是一把那种愚蠢可笑的宝刀，过份锋利、过份精致，不能做一天有用的工作吗？”

“您为什么让世界上斯洛普之流的人大大超过您呢？”她说。

---

① 见本书第 44 页注①。

② 戈迪厄斯之结(the Gordian Knots)，西方传说，农民戈迪厄斯被选为佛里吉亚国王以后，打了一个结，不易解开。亚历山大大帝用剑把那个结一劈为二，后来“戈迪厄斯之结”便作困难的事情解。

“您血管里的血液难道不是和他的一样热吗？您的脉搏难道不是跳得和他的一样快吗？上帝难道没有把您创造成一个男人，要让您在这儿做一个男子汉的工作，唔，并且还接下一个男子汉的报酬吗？”

阿拉宾先生坐在那儿摸着他的脸，反复思考，一面感到纳闷，不知她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夫人”往下说道：

“一个人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世上的好东西全是不值得争取的。这还是一个跟您宣讲的宗教如此背道而驰的错误！上帝为什么允许他的主教一个接一个每年拿到五千镑或是一万镑，如果这种财富是恶劣的，不值得拿的话？他为什么赐给我们美好的东西，舒适的用品和愉快的乐事，如果不是打算给我们享受的话？这些东西必然是给某个人的，对俗人是好的，当然不会对教士是坏的。您想要瞧不起这些好东西，不过您只是想，您并没有成功。”

“真的吗？”阿拉宾先生说，一面还在沉思，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我来问您一句话：您成功了吗？”

阿拉宾先生很可怜地望着她。在他看来，他仿佛正受到自己内心某种精灵的审讯，他对这个精灵无法拒不回答，也不敢作一个虚伪的回答。

“来啊，阿拉宾先生，坦白地说，您成功了吗？金钱是那么可鄙的吗？世上的权力是那么没有价值的吗？女人的美色是一个聪明人那么不屑一顾的无聊的小事吗？”

“女人的美色！”他说，一面注视着她的脸，仿佛世上女性的美全都集中在那儿似的。“你为什么说我不屑一顾呢？”

“您要是象这样望着我，阿拉宾先生，那我就要改变我的意见啦——再不然就是，我就会改变我的意见啦，要是我当真不知道我自己没有值得人家在意的美貌的话。”

那位先生的脸臊得通红，但是夫人却一点儿也不羞愧。她的脸上微微泛起了一点儿激动的红色，恰恰足以使她具有一种特别有趣的神情。她指望爱慕她的人说一句恭维话，可是发觉他不来恭维她以后，反而相当喜欢，并不生气。斯洛普先生和索恩先生，布朗、琼斯和罗宾逊①，他们全都恭维她。她倒希望自己最终会惹得阿拉宾先生来辱骂她。

“不过您的目光，”她说，“是惊讶的目光，不是爱慕的目光。您感到惊讶，因为我这么放肆，问了您这些关于您自己的话。”

“唔，我倒是感到惊讶，”他说。

“尽管这样，我还是指望您给我一个答复，阿拉宾先生。女人为什么要生得美，如果男人不在意她们的话？”

“可是男人确实在意她们，”他回答说。

“那么您为什么不在意呢？”

“你是在用自己的假想作为根据，内罗尼夫人。”

“我可以肯定，我并不要什么您不肯给的东西，阿拉宾先生。不过我的确要一个答复。您是不是一般说来总认为，女人作为伴侣是不值得您注意的呢？让我们来看看。波尔德的寡妇这会儿正从她的座位上回过头在那儿看您。作为一个终身伴侣，您对她会说点儿什么呢？”

阿拉宾先生从他坐的地方站起身，倚在沙发上，通过客厅的那扇门望到伯蒂·斯坦霍普和斯洛普先生之间、爱莉娜坐的那

① 布朗、琼斯和罗宾逊(Brown, Jones and Robinson)，这都是英国普通的姓，这里犹如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

地方。她立刻瞥见他在注视她，忙把自己的目光避开。她坐在目前的座位上，感到很不愉快。斯洛普先生正尽力想唤起她的注意，她却忙着去跟斯坦霍普先生讲话，极力想制止斯洛普先生这么做，同时她的思想则集中在阿拉宾先生和内罗尼夫人身上。伯蒂·斯坦霍普试图利用一下她的垂青，但是他主要想到的是，自己不久就要拜倒在她脚下的那种方式，而不是在眼下这时刻如何来逗她高兴。

"喏，""夫人"说，"她刚才正伸长美丽的颈子在看您。现在，您却惊动了她。唉，我得说我对您的看法大概错啦，我想您确实认为波尔德太太是个妩媚的女人。您的神气似乎就这么说。从她脸上的神气看，我得说她有点儿妒忌我。来啊，阿拉宾先生，把心里的话告诉我。要是真是这样，那么我一定竭尽全力来促成这桩婚姻。"

我们用不着说，"夫人"的提议不是很诚恳的。在这种问题上，她向来并不诚恳。她向来不指望别人诚恳，也不指望别人认为她诚恳。这种事情是她的玩意儿，她的弹子台，她的猎犬与猎人①，她的华尔兹舞与波尔卡舞，她的野餐会与夏日远足。她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因此便玩起了各种形式的调情与求爱。眼下，她正在和阿拉宾先生玩这种游戏，压根儿不指望他会作出一个真挚诚恳的回答。

"你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他说，"因为我猜，波尔德太太已经答应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

"那么您自己承认我指摘您的话罗。"

"你这样盘问我实在不公平，"他回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

① 猎犬与猎人(hounds and hunters)，这是一种游戏。

要回答你。波尔德太太是个很美的女人，又美又有头脑。认识她而不爱慕她，那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认为这位寡妇是个很美的女人罗？”

“说真的，我认为是这样。”

“而且是一个会给圣埃沃尔德教区的牧师公馆增光的人。”

“是一个会给任何人的家里增光的人。”

“您告诉我这话，实在很大胆放肆，”她说。“如同您很知道的那样，我自己也算作是一个美人儿，眼下这会儿又对您的事情这么感觉兴趣，您来告诉我，您告诉我，波尔德太太是您认识的最美的女人，这实在是很放肆无礼的。”

“我并没有这么说，”阿拉宾先生说，“你生得更美——”

“唔，嗨，这才有点儿象话。我是认为您不会这么没有感觉。”

“你生得更美 也许更机灵。”

“谢谢您，谢谢您，阿拉宾先生。我早就知道您和我会成为朋友的。”

“但是——”

“别再说一句话啦。我也不再听一句话。如果您一直讲到半夜，您也没法把您刚说的话讲得更好点儿啦。”

“但是内罗尼夫人，波尔德太太——”

“我不再听一句关于波尔德太太的话了。可怕的、兴奋的①思想的确曾经掠过我的头脑，不过她是属于第二位而受到欢迎的。”

“她的地位——”

“我不要听什么关于她或是她的地位的话。我现在很满意，

---

① 兴奋的，原文为 stryhnine，系一种有机盐基，作神经兴奋剂用。

这就够了。不过阿拉宾先生，我饿得要命。虽然我很美、很机灵，您知道我却不能走去吃饭，可您又不去给我把饭菜端来。”

这句话至少非常正确，以致阿拉宾先生不得不立刻行动起来。他于是走进餐厅去，满足了“夫人”的需要。

“还有您自己呢？”她说。

“哦，”他说，“我不饿，我这时候从来不吃东西。”

“来啊，来啊，阿拉宾先生，别让爱情影响了您的胃口。我从来就不这样。再给我半杯香槟酒，然后上餐桌上去吃吧。波尔德太太会伤害我的，要是您再呆在这儿和我谈天的话。”

阿拉宾先生照着她吩咐的那样做了。他拿起她的盘子和杯子，走进餐厅里去，从拥挤的餐桌上自己拿了一块三明治，在一个角落里嚼了起来。

索恩小姐一刻也没有坐定下来。阿拉宾先生正在嚼着三明治时，她走进房来，看见他站在那儿吃，大为烦恼。

“唷，亲爱的阿拉宾先生，”她说，“您一直没有坐下吗？我真过意不去。特别是您。”

阿拉宾先生告诉她，他只不过刚走进餐厅来。

“正因为这样，您就不该再耽误时间啦。来，我给您找个座位。谢谢你，亲爱的，”她瞧见波尔德太太正企图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忙这么说，“可我随便怎样也不愿意惊动你，因为那一来，所有的女士都会认为有必要学样了。不过要是斯坦霍普先生吃完了，那么也许就请你让一让——就一会儿，斯坦霍普先生——等我去另外搬一张椅子来。”

这一来，伯蒂不得不站起身，让位给他的情敌了。他象做一切事情那样，带着一种愉快高兴的神情这么做了，这使阿拉宾先生无法拒绝那个让出来的座位。

"愿别人得他的主教区，"① 伯蒂说。这句引文无论就当时的场合还是就他对着讲话的人来说，确实都是不恰当的。"我吃饱啦，喝足了。阿拉宾先生，请在我的位子上坐下吧。为了您，我希望这真是一个主教的座位。"

阿拉宾先生当真坐下了。在他坐下时，波尔德太太站起身，仿佛要跟着她身旁的人走开似的。

"请你务必别动，"索恩小姐说，几乎是强迫爱莉娜又在椅子上坐下。"斯坦霍普先生并不离开我们，他站在你的身后，象一位真正的骑士那样，他本来就象一位骑士。现在，我想起来啦，阿拉宾先生，让我来把您介绍给斯洛普先生，阿拉宾先生，"于是这两位先生隔着他们俩都想娶的那位女士僵硬地彼此鞠了一躬，同时另一位也想娶她的先生站在他们身后，观看着他们。

这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会过面。眼前的时刻，的确也不是一个进行多少热诚谈话的大好时机，即便他们之间可以进行热诚谈话的话。按实在说，聚在一起的这四个人，当时似乎全说不出话来。斯洛普先生对于他希望是自己即将获得的良机的那一时刻留神注意，所以当时并不十分感觉兴趣。他就希望看见爱莉娜走开，这样他便可以去向她求婚了。伯蒂的心情并不完全一样，倒楣的日子就在眼前，他没有理由去加快它的到来。他已经打定主意，办得到的话，就和爱莉娜·波尔德结婚，并且决定今天就采取这么做的第一个预备性步骤。但是他眼前有充分的时间。他可不打算在餐桌上求婚。这时候，他那么愉快地把座位让给阿拉宾先生后，也乐意在他们保持着目前这种情况时，尽可能让阿拉宾先生去和未来的斯坦霍普太太谈天。

---

① «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节。

阿拉宾先生向斯洛普先生鞠了一躬后，便吃起他的食物来，没有再说一句话。他这时候满腹心思。尽管他在进餐，他却是毫无意识地这么吃着。

不过最叫人同情的是可怜的爱莉娜。她认为自己可以倚赖的唯一朋友是伯蒂·斯坦霍普，可是他这会儿似乎决心要抛弃她了。阿拉宾先生并不想来和她说话。她说了几句话回答斯洛普先生的某些评论，然后感到那个局面太叫人受不了，于是不顾索恩小姐的劝说，还是从椅子上站起身，匆匆地离开了那间房。斯洛普先生跟随着她，年轻的斯坦霍普却错过了这个时机。

当马德琳·内罗尼给独个儿撇下时，她禁不住对自己跟那个怪僻的人的这次古怪的会谈沉思默想了好半天。她对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打算让他当作实话接受的，然而他却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她。他这么做了，她也知道他是这么做了。她从他那儿一步步探出了他的秘密。看来他似乎不能使用人类通常的撒谎特权，所以很单纯地向她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全部思想。他爱爱莉娜·波尔德，但是在他眼里，爱莉娜并不象她自己这么美。他很乐意娶到爱莉娜做他的妻子，可是他又承认，她是两个女人中才华较为逊色的。这个人被人盘问时，实际上不会编造出自己的思想来，就连在实情对他必然非常不愉快的时候，他也被迫malgrè lui①说出实话来。

这个人类的导师，这个牛津的学术权威，这个大学教育加倍培育出来的精英，这个宗教论文的作家，这个教会演说的主讲人，到了她手里就象一个孩子。她把他彻底揭露出来，看透了他的心思，就象她对一个年轻的姑娘可能会做到的那样。她不能

① 法文，意思是："不由得不"。

不为了他的随和坦率而瞧不起他，然而为了这一点，她又喜欢他。这对她说来是新奇的，是男人性格上的一种新特征。她还觉得，她决不能完全愚弄他，象她对斯洛普和索恩那类人那样。她觉得她决不能说动阿拉宾先生向她说上一些不实在的话，或者听他讲一些只不过是胡说八道的胡话。

显而易见，阿拉宾先生正热诚地恋爱着波尔德太太。"夫人"抱着罕见的好性气，心里开始盘算，自己能否给他帮一个忙。当然，首先得让伯蒂试试运气。她兄弟如果办得到的话，就要和波尔德的寡妇成亲，这本是他们家商议好的一种安排。马德琳对兄弟的需要，以及自己去妨碍这么美妙的一个计划——只要这个计划有可能实现的话——对姐姐多么说不过去，这些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不过她十分怀疑，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她认为波尔德太太不大可能会接受一个象她兄弟这种境况的人，这话她先前常对夏洛特说。她倒觉得斯洛普先生成功的机会比较大点儿，而就她来说，夺走斯洛普先生的妻子是一件她很乐意做的事。

因此，"夫人"作出决定，万一伯蒂失败了，她就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上一件好事，把阿拉宾先生让给他心爱的那个女人。



第五章　卢卡洛夫特家和格里纳克家

总的说来，索恩小姐给外面围场上其他各阶级的人安排的娱乐与饮食倒是相当成功的。

普遍欢乐的气氛中确实也有两个小小的不足之处，不过它们都是暂时性的，是表面的，不是实际的。第一个是年轻的哈里·格里纳克的摔倒，另一个是卢卡洛夫特太太和儿女们的高升。

至于枪靶子，它在徒步的小伙子们当中变得比在骑马的男子中更受欢迎，即便小格里纳克干得较为成功的话。靶子不住地旋转，直到它几乎转倒在地上。那袋面粉给人以莫大的兴致，它使受到哄骗、走近前去的所有人的背脊和脑袋上都洒满了白粉。

当然，聚集起的那一大群人中纷纷传说，哈里已经给摔死了。等后来发觉他安然无恙，并没摔伤以后，他和母亲之间出现了一幕可怜动人的场面。当时啤酒被喝掉了不少，枪靶子也遭到了"咒骂"和"厌恶"，凡是有年轻的儿子可能会陷进类似的险境中去的母亲，普遍谴责枪靶子。不过卢卡洛夫特太太的事情性质却比较严重。

"我坦白地告诉你——面对面地——她呆在小姐的客厅里，她自己和格西，还有那两个大姑娘，浑身上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是一个很自信、很气恼、很肥胖的农民妻子说的。她正坐在一张长凳的头上，撑着一把棉布大伞的伞柄。

"可是你并没有看见她吧，格弗恩太太？"格里纳克太太说。这个新闻加上她儿子新近遭到的危险，几乎使她经受不住了。格里纳克先生耕种的土地和卢卡洛夫特先生的一样多，付起地租来也一样按期，而他在教区委员会①上发表的意见据信也毫不逊色。卢卡洛夫特太太在世上的地位升高，对格里纳克太太说来是令人苦恼的。她对于把巴利斯塔布②农场变成"玫瑰洲"，以及偶尔给卢卡洛夫特先生的信上增光的"老爷"尊称这类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并不感觉兴趣。她也不想把自己的住宅改成"紫罗兰别墅"，或者看到她先生走来走去，姓名下有一个崭新的头衔。不过卢卡洛夫特太太在追求这种荣誉时竟然很顺遂，这对她却是一个致命伤。她曾经竭尽自己的那点儿力量责骂和嘲笑卢卡洛夫特太太。她走出教堂时曾经故意去撞她，然后以地位相等的人的安逸神情说一声"对不住"。"唷，太太，请你原谅，不过这些日子您变得胖多啦。"她曾经装得很亲切地向卢卡洛夫特

① 教区委员会，原文为 vestry，指教区纳税人的组织。
② 巴利斯塔布，原文为 Barleystubb，有"碎大麦"之意。

先生问起"支配他的那个女人",并且象她所认为的,大体上能够相当不错地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对抗她的"立志向上"的邻居。可是现在,她发觉自己很明显地给归入了一个低下的阶级。卢卡洛夫特太太给邀请到厄拉索恩的客厅里去,只不过因为她管自己的住宅叫"玫瑰洲",还说服她丈夫买进了钢琴和绸缎衣服,而不把钱存放起来替儿子们购买田产。

格里纳克太太尽管很敬重索恩小姐,尽管她对丈夫的地主也非常尊敬,却不能不把这件事看作是对她和她家里人干下的一件很不公平的勾当。以前,卢卡洛夫特家从来没有给看作是属于一个和格里纳克家不同的阶级。他们的夸耀都是自我吹嘘,他们的华丽的服装都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不是别人赠予的。附近一带地方上的领袖,那一地区荣誉的源泉,以前并没有授给他们任何显贵的标志。以前,他们的粗布衬裙,晚睡迟起的习惯和故作斯文的步伐,一直是格里纳克太太嘲弄的一个很好的话题。这种嘲弄过去一直是她发泄妒忌的方式。可是如今,从今往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如今,卢卡洛夫特家就会夸口说,他们的抱负得到了当地上流社会的认可。如今,他们便会带着几分实情说,他们要求受到特殊的尊敬,这已经获得了承认。他们已经当着主教和从男爵们的面,作为平等的来宾而坐下了。他们在索恩小姐自己客厅的地毯上接受了她行的屈膝礼。他们这就要坐下和一位活生生的伯爵夫人共同进餐了!巴布·卢卡洛夫特——在他们身份相等的少年时期,格里纳克家的年轻人总是这样叫她——很可能就坐在尊敬的乔治身旁,而那个讨厌的格西很可能获准递一份牛奶蛋糊给玛格蕾塔·德库西小姐。

这种荣耀的获得,或者不如说,那份遭到妒忌的人家所获得的那点儿荣耀,是不应该引起多少妒忌的。德库西家对卢卡洛

夫特家的注意是很有限的，而他们和主教作伴所得到的那点乐趣，本身简直补偿不了他们那一天所感到的单调乏味。但是格里纳克太太对于他们所受的罪一点儿也不在意，她只想到她所认为的他们家必然会享受到的好处，以及由于他们家这会儿受到另眼相看，"玫瑰洲"这份人家所会显露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生活气派。

"可是你瞧见他们坐在那儿吗，太太，你亲眼瞧见他们坐在那儿吗？"可怜的格里纳克太太问，她仍旧希望会有某种理由，可以令人怀疑。

"我怎么能亲眼瞧见呢，除非我自己也呆在那儿？"格弗恩太太说。"今儿早上，他们家一个人我也没有瞧见，不过我就和瞧见他们一样。你知道我们的约翰，唔，他喜欢跟小姐的贴身女仆贝特西·腊斯克作伴儿，你知道。贝特西可不是一个帮大师傅干活的普普通通的丫头。所以贝特西，你知道，上外边我们的约翰这儿来。她，就是贝特西·腊斯克，嗨，对我一向甭提多么恭敬啦。所以她才和约翰逛了一圈，就把宅子里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我。"

"她刚这么说的吗？"格里纳克太太问。

"真个的，她这么说的，"格弗恩太太说。

"她告诉你那家人在宅子的客厅里吗？"

"她告诉我她看见他们进去，——说他们穿得比随便哪一家都漂亮，颈子和胸部完全袒露出来，象刚生下的婴孩儿那样。"

"这些轻佻的女人，"格里纳克太太喊着说，她觉得这件事，比她的对头摆出的任何其他贵族身份的标志，更使她烦恼。

"真个的，一点儿不错，"格弗恩太太说下去，"你乐意认为她们多么袒露就是多么袒露。所有有身份的人都穿得就象你和我

这样，格里纳克太太。"

"他们这么不要脸，真该死，"格里纳克太太说，这时候人类生来的善心，就卢卡洛夫特家这家人来说，正从格里纳克太太遮得很严实的胸部消失。

"我也这么说，"格弗恩太太说，"我先生托马斯·格弗恩听到这件事以后，也这么说。'莫莉，'他对我说，'要是你哪天早上喜欢象她们那样光着身子跑来跑去，那么我请你就别再回到这个老宅子来啦。'我回答说，'托马斯，我也不会那样。''可是，'他说，'该死，她把自己的风湿病怎么啦，她身上一丝也不挂。'"格弗恩太太想到卢卡洛夫特太太可能会风湿病发作而痛苦受罪，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但是，她那样好把自己装扮成贵人，"格里纳克太太说。

"唔，不过贝特西说的话还不止这些。他们全家扬扬得意地拥进了小姐的客厅，象那么许多雄火鸡，就仿佛说，'有谁敢拒绝我们呢？'格雷戈里[①]想叫他们上外面这儿来，只是他们穿得那么气派，他没有勇气说。所以他们就进去啦，但是小姐望着他们阴沉沉的，象死去了那样。"

"这么说，"格里纳克太太大松了一口气，"那么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受到和我们不同的邀请罗？"

贝特西说格雷戈里告诉她，小姐看见他们到了那儿，一点儿也不高兴。他认为，原来是指望他们象我们这些人一样，上这儿来的。

这几句话给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这并不是说，格里纳克太太已感到十分满意。她觉得为了替自己主持公道，不但不应该鼓励卢卡洛夫特太太，还应该坚决惩罚她。格里纳克太太常

① 男仆的名字。

常把《圣经》宴会上的情况读给家里人听，在那个宴会上做了些什么事呢？索恩小姐干吗不很大胆地走到这个不速之客面前说，“朋友，你坐在这个不适合你坐的首位上。往下坐坐，你会找到你的伙伴的。”① 且不管卢卡洛夫特家的人眼下受到多么冷淡的待遇，他们往后还是可以夸耀自己的身份、抱负和荣誉的。

“啨，尽管她那么神气，我真不知道，她竟然会这么卑鄙，”格里纳克太太说下去，还是丢不开这个话题。“你听说吗，老伙计？”她说下去，准备把全部事情都向这时走上前来的丈夫再叙说一遍。“卢卡洛夫特太太、巴布、格西和他们那一伙，全十分神气地坐在小姐的客厅里。他们跟你和我一样，并没有受到邀请。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噢，他们这样为了什么呢？”农民格里纳克说。

“好把自己装扮成有身份的人，仿佛他们是有产业的或者象是那样的人！”格弗恩太太说。

“唔，要是他们喜欢这样，要是小姐也喜欢，那么我也欢迎他们这样，”农民说。“我比较喜欢这里，因为我呆在这儿更随便点儿，用不着为太太花钱买那些好衣服。各人按着各人的爱好，格弗恩太太。要是邻居卢卡洛夫特认为他占了上风，他是很受欢迎的。”

格里纳克太太在丈夫身旁坐下，开始做进餐这份沉闷的活儿。她一边吃着，一边相当恢复了平静，不过她对他的闲扯摇了摇头，表示在这一点上，不十分赞同丈夫的主张。

---

① 这是故意改了一下《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八——第十节基督所说的话，“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我来说给你们听，太太，"他说下去，"要是我们因为卢卡洛夫特大妈坐在里面那儿一张大沙发上，就不能高高兴兴地吃上这一顿饭，那么我想我们就该回家去。要是我们为这件事伤心，那么碰到真正伤心的事又怎么办？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太太，要是那个孩子摔下来，跌折了脖子的话？"

格里纳克太太给说得无话可讲，也就没对这件事再说什么了。不过尽管象格里纳克先生那样精明的人乐意怎么讲大道理就怎么讲，卢卡洛夫特家这一家人确实在众人间引起了不少妒忌。

看到普洛麦西先生拄着粗手杖，在乡下来宾中走来走去，充当一种警官和宴会主持人，实在是很快意的。"喂，小伙子们，要是你们不那么尖声大嚷就过不下去，那么你们最好到那十二英亩地的另一边去，把你们的饭菜也带着。来啊，姑娘们，你们闲呆在那儿干吗？出来，让小伙子们看见你们，你们用不着为自己的脸害臊。喂！你是谁？你怎么走到这儿来的？"

最后这句不大客气的话，是问一个大约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的。由普洛麦西先生看来，他并不具备受过乡村教育、长期居住在乡村的足够的形迹。

"对不起，大人，马车夫巴雷尔大爷在教堂边门那儿放我进来的，因为我几乎经常在给老爷家干活儿。"

"那么马车夫巴雷尔大爷可以再放你出去，"普洛麦西先生说，并没有因为人家对他用了地方长官的尊称① 而平和下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干哪一行的，在给谁干活儿？"

---

① 因为上文他称呼普洛麦西"大人"，所以这么说。"大人"，原文为 your worship，系英国人对地方长官的尊称。

“我姓斯塔布斯，大人，鲍勃·斯塔布斯，而且——而且——而且——”

“你是干哪一行的，斯塔布斯？”

“泥水匠，大人。”

“我要给你，还有巴雷尔，全涂上灰泥。你这就象你走进来那样，快从这片场地上走出去。我们可不要什么泥水匠。等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找他们来。来，朋友，走吧。”

泥水匠斯塔布斯对这道使人敬畏的“法令”十分沮丧。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自从进入厄拉索恩这片“乐土”以后，已经设法为自己吸引到了一位森林宁芙①。他正在把一个泥水匠通常讲的那些温柔的废话低声细语说给那位宁芙听时，恰巧碰上了这位了不起的普洛麦西先生。正当玉液琼浆和长生果②将要洒落到常春花③的花圃上时，这样从林中仙女身旁给分隔开，凄凄惨惨地给打发回巴彻斯特的一片混乱中去，这是很糟糕的。他开始试试有什么祈祷文会很灵验，可是城市里的祈祷文对于乡村中这个了不起的有权有势的人竟然毫无用处。普洛麦西先生不仅吩咐他出去，还举起手杖指指通往大门去的路径，亲自着手来看着那道逐客令执行了。大门本来就是托付给那个不可靠的三头狗巴雷尔把守的④。

然而，那位“慈悲”女神，坐在云端里的那位最和蔼可亲的女神，作为意志薄弱、误入歧途的可怜人最心爱的神明，体现在格

① 宁芙(nymph)，希腊神话中掌管山林、河流、海洋等的仙女。此处借指年轻的姑娘。

② 玉液琼浆和长生果，原文为 the nectan and ambrosia，系希腊神话中神仙吃的饮料与食物。

③ 常春花，原文为 asphodel，系希腊神话中，生长在“乐土”上的一种花。

④ 三头狗巴雷尔(Cerberus Barrell)，是指西方古典神话中，把守着地府大门的一只三头蛇尾的狗。

里纳克先生身上，这时候来到了那片场地上。从来没有比一位代为说情的女神更受欢迎的了。

“嗨，”格里纳克先生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别为一些小事老缠着不放。我认识这个小伙子。让他在我的请求下留下吧。小姐也不会短少他吃喝的那点儿东西，我知道。”

话说，普洛麦西先生和格里纳克先生是莫逆之交。普洛麦西先生自己有一间房，和厄拉索恩宅子里的任何一间一样舒适，但是他是一个单身汉，独个儿住在那儿。再说，在宅子里，就连普洛麦西先生也是不准吸烟的。在格里纳克太太洁净异常的屋前厨房中、最最温暖的角落里，有一张特大的扶手椅，他的真正快乐的时刻就是在那儿消磨过去的。他的内心就是在那儿才松弛下来，从一阵阵愉快的闲聊中倾吐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他就是在那儿才受到人家恭敬，而又悠闲自在。他就是在那儿，或许也只有在那儿，才可以使自己摆脱掉生活中的种种礼节，而不触犯他上面人的尊严或是招致他下面人的放肆。他的长烟斗也就是在那儿，一成不变地放在那个熟悉的壁炉台上，不仅得到允许，而且受到鼓励。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普洛麦西先生料想是不会拒绝格里纳克先生的这样一个请求的，可是他还是进一步显示了一下自己严厉的实权，才答应了。

“吃喝，格里纳克先生！不啊。问题不是他吃的和喝的，而是这样一个家伙做出来的坏榜样，人家没有请，他就闯进来了——还是这么个大年龄的家伙。打他生下来，他就没有为厄拉索恩干过一天活儿，他就是这么个人。泥水匠！我可要给他涂上灰泥！”

“他给我干了相当长时期的活儿，普洛麦西先生。而且他砌

起砖来和巴彻斯特随便哪一个工人一样好，”另一个人说，他说的话可不是绝对诚实的，说真的，慈悲从来就不应兼顾到这一点。“嗨，嗨，今儿就放过他吧，明儿再跟他吵。你总不见得当着他那个年轻姑娘的面就羞辱他？”

“这是违反我一贯的为人的，”普洛麦西先生说。“当心，斯塔布斯，规规矩矩的。要是我听见一阵叫嚷，我就知道是打哪儿来的啦。我很知道你们这些巴彻斯特的工匠，我知道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这样，斯塔布斯快快活活的走开了。为了感谢总管开恩，他扯了一下那头乱蓬蓬的头发额上的一绺。为了感谢那个农民的仁慈，他又连扯了两下。在他走开时，他那感激不尽的心里发誓说，要是有天格里纳克老农要人去给他白干一天活儿的话，他就是去给他干活儿的小伙子。可他的这项诺言是不大可能会要他履行的。

不过普洛麦西先生心里却不大乐意，因为他想到了那个不义的总管①，于是仔细琢磨，自己是不是结交了一些贪财好利、不讲信义的人。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那个餐桌的下首行使职责的方式，格里纳克先生呆在上首，也没有因为泥瓦匠斯塔布斯的祝愿，而把自己的职司行使得差点儿。再说，当普洛麦西先生站起来作感恩祈祷，恳求上帝让他们大伙儿衷心感谢索恩小姐宽厚慷慨，放到他们眼前的这些好东西时，来宾们并不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很得当！

这时候，草地上帐篷里那些有身份的人的宴会，进行得很顺利，也就是说，如果无限制地供应香槟酒可以使有身份的人浮游

① 关于不义的总管的寓言，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其中的话①。哈卡韦·戈斯爵士建议为索恩小姐的健康干杯，并且把她比作一匹纯种的好马，时刻准备效劳出力，任何数量的工作都不会使她感到疲惫。索恩先生致了答谢词，说他希望大家全会看到，他姐姐遇有需要永远可以奔走忙碌，接下去又预祝德库西家健康、昌盛。他姐姐看到他们这么许多人前来参加她的菲薄的宴会，感到非常荣幸。他们都知道，重要的职务使伯爵没有能光临。由于伯爵对王子的职责，他应召离开了家，他，索恩先生，对于在厄拉索恩没有见到伯爵，禁不住深为惋惜。虽然如此，他却很冒昧地说——这不过是表示一种愿望——他意思是说一种意见——。这样，索恩先生变得有点儿困窘，象乡村绅士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常会显出来的那样。最后，他坐下去，说他非常满意，能为那位高贵伯爵的健康，同时还为伯爵夫人和德库西堡全家的健康干杯。

接下去，尊敬的乔治站起来答谢。我们且不要跟着去经历他那多少是时而流畅时而蹒跚的不同时刻。那些坐在他身旁的人发觉，起初很不容易让他站起来，可是不久又感到，更不容易使他重新坐下去。这些日子理应作出下面两种安排中的一种：或是把宴会上所有的发言完全取消，使它几乎成为讨人嫌的，或是让那些想要行使这种特权的人，先在文官考试委员会面前接受一次竞争性考试。按实在说，尊敬的乔治并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为我们支持英国教育所作的努力增加光彩。

在餐厅里，主教简练而得体得多地主持了当天的宴会。他也为索恩小姐的健康干了杯，而且他的方式和他使之生辉的主

---

① 上文说宴会进行得很顺利，“很顺利”原文是 swimmingly，swimmingly 系从 swim（游泳）一词转来，转作“顺利地”解，所以下文说浮游其中。

教职位很相称。那里的来宾也许比帐篷里的稍许呆板点儿，稍许拘谨点儿。不过欢笑方面所失去的，全在礼仪方面弥补起来了。

这样，宴会在各张餐桌上十分顺利、皆大欢喜地一直进行到最后。

第六章　厄拉索恩运动会——第二幕

“使他们醉倒的那股力量，使我壮大了胆。”① 斯洛普先生离开餐厅，追随着爱莉娜走去时，就是这样鼓励他自己的。说真的，他并没有看见那间房里有哪一个人真正醉倒了，不过喝下的酒倒是很不少。斯洛普先生毫不踌躇地也喝下了他的一份，以便壮大胆子，好去实行他的计划。在这种时刻，他并不是第一个认为，求助于巴克斯② 较为得计的人。

爱莉娜由长窗走出去，到了草地上，才觉察到有人跟随着她。这当儿，来宾们差不多全在餐桌旁就餐。四处可以看到有一两对忠贞不渝的伴侣，他们宁愿彼此亲昵地聊天，也不愿听酒杯的丁当声，或是尊敬的乔治和巴彻斯特主教嘴里说出的富有魅力的语言。但是庭园里还是象斯洛普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几乎空空荡荡。

爱莉娜看到有人追随着她，便象一头鹿那样。鹿遇到无法逃脱时，总回过身去攻击猎狗，她这时也就回过身来对着斯洛普先生。

“请你别为了我也离开屋子，”她以她知道如何摆出的那种生硬的态度这么说。“我是出来找一位朋友的。斯洛普先生，我非得请你回去。”

但是斯洛普先生不肯接受这样的请求。他整天都注意到，波

尔德太太对他不太亲切，这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推断出，自己的渴望是白费心思的。他看到她跟自己生气。她这样，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把她的感情玩弄了这么久呢——会不会是象他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他使她的姓名和他自己的联在一起到处传播，而又不给她机会去向世人们承认，他们的姓氏从今以后将是同一个呢？可怜的太太！他内心里有一种基督徒良心受到责备、自我悔恨的感觉。也许，他的拖拖拉拉损伤了她。然而，眼下这时刻，他喝下了过多的索恩先生的香槟酒，内心里根本没有什么疑虑不安。他把麦克佩思夫人所说的大话③重说了一遍，这倒是对的：他并没有醉倒，不过他却十分大胆，什么事都准备做。真可惜，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能碰上普劳迪夫人。

“你一定得允许我来陪着你，”他说，“我不能想象让你独个儿走。”

“说真的，你一定得让我独个儿走，斯洛普先生，”爱莉娜仍旧很生硬地说，“因为我特别不希望受人打扰。”

把那个重大的秘密吐露出来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斯洛普先生看出来，这是难逢的良机，他决计这就试一试。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试图来赢得一位俏丽的女人。在这以前，他曾经屈膝下跪过，曾经用自己的两眼流露出难以形容的神色，也曾经悄声说过一些甜言蜜语。真个的，他对于这种事情多少是一个老手，现在只要把以前使奥利维亚·普劳迪万分喜悦的那些记忆犹新的狂热语言改头换面，使之适合于波尔德太太的也许不同的口味就

---

① 引文见莎士比亚戏剧《麦克佩思》第二幕第二场。

② 巴克斯（Bacchu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③ 见本章第一句。

成了。

“别叫我离开你，波尔德太太，”他露出一种热情奔放的神情这么说，热情奔放而又道貌岸然。他露出那种就斯洛普先生这派人说来，并不是罕见的神情，我们也许可以管它叫作温柔而虔诚的神情。“别叫我离开你，让我把我心里实在搁不住的几句话先说了。我上这儿来，就是特意要说这几句话的。”

爱莉娜这时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她立刻知道，自己就要碰上的是什么事情。这一省悟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当然，她可以拒绝斯洛普先生。您可以说，这样就会结束了一切。然而，就爱莉娜而言，事情不会就此结束。斯洛普先生向她求婚这一事实，会是会吏长的一场胜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证明阿拉宾先生的行为是正当的。寡妇不能耐心容忍这一想法，认为自己完全错了。她曾经为斯洛普先生辩护，她曾经说自己把他当作一位朋友是很正当的，还曾经嘲笑他自认为不只是朋友的这种想法，并且怨恨会吏长为了她而过分小心。现在，事实就要以一种使她相当厌恶的方式向她证明，会吏长是对的，而她自己却完全错了。

“斯洛普先生，我不知道有什么话是我们方才坐在餐桌旁你不能对我说的。”她说完便闭上嘴，瞪着眼，以一种应当会使他惊慌，发呆的态度瞅着他。

但是男人们喝足了香槟酒，是不容易给吓得发呆的。再说，要使斯洛普先生吓得发呆，随便什么时候都不很容易。

“有些事情，波尔德太太，是当着一大群人不大好说的，也许是任何时候都不大好说的，真个的，是讲话人极其急切地想说出来，可是又觉得几乎还不大说得出口的。我这会儿想对你说的，正是一些这样的话。”接着，他再次露出了那种温柔而虔诚的神

情，甚至比先前更加强了点儿。

爱莉娜发觉，一动不动地站在餐厅长窗外面，在索恩小姐的来宾们众目睽睽下听着他求婚，是不大可行的。她为了保护自己，因此朝前走去。这一来，斯洛普先生倒达到了和她一块儿走走的目的。他这会儿伸出胳膊来想要挽着她。

"谢谢你，斯洛普先生，非常感谢，不过在我和你呆在一起的这一会儿工夫里，我喜欢自个儿走。"

"就只一会儿吗？"他说，"就只——"

"不错，"爱莉娜打断他的话，说。"对不住，尽可能短一点儿，牧师。"

"我早就希望，波尔德太太——我早就希望——"

"就我来说，斯洛普先生，请你别希望什么，请你别希望。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希望。我们的来往是很泛泛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请你让情况就到此为止。我们之间至少并没有必要来争吵。"

波尔德太太对待斯洛普先生的确是相当傲慢的，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自己还没有向她求婚，她就已经在拒绝他，同时还告诉他，对她这么亲昵随便，他未免太过份了。她甚至没有企图

> 用"不成"这样一句尖刻锋利的话
> 来把刺拔去。①

他还是拿定主意显得很温柔、很虔诚，因为尽管波尔德太太

① 英国剧作家泰勒的《菲利普·范·阿尔泰弗尔德》第一部中阿德里安娜·范·梅雷斯廷所讲的台词。

对他说了这一席话，他还没有放弃希望，不过他多少也有点儿动气了。这个寡妇如同他所认为的，做得太专横，提到她自己，口气也太傲慢了。她很清楚地并没有想到，他正在授给她一份荣誉①。斯洛普先生要尽可能温柔，但是他也开始想到，如果这样失败了，那么倘若他有一会儿工夫也显得态度傲慢，那将不会是不得体的。斯洛普先生无疑能够很温柔，但是他也能够很粗暴，他是很知道自己的能力的。

"这太狠心啦，"他说，"而且也不合乎教义。我们中最恶劣的人都可以抱着希望。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你竟然对我作出这么严厉的判决呢？"随后，他停下一会儿。在这时刻，寡妇以平匀的步子坚定地向前走去，没有再说一句话。

"美人儿，"他终于突然说出来了，"美人儿，你不能装着不知道我爱慕你。是的，爱莉娜，是的，我爱你。我是以男人对女人可能怀有的最最真挚的爱爱你。我想得到你的希望，仅次于我对天堂所抱的希望。"（这时候，斯洛普先生的记忆力欺骗了他，要不然他不会把教长职位省却不提的。）"有你在我身旁走向天堂，有你做我的领路人，相互的领路人，那多么美妙啊！哎，爱莉娜，最亲爱的爱莉娜，我们是不是一块儿走下那条美妙的道路呢？"

除了他们当时在上面走着的索恩小姐的这条小路外，爱莉娜无意跟斯洛普先生一块儿走下任何一条其他的道路。可是既然她无法阻止斯洛普先生把他的心愿和渴望表达出来，她决计先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再答复。

"啊！爱莉娜，"他说下去，因为他似乎认为，既然他鼓足勇气喊出了她的教名，他就不能不常常喊叫。"啊！爱莉娜，在主的帮助下，我们手挽手地穿过主的恩惠将使我们感到很愉快的这

① 意谓自己即将成为教长，那么如果她接受了他的爱，她即将成为教长太太。

道人世间的峡谷，往后我们再一块儿住在他的宝座的下面，这不是很美妙吗？”接着，一道前所未有的温柔而虔诚的目光，从这个情人的眼里闪射出来。“啊！爱莉娜——”

“斯洛普先生，我的姓是波尔德，”爱莉娜说，她虽然决心把他的爱情故事听完，却给他的亵渎侮慢的语言惹得大为厌恶，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最可爱的天使，别这么冷淡，”他说。在他说着时，香槟酒涌了上来，他想要用一只胳膊去搂着她的腰。他把这件事做得相当机灵。顶到这会儿，爱莉娜一直颇为成功地想法离开他一定距离。他们走进了一条几乎给灌木笼罩着的小路。斯洛普先生因此肯定，既然他们这会儿单独呆在一起，他应该把自己说了那么多的爱情如何向她明白地表示一下，才是合适的。也许，他认为过去用同一种办法对奥利维亚·普劳迪很成功。尽管如此，这办法对爱莉娜·波尔德却并不成功。

她象碰上了一条蝰蛇那样，一下从他身旁跳开，但是她并没有跳得很远，说真的，不过咫尺之间。接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她抬起纤小的手，带着那么正当的善意给了他一嘴巴，声音在树林中象个小霹雳那样响了起来。

现在，所有有教养的读者看了这几页后，恐怕都会厌恶地把本书放下，觉得女主人公毕竟是不值得同情的。有人会说，她是一个粗野的姑娘。也有人会说，她至少不是一位有教养的女士。另一个人会说，我一直就怀疑她，她不知道一位主妇的尊严，或是她的身份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礼仪。一会儿，她跟年轻的斯坦霍普嬉戏，一会儿她又朝阿拉宾先生眉目传情，不久她又跟第三个情人殴打起来。这一切都是在她守寡还不满两年的时候。

我们完全无法来为她辩护，不过我们可以断言，她不是一个

粗野的姑娘，既不喜欢嬉戏，也不轻易动手打人。我们恳切希望，她没有打斯洛普先生这一嘴巴。她这么做贬低了她自己的身份，还败坏了她自己的名誉。如果她是在贝尔格雷维亚① 受的教育，如果她是由一位严厉的教师，而不是由那位溺爱的父亲教养成人的，如果她曾经在一位丈夫的管束下生活得久一点儿，她也许不至于犯下这么大一个错误。事实上，那个使人恼怒的行动对她说来，太叫人受不了，对那个侮辱顿时表示一下忿慨的那股诱惑力又太强烈。她的独立自主的情绪也过于旺盛，这种情绪就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很危险的，然而却是她当时的处境使她特别想要满足一下的情绪。再说，斯洛普先生的脸因为他喝了酒，显得比平日更红一些，又带着虚伪的虔诚与温柔两副嘴脸皱起眉头假笑，似乎特别需要人来给予这种惩罚。她对这个男人还有一种正确的直觉：你只能这样而不能别样来叱责他。对他说来，她的纤小的手的一下打击，就和一个男人用手打另一个男人那样，也是一种侮辱。它直接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他认为自己大失面子，个人受到了欺凌。在勃然大怒中，他险些儿也会回打她一下。就连那阵疼痛也使他十分烦恼。他感到自己的教士身份完全被置之不顾，这使他心里异常恼火。

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无法容忍人家对他们本人自尊心的任何羞辱，就连是来自女人方面的也无法容忍。他们的身体在自己看来是神圣的殿堂，拿他们的身体开个玩笑，就是侮慢的行为，而粗鲁地触犯一下则是地道的“渎圣罪”。斯洛普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因此他从爱莉娜那儿挨的这一嘴巴，对他说来，是可以给予他的最为合式的叱责。

---

① 贝尔格雷维亚(Belgravia)，伦敦富人、时髦人的住宅区。

但是说虽这么说，她却不该动手打这个人的。女人的手那么柔软，那么可爱，摸上去那么细腻，看上去那么怡人，文雅的动作又那么优美，不是生来痛打男人们的脸的。这件事刚一做完，爱莉娜立刻感到自己太不礼貌，很想付出一点儿小的代价来收回那一嘴巴。在最初的懊丧痛苦中，她差点儿要去请求这个人原谅。不过她的下一个念头，也是她照着做的那个念头，就是逃走。

"我绝对，绝对不再和你说话了，"她因为使劲和情绪激动，所以透不过气来，喘吁吁地这么说。说完，她坚决而快速地顺着那条小路朝宅子跑回去了。

可是我怎样来歌颂一下斯洛普先生的神圣的怒火，或是怎样恳求悲剧缪斯①来叙述一下填满主教的家庭牧师那崇高的胸膛中的愤慨呢？这样一件事根本不适合写成现代的悲剧小说②。画家奉命画阿伽门农在爱女早夭后的悲恸时③，给那位父亲的脸上加上了一块面纱。海神决心惩罚桀骜不驯的疾风时，不肯说出一些空洞的威胁话来④。我们不想来讲，斯洛普先生内心里是怀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情绪，发誓要为自己对这个侮辱了他的女人进行报复，我们也不枉费心机地尽力想来描述一下他的心灵上所感到的莫大痛苦。

然而，他却在那儿，独个儿呆在花园里的小路上。我们一定得设法把他从那儿请出去不可。他可不乐意马上就走。他的面

---

① 悲剧缪斯，见本书第361页注①。

② 现代的悲剧小说，原文为 the low-heeled buskin of modern fiction，案 buskin 是演员们在演古希腊悲剧时穿的那种高统厚底靴。

③ 希腊神话，伊菲革涅娅(Iphigenia)是阿伽门农之女。阿伽门农得罪了月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特洛伊战争爆发，阿耳忒弥斯使海上平静无风，阿伽门农的舰队无法启航，他只好把伊菲革涅娅献给阿耳忒弥斯，作为牺牲。

④ 见维吉尔的《伊尼特》第一卷，参看本书第326页注③。

颊上还感到爱莉娜手指沉重打击的刺痛。他认为所有望着他的人，都能看到他脸上挨了打的痕迹。他站定了一会儿，气得脸越来越红。他一动不动、犹豫不定地站着，怒目而视，想到哈得斯①的惩罚，沉思着自己可以如何以他惯用的激昂慷慨的口才，把仇人最有效地奉献给地狱之神去。他心里渴望去告诫她。他平时就是这样惩罚世上犯有罪恶的男女的。倘使他能够立刻登上星期日的讲坛，大声痛斥她，使自己精神欢畅，那么他的胸中就会大为快慰了。

可是对着索恩先生的声誉如何讲道呢，或者，真个的，在一个象厄拉索恩这时候举行的这种“浮华市场”上，如何讲道呢？接下去，他对于在他四周干着的种种邪恶勾当开始起了一种正直的厌恶之感。通过他的到场，他对人世间的这种种诱惑物予以支持，所以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上流社会的玩乐，宴会上的欢娱，年轻人的嬉笑，年长者的吃喝，有一刹那在他看来都是无可原谅的。他这样逗留在这个异教徒的帐篷中，如今给自己招致了什么呢？他曾经陪伴着偶像崇拜者在太阳神②的祭坛四周乱转，因此他遭到了一次沉痛的惩罚。他接着想到了内罗尼“夫人”，内心懊丧万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模模糊糊地当真觉得——他是一个邪恶有罪的人，不过这并没有指引他走向正确的方向，他心里无法接受博爱。他感到自己逐渐堕落下去，他渴望摆脱这种情况，重新腾达起来，登上很高的地位，取得重大的权力，这样他可以走上一座高大的讲道台，向全世界宣讲一篇攻击波尔德太太的响亮有力的讲道文。

他在砂砾路上一动不动地站了大约十分钟。到这会儿为

---

① 哈得斯(Hades)，希腊神话中阴曹地府的冥王。
② 太阳神(Baal)，《旧约》中腓尼基人崇拜的神。

止，他一直很幸运，并没有好奇的眼光来看着他的苦难。随后，他浑身颤抖了一下，他定了定神，缓缓地绕路朝草地上走去。他顺着那条小路往前走，没有由爱莉娜走的那个方向回去。等他走到帐篷外面时，他看见主教站在那儿和拉撒路的院长谈天。主教经过发言那一番努力后，走到帐篷外面来透点儿新鲜空气。

"这场盛会很愉快——很愉快，主教，是吗？"斯洛普先生带着最亲切的笑容指指帐篷说，"很愉快。瞧见这么许多人玩得这么痛快，真叫人高兴。"

斯洛普先生认为，他可以强迫主教把他介绍给格温博士。有人曾经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①，说出了对每个人都应有所帮助这样一句名言。斯洛普先生很想仿效他。他的座右铭是：决不放过一个机会。然而，主教在眼下这时刻，并不急于想在教友中扩大斯洛普先生的交游。他有他自己的理由，不想惹人注目地提到自己的家庭牧师，因此当时显得相当冷淡。

"很愉快，很愉快，"他没有回过身，甚至没有屈驾望上斯洛普先生一眼，就这么说。"因此，格温博士，我的确认为您会发现，星期委员会会行使和目前同样广泛、同样全面的权力。拿我来说，格温博士——"

"格温博士，"斯洛普先生摘下帽子说，决心不让巴彻斯特主教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傻瓜耍花招来挫败他。

拉撒路学院的院长也摘了摘帽子，很有礼貌地对斯洛普先生鞠了一躬。在女王的境内，没有一个人比拉撒路学院的院长更彬彬有礼的了。

---

① 崇高的榜样，指圣保罗。《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主教，”斯洛普先生说，“劳您驾给我介绍一下格温博士。这机会对我说来太好啦，决不能放过。”

主教毫无办法。“这是我的牧师，格温博士，”他说，“我现在的牧师，斯洛普先生。”他确实把这次介绍尽可能做得使他的牧师不满意，而且通过使用“现在的”这个词，似乎表明，斯洛普先生大概不会长久享有眼下所保持的这份荣誉。可是斯洛普先生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在意。他心里很明白这一层暗含着的意思，并没有去理睬它。他很可能会在主教想要解除他的牧师职位以前，先辞去这个职位。巴彻斯特未来的教长对主教或是主教的妻子又何必在意呢？斯洛普先生先前刚坐进斯坦霍普博士的马车时，不是收到《朱庇特》的汤姆·托尔斯写来的一封十分重要的信吗？那封信现在不是就在他的口袋里吗？

他于是不理睬主教，开始和拉撒路的院长谈起话来。

但是突然，有人走来打断了他们，这件事对斯洛普先生说来，倒并不是完全不受欢迎的。主教的一个仆人一脸严肃、郑重的神气，走到他主人的身旁，小声在主教的耳边说了些话。

“什么事，约翰？”主教说。

“主教，教长去世啦。”

斯洛普先生无心跟拉撒路的院长再谈下去，不一会儿便启程返回巴彻斯特去了。

爱莉娜，如同我们所说的，讲完她决不再和斯洛普先生交谈以后，匆匆地朝宅子奔回去。然而，她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非常伤心，禁不住落下泪来。就这样，她演完了那天的通俗剧的第二幕。

第七章　波尔德太太把她的苦恼告诉了她的朋友斯坦霍普小姐

当波尔德太太走到小路尽头，面对着那片草地时，她开始盘算自己应该怎么办。她是等在那儿，等斯洛普先生赶上她呢，还是眼睛里带着泪水，满面怒容地走进宅子，走到大伙儿中去？事实上，她本来可以在那儿站上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斯洛普先生会立刻再来和她纠缠，不过我们全倾向于夸大使我们害怕的妖怪。在她当时的惊恐状态中，她不知道斯洛普冒冒失失会犯下什么暴行。要是有谁在一星期前告诉她，他在索恩小姐的这场宴会上会伸出胳膊来搂她的腰，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要是有谁告诉她，他在下星期日会穿着大红上衣和长统马靴①公然走过大街，她也不会认为这样一种现象更为不可信了。

可是他却干了这件不可信的罪恶勾当，现在没有什么事她相信他不会干的了。首先，他明摆着是有点儿喝醉了；其次，他的宗教信仰纯粹是虚假的，这应当说是已经得到了证明。最后，这个人还是极端无耻的。她因此站在那儿，留神听着他的脚步声，心里多少有点儿担惊，怕他会从矮树丛中突然钻出来攻击她。

她正这样站着时，看见夏洛特·斯坦霍普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快步走过草地。爱莉娜手里正拿着手绢，她用手绢遮着脸，掩盖起泪痕，跑过草地，和她的朋友走到了一起。

“哦，夏洛特，”她说，简直喘不大过气来，没法把话讲得很清楚，“我见到你真高兴。”

“见到我真高兴！”夏洛特哈哈一笑，说。“这是个很不错的玩笑。嗨，伯蒂和我到处在找你。他发誓说，你是和斯洛普先生一块儿走开了，眼下他自己就快上吊啦。”

“嗳，夏洛特，别说啦，”波尔德太太说。

“喔，好妹妹，你这是怎么啦！”斯坦霍普小姐说，她这才看到爱莉娜的手在她自己的胳膊上哆嗦，还发觉她的同伴仍旧给泪水哽噎得说不大出话来。“我的天！什么事使你很苦恼。是什么事？我可以给你做点儿什么吗？”

爱莉娜只是用嗓子里发出的一种抽搐的咯咯声回答了她。她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十分心烦意乱，一时简直无法镇定下来。

“上这儿来，往这边走，波尔德太太，往这边来，不会有人看到我们的。出了什么事，使你这么烦恼？我可以给你做点儿什么吗？伯蒂可以做点儿什么吗？”

“嗳，不用，不用，不用，”爱莉娜说。“没有什么事要做。只是那个讨厌极了的人——”

“什么讨厌极了的人？”夏洛特问。

生活中有些时刻，男人和女人全都觉得自己有必要不得不把心事向别人吐露出来。在这种时刻不这么做，需要有令人不快的决心，还会引起令人不快的猜疑。有些男女从来不肯把心事告诉别人，他们在刹那间的情况中从来不会给引诱得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不过这些人一般总是呆板、冷漠、守口如瓶的，是“生活在黑暗、寒冷的矿井中的阴郁的土地神”。爱莉娜可丝毫

---

① 意谓成为军官，当时英国陆军制服上衣为大红色。

没有这种“土地神”的心情。她因此决计把斯洛普先生干下的事原原本本全告诉夏洛特·斯坦霍普。

“那个讨厌极了的人，那个斯洛普先生，”她说。“你没有看见他跟在我后面走出餐厅吗？”

“我当然看见啦，还觉得很惋惜，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我知道你会觉得烦恼的。可是你和伯蒂，你们没有把事情安排好。”

“这既不是他的过失，也不是我的过失。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喜欢和那个人一块儿乘马车来这个主意的。”

“如果事情是由这引起的，我确实觉得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是由什么引起的，”爱莉娜说，几乎又哭出来了。“不过这并不是我的过失。”

“可是他做了什么事呢，亲爱的？”

“他是个可恶、讨厌、虚伪的人。如果把这件事去告诉主教，那可是他该得惩罚的。”

“请你相信我的话，如果你要损害他一下，那么告诉普劳迪夫人要有效得多。可是他做了什么事呢，波尔德太太？”

“嗐，”爱莉娜喊了一声。

“唔，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不太好，”夏洛特·斯坦霍普说。

“好！”爱莉娜说。“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令人作呕、最善于拍马、最讨厌可恶的人啦。他凭什么要来找我？——我又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丁点儿鼓励——我向来讨厌他，尽管别人说他坏话的时候，我的确还偏袒过他。”

“问题正在这儿，好妹妹。他听说到了，因此当然以为你爱上他啦。”

这对爱莉娜说来是很叫人苦恼的。事实上，这正是过去一个月里她所有的朋友一直在说着的话，而经验现在却证明，这句

话是千真万确的。爱莉娜内心决定，她往后决不再偏袒任何人了。世上和世上的种种罪恶行径与全部恶毒的本性，乐意怎样就怎样吧，她决不再去矫正不正当的事情了。

“可是他做了什么事呢，好妹妹，”夏洛特问，她对这个话题实在很感兴趣。

“他——他——他——”

“唔——说吧，也不会是什么讨厌透顶的事，因为那个人并没有喝醉。”

“嗐，我想他一定是喝醉了，”爱莉娜说。“我想他必然是喝醉了。”

“唔，奇怪，我一点儿也看不出。可是，是什么事呢，亲爱的？”

“嗳，我想我简直没法告诉你。他讲了些那么讨厌的话，你简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讲到宗教信仰、天堂、爱情。——啊呀，——他真是个卑鄙龌龊的人。”

“我可以很容易就想象出来，他所会讲的那类话。哎，——后来呢——？”

“后来——他抱住了我。”

“抱住了你？”

“是呀，——他不知怎么挨近了我，一下抱住了我——”

“抱住你的腰吗？”

“是的，”爱莉娜颤抖了一下，说。

“后来呢——”

“后来，我从他身旁跳开，打了他一嘴巴，顺着小路逃走，直到我看见了你。”

“哈哈，哈哈！”夏洛特·斯坦霍普对这出悲剧的结局欢笑起

来。她想到斯洛普先生挨了一嘴巴，心里觉得十分高兴。她不大领会，使她的朋友对这次会面的结果如此不快的那种情绪。在她看来，这件事就这位寡妇而言，已经皆大欢喜地结束了。说真的，这位寡妇在她的朋友们当中是可以感到相当得意的。而就斯洛普先生说来，则应该受到这样一件事发生后自然会有的那些嘲笑。他的朋友们会问他，每次他看到一个寡妇时，他的面颊是不是就感到刺痛。他们还会告诫他，美丽的事物是生来给人观赏的，不是给人抚摸的。

这正是夏洛特·斯坦霍普对这种事情的看法，不过她当时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向波尔德太太解释清楚。她的目标是，使她的朋友喜爱她，因此笑完以后，她便迅速表示同情。伯蒂可以做点儿什么吗？要叫伯蒂去跟这个人说一下，警告他往后一举一动必须规矩一点儿吗？真个的，她说，当伯蒂听说波尔德太太受到了什么侮辱时，他会比随便哪个别人都生气的。

“你不会告诉他吧？”波尔德太太带着一种惊吓的神情说。

“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告诉他，”夏洛特说，“不过考虑到各个方面，我坚决主张告诉他。要是你有兄弟，你知道，那就没有必要了。让斯洛普先生知道你身边有人，他会保护你，也能保护你，这样做才是正理。”

“我父亲在这儿。”

“不错，不过教士们彼此争吵是不太好的。拿你父亲眼下的处境来看，他和斯洛普先生之间闹得不欢，是不很妥当的。你和伯蒂相当熟悉，当然可以让他出来替你说话。”

夏洛特·斯坦霍普心里很急，她希望自己的兄弟那天马上就和他未来的妻子把事情决定下来。伯蒂和他的父亲，以及他和他的债权人之间的情形，这时候已经糟到了他不走这一步，就

非得离开巴彻斯特的地步，他不这么做，就得回到卡拉拉他的卑贱的伙伴、肮脏的住处和贫困的生活中去。除非他能给自己提供一笔收入，要不然他就非得上卡拉拉去，或者上——。他父亲那位受俸牧师并没有把这件事用这么多话说了出来，但是就算他这么做了，他也不可能表示得更清楚一点儿。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因此他不可以再错过时机，这是很有必要的。当伯蒂一时大意，没有跟随波尔德太太走出房间去时，夏洛特几乎怒不可遏地看到了弟弟的冷漠。想到斯洛普先生竟然把他这样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是很令人伤心的。夏洛特感到自己的角色扮演得相当巧妙。她把他们凑到了一起，促使他们十分亲近，以致她弟弟实际上省去了在这件事中的种种麻烦和操心。再说，波尔德太太也很喜欢伯蒂，这是十分明白的。现在，事情也相当明白，他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他的情敌斯洛普先生了。

不过同一天让波尔德太太第二次又碰上一个人来求婚，这确实是使人局促不安的。倘使可以再有一星期的时间，那么把这件事展缓一周，也许比较好。然而，情况[illegible]咄咄逼人的，无法象我们希望的那样作出安排。事情[illegible]这样。既然如此，能否趁势利用一下斯洛普先生的这件[illegible]否把它变为促使伯蒂和波尔德太太关系更为密切的借口[illegible]他们的关系异常密切，因此他们不能不投入彼此的怀抱里？这就是斯坦霍普小姐这时候立即决心要玩的那场游戏。

她也玩得很不错。首先，她作好安排，不让斯洛普先生搭乘斯坦霍普家的马车回巴彻斯特去。事有凑巧，斯洛普先生已经走了，不过她们对这件事当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其次，要说动“夫人”单在仆人和姐姐的陪同下先走。在第二趟里，伯蒂要取代斯洛普先生的地位。还要把这件事暗地里告诉伯蒂。当马车

载着第一批人驶走以后，就把爱莉娜留下来，由伯蒂专门负责保护，使她不至于再受到斯洛普先生的纠缠。等马车准备停当以后，伯蒂就去找出那位先生，告诉他必须另搭其他车辆回巴彻斯特去。眼下，她们的目的就是，一块儿走来走去寻找伯蒂。总而言之，伯蒂就是柏枷索斯①，她们就要骑在它的翅膀上飞出眼前的这个困境。

这一切安排里有一种温暖的友情和热诚宽厚的意味，使寡妇感到满心安慰，可是尽管她勉强同意了，她心里却不大愿意这么做。她绝对没有想到，杀死了一条龙以后，另一条龙又要扑到她的面前来。她一点儿也没有料到，在夏洛特授意下来保护她的这个人，竟然是她将碰上的另一个求婚的人。不过想到让自己完全由年轻的斯坦霍普来照看，她心里也很不乐意。她觉得如果她要人保护，她应该上父亲那儿去。她感到自己应该请他为自己安排一辆马车回巴彻斯特去。她知道克兰坦特拉姆太太会在她的马车上给她一个座位的。她知道自己不应当完全依靠这几个朋友，因为他们的交情可以说是昨天刚才开始。但是夏洛特·斯坦霍普象同胞姐妹那样体贴，那样热切友好，那样关怀备至，因此爱莉娜对一个象她那样的人无法说"不"。这一来，她便对向她提出的种种提议全勉强同意了。

她们先走进餐厅去寻找她们的"战士"，从那儿又走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她们见到了阿拉宾先生，仍旧逗留在"夫人"的沙发旁边，或者不如说，她们发现他坐在她头旁边，象一位医生那样，倘使夫人是他的病人的话。客厅里没有别人。来宾们有些在帐篷里，有几个还在餐厅里，有些则在射箭，不过大部分全都跟着索

---

① 柏枷索斯(the Pegasus)，希腊神话中一匹有翅膀的飞马。

恩小姐走过园林，去观看进行着的种种游戏。

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叙述阿拉宾先生和那位夫人之间谈过的和正在谈的话。她对他施展的正是她对所有别人施展的那种伎俩。愚弄男人是她的“使命”，她这时就在对阿拉宾先生执行她的“使命”。她已经使他差不多承认了对波尔德太太的爱情，后来又使他差不多肯定了对她自己的热爱。他这个可怜人简直不知道自己正做着和说着的是什么，简直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天堂里还是在地狱里。他对于“夫人”具有的那股特殊的女性魅力实在没大领略过，因此开初受到它的影响时，他便变得一时极度兴奋。他失去了理智而不是失去了情感，精神上晃晃悠悠，思想转动不定，象一个站立着的醉汉那样。她悄悄地对他说了些实在毫无意义的话，但是那些话由这么俏丽的嘴唇里说了出来，附带上那么亮晶晶的目光，似乎具有一种微妙的意义，他可以感到，但是却无法领会。

阿拉宾先生在受到她这样蛊惑时，一举一动全和斯洛普先生大不相同。“夫人”说的很正确，这两个人彼此恰恰相反：一个主张实干，一个主张思考。当这个女人对着斯洛普先生的感官发出她的魅力的那股难以抵挡的气息时，他立刻试图得到某种结果，取得某种巨大的成功。他从握住她的手开始，进一步就去吻她的手。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爱，也要求对方作出同样的盟誓。他保证忠贞不渝，跪倒在她的面前，还发誓说，如果她呆在艾达山上，朱诺也没有理由来憎恶维纳斯的后代了①。可是阿拉宾先生并不发誓，两手多半插在裤子口袋里，根本没有

---

① 憎恶维纳斯的后代，意谓帕里斯就会评定“夫人”应获得金苹果了，参看本书第43页注①。维纳斯的后代是指伊尼斯，他是维纳斯和安凯西斯的儿子。在维吉尔的《伊尼特》中，他遭到了朱诺的仇视。

想到去吻内罗尼夫人，就和他没有想到去吻德库西伯爵夫人一样。

阿拉宾先生看见波尔德太太走进房来时，顿时臊红了脸，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随后又坐下，接着又站起来。“夫人”立刻便到了那阵红晕，对这个可怜的牺牲者笑了起来，可是爱莉娜当时太慌乱了，压根儿什么也没有看见。

“噢，马德琳，”夏洛特说，“我特别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们对马车非得重新安排一下，你知道。”她说罢弯下身去，对她妹妹小声说了起来。阿拉宾先生立刻退到相当距离以外。由于夏洛特事实上有不少话需要解释明白，才能使妹妹理解马车的这项新安排，阿拉宾先生除了去和波尔德太太谈话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这次聚会大伙儿玩得很乐，”他说，说话的腔调就象他说阳光十分灿烂，或是雨正下得很急时所用的那样。

“很乐，”爱莉娜说，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度过一个比这更不愉快的日子了。

“哈定先生也玩得很乐吧？”

“噢，是呀，很乐，”爱莉娜说，从她到这儿不久和父亲分开以后，她一直就没有再看见他。

“我想他今儿晚上大概要回巴彻斯特去。”

“是的，大概要回去。那就是说，我想他是呆在普勒姆斯特德。”

“噢，呆在普勒姆斯特德，”阿拉宾先生说。

“他今儿早上就是从那儿来的。我想他要回到那儿去，不过他并没有确切地这么说。”

“格伦雷太太挺好吧？”

"她似乎挺好。她在这儿，那就是说，要是她还没有走的话。"

"噢，不错，当然啦。我方才还和她谈话来着。她看上去确实挺好。"接下去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因为夏洛特无法使马德琳立刻明白，她为什么要不等她兄弟，匆匆忙忙就给送回家去。

"你回普勒姆斯特德去吗，波尔德太太？"阿拉宾先生这么问，只是想找出话来谈谈，不过他立刻觉察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话题。

"不，"波尔德太太很平静地说，"我回巴彻斯特家里去。"

"噢，是呀，我忘了你已经回家去啦。"接着，阿拉宾先生发现没法再说什么，便静静地站着，直到夏洛特完成了她的计划。波尔德太太同样默默无语地站着，似乎全神贯注在自己几只戒指的排列上。

然而，这两个人彼此已经热诚相爱了。虽然一个是一位中年的教士，另一个至少是一位早已过了生活中毫无内容、不够成熟的时期的女人，他们却无法把自己的心思向对方倾诉一下，就象任何一对达蒙和菲利斯①那样，可达蒙和菲利斯的共同年龄也凑不成阿拉宾先生已经达到的岁数。

马德琳·内罗尼同意了姐姐的提议，于是那两个女人又一块儿走开，寻找伯蒂·斯坦霍普去了。

---

① 达蒙和菲利斯(Damon and Phillis)，西方田园诗中常用的年轻情侣的姓名。



第八章　厄拉索恩运动会——第三幕

这时候，索恩小姐的一些客人开始告辞了，留下来的人们的娱乐活动正变得松弛缓慢。天色渐渐黑了下去，穿着便装的妇女们想到，要是她们出现在烛光之下，她们应当重新修饰一番才是。有些年轻的先生话说得那么响亮，别处都可以听见，因此谨慎的妈妈决计很明智地避开，而男性中较为审慎的人，由于酒喝得比较有节制，也觉得剩下来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白天的宴会一般说来，总是失败的。人们素来不知道怎样从从容容地离去。在岛上、山里、或是树林中举行一次野餐会，也许倒是可以的。没有一位山林的主人心里渴望你离去，可是出于礼节，口头上又总请你留下。但是在一所私人的住宅或私人的园林里，白天的宴会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客人应邀在不

正常的时刻前来吃喝。白天是很有用的，你却不得不放弃掉，晚上是没有用的，你却给撇下，无法消遣。你回到家后，疲惫已极，无所事事，然而上床就寝，时间又嫌太早。剩下来又没有什么令人快慰的乐事好消磨时光。在那些斯文规矩的日子里，纸牌是列为禁忌的物品，打一局惠斯特① 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凡此种种这时候都感觉到了。有些年轻人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的，他们希望晚上可以安排一场跳舞会，所以在这种希望成为泡影以前，不乐意离开。其他的人唯恐逗留得比主人指望的时间长，很早便吩咐预备马车，这会儿挂念着自己的仆人和马儿，极力想离去。伯爵夫人和她的高贵的子女也在第一批辞去的人中。至于尊敬的乔治，这也的确是他该走的时候了。夫人十分气恼，她深信那些可怕的大道会要了她的命的，如果她不幸在漆黑的夜晚陷在道路当中的话。她得到保证，车灯是没问题的，可是随便什么灯也抵挡不了巴塞特郡东部大道上的颠簸。德库西家的产业是在这一郡的西部。

等伯爵夫人离去以后，普劳迪夫人也不能久留了。于是格雷和格林两位牧师便去寻找主教，在帐篷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细细欣赏一篇论星期委员会的论文。虽然他正向格温博士保证，格温博士在牛津的权力决不会受到损害，但是他那句话还没有说完，便遵照着夫人的“命令”走了。主教的马匹转头朝主教公馆的马厩驶去，随后，格伦雷家也走了。在他们走前，哈定先生抽空对着小女儿的耳朵小声说了一句话。当然，他说的是，关于斯洛普先生的那些荒谬的传说，他会让格伦雷夫妇知道是错误的。

---

① 惠斯特(whist)，一种四人玩的牌戏，和桥牌大同小异，分为长短两种，长惠斯特打满十分为一局，短惠斯特满五分为一局，三局中连赢两局即全胜。

“不要，不要，不要去说，”爱莉娜说，“请您不要去说——请您等到我来看过您以后。您一两天总就回家了吧，到那时候我会把一切解释给您听的。”

“我明儿就回家，”他说。

“我真高兴，”爱莉娜说。“您来和我一块儿吃饭，我们会过得非常惬意的。”

哈定先生答应了。他并不清楚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或是为什么不必去纠正格伦雷博士思想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但他还是答应了。他应该怎样来补偿一下自己对女儿的错误想法。为了这么做，他认为最好就是依了她的意思。

这样，在夏洛特和爱莉娜四处寻找伯蒂的时候，客人渐渐稀少了。如果她们没有恰巧听到他的声音，她们也许会找上很长时间的。当时，他正很舒适地呆在矮墙里，背靠着倾斜的那面，边吸一支雪茄，一边和本郡较远地区来的一个小伙子兴冲冲地谈着。伯蒂以前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个小伙子，他在伯蒂的教导下，也在吸烟，并且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同伴讲述东方的某些游戏。

“伯蒂，我四处在找你，”夏洛特说。“立刻上这儿来。”

伯蒂抬起头朝矮墙外面望望，看见这两个女人站在他面前。由于他除了顺从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站起身，把雪茄烟扔掉。从他第一次结识爱莉娜·波尔德的那时刻起，他就很喜欢她。如果听凭他自己作主，如果她身无分文，如果他当时绝对没有可能和她结婚，那么他十之八九会炽热地爱上她的。可是如今，他禁不住看待她多少象他看待卡拉拉的大理石工作室，象看待他的画架和调色板，象看待伦敦的律师事务所那样；事实上就象他一成不变地看待人家建议他用来谋生的一切手段那样。

爱莉娜·波尔德出现在他的眼前，不再是一个俏丽的女人，而是一种新的职业，叫作“婚配”。说真的，这种职业不大需要劳动，不过他却肯定可以得到一笔收入。然而，他可以说是给驱使着去这么做，他的姐姐对他讲到爱莉娜，就象她过去讲到半身塑像和肖像画那样。伯蒂并不是不喜欢钱，不过他想到挣钱就憎恶。这时候，他就是从那支怡人的雪茄烟上给叫唤开，奉献出自己作为波尔德太太的丈夫好挣钱。这项工作实在给安排得很好办，因为并不用他去寻找这位寡妇，寡妇似乎已经来寻找他了。

他突兀而可笑地向听他讲话的人告了个便，把那支雪茄扔掉，爬上矮墙，走到草地上两个女人面前。

“来，把胳膊给波尔德太太挽着，”夏洛特说，“我有一件事要叫你办，你作为一个 preux chevalier①，非得马上就去办一办不可。你个人的危险我想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你的对手是一个教士。”

伯蒂立刻伸出胳膊，让爱莉娜挽着，在她和姐姐中间走着。他在国外居住得太久，没有养成英国人把两只胳膊同时让两个女人挽着的那种习惯。顺带提一句，外国人把这种习惯看作是一个近似重婚的行径，或者是一种早期的摩门主义②。

这时候，姐姐就把斯洛普先生干的越轨行为那段简短的历史告诉了伯蒂，这使爱莉娜的耳朵直感到刺痛。她的耳朵也很有理由感到刺痛。如果必须讲到这次非礼的行为，为什么该对斯坦霍普先生这样一个人去讲呢，为什么该当着她的面讲呢？她知道自己错了，感到无精打彩，很不痛快，然而她又想不出一个

① 法文，意思是：“勇敢的骑士”。

② 摩门主义（Mormonism），美国基督新教一个教派的教义，一度主张多妻制，后遭反对，于一八九〇年停止实行。

办法脱身出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纠正一下。夏洛特尽可能顾到她的情绪，讲到整个事情就仿佛斯洛普先生是酒喝得太多了，又说这件事当然就到此结束，但是必须采取步骤不让斯洛普先生再搭上马车回去。

"波尔德太太对这件事用不着感到惊慌，"伯蒂说，"因为斯洛普先生已经走了一小时啦。他告诉我，由于公务需要，他非得立即出发回巴彻斯特去。"

"他并没有喝醉，至少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夏洛特说。"好啦，亲爱的，这个困难已经解决了。现在，我把你留下，交给你的忠实的骑士，我尽快先去把马德琳送走。马车大概在这儿吧，伯蒂？"

"一小时前就在这儿啦。"

"那很好。再会，亲爱的。你当然来吃茶点罗。我托给你把她接来，伯蒂，必要的话，拉也得把她拉进来。"这么说着，夏洛特奔过了那片草地，撇下弟弟单独和寡妇呆在一起。

在斯坦霍普小姐离去以后，爱莉娜想到，既然斯洛普先生已经离开，也就不再需要把斯坦霍普先生和他姐姐马德琳分开了，马德琳非常需要他的帮助。他们本来安排好，要他留下占有马车上斯洛普先生的座位，并且充当一种社交警察，好把那位讨厌的先生排除在车外。但是斯洛普先生已经把自己排除掉了，所以现在伯蒂不可能有什么理由不该跟着他姐姐一块儿走。至少爱莉娜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她于是就这么说了。

"噢，由着夏洛特吧，"他说。"她已经安排好了，要是我们作出一个改变，那就会造成没完没了的混乱。在我们家里，件件事总是由夏洛特去安排，她象个专制君主那样统治着我们。"

"可是'夫人'怎样呢？"爱莉娜问。

“哦，‘夫人’没有我也完全能凑合。说真的，她往后也不得不这样，”他补上一句，心里主要是想到他在卡拉拉的试制品，而不是他在巴彻斯特的婚事。

“哟，你总不见得要离开我们吧？”爱莉娜问。

据说，伯蒂·斯坦霍普是一个没有操守的人。他也确实是如此。他没有力量主动运用头脑，使自己不做坏事。坏事在他眼里并不丑恶，德行也并不美。他缺乏任何促使人们行善的那种情绪，不过他或许也同样缺乏促使人们作恶的那种情绪。他不顾后果地欠下了债，压根儿不去想到要不要付钱给那些买卖人。不过他并没有为了骗取别人的东西，而主动设想出一些欺诈的手段来。要是有人允许他赊帐，那是那个人自己的事，伯蒂·斯坦霍普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借钱时，他也是这样，他给人们一些关于“他的老板”的证明，告诉人家那个“老家伙”收入很好，并且同意为贷款付百分之六十的利息。这一切他全都良心上毫无顾忌地做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主动去策划什么败坏道德的勾当。

在婚姻这件事上，家里把他应该娶到波尔德太太，得到她的财产，说成是一项应尽的义务。他起初也这样看待这件事。关于她，他想到的很少。象他这种处境的人为了金钱而结婚，这本来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他周围的人们都做的事情，他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该照着做。因此他同意了。可是这时候，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这件事。他决心要来逮住这个女人，象一只猫守在那儿要逮一只老鼠那样。他要逮住她，把她和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宅子和土地一下全吞没掉，这样他可以靠她而不靠父亲生活。这件事里有一种冷酷、小心、为自己打算的狡诈意味，和伯蒂的个性是大相径庭的。这项办法所需要的精细慎重，就和

它的邪恶不义同样是和他的情绪格格不入的。

再说，倘使他成功了，那么报酬是什么呢？他用寡妇的一半财产满足了债主们的要求后，便可以在巴彻斯特安身，用其余的一半节俭持家了。他的本分就是摇晃已故的波尔德先生的孩子的摇篮，而使他最为兴奋的不过是，在普勒姆斯特德教区长公馆里举行的一场严肃拘谨的宴会，如果会吏长最终会相当和好，竟然肯接待他的话。

在这项计划中，并没有多少可以吸引伯蒂·斯坦霍普这样一个人的地方。会不会卡拉拉的工作室，或是命运为他在世间安排的不论什么发迹的职业，都比这样好，会不会几乎随便什么事都比这样好呢？这个女人本身无疑是很值得渴望的，不过最值得渴望的女人倘使得当作丸药吞服下去，也就变得令人恶心了。然而，他保证要照着姐姐的话办，不论他乐意和谁吵就和谁吵，他却不应去和姐姐吵。如果他失去了她，那么他往后从父亲家可以指望到的一切也就会失去了。他的母亲对于他的祸福，对于他的需要和他的奋斗，似乎全漠不关心，他的老父望着这个毫无希望的儿子时，额头上一天天愈来愈阴沉。至于马德琳——可怜的马德琳，在他们所有的人里他最喜欢她，——她设法尽力维持着自己，已经够呛了。不成，不管会出什么事，他必须依靠他姐姐，听从她的吩咐，或者至少似乎是听从她的吩咐，不问这些吩咐多么严厉。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欺骗办法使他可以在这件事中蒙混过去呢？这样，他就可以在姐姐的面前保全面子，而又不使寡妇受骗，毁了她的一生。要是他把爱莉娜变为一个同谋人，那怎么样？伯蒂·斯坦霍普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开始求爱的。

“但是你总不见得要离开巴彻斯特吧？”爱莉娜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还不太知道我打算做什么。不过有一点无论如何是肯定的，我非得做一件事。”

“你是说你的职业吗？”她问。

“是的，我的职业，如果可以称之为职业的话。”

“它不是一种职业吗？”爱莉娜说。“倘若我是男人，除了绘画外，我知道我就只喜欢雕塑。我相信你有能力随便干哪一种。”

“唔，哪一种都差不多，”伯蒂说，内心里带有一点儿自嘲的意思。他肚子里明白，靠两种工作中的随便哪一种，他都决挣不到一便士的。

“斯坦霍普先生，我常常觉得奇怪，你为什么不多出点儿力呢，”爱莉娜说，她对陪着她一块儿走的这个人感到亲切友好。“不过我知道我这么说是很不礼貌的。”

“不礼貌！”他说。“不是这样，是心肠太好啦。你对这样懒散的一个饭桶感到一点儿兴趣，这真是心肠太好了。”

“可你并不是个饭桶，尽管你也许有点儿懒散。我确实对你很感兴趣，感到很大的兴趣，”她加上一句，那种声音几乎使他决计改变主意了。“再说，当我说你懒散的时候，我知道你也不过眼下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能安定下来，在巴彻斯特这儿工作呢？”

“给主教、教长和牧师们塑一些半身像吗？或者，如果我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也许接受委托，给一个受俸牧师的寡妇树立起一座精心制作的墓碑，一个阴沉沉的生着端正鼻子的女人，头上有一条头带，脸上有一条错综复杂的花边面纱，她当然是躺在一张云石制的沙发上，死神就从沙发脚下蹿出来，用一把小铁叉戳着他的牺牲者。”

爱莉娜哈哈大笑，不过她想到，如果那个仍然健在的受俸牧师付了款的话，那么这位艺术家作为一个专业人员的目的，多少

就会取得了。

“我对于教长、牧师，和受俸牧师的寡妇什么也不知道，”爱莉娜说。“当然，他们怎么来，你就得怎么接受。不过有座需要这类装饰品的大教堂，这个事实必然对你有利。”

“真正的艺术家不会自贬身份去装饰一座大教堂的，”伯蒂说，他对于艺术的崇高的、使人欣然神往的抱负有他自己的看法，象所有收入不好的艺术家常有的那样。“应当使建筑物适合于给雕塑增光，不应该使雕塑去给建筑物增光。”

“对，只要那个美术品十分精美，可以给它生色的话。斯坦霍普先生，你务必做一件相当精致的作品，那么我们巴彻斯特的妇女会给它竖立起一个合适的座子的。来吧，主题是什么呢？”

“我要把你安顿在你的小马马鞍上，波尔德太太，就象丹内克尔把阿里亚德涅①安顿在狮子背上那样。只不过你一定要答应给我做模特儿。”

“我恐怕我的小马全太驯服啦，我的阔边草帽用云石做出来，也不及受俸牧师妻子的花边面纱那么好看。”

“要是你不同意这么做，波尔德太太，我就不同意在巴彻斯特尝试什么其他的主题啦。”

“这么说，你是打定主意要到别的国家去试试运气罗？”

“我打定主意，”伯蒂慢条斯理、意味深长地说，极力想使自己在思想上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打定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听你来指导。”

“完全听我来指导！”爱莉娜说，对他改变了的态度大吃一惊，不太喜欢。

---

① 丹内克尔(Johann Heinrich von Dannecker, 1758—1841)，德国雕塑家。阿里亚德涅(Ariadne)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的女儿。

“完全听你来指导，”伯蒂放开他同伴的胳膊，在小路上站到她面前说。在他们的漫步中，他们正好走到了爱莉娜给激怒起来，打了斯洛普先生一嘴巴的那个地点。这个地点对于她的愉快生活特别不利，这是不是有可能呢？她是不是有可能会在那儿再碰上另一个多情的求婚者呢？

“你要是听我来指导，斯坦霍普先生，那么就安定下来，做一些固定、持久的工作。至于最适合让你工作的地方，你得听你父亲去决定。”

“凡事只要是切合实际的，也就是精辟得当的。现在，你要是容我说的话，我就来告诉你我怎么要听你来指导，为什么要听你来指导了。你容我告诉你吗？”

“我实在不知道你会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不啊，——你不会知道的。你不可能会知道。可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是吗，波尔德太太？”

“是，我想是这样，”她说，同时注意到他的举止中有一种就他说来很不寻常的恳切神情。

“你刚才很好，说你对我很感兴趣，我相信你的话，这也许太自负啦。”

“这里和自负没有关系。我这么做，因为你是你姐姐的弟弟——也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嗐，你对我这么亲切友好，我实在不配，”伯蒂说，“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对这很感激。”他停了一下，简直不知道如何提起他这时候想说的话题。

他觉得为难，这也并不奇怪。他必须向他的同伴说明，准备盗窃她的钱财的那场阴谋。他必须告诉她，他打算和她结婚而不爱她，再不然就是，他很爱她而不打算和她结婚。他还不得不

非但请求她宽恕他自己，还请求她宽恕他的姐姐，并且说服波尔德太太在往后和夏洛特的交往中明白地说明，伯蒂曾经正式向她求过婚，遭到了她的正式拒绝。

伯蒂·斯坦霍普对自己的口才平日并不缺乏自信，不过这时他确实觉得，他这就要对自己的口才作出几乎是非分的要求了。他简直不知道由哪儿开始，他简直不知道该到哪儿为止。

这时候，爱莉娜已经又在他身旁缓缓往前走了。她没有象先前所做的那样挽着伯蒂的胳膊，不过却聚精会神地听着伯蒂可能会对她说的随便什么话。

"我希望听你来指导，"他说，"而且说真的，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别人可以来纠正我。"

"哟，这一定是胡说啦，"她说。

"唔，你先听我说，波尔德太太。倘使你办得到的话，务必别跟我生气。"

"生气！"她说。

"哦，真个的，你会有理由生气的。你知道我姐姐夏洛特多么喜欢你。"

爱莉娜承认她知道。

"真个的，她是喜欢你的。我从来没见过她和哪个人认识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热诚相爱的。你也知道她多么爱我吗？"

爱莉娜这会儿没有回答，不过她从他说的斯坦霍普小姐方面的这种双重的爱护中推测出了可能的后果，于是面颊红了起来。

"我是她唯一的兄弟，波尔德太太。她很爱我，这一点并不奇怪。不过你还不知道夏洛特，——你不知道我们家的幸福多么彻底地取决于她。没有她替我们安排，我真不知道我们一天

天怎么混下去。你目前还不会看出来这一切。”

爱莉娜对这种情况的确看出了不少。然而，她这会儿并没有这么说，只是让他把他的话说完。

“因此，夏洛特急切地想为我们大伙儿把一切安排得非常好，这你总不会觉得奇怪吧。”

爱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而且她的处境还很困难，很不好应付，波尔德太太，这是一个很不好应付的困境。可怜的马德琳婚姻很不幸，又遭到可怕的意外事情，我母亲身体也不好，父亲长期没呆在英国，最后，或许也是最糟的，我自己生性懒散，东游西荡，这件事就她说来，几乎是受不了的。如果在她的烦心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件是，想看到我在世上安定下来，你总不会觉得奇怪吧。”

这一回，爱莉娜没有表示同意。她当然认为，他这就要正式向她求婚了，心里不能不想到，以前可从来没有一个处境相同的男人说出过一篇如此古怪的开场白来。斯洛普先生以他过度的热情使她很烦恼。十分清楚，她从斯坦霍普先生方面用不着担心这种危险。只是一些谨慎小心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他不仅因为姐姐吩咐他，所以要来向她求婚，而且在开口以前，还预加防范地把这一切解释上一番。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就是这样呈现在波尔德太太的心头的。

伯蒂说到这儿，开始用他携带的一根小手杖去戳砂砾。他还在不断往前走，不过走得很慢，他的同伴也慢吞吞地在他身旁走着，不想在他做起来似乎很为难的这件事上帮助他。

“你既然知道她多么喜欢你，波尔德太太，难道你想象不出她想了一个什么主意吗？”

“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比我方才向你提议的更好的主意了，斯

坦霍普先生。”

“对，”他有点儿无精打彩地说，“我想那大概是最好的主意，不过夏洛特却认为可以把它和另一个计划结合起来。——她要我和你结婚。”

无数的回忆刹那间同时掠过爱莉娜的心上，——夏洛特如何谈到她的弟弟，称赞她的弟弟，如何不断设法把他们俩拉扯到一块儿，她如何鼓励各种各样不相干的亲昵行为，如何热切得异常地坚持要把爱莉娜当作他们家庭成员之一看待。这一切都是为了家里一个成员的利益，想得到她的优厚的收入而做的！

当一个年轻人的心里第一次有了这样一种感觉时，他会觉得十分沉痛。在老年人看来，这种阴谋诡计，这种想不操心劳神就获得世上的财物的周密计划，这种想把 tuum 变为 meum①的奸诈的图谋，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因此世上所有富裕的人应该提防那些匮乏的人。就他们来说，使人厌恶的是一举成功，而不是这种图谋。但是爱莉娜还不知道把她的金钱看作一种危险的根源，她还没有开始把自己看作饥饿的先生们会来猎取的好对象。她曾经很喜欢和斯坦霍普家来往，曾经非常喜爱夏洛特的热诚亲切，而且和新朋友们聚在一起曾经很快活。这时候，她明白了这种种好意的原因，她的心豁然开朗，看清了人生的一个新的侧面。

“斯坦霍普小姐，”她轻蔑地说，“一直用心策划，想给我很大的面子，其实她本可以省却这种麻烦。我可没有很大的野心。”

“请你别跟她生气，波尔德太太，”他说，“也别跟我生气。”

“自然不会跟你生气罗，斯坦霍普先生，”她音调相当尖刻地说。“自然不会跟你生气罗。”

---

① 拉丁文，意思是：“‘你的’变为‘我的’”。

“是呀，——也别跟她生气，”他恳求说。

“我可否问你一声，斯坦霍普先生，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呢？因为我可以相信，我可以从你讲这件事的态度上断定，你——你——你和你姐姐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对，我们并不一致。”

“要是这样，”波尔德太太说，现在当真生气了，她认为这是伯蒂没必要地侮辱她，“要是这样，你又何必浪费时间来把这一切说给我听呢？”

“我本来一度认为，波尔德太太，——你——你——”

寡妇这时候又变得十分冷漠，不肯给她的同伴一丁点儿帮助。

“我本来一度认为你或许会，——会受到劝导，把我不只是当作一个朋友。”

“决不可能！”波尔德太太说，“决不可能。倘使我曾经让自己做了什么事来鼓励这样一种想法，那全是我的过错，——说真的，全是我的过错。”

“你从来没有这样，”伯蒂说，他这会儿实在温存关切，想使他说的话尽可能不招人嫌恶。“你从来没有这样。我留神了相当时期，我没有机会。可是姐姐的希望越来越大。我可没有看错你，波尔德太太，虽然她也许看错了。”

“那么你干吗把这一切说给我听呢？”

“因为我不能惹她生气。”

“这样不会惹她生气吗？说实在的，斯坦霍普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家打的什么算盘。哎，我多么希望呆在家里啊！”在她表示了这个愿望以后，她无法再控制自己了，泪珠扑簌簌地大量

掉下来。

可怜的伯蒂大为感动。“让马车单送你回家去，”他说，“至少是单送你和我父亲。至于我，我可以步行，也就是说，关于这一点，我做什么并没有多大关系。”他完全理解，爱莉娜感到伤心，部分是因为她似乎还不得不和她的第二个求婚人同乘一辆马车回到巴彻斯特去。

这使她多少平静下来。“嗳，斯坦霍普先生，”她说，“你干吗要弄得我这么痛苦？你把这一切说给我听，又会得到什么呢？”

他还没有把他的提议中最为难的部分解释给她听哩。他还没有告诉她，要请她也参加他打算对姐姐玩弄的那场小骗局。这个提议还得说出来。由于这是决不可少的，他于是开口说了。

我们用不着去听他的全部讲话。最后，他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使爱莉娜听明白，既然他不再打算让她很有面子，受到一次正式的求婚，他为什么还要把心里的话全告诉她。他终于使她完全领会了她在这出家庭小喜剧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

但是等她完全明白了后，她对他比先前更为生气：不仅对他更为生气，对夏洛特也是如此。她的芳名竟然在他们之间给按着不同的意义讲来讲去，每一种意义都是不正确的。她将被那个姐姐利用了去对付那个父亲，然后给这个兄弟利用了去对付那个姐姐。她的亲爱的朋友夏洛特，尽管平时同情友爱，使人十分惬意，为了斯坦霍普家的幸福，却极力想要牺牲她。伯蒂，象他这时候自己所说的，欠下了一屁股债，可是他却坦白承认，他不喜欢为了还债而使自己作出这么大的牺牲，这样结束了那番“恭维话”。接着，这个满心不愿意的求婚人竟然要求她和他合谋，以便使他家里人相信，他曾经遵照着他们的指示尽力这样来自暴自弃！

他话讲完后，她抬起脸，虽然眼泪汪汪，却十分庄重地望着他说：

“说来很抱歉，斯坦霍普先生，但是出了这样的事以后，我认为你们家和我本人最好不再来往了。”

“唔，也许是得这样，”伯蒂天真地说，“也许这样比较好，至少得过一阵子，那么夏洛特就会认为，你对我做的事生气啦。”

“现在，对不住，我要回到屋子里去了，”爱莉娜说。“我自个儿会走进去，斯坦霍普先生，经过这件事以后，”她加上一句，“我宁愿独个儿走。”

“可是我一定要替你去找马车，波尔德太太。我一定要去告诉我父亲，你要和他一块儿单独回去，我还得找个借口，告诉他我不跟你一块儿走。我得吩咐仆人让你在你自己宅子那儿下车，因为我猜，你如今大概不乐意在教堂区内再见到他们了。”

这一番话里颇有点儿道理，还有点儿小聪明，要想作出安排来减少她眼下所感到的窘困，这多少使爱莉娜的怒气平息了点儿。她于是勉强在他身旁走过那片这时已经空荡荡的草地，一直走到客厅的长窗外面。伯蒂·斯坦霍普具有一种气质，使他在所有人的眼光下，都具有一种和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任何人截然不同的身份。爱莉娜虽然生气，她虽然很有生气的理由，如果是对另外一个人，她是会加倍生气的。但是他显得这么单纯，这么驯良，这么真挚和平易近人，因此他还没有走到客厅长窗外面，她已经多少原谅了他。他们走到客厅那儿时，斯坦霍普博士几乎是独个儿和索恩先生与索恩小姐坐在那儿。另外还有一两个其他的不幸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逗留下来，没有离开，不过他们的人数却每时每刻都越来越少。

等伯蒂把爱莉娜交给他父亲后，他立刻便走到大门口寻找

马车去了。他到那儿靠在前面围墙上，耐心等候，一面舒舒服服地抽着一支雪茄，直等到马车到来。他回到那间房里时，就只有斯坦霍普博士和爱莉娜跟他们的主人呆在那儿了。

“索恩小姐，”他兴冲冲地说，“我终于来让您可以好好休息啦。波尔德太太和我父亲是您给我们安排的可爱的夏季里最末的两朵玫瑰花。虽然和波尔德太太呆在一块儿永远是称心合意的，您现在至少乐意看到最末的花朵从树上给人摘去了。”

索恩小姐说，有波尔德太太和斯坦霍普博士留下来和她呆在一块儿，她感到很高兴。索恩先生本来也会说出同样的话的，倘若他没有给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个呵欠妨碍了的话。

“爸爸，您挽着波尔德太太，好吗？”伯蒂说，他们终于起身告辞，那位受俸牧师领着波尔德太太走了出去，后面跟着他的儿子。

“我随后就回家来，”那两个人上了马车后，他说。

“你不乘车一块儿走吗？”父亲问。

“不，不，我半道上要去找一个人，我走过去。约翰，听着，先把车驶到波尔德太太家去。”

爱莉娜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他手里拿着帽子，带着平日那种欢快的微笑在朝她鞠躬，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什么事来破坏当天的平静似的。她过了许多年才又看见他。斯坦霍普博士在回家的路上简直没有对她说话。她由约翰安安稳稳地送到自己的正门前下了车，随后马车才驶进大教堂区去了。

这样，我们的女主人公便演完了当天那出通俗剧的最后一幕。

第九章　奎瓦富先生和奎瓦富太太变得皆大欢喜　斯洛普先生受到了报界的鼓励

普劳迪夫人是一个很精细的人儿，在出发上厄拉索恩去之前，她发出了两封信，一封是她写的，一封是她丈夫写的，都是写给布丁谷牧师公馆的主人的，使公馆里的那家人皆大欢喜。

等马儿驾车离开，使主教的马夫可以得空去做其他的差事以后，主教区内那个卑微的市民便携带着那两封信件跨上主教的小马出发了。我们新近读了那么许多封信，因此就不读这两封吧。主教的那封信只是要求奎瓦富先生下一天上午十一时前来晋见主教。夫人的那封也只是要求奎瓦富太太同样前来晋见她，虽然信里的措词多少冗长一点儿，夸张一点儿。

催促主教解决养老院这个重大事项，就普劳迪夫人说来，已经成为一个良心问题了。她作出决定要让奎瓦富先生获得它。她还作出决定，不应再有什么怀疑与耽搁，不应再有什么拒绝与推辞，不应再有什么让斯洛普先生为了他自己而违背她的指示进行的秘密磋商了。

"主教，"在那个事情繁多的日子的上午，早饭以后，她立刻这么说，"你还没有签署那份委派公文吧？"

"没有，亲爱的，还没有。还没有正式签署。"

"那么就签署一下吧，"夫人说。

主教签署了。说真的，他在厄拉索恩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天。等他回到家后，他在太太的起居室里喝了一杯热呼呼的尼格斯酒①，心里十分满意地看完了当天的《小杜丽》② 的最后一期。嗐，丈夫们啊，嗐，我的成了家的朋友们啊，千依百顺，你们从妻子方面就可以得到多大的安慰啊！

主教公馆这两封信的到来，在布丁谷引起了不少纷乱不安，还引起了莫大的新希望。小马得得地跑到牧师公馆的厨房门外时，平日总留神注意的奎瓦富太太听到了马蹄声。她匆匆把这两封信拿进去给她丈夫。当时她正在调制爱尔兰炖肉③。撇开老两口儿不提，这是预备满足那十四个小家伙中午的需要的。她用那条宽大围裙裹着手，从那个人手里接过了这两封信，以免它们被炖肉的油弄脏。她就是这样把信放到了丈夫的办公桌上。

他们立刻平分了"收获"，每一个都拿起了写给另一个的那封信。"奎瓦富，"她用一本正经的嗓音说，"明儿十一点，你得上主教公馆去。"

"你也要去，亲爱的，"他说，这个重要的消息几乎使他气吁吁地说不出话来了。接着，他们把信互换了一下。

"要是事情不顺当的话，"太太说，"她决不会再叫我去的。"

"哎，亲爱的，不要这么肯定，"先生说。"只是想想会不会搞错了。"

---

① 尼格斯酒，原文为 negus，系用酒、热水、糖、柠檬汁和肉豆蔻等搀合而成的一种饮料。

② 《小杜丽》(Little Dorrit)，狄更斯写的一部小说，最初是从一八五五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七年六月分期按月发表的，特罗洛普在这儿用它作为当时通俗小说的实例。

③ 爱尔兰炖肉，用肉、马铃薯、红萝卜、洋葱等焖成的一样菜。

“要是事情不顺当的话，奎瓦富，她决不会再叫我去的，”太太又辩白说。“她为人倔强、冷酷、高傲，象馅饼皮一样，不过我认为她内心里还正直。”这就是奎瓦富太太给普劳迪夫人所下的结论，后来她一直就坚持这个结论。人们的收入要是增加了一倍时，通常总认为自己倚仗了来实现这个小小仪式①的那些人，内心是很正直的。

“嘿，莱蒂②！”奎瓦富先生从坐旧了的那张座位上站起身来说。

“嘿，奎瓦富！”奎瓦富太太说，接着这两口儿不顾厨房用的围裙，油腻腻的双手和粘糊糊的炖肉，兴奋激动地扑到了彼此的怀抱里。

“老天在上，务必别让随便谁再来把你从这上面骗开啦，”妻子说。

“在这件事上，别来跟我搅和，”丈夫露出一种几乎是凶神恶煞的决心这么说，边讲边把一只拳头硬僵僵地揿到了桌上，仿佛他把斯洛普先生的脑袋揿在指关节下面，打算就把它压在那儿。

“不知道得要多少时候，”她说。

“不知道究竟会不会实现，”他说，仍旧怀疑不定。

“哎，我不去多说什么，”太太说。“杯子先前已经滑落下两次，这回也许会完全摔下③，不过我不大相信。他明儿就会把这个职位派给你。你会发现他这么做的。”

“但愿他会，”奎瓦富先生一本正经地说。考虑到这个人肩

① 指增加收入一事。

② 奎瓦富太太的名字。

③ 英国谚语：There's many a slip 'twixt the cup and the lip，直译是：“杯子和嘴之间有多种意外会发生”，意思是：“千万不要觉得十拿九稳”。

上的那副重担子，有谁会说这个祈求不恰当呢？有十四个儿女——有十四个儿女活着——象奎瓦富太太在主教夫人面前那么有力地陈说的那样。只要升迁是人为的，东西南北不管来自哪一方面，这样一个要求难道会不顾我们的种种考核检查①，detur digniori's② 倾向与乐观主义者的倾向，而产生效果吗？我们强烈希望它会生效。在我们能够成为神以前，我们必须满足于是人，要不然我们在匆匆寻求改变时，也许会沉沦下去，落到更为卑劣的地步。

随后，这两口儿相亲相爱地一块儿坐下，谈论起他们的种种困难，象他们时常所做的那样，还谈论起他们的种种希望，象他们那么难得能做的那样。

"你从主教公馆出来，奎瓦富，最好上这个人那儿去一趟，"奎瓦富太太指着巴彻斯特布商寄来的一份愤怒的催款通知说，这份通知是那天早上邮差投递到牧师公馆来的。他是一个贪心汉，是一个见利忘义、饥不择食的贪心汉！当谣言最初传了出去，说奎瓦富家要搬到养老院去了，这家伙热切地想来奉承，把他的商品硬塞给这个可怜的教士。他这么做了，觉得自己一定会从养老院的基金中得到货款，并且以为一个有十四个儿女、还要有钱用来给儿女买衣服的人，必然是一位极好的主顾。等第二种谣言传到他那儿时，他愤怒地又来讨钱了。

再说，"那十四个儿女"——或者不如说，他们中年龄较大，可以抱着希望并讨论自己的希望的，全谈论着他们的辉煌的前途。身材很高的姑娘们互相悄声说着在巴彻斯特可能会举行的

---

① 特罗洛普对一八五四年《诺思科特—杜维廉报告》提议的"文官竞争性考试办法"特别不满，见他的《自传》第三章。

② 拉丁文，意思是："授予值得领受的人的"。

宴会，她们可能会得到的购买衣服的月规钱，家里可能会添置的钢琴——牧师公馆里的那架钢琴由于孩子们与岁月的播弄，已经那么破旧，不配再叫作钢琴了。她们还悄声谈着那片美丽的花园和那所美丽的住宅。她们最乐意悄声谈说的正是这类事情。

年纪较小的儿女，他们不满足于小声说话，彼此大声叫嚷，讲到在养老院亲爱的前院长非常珍爱的榆树下那片新的"游乐场"，讲到他们自己未来的庭园，讲到在那座向往的城市里可以弄到的弹子，还讲到传进他们耳里的巴彻斯特有所学校的传说。

他们的小心谨慎的母亲，极力想把自己着意从他们父亲的心中排除掉的感觉，灌输进他们的心中去，结果却是白费。她向姑娘们一再说，"千万不要觉得十拿九稳"，① 结果却是白费。她试图使孩子们相信，他们将一辈子居住在布丁谷，结果也是白费。希望一天天增长，随便怎样也无法平息下去。附近的农民们听到了这消息，全跑来向他们贺喜。这场火是奎瓦富太太亲自点燃的，在她重新升起了希望的最初时刻，她把火点燃得那么旺盛，因此她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再把火扑灭了。

可怜的太太！诚实正派的好太太！在您应召担当的那种身份中尽您的职责吧，即便不是心满意足地，至少也是精神饱满地。让这场火燃烧下去。这一回，火焰并不会仅仅烧焦一点点，它们会使您和您的家属感到温暖。您的那位丈夫，您心上的那位奎瓦富，在往后的岁月里将统治着海拉姆养老院的受施人，这已经是注定了的。

在巴彻斯特所有的人中，最不会来破坏他们希望的就是哈

---

① 参看本书第543页注③。

定先生，倘使他耳闻目睹了布丁谷那天所发生的一切的话。他能摆出些什么要求去反对这一大群小乌鸦的需要呢？他们有十四个活着！让我们来说，就他而言，这种理由对于委派奎瓦富先生至少已经很充足了。

那天上午，奎瓦富和他太太分秒不爽地应约前去，这表明了一个满怀期望的人的心情。他们借了那位友好的农民的马车，一起乘车前去，一路上还商议了许多事情。他们曾告诉家里人，一点钟等着他们回来，又吩咐最大的孩子到那个惯常的时刻，一定要把精细的母亲前一天安排好的那块特大的炖肉烧好。厨房大钟的时针指到了两点、三点、四点，农民马车车轮的声音才从牧师公馆的大门外传来。孩子们怀着多么忐忑不安的心情欢迎这两位远游归来的人啊！

"孩子们，我猜你们全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回来了吧？"母亲说，一面把她的结实的脚丫子慢悠悠地伸下车，踏到了马车踏板上。"嘿，我们可从来没有度过这么一个快乐的日子！"说完，她沉重地倚在一个高大的男孩儿的肩上，再次踏到了 terra firma①上。

不用别的，单凭她的声调就可以使他们知道，一切全都顺顺当当。那块爱尔兰炖肉这时候可能烧成灰烬了。

接下去就是热烈的亲吻、拥抱，又是哭泣，又是欢笑。奎瓦富先生压根儿没法安安静静地坐着，他不停地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随后便走到外面花园里去，接着走下园中小路，到了大道上，又折回来，走到他太太面前。然而，太太却并没有这样虚度光阴。

"我们非得马上就去干活儿，姑娘们，而且得认真地干。普

① 拉丁文，意思是："大地"。

劳迪夫人指望我们十月十五日就搬进养老院的宅子去。”

即使普劳迪夫人表示，希望他们全家下一天上午就搬到那儿去，姑娘们也不会说什么话来反对的。

“薪俸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大的男孩儿问。

“从今儿开始，亲爱的，”那位高兴的母亲说。

“喔，——这可好极啦，”孩子说。

“普劳迪夫人硬要叫我们到那所宅子去看看，”母亲说下去。“在那儿的时候，我心想，量一量几间房和窗子的大小，也许可以省得另外单走一趟，我于是上博宾斯①那儿去买了一团线带。博宾斯如今甭提多么客气啦。”

“我可不谢谢他，”那个小莱蒂说。

“嗐，世道就是这样，亲爱的。他们大伙儿所做的全都一样。你对他们生气，不妨对朝着你咯咯叫的公火鸡也生气。这是鸟儿的本性。”她向孩子们说明了她的涉世经验的结果，一面从口袋里把表明养老院那所住宅各个房间的长度与阔度的那部分线带取出来。

这样，我们且撇下她让她快快活活去干她的活儿吧。

奎瓦富夫妇刚离开主教公馆，普劳迪夫人还在就这件事唠唠叨叨对丈夫诉说时，仆人进来通报说，另一位客人格温博士来了。拉撒路的院长要见主教，而不是要见普劳迪夫人，因此当他给领进书房，发现夫人呆在那儿时，他心里主要感到的是惊讶，而不是高兴。

不过我们必须稍许回顾一下，只回顾一下，因为有一种困难开始变得很清楚：我必须在这一卷余下的这点儿篇幅里把我们

① 博宾斯，布商的姓名。

的朋友全交待一下。哎，但愿朗曼先生①允许我再写一个第四卷！那么这一卷就会胜过其他的三卷，象七重天②胜过天堂中较低的各层那样了。

那天晚上从厄拉索恩乘车回家时，格温博士好不容易才使他的朋友会吏长同意，采用一种温和得多的策略，这是会吏长本人原来决不会喜欢的。"我们流露出情绪来不好，那会是很不合式的。再说，在这件事上，我们又没有权，因此做得仿佛我们有权，这是很不策略的。"拉撒路的院长就是这样辩论着。"要是主教决心另派一个人到养老院去，"他接着往下说，"恫吓并不能阻止他，而且一个会吏长不应轻率地对他的主教进行恫吓。如果他派一个陌生人到养老院去，我们只能让别人对他表示愤慨。很可能，这样一个步骤最终并不会损害到你的岳父。如果你同意，我就去见一次主教，——单独地去。"会吏长听到这话，明显地怔了一怔。"是的，单独地去。这样，我可以镇定点儿。到时候，我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到底打算怎么做。"

会吏长气呼呼的，把马车车窗转上，然后又把它放下，就这问题和院长一直争到了自己的大门口，最后才作出了让步。人人都反对他，他自己的妻子，哈定先生，还有格温博士全反对他。

"请您帮助他摆脱困境，格温博士，"格伦雷太太曾经对她的客人这么说。"亲爱的夫人，我一定尽最大努力，"那位谦恭有礼的院长曾经这么回答。他也就这么做了，为自己赢得了格伦雷太太的感激。

---

① 朗曼先生(Mr. Longman)，«巴彻斯特大教堂»的出版商。

② 七重天，原文为 the seventh heaven，指上帝和天使居住的天国最高的一层。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主教的书房里去了。

格温博士事先的确没有料到这里出现的这种困难。他——和英格兰的宗教界——听到传闻说，普劳迪夫人并不把自己仅限于管理衣橱、储藏室和洗衣房，然而他决没有想到，如果他白天一点钟去拜访一位主教，他竟然有可能会发现自己跟主教的妻子关上门密谈，再不然如果他这么做了，主教的妻子会逗留得比需要的时间长来行她的屈膝礼。在眼前的情况下，普劳迪夫人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离开。

主教前一天和格温博士谈得很投机，当然认为格温博士对他也是如此。他以为这次访问完全是礼节性的，并且觉得拉撒路的院长刚到这地方不久，就特地乘车从普勒姆斯特德到主教公馆来拜望他，这是极端有礼和得体的。他们在政见上和教义上并不站在一边，这一事实使得这次访问更显得是对他表示恭敬。因此主教是笑容满面的。普劳迪夫人喜欢姓名后面有好头衔的人，也很乐意来欢迎拉撒路的院长。

“我们在厄拉索恩开了一场挺热闹的宴会，对吗，院长？”她说。“我希望格伦雷太太回到家里，没感到太累吧。”

格温博士说他们全有点儿疲乏，不过今天早上都很好。

“索恩小姐人真好，”主教说。

“我听说她还是一位模范基督教徒，”普劳迪夫人说。

格温博士说，他听了很高兴。

“我还没有去看看她的安息日学校哩，”夫人说下去，“不过我不久一定要去看一下。”

格温博士听到这话，只哈了哈腰。他从格伦雷博士以及哈定先生那儿，都听说到了一些普劳迪夫人和她的主日学校的事情。

"顺带说一下，院长，"夫人说下去，"我不知道格伦雷太太是否乐意容我乘车过去，看看她的安息日学校。我听说办得好极了。"

格温博士实在呆不下去了。他毫不怀疑，只要普劳迪夫人肯赏光去的话，格伦雷太太随便哪天都会万分高兴见到普劳迪夫人的，当然，也就是说，如果格伦雷太太恰巧在家的话。

夫人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她看出来，自己的提议并没有给人很乐意地接受下。这一代怙恶不悛、阴险恶毒的人①，依然是倔强的、顽固的、坚持自己的罪恶。她说，"我知道，会吏长坚决反对这种机构。"

格温博士听到这话，淡淡地笑了。那只不过是一丝微笑。即使他为这丝微笑丢了他的职位，他也禁不住要笑。

普劳迪夫人又皱起眉头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②"她说。"我们难道不该记住这句话吗，格温博士？'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里的一个。'③我们难道不该记住这句话吗，格温博士？"她每回问这句话的时候，总朝着他举起一只威胁的食指来。

"当然该记住，夫人，当然该记住，"院长说，"我相信会吏长一定也记得，在星期日，以及在一星期中的其他各天里。"

"在一星期中的其他各天里，你无法小心不去轻看他们，"普劳迪夫人说，"因为那时，他们在外面田野里。在一星期中的其他各天里，他们属于他们的父母，可是在星期日，他们应当属于

---

① 这一代……阴险恶毒的人，原文为 a generation of vipers（毒蛇的种类）。《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

② 《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四节。

③ 同上书，第十八章第十节。

教士。”那只手指又举起来了。

每逢提到普劳迪夫人的姓名时，会吏长总表示极端厌恶。院长这时候才开始明白，并且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厌恶。他跟这样一个女人有什么谈的呢？马上拿起帽子离开，这将是很自然的对策，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自己的目的遭到挫败。

“主教，”他说，“我想问您一个公务上的问题，倘使您可以抽空给我一点儿时间的话。我知道这样来打搅您，我非得道歉，但是说实在的，我不会耽搁您五分钟的。”

“当然可以，院长，当然可以，”主教说，“您只管说，——请您别这么客气，请您别这么客气。”

“你眼下可有不少事情得做，主教。别忘了，你眼下忙得多么不可开交，”普劳迪夫人说，她的情绪这时候激动起来了，因为她对来客心中有气。

“我不会耽搁主教一分多钟时间的，”拉撒路的院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心里指望普劳迪夫人会退出房去，再不然主教会领路走进另外一间房去。

可是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似乎都不大可能会发生。格温博士在房当中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也许是关于海拉姆养老院的事情吧？”普劳迪夫人问。

格温博士惊讶得不知所措，他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是好，于是承认说，自己要和主教谈的公事，是跟海拉姆养老院有关。

“主教今儿早上终于把这个职位派给奎瓦富先生啦，”夫人说。

格温博士向主教很简单地问了一句。等他发觉夫人的话给正式证实了后，他便告辞离去。“这都是改革法案的后果，”他走下主教园中的小路时，暗自这么说。“唔，希腊剧本里的主教至

少不象他这么糟。”①

上文已经说过，斯洛普先生出发到厄拉索恩去时，收到了他朋友托尔斯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他的情绪变得非常好，可是后来的事情不幸又使他的情绪变得多少有些沮丧。那封信的内容如下。它的简短为它充分作了辩解。

亲爱的先生：

祝您一切顺遂，我不知道我能否帮助您，不过如果我能，我一定尽力。

永远是您的，

汤·托·

一八五×年九月三十日

这两句话里的含意比尼古拉斯·菲茨惠金爵士恭维话里的含意要深，比主教种种保证（即使那些保证非常诚恳的话）的含意要深，比大主教的随便什么好话（即使他有可能得到这种好话的话）的含意也要深。汤姆·托尔斯愿意为他做他所能做的事。

斯洛普先生从青年时期起，就坚定地信任报刊。从他得了学位以后，他就亲身涉猎其间，并且把报刊看作往后英国社会上不论什么事务的重大安排者与分派者。我们大多数人迟早都会到达把青年时期的美梦打消的那种年龄，斯洛普先生这时候还没有到达这种年龄。他想到从本国的权贵手中夺过权力来，至少是交给比较接近自己的人掌管，就感到十分高兴。六万份阔

① 作者这里很可能是指当时的一出滑稽戏，因为古希腊戏剧当然是在基督教之前的。

页的报纸每天在他的读者同胞中散发开去，这在他看来比温莎宫的宝座，唐宁街[1]的内阁，甚至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都是一个更为出色的最高权力的宝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可以埋怨斯洛普先生，因为这种情绪太普通了，不能很无礼地加以看待。

汤姆·托尔斯至少是谨守诺言的。第二天早晨，《朱庇特》就以六万只响亮的号角把舆论发了出去，向世人们宣布说，斯洛普先生是这个出缺的职位最为合适的人选。斯洛普先生是在伦敦上午开出的那列火车抵达巴彻斯特三十分钟后，在该城的报刊阅览室读到下面这几行的，他满心欢喜地阅读着。

从我们唤起读者对巴彻斯特那座僻静的城市注意以来，迄今恰恰已有五年了。从那天至今天，我们丝毫不曾干预那个快乐的教会团体的事务。那以后，那里有一位老主教逝世了，有一位年轻的主教就了职，但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个有趣的事件只作了通常的那种报道。目前，我们也不准备过分干预该主教区的事务。如果牧师会里有任何人读到这儿，感到良心不安，请他只管放心。尤其要请这位新主教放心。我们现时并没有武装起来作战，而是手拿橄榄枝在走近那座古老的大教堂的庄严塔楼。

读者应该记得，在提到的那一时期——距今已有五年了——我们有机会评论了巴彻斯特一所名叫海拉姆养老院的慈善机关的情况。我们认为该机关管理不善，而担任院长职位的那位很可尊敬的牧师先生，为一些多少是过于容易执行的职务，支取了多少是过高的待遇。这位牧师先生——我们这么说，完全出自真诚，毫无挖苦的意思——以

① 唐宁街(Downing Street)，伦敦西区的一条街，首相官邸就在那儿。

前始终没有以这种目光看待这件事。我们并不希望自身受到赞扬，不论我们该不该受到赞扬。不过我们评论的结果是，那位院长认真察看了一下这问题，他调查之后发现，自己只能得出我们发表的那种意见，于是很可钦佩地放弃了该职位。当时的那位主教在事情安排得较为完善以前，同样令人钦佩地没肯派人填补起那一空缺来。议会因此接下了这件事。我们现在深感满意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海拉姆养老院即将在新的领导下重新开办。以前规定赡养十二名年老的男子。这项规定现在已扩大到了女性。十二名年长的女子，倘若巴彻斯特可以找出这类人的话，将增添到这个机关里去。将要委派一名女舍监，可望还会为贫民子女中最为贫困的附设几所学校，还将有一名总管。院长(因为仍然将有一位院长)支取的收入，将比以往支取的和赈济的规模较为协调。我们相信这笔俸禄将是四百五十镑。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前院长居住的那所精美的住宅，仍将附属于这一职位。

巴彻斯特养老院也许不能夸口说是举世闻名的，但是既然我们曾经谈到它的没落状况，我们认为也应该来谈到它的复兴。祝愿它存在下去，日益昌盛。在养老院内实施的那项有益的改革，是否会推行到可以指望的那种程度，这也许是很可怀疑的。设置学校这一重要问题，似乎多少要由新院长斟酌办理。这可能会成为该机关最重要的部分。遴选新院长时——我们深信我们的随意评论，将不会冒犯新院长——也许会着眼于他是否胜任学校校长这一点。不过我们目前不去对这一职位信口雌黄。祝愿养老院存在下去，日益昌盛！院长一职当然是派给五年前如此正直地辞

去它的那位先生，但是据我们获悉，他已经谢绝了。至于他是否认为增添的女子是对他的管理权加上了过重的负担，还是那笔减少了的收入不足以吸引他重新担任他的旧职，再不然他是否目前已担任了其他的教会工作，我们全不得而知。然而，我们获悉他已经拒绝就任该职位。该职位已由布丁谷的牧师奎瓦富先生同意出面担任。

我们对海拉姆养老院的"复兴"就想说上这些。但是在我们谈到巴彻斯特的问题时，我们还想深自谦卑地就另一件事很冒昧地发表一下我们的意见。这件事跟那座古城的教会组织有关。教长特雷福伊尔博士昨日病故。举出他的年龄，以及他在不同时期担任的各个不同职务的简短讣闻，刊登在本报的另一栏里。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唯一的过失就是他的年龄。鉴于那是我们大家预料全要犯下的罪过，我们将不过分去强调它。愿他平静地安息吧！不过虽然一位去世的教长的高龄不能成为一件指责的事，我们也无意把刚诞生的一位教长身上的这样一个过失，看作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我们确实希望，委派六十多岁的老人的时代业已过去。如果我们需要教长，我们必然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需要他们。那一目的由一个四十岁的人来实现，必然要比由一个六十岁的人好。如果我们要支付薪俸给教长，我们将为了某种工作而支付给他们。那种工作，且不问是何种工作，由一位风华正茂的工作人员来办理，一定会办得较好。我们知道，特雷福伊尔博士去世时是八十岁。既然我们还没有制定任何计划，津贴年老退休的教士，我们并不希望去掉任何到那年龄的现存的教长。不过我们赞成，这种年龄的人应当尽可能少一些。如果现在委派一个七十岁的人，那

么请允许我们向某某勋爵指出，他在一两年后就会毫无用处了，即使他目前确实并非如此的话。勋爵阁下将允许我们来提醒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他本人那样能常葆青春的。

我们听说有人提到斯洛普先生的姓名，认为应该由他来担任这个圣职。斯洛普先生目前是主教的家庭牧师。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选了。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人，年轻、积极，很熟悉大教堂的事务，而且我们衷心相信，他还是一位虔诚可靠的教士。我们知道他在巴彻斯特城里的工作受到了高度的赞赏。他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讲道人和一位老练的学者。这样一个人选，会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执掌着委派教会人员大权的现政府的信任，并会教导人们相信，从今往后，我们的国教教会不会对那些生活奢侈的、老朽的牧师提供安逸的栖身之地了。

斯洛普先生站在巴彻斯特报刊阅览室的一张桌子面前，相当满意地玩味着这篇文章。文章中说的关于养老院的话，这会儿对他说来，是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他没有使那个泼妇的父亲成功地回到那个职位上去，这一点的确使他高兴，因为那个泼妇竟然那么蛮横无礼地凌辱了他本人。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满意的。但是普劳迪夫人提名的人却被委派了，就这一点而言，他又是不满意的。然而，他的心情这会儿正在波尔德太太和普劳迪夫人之上翱翔。他对于《朱庇特》的策略十分熟悉，知道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在最后一段里。他获得了光荣的地位，真个的，这甚至和他所能希望的同样有光彩。他很感激他的朋友托尔斯先生，一心期待着有天可以在教长公馆的餐厅内自己那张

摆满菜肴的餐桌上，以王公大人的方式款待他。

特雷福伊尔博士是秋天病故的，这对斯洛普先生只有好。我们早点的那些承办人，《朱庇特》的编辑们，过去这一个月始终非常艰苦，极力想找到充足的合适的精神食粮。那当儿，人们并没有谈到一位新的美国总统。佐治亚或是其他地方的火车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惊人的悲剧。当时没有银行倒闭，而一位教长的逝世使教会必须委派一位新教长，这是天赐的良机。如果特雷福伊尔博士六月间去世，那么托尔斯先生很可能就不会对斯洛普先生的虔诚知道得这么多了。

现在，我们要在斯洛普先生得意的时刻撇下他一会儿，不过我们要说明一下，他的情绪倒也不完全是洋洋自得的。他遭到寡妇的拒绝，或者不如说，他遭到拒绝的那种方式，使他非常气恼。在往后的好多天里，每逢他想到自己所受的侮辱，他就感到面颊上还很刺痛。在他走过巴彻斯特的街道时，他忍不住要自言自语，恶狠狠地骂上她几句。当他做完祈祷后，他也无法促使自己宽恕她。如果他尽力想这么做，他的思想就会从这一尝试中往后退却，非但不予宽恕，反而带着加倍强烈的复仇精神避开，一心想着自己所受的损害多么大。这样，他的祈祷便从他的嘴里不知不觉地停止了。

再说，那位"夫人"。要是他也能够恨她，他什么不愿意牺牲呢？事实上，他连她一直靠在上面的那张沙发都崇拜。因此，尽管斯洛普先生抱着莫大的希望，他的心情却并不是十分欢畅的。



第十章　波尔德太太在家里

可怜的波尔德太太在索恩小姐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从厄拉索恩回到家里后，心里很不痛快，而且也很累。没有什么事比精神疲乏更使人身体劳累了。爱莉娜的精神真个很疲乏。

斯坦霍普博士曾经谦和而不很热诚地邀她前去喝茶。她辞谢的态度使那位可敬的博士深信，不必再邀请了。他的子女的这场阴谋是，想把已故的波尔德先生的遗产变为他的大有前途的儿子的收入。他确实没有参预这场阴谋，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在进行着。当他看见伯蒂不肯陪同他们一块儿乘马车回家时，他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已经完了。

爱莉娜十分担心，生怕受俸牧师在自己门口下车时，夏洛特会突然走出来，奔到她面前，可是伯蒂叫马车先绕到她自己的住

宅去，从而很体贴地让她避开了这件事。这一点斯坦霍普博士心里也明白，不过他并没有加以评论就让它过去了。

爱莉娜回到家后，发现玛丽·波尔德呆在客厅里，把孩子放在膝上。她奔向前去，跪倒在地，连连亲那个小家伙，几乎使他惊吓起来了。

“哎，玛丽，你没有去，我真高兴。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宴会。”

话说，玛丽去不去的问题，曾经在她们之间引起了一大番讨论。波尔德太太应邀前去的时候，原本在格伦雷家作客。索恩小姐主要是在养老院或者在普勒姆斯特德教区长公馆内认识爱莉娜的，所以把玛丽·波尔德完全忘了。她的弟妇曾经请她跟随她一块儿去，并且提议写信给索恩小姐或是去看望她一次。但是波尔德小姐谢绝了。事实上，波尔德先生在索恩姐弟这类人中并不很受欢迎。除非人家特意邀请波尔德的姐姐，要不然他的姐姐也不乐意到这类人中去。

“这么说，”玛丽很高兴地说，“我不必觉得十分惋惜了。”

“你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可是唷，玛丽，我却——非常——非常——。”接着，她又开始亲孩子，她的抚爱把孩子从瞌睡中弄醒过来了。当她抬起头来时，玛丽看到泪珠淌下了她的脸蛋儿。

“老天在上，爱莉娜，出了什么事？你遭到了什么？——爱莉娜——最最亲爱的爱莉娜——出了什么事？”玛丽站起身，仍旧把孩子抱在怀里。

“把他给我——把他给我，”年轻的母亲说。“把他给我，玛丽。”说着，她简直是把孩子从姐姐的怀里夺了过去。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对这场纷乱微微咕哝了一声，不过马上便紧紧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了。

"喔，玛丽，请你把斗篷从我身上脱掉。我自己、自己心爱的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决不欺骗妈妈。别人都是虚伪的，别人都是狠心的。妈妈谁也不喜欢，随便谁，随便谁，只喜欢她自己、自己、自己的小家伙。"她又亲亲那孩子，紧紧地抱着他哭泣，直到泪水淌下来，沾了孩子一脸。

"有谁对你狠心啦，爱莉娜？"玛丽说。"我希望我没有。"

话说，在这件事上，爱莉娜心神不安是很有理由的。她当然不能指摘亲爱的大姑子狠心，不过她不得不做那件令人更为烦恼的事。她不得不指摘自己犯了大姑子曾经告诫过她的行为不够谨慎这一过失。波尔德小姐始终没有鼓励爱莉娜和斯洛普先生往来，她还在日常亲切和蔼的谈话允许的范围内，极力劝她不要和斯坦霍普家过从太密。可是，当她说她不赞成已婚的女子和丈夫分居，又说夏洛特·斯坦霍普从来不上教堂时，爱莉娜只是取笑她。然而现在，爱莉娜必须或是闭口不谈——这是不大可能的——或是承认自己完全错了——这几乎同样也是不大可能的。她于是只好以更多的泪水来拖延这个不幸的日子，一面逗引得小约翰撒起欢来，也和她亲热亲热，这样来安慰安慰她自己。

"他是个宝贝儿——非常听妈妈的话。妈妈要是没有他，那可怎么好？妈妈要是没有她自己的小约翰·波尔德来给她点儿安慰，她就会躺下死啦。"她说了这些话和许多同样的话，有一会儿工夫没有去回答玛丽的询问。

这种让人忘却人世间欺骗行为的安慰，是很普通的。

母亲从儿女们身上得到了这种安慰，男人从他们的狗儿身上得到了这种安慰。有些人甚至从他们的手杖上也得到了这种安慰，这么做同样是合理的。有些人没有学会欺骗我们的手法，

因而没有欺骗我们，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件事上感到快慰呢？从一个忠诚可靠的男人那儿，如果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男人的话，或者从一个忠诚可靠的女人那儿，我们确实可以得到不少安慰。

但是爱莉娜在和孩子的亲热中，倒是得到了安慰。凡是不乐意给她这种安慰的人，愿他倒楣吧。然而，那个不幸的日子只不过是推迟了。她不得不把自己很不痛快的事告诉玛丽，她还不得不告诉她的父亲。真个的，在她可以和她熟悉的所有那些人和好相处以前，她是不是也该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呢？眼下，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她安慰。她痛恨斯洛普先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就浸沉在这种情绪里。她痛恨和鄙视斯坦霍普家，不过这种情绪使她十分烦恼，她可以说是和自己的老朋友分开，投进了这个家庭的怀抱里，可是他们竟然打算怎样来利用她？她几乎无法和自己的父亲和好，因为他曾经以为她行为不检。玛丽·波尔德则成了门特①。这一点她本来可以原谅的，倘使这位门特结果竟然错了的话。但是正确的门特是不可宽恕的。她本来不会恨会吏长的，如今她却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恨，因为她在他面前必需稍许低声下气点儿。她也恨她姐姐，因为她是会吏长的贤内助。她本来也会恨阿拉宾先生的，如果她能恨他的话。他曾经假装很尊重她，可是当着她面，他竟然逗留在那个意大利女人的身旁，仿佛世界上除了那个意大利女人外，就没有美人儿——没有别的女人值得稍许一顾似的。再说，阿拉宾先生也会知道关于斯洛普先生的这一切的！她告诉自己她恨他，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她又知道自己是在对自己撒谎。她除了孩子外，没有什

① 门特(Mentor)，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老顾问。这里作心腹的顾问解。

么安慰，于是就尽情地利用一下这种安慰。玛丽虽然猜不出是什么事使弟媳妇的情绪受到了这么强烈的影响，却立刻就看出来，她感到十分伤心，简直抑制不住了，她于是耐心地等到孩子睡进摇篮后再说。

“你吃点儿点心吧，爱莉娜，”她说。

“我不想吃，”她说，虽然事实上她一定很饿，因为她在厄拉索恩什么也没有吃。

玛丽静悄悄地沏了茶，把面包涂上黄油，又把斗篷放开，使一切显得很舒适。

“他睡得很熟，”她说，“你也很累啦，让我来把他抱上楼睡去吧。”

但是爱莉娜不肯让大姑子碰孩子。她怜爱地望着孩子的两眼，看到他的眼睛已经在酣睡中完全合上了，于是便在沙发上替他安排了一个铺。她打定主意，随便什么事也不能打动她，让他那一晚不呆在自己的眼前。

“嗨，娜儿，”玛丽说，“别跟我发火。我至少并没有做什么事惹你发火。”

“我没有发火，”爱莉娜说。

“那么你是在生气吗？你当然不会是和我生气了。”

“没有，我没有生气，至少没有和你生气。”

“要是你没有生气，那么把我给你做的茶点吃了。我相信你一定需要吃点儿东西。”

爱莉娜把茶喝了，同时听从了劝告，喝了茶，吃了面包。等肚子吃饱以后，她对世上的人们感到稍微宽厚了点儿。最后，她终于能够用语言把自己的事情全说出来了。在她就寝以前，她毫不隐瞒地把一切全说了——一切，那就是说，就她拒绝了的两

个情人而言，关于阿拉宾先生，她一句也没有提。

"我知道我错了，"她讲到给斯洛普先生的那一嘴巴时，这么说，"不过我当时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我得进行自卫呀。"

"他完全活该，"玛丽说。

"活该！"爱莉娜说，她对斯洛普先生的情绪简直是残忍的。"倘使我拿小刀子捅他，他也是活该。但是他们在普勒姆斯特德对这件事会怎么说呢？"

"我认为用不着告诉他们，"玛丽说。爱莉娜开始想到，自己就不去说给他们听。

不可能有一位比玛丽·波尔德更友爱的宽慰人了。当她听说到斯坦霍普家的诡计时，她丝毫没有露出得意的神色。当爱莉娜把她先前的朋友夏洛特叫作一个卑鄙、奸诈的女人时，她也没有提到自己先前的意见。她应和了加在斯洛普先生头上的百般辱骂，始终没有提到她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我早跟你这么说过，我早跟你这么说过！"这是一个地道的约伯宽慰人①的抱怨。可是玛丽发觉朋友感到伤心，自怨自艾②时，总约束住自己，既不去辩论，也不感到喜悦。爱莉娜承认了这种克制的长处，终于让玛丽说得安静下来了。

第二天，她没有走出屋子。她认为巴彻斯特尽是些斯坦霍普和斯洛普之流的人，也许还有些阿拉宾和格伦雷之流的人。说真的，在她会碰到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她会碰上而并无某种不安的理由的。

---

① 约伯宽慰人(Job's comforter)，指宽慰别人而实际增加别人痛苦的人，参看《旧约·约伯记》。

② 自怨自艾，原文是 scraping herself with potsherds，直译是，她拿瓦片刮身体。《旧约·约伯记》第二章第八节："约伯就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那天下午，她听说教长病故了，她还听说奎瓦富先生终于奉派进入了养老院。

晚上，父亲到她家里来了，于是那件事情，或者不如说，她可以说给他听的那部分事情，不得不又重复了一遍。说实在的，他对斯洛普先生厚颜无耻的行径并不感到惊讶，可是为了顾到女儿的情绪，他不得不装得仿佛感到很吃惊。然而，他的做作却毫不熟练，她一眼就看穿了。

“我瞧，”她说，“您认为斯洛普先生竟然会这样对待我，这是不足为奇的。”她一句没有向他提起那一下拥抱，也没有提起它所得到的答复。

“随便谁要是爱慕我的爱莉娜，”他说，“我压根儿是不会觉得奇怪的。”

“随便谁，”她说，“没有受到一丁点儿鼓励，竟然会这么大胆放肆，这在我看来是奇怪的。”

哈定先生听到这话，没有说什么。如果是会吏长，这就会是一篇反驳的话题，而他的反驳决不会使书亚人比勒达① 感到丢脸的。

“你要去告诉会吏长吗？”哈定先生问。

“告诉他什么事？”她急切地问。

“或者去告诉苏珊？”哈定先生说下去。“你去告诉苏珊。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冤枉了你，他们还以为你觉得这个人献的殷勤很合你的意哩。”

“他们可以自己去发现这件事，”她说。“我决不愿意向他们

---

① 书亚人比勒达(Bildad the Shuhite)，《旧约·约伯记》中约伯的三个友人之一，他看到约伯痛苦，就用盐抹他的伤口。

俩随便哪个去提起斯洛普先生的姓名。”

“可是我可以去说。”

“您可以做随便什么使您心情舒畅的事，我没有权来阻拦您，但是请您务必不要为了我这么做。格伦雷博士一直就认为我不好，往后也决不会改变。现在，我可知道，就算他认为我好，我也不在意。”

接下去，他们便谈到了养老院的事。“这是真的吗，爸爸？”

“什么是真的，亲爱的？”他说。“教长的事吗？是的，我恐怕完全是真的。真个的，我知道这是确实可靠的。”

“可怜的特雷福伊尔小姐。我真替她难受。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件事，”爱莉娜说。“我说的是养老院的事，爸爸。”

“是的，亲爱的。我相信奎瓦富先生真的这就要获得养老院啦。”

“嗳，真丢脸！”

“不，亲爱的，压根儿不是，不是丢脸的：我相信，我希望他会很称职。”

“但是，爸爸，您知道这是丢脸的。您抱着种种希望，有着种种设想，期待着回到您的老住宅去，现在却眼看着它这样交给了一个十足的陌生人！”

“亲爱的，主教有权乐意把它派给谁就派给谁。”

“这我不承认，爸爸。他没有这种权。如果您是某一个新职位的候选人，那就不同啦。倘使主教有一点儿公道——”

“主教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先邀我去担任。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条件，我拒绝了。在那以后，我不能埋怨他。”

“条件！他没有权制定条件。”

“这我可不知道，不过他似乎有这种权力。可是，说老实话，

娜儿[1]，目前这样我倒很满意。如果这件事成了大伙儿愤怒讨论的话题，我就希望绝对不去沾边啦。"

"但是您实在是想回到那所老住宅去，爸爸。您亲口对我说过。"

"对，亲爱的，我是说过。有一个很短的时期，我是想得到它。我这么做其实很愚蠢，现在，我年纪一天天大了，我在世上的主要愿望就是：安静和休息。倘若我回到养老院去，我就会和主教发生没完没了的争论，和他的家庭牧师发生没完没了的争论，还会和会吏长发生没完没了的争论。如今，这种事我应付不了啦，我不能应付这种种麻烦，因此我发现自己留在圣喀思伯特那座小教堂里，并不觉得不高兴。只要你在这儿，"他哈哈笑着，加上一句，"我就决不会挨饿的。"

"可是您乐意来和我一块儿生活吗，爸爸？"她握着他的双手恳切地说。"您要是肯这么做，您要是肯答应这件事，我就承认您是对的。"

"我至少今儿和你一块儿吃饭。"

"不，您就住到这儿来。放弃掉大街上的那间闷热、肮脏的小房间。"

"亲爱的，那是一间很好的小房间。你这么说实在太不礼貌啦。"

"哟，爸爸，别开玩笑。那不是一个您呆的好地方。您说您年纪一天天大啦，不过我肯定您并没有。"

"我没有吗，亲爱的？"

"没有，爸爸，没有老——别去说老。不过您这年纪，知道您

---

① 哈定先生只在心情最温厚、最慈祥、最平静的时候才唤女儿"娜儿"，见《巴彻斯特养老院》第50页注②。

很需要一间象样的房间，好呆在里面。您知道玛丽和我呆在这儿多么冷清。您知道前面那间大卧房里始终就没有人睡。我这儿这么需要您的时候，您偏偏独自呆在那儿，您实在太不体贴啦。”

“谢谢你，娜儿——谢谢你。不过，亲爱的，——”

“要是您早先就跟我们一块儿住在这儿，爸爸，象我考虑到我们多么冷清，认为您确实该做的那样，那么斯洛普先生的这件可怕的事压根儿就不会发生啦。”

然而，任凭女儿怎么说，哈定先生还是不肯放弃大街上自己唯一的小 pied à terre①。他答应来和女儿一块儿吃饭，呆上一会儿，看望看望她，什么事都做，就是不肯来和她一块儿住。要这个人告诉女儿，虽然她拒绝了斯洛普先生，还准备拒绝斯坦霍普先生，但是一个受到垂青的另外的求婚人大概不久就会出现；要他告诉她，等到这样一个求婚人出现以后，前面的那间大卧室也许就会比现在较为需要了；这是不合乎他的特殊情感的。可是这样一个思想无疑掠过了他的心头，加强了对其他理由的影响，使他决定仍旧保持大街上那个闷热、肮脏的小房间。

那一晚静悄悄地、舒适地度过了。爱莉娜跟父亲呆在一块儿总比跟任何别的人在一起都快乐。他也许对于崇拜婴儿生来没有什么兴趣，不过他素来准备牺牲自己，因此在夸奖那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时，跟女儿和玛丽·波尔德一块儿，成了三重唱中绝好的第三演唱人。

晚上，婴儿又给安放在沙发上睡觉后，他们一起呆在乐谱面前。这时，仆人送进一只精美的粉红色信封来，里面盛着一张很小的信笺。它放在那只小托盘里，使房间里立刻充满了香味儿。

① 法文，意思是：“安身之地”。

玛丽·波尔德和波尔德太太两人坐在钢琴前面，哈定先生坐在她们身旁，把大提琴搁在两腿之间，所以他们三人全可以看见那封精致的来信。

“太太，斯坦霍普博士的马车夫说，他这就等着回音，”仆人说。

爱莉娜拿起信来，脸色变得通红。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笔迹。她十分熟悉的夏洛特写的书信，式样和性质全跟这不同。她一般总写在一张大信纸上，并且总把信纸折成三角帽的形状，往往还折成那般大小。她的笔迹很潦草，很象男人的，常常还有一个墨水渍或是一个污迹，仿佛这是她自己独具的亲笔签名似的。这封信是用秀丽的女性笔迹写成的。封贴纸上还有一个金色王冠的印记。虽然爱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封信，她却猜出这是“夫人”写来的。这种信经常从“夫人”一时寄寓的任何宅子内频繁地投递出去，不过难得是写给女人的。当夫人的女佣叫马车夫把这封信送给波尔德太太时，车夫公然表示了他的意见，说这大概弄错了。夫人的女佣因此打了马车夫一嘴巴。倘若斯洛普先生看到马车夫多么恭顺地接受了这一训斥，那么他也许会在哲学与宗教两方面都获得很有益的教训。

这封短信如下。读者不妨把这看作是一个可靠的保证，即在往后这许多页里，决不会再详细转载任何信件了。

亲爱的波尔德太太：

可否请你赏光，明天到我家来看我一次？你可以订一个你最方便的时间，不过可能的话，最好早点儿。我几乎用不着说，倘使我能来看你，我决不会很冒昧地这么做了。

我对那天的事情多少知道了点儿。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到我这儿来，你决不会受到干扰。我弟弟今天就离开我们到伦敦去，他从那里便到意大利去了。

你大概会想到，倘若我要对你说的话不是相当重要的，我决不会这样来打扰你。因此，即使你不答应我的要求，也请你原谅我，并且相信我。

诚恳的

马·维齐·内罗尼上。

星期四晚。

他们三人坐在那儿，就这封来信商议了约摸十分或十五分钟，然后决定爱莉娜应该涂上一行说，她将在次日上午十二时去看"夫人"。

第十一章　斯坦霍普一家人在家里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斯坦霍普一家人那儿去，看看他们从厄拉索恩回到家后，是怎样言谈行事的。

夏洛特陪着妹妹乘马车首先回到家后，忐忑不安地期待着马车第二次再驶到门前来。她并没有跑下楼，或是站在窗口，从外表上显露出她正期待着一件美好的事情发生；不过当她听到马车的车轮声时，她就站起身来凝神细听。她想听到爱莉娜的脚步踏上人行道的声音，或是伯蒂欢迎她走进屋来的兴冲冲的嗓音。如果她听到随便哪一种，她就会感到事情很顺当，可是她并没有听到这两种声音中的任何一种。她所听到的只是父亲的缓慢的脚步声。父亲当时是沉重地走下车来，迂缓地顺着过道一直走进了底层他自己的房间。“叫斯坦霍普小姐上我这儿来，”他对仆人说。

“出了什么漏子，”马德琳说，她这时正躺在后客厅里她那张沙发上。

“伯蒂的一切全完啦，”夏洛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仆人把口信带上楼来时，她对仆人说。“告诉爸爸，我这就上他那儿去。”

“伯蒂的求婚出了纰漏，”马德琳说。“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

“这是他自己的过失。我深信她是很乐意的，”夏洛特没好气地说。当一个女人讲到另一个女人时，这种坏脾气并不是罕见的。

“你这会儿对他怎么说呢？”“夫人”所说的“他”是指她们的父亲。

“只好见机行事。他本来预备替伯蒂付上两百镑，把最大的债主搪上一下，倘若这场婚姻成了的话。现在，伯蒂非得拿了这笔钱，自己去试试运气啦。”

“他现在上哪儿去了？”

“天知道！呆在索恩先生家矮墙的墙根下抽烟，再不然就是跟贾德威克家的一个小姐在调情。随便什么都不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过我要是不下去，他会大发雷霆的。”

“对，随便什么都不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是别下去太久，夏洛特，因为我想要喝茶啦。”

这样，夏洛特便下楼到她父亲那儿去了。老人当时正板着脸，蹙着眉头，女儿还不记得自己曾经看到过他脸板得那么铁青的。他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不是很舒适地凑近炉火，而是呆在房中央，等着她来听他说话。

“你弟弟怎么啦？”门关上以后，他立即说。

“我倒要问您，”夏洛特说。“我离开的时候，把你们俩留在厄拉索恩的。你们把波尔德太太怎么啦？”

“波尔德太太！胡说。那个女人象她该做的那样回家去了。我衷心很高兴，她没有被扔给一个这么冷漠无情的无赖。”

“哎，爸爸！”

“一个冷漠无情的无赖！现在，告诉我他在哪儿，他打算怎么办。我听任自己受你们两人的欺骗。说真的，结婚！世界上

有钱，有声望，受到人敬重、生怕失去这些的人，究竟有谁会和他结婚呢？”

“您责骂我也没有用，爸爸。我为他和您尽了最大的力啦。”

“马德琳几乎也同样不好，”受俸牧师说，他实在是非常气恼。

“喔，我们大概全不好，”夏洛特回答。

老人发出了一声狮子般的叹息。如果他们全不好，那么是谁把他们养成这样的呢？如果他们是品德不好的、自私自利的、名声坏的，那么谁应该为具有这么有害的影响的那种教育受到责备呢？

“我知道你们几个会把我给毁了的，”他说。

“哟，爸爸，这真是胡扯啦。您这会儿的收入够您生活。要是有什么新债务，我可并不知道。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是很沉闷的。”

“马德琳的那些帐已经付掉了吗？”

“没有，还没有。谁会付呢？”

“她丈夫可以付。”

“她丈夫！您要我去告诉他您这么说的吗？您希望把她从家里撵出去吗？”

“我希望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应该怎样有检点些。”

“哟，她这会儿究竟做了什么事呢？可怜的马德琳！自从我们回到这个糟透了的城里以来，今儿不过是她第二次出去。”

他接下去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盘算着以什么形式来宣布他的决定。“唔，爸爸，”夏洛特说，“要我呆在这儿，还是我可以上楼，给妈妈沏茶去？”

“你知道你兄弟的心事。告诉我他打算怎么办？”

“据我知道，并没有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打算！没有什么打算，就是吃吃喝喝，还花掉从我这儿可以捞到的每一先令。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夏洛特。不让他再在这个家里吃喝啦。"

"很好。那么我想他非得回意大利去。"

"他乐意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

"这话说起来很容易，爸爸，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您总不能让他——"

"意思是这样，"博士说，讲话的声音比惯常要响，两眼里还闪射出愤怒的光芒来，"和上帝在天上的统治一样确切无疑，我不再维持他，让他游手好闲了。"

"嘀，在天上的统治！"夏洛特说。"这样说并没有用。您非得在这世上统治他。问题是，您怎样才能统治他。您总不能让他一个钱也没有就把他撵出屋子去，让他在街上乞讨。"

"他高兴在哪儿乞讨就在哪儿乞讨吧。"

"他非得回到卡拉拉去。那是他可以生活的最便宜的地方。那儿没有人会给他两三百保罗① 以上的贷款的。但是您得让他有去的盘费。"

"和上帝在天上的——"

"嗐，爸爸，别发誓啦。您知道您得这么做。倘使这场婚姻成功的话，您本来准备为他付两百镑的。这笔款子的半数就可以使他动身上卡拉拉去了。"

"什么？给他一百镑！"

"您知道我们全都不很清楚，爸爸，"她说，想到改变一下谈话是得当的。"或许，他这会儿已经和波尔德太太订婚了，谁知

---

① 保罗，原文为 paul，系从前意大利的一种银币，约值五便士。

道呢?”

“胡扯,”父亲说,他看见波尔德太太乘上马车的神气,当时他儿子还让开了点儿,甚至都没有伸出手去搀扶她。

“唔,那么,他就只得上卡拉拉去啦,”夏洛特说。

正在这时,前门门锁的响声传来了,夏洛特耳朵很灵,听出是弟弟悄悄地在过道里行走。她没有说什么,觉得伯蒂当下还是避开父亲比较好。但是斯坦霍普博士也听到了门锁的响声。

“是什么人?”他这么问。夏洛特没有回答。他又问了一遍。“刚走进来的是什么人?把房门拉开。是谁?”

“敢情是伯蒂。”

“叫他上这儿来,”父亲说。可是伯蒂正走到房门外,听到了叫唤,所以不需要人再吩咐,便若无其事、高高兴兴地走进房来了。这种特有的 insouciance① 甚至比儿子的奢侈浪费更惹得斯坦霍普博士生气。

“怎么啦,大少爷?”博士说。

“您和同车的女伴怎么回家来的,爸爸?”伯蒂问。“我想她总不在楼上吧,夏洛特?”

“伯蒂,”夏洛特说,“爸爸没有心情开玩笑。他对你很生气。”

“生气!”伯蒂扬起眉毛说,仿佛他还从来没有给父亲造成片刻的忧虑不安似的。

“你请坐下,大少爷,”斯坦霍普博士很严厉地说,不过声音并不很响。“我得烦你也坐下来,夏洛特,你母亲可以稍微晚上几分钟再喝茶。”

夏洛特在靠房门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态度多少有点儿

① 法文,意思是:“漫不经心”。

倔强，就仿佛她想要说——您瞧，我在这儿，您总不能说我不做您吩咐我做的事吧，但是我要是向您屈服，那就该挨鞭子抽。她也的确打定主意决不屈服。她也跟伯蒂生气，不过她并不因此就不象早先那样乐意为他在父亲面前辩护。伯蒂也坐下了。他把椅子拖到书桌旁边，把一只胳膊肘儿撑在桌上，然后用那只手很舒适地托着脸，开始用另一只手在一张纸上画小图画。在这一幕结束以前，他已经画完了索恩小姐、普劳迪夫人和德库西夫人的美妙的画像，正着手在画一幅卢卡洛夫特家全体成员的合家欢。

"你可不可以，"父亲说，"让我稍许知道一下，你目前的打算是什么，大少爷？——你自己计划怎样来维持生活呢？"

"您提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爸爸，"伯蒂回答。

"不，我不再提出什么啦。我提出建议的时间已经过去。我只有一个吩咐。那就是，你离开我的家。"

"今儿晚上吗？"伯蒂说，他问这句话的那种质朴的音调，使博士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十分庄严地回答。

"爸爸的意思并不一定是今儿晚上，"夏洛特说，"至少我认为不是。"

"也许是明儿吧，"伯蒂说。

"对，大少爷，明儿，"博士说。"你明儿得离开这儿。"

"很好，爸爸。下午四点三十分的那班火车时间够早的吗？"伯蒂一边问，一边画完了索恩小姐高跟鞋的最后一笔。

"你乐意什么时候上哪儿去，怎样上哪儿去，你就可以那样去，反正明儿离开我的家。你已经使我蒙受了耻辱，你已经使你自己，使我，使你的姐姐们蒙受了耻辱。"

"我很高兴，爸爸，我至少没有使我妈妈蒙受耻辱，"伯蒂说。

夏洛特简直忍不住要笑了出来，可是博士的脸板得比本来更青了。伯蒂正在完成他的 chef d'oeuvre①，勾勒出普劳迪夫人的鼻子和嘴来。

“你是一个冷漠无情的无赖，大少爷，一个冷漠无情、忘恩负义、一无可取的无赖。我跟你算完啦。你是我的儿子——这我可没办法，不过你往后一点儿也不再算是我的孩子了，我也一点儿不再算是你的父亲啦。”

“暖，爸爸，爸爸！您不可以，您不要这么说，”夏洛特说。

“我要这么说，我就这么说，”父亲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你给我离开这间房。”

“站住，站住，”夏洛特说，“你干吗不说话呢，伯蒂？你干吗不抬起头来说话？使爸爸这么生气的就是你的态度。”

“他对规矩，对礼节全都满不在乎，”博士说，接下去他大吼道，“你给我离开这间房！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爸爸，爸爸，我可不让你们这么分手。我知道您往后会为这懊恼的。”随后，她站起身，小声对着他耳朵又说道，“是就该责怪他一个人吗？想想这一点。我们自己搞成这样子，尽管情况很糟，也得自己来承当。我们自己人当中争吵，是毫无益处的。”她小声说完这一番话后，伯蒂也画完了伯爵夫人的裙撑。他画得那么好，因此裙撑在纸上简直似乎以平时的横向动作来回晃动。

“父亲这会儿生气，”伯蒂从他的素描上抬起头来说，“因为我不会和波尔德太太结婚了。我在这件事上能说什么呢？我不和她结婚，这是事实。第一，——”

“这话不对，”斯坦霍普博士说，“不过我不和你争论。”

① 法文，意思是：“杰作”。

"您这会儿生气，因为我不肯说话，" 伯蒂说，一面继续画一个年轻的卢卡洛夫特。

"别再画啦，"夏洛特说，同时走到他面前，把那张纸从他手下夺了过去。不过她却保存了这些漫画，后来把它们拿给索恩家、普劳迪家和德库西家的朋友们看。伯蒂给姐姐夺走了他的消遣以后，向后靠在椅子里，等候进一步的吩咐。

"我也认为伯蒂立刻离开这儿，或许明儿就离开，这对他说来当然最好，"夏洛特说，"但是，爸爸，务必让我们一块儿来安排一下计划。"

"要是他明儿离开这儿，我就给他十镑，卡拉拉的银行家每月还会给他五镑，只要他长期呆在那地方的话。"

"嗨，爸爸！这也不会太长的，"伯蒂说，"因为我在三个月左右就会饿死啦。"

"他得有点儿云石好工作，"夏洛特说。

"我的工作室里有很多，足够维持我三个月，" 伯蒂说。"在这么有限的时期内，要想去做什么大玩意儿是无益的，除非是做我自己的墓碑。"

然而，他们终于谈妥了，而且条件比原先提出来的还宽厚点儿。博士给说动了，和儿子握了握手，说了声再会。斯坦霍普博士不肯上楼去喝茶，叫女儿端下楼来给他在书房里喝。

但是伯蒂却走上楼去，很愉快地度过了一晚。使姐姐们十分高兴的是，他画完了卢卡洛夫特一家人，虽然他描绘她们袒胸露肩的衣服的方式，是不十分文雅的。他发觉事情是什么情况后，才渐渐吐露出来，他并没有积极去向那位寡妇求婚。

"说实在的，你大概压根儿就没有向她求婚？"夏洛特说。

"唔，她明白，要是她乐意，她可以和我结婚，"他说。

"可她并不乐意，""夫人"说。

"你用最可耻的方式出卖了我，"夏洛特说。"我猜你大概把我的小计划全告诉了她吧？"

"唔，那个计划不知怎么漏出来了，至少是大部分全漏出来了。"

"这个结亲的事就此完啦，"夏洛特说，"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全回到科摩①去了。"

"我也真希望回去，""夫人"说，"我看见黑外衣②已经感到厌恶了。要是那个斯洛普先生再上这儿来，他会要了我的命的。"

"我想你已经使他完全毁了，"夏洛特说。

"至于我的另一个穿黑外衣的情人，我这就打算以独特无私的方式把他献给另一个女人。"

第二天，伯蒂谨守着他的诺言，收拾起行李，口袋里放了二十英镑，搭乘下午四点三十分的那班火车离开，动身到卡拉拉的云石矿场去了。这样，他便从我们的戏里消失。

在伯蒂走后第二天的十二点，波尔德太太也谨守着她的诺言，怀着一颗卜卜直跳的心，用胆怯的手敲了敲斯坦霍普博士的前门。她立刻就给领进了楼上的后客厅，后客厅的折门关了起来，这样爱莉娜在探望"夫人"时，不必和前房里的人进行任何交际。在她走上楼梯时，她没有看见她们家一个人，因而并没有受到多少她害怕的那种打搅。

"你真太好啦，波尔德太太，经过了那件事以后，真太好啦，"沙发上的那个女人带着最甜蜜的微笑说。

---

① 指科摩湖，见第60页注②。

② 指教士。

“你信上那么写，叫我不能不上你这儿来一趟。”

“对，对，我是想要逼你来见我。”

“唔，‘夫人’，我现在来啦。”

“你对我多么冷淡啊！不过我想我一定得容忍你这种冷淡。我知道你认为你有理由对我们全家不高兴。可怜的伯蒂！要是你知道了一切，就不会跟他生气啦。”

“我并不跟你弟弟生气——一点儿也不。不过我希望你总不是找我上这儿来谈论他吧。”

“你要是跟夏洛特生气，那就更糟，因为你在全巴彻斯特没有更热情的朋友啦。不过我并不是找你来谈论这件事的，——请你把椅子移近点儿，波尔德太太，这样我可以望着你。看见你坐得离开我这么远，这是很别扭的。”

爱莉娜照着她吩咐的那样做了，把椅子移得靠近沙发。

“现在，波尔德太太，我要告诉你一件你或许会认为不太文雅的事，不过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

对这些话，波尔德太太没有说什么，只觉得坐在椅子上有点儿要发抖。她知道“夫人”并不很讲究，在她看来不太文雅的事情，在波尔德太太看来可能是极端粗鄙的。

“你大概认识阿拉宾先生吧？”

波尔德太太要是能脸不红，真愿意作出重大的牺牲，可是她的血液不听她指挥。她确实臊红了脸。“夫人”看到她的脸红了起来。马德琳就是为了好留神看着她，才请她坐到一个特别明亮的地位上的。

“是的，——我认识他。那就是说，不太熟。他是格伦雷博士的亲密的朋友，格伦雷博士是我的姐夫。”

“是这样。如果你认识阿拉宾先生，那么我想你一定喜欢

他。我认识他，很喜欢他。凡是认识他的人，一定都喜欢他。”

波尔德太太觉得根本无法说什么来答复她这几句话。她浑身血液奔腾，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为了什么，只觉得自己仿佛在椅子里摇晃。她还知道自己不仅满脸绯红，而且几乎热得透不过气来了。可是，她却一动不动的坐着，什么话也没有说。

“你对我态度多么生硬啊，波尔德太太，”“夫人”说，“可我眼下正在替你做的事，是只有一个女人能替另一个女人做的。”

有一个想头掠过了寡妇的心上：“夫人”的友情或许倒是真挚的，它至少并不会伤害她。另一个想头，一个隐隐约约的想头，也来到了她的心上，——阿拉宾先生人太好了，决不应该错过。她看不起“夫人”，但是她难道不可以委曲求全吗？这不过是稍稍委屈一下！

“我并没想显得生硬，”她说，“可是你问的话实在太特别啦。”

“好，那么我再问你一句更特别的话，”马德琳·内罗尼用一只胳膊肘儿撑起身子，把脸转过来正对着她同伴的脸，这么说。“你是不是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带着你心里所能感到的全部热情爱他？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他爱你，仰慕你，崇拜你，想着你而不想到什么别的，如今在他试图写下星期日的讲道文时，还在想着你。我如果能给这样一个人这么爱着，有什么不愿意牺牲的呢，那就是说，倘若我是一个适合任何人恋爱的对象的话！”

这时候，“夫人”正用这种热情洋溢的方式在对波尔德太太讲话。波尔德太太从座位上站起身，一语不发的站在她面前。当“夫人”这样提到她自己时，寡妇的心软了下来。她同伴的手正放在桌子上，她把自己的手仿佛爱抚那样放到了那只手上边。“夫人”握住了它，往下说道：

"我告诉你的绝对是实话，现在就要由你为了你自己的幸福，尽可能好好利用一下了。不过你一定不可以出卖我。他对这件事什么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看出了他内心的情感。他在这些事情上单纯得象一个孩子。他用上千种方法让我知道了他的秘密，因为他不会掩饰，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让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我劝你利用一下这种情况。"

爱莉娜无限 soupçon① 地握了握另一个女人的手，以回答她的紧紧一握。

"还有，请你记住，""夫人"说下去，"他不象其他的男人。你不能指望他到你面前来海誓山盟，馈赠好看的礼品，跪在你的脚下，吻你的鞋带。如果你要这一套，有许多人都会这么做，可是他不会是其中之一。"爱莉娜的胸部几乎随着一声叹息而爆裂开，但是马德琳没有注意她，继续说了下去。"就他来说，是就是是，否就是否②。尽管他的心会破碎，可是拒绝了他一次的女人，就是永远拒绝了他。记住这一点。现在，波尔德太太，我不留你了，你情绪很不安定。我稍许猜到了点儿你打算怎么利用一下我刚对你说的这一番话。倘使你有天成为那个人家里的幸福的妻子，我们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不过我指望你会写一行给我，说你已经宽恕了我们家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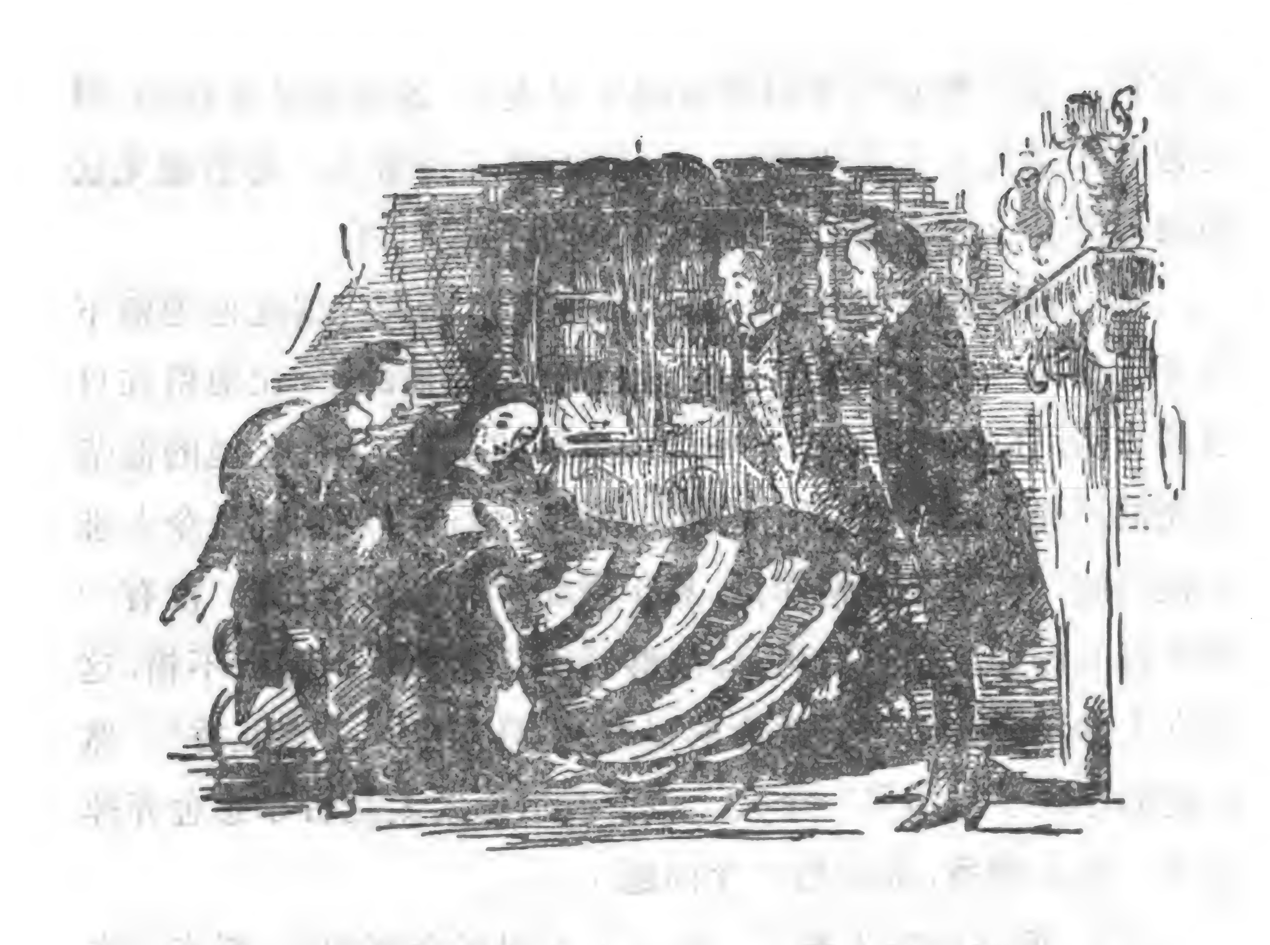
爱莉娜声音相当低地说，她会这么做的，然后没有再说一句话，便悄悄走出那间房，下了楼梯，没有听见或看见任何人，自己开了前门，走到外面大教堂区里。

在爱莉娜走回家去时，要想分析她的情绪是很困难的。"夫

① 法文，意思是："轻微地；温柔地"。
② 《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人”对她所说的话，差点儿使她惊呆了。她觉得很气恼，自己的心情竟然给一个相当陌生的人，一个她始终不喜欢、也始终不会喜欢的女人，这样查究了一番，她感到受了伤害。她暗自承认她心爱的那个男人，竟然隐藏起他的情感，不让她知道，一面又向另一个女人流露出来。不少事情都使她的高傲的情绪感到苦恼。虽然如此，在这一切下面，却有一种欢乐的情趣，这使她莫名其妙地精神抖擞。办得到的话，她极力想不相信内罗尼夫人对她所说的话，但是她发觉自己办不到。这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她不能、不愿、也并不怀疑这些话。

在有一点上，她决定完全遵照“夫人”向她提出的劝告做。如果阿拉宾先生有天乐意，象“夫人”提的那样，向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么她的“是”应该就是“是”。倘使她能够把头倚在他的肩上，公开对他诉说她的种种苦难，那么她的苦难会不会就全结束了呢？



第十二章 斯洛普先生和“夫人”临别前的会晤

第三天，“夫人”盛装起来。她穿着最华丽的常礼服，有好几个“朝觐”的人围绕着她的沙发椅。那是十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附近一带有身份的男子全到了巴彻斯特，而能够进入斯坦霍普博士家的那些人，全呆在“夫人”的后客厅里。夏洛特和斯坦霍普太太呆在前房里。一时还无法接近妩媚动人的中心人物的那些“扈从”，只好把他们的“芬芳”浪费在母亲和姐姐身上。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离开的就是阿拉宾先生。自从他在厄拉索恩会见内罗尼夫人以后，这是他第二次来拜访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也不知道自己要来谈些什么。但是说实在的，这时候使他满心烦恼的情绪，对他说来是全新的，他无法分

析它们。他竟然这样来追随着内罗尼夫人，这也许是奇怪的，因为他其实是爱上了波尔德太太，然而这却是事实。尽管他无法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内罗尼夫人心里却很明白。

她一直待他亲切和蔼，还鼓励他逗留下去。因此他逗留下去了。他第一次来向她致意时，她紧握了握他的手，让他留在自己的身旁，还悄声对他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再说，她的晶莹闪亮的目光，一忽儿欢乐，一忽儿忧郁，忧郁与欢乐都是令人难以抵挡的！有哪个热情洋溢，易于激动，而又阅历不深，没有一副铁石心肠加以保卫的男子，能够经得住这双眼睛呢！不错，这个女人并不想给他带来致命的损害，她只想吸入一点儿香气，然后便把小匣子递给另一个人。至于波尔德太太是否乐意舍弃掉这么一点儿馨香，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接着，斯洛普先生来了。社会上这时候全都知道，斯洛普先生是新教长的人选之一，而且一般还认为是特别受到青睐的。斯洛普先生因此装模作样，自命不凡。他端出一种可能适合于教长的庄严神情，对其他的教士简直不大说话，还尽可能躲避开主教。当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那个结实的大教堂司铎，以及所有的低级驻堂牧师和大教堂圣诗班的助理们，不错，还有全体唱诗人，读到或听说到《朱庇特》上的那篇文章时，他们全哆嗦畏缩，面带愁容。现在，随便什么也无法阻止这个猥亵有罪的人登上大教堂的讲道台了，这种日子就快到来。真个的，那个讲道台将是他的。领唱人、牧师、唱诗人可能会把他们的竖琴挂在柳树上①。以迦博啊！② 以迦博啊！他们家的荣耀正在离开他

① 《旧约·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我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② 《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她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们。

斯洛普先生虽然露出了点儿自尊自大的苗头，显得很神气，却依然来看望“夫人”。说真的，他没法使自己不来。他梦见他那么时常吻的那只柔软的手，以及他的嘴唇有一次亲过的那个高傲的前额，接着便梦想到进一步的宠幸。

索恩先生也在那儿。这是他第一次来访问“夫人”，而且他不是没有做适当的准备就贸然前来的。索恩先生是一个衣着通常总一丝不苟的人，素来喜欢以一种朴实的方式尽力显露一下自己。他的络腮胡子里的花白部分大概每个月要根除一次，头发里的则用一种混合剂（我们且不管它叫染发剂，它只是一种洗发水）弄得不大显眼。他的裁缝住在圣詹姆斯街①上，他的鞋匠住在那条街和皮卡德利②的转角那儿。他戴的手套很讲究，而浆好、熨好他的衬衫，在厄拉索恩的洗衣房里却给很郑重地看作是一件大事。在当下的这次访问中，他比平时过于着意了点儿，这使他的姐姐有点儿不安起来。她早先始终没有很热心地接受一个提议：邀请“夫人”到厄拉索恩去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盘桓。

除了这三个人外，还有一些别人——城里没有多少事干的年轻人，他们给这个女人的魅力诱惑着，完全忽略了自己干的那一点儿事。不过所有的人在索恩先生面前全退避开，因为他多少算是一位大绅士，象乡绅们在一座外郡城市中一贯表现的那样。

“哟，索恩先生，您真太赏光啦！”“夫人”说。“您答应过要来，可是我实在没有料到您会来。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乡绅从来不守

① 圣詹姆斯街(St. James's Street)，伦敦的一条街道，从皮卡德利通到圣詹姆斯宫。

② 皮卡德利(Piccadilly)，从伦敦皮卡德利广场通往海德公园转角的一条繁华大街。

诺言哩。”

“是啊，往往不守诺言，”索恩先生说，他显得相当局促，把施礼问候做得有点儿过于象上一世纪的风度了。

“您谁也不欺骗，就欺骗您的全体选一选一选①，使您成为议会议员，用椅子抬着您，还向您投掷鸡子儿和苹果的那些人，您管他们叫什么？”

“往往还互相欺骗，‘夫人’，”斯洛普先生脸上露出一种教长般的假笑，这么说。“乡绅们往往互相欺骗，是吗，索恩先生？”

索恩先生望了他一眼，使他在那一刹那完全丧失了教长的气派，但是他很快就想起了自己的莫大希望，连忙镇定下来，朝着索恩先生嘲弄地一笑，保持住了自己未来可能会具有的那份尊严。

“我至少从来没有欺骗过一位女士，”索恩先生说，“尤其在我自己的愿望获得满足，从而有力地促使我守信用的时候，就象目前这样。”

索恩先生一边这么说下去，一边摆出一副老派人士的笑脸，点头哈腰，这些全是他从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②那儿学来的。“夫人”对他的每一副笑脸和每一次哈腰，也总微微一笑，也总欠一下身。然而，索恩先生却一直站在沙发椅的另一端，因为那位“新教长”③坐在桌子旁边上宾的座位上。这时候，阿拉宾先生背对着壁炉站在那儿，上衣的后摆夹在胳膊下面，他目不转睛地

① 选一选一选，原文为 consti—stit—stit，他是要说 constituency（全体选民）。

② 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这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 1754)中的主人公，一个老派的男性道德的典范。

③ 指斯洛普先生。

凝视着她——倒也不是白白地凝视，因为每隔一会儿，一道目光便转向着他，晶莹闪烁，象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那样。

“噢，索恩先生，您答应过让我把我的小女孩介绍给您的。您能抽出一点儿时间吗？——您这会儿乐意见她吗？”

索恩先生告诉她，他完全可以，而且十分乐意会见那位年轻的小姐。“斯洛普先生，你可以给我打一下铃吗？”她说。等斯洛普先生站起身来后，她望着索恩先生，指了指那张椅子。可是索恩先生太迟钝了，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夫人”是从来不乐意遭到挫折的，斯洛普先生本来会再坐到那个座位上去，倘使“夫人”没有相当简捷地吩咐他让开的话。

“哟，斯洛普先生，我得请你让索恩先生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的。这个星期里我们还可以跟你随随便便，下个星期，你知道，等你搬进教长公馆以后，我们就全要怕你啦。”

斯洛普先生带着一种满不在意的神气从座位上站起身，走进隔壁那间房去，对斯坦霍普太太的绒线活计起了很大的兴趣。

接着，孩子给领进房来了。她是一个小姑娘，大约八岁，很象她的母亲，只不过她的大眼睛是黑的，头发乌黑发光，皮肤也是黑黝黝的，表明了她的外国血统。她穿着可以给孩子穿的最富有异国情调、最奢华浪费的服装，光光的小胳膊上戴着很大的手镯，一条镶金的深红色带子扎在她的头上，脚上是一双鲜红的高跟皮鞋。她的衣服尽是荷叶边，从身体四周支了出去，仿佛目的是要使衣服在她瘦小的腰那儿服贴合身似的。它几乎没有遮到她的膝盖，不过一条宽大的内裤弥补了这一缺陷，那条内裤似乎全部是用花边做的。她还穿了一双粉红色的长统丝袜。在客人们惯常来访问的时刻，内罗家最近的一代子孙习以为常地总

是这样穿着打扮的。

“朱莉娅，亲爱的，”母亲说——朱莉娅一直是那个家族中妇女们喜欢取的一个名字。“朱莉娅，亲爱的，上这儿来。我不是在说给你听可怜的妈妈去参加的那个盛大的宴会吗？这位就是索恩先生，你去让他亲亲，好吗，宝贝儿？”

朱莉娅仰起脸来让他亲亲，象她对母亲所有的客人那样。接着，索恩先生发觉他把她，还有她的全部华丽的服饰（这在他看来更为可骇），抱到了怀里。花边和浆硬的衣服贴紧他的背心和裤子，揉得很皱，油腻腻的黑鬈发披到了他的面颊上，有一只手镯的扣子擦过了他的耳朵。他压根儿不知道怎样抱着这么华丽的一位小姐，也不知道抱着她，该把她怎样。然而，他在其他的时刻曾经被迫去哄小侄女和小侄儿，所以这时候便以他一向用惯的那种方式来办理这件事。

“摇摇晃晃，晃晃摇摇，”他说，把那孩子放在一只膝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仿佛他用脚在转动一只磨刀工人的砂轮似的。

“妈妈，妈妈，”朱莉娅发脾气地说，“我不要摇摇晃晃。放我下来，您这顽皮的老头儿，您。”

可怜的索恩先生静悄悄地把孩子放下来，放在地上，又把椅子往后拉开点儿。斯洛普先生放声大笑，他刚回到吸引他的北极星① 这儿来。阿拉宾先生退缩到一旁，闭上了眼睛。“夫人”则假装没有听见她女儿的话。

“上夏洛特姨那儿去，宝贝儿，”妈妈说，“问她是不是该让你出去的时候了。”

可是小朱莉娅小姐尽管不十分喜欢索恩先生那种性质的关

---

① 指“夫人”。

怀，却习惯于跟先生们玩耍，并不欢喜这么快就给打发到大姨那儿去的这个意见。

“朱莉娅，我叫你走你就走，亲爱的。”但是朱莉娅仍旧撅起嘴在房里走来走去。“夏洛特，请你来把她带走，”“夫人”说。“她一定得出去，白天现在这么短啦。”这样就结束了人家常常谈到的索恩先生和内罗家的最近一代子孙的会面。

索恩先生从孩子的发火中，要比从斯洛普先生的嘲笑中较为迅速地恢复过来。一个小孩儿叫他老头儿，他可以容忍，但是他不喜欢遭到主教家庭牧师的嘲笑，尽管这个牧师就要成为教长了。他没说什么，可是他很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十分气恼。

“夫人”很愿意为他报复一下。“斯洛普先生，”她说，“我听说你正所向无敌嘛。”

“这话什么意思？”他笑嘻嘻地问。他并不反对人家对他说起教长的事情，尽管他当然坚决否认这种“指控”。

“你在恋爱和战斗两方面都旗开得胜。”斯洛普先生听到这话，并不显得象先前那么满意了。

“阿拉宾先生，”“夫人”接着说下去，“你是不是也认为斯洛普先生是一个很走运的人呢？”

“我相信，凭他的才干他正该这样，”阿拉宾先生说。

“想想看，索恩先生，他这就要成为我们的新教长啦。这件事我们大伙儿当然全知道罗。”

“说真的，‘夫人’，”斯洛普先生说，“这件事我们大伙儿什么也不知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自己——”

“他这就要做新教长了——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索恩先生。”

“嗯！”索恩先生嗯了一声。

“越过象我父亲和格伦雷会吏长这些老人的头上——”

“哎——哎！”斯洛普先生说。

“会吏长不会接受的，”阿拉宾先生说。斯洛普先生听到这话，很恶劣地笑笑，并且清楚得象脸上的神色可以表达的那样说，葡萄总是酸的嘛①。

“越过我们大伙儿的头上，”“夫人”继续说下去，“因为，我当然认为我自己也是牧师会的一个成员了。”

“如果我有天当了教长，”斯洛普先生说——“那就是说，假如我有天成为教长的话，我就会因为有这么一位牧师会女会员而感到很光荣。”

“哟，斯洛普先生，慢着，我话还没说到一半哩。另外有一位女会员会让你感到很光荣。斯洛普先生不仅会住进教长公馆去，而且还会有位太太好安顿在公馆里。”

斯洛普先生又显得有些窘困。

“而且是一位拥有大宗财产的太太。不雨则已，一雨倾盆②，是吗，索恩先生？”

“对，向来总是如此，”索恩先生说，他不大喜欢谈论斯洛普先生和他的事情。

“什么时候实现呢，斯洛普先生？”

“什么事什么时候实现？”他问。

“嗐，我们知道教长的事情什么时候实现：一星期就可以解决了。新帽子③我相信一定已经定做啦。可是婚事什么时候办呢？”

---

① «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说，狐狸摘不到架上的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
② 这是西方的一句谚语。
③ 指教长专戴的帽子。

“你是说我的，还是说阿拉宾先生的呢？”他这么说，尽力想开开玩笑。

“唔，眼下，我是说你的，虽然到头来，阿拉宾先生的婚事也许倒先办。不过我们对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对我们随便谁都口风太紧啦。可你是一切全开诚布公的。这一点，顺带说一下，阿拉宾先生，请允许我来告诉你，我是十分喜欢的。跑跑的人都看得出斯洛普先生是一位人家很中意的情人。喂，斯洛普先生，那位寡妇什么时候将成为教长太太呢？”

这一嘲谑对阿拉宾先生说来，是特别痛苦的，然而他又无法强行走开，撇下不听。他相信，依旧怀着对某一件事惧怕所产生的信念相信，波尔德太太大概会成为斯洛普先生的妻子的。他对于斯洛普先生在花园里的那场短暂的经历，压根儿就不知道。也许，斯洛普先生曾经有过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经历。他也许曾经跪倒在那位寡妇的脚下，蒙她同意，随后成为一个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求婚人而返回城里来。“夫人”的玩笑对斯洛普先生说来是很痛心的，但是这些玩笑也同样叫阿拉宾先生痛心。他仍旧靠着壁炉站在那儿，用两手在裤子口袋里摸索。

“来呀，嗨，斯洛普先生，别这么扭扭捏捏，”“夫人”继续说下去。“我们全知道你那天在厄拉索恩曾经向那位女士求婚的。告诉我们她说了几句什么话接受了你。是不是就说了一声‘好’呢，还是连说了两声‘不成不成’，那也就成为一个肯定的答复了？再不然，是默默无语地表示同意吗？或者，她是不是以非常适合一位寡妇的那种态度讲话，公然地说，‘斯洛普先生，说实在的，你乐意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吧’？”

斯洛普先生一生中难得感到这么不自在的。索恩先生坐在那儿，暗暗地笑着。他的老对头阿拉宾先生也站在那儿，留心地

凝视着他。在两间房之间的门那儿，聚集着一小群人，包括斯坦霍普小姐和格雷与格林两位牧师先生，他们全在听着他的狼狈处境。他知道他能否使这个玩笑转到这个女人身上去，完全要靠自己的机智。他知道倘若他能这么做，他就应该这么做，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良心使我们大家全成为胆小鬼。”① 他面颊上还感到爱莉娜手指锋利的指印，不知道有谁竟会看见了他挨的那一嘴巴，有谁竟会把这件事告诉了这个讨厌的女人，她对于取笑他这么高兴。因此，他站在那儿，脸红得象一块红玉，沉默得象一条鱼，咧开嘴仅仅露出牙齿笑着，完全成了一个可怜虫。

然而，“夫人”是没有怜悯之心的，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慈悲怜悯。她眼下的目的就是羞辱斯洛普先生一番，既然她可以摆弄他，她就决计不遗余力地这么做。

“怎么，斯洛普先生，没有回答吗？哟，总不见得那个女人会这么傻，竟然拒绝了你？她肯定不会是指望嫁给一位主教吧？我瞧出是怎么个情形啦，斯洛普先生。寡妇们谨慎小心，这是众所周知的。你应当在新帽子戴到头上以前，在你可以把教长公馆的钥匙拿给她看以前，别去打搅她。”

“‘夫人’，”他最后极力想用一种庄重而嗔怪的音调说，“你实在是在以一种很不合式的方式讲到一些庄重神圣的问题。”

“庄重神圣的问题——什么庄重神圣的问题？教长的职位当然不是这样一个庄重神圣的问题了。”

“我可没有你归罪于我的这些欲望。也许，你不要再谈这个问题啦。”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因此良心的确使我们大家全成为胆小鬼。”

“噢，成，斯洛普先生，不过再说一句。你口袋里带着首相的信件再到她那儿去一趟。我可以用我的围脖儿和你的铲形帽儿① 打赌，她那会儿就不会拒绝你啦。”

“‘夫人’，我得说，你正用一种很不公正的方式讲到那位太太。”

“还有另外一个忠告，斯洛普先生，我只另外再向你提一个。”说完，她便唱了起来——

聪明快乐，是为得宜，斯洛普先生；
　　诚实正直，是为得宜；
摆脱了旧欢——斯洛普先生，
　　再重新恋爱，是为得宜——②
哈，哈，哈！

“夫人”一下往后靠在沙发上，快乐地放声大笑。她没大顾到听见她这番讲话的人，凭着他们自己的想象力，会怎样填补起斯洛普先生初恋的这篇简短的历史来。她没大在意听话的人中有人可能会把斯洛普先生早先的爱慕这份荣耀归到她的身上。她已经厌倦了斯洛普先生，想要摆脱他了。再说，她也有跟他生气的理由，所以想要来报复一下。

斯洛普先生是怎样走出那间房的，他自己始终都不知道。他后来终于——大概也得到别人的某种帮助——拿起帽子，逃到了外面。他对“夫人”的一片柔情到底给治好了。每逢他在梦中再想到她的时候，他可不是想到一位具有天蓝色翅膀的天使．他

① 铲形帽，见本书第 54 页注①。
② 见本书第 322 页注③。

把她跟烈火与硫磺联想到了一起。虽然他还能够相信她是一位神明，他却把她完全放逐出了天堂，替她在地狱的神灵中找到了一席地位。当他象他常做的那样，比较一下他在巴彻斯特恋慕的这两个女人时，他心里特别憎恨的通常总是“夫人”。

第十三章　当选的新教长

在下一星期里，巴彻斯特的人们始终不知道到星期日上午，谁将成为他们的新教长。斯洛普先生显然是最孚众望的，不过他没有出现在大教堂里，从而在这场竞争中失去了一两分。星期一，主教用仆人们听得见的声音申斥了他一顿，于是他跌落下去，到了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肯要他的地步，可是星期二，他收到了一封公函，标明是密件。他凭着这封信完全恢复了公众对他的好感。星期三，据说他病了，脸色不很好看，可是星期四早上，他洋洋得意地去到火车站。等大伙儿查明，他买了一张去伦敦的头等火车票后，这件事便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当巴彻斯特的事态这样动荡不定的时候，普勒姆斯特德的人们精神上没有获得多大安慰。我们的朋友会吏长内心有不少伤心的理由。他对格温博士到主教公馆去的那次外交使命的结果很不满意，甚至毫无顾忌地对太太说，如果是他亲自去的话，他管保会把事情办得好得多。他太太不同意他的话，不过这实在也于事无补。

然而，派奎瓦富先生去养老院一事，已经是fait accompli①，而哈定先生对这项委派的默认也同样如此。随便什么也无法说动哈定先生公开呼吁反对主教，而拉撒路的院长也十分赞成他不这么做。

"我不知道院长怎么啦,"会吏长一再说。"过去他总是愿意为他的教会站出来。"

"亲爱的会吏长,"格伦雷太太总这么回答他,"老斗下去有什么益处?我确实认为院长是对的。"然而,院长却采取了他自己的一些步骤,这是会吏长和他太太两人都一无所知的。

那时候,斯洛普先生的成功对格伦雷博士来说简直是天仙子②,而波尔德太太的行为不检也同样很糟糕。如果斯洛普先生成为巴彻斯特的教长,并且和他的姨妹结婚,那么这个世界对格伦雷会吏长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了又说,后来差点儿得病了。格伦雷太太几乎希望这场婚事已经办成,这样她便可以不再听到这一类话。

同时,还有一个使人痛苦的理由,几乎和其他两件事同样深深地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派去主持圣埃沃尔德堂的那位模范教士,他曾经那么大力夸奖的那位大学里的朋友,斯洛普先生将在他的长矛下一败涂地的那位教会骑士,那位应该是教会坚强堡垒的人,牛津优秀精神的尊贵代表,竟然行为不端,至少他太太已经这样对他说过五六次了!

过去这一星期,他们在普勒姆斯特德根本就没有见到阿拉宾先生,可是不幸却听说到了不少关于他的话。在厄拉索恩那场宴会的当天晚上,当格伦雷太太发觉自己和会吏长单独呆在一块儿时,她立刻对阿拉宾先生那天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她说他的一举一动,谈吐神色全很不象一位体面的教区牧师。起初,会吏长对这些话一笑置之,叫她不必去为这件事烦心,她会发现阿拉宾先生十分安全的。但是渐渐地,他发觉太太的眼睛

① 法文,意思是:"既成事实"。

② 天仙子,一种有毒的植物。

比他自己的锐利。其他的人把“夫人”的名字和阿拉宾先生的联系到了一起。那个瘦小的受俸牧师住在大教堂区里，他很确切地告诉会吏长，阿拉宾先生时常上斯坦霍普博士家去拜访，而且每次去拜访总逗留上很久。他曾经到大教堂的图书馆去寻找阿拉宾先生，一个喜欢多事的矮小的圣诗班助理提议到斯坦霍普博士家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当格伦雷太太在她的小号上吹出第一个调子的时候，流言蜚语不多久就变得甚嚣尘上，四处可闻了。阿拉宾先生已经向那个意大利女人屈服，倘若不采取某种措施去把那个人从大难中搭救出来，那么会吏长的声望就会受到莫大的损害，这一点已经再清楚没有了。再说，给会吏长说一句公道话，他实在也很喜欢阿拉宾先生，所以为他的堕落感到十分痛心。

在斯洛普先生动身到伦敦去的第二天，会吏长夫妇晚餐前坐在客厅里，谈论着他们的伤心事。格伦雷太太这回把自己的见解很坦率地明说出来了。她对教区牧师们有她自己的见解，这当儿认为应该吐露出来。

“你要是肯听我的意见，会吏长，就决不会派一个单身汉到圣埃沃尔德去了。”

“可是亲爱的，你总不见得是说，所有单身的教士都行为不端吧。”

“我可不知道教士就会比一般人好上多少，”格伦雷太太说。“要是一个在你眼皮底下工作的副牧师，那么事情很好办，倘使他行为一再不检点，你就可以不用他。”

“可是阿拉宾先生是位院士，不可能有妻子①。”

“那么就找一个能娶妻子的人。”

① 参看本书第232页注①。

"可是，亲爱的，院士们就永远不能当牧师吗？"

"能，当然能，到他们订了婚的时候，就能。我决不派一个年轻人去当牧师，除非他结婚了，或是已经订婚，就快结婚了。拿阿拉宾先生来讲，全部责任都在你身上。"

"眼下在全牛津，没有一位教士的道德和品行比阿拉宾的更受人尊敬了。"

"噢，牛津！"太太讥笑说。"男人们在牛津乐意做点儿什么，谁也不曾听到过。一个人在牛津可能混得很不错，可是却给一个教区带来耻辱。老实告诉你，在我看来，阿拉宾先生正是这么一个人。"

会吏长深深地呻吟了一声，但是他没有再回答。

"你实在该和他说说，会吏长。想想看，要是索恩家听说他们的教区牧师把全部时间都用了去跟那个女人调情，他们会怎么说呢。"

会吏长又呻吟了一声。他是一个有胆量的人，遇有必要，很知道怎样斥责主教区里的年轻教士。但是阿拉宾先生却具有一种气魄，使博士觉得要有效地指责他，是很困难的。

"你可以劝他自己去找个妻子，他就会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了，"格伦雷太太说。

会吏长对这话除了又呻吟了一声外，没有什么可说的。眼前是斯洛普先生，他这就要成为教长，还要娶个妻子，他就要得到声望与财富，有一所华美的公馆和一辆专用的大马车。不久，他就会跻身于巴彻斯特宗教界生活舒服的名流之中。可是他自己赞助的人，他曾经大大夸奖过的正统教会的正统后代，却还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教区牧师，而且品德还大不一样！劝告阿拉宾先生结婚也许是很不错的，可是结婚以后，阿拉宾先生如何养活

他的妻子呢！

普勒姆斯特德的客厅里情况正是这样。这时，两匹马拉的一辆马车在砂砾路转弯处疾驶而来的嘎嘎声，打断了夫妻俩亲切的谈话。这不是来访的客人的声音，因为客人们私人的马车一般总规规矩矩地行驶到宅子的前门口停下。这表明有一个或几个急于想赶到宅子里来、又不打算很快就离开的人到了。应邀来盘桓一星期、又知道自己是在晚餐的第一阵铃响过后才赶到的客人，大概就会这样跑来。法律代理人带着一位叔祖去世的消息，或是大学里读书的儿子新获得两个第一所带来的优等荣誉，也会这样赶来的。凡是对于自己闯进一所宅子的权利稍有怀疑的人，决不会乘车这样来到一所宅子的门前。

"谁来啦？"格伦雷太太望着丈夫说。

"究竟会是谁呢？"会吏长对太太说。接下去，他平静地站起身，把客厅的门拉开，用手抓着站在那儿。"哟，是你父亲！"

说真的，确实是哈定先生，只有哈定先生一个人。他独个儿乘坐一辆双马拉的驿站马车从巴彻斯特赶来，几乎在天黑以后才到，显然带来了许多新闻。他的来访过去总是静悄悄的，他难得不先通知一声就自行跑来，而且总是乘坐一辆一匹马拉的朴实、陈旧的绿色轻便马车，那种马车慢悠悠地行驶到正门口时，简直使人听不大见。

"啊呀，院长，是您吗？"会吏长说，在惊讶中把过去几年的事情全都忘了①。"快进来。我希望没什么大事吧。"

"您来了我们很高兴，爸爸，"他女儿说。"我这就去把您的房间拾掇好。"

"我不是院长啦，会吏长，"哈定先生说。"奎瓦富先生才是院

① 指哈定先生辞去养老院院长事，见《巴彻斯特养老院》第十九章。

长。”

“唔，我知道，我知道，”会吏长急躁地说。“我刚才全都忘啦。有什么事情吗？”

“苏珊，这会儿先别去，”哈定先生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再过五分钟就要打铃吃晚饭了，”她说。

“是吗？”哈定先生说。“那么或许我最好先等一下。”他一肚子的新闻赶来要报道，不过他也知道，不经过一番讨论，这些新闻是无法说出来的。他急匆匆地离开巴彻斯特，乘了一辆双马马车尽快赶到普勒姆斯特德来。现在，他到达以后，倒乐于接受晚餐所给予他的这一拖延了。

“您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会吏长说，“请您立刻说给我们听听。是爱莉娜出走了吗？”

“没有，她没有，”哈定先生说，脸上显得很不高兴。

“斯洛普奉派当了教长吗？”

“没有，他没有，可是——”

“可是什么？”会吏长说，他变得急不可耐了。

“他们——”

“他们怎么？”会吏长说。

“他们提议要我来担任，”哈定先生说，那份羞怯几乎使他说不出话来了。

“我的天！”会吏长说，一面松弛下来，向后靠在安乐椅里。

“我亲爱、亲爱的爸爸，”格伦雷太太说，一面扑过去用胳膊搂着父亲的脖子。

“所以我认为最好马上出来，跟你们商议一下，”哈定先生说。

“商议！”会吏长大声喊着。“亲爱的哈定，我衷心祝贺您——衷心祝贺您。说真的，真得祝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使我这么高兴的事情啦。”他握住岳父的双手，摇晃得仿佛要把两手摇掉下来似的，然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一份《朱庇特》在头上挥动，来表示他的极度高兴。

“可是——”哈定先生开口说。

“别老跟我说可是，”会吏长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这正是该做的事情。说实话，只要我活一天，我就决不再说一句反对某勋爵的话了。”

“你们可以相信，这肯定是格温博士做的事情，”格伦雷太太说，她非常喜欢拉撒路的院长，因为他是一位有一个大家庭的循规蹈矩的已婚男子。

“我想是的，”会吏长说。

“哦，爸爸，我真高兴极啦！”格伦雷太太说，同时站起来，亲亲她的父亲。

“可是，亲爱的，”哈定先生说。他竭力想说话，结果全是白费力气，他们谁也不肯听他说。

“唔，教长先生，”会吏长得意洋洋地说，“教长公馆的花园，会是取代养老院榆树的一种安慰。唷，可怜的奎瓦富，我不再妒忌他的好运气啦。”

“是呀，说真的，”格伦雷太太说。“可怜的女人，她有十四个儿女。他们得到养老院，我确实很高兴。”

“我也是这样，”哈定先生说。

“我愿意出二十镑，”会吏长说，“只要能看见斯洛普先生听到这消息后那脸上的神气。”会吏长想到斯洛普先生的狼狈相，心里的那分高兴可不小。

最后，他们让哈定先生上楼去洗手。事实上，他特意上郊外普勒姆斯特德来要说的话却说得很少。不过在晚饭后仆人离开之前，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了。格伦雷博士感到抑制不住地高兴，免不了当着仆人就管岳父叫教长先生。因此，下面的人们不久便议论起哈定先生（而不是他女儿未来的丈夫）即将成为新教长的这件事，大伙儿对这件事意见纷纭，各各不同。厨师傅和男管家全上了年纪，认为事情正该是这样，可是男仆和太太的贴身女仆年纪比较轻，认为斯洛普先生竟然失去了他的机会，这是莫大的耻辱。

"他可是一个卑鄙的家伙，"男仆说。"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他。不过我一向喜欢太太的妹妹，她很适合那个位置。"

虽然这些是下面的想法，上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等桌布收去，酒给放在餐桌上后，哈定先生抓住了一个讲话的机会。然而，他当时是在内心烦躁不安的情况下这么说的。

"某勋爵的意思很可感激，很可感激。我深深地意识到，极为深切地意识到了。我得说，我对这一邀请很高兴——"

"我想是这样，"会吏长说。

"虽然这样，我恐怕还是不能接受。"

酒瓶险些儿从会吏长的手里落到餐桌上。他惊吓得那么厉害，因此他的太太连忙从座位上跳起来。不接受教长的职位！如果这件事当真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岳父精神错乱，是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担任着每年俸禄不足二百镑的职位的低级教士，是否应该接受他的职业所能提供的一个每年有一千二百镑、最值得想望的高级职位呢！

"什么！"会吏长气喘吁吁地说，一面睁大眼睛凝视着他的客人，仿佛他的激烈的情绪几乎使他一时大感愤慨似的。

"什么！"

"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新的职务，"哈定先生极力这么说。

"新的职务！什么职务？"会吏长尖刻地说，这倒并不是存心挖苦。

"嗳，爸爸，"格伦雷太太说，"没有什么工作会比一位教长得做的事更轻松的了。您当然要比特雷福伊尔博士活跃多啦。"

"他要做的事还不及眼下的一半，"格伦雷博士说。

"你们看见《朱庇特》上那天说的关于年轻人的话吗？"

"看见，我认为《朱庇特》说了能说的一切，来奉劝上面委派斯洛普先生。也许，您是乐意看见斯洛普先生奉派为教长吧。"

哈定先生对这一指责没有答复，虽然他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不是到普勒姆斯特德来跟女婿为斯洛普先生进一步争论的，所以他就让这一指责过去了。

"我知道我没法使你理解我的看法，"他说，"因为我们生来气质不同。但愿我具有你的精神、生气与战斗力，但是我没有。我这辈子多活上一天，就多增加一分渴想和平与安宁的愿望。"

"那么一个人如果不是在教长公馆里，究竟能在哪儿得到和平与安宁呢？"会吏长说。

"人家会说，我年纪太大，不适合担任教长啦。"

"我的天！人家！什么人？您又何必在意随便哪个呢？"

"不过我自己也认为我年纪太大，不适合担任任何新的职位了。"

"亲爱的爸爸，"格伦雷太太说，"天天都有比您大上十岁的人奉派到新的职位上去。"

"亲爱的，"他说，"要使你理解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说在这件事上自己多么有德行。实际的情形是，我缺少可以

使我对抗时代精神的坚强个性。现在，四面八方都在号召用青年人，我可没有胆量自己站出来反对这种要求。倘若《朱庇特》听到派我担任以后，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来说明我不能胜任，我相信那一定会使我失去理性的。你们会说，我应该能够忍受这种事。嗳，亲爱的，我承认我应该。可是我感觉到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不能忍受。而且，老实告诉你们，我对于教长该做的事，并不比一个孩子多知道点儿。"

"嗨！"会吏长喊了一声。

"别和我生气，会吏长。让我们别为这个争吵，苏珊。如果你们知道，我多么强烈地感觉到我在这件事上非得不照着你们的意思做，你们就不会和我生气啦。"

这对格伦雷博士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也许，不可能有什么事比让哈定先生担任教长，更合他的心意了。虽然他从来没有因为哈定先生新近的贫困而看不起他。可是他却充分认识到，让他的人担任舒适的职位是令人满意的。哈定先生当巴彻斯特的教长，要比当圣喀思伯特教堂的教区牧师兼领唱人合适得多。再说，在巴彻斯特很受人尊重的那个狡黠的敌人，那个落到他们当中来的低教派 parvenu①，他的严重的挫败，本身几乎要比这个职位更有价值。但是哈定先生却听任自己给一些荒谬的怪念头与有害的幻觉引入了歧途，想到这么意料不到的好运气竟然遭到这些怪念头与幻觉的破坏，这是令人惊骇的。到嘴的肥肉又丢失了②，这叫格伦雷博士实在无法容忍。

---

① 法文，意思是："不速之客"。

② 到嘴的肥肉又丢失了，原文是 To have the cup so near his lips and then to lose the drinking of it ，直译是："杯子到了嘴边，结果竟没有喝到。"

然而，看来他似乎非容忍不可了。他威吓、哄骗，结果全是白费。哈定先生的确并没有斩钉截铁地说，他拒不接受提供给他的这份荣耀，可是他也不肯相当坚决地表示接受。当人家一再敦促他时，他就一再指出，他完全不适合担任新的职务。会吏长尽管不能明说，却极力设法暗示，并没有什么新的职务要去担任，结果也是白费。他隐隐约约地说，遇到各种困难情况时，他以会吏长的身份，愿意并且能够从旁帮助一位意志软弱的教长，结果也是白费。哈定先生似乎有一种很傻的想法，认为不仅有新的职务要担任，而且凡是自身不准备担任那些职务的人，就不应该接受这个职位。

他们商议的结果，达成了一项谅解：哈定先生应当立刻复信说明，收到了大臣私人秘书的来函，并且要求宽容两天，让他好拿定主意，而在这两天里，他们将把这件事从长计议一下。

第二天上午，会吏长将驾车把哈定先生送回巴彻斯特去。

第十四章　索恩小姐显示出了做媒的本领

哈定先生从普勒姆斯特德回到巴彻斯特后——他是后来和会吏长一起回去的——立刻听说到了更多的令人惊异的消息。他在途中被迫听了一大堆强有力的、无法辩驳的议论，全是来向他表明，不去妨碍如此急切地想要使他成为教长的慈父般的政府，是他应尽的义务，因此当他到了大街上药剂师的门口时，他在这件事上简直无所适从了。但是他虽然不知所措，却注定还要感到更为困惑不解。他到家后发现了女儿送来的一封短信，极其迫切地请他马上就到她家去。不过我们必须在这篇故事中再稍许往前回溯一下。

有关阿拉宾先生的那些谣言，曾经使格伦雷太太心头那么不痛快。索恩小姐很快也听说到了那些谣言。她想到自己的教区牧师竟然被人指控崇拜一个异国的女神，心头也很不痛快。她也认为教区长、教区牧师都应该结婚，于是凭着她特有的心地宽厚的精神，开动脑筋，想替阿拉宾先生物色一位合适的配偶。格伦雷太太在这个困境中，除了请会吏长劝导阿拉宾先生一番外，并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补救办法来。索恩小姐想到，一个有妆奁的适合结婚的年轻女郎，也许较能见效。她仔细查看了可能需要一位丈夫，也可能适合一所乡村牧师公馆所提供的那种高升的未婚朋友们的名单，结果想不出一个比波尔德太太更合适的

人了。因此，她抓紧时间就在斯洛普先生失败的那天，也就是她弟弟跟内罗的最近一代子孙进行那次很有意思的会晤的那天，赶到巴彻斯特城里去，邀请波尔德太太带着婴儿和保姆到厄拉索恩来，对他们作一次长时期的访问。

索恩小姐提议邀请波尔德太太去盘桓上一两个月，打算随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再予以延长，以便度过整个冬天，这样阿拉宾先生便可以有机会和自己想为他撮合的新娘子变得相当熟悉了。“我们还要请阿拉宾先生来，”索恩小姐暗自说。“这样，春天还没有到，他们就会彼此认识了。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里，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的话，波尔德太太就会在圣埃沃尔德定居下来。”接着，这位好心肠的小姐就为自己做媒说合的天才当之无愧地自我夸赞了一番。

爱莉娜觉得有点儿诧异，不过结果，她还是答应至少到厄拉索恩去盘桓上一两星期。因此，在她父亲乘车到普勒姆斯特德去的前一天，她便乘车到城外厄拉索恩去了。

索恩小姐想到要让她有几个小时时间好安顿下来，所以当天晚上并没有邀请准备为她提亲的那个男人前来，以免她感到困惑，但是第二天上午，阿拉宾先生到了。“现在，”索恩小姐暗自说，“我非得想法使他们互相碰上。”同一天，晚饭以后，爱莉娜端出一副她无法保持的假装严肃的神气，挂着她无法强忍住的泪珠，露出她无法克制住的不安情绪和无法掩饰起的欢乐神色，告诉索恩小姐说，她已经答应和阿拉宾先生结婚了，还说她应当尽可能迅速回到巴彻斯特家里去。

简单地说索恩小姐对这项计划的成功感到高兴，这只会使人含含糊糊地理解到她当时的心情。读者们在这件事发生前大概会想象到，他们前面有一条漫长已极的道路得走，有一个二三

十英里长的旅程，有想来令人惊吓的辛苦与劳累，而在他们出发以后，他们却立刻很巧妙地找到了一条方便的捷径，使他们一点儿也不疲劳，五分钟内便把事情解决了。索恩小姐清醒时的感觉，多少正是这样。读者们也许不得不和一些儿童打交道，有时候还会答应自己负责照管的年轻人使他们高兴满意的某种事情，也许是在冬天结束时，也许是在夏季到来时，打算使之实现。然而，急躁不耐的青少年不肯久等，闹闹嚷嚷地要求在上床以前就让他们乐一下。索恩小姐就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她的儿童也是同样不讲道理的。她就象一个没有经验的炮手，把自己放的导火线的长度计算错了。火药爆炸得太早，可怜的索恩小姐感到她给自己爆炸盒的冲力震得飞起来了。

索恩小姐自己从前也有过几个情人，不过他们都是老式的、行为慎重的绅士。索恩小姐的心也不总是冷漠无情的，尽管她还是一位老处女，但是她的心始终没有在受到第一次攻击时，就这样屈服。她本来打算把一个中年的、热心勤学的教士和一个可能给说动了再结婚的谨慎的、结过婚的妇女撮合到一起。而在这么做的时候，她是在火种中点燃了火。唉，一切都象应有的那样发生了，只是她或许对自己这么快就获得了成功确实感到有点儿窘困不安，或许还对波尔德太太这么一说即合感到有点儿气恼。

然而，她对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把这一切归之于新时代改变了的作风。她们的母亲和老祖母也许是过分拘谨了点儿，不过各方面全都承认，现在处理事情是和早先大不相同了。不论索恩小姐对这件事知道点儿什么，在新的方式下，两小时也许就足以完成她在蒙昧无知中安排了十二个月去完成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么爽利地就忽略过了这次求爱。我们讲

述了——也许是精确得令人厌烦地讲述了，爱莉娜在厄拉索恩如何打发走了她的两个情人。我们非得同样精确而不那么乏味地——倘使可能的话——来讲述一下她是怎样会见阿拉宾先生的。

不可否认的是，当爱莉娜接受了索恩小姐的邀请时，她曾经想起，厄拉索恩是在圣埃沃尔德教区里。自从那次和"夫人"会谈以后，她没有做什么别的，一心尽想到阿拉宾先生，以及"夫人"向她提出的那个要求。她无法使自己认为，或者不如说，无法促使自己认为，"夫人"告诉她的话是不真实的。不论她怎么去想这件事，她都不得不承认，阿拉宾先生很喜欢她，这是事实。接下去，当她深入一层询问自己这个问题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很喜欢阿拉宾先生，这也是事实。如果她注定该成为他的同希望、共患难的人，那么她向谁能象向索恩小姐这么合式地去寻求友谊呢？这次邀请就好象是注定来使她实现她的命运的一步。等她听说阿拉宾先生第二天也要到厄拉索恩来时，她觉得好象世人都在通力帮助她似的。唉，她该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呢？在斯洛普先生的那件事情上，世人难道不是通力反对她吗？

但是，她无法感到安逸自在。晚上，晚餐以后，索恩小姐细说了一下阿拉宾先生的优良品质，并且暗示，外间可能是恶意传播的关于他的任何无聊的谣言，实在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时候，波尔德太太发觉自己不知怎么回答是好了。当索恩小姐稍许深入一层，说她不知道郡内有一所比圣埃沃尔德更漂亮的牧师公馆时，波尔德太太想起了设想的凸肚窗，于是这位"设想的"女祭司仍旧默不作声，尽管她两耳鸣响，深信世上的人们全都知道她正在和阿拉宾先生相爱。唉，假如他们能够彼此相见，互诉一下

每一个人这时候渴望诉说的衷情，那么人家全都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他们的确相见了。第二天白天，阿拉宾先生很早就到来，发现两个女人一块儿在客厅里做活计。倘使索恩小姐知道全部实情，她就会马上走得无影无踪的。可是她没有想到自己立刻避开，会是一件人家求之不得的事，所以留在那儿和他们一直闲聊到午餐的时候。阿拉宾先生一个劲儿地尽谈着内罗尼“夫人”的姿色，他不谈别人，只谈斯坦霍普家。这使爱莉娜感到很苦恼，也使索恩小姐觉得不很满意。不过在他的坦率赞美中，却有一种单纯朴实的意味。

接下去，他们吃了午饭，阿拉宾先生出去办理教区事务去了。爱莉娜和索恩小姐给撇下来，一块儿出去散步。

“您认为内罗尼‘夫人’是象人家说的那么可爱吗？”她们走回家来时，爱莉娜这么问。

“她确实长得很美，很美，”索恩小姐回答，“不过我可不知道有谁认为她很可爱。她是所有的男人都会觉得好看的女人，但是我想，没有几个男人会乐意把她娶回家去，就算她没有结婚，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受过折磨的话。”

这一席话倒给了人一些小小的安慰。爱莉娜在回到宅子里以前，尽量领略了一下。接着，她给单独留在客厅里。正当天色快黑下来时，阿拉宾先生走进来了。

那是十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爱莉娜正坐在窗前，利用最后的一线残阳在看小说。那个舒适的房间里生了一炉火，不过天气并不挺冷，还不能使炉火很吸引人。由于从她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太阳落下，她并没有专心致志在看书。

阿拉宾先生走进来后，象他惯常的那样背对着炉火站了一

会儿，只说了几句议论天气爽朗的老生常谈，同时鼓起勇气，以便进行较为有趣的谈天。我们并不能说，他当时在那儿大概就决定要向爱莉娜求婚了。我们相信，男人是难得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不错，斯洛普先生和斯坦霍普先生全这么做了，但是先生们求婚时，对于自己这么做通常并没有任何绝对明确的决心。这就是阿拉宾先生眼下的情形。

"这是一幅可爱的落日景致，"爱莉娜这么说了去回答他选择的这个非常陈腐的话题。

阿拉宾先生从他站的炉前的地毯上无法看到落日，所以不得不朝她走近了点儿。

"很可爱，"他说，一面很庄重地在离开她相当距离外站定，以免碰到她衣服的荷叶边。接着，他似乎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下去，于是默默无语地凝视了一会儿灿烂的落日后，又回到炉火前去了。

爱莉娜发觉要自己先开口谈话是办不大到的。首先，她找不出什么话来说。她通常话虽然很多，这时候却找不出一句来帮她解围。再说，不论她做什么，她都简直无法阻止自己哭泣。

"你喜欢厄拉索恩吗？"阿拉宾先生说，他是从自己站在炉前地毯上那个很安全的地位上这么说的。

"喜欢，真个的，很喜欢！"

"我的意思不是说索恩先生和索恩小姐。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们，我是说这所宅子的式样。它建造成这样，有一点儿老式府邸的格局，也有一点儿老式园林的气派，这在我看来是特别讨人欢喜的。"

"一切老式的东西我都喜欢，"爱莉娜说，"老式的东西是最最朴实的。"

“这一点我倒不知道，”阿拉宾先生轻轻地笑了一声说。“对这种意见两方面都有不少话可说。这个问题跟我们大伙儿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而且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所以世上的人们对它意见多么不一，这是很奇怪的。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在很快地朝前走向完美无缺的境地，有些人则想象，德行正在从大地上消失。”

“那么你，阿拉宾先生，你的意见是什么呢？”爱莉娜说。她对他这时候谈话的口气感到有点儿诧异，可是她又因为他说的这件事使她能够谈起来不流露出自己的情感，而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的意见是什么，波尔德太太？”接着，他用两手把裤子口袋里的钱弄得铿锵作响，那种神气和那种讲话的态度，简直不大象一个幸运的情人。“我一生的致命伤是，在重要问题上，总没有固定的意见。我想了又想，老是在想，可我的思想却不断地朝不同的方向流动。我们声称自己追求一些崇高的希望，可我简直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的父亲更为自信地依赖着那些希望。”

“我认为世上的人一天天越来越世故了，”爱莉娜说。

“这是因为你见到世上的人，要比你年轻的时候为多。不过我们实在不该凭我们所见到的来判断——我们见到的太少，太少啦。”接下去停顿了一会儿。在这时间里，阿拉宾先生继续翻动他的先令和半克朗。“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简直不会想到，人类现在一般说来，竟然会听任自己倒退。”

爱莉娜的心当然正忙着考虑别的事情，无暇顾到人类的一般情况，所以她听了这话后并没有回答。她对自己感到异常不满。她无法使自己不去想到，“夫人”以那么古怪的方式向她说过的那个话题，然而她又知道，只有不去想到那个话题，她才能

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声调跟阿拉宾先生谈话。她十分急切地不想让他看出任何特殊的情绪来，但是她又觉得，如果他望着她，他顿时就会看出来，她很不安定。

可是他并没有望着她。相反的，他离开了壁炉，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爱莉娜坚定地又拿起书来，但是她没法看，因为泪花汪在她的眼眶里，不论她怎么设法，还是流到了她的脸蛋儿上。当阿拉宾先生背对着她时，她忙把泪水擦去，可是另一滴泪珠很快又流下她的脸蛋儿来。泪珠不断流下，不是泪如雨下，那样阿拉宾先生马上就会看出来了，而是一滴一滴，是一只水枪喷嘴。阿拉宾先生并没有仔细打量她，这些泪珠没给看见便擦去了。

阿拉宾先生在房间里那样走了四五个来回，一直没有再说一句话。爱莉娜低下头对着书，同样默不作声的坐着。她生怕自己会抑制不住泪水，正在想法要从房间里逃走。这当儿，阿拉宾先生在踱步中忽然站到了她的对面。他并没有走近来，只是恰恰站在他踱步过来走到的那个地点，然后把两手伸到上衣后摆下面，这样向她表白了一番。

“波尔德太太，”他说，“我对你犯下了一个很大的过错，应该受到你的惩罚。”爱莉娜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她没有信心，不敢说他根本没有犯下什么过失。阿拉宾先生于是这样说了下去：

“从那次以后，我想过不少时间。我现在认识到，我先前向你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完全不应当提的。这就我来说是粗鄙的，也许还是不象一位男子汉的。不管我和你的亲戚格伦雷博士关系多么亲密，我也不可以那样问你。而我们彼此认识这一点，也不容我那样问。”彼此认识这句话使爱莉娜的心一下变凉了。说到头，难道这就是她的厄运吗？“我因此认为应该很谦逊地来请

你原谅。现在，我就这样请你原谅啦。”

爱莉娜对他说什么是好呢？她不能多说话，因为她在哭泣，然而她又非说上几句不可。她十分急切地想把这几句话说得宽厚、亲切，但是又不至于泄露出自己的情感来。她以前从来不曾觉得自己这么找不出话来说。

“说真的，我并没有生气，阿拉宾先生。”

“不，不，你生气的！你要是没有生气，那就不象是你本人啦。你生气是对的，就和我那样得罪你是错的一样。我没有宽恕我自己，不过我希望听见你宽恕我。”

这时候，她已经无法平静地说话了，尽管她还继续把眼泪隐藏起来。阿拉宾先生停顿了一下，没有听见她回答后，便朝房门那面走去。她觉得不能听凭他没得到答复就走掉，那样自己在博爱方面就会犯下一项大罪，于是连忙从座位上站起身，一手轻轻放在他的胳膊上说，“噢，阿拉宾先生，听我把话说了再走！我宽恕了你。你知道我宽恕了你。”

他握住了那么轻轻放在他胳膊上来的那只手，然后定睛注视着她的脸，仿佛要在那儿，就象写在一本书上那样，读到他自己一生未来的全部命运似的。在他这么注视着时，他自己的脸上有一种严肃、伤感而又庄重的神情，使爱莉娜觉得简直经受不住了。她只好低下头望着地毯，让泪水任意落下，同时听凭他握住自己的手。

他们这样站了不过一分钟，但是那一分钟的时间就足以使他们两人都认为是难忘的。爱莉娜这时候深信阿拉宾先生爱她。随便什么话，不论多么雄辩有力，都不会比那个忧郁、渴望的注视更为感人了。

他为什么这样注视着她的眼睛呢？他为什么不对她说话

呢？难道他会是等她首先有所表示吗？

至于他，尽管他对女人知道得很少，可是就连他也知道波尔德太太爱他。他只要一提出，那么一切就全是他的了，这种难以形容的可爱神态，这双永远传情而这时却默默无语的眼睛，以及从他在圣埃沃尔德第一次会见她时、就特别吸引他的这种女性的光彩与热切可爱的精神。这一切如今也许会是，必然全是他自己的了。她竟然听凭自己的手给他的手这么紧紧地握住，这使人不可能作出任何其他的假设。他只要提出来。啊！困难也就在这儿。要是提出，一分钟够吗？不，也许需要不止一分钟。

“波尔德太太——”他最后说，接着又止住了。

如果他说不出，那么她又怎么说得出呢？他用她的姓称呼了她，就是任何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也会使用那个姓！她把手从他手里抽走，做了一个仿佛要回到座位上去的动作。“爱莉娜！”他后来用他的最柔和的音调说，仿佛到那会儿还不过把情人的勇气鼓起了一半，仿佛他还怕自己的放肆会惹她生气似的。她徐缓地、温柔地、几乎是可怜地抬起头来注视着他的脸。她的脸上至少没有一点儿怒容来吓唬住他。

“爱莉娜！”他又喊了一声。刹那间，他已经把她搂到了胸前。这是怎么发生的，是他做的还是她做的，是她给他的温柔的声音征服了、自己扑到那里去的，还是他以一种不大会惹人生气的暴力把她拉到胸前去的，他们俩谁也不知道，我自然也就无法来说了。他们之间这时候有一种共鸣，简直不容许单独的行动。他们是同一个人，——同一个肉体，——同一个精神，——同一个生命①。

① 《旧约·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爱莉娜，我的爱莉娜，我亲爱的妻！"她鼓起勇气抬起脸，透过泪水望着他，他把脸低下来对着她，用嘴唇吻了一下她的前额。他那纯洁的嘴唇，从下巴上初次生出胡须以来，还从来没有亲过女人的柔媚的脸蛋儿哩。

"夫人"曾经对她说过，她的是必须就是是，非必须就是非，可是这会儿要求她说的既不是是，也不是非。她告诉索恩小姐，她已经和阿拉宾先生订婚了，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没有请求她答应，她也没有答应他什么。

"哎，放开我，"她说，"这会儿放开我。我太快乐了，没法留在这儿——放开我，让我单独呆上一会儿。"他并没有试图拦阻她，也没有再去亲她一下，也没有再去吻她的嘴唇。倘使他有这种意思，他也许可以这么做的。她这时已经完全是他的了。他从她的腰上把自己的胳膊，那只由于一种新的快乐而索索发抖的胳膊，抽了回去，放开了她。她象一只小鹿那样逃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然后上了插销，享受着她的爱情所带来的全部欢乐。她崇拜这么温和地恳求她宽恕的这个男人，她几乎是敬重他。他如今是她的了。哦，过去几星期的希望、忧虑和痛苦在回忆中掠过她心头时，她是怎样哭泣和欢笑的啊！

斯洛普先生啊！有谁竟敢想到，被他选中的她，会有可能和斯洛普先生结为夫妇，这真太岂有此理啦！他们竟敢还去告诉他，使她的灿烂的幸福遭到了如此没有必要的危险！接下去，她想到自己可以给他的种种安慰时，不禁快乐地笑了。这并不是说他喜欢安慰，只是说她可以给他安慰，将是十分惬意的。

她站起身，打铃唤她的女仆，以便可以告诉她的小儿子，他就要有一位父亲了。真个的，她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了他。她叫女仆离开，这样她可以和孩子单独呆在一块儿。随后，她趁孩

子摊手摊脚爬在床上时，向他诉说了好些话，赞扬她挑选了来保护他的幼年的那个男人，但是所有这些话对孩子都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在她使阿拉宾先生喜欢这孩子，从而可以说是收养下他作为他自己的孩子以前，她是不会快乐的。她刚一想到这个念头，立刻把孩子抱在怀里，拉开房门，迅速跑下楼到客厅里去。从他还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声音，她立刻知道他还在那儿。接着，她朝房里瞥了一眼，知道只有他一个人，于是踌躇了一下，然后抱着她的宝贝儿匆匆走进房去了。

阿拉宾先生在房中央迎着她。“来，”她说，因为匆匆忙忙而上气不接下气，“来，接下他——接下他，爱护他。”

阿拉宾先生从她手里把小家伙接过去，一再地亲他，祈求上帝降福给他。“他完全就象是我自己的孩子——完全就象是我自己的孩子，”他说。爱莉娜弯下身把孩子再抱过来时，亲了亲抱着孩子的那只手，然后带着她的宝贝儿又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样，哈定先生的小女儿第二次又给人赢得了。晚餐时，她和阿拉宾先生都没有显得喜气洋洋，不过他们的沉默并没有引起什么议论。在客厅里，如同我们上文所说的，她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索恩小姐。第二天早晨，她便回到巴彻斯特去，阿拉宾先生则带着一系列新闻到会吏长那儿去了。由于格伦雷博士不在那儿，他只好满足于告诉格伦雷太太，他怎样打算很荣幸地成为她的妹婿了。格伦雷太太听到这消息后，欣喜若狂，给了他比他到这时为止从爱莉娜那儿所获得的还要热情的欢迎。

“我的天！”她叫起来——这是教区长公馆里通常的叫声。“可怜的爱莉娜！亲爱的爱莉娜！我们对她作了多么不公平的判

断啊！——咳，现在该补偿起来了。”这时候，她想起了那位“夫人”。“人们说了些什么样的谎话啊，”她暗自这么说。

可是人们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说谎。

第十五章　贝尔泽巴布小马

索恩小姐离开饭厅时，爱莉娜并没有想到要把发生的事情全告诉她，可是等她在沙发上女主人的身旁坐下时，这个秘密几乎是冷不防地从她嘴里漏出来了。爱莉娜不过是个拙劣的小骗子。她发觉自己一心尽想着阿拉宾先生的时候，压根儿没法继续把他当作陌生人那样去谈论。当索恩小姐谨慎而热忱地推行着她的计划，问这位年轻的寡妇，她是否认为阿拉宾先生还是结婚为好时，她除了把实情坦白出来外，没有别的法子了。"我想是这样好，"爱莉娜忸忸捏捏地说。索恩小姐于是进一步细说了说她这个见解。"唉，索恩小姐，"爱莉娜说，"他这就要结婚啦。我已经答应他了。"

话说，索恩小姐知道得很清楚，上午她和波尔德太太一块儿散步时，还没这样一个婚约。她也听说到不少话，使她可以相当肯定，在这样一个婚约以前并没有什么预备的过程。因此，象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她感到有点儿惊讶。不过她还是拥抱了她的客人，热诚地祝贺了她。

那天晚上，除了世上人们全可以听的那种话外，爱莉娜没有机会再对阿拉宾先生说上一句温存话，而每个人都可以听的那种话，如同我们可以料想的那样，也是相当少的。索恩小姐尽力想让他们俩单独呆在一起，但是索恩先生对于发生的事一点儿

也不知道，他和另一位客人——他的一位朋友——一起，完全破坏了她的好意。可怜的爱莉娜只好没有稍许表示一下情意，便上床睡了。不过她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可怜。

第二天早晨，她很早便起身，心想比平时吃早饭的时间稍早一点儿就下楼去，也许可以发现阿拉宾先生独个儿呆在饭厅里。他会不会也想到有可能这样聚会一次呢？这么想着，爱莉娜比厄拉索恩家庭里规定做早祷的时间整整早一小时便穿着整齐了。她没有立刻就下楼去，生怕显得过分急于想会见她的情人，虽然老天知道，她是十分急切的。她因此在窗前坐下，一再看表，又去照料孩子，直到她认为是可以下楼的时刻了。

她走到饭厅门口时，站住了一会儿，踌躇着是否去转门把手。等她听到房里有索恩先生的声音时，她不再踌躇了。她的目的遭到了挫败。这会儿，她乐意多么快就可以多么快走进去，一点儿也不会损害到她的文雅娴静。索恩先生和阿拉宾先生正站在炉前的地毯上，谈论贝尔泽巴布小马的优点，或者不如说是，索恩先生在谈论，阿拉宾先生在静听。那匹有趣的牲口把残余的一截尾巴在马厩的墙上磨蹭，使厄拉索恩的马厩总管感到十分不安。爱莉娜倘若再等上一会儿，索恩先生就会到马厩去了。

当索恩先生看见他的女客人时，他抑制住了自己的忧虑。贝尔泽巴布小马没有他照料，一定也可以凑合。因此这三个人站在那儿，互相没多说话，或是根本就没说话，后来宅子的主人发觉，他实在忍受不住对自己心爱的小马当时感到的那种紧张不安，于是煞费苦心地向波尔德太太告了个便，这才溜走了。在他走出去，把房门关上以后，爱莉娜几乎希望他留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她害怕阿拉宾先生，而是因为她简直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

然而，他不久就使她摆脱了这种窘困。他走到她面前，握住了她的两手，“爱莉娜，你和我这就要成为夫妻了，是不是呢？”

她抬起头，望着他的脸，嘴唇做出了要说“是”的样子。她并没有发出声来，不过他从她脸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那个肯定的答复。

“这是莫大的信任，”他说，“莫大的信任。”

“是的——是的，”爱莉娜说，并没有把他的话完全按照他实际的用意加以理解。“是莫大、莫大的信任，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使自己值得受到这种信任。”

“我也将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使自己值得受到这种信任，”阿拉宾先生很庄重地说。接下去，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站在那儿注视着炉火，她把头倚在他的肩上，站在他的身旁，对自己所站的地位很满意。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或是觉得有必要说话。他们要说的一切，全已经说了。那个“是，是”已经由爱莉娜按着她自己的方式说了——而且那种方式是阿拉宾先生感到十分满意的。

现在，剩下来给他们每一个人做的就是，欣然领略对方所给予的诚挚的爱了。这使人多么快乐啊！它远超过了上帝允许众生享有的任何其他乐趣！而对一个女人的心情来说，多么加倍令人高兴啊！

当常春藤找到了自己攀附的塔楼时，当纤细的爬山虎找到了可以在上面匍匐的坚固的墙壁时，我们知道那些寄生的植物就怎样生长和繁育①。它们并不是给创造了来单把枝条伸出去，

---

① 萨克雷的《名利场》第六十七章，爱米丽亚最终同意嫁给都宾后，有这么一句：“再长出绿叶来吧，柔弱的小寄生植物，绕着你攀附的那株粗壮结实的老橡树生长。”

毫无保护地经受夏日的骄阳和冬日的疾风的。它们单独在地面上蔓延开，不被人看见在阴暗的地方索索颤抖。可是当它们找到坚定的支持者以后，就多么艳丽惊人，如何到处蔓延，无往不利啊！倘使塔楼上没有常青藤，或是花园的高墙上没有给它增添一点儿幽美情趣与芳香的素馨花，那么塔楼或是高墙会是什么样子呢？树篱上没有忍冬花，就不过是一道树篱。

有一种情绪，一半仍然存在，一半现在已经被人性的势力所克服。那就是，在丈夫对一个女人的权利迫使她承认她的爱情以前，她应当为自己的爱情感到羞愧。我们愿意宣讲一种不同的学说。一个女人应当为自己的爱情感到光荣，不过为此她也应当比较小心，要使她的爱情足以证明她是有理由感到光荣的。

爱莉娜的确为自己的爱情感到光荣。她认为，她也有理由认为，她的爱情值得给看作是光荣的。她本可以在那儿站上几小时，由他用胳膊搂着她，倘若命运和索恩先生允许她那样的话。每一刹那，她愈来愈挨近他的胸膛，也愈来愈确信那里就是她的归宿。会吏长的傲慢、姐姐的冷落或是亲爱的父亲的懦弱，现在对她全算得了什么呢？她对夏洛特·斯坦霍普那种朋友的口是心非，又何必介意呢？她已经找到了保护着她，使她不致受到一切损害的那面坚强的盾牌，找到了从今以后会指引着她，使她穿过一切浅滩与暗礁的那个可靠的领航人。她就要放弃她的独立给她带来的沉重负担，再一次接受一个女人的地位，以及一个忠实可爱的妻子的本分了。

再说他呢，他站在那儿，也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他们两人都全神贯注地望着炉火，仿佛从那儿可以看出自己未来的命运似的。后来，爱莉娜回过头望着他的脸。"你多么伤感啊，"她

笑盈盈地说。真个的，他的脸上即使不是伤感，至少也是严肃的。“你多么伤感啊，亲爱的！”

“伤感，”他低下头，望着她说，“不，当然不伤感。”她的温柔可爱的眼睛正转向着他。在他回答她时，她深情款款地微笑着。那股诱惑力就连对拘谨方正的阿拉宾先生也太强大了。他弯下身，吻了一下她的嘴。

随后，索恩先生回来了。他们俩都很高兴地听说，那匹贝尔泽巴布小马的尾巴实际上并没有受伤。

哈定先生回到巴彻斯特后，本来打算尽快赶到厄拉索恩去，为的是在他考虑的有关教长职务的那件事上不听从会吏长的意见，想得到女儿的支持。但是他听说波尔德太太已经出乎意外地回家来了，这就省却了他多走一趟。当他看到她写来的信后，他立刻出门，发现她正在自己的家里等候着他。

他们每人都有多少话要对另一个说啊！每人都多么确信，自己要说的话肯定会使另一个大吃一惊的！

“亲爱的，我正急着想看见你，”哈定先生亲了亲女儿后说。

“哦，爸爸，我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告诉您！”女儿说，也拥抱了父亲一下。

“亲爱的，他们邀我去担任教长的职位！”哈定先生说，他抢在爱莉娜把她要讲的事情说出来前，突然透露出这个消息来。

“哟，爸爸，”她说，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快乐得一下把自己的爱情与幸福全都忘了。“哟，爸爸，这真有可能吗？亲爱的爸爸，这叫我万分、万分高兴！”

“可是，亲爱的，我认为最好不要接受。”

“哟，爸爸！”

“我相信，等我向你说明原因以后，爱莉娜，你也会同意我

的意见的。你知道，亲爱的，我年纪多大啦。要是我活下去，我——"

"可是，爸爸，我非得把我的事先告诉您。"

"喔，亲爱的。"

"我实在不知道您听了会觉得怎样。"

"听了什么？"

"要是您听了不高兴，要是这件事不使您快乐，要是您不鼓励我，我就要伤心透啦。"

"如果是这情形，娜儿，那么我当然鼓励你。"

"不过我恐怕您不会。我真担心您会不鼓励我。但是您不能不认为我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最幸运的女人啦。"

"是吗，亲爱的？那么我肯定会和你一块儿高兴的。来，娜儿，过来，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这就要——"

他领她走到沙发面前，在她的身旁坐下，同时握住了她的两只手。"你这就要结婚了，娜儿，是不是这件事呢？"

"是的，"她声音低微地说。"那就是说，如果您赞成的话。"这时候，她想起自己前不久主动向他作出的那个承诺①，可是在答应和阿拉宾先生结婚时，她竟然完全忘了，所以不禁臊红了脸。

哈定先生想了一下，要求他当作女婿而加以欢迎的人会是谁呢。一星期前，他便会毫不怀疑，知道自己应该说出谁来。那样，他就会准备表示赞同，尽管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表示赞同的。现在，他知道反正不会是斯洛普先生了，虽然他感到完全茫然，猜不出有谁会填补了那个地位。有一会儿工夫，他想到这个

---

① 见本书第461页。

人可能会是伯蒂·斯坦霍普，于是他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谁呢，娜儿？”

“唔，爸爸，答应我，为了我，您会爱他的。”

“来啊，娜儿，来啊，告诉我是谁。”

“但是，您会爱他吗，爸爸？”

“亲爱的，我一定爱你爱的随便什么人。”接下去，她把脸转向着他，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出了阿拉宾先生的姓名。

她不可能说出一个会使哈定先生更为惊讶或更为高兴的姓名来了。倘使他到世上各处去寻找一个中意的女婿，他也挑不出一个比阿拉宾先生更称他心的。阿拉宾先生是一个教士，在附近担任一个圣职，又是哈定先生自己最喜欢接近的那类人中的一员，而且是格伦雷博士最亲密的朋友。再说，他还是哈定先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称许的人。虽然如此，他当时却异常惊讶，使他没有能立刻表示出他的高兴来。他从来没有把阿拉宾先生和女儿联想到一起。他从来没有想象他们有任何共同的感情。他曾经担心，由于女儿不能容忍会吏长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她已经觉得阿拉宾先生这种类型的教士看不顺眼了。如果要他表态的话，他也许会希望阿拉宾先生做他的女婿，可是如果要他猜测的话，他随便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姓名。

“阿拉宾先生！”他喊起来。“不可能！”

“啊，爸爸，老天在上，别说什么不赞成的话！您要是爱我，就别说什么不赞成他的话。啊，爸爸，事情已经定啦，不可以取消了——啊，爸爸！”

反复无常的爱莉娜啊！她说的不得到父亲赞同，自己决不会挑选的那个保证，到哪儿去了呢？她挑选定了，现在要他来同意了。“啊，爸爸，他难道不好吗？他难道不高超吗？他难道不

是虔诚信教、人品出众，具备一个正派人所能具备的一切吗？”她边说边紧紧挨着父亲，恳求他答应。

“我的娜儿，我的孩子，我的亲生女儿！他是的，他是高超，是好，是人品出众，他是女人会爱、男人会钦佩的人。我一定把他当作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他将和你一样是我的贴心人。我的娜儿，我的孩子，我的幸福、幸福的孩子！”

我们无需把这次会面再叙述下去了。他们渐渐又回到他升任新职的那个话题上。爱莉娜象格伦雷夫妇做过的那样，极力想向他说明，他的年龄不会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教长，但是这些议论现在对他比先前更没有说服力了。他没多说话，或者根本就没说什么，只是坐在那儿沉思默想。每过一会儿，他就亲亲他的女儿，说一声“是呀”，或“不成”，再不然就是“很对”，或“唔，亲爱的，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过你没法叫他认真潜入“做还是不做”① 巴彻斯特教长的这个问题里。关于她和她的幸福，关于阿拉宾先生和他的德行，爱莉娜希望他谈多久，他就乐意谈多久。而且说实在的，这方面谈得可不少，但是关于教长的事，他这时候不肯再多谈下去了。他脑子里有了一个新主意——为什么不可以让阿拉宾先生做新教长呢？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有“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一句，原文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特罗洛普这里用莎士比亚的原句，作“做还是不做”解。

第十六章　会吏长对事态感到很满意

会吏长一路来到巴彻斯特时，曾经听哈定先生肯定地告诉他，他们对斯洛普先生和爱莉娜的那些揣测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哈定先生发觉，要动摇女婿对他自己目光敏锐的信心，是很困难的。在格伦雷博士看来，这件事已经由那么确凿的证据那么清楚地证实，又由那么许多情况从旁证明了，因此当哈定先生确切地告诉他，爱莉娜自己不同意那种指责时，他起初拒绝承认爱莉娜的话是真实的。但是后来，他有所保留地同意了。他勉强承认，他现在要把自己过去的信念看作是错误的，可是在这么做时，他十分谨慎小心，如果将来什么时候，爱莉娜竟然以斯洛普太太的身份出现，那么他仍旧可以说，“喏，我早就这么说了。记得你说的话和我说的话吗？在往后的岁月里，还请记住我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是对的，——就象在别的事情上那样。”

不过这会儿，他倒是作了很大的让步，甚至促使自己同意到爱莉娜家来探望一次。因此，父女俩正商谈到一半时，他来了。哈定先生有那么许多话要听，那么许多话要说，以致忘了把等候着爱莉娜的这份“光荣”预先告诉她了。她听到了姐夫在门厅里的声音，可她对于接见他却毫无准备。

“会吏长来了，”她一跳站起身，说。

“是的，亲爱的。他让我告诉你他要来看你，可是说实在的，

我把这事完全忘啦。”

爱莉娜不顾父亲的种种劝说，还是逃走了。在她欢乐的这个最初时刻里，她无法使自己容忍会吏长前来收回成见，道歉、祝贺。他会说上许许多多话，而且会说得那么令人厌烦。因此，当会吏长给请进客厅时，他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只有哈定先生。

“你一定得原谅爱莉娜，”哈定先生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博士问，他顿时料想一定是斯洛普先生的全部实情终于水落石出了。

“唔，是有件重要的事。我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大吃一惊？”

会吏长从岳父的态度上看出来，岳父毕竟没有什么关于斯洛普先生的事要告诉他。“不会，”他说，“当然不会啦——决不会有什么事再叫我吃惊啦。”眼下除了会吏长外，有很多人都采纳，或者装着采纳那种 nil admirari① 的原则，但是从他们的外表看，他们就跟在他们之前的爷爷和奶奶一样，也很容易受到感情突然激动的影响。

“你猜猜阿拉宾先生做了什么事？”

“阿拉宾先生！希望不是什么跟斯坦霍普那个女儿有关的事情吧？”

“不，不是那个女人，”哈定先生说，暗地里很欣赏自己开的这个玩笑。

“不是那个女人！他打算跟哪个女人怎么样吗？您要是有什么话要说，干吗不能明说出来？没有什么事比这种故弄玄虚更叫我讨厌的啦。”

“对你，决没有什么玄虚可弄，会吏长，尽管这件事目前当然

---

① 拉丁文，意思是：“遇事不惊”。

就传到你这儿为止。”

“好。”

“只有苏珊除外。你非得答应我决不告诉随便哪个别人。”

“真胡闹！”会吏长喊着说，他在紧张不安中变得气恼起来。“您总不见得有什么关于阿拉宾先生的秘密吧。”

“只是这件事——他和爱莉娜订婚啦。”

从会吏长的脸神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他对这句话一点儿也不相信。“阿拉宾先生！这不可能！”

“爱莉娜反正刚才对我这么说的。”

“这不可能！”会吏长又说了一遍。

“嗯，我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件事的确使我大吃了一惊，不过这并不就使它不可能。”

“她一定说错啦。”

哈定先生告诉他，这里决没有错误，他回到家后，就会发现阿拉宾先生为了宣布这个消息，专程到普勒姆斯特德去了，而且就连索恩小姐也全都知道，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很明白地说定了，就象上流社会男女之间的任何这种安排可以说定的那样。

“天哪！”会吏长说，一面在爱莉娜的客厅里来回踱着。“天哪！天哪！”

说真的，这些喊叫当然是表示相信了。哈定先生从这些喊叫中很正确地推断出，格伦雷博士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第一声喊叫很清楚地表示出，他听到这消息后感到相当不快；第二声只是表示惊诧；在第三声的音调里，哈定先生想象他可以听出一丝满意的意味。

会吏长确实表达出了他脑子里思想的转动。他发觉自己的料想多么大错特错，禁不住感到不很痛快。倘使他很幸运，最初

把阿拉宾先生拖到这儿来的时候，就亲自提出这场婚事来，那么他的判断力与明智的名声就会有所增长，至少使他可以被列入仅次于所罗门①的一类人里。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他难道没有预见到，阿拉宾先生的牧师公馆里需要一位妻子吗？他忘却了爱莉娜会需要一个丈夫。可是他应不应该也看出来，阿拉宾先生是一个比斯洛普先生更有可能吸引爱莉娜的男子？会吏长发觉自己犯了错误，当然不能立即摆脱自己的窘困。

接着，他又感到极为诧异。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对他多么狡猾啊！他们多么恶劣地欺骗了他。他曾经就自己假想的爱莉娜对斯洛普先生的迷恋劝导了她一番，可同时她却跟自己赞助的人阿拉宾先生在相爱。他还把那同一个阿拉宾先生当作知己，告诉了他自己担心爱莉娜和斯洛普先生结亲的事。所以会吏长感到诧异，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也有很大的感到满意的理由。单就这场婚姻来看，它正好可以帮助博士摆脱他的困难。首先，斯洛普先生决不会成为他的连襟了，这个信念本身就是莫大的安慰。其次，在所有的人当中，阿拉宾先生是成为近亲的最合乎他心意的人了。不过最大的安慰还是，这场婚姻会给予斯洛普先生的那一下打击。斯洛普现在的确失去了可能成为他妻子的人。外间已经开始在传说，他也许会失去他在主教公馆里的职位。只要哈定先生的话是可靠的，那么最大的危险就会给克服了。这么一来，可以料想，斯洛普先生会承认自己战败，完全撤离巴彻斯特。那么，会吏长就可以再一次呼吸清新的空气了。

"啃，啃，"他说。"天哪！天哪！"第五声喊叫的音调使哈定先生完全知道，会吏长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① 所罗门(Solomon)，古代以色列王大卫之子，以聪明睿智著称。

接下去，哈定先生徐缓地、巧妙地一步步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计划。阿拉宾先生为什么不可以当新教长呢？

格伦雷博士徐缓地、深思地一步步接受了岳父的见解。虽然他很喜欢阿拉宾先生，虽然他真诚地钦佩那位先生的教士才能，倘若能够说服岳父接受他自己挣得的这次高升，他就决不会同意夺走岳父正正当当挣得的升迁的一项措施的。但是会吏长上次已经充分领教过，哈定先生会多么固执己见，不顾所有朋友们的劝告。他这会儿也知道得相当清楚，随便怎样也无法说服眼前的这个温和恭顺的人，要他接下请他担任的那个高级职位，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话。他知道这一点后，也对自己不止一次地说："阿拉宾先生为什么不可以当巴彻斯特的教长呢？"他们两人终于商量好，第二天上午一块儿搭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伦敦去，路上稍许绕一点儿道，到牛津去一趟。他们认为，格温先生的意见或许会对他们有点儿帮助。

等这些事情安排停当后，会吏长匆匆离开，以便回到普勒姆斯特德去准备上路。那天天气极为晴朗，他是乘坐一辆敞篷的双轮轻便马车进城来的。在他沿着大街往前时，他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好遇见了斯洛普先生。要不是他急骤地把马一下勒住，他就会把斯洛普先生撞倒了。自从在主教书房里那次令人难忘的会晤以后，这两个人始终没有互相交谈过。这时候，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不过彼此脸对脸正眼望着。斯洛普先生的脸上和往日一样卤莽冒失，一样洋洋得意，一样目空一切。如果格伦雷博士不是知道了实情的话，他会以为他的敌人已经赢得了他努力争取的教长职位，那房妻子，以及所有那些高贵的荣誉了。其实，他失去了他在世上所有的一切，这时候刚被主教罢免了现有的职位。

在离开市区时，会吏长驾车由海拉姆养老院那个令人难忘的门外驶过。那儿，在大门口，停有一辆邋遢的、巨大的农民运货马车，上面装满了外表很邋遢的家具。善良的奎瓦富太太在那儿查看运来的东西——她并没有穿最好的服装——衣裳也不很整洁——帽子和围巾都不很优美，或者不如说，整个外表实在没有多少女性的妩媚之处。她在自己的新住宅里忙着做一些家务事，这会儿刚走出来，指望在家具等物运到时并不会见到任何人。会吏长在她还没有知道自己的处境时，一下到了她的面前。

说真的，她和格伦雷博士或是博士的家庭并不很熟悉。而会吏长对他管辖下的所有教士，几乎可以说，对主教区里的所有教士，理所当然地全都认识，而对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则或多或少，也都熟悉。他和奎瓦富先生在种种不同的宗教事务上有过交往，但是奎瓦富太太他却很少看见。可是这当儿，他正心情欢畅，所以不会走过她而不加注意的。奎瓦富一家人全都料想，格伦雷博士会极端痛恨他们，他们知道他急切地想使哈定先生搬回养老院他从前的住宅来，他们并不知道已经请他到教长公馆去安顿一个新家了。因此，奎瓦富太太对会吏长和她打招呼的音调很吃了一惊，同时也大为高兴。

"你好，奎瓦富太太，——你好，"他说，在和她说话时，还把左手从马车上伸了出来。"瞧见你这么快乐、这么出力地忙着，我很高兴，真很高兴。"

奎瓦富太太谢过了他，和他握了握手，猜疑地望望他的脸。她不很知道这种祝贺和好意到底是不是含讥带讽的。

"请代我告诉奎瓦富先生，"他继续说下去，"我对于选派他感到很高兴。奎瓦富太太，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职位，这是一所很舒服的宅子。我真乐意瞧见你们住进去。再会——再会。"说完，

他驾车往前走了，撇下这位太太对他的好性气又高兴又惊奇。总的说来，情况对会吏长十分有利，他可以对奎瓦富太太宽厚仁慈了。从轻便马车上，他笑嘻嘻地朝前望着世上的人们，宽恕了巴彻斯特所有人的罪恶，只有普劳迪夫人和斯洛普先生不在其内。倘使他当时见到了主教，他也会觉得想亲切地去拍拍他的头的。

他决计经由圣埃沃尔德回家。这将使他绕出去大约三英里路，但是他觉得不去对阿拉宾先生说一句表示友好的话，他不能很轻松地离开普勒姆斯特德。当他到达牧师公馆时，教区牧师还没有回家，不过根据他听说到的话，他毫不怀疑自己会在他们两家之间的路上遇见他的。这一点他倒是猜对了。在回家的半路上一个狭窄的拐弯地方，他碰上了骑马而来的阿拉宾先生。

"嗬，嗬，嗬，"会吏长大声欢笑，情绪极好地喊着。"嗬，嗬，嗬，说到头，我们没有理由再担心斯洛普先生啦。"

"我听格伦雷太太说，他们把教长的职位派给了哈定先生，"另一个说。

"我发现斯洛普先生失去的还不仅仅是教长嘛，"说完，会吏长诙谐地大笑起来。"喂，喂，阿拉宾，你把秘密保守得真好。我现在全知道啦。"

"我并没有什么秘密，"另一个平静地一笑说。"根本就没有——一天还不到哩。我只是昨儿才知道我的好运气的，今儿我就上普勒姆斯特德去要求你同意。根据格伦雷太太对我说的话来看，我希望会得到你的赞同。"

"完全赞同，完全赞同，"会吏长热诚地说，一面紧紧地握住他朋友的手。"正象我希望的那样。她是个好极了的年轻女人，她也不会空手上你那儿去的。我想她会做你的贤慧的妻子。如

果她对你象她姐姐对我那样尽心，那么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啦。我能说的就是这些。”在他说完这几句话时，可以看到博士的每只眼睛里都有一滴泪花。

阿拉宾先生也热烈地紧握了一下会吏长的手，不过他没说什么。他的心情太激动了，简直说不出话来。他没法表达他心头的感激。格伦雷博士很理解他，就仿佛他说了一小时的话那样。

“你听着，阿拉宾，”他说，“得由我本人来为你们结合。我们把爱莉娜接到普勒姆斯特德去。婚礼就在那儿举行。我要让苏珊积极地筹备起来，我们要办得很有气派。明儿，为了特殊的事务，我得到伦敦去。哈定和我一块儿去。不过你新娘子的结婚礼服还没做好，我就回来啦。”这样，他们就分手了。

在回家的路上，会吏长一心尽想着婚礼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在往后十分慷慨地对待爱莉娜，这样来补偿自已给她所造成的全部损害。他要让她看到，在他眼里，一个斯洛普那样的人和一个阿拉宾这样的人多么不同。他对另外一件事也下了坚定的决心：如果教长的事竟然没有作出有利于阿拉宾先生的解决办法，那么他无论如何也要在圣埃沃尔德牧师公馆的饭厅墙上添造一个新的正面，开一扇凸肚窗。

“我们俩全被骗过啦，苏①，”他对太太说，他走进屋子，马上来到她面前，亲了她一下。一年之中，他唤太太“苏”也不过两三次。这种时候总是重大的节日。

“爱莉娜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要有头脑，”格伦雷太太说。

---

① 苏珊的爱称。

那天晚上，普勒姆斯特德教区长公馆里的人都非常满意。格伦雷太太答应她丈夫，她现在可以开诚布公，对阿拉宾先生无话不谈了。先前，她一直不肯这么做。

第十七章　斯洛普先生告别了主教公馆和公馆里的人

我们现在必须向斯洛普先生，还向主教和普劳迪夫人告别。小说里的这种告别和现实生活中的同样不很愉快，说真的，并没有那么伤心，因为它们缺乏悲伤的真实性，不过也同样令人迷惘，一般总不那么称心。小说家菲尔丁、司各脱、乔治·桑①、苏②，或是大仲马能对他虚构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添上点儿什么趣味呢？两个孩子的诺言和超人的幸福是没有益处的，而说他们活到远远超乎人类通常的大限还极有声望，那也是与事无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的伤心事，广大的读者啊！他们的伤心事，他们的罪恶，或是他们的愚蠢行为，这些才是你们的乐趣，而不是他们的德行、见识和随之而来的报酬。当我们开始把结尾部分着上 couleur de rose ③时（象我们遵照一定的规则非做不可的那样），我们就完全丧失了自己讨人欢喜的魅力。当我们变得单调乏味时，我们就使你们感到厌烦，而我们必然会变得单调乏味，要不然我们就会使你们失去兴趣。新近有位作家希望使他的作品直到最后一页都非常有趣，到第三卷的末尾才让主人公出现。结果是，谁也不愿意读他的小说。有什么人能把他的情节、对话、人物和描写的段落安排好并衔接起来，使它们正好写进四百三十九页，而不使它们在他写完时不自然地压缩在一

起或是矫揉造作地拖得过长呢？我自己不是也知道，我眼下就短少十几页，正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想写完这几页呢？接下去，等一切全写好了，最最宽厚的评论家一成不变地总批评我们说，我们的结局有缺点、不够格。我们不是变得懒散，忽略了它，就是变得使人厌烦，过分着意。结局于是成了枯燥乏味或矫揉造作，过度紧张或愚蠢无聊。它不是毫无意义，就是用力过度。最后的一幕，象我们担心所有最后的一幕必然会是的那样，

成了第二个童年，被人遗忘，
没牙，没眼，没有味觉，没有一切。④

我只能说，要是有一位评论家通晓自己的工作，尽心竭力，直到经验使他进入了化境，然后按着该写的那样来写一部小说的最后五十页，那么拿我来说，我往后一定就尽力以他为榜样。单单靠了我自己的智慧来指引，我承认我对成功是没有信心的。

在过去的一周或是十天里，斯洛普先生根本没有看见普劳迪夫人，也很少见到主教。他仍旧住在主教公馆里，仍旧办理着日常的工作，不过主教区里的机密大事全转到别人手里去了。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也完全注意到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怎么烦恼。他把心思全放在其他的希望上，后来主教的公务对他竟然变得枯燥乏味了。再说，他还知道，就主教区而言，普劳迪夫人已经战败了他。在本书开始时，我们说过，有三四个人共同在竞

---

① 乔治·桑(George Sand)，法国小说家迪潘·迪德旺 (Lucie A. Dupin Dudevant, 1804—1876)的笔名。

② 苏(Marie Joseph Sue, 1804--1857)，法国小说家。

③ 法文，意思是："玫瑰色；乐观的色彩"。

④ 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1599)第二幕第七场。

争，看谁实际上会成为巴彻斯特的主教。这些人里每一个现在都承认(或者自负说)，普劳迪夫人在这场斗争中胜利了。他们经历了一次相当严厉的竞争性考试，结果她成为优胜者，facile princeps①。有短短一个时期，斯洛普先生紧紧钉住她，可是那只是一个短时期。人们可以说是已经公认，海拉姆养老院将是他们两人的测试点。如今奎瓦富先生已经进了养老院——这便是普劳迪夫人有手腕、有勇气的证明。

这一切并没有使斯洛普先生意志消沉，因为他有其他的希望。但是最后，啊呀，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爵士写了一封短信给他，告诉他教长的职位已经委派人了。我们应该给斯洛普先生说一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在这一打击下趴下，或是听任自己白白地伤心，他并没有从此就对生活失去信心，呼吁天上的和地下的诸神把他的生命夺走。他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计算了一下自己手头可供目前使用的款子，以及有几笔什么别的款子就可以到手，思考了一下自己今后努力的最好领域，于是立刻写了一封信给贝克街一个阔绰的炼糖商人的妻子。他很知道，这个女人非常喜欢款待和鼓励严肃认真的低教派青年教士。他信上说，“他又得另行谋生了，因为他觉得大教堂镇市上的气氛和大教堂工作的性质是和他的性情不合的。”接下去，他坐了一会儿，就自己和主教分别时的态度，以及自己未来的举措作出了决定。

他最后站起身，拉了拉他的蓝(黑)披风，
明日即将奔赴清新的森林与新辟的牧场。②

① 拉丁文，意思是：“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第一”。
② 见弥尔顿的《莱西达斯》第一百九十二、第一百九十三行。参看本书第13页注⑤。

他收到了一道正式命令，要他去谒见主教，他于是站起身，准备遵命前去。这时候，他打了一下铃，叫仆人先去告诉他的主人说，倘使主教认为合式的话，他，斯洛普先生，预备这就去见他。仆人心里很明白，斯洛普先生已经不再得势了，于是带回来口信说，“主教大人希望斯洛普先生立即到书房里去见他。”斯洛普先生又等了大约十分钟，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随后他才走进了主教的房间。那儿，象他料想的那样，他发现普劳迪夫人和她的丈夫呆在一块儿。

“嗯，噢，——斯洛普先生，请坐下，”男主教说。

“请坐下，斯洛普先生，”女主教说。

“谢谢您，谢谢您，”斯洛普先生说，一面绕过去走到炉火旁，在给炉前的地毯增光的一张扶手椅上一屁股坐下。

“斯洛普先生，”主教说，“有一件事相当时候以来一直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件事对你明确地说一说了。”

“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任何方面和我本人有关？”斯洛普先生问。

“是这样，——当然啦，——对，它当然跟你本人有关，斯洛普先生。”

“那么，主教，如果您可以允许我表示一个愿望的话，那么在我们两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当着一个第三者。”

“你不要惊慌，斯洛普先生，”普劳迪夫人说，“压根儿不需要讨论。主教只打算表示一下他自己的愿望。”

“我只打算，斯洛普先生，表示一下我自己的愿望，——压根儿不需要讨论，”主教说，重复了一遍他太太的话。

“主教，我们随便哪个都无法这么肯定，”斯洛普先生说，“可

是我不能强迫普劳迪夫人离开这间房，我也不能拒绝呆在这儿，如果主教您的意思是要我留下的话。”

“这当然是主教的意思，”普劳迪夫人说。

“斯洛普先生，”主教用庄重、严肃的声调开口说，“我不得不来指摘你，这使我很痛心。我不得不来指摘一位教士，这使我十分痛心，而指摘一位处在你这种地位上的教士，尤其使我痛心。”

“怎么，我做了什么错事，主教？”斯洛普先生大胆地问。

“你做了什么错事，斯洛普先生？”普劳迪夫人说，她笔直的站在这个“罪犯”面前，举起那只可怕的食指来。“你竟然敢问主教你做了什么错事？你的良心难道不——”

“普劳迪夫人，请你明白，我决不和你谈。”

“啊，先生，可你非得谈，”她说，“你一定得谈。你为什么要和那个内罗尼‘夫人’说上那么许多话？你还是一个教士呢，你为什么要经常和那样一个女人——和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和一个完全不适合跟教士往来的女人，混在一起，使自己蒙受了耻辱？”

“我至少是在您的客厅里给介绍认识她的，”斯洛普先生反唇相讥。

“你在那儿的一举一动很可耻，”普劳迪夫人说，“极其可耻。我看到那情形后，还让你在宅子里逗留上一天也是错误的。我应该坚持立刻打发你走。”

“我倒要领教一下，普劳迪夫人，您竟然有权坚持要我或是离开这儿，或是留在这儿。”

“什么！”夫人说，“我连说谁可以、谁不可以常常上我客厅里来的权利都没有吗！我不可以保护着我的仆人和家属，使他们的道德不受到非礼行为的败坏吗！我不可以保护着我自己的女

儿，使她们不受到猥亵行径的影响吗！我倒要让你瞧瞧，斯洛普先生，我有没有这种权力。现在，请你明白，你不再在主教身边担任什么职位了。由于另一位牧师这就需要公馆里你的那间房，我不得不请你在你方便的时间内尽快另外去找一套房间。”

“主教，”斯洛普先生向主教请求说，因而完全背过身去，不对着夫人，“可否容我问一声，我能不能听您亲口说一下您对这件事所作的决定呢？”

“当然罗，斯洛普先生，当然罗，”主教说，“这样才是合理的。唔，我的决定是，你最好去另找一个圣职。我认为你不很合适担任你本来担任的位置。”

“那么，主教，我的过失是什么呢？”

“那个内罗尼‘夫人’就是一个过失，”普劳迪夫人说，“而且她还是一个丑恶的过失。很丑恶、很可耻。呸，斯洛普先生，呸！你可真是低教派的一个教士！”

“主教，我要知道，您为了我犯的什么过失，把我从您的公馆里撵出去。”

“你已经听见普劳迪夫人刚说过的话啦，”主教说。

“等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公布出来时，主教，——为了替我自己辩白，我一定得这么做——我想您总不希望我说，您是在您太太的吩咐下，解除了我的职务的——因为她反对我结识另一个女人，牧师会里一位受俸牧师的女儿？”

“你乐意公布什么就公布什么，先生，”普劳迪夫人说。“可是你总不会十分愚蠢，把您在巴彻斯特干下的事情也公布出来吧。你以为我没有听说到你跪倒在那个家伙脚下的事吗——那就是说，要是她有脚的话——还有你经常在她手上滴口水的事？斯洛普先生，我劝你当心你自己所干的事和所说的话。为了犯

有比你轻的过失，有些教士都给免去了圣职。”

“主教，要是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就不得不控告这个女人——我是说普劳迪夫人——破坏我的名誉啦。”

“斯洛普先生，我想你现在最好退下，”主教说。“我这就把该付给你的那笔款子开一张支票送去给你。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尽可能早点儿离开公馆，对各方面自然都会比较好。我给你回伦敦去的路费，以及从今天起你在巴彻斯特逗留一周的生活费用。”

“倘使你希望留在这一带，”普劳迪夫人说，“庄严地保证决不再见那个女人，还答应在行为方面比较谨慎点儿，主教就向奎瓦富先生提出你的姓名，奎瓦富先生在布丁谷那儿需要一位副牧师。我想那所宅子很够你居住，每年还有五十镑一笔薪俸。”

“夫人，愿上帝宽恕您今儿对待我的态度，”斯洛普先生说，同时做出一种很高超的神气望着她，“而且请您记住，夫人，您自己仍然可能遭到失败的。”接着，他露出一种很世故的神气望着她。“至于主教，我很可怜他。”这样说了，斯洛普先生便离开了那间房。于是巴彻斯特主教和他的第一位参预机密的家庭牧师的亲密关系，便结束了。

普劳迪夫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斯洛普先生并不十分愚蠢，不会把自己在巴彻斯特干下的事情公诸于世。他并没有写出什么说明普劳迪夫人的劣行，或是她丈夫的愚蠢低能的文章去麻烦他的朋友托尔斯先生发表。他很知道，往后绝口不提自己在这座大教堂城市里的所作所为，那将是聪明的。在记载的这次会谈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巴彻斯特，愤愤地登上了列车车厢。在列车载着他迅速驶离大教堂的那些塔楼时，他根本没有恋恋不舍地去看看它们。

斯洛普家的人是从来没有挨过饿的，这一点大家全都知道，他们总能摆脱危难，随遇而安，而且生活总很奢华。我们的斯洛普先生也是如此。等他回到京城以后，他发觉那个制糖商去世了，他的遗孀伤心不已；或者不如说是，正需要人安慰。斯洛普先生安慰了她，很快便在贝克街的那所宅子里舒舒服服地安居下来。不久，他还据有了新街附近的一座教堂，在京城里那一带成为最能言善辩的讲道人和最虔诚的教士之一而出了名。让我们就留下他呆在那儿吧。

关于主教夫妇，也没有更多的话需要说了。从这时往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来妨碍他们的和谐、平稳的家庭生活。很快，议会中主教的议席又出了一个空缺，使普劳迪博士在上议院里获得了一个席位，这是他最初那么急切盼望的。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变得比较聪明。他当然接下了这个席位，在教会事务上偶尔投上一票，赞成政府的意见。不过他已经完全知道，他的正当的行动领域在于紧紧守着普劳迪夫人的衣橱①。他从此没有再想去违抗她，或者哪怕是想在主教区内独断独行了。倘使他想到自由的话，他也是象人们想到至福一千年②那样，认为那就和也许会到来的太平盛世一样，不过谁也不指望它会在自己有生之年内到来。普劳迪夫人可以说是还在焕发着生命力，至少是很健壮的。主教没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很快遭到不幸，过起鳏夫的生活来。

他还是巴彻斯特的主教，给那个职位如此增添了光彩，因此政府不愿意更动他，即使调往更高的圣职也不愿意。他在安安

---

① 意谓听凭普劳迪夫人支配。

② 至福一千年，《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说，耶稣将再来人间统治一千年。

稳稳的照看下，可以就留在那儿，直到时代的新风尚发觉他老迈无能，于是授予他一笔养老金。至于普劳迪夫人，我们为她祈祷的是，但愿她能长命百岁。

第十八章　新教长就任教长，新的养老院院长就任院长

哈定先生和会吏长一块儿动身前去牛津。他们到那儿，凭着巧妙的议论说动了拉撒路的院长，使他向自己也提出了这个重大的问题："阿拉宾先生为什么不可以做巴彻斯特的教长呢？"当然，有一会儿工夫，他竭力想要说服哈定先生，说他是愚蠢的、顾虑过多的，既固执己见，又意志软弱，但是他这番努力完全徒劳无功。如果哈定先生不肯向格伦雷博士让步，他也不大可能会向格温博士让步，尤其因为这时候已经想出了让阿拉宾先生就任教长这么一个好计划。当那位院长发觉自己的口才不起作用，又听说阿拉宾先生即将成为哈定先生的女婿时，他才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乐意看到他一向赞助的老朋友，他的学院里的院士，给安顿在这个正没有合适人选的舒适的职位上。

"院长，你知道，这也许是把斯洛普先生排斥在外的办法，"会吏长严肃慎重地说。

"他并不比我们学院里的牧师更有机会，"院长说。"这件事我可并不是就知道这一点儿。"

格伦雷太太的猜测倒是对的。发挥作用，在达官贵人中提出政府应当照顾哈定先生这一点的，正是拉撒路的院长。这时候，他同意利用他的最大力量，把这个提议转到阿拉宾先生的身上

去。他们三人一块儿动身前往伦敦，在那儿逗留了一星期，这使格伦雷太太大为不满，很可能也使格温太太大为不满。大臣离开京城朝一个方向去了，他的私人秘书则朝另一个方向去了。留下来的小官吏在这种事情上不能作主，一切全都混乱难办。两个博士似乎全有不少事情得做，他们东奔西跑，十分忙碌，晚上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抱怨说，他们的腿都要跑断了。哈定先生却没事可做。有一两次，他提议说，他也许不妨先回到巴彻斯特去。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断然的拒绝，他一无办法，只好在威斯敏斯特寺①里消磨他的时光。

最后，那位大人物的答复来了。拉撒路的院长通过贝尔格雷维亚②主教，提出了他的建议。这位主教虽然新近才获得一片主教区，在宗教界与政界倒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即使不象圣保罗那么虔诚，至少却和他一样聪明，而且对所有的人各方面都具有莫大的影响，因此虽然他在牛津各学院的院长中很了不起，他却是由一位辉格党的首相挑选出来担任最受人垂涎的主教职位的③。格温博士把自己的希望和论点去向他说了，主教又把他的意见转告了肯辛顿三角地侯爵。侯爵是御膳房大总管，据大多数人认为，是担任着内阁以外最高职位的人。他办理过不少桩这类事务。这回，他不仅站在温莎宫一间客厅的地毯上，向正在喝一杯咖啡的大臣提出了这项安排，还很赞许地在一位显赫人士的耳边提到了阿拉宾先生的姓名。

这样，这件事便安排停当了。那位大人物的答复来了，阿拉宾先生奉派当了巴彻斯特的教长。消息传来的那天，为了这个

① 威斯敏斯特寺(Westminster Abbey)是伦敦最著名的大教堂，哈定先生很喜欢到那儿去参观。

② 贝尔格雷维亚(Belgravia)，伦敦的一个区。

③ 牛津大学各学院院长当时多属高教派，拥护托利党，所以这么说。

重要任务到京城里来的这三个教士，欢天喜地地一块儿吃了一顿饭。他们以一种沉默、体面、合乎教士身份的方式把杯子里斟满了红葡萄酒，为阿拉宾先生祝贺。他们三人都十分满意。拉撒路院长的奔走很成功，而成功是我们大家都很珍惜的。会吏长把斯洛普先生踩翻在地，而把自己说服的放弃大学中舒适、幽静生活的一个年轻教士，带来了很高的荣誉。这至少是会吏长心头想到的，虽然，说实在话，把斯洛普先生踩翻在地的并不是他，而是当时的环境。不过在这三个人中，哈定先生大概是最为满意的。他摆脱了平日那种忧郁的态度，从欢乐的内心里找出一些朴实的小玩笑话来。他取笑会吏长，说他把斯洛普先生的婚姻完全搞错了，又嘲弄他对普劳迪夫人不得当的喜爱。第二天，他们全回到巴彻斯特去了。

他们商议好，暂且不让阿拉宾先生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直到他从未来岳父的手中接过大臣的那封信后再说。为了抓紧时间，前一天晚上就邮递了一封信给他，请他在伦敦火车抵达的那个时刻到教长公馆去。这一件事一点儿也不使阿拉宾先生惊讶。巴彻斯特四处不知怎么已经在传说，哈定先生即将出任新教长了。巴彻斯特的人全准备热情地打起钟来欢迎他。斯洛普先生的确有一伙追随者，巴彻斯特的确有一些人准备装得很热忱地去祝贺他升迁，不过就连他自己的这一伙人也没有为他的失败而伤心失望。城里的居民，就连三十五岁、心地高超、欣喜若狂的年轻妇女，也开始理解，他们的幸福，这地方的幸福，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和每天唱赞美诗与每两周唱圣歌分不开的。主教公馆的开支，并没有使主教方面对这问题的见解更得人心。总的说来，反应是很强烈的。当世人们知道哈定先生即将成为新教长时，他们全都衷心欢迎。

我们已经说过，阿拉宾先生对于叫他到教长公馆去的那封信并不感到惊讶。自从爱莉娜接受了他的求婚以后，他还没有看见过哈定先生，而自从他知道未来岳父的高升以后，他也没有看见过他。他们应该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彼此见面，这本是最自然、最必要的事了。哈定先生和格伦雷博士从火车站乘马车驶来时，阿拉宾先生正在教长公馆的会客室里等候。

他们见面握手时，大伙儿的心头都有点儿激动，十分激动，从而使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能用相当平静的方式讲起他的事情来。哈定先生有一会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阿拉宾先生只能用一些短句子间歇地谈到他的恋爱和幸运。他还尽可能恰当地插入几句对哈定先生就任教长的祝贺词，接着就继续讲他自己的希望与顾虑——希望哈定先生可以看待他如同儿子一样，顾虑自己实在不大配享有这种幸运。随后，他又回到教长的事情上，他说这是他曾经听说过的最满意不过的委任了。

"可是！可是！可是——"哈定先生说，接着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好恳求地望着会吏长。

"实际的情形是，阿拉宾，"博士说，"到头来你注定不该是一位教长的女婿，我也不是。这是比较可惜的。"

阿拉宾先生望着他，要求解释。"哈定先生难道不是新教长吗？"

"看来不是，"会吏长说。阿拉宾先生的脸稍许沉下来点儿。他从一个人望到另一个人。根据他们两人的神气看，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什么不快，至少没有在他们心头引起什么不快，但是对于这个谜，一时又没有一个解释。

"想想看我年纪多大啦，"哈定先生恳求地说。

"胡扯！"会吏长说。

“你这么说当然很好，可是这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年轻人，”哈定先生说。

“那么谁来做教长呢？”阿拉宾先生问。

“是呀，问题就在这儿，”会吏长说。“嗨，领唱人先生，既然您很固执拒绝担任什么别的职务，那么快让我们知道，新教长是由谁来担任呢？任命书就在他的口袋里。”

哈定先生眼睛里汪着泪水，把那封信取出来，递给了他未来的女婿。他想说上几句话，可是完全失败了。等他把那份文件交出去后，他转过脸对着墙壁，假装擤鼻子，然后在老教长的破旧的马鬃沙发上坐下。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结束掉我们对这次会面的叙述了。

我们也无法妄图来描写哈定先生的女儿接待哈定先生时的那份欣喜。她伤心地流泪，快乐地流泪。伤心的是，父亲到了老年，竟然还没有获得那种显要的身份和人世间的那种地位，根据她的意见，他是理应得到这些的。快乐的是，他，她的亲爱的父亲，竟然把自己不肯张开手接下的好东西，全给了那另一个亲爱的人。这时候，哈定先生又显出了他的软弱。在这样乱纷纷地流露出了爱护与相互之间的依恋之情后，他觉得自己不能拒绝各方面提出的那些请求，要他放弃在大街上的那个寓所了。爱莉娜说，除非父亲也住进教长公馆去，否则她就不住在那儿；阿拉宾先生也不肯当教长，除非哈定先生肯和他一起当。会吏长说，岳父不可以在件件事情上都随心所欲。格伦雷太太把他接到普勒姆斯特德去，让他可以留在那儿，直等到阿拉宾先生和太太可以在自己的住宅里接待他的时候。

一个意志软弱的老头儿给这样一些议论敦促着，除了顺从以外，又能怎么样呢？

可是在哈定先生可以容许他自己安定下来前，他还必需去办一下另一件工作。我们在本书里没有多提在他的照管下，生活在养老院里的那几个残存下的老头儿的情况。但是读者决不要因此便以为他忘了他们，或者在他们的无政府状况与缺乏适当管理的情形下，没去看望他们。他经常去看望，新近还让他们知道，他们不久就得同意拥护一位新院长了。这时候，他们只剩下五个人，有一个就在前不久刚给抬去安息，——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以前总共是十二个人，现在包括女人在内，名额已经增加到二十四个。在这五个人中，老邦斯是一个，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前院长最心爱的人；而曾经成为一个卑劣的工具，把院长从他的住宅里赶走的亚伯尔·汉狄，则是另一个。

哈定先生这时候决定，他要亲自去把养老院新院长介绍给养老院的老头儿们。他觉得多种情况可能会结合起来，使那几个老头儿以厌恶而无礼的态度接待奎瓦富先生。他还觉得奎瓦富先生本人也许会感到良心不安，如果他进入养老院，心里以为自己是和前任院长很不友好地进入的话。因此，哈定先生决计要和奎瓦富先生手挽着手地走进去，要求那些老头儿恭恭敬敬地尊重他们的新院长。

他回到巴彻斯特后，发觉奎瓦富先生还没有住进养老院的那所住宅去，也没有开始办理他的新职务。他于是向那位先生讲了他的希望，他的提议并没有遭到拒绝。

当时虽然已经是十一月，那天上午却晴朗无云[1]，哈定先生和奎瓦富先生胳膊挽着胳膊，一块儿走进了养老院的大门。我们的老朋友不论做什么事都从不夸耀，这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就连在他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作为上，他也不摆出我们大多数人

① 英国冬季多雨多雾，所以这么说。

认为有必要凭借着给我们的重要作为增添光彩的那种夸耀。我们有庆祝乔迁之喜的宴会，洗礼仪式，以及种种喜庆的日子。我们即便不庆祝自己的生日，也会庆祝孩子们的生日。我们往往会过分讲究，如果要我们搬一次家的话，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无聊的隆重时刻。哈定先生可没有什么隆重的时刻。当他离开老住宅的时候，他以同样平静镇定的态度从住宅里走了出去，仿佛只是出去作每天的散步似的。这次，他跟他庇护的另一位院长重新走进来时，他是以同样平静的步伐和镇定的态度走进来的。他身子略微不及五年以前那么挺直，不啊，到如今已经快六年了。他走得也许缓慢了点儿，步履也许略微不及先前那么坚定。要不是这样的话，人家也许会说，他不过是挽着一位朋友又走回来了。

这种友好的做法，对奎瓦富先生至关重要。他尽管生活贫穷，想到自己把哈定先生这么和蔼可亲，这么殷勤有礼的一位教友排挤掉，内心是很痛苦的。在他当时的情况下，要他拒绝提供给他的这一恩惠是办不到的。他不能拒绝提供给他儿女们的粮食，或者拒绝去减轻一下这么多年来压迫着他那个可怜妻子的沉重的负担，可是想到自己进入养老院也许会遭到主教区里教友们的憎恶，他不免又很伤心。凡此种种哈定先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与智力特别适合领会这类情感，特别适合细致入微地理解这种动机。在大多数具有世俗意义的问题上，会吏长总认为岳父并不比傻子好多少。也许，他是对的。不过在某些其他的问题上——如果得到正确的判断，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哈定先生(倘使他有这种意思的话)可以同样恰当地认为女婿是一个傻瓜。然而，没有几个人的性格是象哈定先生那样的。他能够仔细地鉴别别人的情感，而这种鉴别力通常是妇女所特有的。

那天上午，他们胳膊挽着胳膊走进了那座建筑物里的方院子，五个老头儿在那儿迎着他们。哈定先生和他们一一握手，接着奎瓦富先生也照办了。哈定先生和邦斯握了两次手，奎瓦富先生也预备照做一遍这种礼节，但是那个老头儿并没有鼓励他这么做。

“我很高兴地知道，你们终于有一位新院长啦，”哈定先生用兴冲冲的声音说。

“我们岁数很大啦，不希望有什么改变，”他们中一个人说，“不过我们猜这是为了大家好。”

“当然——当然啦，这是为了大家好，”哈定先生说。“你们这就又有一位自己教会的教士和你们同住在一块儿了，而且是一位极出色的教士。我知道有这么慈祥的一个人来照顾你们，觉得非常满意。他并不是一个陌生人，他是我本人的一位朋友，会容许我时常前来看望你们的。”

“我们很感激您，长老，”他们中另一个人说。

“我的好朋友们，我用不着告诉你们，”奎瓦富先生说，“我多么万分感激哈定先生待我的这份好意，——我要说，他的这份份外的、意想不到的好意。”

“他一贯总是十分和善的，”另一个老头儿说。

“凡是能够做了来填补起他留下的空白的事情，我一定都做。为了你们，也为了我自己，我愿意这么做，特别还为了他。但是对于你们这儿位深知他的人，我决不可能成为他素来总是那样的一位受人爱戴的朋友和慈父。”

“对，院长说得对，”老邦斯说，他先前一直没有作声，“没有人能那样。即使新主教派一位天使从天上到我们这儿来，也不会是那样。我们并不怀疑您会尽您最大的努力，院长，不过您不

会象老院长那样，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不会是那样。”

“咄，邦斯，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哈定先生说，可是他一面叱责这个老头儿，一面却仍旧握着他的胳膊，热忱爱护地紧捏了他一下。

这件事并没有激起任何热情。五个正在蹒跚地走向最后安息地去的老头儿，怎么能热情洋溢地接待一位陌生人呢？奎瓦富先生对他们，或是他们对奎瓦富先生，会算得了什么呢？倘使哈定先生果真回到他们中来，他们那苍老的面颊上也许会闪现出最后一丝快慰的光彩，可是要他们高兴，这是徒劳的，因为奎瓦富先生就要把他的十四个孩子从布丁谷搬到养老院的住宅里来。按实在说，他们无疑得到了好处，物质的与精神的好处，不过这一点他们既不会期望，也不会承认。

介绍奎瓦富先生的这件工作，是相当沉闷的，但是它仍旧产生了影响。哈定先生的这份好意并没有落空。巴彻斯特所有的人，包括那五个老受施人，全比较恭敬地对待奎瓦富先生，因为在他最初接下他的职务时，哈定先生曾经和他胳膊挽着胳膊这样走了进去。

这里，我们就把奎瓦富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十四个儿女，留在他们的新居里。愿他们享有上帝最终赐予他们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吧！

第十九章　结　局

一部小说象孩子们的一场晚餐会那样，一定得用一点儿甜甜美美的东西来收场。现在，除了阿拉宾先生婚礼的庆祝活动外，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了，除了结婚的礼服外，不再有什么要描绘的了，除了主持婚礼的会吏长和结为夫妇的阿拉宾先生与爱莉娜之间的问答外，不再有什么对话要记录的了。"你愿娶这个女人为妻，"以及"你愿嫁这个男人为夫，照着上帝的诫命与他度日吗？"阿拉宾先生和爱莉娜每人都回答说，"我情愿。"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会遵守他们的诺言的，尤其因为内罗尼"夫人"在婚礼举行之前已经离开了巴彻斯特。

波尔德太太孀居了两年多点儿后，这才又嫁给了她的第二位丈夫。小约翰这时候在适当的帮助下，已经能自己走进客厅，接受聚集在那儿的客人们的欢迎了。哈定先生把新娘交给了新郎，会吏长主持了婚礼的仪式。两位格伦雷小姐和附近一带的其他几位年轻女郎一起，以同样精细而优美的态度，担任了女傧相的工作。格伦雷太太照管了早餐和花束的事。玛丽·波尔德分发了请帖和蛋糕。会吏长的三个儿子也回家来参加这场婚礼。大儿子学习很出色，认识他的人全相信他将来肯定是两科第一①。不过这一次倒是第二个儿子获得了莫大的荣誉，他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显得英姿飒爽。第三个儿子刚进大学，大概

是三个人中最自负的。

但是这场婚礼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会吏长的分外慷慨。他实际上赠送了礼品给每一个人。鉴于阿拉宾先生已经搬出了圣埃沃尔德牧师公馆，把饭厅延长的那项计划当然也就放弃了，可是倘使容会吏长去办的话，他会把教长公馆彻底重新布置一下的。他送去了埃拉尔② 制的一架华美的钢琴，给了阿拉宾先生一匹国内任何一位教长骑上去都会感到得意的矮脚马，还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给爱莉娜：在博览会③ 上得过奖的一种款式新颖的小椅子。他并没有到此便歇手。他为自己的太太买了一副浮雕宝石，为波尔德小姐买了一只蓝宝石手镯，又给了两个女儿许许多多珍珠和针线盒。对每个儿子，他给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对哈定先生，他馈赠了一只具有全部新式装置和昂贵的附件的华美的大提琴。由于有这些新颖的玩意儿，那位先生始终没有能把这只大提琴使用得使听众满意，或是使自己高兴。

深知会吏长的人，完全明白他这样挥霍的原因。他想通过这种做法来唱出他战胜斯洛普先生的凯歌。这就是他的欢乐之歌，他的赞美歌，他的大声演说。他曾经佩带上剑，前去作战，现在他正满载着从敌人方面掳获的战利品从战场上归来了。矮脚马和浮雕宝石，大提琴和大钢琴，全都可以说是从这时已被打垮的敌人的帐篷里夺过来的战利品。

阿拉宾夫妇结婚以后，照着这类事情如今已经确立的习惯做法，到国外去了两个月，然后很顺遂地在教长公馆里开始了生

---

① 见本书第 228 页注③。
② 埃拉尔(Sébastian Érard, 1752—1831)，法国著名的乐器制造人。
③ 指一八五一年的伦敦大博览会。

活。没有什么比巴彻斯特教会事务眼下的安排，更令人愉快的了。那位有名无实的主教从来不来干涉，普劳迪夫人也不常干涉。她的活动范围比较广阔，比较高贵，比一座大教堂城市更适合她的雄心壮志。只要她在主教区里能做她乐意做的事，她就情愿不去干涉教长和牧师会的工作。斯洛普先生曾经试图插手破坏大教堂区里多年的陈规旧习，从他的失败中，她长了不少经验。那位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和那位瘦小的受俸牧师，都没有受到任何有关安息日学校请求的干扰，教长在自己的管辖权内也可以自行其是，而普劳迪夫人和阿拉宾太太的来往，也只限于每年彼此宴请对方一次。在这种晚宴上，格伦雷博士向不参加，不过他必然要人家把普劳迪夫人做的事或说的话详详细细报告给他，而且他也总能获得。

在全盛时期，会吏长以父亲大总管的身份支配着一切。从那以后，他在教会中的权力大为减少了，但是这时候留下给他的那些权力，他却可以不受干扰地享有。他可以走过巴彻斯特的大街，并不感觉到看见他的人正在把他的权利和斯洛普先生的权利进行比较。普勒姆斯特德和教长公馆之间的来往，是最持久、最亲密的。既然爱莉娜现在嫁给了一位教士，尤其是教会里一位地位很高的教士，格伦雷太太就又找到了许多和妹妹同感的地方。在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是各方面全非常盼望的)，她打算到教长公馆去住上一两个月，小约翰·波尔德诞生的时候，她可始终没有想到要在巴彻斯特住上一个月！

在教义问题上，这姐妹俩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她们的争论是极其和睦的。阿拉宾先生的教派要比格伦雷太太的高两级。凡是记得爱莉娜以前曾经被指控偏袒斯洛普先生的人，也许会觉得这很奇怪，可是这却正是事实。她喜欢丈夫的绸法衣，

她喜欢他谨守礼拜规程的做法①，她特别喜欢他的讲道文中那种雄浑有力的哲学，她还喜欢自己公祷书里规定的那些节日。我们决不要以为她爱好蜡烛，或是她对于实在论②这一点完全走入了歧途，但是她有那样一个模糊的想法。她对于新近在巴思招致的某些很大的教会法律费用③，认捐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当然并没有留下姓名。当坎特伯雷大主教给人提到时，她总露出一丝温和嘲弄的微笑④，她还在大教堂里建造了一个纪念窗。

格伦雷太太属于早已过时的教派，所以反而嘲笑她的妹妹。按实在说，那是大约五十年前的高教派，当时宗教小册子还没有写出来，年轻的教士们也还没有把净化教会的工作承担下，作为大可赞扬的职责。因此，格伦雷太太耸耸肩膀，告诉索恩小姐，她认为爱莉娜最终会在教长公馆里设置一个小礼拜堂的。不过她却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不高兴。她认为一个年轻的教长太太染上了几件高教派的古怪行为，并没有什么错误不当，这至少表明她的心是放在这个问题上。再说，它还表明，天南地北，她已经远离开那个令人厌恶的污垢之地了。以前，大家曾经怀疑她会在那个地方匍匐打滚。可诅可咒，主必要来⑤！愿任何别

---

① 严守礼拜规程，是牛津运动想要恢复国教祈祷生活的一部分活动。

② 见本书第 58 页注③。

③ 一八五六年七月，汤顿的会吏长丹尼森（G. A. Denison，1805—1896）在巴思受到一个国教教会法庭的审讯。丹尼森是一个好斗的高教派教士，他就圣餐问题宣讲并发表了三篇讲道文，受到了低教派的反对。低教派向法庭提出了控诉。巴思的教会法庭判定丹尼森的学说违反了《三十九条教规》中的两条。他向宗教裁判上诉院提出上诉，一八五七年遭到驳回。特罗洛普研究学者们认为，丹尼森就是格伦雷会吏长的原型。

④ 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萨姆纳（John Bird Sumner，1780—1862），他是赞同低教派的。

⑤ 《新约·哥多林前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

的事全给看作是受福的，这样这件事就可以受到充分的诅咒。欢迎跪拜鞠躬，欢迎早祷和晚祷，欢迎打钟、公祷书与蜡烛①，这样斯洛普先生的肮脏的白法衣和严格的安息日便可以受到适当的诅咒了！

倘使绝对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倒也乐于同意格伦雷太太的意见，认为打钟、公祷书和蜡烛，是两者之间为害较小的。不过，本书里当然绝对没有这种选择的必要了。

阿拉宾博士（我们猜想他成了教长后，一定也成为一位博士了）在教义方面的各点上要比自己的妻子温和、含蓄，这一点是处在他的地位上理应做到的。他是一个深思、好学、工作努力的人，经常居住在教长公馆里，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去讲道。他把时间用去探索和编辑古老的教会文学，并把同样的文章重新写了出来。在牛津，他一般被看作是这个时代最有希望为教士增光的人物。他和妻子互相完全信赖地生活在一起。在他妻子的内心里，只有一个秘密他还不知道。他始终还没有听说过，斯洛普先生是怎样挨上那一嘴巴的。

斯坦霍普家的人不久便发觉，斯洛普先生的权力不再发挥作用，不能阻止他们重新享受意大利别墅中的乐趣了。在爱莉娜举行婚礼以前，他们全家已经迁回科摩湖的湖滨去。他们重新定居后不久，"夫人"便收到阿拉宾太太写去的一封整洁而简短的信，信里把写信人的命运告诉了她。这封信收到了一封欢快动人、词语俏皮的答复，象"夫人"所写的信一贯的那样。这样便结束了爱莉娜和斯坦霍普家的友谊。

---

① 这些就是上文所说的"高教派的古怪行为"。

我们再就哈定先生说几句话，就搁笔了。

他仍旧是巴彻斯特大教堂圣诗班的领唱人，仍旧是圣喀思伯特小教堂的牧师。尽管他自己常说他上了年纪，他这时候却还不是一个老人。他总把注定要他做的那些职务办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而且一直感到很快慰，因为他始终没有受到诱惑，承担起自己可能不大胜任的其他职务来。

作者现在就把他留在读者诸君的手里，不是作为一个英雄人物，不是作为一个受人钦佩、招人议论的人物，也不是作为一个应该在公众宴会上受到大家举杯祝酒、被人以惯常荒谬可笑的口吻说成是一位尽善尽美的牧师的人物，而是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善良人，谦虚地信奉着自己尽心宣讲的宗教，并且谨守着自己努力学习的那些训导。

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午夜译毕

后 记

关于《养老院》和《大教堂》两书，要说的话大都在《译本序》里全说了，现在想在这里就这两部书的版本、插画等再说几句。

五十年代末我译《巴彻斯特养老院》时，用的是美国《现代文库》一九三六年刊行的《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巴彻斯特大教堂》合订本。这次修订又参看了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名著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的《巴彻斯特养老院》。该版本在出版前曾由弗雷德里克·佩奇(Frederick Page)和《特罗洛普评传》的作者迈克尔·萨德利尔(Michael Sadleir)核对过特罗洛普生前出版的大多数权威性版本，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新版《巴彻斯特养老院》里的插画就是根据该版本复制的，插画的作者是爱德华·阿迪宗(Edward Ardizzone)。

《巴彻斯特大教堂》的中译本，最初也是根据《现代文库》版翻译的。后来，我又参看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名著丛书》一九八四年版的《巴彻斯特大教堂》和《企鹅英文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的《巴彻斯特大教堂》。《现代文库》版分为五十三章，并不分卷，但原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 我必须在这一卷余下的这点儿篇幅里把我的朋友全交待一下。哎，但愿朗曼先生允许我写一个第四卷！那么这一卷就会胜过其他的三卷……(第三卷第九章)。

由此看来，特罗洛普写的《巴彻斯特大教堂》应是一部三卷的作品。然而，《现代文库》版、《人人丛书》版等均不分卷，仅分为五十三章。这次看到了企鹅版以后，这一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企鹅版的《巴彻斯特大教堂》编者在一篇有关版本的说明中说，《巴彻斯特大教堂》的原稿并没有保存下来，企鹅版所根据的是一八五七年朗曼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版版本，又说后来的重版本都是以一卷形式刊出的。我们从全书的内容看，从上面那段引文看，根据企鹅版，也就是根据一八五七年朗曼的第一版版本，才是遵循了作者本来的安排，保存了作者原稿的格局，所以中译本也就决定依据企鹅版分为三卷。书中的插画则和《养老院》一样，也是根据牛津版复制的，作者也是爱德华·阿迪宗。要向读者说明的就是这些。

主　万

一九八六年十月

[General Information]
□□=127 □□□□□□(□)□□□□□□□ [□]□□□□ □
□
□□=BEXP
SS□=
□□□□=
□□=661
□□□□=http://book2.5read.com/300-11/diskrap/rap87/08/!00001.pd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